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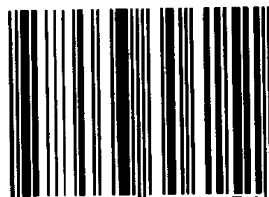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7/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〇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西野李先生遺稿十四卷

〔明〕李璣撰

河南省圖書館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李玉鉉等刻本

.....一

趙文肅公文集二十三卷

〔明〕趙貞吉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趙德仲刻本

.....二三八

駱兩溪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駱文盛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張時震刻合刻武康四先生集本

.....六〇八

西野李先生遺稿十四卷

〔明〕李璣撰

河南省圖書館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李玉鉉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野遺稿

十四卷》提要

西野李先生遺稿序

往者

世宗皇帝紹統中興勵精求治堂

策進士于

廷我師西野先生以公儉寬敏之說上對仰荷

允俞親灑宸翰有謙言之褒于時

西野遺稿序

朝著之士爭自濯磨庶幾

顏敢諫之風云先生雅負奇

抱剛明通鍊之體要期於

尊主庇民厥觀非常之原祖

康濟九有誠可不下堂階

運之掌也嘗憶丁未歲余上

南宮幸出先生門下與二

齊寧謁見京師邸第聞先生
稱說國家經制之宜扼腕世
故且鏡攷民生之害利事幾
羸縮之故與所以劑量而整
齊之纖悉甚具亡不興起請
益充然有得焉乃先生嘗言
以文墨侍

西野遺稿

卷序

二

西野遺稿

輦轂誠謂溺於其職願得試守
一郡即域民乘障當令方內
晏然驅虜喙遁不似世人卑
卑首鼠抑若轅下駒日見抵
牾終於不振也嗟乎達人哉
有味其言之也故先生每不
欲以文辭自表見而歷官所

西野遺稿

卷序

三

西野遺稿

在率皆端軌範揭綱領其剴
劇排錯悉得鉤厥蠹害所由
起而轉移之犁然當於事理
人不知其智名勇功焉此用
世之達才規摹弘遠世所見
一斑也即延登當軸究所施
蓄豈徒其能言之已耶余周
行四方儻多過然以守陋
無他腸為先生所獎進亦妄
自謂步趨先生蹕絕矩矱無
萬分一肖似區區文辭故先
生所謂溺於其職之糟粕也
嘗於同門生王以潤所見所
錄西野文稿百數十謂非先

生極則乃至南浦侍先生病
中亦再期月間以校讐為請
而先生亦未之許乃其所負
重者有在也今先生已矣諸
文稿多毀於火仲孫自茂掇
拾其猶存者裒為五帙自劔
江遺我是又先生文辭之一

西野遺稿序

四

斑也林居多暇焚香啓函披
誦再過儼若侍先生坐隅聆
厥緒論而竒識英抱洋洋然
盈耳溢目焉即先生風範可
觀見什一於千百者豈非幸
與閉閣浹旬稍為正其舛謬
謹再拜手復之俾受梓人并

識余所往見先生為人大都
庶後之觀斯文者得以論其
世焉

隆慶五年歲在辛未孟冬既
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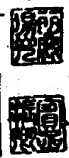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廣東按
察使前奉

西野遺稿序

五

勅提督學校江西副使括蒼門人

何鏜譔



明故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

西野李公行狀

西野李公豫章豐城人也名璣字邦在別號西野世家縣之湖茫里在唐有隴西公崇者於大順光化間父子舉進士實唐中山王後相繼為豫章刺史因家焉六世孫從爰占宅于茲遂為初遷之祖歷晉漢周宋迄于有

明科甲相望輝耀後先繇從二十世生素

西野行狀

卷一

一

明故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

公果方嚴好禮克振宗祊所與遊皆賢傑雅為聘君康齋吳先生學士東白張公所器重康齋為題扁東白為賦詩褒美之其行可槩見焉果生侃齋公琢琢生恕齋公寔寔生劍東公萬古慷慨恢廓喜談今古時稱朝野先生于弘治己未生公公生而美秀姿容甚偉為兒時即英穎敏悟不類常兒而卓犖有大志甫就師塾其所授章句輒成誦不忌年十二三即於聲律

西野行狀

卷一

二

明故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

悉通大義藻思奇句往往間出稍長濬貫經史文詞敏贍豐疊千餘言若不構思而頃刻立就煩寘易而自中程度劍東公每出其文以示人無不歎賞試有司必置高等入郡庠聲稱藉甚再試弗第益肆力於學時劍東公家用頗窘公既負大志不以屑意然後彥子弟爭延為師稍資奉養徐淑人復勤紡績佐之用是劍東公及妣朱淑人怡然不復以家為念嘉靖庚寅東少張公督學江西張公故嚴重不輕許可且例行沙汰多所斥黜一得公所試卷輒大驚服謂人曰此臺閣器也遂以名冠三學公初名璠為政今名隨所考校必引公並試無不嘉歎辛卯領鄉薦乙未第南宮廷試獻策敷對萬言皆忠誠慷慨切悉中時弊如曰藩封之祿未理工作之興大濫刑罰失平軍伍不充未復歸於正聖學開言路其義氣激烈略無少諂諂者憚其峭直

之進呈九人之後

光帝獨嘉其惻惻御批曰謹賜二甲第一傳

復

命刻其試策以示天下尋改翰林院庶吉士公

自謂遭遇

明主以文章致身乃思自淬礪儀刑先哲每與

同館士楊推今古臧否人物無所阿遜為

詩刻削浮艷文一以韓歐為師每閣試必

見甄賞大宗伯桂洲夏公尤雅重之公在

西野行狀

卷

三

秘館獨念劄東公弗置乃迎至京師就養

旦夕視食定省無少懈適

朝廷以生

皇嗣覃恩京朝官未及三年考者例得貤封其

父榮庶吉士獨以在館學未拜官格于例

公乃率諸同館比例上疏乞

恩遂許與試御史一體給封待實授領

勅劄東公獲躬自拜恩于

闕下朝士榮之丁酉春授翰林院編修無何劄

士必以聖賢為歸尤抑上書獻頌之風不為峻異而儀刑可度六館官師既知各端于型範諸士亦翕然歸嚮之尋轉南京吏部侍郎適倭寇瀕京城公以兵部咨監督正陽門城守遂會所監將卒指授防禦方畧咸勝策老將縮首遜伏謂非文臣所能有在部一持公嚴人不得以私干乙卯轉北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已未奉

西野行狀

卷

五

旨王命試事陞辭入院竭心將事乃肅簾內外諸執事焚香矢曰選士重典校文重任也匪明匪公如委任何尤慨時文之弊言雋傑之士其心光明則發為文詞必平正敦暢茲役也期以黜浮崇雅為務故所取多名士公凡典文試者五典武舉者一皆棄公明故事試罷出門下者見有贊公一謝卻之後有職清要履重任者亦不輕以惠通有所干請而相見語及政事時務輒

念同胞止一婦道同邑余孀早孀無嗣
奉之別室誠子婦朝夕省問婢服御悉
無取于大家垂二十餘年事之無愆禮及
喪時公宦京邸設位率家人旦暮哀痛馳
奠其柩仍使附塋于夫之塚右成其從一
之志性尤樂施與鄉族有貧者輒賙之自
歷官以至家居求濟者踵至隨量致給無
少靳也親從兄姪有弗瞻即捐俸餘市田
宅均授以居養之仍誨其子若孫俾睦於
族且曰吾於族無厚施於希文有愧矣故
凡賦稅徭役之事苟可以庇族人者無不
至人有侮者受之不報再至或正詞以道
之其人愧服即止不尚華侈務敦儉約雖
寢顯榮益加撙節且曰今後世師吾儉也
平生無疾言遽色至所當言輒復侃侃遇
朝廷有大政事大典禮雖非其職必反覆辯折
務有裨于

國家教諸孫雖甚愛然必加檢押訓義方惟

謙衝下嚴而有恩不峻苛而亦不至實
無貴賤大小具稱之為仁人長者公家食
時遭痰疾以丙寅十二月二十四日終于
正寢距生弘治己未十一月初十日享年
六十有八先一日猶手書遺巡撫江西
亭任公任蓋公所取士也猶若無恙至
忽疾革諸孫環侍請遺誠則瞠目視曰
平生無憾惟受

國厚恩以限于職事無能有所顯樹汝等

自建立以承吾志一不涉家事計聞遠近
悲慟公之考劍東公先封翰林院編修後
以公三品秩滿與其祖恕齋公皆贈吏部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妣黃氏鄒氏贈淑
人妣朱氏配徐氏俱先封孺人贈淑人徐
淑人先公十九年卒于男三長庚國學生
娶南昌二尹桂軒熊公浚女次度郡庠生
娶新建工部員外郎龍川熊公勳女次
娶早孫男三長自芳以廕補國學生娶

南昌通府明齋熊公炯女自茂國學生娶
進賢少參栢亭汪公集女自華邑庠生娶
南昌舉人繩齋劉公廷悰女俱庚出度無
嗣以自茂繼遵公命也曾孫男八九疇九
韶九臯九經自芳出九齡九德九敘自茂
出九成自華出至是自芳等以隆慶戊辰
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公塋于邑東大順鄉
之楓山首子趾午與徐淑人同窆焉惟公
平生中腸洞豁不設城府坦坦于履和
抱虛性既疏達才復充腴雖列官清華而
樂易與物不為崖異雖廻翔兩京足不出
都城門而劇談天下之事悉中機宜望其
風範颯然如鸞翔鶴翥足為朝著之羽儀
叩其實德粹然如金精玉瑩殆於聖賢而
庶幾者歟南金侍公履舄餘二十年不敢
自謂知公願其平生歷履之大則嘗見聞
其槩謹因自芳自茂等之請為狀其行若
此以俟知言君子采焉

南野行狀

卷

九

大明隆慶四年庚午春正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奉
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前提督京
畿學政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邑人徐
南金撰



南野行狀

卷

十一

明故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

西野李公淑人徐氏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御史侍

經筵告老蒙

恩准致仕鐸舍古和雷禮撰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

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兼管分巡前兵部車駕清吏司員

西野墓誌銘

卷

外郎從姪材書丹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奉

勅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眷侍生吳桂芳篆蓋

大宗伯李公名璣字邦在號西野豐城人

也世家縣之湖茫里在唐有隴西公崇者

於大順光化間父子舉進士相繼為豫章

刺史因家焉六世孫從爰占宅于茲遂為

初遷之祖繇從十世生素菴公果方嚴好

禮雅為聘君康齋吳先生學士東白張公

所器重康齋為題扁東白為賦詩美之果

生琢琢生寔寔生劍東公萬古劍東于弘

治已未生公公姿容甚偉為兒時英穎不

凡卓犖有大志甫就師塾所授章句輒日

記不怠年十二悉通聲律詩文往往多奇

句稍長淹貫經史為文詞不構思頃刻立

就入郡庠每試必置高等俊彥子弟爭延

為師公不輒盈足益潛心洞本原多所自

西野墓誌銘

卷

得嘉靖庚寅東沙張公督學江西例行沙

汰甚嚴得公卷輒大驚服以臺閣器期之

因初名璠為改今名隨所考校必引公並

試無不嘉嘆辛卯領鄉薦乙未第南宮

廷試獻策敷對萬餘言如藩祿未理工作大

濫刑罰失平軍伍不充俱切時弊未復歸

於正聖學開言路無少諱讀卷者憚其峭

直寔之進呈九人之後

先帝獨嘉其慷慨

御批曰諡賜二甲第一傳臚復

命判其試策以示天下尋改庶吉士儲養翰林公感

殊遇思自淬礪蒐羅群籍及考鏡昭代故實并時務機要一一揚摧不遺館閣諸公雅許其才堪大用不屑屑以文章致身也公在秘館念劍東弗置迎至京就養旦夕視食定省無少懈適

朝廷以生

西野墓誌銘 卷

三

劍東

皇嗣覃恩京朝官未及三年考者例得貤封其父母庶吉士以未拜官格于例公率同館比例上疏乞

恩准與試御史一體給封待實授領

勅劍東獲拜恩

闕下朝士榮之丁酉授翰林院編脩無何劍東疾驟作弗起公哀毀骨立扶視南歸先是劍東嗜飲熱澣於腸胃臨終酷飲水公每莫必設水一盃啜啜悲痛淚輒下癸卯服

闕補舊官甲辰春奉

命校錄歷代史籍乙巳書成陞俸一級

九廟告成禮卿遴公充捧主官

先帝嘉公儀度整雅賜白金綵幣丁未陞左中

允署國子司業事戊申復

命纂脩會典公以妣朱淑人久缺侍養請假遷

塋便歸省欲固迎北上淑人堅不可乃已

假滿還京思愈甚每得一紉綺一佳味

致之手自封識逾年淑人棄養公匍匐

西野墓誌銘 卷

四

劍東

歸治喪如禮癸丑起復以修會典成陞左

春坊左諭德甲寅陞國子祭酒公以大學

首善之地教化所繇乃嚴規條端矩矱每

進諸士于館下倦倦示以檢身心明理道

尤抑上書獻頌之風初監苦請托士習日

壞遇差撥多干要人踰序擇利便謗易起

公故熟事體秉公持正錄序卑昭揭于堂

有阻撓者衆指摘之不輒貸以是請并遂

息待諸士以恩義不操一切有遠方寒

及衰憊不能自存者量卹之士多翕然歸
嚮尋轉南京吏部侍郎適倭薄京城公以
兵部咨監督正陽門城守遂會所監將卒
指援防禦方略咸勝策老將遽伏謂非文
臣所能及在部守成法於監生歷事吏役
滿考毅然以公持之人不得以私干乙卯
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已未奉

旨主會試事陞辭入院乃肅簾內外諸執事焚
香矢天胥戒胥飭而後即事病士競剽竊

卷

五

美傑

多套語令同校者閱語涉雷同及諸不經
訓者黜之必見理明切博古通今者始錄
故所取多名士庚申陞南京禮部尚書時
多右趾左南有諷公少需留此者公曰
君命也敢擇官乎至南倡諸卿崇儉素以易靡
俗人多服行之時從弟克齋為大司馬叅
贊留務一門二卿海內縉紳俱敬仰之未
幾以時事沮格即疏求退不報癸亥春復

疏乞身

旨致仕公歸屏野杜門於所居故廬扁其堂曰
來復且取易之不遠復休復頻復獨復敦
復迷復製為六箴揭之座右以自警云公
平生中腸洞豁不設城府刊官清華典文
試者五典武舉者一試罷出門下者見有
賢即謝卻之復有職清要履重任者亦不
以書干請相見語及政事輒正言不諱門
下士以此多之為史官典內學堂教事

西野集

卷

六

美傑

其後中官多者公亦不倚藉以進居家
念同胞止一姓適同邑余橋早孀無嗣奉
居別室護子婦朝夕省問事之二十餘年
無怨禮及喪時公官京邸設位率家人子
暮哀奠仍使附塋夫塚右成其從一之志
尤樂施與有貧者量贖之無少靳從兄姪
有弗贍捐俸市田宅居養之睦族人以恩
有悔者不報再至正詞以道之其人愧服
即止教諸孫必加檢押訓義方惟謹御下

不悛苛而亦不至寬縱人多稱為仁人長者公家食時適痼疾以丙寅十二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距生弘治己未十一月初十日享年六十有八方疾革諸孫環侍請遺誠則瞠目視曰吾生平無憾惟受

國厚恩以限于職事無能有所顯樹汝等幸自建立以承吾志一不涉家事計聞遠近悲悼公考劬東與祖寔俱贈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妣黃氏鄒氏俱贈淑人妣朱

西野墓誌銘

卷

七

氏配徐氏俱先封孺人贈淑人徐淑人先公十九年卒子男三長庚國學生娶南昌二尹桂軒熊君浚女次度郡庠生娶新建工部員外郎龍川熊君勲女次庠早孫男三長自芳以蔭補國學生娶南昌通府明齋熊君炯女自茂國學生娶進賢少叅栢亭汪君集女自華邑庠生娶南昌舉人繩齋劉君廷棕女俱庚戌出度無嗣以自茂繼遵公命也曾孫男八九疇九韶九皋九

經自芳出九齡九德九叙九思自茂成有華出初自芳等懼兵火權厝公於大順鄉之楓山與徐淑人同寔至萬曆甲戌江西撫院洋山凌中丞按院惺齋燕侍御會本為公乞

恩下禮部議上蒙

恩勅有司營葬遣順菴嚴太叅頒祭後督學禎極邵憲副又采公論送公主入府庠鄉賢祠崇祀自茂九疇等祇

西野墓誌銘

卷

八

命起公及徐淑人合塋廣豐鄉塔墮原甲山庚向持少卿水洲魏公所述公行履請銘於余余與公同朝最久每夜坐談及邊防廢弛財用匱耗河道阻梗及吏弊民瘼有繫於帝者見公剖析利害切事情又深歎職司染翰無以自効已知公為用世才也今觀垂革之言則公所以自靖者不可槩見訖銘曰李世儒家有聞自唐慶衍

望朝振興聲光迨公嗣興篤志問學上探虞周

涵博於約賢科早掇

廷對輸忠讜言侃侃仰徹

宸聰

御筆親批榮淪華衮吉士儲才編摩藝苑管絃

彤筆殫心校讐官僚荐轉價重琳球晉堂

辟癰聿端文教六館懷思是則是倣迺佐

留銓簡要清通召正詹事物望方隆選士

禮闈黜浮崇雅士知所趨風羣諸夏顧此

豐芑寔維南京

西野集

卷

九

帝曰俞我往作春卿典儀所司後進領袖翻然

明義箴揭座右鄉方式德遠薄虞泉改莖

頒祭恩自日遠於移淑人克相夫子臚臚

新階變玉理是

玄孫王鉉重

西野李先生遺稿目錄

卷之一

廷試策一道

卷之二

奏疏

賀萬壽疏

乞恩疏

孝烈皇后永寧安奉畢奏

賀平張時等疏

西野遺稿

目錄

賀雨疏

謝恩疏

賀冬至疏

賀雪疏

辭朝赴任疏

表

賀元旦表

廟成捧主賜白金綵幣謝表

分祈賜綵段鈔謝表

賀大朝門成表

賀冬至表

賀殿工成表

賀雪表

辭吏部尚書表

代吏部尚書謝表

卷之三

序

武舉錄序

兩府遺稿

兩府遺稿

上

贈大司成六峰周公得告序

壽大師相存齋徐公六表序

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壽宮保大宗伯筠泉吳公六表序

武序

送少參頂山張年兄提調太徽序

宗藩白賁孝行序

壽宮保大宗伯筠泉吳公六表序

贈少宰洞山尹公考績北上序

送元岳曾侍御往南臺序

贈少司馬南溪丁公考績序

南宮奏議序

壽熊母萬太夫人序

賀澹泉鄭公陞少宰序

壽崦山周公六表序

贈大青卿華峰秦公掌太學序

卷之四

序

漆橋孔氏族譜序

兩府遺稿

目錄

壽任太恭人序

豐城會館序

月窓居士序

贈二瀛鄔公八表序

賀宮保筠泉吳公玉帶飛魚服序

贈熊少谷任思南節推序

贈大司空默泉吳公赴召序

送栢亭汪年兄任南尚寶卿序

壽徐母吳太孺人序

送西谷傅年兄守化州序

送熊南溪任松江水利判府序

送縣尉甘翁卿之公安序

贈馮體謙尹婺源序

贈殿讀養齋嚴公典試還朝序

壽方伯蒲谷岑公六表序

卷之五

序

夏氏族譜序

西野遺稿

目錄

送冢宰澌橋楊公致政序

送東谷譙公歸隱龍門序

送傅都閫巢湖任浙序

壽彭母汪太孺人序

贈葛大尹榮獎序

贈張水坡尹南平序

壽鍾齋李公六表序

壽栢崖楊公七表序

壽史侍御母常太孺人八表序

贈太尹周鶴舉陞南吏部主政序

壽太守道齋王君七表序

送郡伯東郊黎年丈之任瓊州序

壽閔母賴太淑人序

壽太尹天臺高公平伯序

壽方龍沙六表序

卷之六

序

會試錄序

西野遺稿

目錄

壽宮保魏國徐篤軒翁六表序

壽汪隱君暨厥內序

贈瑤川汪君之任廬州序

送范君存所守蘇序

壽華母李孺人九表序

贈潘照熊桂軒賀冬歸任序

送周太尹彥敏之任銅陵序

賀韓應井受揮使冠帶序

贈徐良濟判郴州序

賀韓應升受揮使序代作

贈蔡廷宣任長沙推府序

贈掌科少龍賀公考績序

賀止塢劉尹獎異序

壽恒軒韓揮使八袞序

壽張完山六袞序

卷之七

記

重建廣潤門樓記

野遺稿

目錄

六

重修順德府學記

應天府題名記

晉州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霍丘縣學新直學田記

如皋縣新城記

卷之八

行狀

誥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許安齋銘

公行狀

先兄龍鳳行狀

貞節張淑人行實

先考劍東公求文述

先妣求文述

亡兒度求文述

先伯茫湖翁行狀

卷之九

誌銘

明故侍郎泉南郭公墓誌銘

野遺稿

目錄

七

明廣東左叅政漁山熊公墓誌銘

明封太安人教母盧氏墓誌銘

明故錦衣李君墓誌銘

明封夏孺人應氏墓誌銘

明崖州知州章公墓誌銘

力齋伯墓誌銘

明靜軒江公孺人楊氏合塋墓誌銘

明七品散官王容齋墓誌銘

明奉政大夫興化府同知李公墓誌銘

孫東泉墓誌銘

明故小山卞君墓誌銘

明故護坦余公墓誌銘

明封戶部主事介庵李公安人陳氏合

墓誌銘

雙湫周公安人陳氏左氏合墓誌銘

亡男太學生孟金墓誌銘

勅封周孺人顧氏墓誌銘

明贈太安人程氏墓表

西野遺稿

人甲錄

八

陳處士道清公墓表

明游直菴暨配孟氏合墓墓碑

先考妣墓蓋誌略

明故楊室閔氏墓誌銘

明王孺人高氏墓誌銘

明處士一峰任公墓誌銘

卷之十

祭文

祭宋南塘翁文

祭內方童公文

祭太夫人熊母文

祭歐南野公文

祭宮保尚書北原熊公文

祭誥封亞中大夫愛竹宿公文

祭康母○孺人文

祭張宜人方氏文

祭俞太夫人張氏文

祭誥封郭母王太宜人文

西野遺稿

人甲錄

九

祭楊母張孺人文

祭趙西廬文

祭宜人熊氏文

祭憲副徐澄山文

祭夢坡教年兄文

祭吳夫人黃氏文

祭許太安人○氏文

祭熊桂軒暨孺人徐氏文

真州鳳岡文

祭孫母楊夫人文

祭張母孫太淑人文

祭邢上舍石湖文

祭吳淑人黃氏文

告處士府君墓文

告逸士府君墓文

告素菴府君墓文

告恕齋府君墓文

告祖妣黃氏鄒氏墓文

西野遺稿

目錄

十一

告劍東府君墓文

祭王封君文

祭游上舍文

祭吳節推文

祭黃琴同文

祭邢南野文

祭韓恒軒文

祭邢葑溪文

真司訓袁約所文

焚黃告墓文

祠堂改題神主告文

寢室改題神主告文

真亡男庚文

祭姊文

熊母徐太孺人誄

并序

祭二水孫公文

卷之十一

古體

西野遺稿

目錄

十一

山海篇 慶姚憲長父母雙壽

祀周篇 讀旌節卷作

顯周篇 覽三窮圖作

送周養吾司教茶陵歌

松江歌送萬中翰

餞別呂劉陳孟夏五監博先是尤

予陞馬席中輟賦贈

贈周尹之岐山

贈邦欽兄賴散子歌行

贈余子學入南雍歌

贈虛谷姚方伯任河南

贈陳文岡送母歸

贈秋卿顧戒亭之南部兼寄凌楊二子

賀夾洲潘年伯榮封

揮使汪莊甫襲職南旋

題鵲畫

送少尹陳白石之吉水

題畫

蜀野遺稿

目錄

十二

揮使呂伯常例授歸

題陳西愚公登嵩送遠卷

送少司成王稚川轉杜監

卷之十二

五言古風

東沙翁招飲分韻得良字

壽泉翁五十四韻

忠弼堂

瓊翰流輝樓

苦雨二十二韻

賀慎脩姚公余宜人偕壽七十

壽後屏盧公七十

竹溪為任君題

五言律詩

贈太史汪遠峰使山東

掌科約齋兄謫桂林奉別四首

自述

鐵柱觀對客

蜀野遺稿

目錄

十二

送李南渠公之任南京

雨中登望

贈吳醴泉侍母夫人南旋并省尊翁詩

夜泊新安一首

過呂梁

送台山易年兄督學之蜀二首

和克齋弟韻一首

送太史太嶽張公使大梁便歸省觀

挽熊文輝

送蕭七峰年兄調永州判

壽龔疊齋暨厥內宜人一首

送太僕黃壯山使廬鳳諸郡

省下別守經兄及諸弟

送石峰胡年兄任重慶節推

送上舍汪以道南旋

挽東原顏公

送盛青崖任真州衛

送賴南坪司桐城教二首

西野遺稿

目錄

古

挽朱節婦

送南洪李年兄尹安東

送西郭章年兄尹曹邑

微吟

送吳鳳昭司教安慶

送龍橋叔尹湘鄉

送東坪扶侍南旋

奉侍老母到省而別三首

送萬重叔之任興化

送熊龍川典試

送夏思齋司教崇德

送邦材弟之任徐聞

邦薦兄過訪即席賦詩

挽太孺人康母詩二首

月食二首

冬至齋居大雪一首

至日朝陵

聞寇

西野遺稿

目錄

五

送學諭楊從吾自桐城陞任長樂

贈袁南坡司教合肥

贈兩坪弟之任揭陽

清明上孝陵

次容菴應公韻一首

送文經衛之襄陽

登滕王閣

滕王閣吊古

送井司幕之閩

送節齋陞雲南推官

僑省未歸

眉壽齊封為彭新塘題

靜軒

重陽

苦雨邦寶弟見過

五言絕句

郭提督以盡忠報國索題援筆賦四首

題畫

西野遺稿

目錄

十六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立春侍宴和韻

登城樓

謁陵次韻

送孫學士之留都

贈華鴻山學士之任南都

渡淮

壽茫湖伯八袞

題畫竹

郊送雷古和公偶成

雨中東蘇舜澤公二首

送克齋弟一首

中秋用汪青峰七夕韻

送高鳳同年伯致政就封

送侍御象岡胡年兄督學南畿

送鳴臚陳仰山任南都

寄太僕李晉卿

西野遺稿

目錄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贈約齋兄量轉德安

送秋卿李禹江之南都

送雷古和公謫判大名

立春次克齋弟韻

送王直卿

送侍御鄢劍泉巡浙中

送吳葵湖補任鄖陽

壽茫湖伯二首

覽勝樓一首

贈龍東山

送豐城太尹韓懷南

送中溪黃年兄尹東明

送余丞之魚丘

九月盆播盛開率爾成句

贈鳳里方年兄理刑淮上

贈太守簾山叔致政南旋二首

和鐸老兩宿浣花堂二首

次陳石津韻

西野遺稿

目錄

卷一

清明感興次前韻

贈苔堦高太守致政南旋

送周桂亭判沔陽州

送賴勉軒之嘉定因寄范存所

贈曾戶侯

送孫南川年兄守澠安

送考功楊朋石之南部

送劉節齋陞雲南推官

送符韶州使君

送侯季泉掌教定陶

陳趙二郡伯貢院留飲

送濱川陳監博守霍州

贈杜匡之尉望江

過衢州贈潭石周年兄

大洲趙年兄量移徽州賦寄

贈太史唐小漁歸塋厥翁尚書

贈韋軒姜太參之廣東

贈張西吳使江西

西野遺稿

目錄

卷一

贈吳澤峰使代藩

舟中逢王龍阜太參之廣賦贈

贈大司成尹洞山年兄赴召

送兵部蔡鶴田轉刑部

送嶗山周公掌北臺

壽郭母

送王端翁致政歸

送少宗伯康礪峰入賀

次許石城年兄除夕韻

壽東谷孫公七十

壽張石川七袞二首

贈太司徒孫公東谷致政

送黎東郊守瓊州

送遼南岡守湖州

送大宗伯葛與川公致政

贈司寇陶劍峰公致政歸

宿昌平寺次壁間韻

送胡青巖督學廣東

新集

目錄

手

慈壽卷為秦中丞嶼湖題

送與韶與瑞叔歸鉅野

送少參塗任齋之江西

贈淮府長史汪年兄

贈掌科王龍峰使湖藩

贈馬孟河使山東

贈梁鳴泉使山西

贈萬通卿得旨歸親

送舒秋涯尹博羅

雙壽崇對卷

送太尹熊金川任海陽

送高學士任留院

贈獅山潘年兄由儋守調遂州

送太史胡劍西得告省覲

贈施光祿致政歸

贈宋陽山歸省

送翰撰唐小漁使山東

賀熊桂軒七卜

新集

目錄

手

送貢士仰介兄南旋

送熊文峰守潯州

送陳我峰權稅荊州

壽鳳山蔣翁拜內太孺人

贈王東岑使江藩

贈廷尉張龍岡應召壯歸

飲康山年兄行署

送彭新塘守永州

送太倉兵備教蒙泉

送盧少明馬壯字歸娶詩二首

壽方龍沙

和元日賜珍饌

贈太史李文麓扶持南還

贈卜益泉守尋甸

冬至齋宿承司空康礪峯以詩贈即依

韻荅謝一首

次康礪峰韻奉肖泉年兄

送熊龍川考績北上

西野遺稿

目錄

卷一

壽黃侍御父母

贈郡判陶省菴之鎮江

濟寧逢少菴懷菴二宗丈飲間賦贈

壽徐耕野公七袞

贈少宗伯肖泉年兄再考績北上

壽汪太夫人七袞因簡栢亭年丈

元日詩用許石城年兄韻

許石城年兄人日留飲次韻

聞警

送黃二尹之揭陽

送瀾岡鄭年伯南旋

送羅選溪省親

送白川黃大尹調盱眙

送涂亮山司教泗州

和元日早朝韻

七言絕句

送張文甫使河南便歸省親二首

壽勉齋第六袞三首

西野遺稿

目錄

卷二

夜酌

贈孟重姪巡宰凌錄二首

授菴上人院中次韻二首

漫述荅毛生一首

送孟揚姪巡宰赤水二首

贈二守董子方任涖州

贈朱以節任華亭二尹

贈甘味齋判潼川二首

讀風木圖卷傷之因感馬重賦此

戲贈天真上人三首

送施同野之蜀二首

清風亭賞牡丹次韻二首

次友人寄韻二首

送謝濟時尹文昌

送章質美還江西兼寄留都諸友

送余必言一首

雲湖卷

卷之十四

西野遺稿 目錄

雜著

顏公明米小傳論

謹言箴

王母胡氏像贊

贈邦益弟省親阮郎歸詞

送吳貴紹任建寧沐蘭花令詞

風木圖

送藍文明尉博羅

送黃信甫佐梧州浣溪沙一曲

夜月書事用壁間東坡赤壁樂章韻

西野李先生遺稿目錄終

西野遺稿 目錄

五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一

廷試策一道

御批 其言謙故朕取之可二甲首

臣李璣

西野遺稿

卷之一

要委

臣對臣聞帝王之於天下其創之也以仁其守之也亦以仁而仁之為道有四焉曰公曰儉曰寬曰敏廣大而溥是之謂公節制而當是之謂儉宏裕而容是之謂寬奮勵而勇是之謂敏公則澤周儉則利溥寬則恩流敏則效著四者合而成仁天德備矣天德備而法形王道章矣夫德之備者可與語神神妙而應速焉夫道之章者可與語化化達而績凝焉道洽政治民心日益懷而德盛業新邦基日益固享國長久之道孰謂不在於此哉何也國保於民民安而國自壽焉耳民保於仁仁普而民自安焉耳苟弗公而儉其失也私弗儉而貪

其失也侈弗寬而忍其失也刻弗敏而

其失也怠仁之實墜而民之心離矣天下

可得而強制之手故創業而非仁弗可以

創也守成而非仁弗可以守也良法要道

信莫有過於此者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又

何有不然者哉臣跼伏草野學識疎淺豈

曰素閑於王政然志於用世講聞此說亦

久矣每欲自獻而無由乃今叨有司之薦

陛下進之廷而寵以問焉且勉令罄所知以告

西野遺稿

卷之一

二

臣敢不披瀝素所欲吐以效其一得之愚

乎臣伏讀

聖制首以歷代享國之永繼以

祖宗創造之艱終之以求良法要道思育民物

保洪業於無疆夫欲仰鑽

先緒大孝也俯育民物至仁也道已至而望若

未見主謙也持此以為天下何所不濟臣

請為

陛下陳之以備采擇之萬一幸容其愚妄而試

聖之正嘗謂得天下無他存乎民心焉爾矣得民心無他存乎仁焉爾矣究夫所以為仁亦大略如臣所言四者而已矣四者備而民心不我附焉未之有也民心附而天下不我有焉亦未之有也創業守成均之不可舍乎此臣請即以

聖制享祚最久如周者證之可乎夫周之有國自后稷封邰始及文武而後天下定于一其積功累仁由來有漸而周公夾輔之力

西野遺稿

卷之一

三

鄧洪烈

亦不可誣也觀乎周官六典與夫詩書之所稱者風風乎一至仁之流行至今言治者稽焉故即其不泄邇不忘遠可以知其公九式制用而日成月要歲會有攷可以知其儉三典詰姦而平以八議三敎可以知其寬田中及不暇洛水講武不廢可以知其敏仁以經政政以顯仁而民之衣被其休要非一日之積矣况其嗣世賢君迭作而於所謂公儉寬敏者曾不少改其繩

墨其間基命無逸如成王率循對揚如康王車攻復古雲漢憂民如宣王者盛而能傳尤不可以多見是則關雎麟趾之仁奕世彌光固不獨見諸創造者然也夫惟其創之者仁則植本固而發源深憑藉有其地而守之以仁則先德廣而遺澤遠上之所以結其下者為益固是以下逮敬元諸君雖威令久矣不伸於天下而天下依依不忍叛去者以有此具也傳世三十歷年

西野遺稿

卷之一

鄧洪烈

八百夫豈適然哉然前之曰夏曰商均之享國之永者而詳考其故亦仁焉耳矣是故下車泣罪子惠困窮禹湯之仁既已素決於民心而其嗣王如啓仲康太甲盤庚中宗高宗者又祇嗣守先訓敬承而懋戒焉允德而敷德焉寅畏而恭默焉雖欲不謂之仁不可也此其創守一道亦有以綿國祚之永至今言享國者必與成周並誦於世而不衰是則創守必以仁者三代共

之豈非彰灼之大效也哉孟軻曰三代之
得天下也以仁是可明其所由創又曰其
失天下也以不仁則其守之必以仁也自
可類推矣嗣是而漢而唐而宋雖非秦晉
五代所創及而樂以三代則未焉蓋漢高
之詔運唐太宗之愛人宋祖之忠厚庶幾
仁以創業矣然漢高雜霸也太宗雜夷也
宋祖武畧不競也果有如三代之所創者
乎文景之恭儉玄默玄憲之勵精明明真
仁之簡易仁恕庶幾仁以守成矣然文景
溺於異端也玄憲鮮克有終也真仁剛勇
不足也果有如三代之所守者乎夫是以
即其得仁之似固足壽其國而仁有未純
求如三代之盛且久不可也故臣嘗溯而
考之則漢唐宋之事祚俱不及三代析而
觀之則唐宋事祚不及漢漢之事祚不及
夏商夏商事祚不及周故曰三代有道之
長又曰惟周之歷世最久國祚恒永而漢

西野遺稿

卷之一

五

唐宋無稱焉夏商周漢唐宋所以享祚之
永者非倖也同乎其仁也
聖制所謂基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以嗣
王飭靈持盈慎滿之道者是已漢唐宋享
祚不及三代者非他也異乎其所以為仁
也
聖制所謂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
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是已向使漢
唐宋之創守者純乎其仁焉於臣之所謂
聖制遺稿 卷之一
公倫寬敏者無歉焉則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常厥德保厥位雖八百其曆亦可也復
何享國不及於周耶
陛下無舉漢唐宋以為問而獨詳於周臣知
聖意有所擇而不屑乎此且區區駁雜如漢唐
宋者臣固不欲為
陛下詳之而我
國家行將與堯舜相為無疆亦非可望以漢
唐宋者也然豈獨不足於後世而已哉臣

之於周亦每喜其創者之善而竊悲其守之不常成康也何者創業雖由於先王而其守之常賴於後世夫於守而後創之者終也使周之嗣王世守其仁焉舉無愧於成康之際焉則周雖至今存可也詎止八百年已乎故曰道非亡也幽厲不繇也有天下者亦可以監矣欽惟

太祖高皇帝奉

大理民懷夷安夏敷錫皇極肇造丕基當時之

西野遺稿

卷之一

七

歷代

民之苦於元者不啻脫水火而就諸衽席其至仁天覆難徧以疏舉姑自其一二言之罰不昵近賞不遺遠則載諸

大誥宮漏必碎鞍轡必却則紀諸

聖政納詹同之奏至取刑具焚之而造福緩刑之戒則嚴諸

祖訓開暇則閱經史

便殿則閱奏牘而

皇陵一碑又諄諄乎締造勤勞之由以示後焉

是其公儉寬敏軒越往古雖周莫或過之而漢唐宋之創者不足望其萬一矣繼而

太宗潤色於草昧之初

列聖嗣興於守文之日深仁厚澤漸被寰宇百六十餘年如一日焉天下之人亦如赤子之於父母而不忍釋者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不在此乎

陛下臨御以來深惟民瘼凡積年之弊又一洗而重新之與天下相為休息之政天下固

西野遺稿

卷之一

八

已周於

皇仁之中而莫知所為之者而

陛下策臣乃曰朕幼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於無窮有隆弗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天下所
少須吏無死以待德化之成者臣雖庸謏
奚容以自默况遭逢有此又可以肆其狂
瞽而無所虞於罪者敢不思所以副

休命之一一乎臣竊謂民者邦之本仁者感民
永命之要道非天下之至仁不足以創業
非天下之至仁亦不足以守成且歷代創
守之故臣已畧陳其槩有足徵也然則又
奚俟於遠求哉

西野遺稿

卷之一

九

陛下欲保

祖宗之業亦惟思固民心而已耳欲固民心亦
惟法

祖廣仁而已耳所謂廣仁者毋亦於公儉寬敏
加之意而已然臣仰見

陛下大德旁敷日照而月臨風靈盡剔風飛而
雷厲柔遠能邇好惡予奪之不公親耕親
蠶蠲租禁奢之有

詔疑獄必覆獄而減刑之使一歲一行視朝

有常規而奏牘之繁隨入隨閱盛德美政
莫可殫述天下固已訢訢然決

聖王而

國家靈長之祚終必賴之於臣所謂四者復
何議焉但自邇者觀之

陛下愛民之心雖不少衰而弊端之在天下或
已漸形而亦不可不為之所者臣不暇毛
舉其細而其大且急者則一曰

藩封之祿未理一曰工作之興大濫一曰刑

西野遺稿

卷之一

十

罰失平一曰軍伍不充四弊不去臣不敢
欺

陛下以為果無所歉於仁也是則

陛下雖有仁天下之實心天下且得以其迹而
辭於

陛下矣何以言之蓋

藩封之祿未理民且以為私工作之興大濫
民且以為侈刑罰失平民且以為剋軍伍
不充民且以為怠是

下雖無其心不幸已有其迹亦安能以其
而自解於天下欲為國家綿久遠之福而
此等不之釐臣不可得而知也有以釐之
而民復不遂其生物復不適其所者臣未
之信也臣請得熟數於前以為

陛下持盈慎滿之一助何謂

藩封之祿未理臣聞王政莫先於親親而親
之欲貴愛之欲富者此亦人情之自然故

祖宗時廣建

西野遺稿

卷之一

十一

宗藩豐其祿秩者非以天下為私奉立以行
其親愛富貴之心耳且當時支派未盛固
不容豫為之限亦曰後世自有增飾者今
則支派之盛大非昔比而

宗藩之需動稱不足及今不為之計數世之
後天下將益耗竭而不可救何者上人之
祿下民之膏脂也支派之盛日增而田野
之賦有限以有限之賦而周日增之祿其
勢必至於病民非仁也以日增之祿而制

以有限之賦其勢必至於儉親非孝也

陛下以仁孝治天下者何取於此臣願

陛下申明舊例制其妄御之數其有不如例者
許有司舉劾以聞一斷以法則其勢自不
容於或濫至其諸不在五服之限者聽其
明經應舉祿之以官而又限之位若

藩親不使內補者然夫服制既遠則其相臨
也便限之以位則其制御也周雖有懷三
窟之異志者亦自戢而莫逞此非惟祿可

西野遺稿

卷之一

十一

少殺而或亦誘之向善之一機括也如此
則親親仁民一舉兩得庶幾不嫌於私而
仁可以廣矣何謂工作之興大濫臣聞
國家舉事非財不濟而財非取之於民不可
是故聖王慎於造作非獨裕後且欲貽民
以富耳今

陛下自以為天下之財何如也西北之民饑饉
振轉而東南困於征歛且告竭矣夫民之
財可竭而不可繼也

陛下曾不是念大內之役前後相仍程督之使
冠蓋相望於道踞近自畿甸遠而窮鄉下
邑日擾擾焉奉行

明詔之不暇夫事係重要固有不可已者然於
其間亦豈無可已而不已者乎可已不已
臣恐未倉之儲無幾矣萬一他變突起復
何以應之且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
則在民國貧不已不得不取諸民民貧不
已不得不入於盜今

西野遺稿

卷之二

十三

雜著

陛下之民將入於盜矣奈何其不節費以裕民
乎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露臺中輟而唐
太宗監亡秦之轍一殿不為當時由之以
致富庶至今使人稱明

陛下德配堯舜嘗陋二帝於不為者何獨於此
焉不省也臣願停無益之作寬罷赦之民
則庶幾不鄰於慘而仁可以廣矣何為刑
罰失平臣聞刑之為道輕者答掠重者編
伍其尤重者抵死然裸體答掠為辱已極

仁人之所深隱者况編伍乎况抵死乎此
而不審甚非所為體天而愛人者也書曰
刑期無刑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正
謂此耳今天下奸吏納賄恣意出入以傷
和氣且不暇計至如往者臺省諸臣言事
失當上干

天怒逐而放之而重論之誠是矣然原厥初心
亦欲忠於為國非敢有他志者但意見或
少差耳今舉事一不當而竟棄不復遂使

西野遺稿

卷之二

十四

雜著

悔過無門似亦非先王欽恤之道也且君
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方子之為不善也父
固不免於怒甚且撻而逐之矣及其知悔
而懲也則未有忍於終棄者然則

陛下獨能忍於終棄乎况及今不宥則遠者將
死於邊近者將死於獄矣

陛下果忍令後世謂此輩皆以言獲罪而死乎
臣願

陛下開天地之量開悔過之門則庶幾不傷於

刺而仁可以廣矣何謂軍伍不充臣聞善謀國者必強其本善制夷者先戰其兵兵不戰則外夷乘其釁而尾大不掉皆自其不知強本者為之今在京之兵計七十餘衛分為三營至正統間復有十二團營之設凡此皆為強本計也邇則勢豪者選其強壯以充私役矣假其空名以籠實利矣而日以應點者則皆老弱罷病其力不足以負甲至其番上之兵則財盡於剝削力

西野遺稿

卷之二

十五

盡於役繁又有所不忍言者如此而欲兵之強其可耶故內地有警非邊卒不可平以此示遠臣竊不知其可也若夫邊鎮之弊臣亦嘗推其故矣平居無事拊循非人芻糧不時朝廷實惠且半歸奸滑之筐篋及其乘機自奮而取一級之勞也則豪右呵譴奪去從而掠之為已有夫兵者將欲得其死力者也欲其力之足以死不先得其心而內其

又不足以鎮壓之是宜其群譟而屢為矣兵不戰而又何惑於夷之肆也哉故欲攘夷必自戰邊兵始欲戰邊兵必自強本始臣願大釐此弊簡罷卒以歸農慎清理以剔姦時拊循以昭恩嚴紀綱以肅度而又屯閑田以鹽法以足餉斯則庶幾不流於怠而仁可以廣矣

陛下果不以臣言為妄且迂

勅下有司擇其所可行而益興滯補弊以廣大

西野遺稿

卷之二

十六

其仁則麟趾符祥鳧鷖歌治光煥

祖宗道軼邃古百姓太和而無不遂其生也萬物咸若而無不適其所以也諸福日集後祿永綏天德布而王道終將有傳紀所不及載者而

宗社萬禩之固國家千世之傳在是矣豈特如成周歷年八百已哉良法要道或不能越諸此然臣愚之見尚有進於此者敢申其說於

清問之下幸無厭焉臣謂人君之道莫要於正聖學莫急於開言路夫聖學不正則無以建天下之極其見也塞言路不開則無以通天下之情其見也隘隘且塞仁斯壅矣然臣見

陛下日御經筵嚴敬一甚者手不釋卷至夜分始寐則所謂正聖學者

陛下固已優為矣群下建白每見嘉納至於國有大政必反覆謀議始行則所謂開言路

者

陛下亦既優為矣但臣私憂過計竊謂學而習其文藝也易學而體諸身心也難無所忤而用言也易有所忤而用言也難况帝王之道法天立極厥終少有懈焉前美將盡棄矣臣嘗讀書見舜之聖重華協帝無所虞於敗度者禹且以無怠無荒者戒之而禹之不自滿假亦非拒人自賢者明矣翕受敷施臯陶之所以勸禹者諄如也臣子

愛君無已之心類如此臣之愚何敢自比於古人而

陛下之明則兼夫舜禹臣烏敢不以舜禹望其君父乎故臣更願

陛下究理亂之源察是非之極密慎獨之功全躬行之實而文藝之末則姑以後焉斯可也夫是之謂正聖學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容峻激之辭大茹納之量而言雖有不適於用者亦姑勿究焉斯可也夫是之

謂開言路夫正學以端其本用言以虛其

受合人已以成其德焉則神智日益精明聞見日益充拓天下事將惟吾所建而仁且底於如天之盛矣於去目前四弊何有哉是則仁以守成而其道在於正聖學開言路如此是固無有新奇可喜之說且狂妄不識忌諱冒犯

天威罪在不赦然直意

陛下以制策求士必將有取於凱切時務之論

而不貴於勦說雷同者故敢畧獻其愚如
此惟諒其朴直而采覽焉則臣愚不勝幸
甚臣謹對

不肖孫九曠哀輯

玄孫王徽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一終

西野遺稿

卷之一

上

附錄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二

豐城李彥著

括蒼門人何鏗校訂

奏疏

賀萬壽疏

一本奏為慶賀事嘉靖某年月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臣等誠懼誠忤謹稽首頓首

稱賀者伏以天地生

聖人萬國慶中興之運貞元會間氣八月

西野遺稿卷之二

卷之二

上

附錄

紀載震之祥况黃河之瑞惟清風占

天意而老人之星主壽正應秋期帝王信

有其真民社竝賴其福先生電繞惟動嵩

呼欽惟

皇上至聖通神大德受命龍躍七澤出

鍾江漢之靈雷動八荒入繼宗祧之重

王氣久知乎天授君臨允慰乎人心

文治輝煌樂鑒百王之典武功輝赫

九伐之威湯蕩乎仁懷繼而自

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悠悠乎

功格上帝而若飛若潛若動若植有物皆

春大業允固于九圖昌齡益進於萬紀

茲者金風應律玉宇澄秋華渚延祥真英

榮開乎十葉海籌增算蟠桃宴啓于三洲

禁率土以謳歌紫禁盛衣冠之會合晉

天而稱慶彤廷克璧馬之陳壽域宏開

福疇時歛寶之產龍泉之秀先時豫告

神懷王龜獻天目之奇應期載彰帝春况

西野遺稿

卷之二

二

真文

夫捷書迭奏于南北而祈典頌應乎

兩陽信皆平格之徵允為遐昌之慶蓋

自我

祖宗以泰惟今為盛而邇彼一皇王以上在昔

稀聞豈曰年竝軒齡數過周曆而已哉臣

等運逢熙泰德荷生成喜近龍光

愧乏千秋之鑑誠均虎拜恭稱

萬壽之觴伏願英授泰元禧延吳極

位九五而永治年萬億以長生華夏變貽

率俾人人戴堯天之浩蕩祿位名壽

必得歲歲瞻舜旦之光華臣等無任瞻

天仰聖忻戴祝頌之至謹具本親齋奏

賀以聞

乞恩疏

奏為懇乞天恩溥錫典以廣孝德事臣

等竊惟明王之孝治莫先於錫類孝子

之至情莫切于榮親通者恭遇

皇嗣誕降恩詔頒頒草木增光海宇土色伏

西野遺稿

卷之二

三

真文

讀詔書內一款云兩京文職未及三年

考滿并在外三年考滿無過者俱與應得

誥勅又一款云兩京文武署職試職者俱與

受實仍與應得誥勅夫臣子署職試職

及未考滿者俱先給與誥勅誠亦曠蕩

無涯之恩矣臣等自思草野菲才叨中甲

第陛下親御文華殿選試俾進學翰

苑且命增刻試策以示天下恩遇俱

出常數作養今已二年崇不加修方深兢

楊豈可更有希冀但念臣等父母教子未
嘗不以報國榮已為心而臣等幼知誦
習亦未始不以忠君顯親為念今臣等
父母存者年皆衰老來日無多誠恐後日
雖有微勞叨與榮典而風木與悲竟亦何
及且今臣等舉進士如李學顏等已授各
部主事如馮天馥等已授御史評事博士
等官無不獲被天恩各遂榮親之願而
臣等地切瞻依乃今獨不蒙與此人于微
情愈用激切者也又臣等查得嘉靖元年
試御史張恂等二十人遇一詔乞
恩封贈父母欽蒙
聖旨既試職在未頒詔之先待實受後給與他
又嘉靖七年試御史鄧顯麒等遇
詔乞恩封贈父母亦蒙
聖旨俞允今臣等雖未受官其之張恂等事例
亦甚相類况懿典出自朝廷猶在天之
雨露惟其所授即為恩澤夫豈可以例拘

者幾伏乞陛下俯念臣等全此犬馬之
分俯察臣等全此烏鳥之情勅下該部
查行俟臣等受官之日各照本官給與應
得勅命則微勞雖未効于他時
恩典已共承於今日而幽明感戴天恩于
無窮矣臣等不勝恐懼待命之至
孝烈皇后永寧安奉畢奉之慰疏
恭遇
孝烈皇后山陵事竣安奉禮成者陵宮既
閉椒殿長辭凡在持載之中實共哀慕
之至仰惟
皇上乾施配德坤儀軫懷謂贊治熙時
至孝昔共承乎宗廟而作配皇極懋
烈曾獨著于宮闈故襄事之典雖成而
追悼之情猶切然時方溽暑
聖心未可過煩禮已終虞哀思實宜勉抑仰
祈順變俯瞻含生斯乃宗社萬萬年無
無疆之慶也臣下情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賀平張璉等疏

奏為恭賀平逆事本年七月二十八日

臣等接到邸報聞廣東逆賊張璉等就擒

地方平定臣等誠歡誠忭謹頌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天心眷佑聖武布昭律書早

獻于南陬喜氣高騰於北闕人神協慶

中外齊寧恭惟

皇上心與天通道符神助德威兼

著一統久戴于華夷祥瑞駢來四序允徵

西野遺稿卷之七

於化育靈茲嶺逆敢犯王章始鼠竊以

偷生遽鋒屯而恣虐毒流三省事達

九重乃廷議之會同果天討之遄及渠魁

授首兵未合而寨壘宵移醜類潛蹤民已

安而瘴嵐盡熄永後羞稱乎一月舞羽何

取於七旬蓋告諸廟而信皇威之有

存傳諸史而見至仁之無敵者也臣等

職叨留省賀阻清班淮蔡肅清愧乏韓愈

之頌江漢底定載續名虎之詩伏願

帝祉延洪皇猷允塞五兵戢而七德布草澤

無桴鼓之驚萬壽永而百禄臻宗社

衍磐石之固臣等無任瞻天仰聖忻

躍屏營之至為此連名具本專差舍人賁

捧慶賀謹具奏聞

賀兩疏

奏為恭賀靈雨事項者兩澤愆期異風時

作

皇上為民請命虔禱于天又遣臣徧祀

西野遺稿卷之七

諸官誠積匪懈果次日壬寅雨越旬日癸丑

又大兩霑足臣等誠歡誠忭謹稽首頓首

稱賀者伏以

聖主憂民早暎啓清壇之禱皇穹眷

德明徵敷靈雨之祥慶仰賴於一人澤徧霑

於四野潛通不與昭假非虛茲蓋伏遇

皇上盛德配天至仁育物

身居九重之上而念切於時艱日總萬機

之繁而憂先於民瘼謂時踰立

雨之未零乃氣苦恒暢且異風之間作歲
功曷賴時珍或生秘典特修既顙祈于
上帝 靈宮偏告復奔走乎群工期初碩於
終諧積 至誠而彌切風靈果息於詰旦
震驚應在地之雷油雲載布於浹旬霖霖
沛自郊之雨爰霑灑於入夜遂盈滿於湖
辰貳麥滋而大慰手黔農百沴消而無清
手塵塞何須嘆酒轉 洪造於域中不假
焚巫幹 玄機於掌上盖求之輒應共知
南野遺稿 卷之十一
天道之弗違而感矣遂通益信 帝力之有
自也 臣等俯同 霑被仰藉 生成為雨
為霖愧無裨於涓滴既優既渥喜有卜於
豐登伏頌 五位尊榮 三光朗潤
壽萬歲而又億歲 地久天長耕九年而餘
三年家給人足 宗社衍盈成之運海甸
蒙樂利之庥臣等無任忻躍慶忭之至焉
此謹具本親齋奏 賀以聞
謝恩疏

一本恭謝 天恩事 臣原任南京
侍郎欽篆
聖恩改 今職 臣於某年月日到京除赴鴻臚
寺報名朝 見謝 恩午門前叩頭行禮
外 臣誠感誠忭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佐銓政於南曹久慚曠職拜 綸恩於
北闕俄改近班兼銜列翰學之華親篆領詹
府之重叨承已過循省曷勝切念 臣文學
迂疎才識謏拙出逢 明聖入對 大庭
仰塵一覽之榮幸批似謹拔真二甲之首
併刻手文繼選試於 文華遂與讀於中
秘故常感遭際之異亟欲効報稱之忱顧
史館十年竊祿徒懷乎鉛槧而成均兩任
作人無效於青莪頃溫留曹益宜幽黜何
期 恩遇更被殊榮盖御武雖同而壯曹
則 天顏之咫尺學士 而東府沈地
位之清高聞 命自驚 非誠至蓋伏
遇我

皇上德備上聖 業茂中興 明哲知人無

日月之畢照寬仁御下有若 天地之蕪

容以是庸愚得從 恩召自幸冒霑於雨

露竊知感會於風雲捧檄而出 金陵異

史遷周南之感彈冠而趨 玉陛慰子牟

戀 闕之心餘生可捐 厚德難報臣敢

不益念昔蒙拔識今荷 甄庸思罄竭於

涓埃務勤劬於夙夜迂疎寡學期惟行其

所知謗拙無才誓益堅其所守句禪

西野遺稿 卷之二

十一

姜

高厚敢愛髮膚伏願

聖壽彌增 天庥滋至聲教迄而夷夏緝寧

撫鴻圖於一統 頑符應而民物熙泰綏景

命於萬年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

戴之至

賀冬至疏

奏為慶 賀事嘉靖某年月日恭遇

長至今節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謹上言

稱 賀者伏以陽回子半正而氣轉

手一元日至陸南百順生而祥延于 五

位月殷仲冬之吉 廷陳亞歲之儀

聖御極而富陽四方交慶時由復而進泰萬壽

昭蘇 福祚無疆春陽有倂茲蓋恭遇

皇上 心涵真始 道契太初 體元而撫

辰 對時而育萬物 保和以靜 淵默

殷在地之雷 敷政惟剛 光明揭行天

之日 中國尊而正人進陽道方亨外夷

畏而妖孽除陰邪盡伏故人樂嘉靖之治

西野遺稿 卷之二

十一

姜

合畿甸要服而咸寧 天保 皇運之昌

歷三十六年而愈盛乃茲迎至載啓 熙

辰氣應黃鍾荻管飛而八風從律象占蒼

昊星昂見而七曜聯珠祥書魯觀之雲豐

年豫兆刺添漢宮之線化日舒長斗建已

正夫周元煖回不假乎鄒律况及時而

南郊報祀 天享 明馨且應期而

西殿告成 帝綏玄漠瑞徵疊見協氣交通

蓋剝復循環週月令之來已舊而 神人

聞憚在 今日之遇則奇也 臣等拔茅茹
而彙征仰蒙 洪造進機履而偕慶敢負
明時才雖乏乎八能情實均於三祝伏願
道隨陽長治與日升開旅而玩義父 養元
和於七日察璣而齊舜政衆功化於兩儀
一人建龍德之中萬禩介龜疇之福 臣等無
任瞻 天仰 聖忻戴祝頌之至為此謹
具本親齋奏 賀以 聞

賀雪疏

西野遺稿

卷之二

三

奏為慶賀靈雪應祈事仰惟

皇上以冬令既深雪未霑足特消十二月初三
日之吉內壇啓事虔禱於天乃茲初五日
予刻瑞雪果零丕彰明眷 臣等誠懼誠忤
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禮肅 瑤壇
五位歷時織之禱雪飄瓊液六花呈臘候之
祥兆民仰賴于 一人重玄允綏乎百福
感應不誣信順斯徵茲蓋恭遇

皇止 德泰造化 道贊神明奠兩儀而位乎

中錫萬民而歛之福三靈丕佑而曰雨曰
暘曰寒曰燠率無伏而無愆萬國咸寧而
若畿若甸若要若荒皆相生而相養然
聖心每屋手民瘼而先憂常切乎時艱謂節已
小寒四序之期將暮願雪未大霑三白之
瑞尚慳爰申百工特昭事乎上帝乃啓祕
典因徧告乎群神 誠格玄穹果天心之
響荅霰集午夜致靈澤之霑敷應 明限
而不踰灑臘候而非偶祥占宜麥稿稿連

西野遺稿

卷之二

十三

美

四野之輝瑞不封條片片為 九重之澤

螟蟊藏而三農有望轉氣候於惟和烽燧
息而九塞無塵幹乾坤於永泰諸沴悉祛
衆志攸安蓋聖人與下民同憂乃無事而
不豫昊天與

聖人合德故有感而必通信所謂治民而民以
安事神而神必格者也 臣等共叨近列久
荷洪恩紀事而咏時祥實慙白雪之曲感
時而思 帝力載齊黃竹之歌祝願

明貺益綏天心永春風調雨順衍太平於千
禩而治邁虞唐海宴河清集純嘏於一
人而壽齊箕翼臣等無任忻躍慶忭之
至為此謹具本親齋奏賀以聞

辭朝赴任疏

謹奏為恭謝天恩辭朝赴任事近
該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官
推題奉

生青李璣陞南京禮部尚書欽此臣聞

西野遺稿

卷之二

十四

命自天感恩無任當即恭詣廷陛叩謝

訖茲當起程赴任益切感戀之情除赴鴻
臚寺報名陞辭外臣誠惶誠恐謹稽首頓
首上言者伏以命拜九重禮典留曹之
舊程分千里心依黼座之尊省分自知
其踰涯感恩實深于刻骨切惟南畿地
視豐芑官曹並重於兩都尚書官比斗極
禮省偕尊於六職章茲立諸司之準衣冠
奉原廟之遺教臣其平須能其官庶端風

化之本而陳其數必知其義非徒王帛之
云乃如臣愚何足比數早濫科甲選吉幸
進于文華繼忝詞林司教繆專于國學出
貳南銓之政虛歷三年入視東府之章竟
無一善自分難逃乎黜罰何期更冒手顯
榮茲益恭遇

皇上聖德中興睿資上達紹統而配

二祖定禮而鑒百王然猶廣于求賢而不忽于
泰抑且恕以待士而不責其全遂使顓蒙

西野遺稿

卷之二

十五

亦叨旅晉茲者違顏咫尺就道倉皇雖南
北殊疆地有分於遠邇而犬馬戀主心無
別於去留况陟降日監于天威敢須臾
或怠乎臣節是當正身率屬守職奉公
祖宗遺教具存期寅清于夙夜神人重責攸繫
庶和協于幽明畢殫俎豆之聞少助干羽
之治伏願中和建極冲默凝神禮樂
備而皇化行自畿而甸而要而達之於荒
服福祿備而仙筭永由百而千而萬而進

之于億齡臣無任感天荷聖恩切切之
至為此謹具本親齋奏聞

賀元旦表

伏以麗景天開三陽交而成泰洪鈞氣
轉萬彙作而成亨故寅正夙重於夏時而
元會昔傳于漢典矧斯芳節適際昌朝
龍飛紀二十九年之元令允和於布象虎
拜集百千萬國之衆慶益衍于履端日月

西野遺稿卷之二

光華神人閭憚恭惟

皇上心含泰始道配乾純體元以撫三
辰對時而有萬物乘陽布德法天軼美
乎殷周置閏授時愛民比隆於堯舜神明
假而金甌永固物樂春臺夷夏戴而玉燭
惟調人熙化國茲當上朔恭賀元辰風氣
知地脉之和灰飛太簇經以見天心之
順宿正尾參且歲德在庚天道通幽
事之運而日元當丙人文符

之於億齡之年集結於九重

合梯航畢集况逢大觀之期禮樂隆共

觀中興之盛望龍軒以踴躍陽喜

乎臣工捧鳳曆而謳歌春回歡騰以

蓋際時有道允邁三皇之如春而服無

疆誠無五帝之享國者也臣等遭

盛忝列成均運察璣衡吾道喜隨

進長化敷棧樸士林將偕群蟄以

成共戴乎鴻休鼓舞實同乎鰲抃

西野遺稿卷之二

膺時撫運握紀當陽保豐亨于日中

濟光明於天下堯年天保聖壽與

聖祚並隆湯德日新文運與天運俱泰

廟成捧主賜白金綵幣謝表

大孝饗親增耿光於九廟明王盡

制引昌祀於萬年幸叨駿奔之榮顧

駢蕃之錫慶仰關乎宗社感俯切于

冰茲蓋過我

皇上撫運當天承祧德

聖明兼乎述作愛敬極於尊親謂報本

源國之大事在祀而會通從道禮之

經惟時清廟鼎新神靈豫悅九重

薦其明德思繹鳴圖萬國合其歡心

謀貽燕翼孝昭不匱慶衍無疆臣樂觀

縟典之成恭與顯相之未肅雍東德分俎

豆之餘光優渥沾恩辱乾坤之廣施

出精金於御帑秘篋頓盈降巧織於

天孫命服增采十襲知愧三錫為榮

西野遺稿卷之三

敢不奉揚孝思勉竭忠悃志期用世誓

鍛鍊而愈精治贊垂裳祈彌縫於少補

伏願純孝邇達至治馨香天保其

聖壽同岡陵之固神錫其類

宗祀等天地之長

分祈賜綵段鈔謝表

某年某日恭遇

皇上大祈民食于上帝寵命臣某備員分

祈某宮伏蒙

聖恩賜綵段二表某鈔五十貫者臣誠惶誠恐

忭負首頓首伏以政先民養天心彰七

月之嘉勤禮豫春祈民命培萬年之基本

要法遠傳于千聖曠儀夙舉于百神精白

承休便蕃拜錫恭惟

皇帝陛下志純法祖仁茂動民上參化育

之功幽贊神明之德謂四民以農為本慶

莫大乎有秋而八政以食為先心恒所

其無逸恩祈玄造利溥蒼生繆令朽拙

西野遺稿卷之三

之資榮與任使之末靈壇攝事曾無夙夜

之勤勞宸極覃恩荐被乾坤之優渥

綺文耀日分巧織于天孫鐵楮堆雲出殊

光于帝帑蓋揣分知無功之愧而遭

時慶有事之榮戴德實深名言莫罄伏願

精誠邇達百神永綏太和旁流三農就緒岐

穗懋稱於漢共歌有道之長倉箱盛擬於

周快觀無疆之臣無任感戴陳謝之至

賀大朝門表

伏以 熙運天開 門排新而鴻圖增
重 崇規 地闢上朝儀之而駁業重光
示 表極於四方肅 具瞻於萬禩

宗社攸賴夷夏均歡茲蓋恭遇

皇上 德配兩儀 道超千聖出應五百之會

入繼九五之尊 洪仁濟而萬姓咸安功昭

樂利 至誠假而三靈丕佑化達幽明

聖文布神武彰威德遠暨於方外天符出地

寶應祥瑞紛獻於域中盛治無虞人心愈

西野遺稿

卷之三

千

久愈固太平有象 國統彌遠彌昌乃者

宮室呈祥 朝堂經始禮卿奉 綸音而

崇議冬官遵 宸斷以程能將鳩藝而肇

熙工乃審時而先門建掄材輸石爰庀役於

經年跨地擎天遂告成於茲日嚮離而開

寶座門擁翔龍鎮坤而矗金垣樓儀飛鳳

傍翼廊廡中帶橋河榜揭金鋪闔闔耀星

辰之璀璨揀看玉立蓬萊接雲氣之網緼

闕觀對峙于東西用道周迴乎左右掖分

窈窕衣冠列文武之宜陞隔蒿嚴鐘鼓定

珮環之節翼翼何遜於商邑將將上應乎

薇垣仁愛奉 天眷之隆周啟行觀手品

建構堂繩 祖武之舊舜門先闢於離明

蓋彰矣能傳 神啓 中興之業而 述

矣有作人仰 大聖之謨者也臣某等職

忝階墀器慚棟桷仰 真輪而拭目俄驚

不日之成入 高大而鞠躬切戴如

天之覆情深燕賀心共鰲懼伏願

西野遺稿

卷之三

五

聖業日 聖躬 天保 永福永壽永祿

尊居而永治教之權同執同文同倫 端拱

而同華夷之戴迓 玄庥於日升川至衍

明祚於地久天長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喜躍 慶戴之至

冬至表

伏以 正元成而星昴中亨復肇一元之

氣日南至而天統正昌明介五位之祥陽

和冉始乎歲功寅賓式昭乎

聖化儀陳亞歲嘉禧慶區茲恭遇

皇上道合陰陽 心運元始貫百王而建極于

上參兩儀而成位乎中動當 天心六氣

協庶徵之應政脩月令七政安列度之常

符瑞紛獻於八荒人孚神眷 治功盛餘

於三紀內順外威乃茲冬仲之期屬屆履

長之節陽回鳳紀氣轉鴻鈞 玄袞瞻華

煖續漢宮之線黃鍾候 律氣飛緹室之

灰書雲兆應于豐年開旅塵清手絕塞民

嘉野遺稿

卷十

五

五

子來而大工集忻逢化日之舒士朋進而

衆正登共喜陽道之長生意潛回於碩果

光華先動於英蓂雙闕生輝麗色映天中

之日四衢擊壤歡聲殷地下之雷

皇登共世運以亨嘉 帝德同光天而覆育

等器懸君子幸遭際而竊附於得與出泰

清班倅舜蹈而慶偕於進履仰荷生成之

造莫申祝頌之誠伏願 福與日新

道隨陽長自復而臨而泰 九五位永納祐

而膺 天無皇若帝若王萬億年常對時

而育物昭受泰元之英茂膺洪範之嘏

賀殿工成表

伏以 宸殿重興一統撫乾坤之盛

御題新揭萬年昭日月之光蓋運屬中興功

常啓于 天意而主逢 上聖事必協于

人心慶衍家邦喜騰中外恭惟

皇帝陛下 生本 天縱 出應河清 遠播

三皇五帝之傳入繼 二祖、七宗之統

嘉野遺稿

卷十

五

三秉至敬以事 帝而有翼有嚴本達孝以奉

光而善繼善述文修武振治化收百代之全神

格民懷和氣集四靈之瑞握圖煇赫受命

溥將乃者營室天開明堂地闢藝呈工匠

經營爰及於三年氣接蓬萊規制式增千

往日淮海輸神助之木庶民協子來之誠

聖教立而一帝座中開壯麗居北辰之所崇

君德而享宸訓特出森羅照東井之奎美

英美輪 仁愛上承手 天眷肯堂肯構

創建仰協于 光猷黷吉日而告一廟郊
列神歡喜渙綸音而 詔海宇群庶歡傳
信乎萬國會歸之區而永為 一人欽福
之地也 臣某等心屋燕賀跡阻龍墀誦翼
翼商邑之詩徒深仰歧咏秩秩斯干之雅
莫既揄揚伏願 仙祉茂膺 皇祚益固
凝鴻庥于昂命詒燕翼于豐謨 端拱而
壽考萬年長握
天皇之錄履尊而本支百世永綏神禹之圖
西野遺稿 卷之五

賀雪表

伏以 聖人作而道協貞符休祥播于四
海 皇極昌而治隆熙皞嘉澤溥于萬靈
信精意之昭乎知天心之翼翼重淵提福
六出飛陽月之華玄律迂衡三白表豐年
之兆 一人有慶萬國咸寧茲蓋恭遇
皇上 神智天成聰明時又廣居覃庇萬間騰
平土之歡溫續流仁千騎壯窮邊之勇四
暢交而陰陽得九經立而位育臻念切民

依憂先歲事雖春候尚遠農扈未興謂名
雪或愆民生斯摯 虔修祀典豫叩
玄穹 靈既默宣享徹俎豆榮盛之外
至敬旁達誠存夙夜淵穆之中明賜遂普於
良宵令節况符于大雪聯翩飛灑同雲合
而炎風不興榮積續紛陽谷凝而焦溪
涸曙分雙闕光晃九垓瓊樹花生仰玉龍
之擎重瑤墀庭列見銀漢之揚輝宜麥叶
頌於光年瑞看盈尺同頌豫書於周史
西野遺稿 卷之五

息遣蝗

息遣蝗蓋太平鮮寒燼之嗟而廣歌謝黃
竹之咏也 臣叨官黻校竊祿師儒偕率
於虞廷生成有自誦兩雪於周雅揄贊
能伏願 懋道冲玄 基命宥密 五氣
順布蒼赤奠而海宴河清 百禄永綏胤
祚昌而竹苞松茂
辭吏部尚書表 代作
其年某月恭遇
皇上以 臣為吏部尚書者 臣自天闕一命無也

措躬切惟冢宰八座之尊選部六曹之首
掌建六典統率百官非公明足以辨材則
九流斯曠非德望足以厭衆則四海曷均
自昔匪輕于今尤重事有關於隆替義不
容於幸叨如臣學術荒疎才識短淺繆登
科甲誤受簡知自卑散而荐陟臺端起
廢閒而榮司筦鑰頃 恩命之下逮俾掌
職之重司去國十年趨朝萬里行不
逮志正深源曠之憂寵已逾才且有盈
西野遺稿 卷之三 五
之懼豈期 曆援復被庸流仰戴鴻恩
生成不殊于天地俯惟蟻惻戰兢益切于
淵冰雖義誓致身悉惟東西之命而事
圖陳力當審就止之宜若貪榮而冒居必
顛躋而速謗况茲冢宰之任其可以臣之
菲才處哉伏望
皇上俯鑒丹衷垂收 紫渙容 臣仍領舊職
安一得之愚別選英髦用精一時之選
庶幾任不踰分位不妨賢之朝有得人

慶而詎免濫官之責矣
代吏部尚書謝表
某年某月某日復蒙
聖旨以臣為吏部尚書者伏以治開 昌運
聖明際千載之期職重吏曹風雲慶一代之
遇遭時非乏荷 命獨隆樸瀝惻陳將祈
天而錫光 溫綸存至真踏地以懷慙 切
惟選部首冠六曹尚書統率百職賢才品
藻世道賴以隆汚冢宰抑揚人士視為進
西野遺稿 卷之三 五
退惟人是信毀譽或以失真將法是由賢
愚恐致同滯故徒法不可得士而舍法不
足扼姦必酌于人法之間庶得手激勸之
道非才望如
聖諭曷稱塞於 明時伏念 臣迂拙無能樸忠
自守繆登黃甲久玷青班早職諫垣直何
有於匡補繼參藩岳政未懋於旬宣臺院
三遷荷 簡知而忝司總憲江鄉十載誤
收召而榮任本兵再轉西臺爰離南郡

惟四枯生朽之過真衡天高地厚之

恩哀矜負慙殞靡莫報方進退之交惕忽

淚汗之攸臨成 命莫回拜 恩知懼茲蓋

恭遇

皇帝陛下憲天興治紹 祖垂庥農桑動艱難

之思禮樂建中和之極翕受如舜守拙者

并容求舊君湯在遠者不棄遂令末品叨

與清銜憂切負山愧深越俎 臣敢不勉酬

鴻造誓竭駕才薦賢從公守法加慎明雖異

西野遺稿

卷之五

手

彼冰鑑尚籍 睿哲之休信惟守此權衡

少助 公平之治伏願 一人有慶四海

無虞

聖壽延長開大平於千紀真才輩出登至治於

三王元首明而股肱良再觀賡歌之盛

天地位而萬物育永效嵩祝之歡

不肖孫九疇 哀輯

玄孫王鑑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二終

勦孽

皇上設科屢

詔精選射主多算而又

命有司校文主明將略所以收全材務實用銷
萌保治之計甚至也臣承乏茲役日惴惴
焉以無能稱塞

明詔是懼乃按依

卷之二

二

令格分閱而合校之則見諸士所為文莫不
善明孫吳指要陳說形便變合之略有餘
思焉信非虛言勸襲者及叅之射則又命
的中力貫侯騎蹕維律稱雄焉乃相喜嘆
曰是不庶幾全材乎何士斌斌具美若斯
也昔兔置歌趙趙武夫曰公侯干城言技
也曰公侯腹心言略也而本其繇則械櫟
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又道化成士材
美乃如此我

高祖至揭之

訓諭焉豈不稱善教無忝師任者哉余自結
髮為諸生敬誦厥遺事即恨不生其時立
館下繼濫宦籍又常嘆諸公不復出今之
時得參佐其下風也嘉靖丁未冬余叨轉
官名來主司業事時則六峰周公為祭酒先
是寔有言曰周祭酒善文學恂篤而肅介
以身範多士不私徇學政井井有條焉余
參佐浹月則私念曰信哉人言余即不

見文毅諸公以今竊觀公宜不是過也
何不得私者倡薄損公聽者誤之乎

上而公亦即日疏解職

上下其事比部訊無左驗降

令若曰祭酒周某無罪其仍主教事士人乃
咸喜相謂公得直而公則又疏疾力求去
於是諸官屬生徒胥謁余願請留余識公
志決不欲請已慨然嘆曰嗟斯所為公哉
夫君子進以行道退以明志進退之節陳

卷之二

五

即他材諳何迷焉余嘗恠近時人士或一
遭言劾鮮不列疏辨訊其然則曰匪官白
白吾心跡也乃白矣顧晏然故職斯又何
以謂焉夫進禮退義一而已是故不諒其
進覘之退公之進人或莫諒者今其退謂
不足覘乎公蓋又嘗語余曰文毅之辱文
安之謫吾獨惜其去不豫德懋非見幾明
決黨禍豈其獨全嗟夫余誠味于斯言然
則公志見素定矣他日論諸名臣安知不

有舉公並稱者今即去矣所以振頹俗清
教者士豈其微哉諸官屬生徒竟又詣公
留公果不答踴凡三上得
允旨浩然去

壽大師相存齋徐公六袞序

歲壬戌少師徐公壽六袞諸君子仕在留
都者謀走使合幣以為賀謂璣嘗濫館求
侍公之門久不可以無言璣惟壽生道也
能廣生而後能自生是天人之應也廣生

卷之二

六

莫大乎相以勢得行耳然成務以學而患
乎其迂也辭紛以才而患乎其僻也植事
以節而患乎其矯也廣納以量而患乎其
泛也四者有一焉求以生乎一方之人且
不可而况天下乎我少師徐公弱齡悟道
不持文藝之優及第後尋外補又日憊而
加積焉世以講學至者一見各失其所挾
而天下不敢以為迂司刑刑平司學學振
已而典邦禮敷

師制隨應輒裕卓乎一代之宗工而天下不
敢以為僻擯落于外者十年俛首職業絕
救援之心繼登館閣顯顯矣而守正潔身
屹如其素天下不敢以為矯生平好引進
後學未嘗以己長掩人其才賢稍異者則
進之恐後而片言或善亦拜而受之真休
休乎有吐握之誠而天下不敢以為泛矣
不迂學正矣夫不僻才全矣夫不矯節貞
矣夫不泛量宏矣故

卷之三

七

聖天子獨簡在焉一品五考魚水之投日篤而
公亦夙夜匪懈凡民生之休戚邊情之利
害君子小人之進退事關國體者極力調
劑於其間蓋聲色不露而心獨至矣是以
甯度惟貞四時允序君子小人不相淆而
南倭北虜之患漸以息海之內得遂生生
之碩實公有以生之也嗟乎天地生萬物
萬物生而和應焉天地之壽以之矣君相
生萬民萬民生而和應焉君相之壽以之

矣公年耆而健聰明不異于少時目直酬
撰者百端或繼之夜無少倦要皆得於天
人之應也故曰能廣生而後能自生九月
二十日在公為初度距八月

至設匝月耳此闕之賀罷而東閣之宴開中巖
之呼停而南山之什進詠相次也又豈偶
然之故哉蓋天開一代之治以生斯民有
是君以主之必有耆寄之臣以輔之

皇上治歷四紀受命彌長而非我公出應五百
之期則明良不交

國家悠久之治何託也是則公之生固天所
預焉厥有明徵者又烏有天意所屬而不
長世也乎然則公之壽蓋未有極而今日
六十之賀固其始事云於是諸君子皆曰
然遂書之

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天文碑則水也隨地賦形用至不一矣莫
不有道焉學未明乎其道則言各舛於

之所及而不見於所不及或失則偏或失
則駁詞旨紕繆亦何所藉於發明而其甚

又果於叛道挾其押闔之口徒以攘襲於
其外是則古謂虛車雖以覆跡焉可也乃
或陶鑄既凡才非天授則內見雖融詞不
足達而強顏譎述斯尤無足觀也已求以
行遠奚可哉向余讀學中秘蓋嘗覽觀古
今之際莫不代有作者而究其才若學若

吾於宋得曾氏南豐為南豐之父才天授
者也意念所注詞必達焉頃刻千言成章

有斐而彬彬焉行裕雅也誠足自名其家
矣及詳其書而味之則又統一道德上
六經詞有厥源異乎攘襲是故書數之
婉而確論序之作辨而則而代言諸制又
皆詞嚴理正參之典謨無愧焉蓋並學不
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言美而傳而絕
偏駁之弊者如公蓋寡矣嗚呼豈可
易言乎嘗即公所為學記者觀之公年

五篇志六經之文矣已而周流于外晚什
于家皇皇不暇息而一有閒無不力于學
則公所深造自得而言有本者誠非偶然
矣世之士無其學而肆言非其才而妄作
効顰接踵務以欺人而卒之自誣不以反
其本此其弊至今為日甚而公之集尤不
可以無傳也公集有元豐類藁五十卷續
藁四十卷外集十卷類藁刻久矣續藁外
集成化間刻之于本邑無錫安氏邇選其
粹刻之乃侍御黃君伯容謂未之廣也又
板多脫繆爰檄蘇守王君翻刻之因屬余
以序夫學未明道而才之劣宜莫如余者
何敢序公之文哉侍御君之請不可虛而
因識其由如此抑以見吾景仰之私爾侍
御君察吳中風裁籍甚而雅意于斯文此
固其一驗云

壽宮保太宗伯筠泉吳公六表序
代作
余觀老氏書其論久視長生大較以臻壽

居弱為本世之尊其術者往往取明效於
谿谷之間乃洪範所論五行德福之際則
又歸諸高明正直蓋嘗有感於衷而無以
發也以今觀於宮保太宗伯筠泉吳公其
宅心蒞政有高明正直之德而受知

聖主躋秩保傳行年六十名壽方隆箕疇之義
灼然不爽矣而余前疑遂亦為之渙釋焉
夫扶輿正氣寔係壽命之源惟剛中而不
詘故培引為有常燭火之焰不能朝夕仰
星河之暉者亘終古而常新藤蘿之華不
逾晦朔問老松古檜之年則老於塲園者
未之達蓋法象之高朗貞固者亦後物獨
存而況於盛德乎彼老氏所稱柔弱形
之義夫亦外脩短齊谿谷搏盈以却患焉
耳豈謂刻方蹈曲自棄於先王之繩墨而
以徼福於天工者哉公貞心直道率與性
成自常布時已雖然有不可拔之操及第
以來歷官詞苑養深蓄厚久而彌安登位

常伯直

益以忠直為

上所倚養蓋非特以文章際遇爾也九

國家諸大典禮可可否否公獨以身任之酌

古從時無弗稱

淵懿而每遇明祀公尤仰體

上意率先諸曹無敢怠其精明之實真可以格

諸神明至於剖理部政則又素諳典章恪

守弗撓諸以私至者一無所容其干請乃

與世酬應

卷之三

十一

君與世酬應雖性不為合而吐口見心

善忘過使君子恃小人恐挺乎社稷之

之風焉蓋其遭際

聖明危言危行無所事於致柔而居弱且德崇

業廣華尊惟日不足誠有合於箕疇之二

者持此以多歷年所永贊

白謨非倖也昔虞庭壽考之臣若皋陶稱九德

則多直簡剛塞彊義之目而武公年登考

耄衛人詩其德至擬諸竹簣之堅剛故

友上下之間所以交相勗頌

高明正直之誼者固如此公之德垂無茂

余以年末辱官聯竊欽我公之盛而未之

能逮也適公門人李君等以公誕辰在三

月二十五日屬余序之愧余菲劣無能繼

淇澳之歌而公之所履所秉固以諸虞

臣無讓矣詩不云乎靖共爾位正古是與

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送少參頂山張年兄提調太嶽序

明興有天下

卷之三

十一

碩輔繼形繼踵起其勲德施被

寓內後先載記牒可至指繼繼能

較其材效擅著一代則咸曰忠宣公余

自諸生稍有識即心嚮往之然莫究所設

用及覽其讀中秘疏求外効曠則又莫不

歛衽興嘆也曰嗟乎斯所為忠宣哉夫大

道隱而世教微士鮮特立類卑儕俗取

榮名即內心所不欲亦浮沉中縮莫奮沈

如是而冀幸其樹立昌由焉乃忠宣獨信

行所見不狃俗為偃仰斯其志卓絕與
沁抱尺寸者異倫矣故余嘗謂忠宣功造
不當睹之營視遼繳兵曹日跡其抗疏解
史職雖古伊臯之倫志慕難易此哉頂山
張子偕余史館十年矣頃讀忠宣事以外
秩自見乃得

命提調太嶽行夫弗世俗輟筆然其志
志遠其見與忠宣曷讓焉但人語曰未花
觀美未器觀材謂士當定志于學也特張

西野集

卷之三

七

予志即忠宣功造可駁侯甥太嶽一方何
有乎且過主嶽事者東洲崔公亦自史氏
往公嘗謂入太嶽奇勝多所得余側聆遐
慕然官守則羈無由一曠發其耳目今張
子官其地得朝夕至乃其志不尤偃哉夫
今論史事者孰不稱善史記遷之中固阻
志所發憤卒以垂世宗憲至原馬礪所自
蓄學加進則周流山川之助亦何可誣焉
觀其自叙兩上會稽探禹穴躡九疑浮於

沅湘北涉汶泗齊魯夫沅湘九疑孰勝太
嶽即環寓諸名區推最矣然則馬遷當駐
周流雖博而茲山所得豈其微乎張子讀
中秘書供奉史事久乃如司馬氏周流山
川未能焉茲繼崔公往之楚陟降天柱紫
霄諸峰賞心發智將益闢胸蓄又非若馬
遷於漢莫効行其志異時樹寶源聲解天
天下誦述曰忠宣張子茲自史出又茲能
有建豈為一試後先倚重顧不自茲行始

西野集

卷之二

七

乎矧

聖明御極核治求賢外政最罔不援之內近事
可睹見如崔公其一焉以今張子推之罔
不咕咕較轉擢外內者然而績懋譽聞行
且內
一君美即張子安外効不欲為崔公之入抑何
可得也張子告別同館者壯其行屬余言
為贈且以要諸父云

西野集

宗藩白肯孝行序

志載瑞昌府奉國白賁孝云白賁幼割股
救母疾父疾亟又剪臂救濠之變父以逮
還即辭爵求代不之告不娶

皇上聞而旌之卒感酒芝瑞大史氏覽之嘆曰
德我艱我是孝之純而治化之淪洽也夫
古明王明訓理天下務孝焉先正五刑亦
莫大不孝余嘗疑古人何諄切乃爾及察
之人則蓋倫圯教如漢誼生謂諄語德色
者不幸時有之乃知孝性也慈勝則遷矧
貴者驕富者侈歟是故慈亡性始著其
在已化振俗始淳其責在上

明興釐亂崇化諭俗以孝

列聖續承刊孝順事實五倫書化誨宇內用是
風行海流即宗藩莫不喁喁企嚮往山西
靈丘府以孝被

旌化振俗淳厥有顯徵而靈丘能以孝聞所
亦難已然以今白賁事比較又何如也
醫知孝股臂再割即孝順事實中所稱

加封且辭爵代父必告後娶春秋易四十
餘鰥居耶夫亡慈率性以孝順乃親將斤
庶難之乃白賁奉國貴矣世祿富矣顧
修弗萌守訓敦孝以無負

列聖無悖于古明王終其身弗遷斯謂純孝非
歟夫甘滑溫辭孝子之疏節也犯難勇義
孝子之致情也是故祀酒產芝瑞應漸
天地且動矧而人乎有司上其事

皇上遣官降

勅褒獎下上交孚光流志載靈丘事或難予

卷十七

十七

矣厥惟休哉昔河間惠王能脩獻王之
母喪盡禮哀帝褒詔增封以表儀宗室
平王入朝稱居國樂善明帝嘉賞厚
夫孝百善之長而教之本也東平言耳
曷夷考焉信樂善矣孝如河間未
河間即孝矣亦安有割股臂辭爵停
耶故余嘗慶

國治之淪洽宗藩慕化陋漢軼古思以彰之

誦又思為白黃作傳同東平河間事行世
用起末俗未之及聊繫其說而因歸之

壽宮保大宗伯筠泉吳公六表序

士君子出而膺一職之寄孰不有賴於民
哉而語其大則莫先之禮焉夫禮統緒天
人順遂萬物其體至大矣而要之皆緣於
人情是故其起教也微其成立也固天下
所以相生相遜國靈長而不及於爭詩老
恒必賴之也然禮之為善也精學貫天人
而後可以語其奧禮之為文也賾才優經
濟而後可以會其通乃若天植非貞操猗
剛正則守或可撓而禮不終行矣是故明
王興治用人無不可以器使而典禮之任
非名儒莫與焉

至天子紹統入繼事有因革適應百年之期故
禮卿之在今日者實處其勞而

上又聖神天縱超軼百王凡典禮更定從心為
矩非臣下可能仰贊其萬一而今日之

禮卿者尤難焉歲丙辰缺宗伯我筠泉
公寔嗣起而膺

簡任蓋公學優才練拔出土倫又剛方修潔
之操特厚于天賦是以

聖心屬焉眷倚為日篤位宗伯兩越月即

召與二三大臣同內直未幾晉官保

賜服飛魚項又

賜麒麟之服凡此皆特恩異數有上卿屢考

而不能得者此豈偶然之獲哉乃公被知

西野遺稿

卷之三

七

遇則亦罔不殫竭才力以行其所學夙夜
寅清凡諸

宸翰至公應手條上無不仰當

上心者至事關典常義難紛易則恪守章程屹

如山嶽或有踰請者卒憚縮莫致其唇齒

是故士習於教民安於俗宗室守藩臣之

節夷夏樂緝寧之化天神假而地祇應諸

福集而群生遂民老死不聞爭奪之禍者

且不知其為

聖天子之澤而又孰知為我公典禮之功乎嘗

憶公入對

大廷時以仁敬進說

上覽而奇之賜及第批其卷有仁而能敬可以
保治之褒夫仁禮之施也敬禮之興也我
公善典禮以成中興之治信足仰驗

皇上知人任使之明而持正秉貞識體負重公

蓋自釋褐時定矣今年三月公壽週六十

同鄉仕都下者咸謂當有所以壽公而玃

西野遺稿

卷之三

三

在同年宜有言嗟夫禮以保治公所壽乎

天下國家遠矣又奚啻其身之壽云

贈少宰洞山尹公考績壯上序

君子出而任輔相之位有大建樹于時者

豈其際會之偶而襲取之哉上之有資於

啓沃下之共仰其經綸善達于詞而後能

行其意此非文學之邃何以應之天下雖

大處其常者自易若論有藝乎其大難

事有變乎其至安紛來突至而使之

歸於吾度斯非才識大過於人者又何足

以定之况夫成天下之務而為之幹者有

節焉節之不植則蕭然而餒者有之語以

任重奚可執余嘗以是求之竊有得於洞

山尹公矣乙未春

上御文華合諸進士又試之選三十人改庶吉

士尹公與余預選中既入館習詩文而公

則學究宗旨業能之詩文出無不合作者

同輩歛手推先焉公又好言天下事稍暇

西野遺稿

卷之三

三

談民情籌邊務或品推人材高若下鑒鑒

中倫實於是人皆奇公文學兼才識僉以

公輔期之矣已而公授職預脩史典

制誥

上召供內譔學日遽而文益日昌果有以華國

而兩為司成士類式殺未暮月而南北翕

翕化成焉自詹府入為南少宰正身率屬

與太宰王公協其恭百司又肅然儆于政

於是人益信公文學才識宜任重而有意

當時之治者莫不延跋于公之入也今
三月公三品考滿六年矣其他美勿論也
察官之與六年肆舉公持衡鑑臨之照者
無可倖而善者得有所恃而不恐此豈尋
常之功而已乎意者

上之移公於南正有所待于今而故試之以觀
其功歟茲其入必上被顯叙而

簡晉密勿無疑矣不然則臺位久虛輔臣
請豈其久無得于才學之臣也諸緒紳又

西野遺稿

卷之三

五

一口言公在館時逆侯饒公才學期約
致為士望公拒不禮逆以危言撼之卒
不為動此其剛大之節天實植之誠可
可賤而不可以勢利誘屈者嗟夫文而
則言不誕才而節則事不徇相之公
備之其任天下之重何有哉四司
謂公之入誼當有贈而余與公同館
又舊嘗踐公之任者屬以文曰因是
王公之意也余為其意而贈之

子簡為南臺史善曾子者曰史顯職南畿較
此地勝無出按接烈奏勞又朝謁供奉省
嗟嗟何詩也夫

天子簡庸曾子託之言議是非也人謂曾子往
之南特計軍國風勵百執事俾善者是有
所持惡者懼寢不為非也豈其令自便已
哉余與曾子偕計自鄉交識久曾子沉厚
善守平居莫為異至商人才當否天下事
則是非區判才智颺發余素推服焉嘗相

西野遺稿

卷之七

書

語曰吾儕得雋必不負是非圖自計乃余
今忝史官固竊期不負是非于萬世然莫
形效人不睹信也曾子往效形之事矣夫
非自便者矧今務緩急籌之至熟矣勿默
勿躁厭衆望不詭于是非俾天下誦曰是
能無負于

祖宗之官無辱于

聖天子之簡命將不在斯行乎

贈少司馬南溪丁公考績序

余至留都三越月會南溪丁公報最赴

關下蓋是時丁公任南京兵侍已半暮合巡撫
山東官三品三年於例得考云始丁公巡
撫山東時屬歲連歉

大工突興徵派既百出而議者又以遼東告
饑欲弛海禁通之粟會倭又起海上備不
得撤鄰省徵兵之檄且日至而丁公則外
折奸萌內起疲仆寬行猛濟卒使六部之
民不及於殫竄至晉南京兵侍也適營卒

西野遺稿

卷之七

書

譚譚之後政弛甚而公至則又與大司馬
江公殫力協謀易將訓士宣布
至上之德而人人稱便莫不畏威懷恩帖定矣
茲公將行也江公寔出其牘示余謂余宜
有言令著之竊惟天下之勢京師其本矣
而留都對峙南北

祖宗陵寢在焉守以百司衛以諸營固天下之
所仰而屬焉者也營卒弗馴胡云振武本
實先撥何以蓄威而山東者則又潛舶經

在於

國而下關之天下豈曰一方而已哉我

皇上念切元元知人善使頃以言官疏逮治諸

巡撫更置之而丁公獨久於山東不之遷

以山東非丁公不可也已而營卒譁譟

上憂之特遷丁公往亦以謂留都非丁公不可

也而丁公果皆稱任使有治狀茲持其牘

入見

上必喜勞加懋賞意者日

馬諸省之孔道而南北之咽喉也其人整

悍騎射善長于一不得則嘯聚蓋數數而

然矣矧兵荒趣之而上又不知為之所烏

保其能勿動乎夫善醫者未疾調其元已

疾藥其邪山東疾具而未形而留都則狂

蹶而疾著者矣非有忠智孰與治之乃丁

公以巡撫則善而山東之民安以兵侍則

善而留都之兵戢銷未形之變定已著之

危固咽喉之區奠根本之地此其功施上

南宮奏議序

南宮奏議今太傅翁居禮部時所上也我

皇上聖神紹歷際禮樂百年之運思隆其繼述

程古道以飭宇內而公以名德爰膺

簡注在部七越載上議前後者不啻千數允

當

心誠弼手稱中興盛美焉維

俞直頻下遐邇忻傳而派議全錄罕所披睹

近獲卒業是矧仰而嘆曰休哉丕隆

是書以之遺子孫... 宗廟 明堂 山陵 南狩諸大禮典祀藩
典南征北伐諸大政斯皆薦... 所旁... 不
能決而公獨總廷○今經緯史引誼而斷
之中其或亦印
尤細則章奏上下不激不猥其者中夜寢
而公猝應曲當無不

明夜遭際之奇爾乎幾嘗讀公撫枕潛然之
詩日監之記竊欽公忠蓋體國兢兢誠不
懈夙夜矧公生降昂精重而神悟才具既
殊而又踰冠取上第則旋輒歸棲山中周
矚靜養以茂植其學者蓋益邃哉昭曠也
無是而効之議曷弗臧焉夫漢而下談奏
議者咸歸賈誼宣公謂其才學足世用今
以公比較殆益之矣至其持之寅清鞠躬
明時直可與黃龍同揆也是編不可覽見
乎然公今當軸密勿則造膝沃心之忠覃
被滋廣而才學為用固不止禮樂偏司矣
異時將勒勳鼎鐘與天壤同流豈獨如是
編所存而况是編又公十之一云歲在乙
巳是編刻之蘇而工費皆公所手給不欲
煩官府節觀類推是亦可仰窺公心一二
也
壽熊母萬太夫人序
嘉靖某歲北原熊翁家食于易年矣有

詔起翁南大司馬翁以母景桑榆連延弗欲
行不得請始就任已轉官壯總憲已又廉
簡任官太宰馬翁之官上宰也公而明人士
日惟祝翁久其位願翁意則日夜念母乃
於今年夏復疏求終養
上難其去慰留之

命致粟帛就其家存問焉會翁考成即又嘉
晉母太夫人階一品於是朝之士既共慶
翁留又嘖嘖轉相嘆曰中世以降仕人以
官為家即坎壈不如志日猶延望進叙孰
為親歸者孝哉翁不以太宰易母養真足
表百官而風天下矣又曰始

上恭定
詹廟號群議籍籍非翁力疏其當幾莫為將順
翁今疏養

上特賜母存問晉之階翁之孝亦何不顯遂哉
仲冬念有八日太夫人誕辰也翁既番乃
先期錄

制詞其禮幣馳使歸為太夫人壽而人士
鳴者亦各以詩篇附之使壽祝太夫人蓋
推翁之心且上廣

德意也眾謂璣史氏當叙璣曰余誦魯詩述
僖公賢而其亂曰壽母未嘗不撫卷而嘆
也曰信哉乃如子罔賢肖將愛之用歛親
何所娛以壽也至讀元之壽域篇則又知
民無所逢其夭折上實為之太夫人子太
宰翁古謂尊親弗辱備之矣且汲汲疏養
思切倚閭則太夫人之心奚不娛者而逢
時休明上被

恩渥其所以引之康寧壽考者視諸人又何
相萬是躬遭堯舜之世而享其隆養有尹
焞之善而無其祿者也太夫人之壽宜哉
且余聞太夫人字而歸熊也履順秉貞克
相安吉公樹于官訓五子賢而顯孟太宰
翁為較著耳凡今稱婦德者孰不歸善太
夫人云夫有歐氏母然後能成其子文忠

有蔡若謨母然後能膺冠拔之寵是則謂
太夫人為自壽亦可矣然書有之天惟純
佑命則商實又曰與國咸休家國即異其
明應蓋相成也

今上紹祖崇化任賢弼成天生太宰翁應運司
銓象方囑囑焉跋祝久其位以共觀鐘鼎
偉績則太夫人之壽固天所篤也曷涯哉
賀澹泉鄭公陞少宰序

夫興建事功孰不由才乎然進之或非其

南野遺稿

卷之三

三

任而退之不當其情則名實日清才賢者
不當事局矣如是而顧尤曰乏才其然哉
是故得其才而後能用天下之才其緩急
輕重較然蓋不可不審也即堯舜之治其
曷以易焉方今承平久而政弛吏稍稍失
職矣民日困而南北之兵不解坐御厓

聖慮

詔吏部慎簡有位振起之而明年春適天下
百有司考核之期言官又交疏請加嚴

不得諄誣循虛典會吏部左侍缺衆謂是
在今日非鄭公莫宜者已而公果膺

命簡而入於是人士則咸忻忻喜謂得人而
私公願留者顧為說則異焉或曰漕事廢
闡久甚矣而河又比苦澁乃公至則申禁
布約公儲之粟得期至而漕吏卒亦賴免
于罰茲其去將孰為之繼者或曰公之蒞
淮也威德並茂倭奴屢入公屢敗走之

南野遺稿

卷之三

三

上嘉悅為獎賚而江以北得保其家室公之去
又孰為之撫者嗟夫是溺其一而未睹其
全也乎夫

上之用公以能進退天下之才寄之也公之用
以能進退天下之才也茲其入將與冢宰
畢忠協慮奉

德意以嚴考核使尸素者無所蒙倖而又益
蒐拔天下士差其繁簡要散棊布之則政
之弛者日益振吏稱民安而南北脩攘之
效可必者是惡論江以北而已哉公蓋當

為選部矣人言方其時請託熄而公明之
政行勲望士不掩沒於庫逸故至今稱選
部才又峻潔無撓者必以歸公焉而公之
繼官于外也又且十餘稔由郡判稍遷南
僕丞已轉官南考部又五轉而進今官則
所以更閱天下之故日益熟而人才之宜
焉或否者見益定固不特如疇曩所嘗試
者也然則斯任也舍公信誰為宜哉余承
乏於此任視公稍簡然於公為同官公之
入余喜實倍焉而運伯唐君來請文則曰
時在治屬宜以慶嗟夫是豈獨唐君之為
慶矣乎

壽周崦山公六表序

國家建官既中外區別矣乃又設之都察院
而院分御史十三道都御史則總之凡中
外吏當職否事不可御史得糾舉焉每
歲御史出按諸方者都御史則疏請于
上乃遣行而其事竣還也又從而覈之必能其

事然後得復任此其權可不謂要重者哉
故余嘗謂百司者行天子之法而布之下
者也其任析都御史者執天子之法而明
之上者也其責專都御史一非其人則百
司無以振肅而官邪由滋矣昔人謂為宰
相之副九卿之右其選不可不慎者彼蓋
有所見而言之乎崦山周公筮任為給事
中即謬謬有風裁出補郡邑歷藩臬而為
藩臬多在閩粵間閩粵人至今誦其政已
自南巡撫總兩廣則德威茂著有靖逆苗
之功焉已又轉留臺歷吏兵二部所至蔚
有聲稱而莞留鑰時適報倭夷之警公則
簡平儲鉤守要害賊聞不敢近南人倚為
長城焉於是

上心簡晉特升專席之班乃公直亮清介不易
素操而明習當時之務益久益練每省牒
所上
朝議所下者衆謬說莫敢決公獨可可否否

悉中其理要而公或不然者則萬不可
私干有挺然松栢之節矣是故風望嶽立
特表群倫百辟相視為筮龜天下想望其
風采枉者伸良者恃而壬且奸者縮項歛
跡也天下所以仰賴於公豈微乎今冬公
壽為六袞同鄉仕在都下者屬言於余為
公壽余惟君子進則行道以壽乎天下而
退則脩己壽其身年之脩短無間也公今
特立臺端而中外仰賴則已躋天下於公
壽而

壽而

壽而

壽而

國家靈長之祚將必賴之其所壽固遠且大
矣區區一身何言也然余又嘗歷觀古隆
盛之朝天將昌其君以久安長治則必有
老成壽考之士相為之輔翼今

上踐祚三紀于茲

天命純佑治化寔昌以盛而公出適應

上簡任如此此非偶然之遭也交培引長其理
又非難測者然則天蓋方以公壽壽天下

而公之壽無疆矣六袞云乎哉

照大青卿華峰秦公學

序

余往教太學嘗誦

列聖訓詞具見教士科條何詳也而於師長貳
尤諄諄申

勅焉蓋嚴其本云顧余不自知其德之不足急
於教之必行一切託之于科條是以多文
而詳末而誠有不至卒無以作人蓋迄今
循念為愧焉已余轉吏侍入堂詹府篆會

西華遺稿

卷之三

五七

華峰秦公來為左諭德余相朝夕甚篤得
習其行事公蓋有道長者一言一行諸細
小咸度矣而外寬中介與之居表裏一致
久不踰其初不特文藝之優而已也余嘗
語人曰教太學宜莫如秦公未幾公果陞
祭酒主南監余亦尋去詹府來為南禮部
禮部與監事通又得詳其事乃公之為教
也謹典訓而詳物執勤課誦而嚴升黜士
既得有所循習而其標之教訓者又身實

有之足以起信于言外非若余之矜名倚
跡而誠有不至者也一時六館士果皆翕
翕然興焉得有所成就于是士人一口稱
善秦祭酒之教余益益悟疇曩之非而又
竊以能知秦公為喜耳今年二月北祭酒
缺

廷推者咸謂莫如秦公宜共薦上之

上文聞公名名焉晉公太常卿主監事夫劍鋒
利而遇物則斷火性炎而受薪則傳公善

西野遺稿

卷之一

手

文

教在南矣則亦何有于北哉故典訓之謹
而執物之詳課誦之勤而升黜之嚴南北
勢或殊而稍宜於化裁者公故所明也若
其本之身以立教倡率多士使敏於興
公尤所素具者矣

聖天子在上壽考作人太學為首善之地而公
以嘗試者施焉則教固易行而人有之
成也必然矣意者

王益知公

徵公入為司如近時南渠公故事公之道將
益行兩監安足為云也少司成陳公暨監
屬諸君子謂公之行余宜有所贈嗟乎余
見秦公方滋愧何能為贈乎然知公不俟
於今則余之明也乃述而序之

不肖孫九疇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三終

西野遺稿

卷之二

三

文

玄孫王徽重刻

西野李先生續稿卷之四

豐城李璣著

括蒼門人何鏗校訂

序

漆橋孔氏族譜序

漆橋孔氏自文昱始文昱之父潼孫唐至元間仕為建康路儒學校授因家焉已文昱兄文昇者携弟文昇文得文昱依溧陽妻家沈氏乃為溧陽人既而文昱婿于溧

南野遺稿

卷之四

一

南野遺稿

水遊山鄉褚氏則又析居依褚氏今遊山割屬高淳乃又為高淳人云據譜潼孫十一世祖檜後唐同元間自闕里辟亂來居溫之平陽則平陽固漆橋所自徙而闕里其祖也大德間文昇嘗脩譜趙尚祧為之序成化辛丑某復考其世而續之今且七十餘稔矣慎忱謀諸族長加葺而梓焉將頒之族人乃介而謁余曰慎忱幸出先聖後然寔愧弗類無以振吾宗又大懼族之

人日渙也爰葺是譜願執事其有以詔之

余惟宗法之壞世家日渙後世所賴以收

其族者獨譜焉已夫譜立則本始著而昭

穆序本始著故人知乎身之所自出昭穆

序故人知乎身之所同出合敬聯愛族斯

以睦譜若之何其已也讀漆橋之譜遷徙

統系厥有源委而行有述足以興文獻有

紀足以證詳哉善乎信有意乎睦族者夫

因睦合族孝稱君子聖師昔有訓焉而至

南野遺稿

卷之四

二

南野遺稿

其言志則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夫族之人即衆也然聚之吾身則老者少者朋輩者耳乃吾生不慶死不吊貧病患難不收卹漠無省識若秦越然而其其則又構閼牆之釁長角弓之怨奪天親而爭仇訟斯於睦族之道背甚矣又奚在其安若信若懷也嗟乎師之志將達之天下顧不能得之於其族垂而為訓萬代是則而其子弟乃悖之渙而弗睦焉儻所謂繼

者然乎孟軻氏有云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周而後迄今又遠矣聖師廟祀之報無窮又因及其後復之家世延其封賞列載譜中炳如也彼固曰是象賢而克世者耳誠而賢不足自樹辱其族弗睦焉是蓋先民所謂孔子以為祖而操鬼瑣之行則其鬼瑣自若者也將何有於喬木之譜哉嗟乎為漆橋後者其亦母喬木視斯譜則可矣於是慎忱拜而曰

舊野遺稿

卷之四

三

三

慎忱之族誠愚也然又可詔也敢不省德夙夜以勉從執事之規祝

壽任太恭人序

任太恭人者順天丞任子登之母也今年孟冬四日壽週八袞矣屆期任子率家人秩幣敬奉酒跪上母壽於是任子之僚高大夫全寅者亦偕至拜母堂上各取幣入壽母且賀任子已出胥語曰休哉壽乎夫太恭人德最矣相厥夫訓子儒而顯乃

今被

詰錫祿養耄且康愉愉乎厥維休哉然德而不誦曷申誼焉壽而不禱曷徵情焉乃相率問言史氏璣璣曰太恭人壽固天厚德也引而永之在任子焉已蓋嘗誦詩書之文余深有感焉詩既醉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天之類非孝不匱莫錫焉其故可測矣乃君陳又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然則蒞官不敬恐非不匱之云也夫任

舊野遺稿

卷之四

四

子故以孝聞者今且蒙

上知得佐畿輔政最親民外郡邑所承式也使顯揚失道太恭人之心樂乎又往余偕任子讀中秘英英乎任子之志天下余推服矣然時未陳列莫言行徵也繼官諫署得言議天下矣然行之身莫與也茲晉丞畿輔則其志可直遂而向之言議者朝夕足施之行事人將為任子觀成矣果自匱其孝已耶任子嘗曰政聞侍母母則詢旦日

施措益民則善又時時道天人之應警誨焉某用是祗教益虔得無悔于官箴是則任子之孝果能不匱也天永其類太恭人將永聞于世世獨年已哉今夫古母氏何可勝數而孟陶母獨聞斯其壽豈以年也孝不匱軻佩則然焉是故有文忠之政則歐母聞有君謨之政則蔡母聞能壽民則親壽錫類莫永矣孝哉任子余以是覘大恭人之真壽也期頤云乎哉任子以是上

五十一

豐城會館序

吾豐俗敦義近厚然從仕都下者先是無會故無館甲辰春寓都者謀儲諸

覲官儀備館直興志者訛訛相奪乃有諸李

子李子曰易館哉衆靖矣諸君退計直

陽野遺稿

卷之四

六

瞻璫瑣衆相奪益訛訛以負李子李子曰姑量儲易之哉後有拓之者諸君謀乃決獲館一所復區畫足厥直已又酌衆見為會規謁李子請言焉李子曰夫會不可已乎作會民疑古嘗病之會可已乎牴書申好古嘗賴之故鄉以會一會以義貞若之何其已也止斯舉衆訛訛矣乃易館而靖館既易而大靖人心不可徵乎何也乎以義也是故人心不一維義乃一匪標之會孰聯其漢匪貞之義孰協其趨乃今覽觀斯會於位叙掄器使見尚齒遜能之心焉時燕比酌歛散見脩好持燕之心焉胥規誨廣慶恤見顧行崇禮之心焉小大咸備亦既彬彬乎中義矣蓋吾鄉之勝事也余忝官于都維素志砥義厚俗期無辱于鄉然卒愧莫為諸君倡于斯舉實嘉契焉夫能者而斯會焉則日勸不能者而斯會焉則日蹙義敦而俗日厚信足聯渙協趨也

諸君行嚮庸雖小大弗齊然皆有命寄之
若斯會稱善于鄉信矣善于鄉而顧辱于
官哉然余竊有餘懼焉勢衆則消日久則
玩矧旅處則忮忌生又都邑勢與利叢也
持義弗堅易以溺將無病其非便而復訛
訛者乎諸君曰夫義達之人也又吾豐近
厚庶免夫且異志者擯會紀之矣然諭今
惕後必斯言者請書并諸首

月窓居士序

西野遺稿

卷之四

七

古巖穴清脩之士一有所見不欲其忘往
往有所託以自箴况何也美以類彰情以
物寓焉耳定情萃美匪志曷基是故弄月
自適倚窓寄傲斯非流連光景明矣然古
今人豈相遠哉乃吾郡新邑徐君謂人曰
呼我月窓居士叩其故曰嘗夜讀別齋月
上光冉冉透窓戶恍如坐冰壺玉鏡中塵
慮盡釋曠若有契焉乃文且歌歌且觴觴
且絃有莫知天地之非我者遂以自號云

於是識者咸知君為自箴况斯謂古隱
子非邪夫託物彰類見斯微矣情定美辛
志斯貞矣又焉俟登堂承顏諦乃素履也
然余則謂月惟明也夫是光溥焉窓惟虛
也夫是光乘焉本末義也是故君子察此
而學邃矣主靜滌垢所以養明也明然後
內有所本而性立祛私戒盈所以致虛也
虛然後外無所捍而道克故離之卦重明
也象曰照于四方謙之卦虛也象曰尊而

西野遺稿

卷之四

八

光卑而不可踰彼弗虛若明而覲進諸道
奚啻千里余聞徐君少業儒志用竟弗偶
乃遵晦埋鑑以老焉往寧之變也鄉名士
多所污蔑君獨以智全望其人明而介虛
中而愿脩然物表真若對月窓而光霽滿
前斯豈外假自標無所於得者哉抑人有
言曰一歲一獲者農夫之樹穀也十歲一
獲者場師之樹樹也終身一獲者君子之
樹德也然則樹德少懈將焉獲乎是故箴

若况視行行親志志親終身徐君往事矣
終其身弗懈焉則月窓云者將不與弄月
自適倚窓寄傲者相為無極邪今都下學
士大夫稍稍張之聲詩傳矣後不可推邪
乃郎上舍生光輔既拾其詩裏以成帙謂
莫叙不可也問諸史璣不辭為之叙蓋嘉
其志抑因以為勸云徐君名公正字秉衡
封君二瀛鄆公八表序

二瀛鄆翁者吾豐西鄉人也二瀛翁中子

西野遺稿

卷之四

九

劍泉公仕于

朝見為御史中丞云中丞才諳風節素推重

於縉紳邇者

命以備公

命以備公

上

賜行而中丞公按歷所部也搜隱剔寃

商民以便而

國課倍盈焉論者謂誠若公所建白

國家萬年永裕矣公抵浙事竣念二瀛翁

年九月壽八袞即其間歸稱觴而臺中諸

使于南者咸謀所以為翁壽屬余言余讀

詩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夫人

生年鮮百曷壽之萬也而詩云然惑矣乃

其載章則曰樂只君子令聞不已嗟夫聞

之令不已斯其所謂萬壽者歟余蓋因是

渙釋而深有羨於二瀛鄆翁云翁筮仕為

定安令定安在海外吏其土者率漁獵其

西野遺稿

卷之四

十

民以自殖乃翁至則矢志勵節條民所便

所不便者于

上施行之於是強者鋤良者立士者翕翕然興

於學矣顧以不阿守私竟調主湖州學翁

之在湖也余同館潯陽董君天泉潘君寔

出其門下嘗為余言翁以身立教而其於

循循即前稱安定無踰焉歲辛亥翁遷令

光澤而劍泉公適登第翁乃慨然曰吾志

可託矣吾復何為哉遂歸築室里若瀛溪

上扁曰養正而自號為二漁日率其子弟
脩孝弟忠信之行暇惟玩繹書史而公府
則絕跡不入也以是士無遠邇咸尊而事
之亦無不稱為二漁先生者斯不謂資蕙
體用樂只篤行之君子哉夫今去周漁溪
何遠也而誦其賢者不衰即其位僅止於
司獄而不以殺人媚人仕者世傳為律令
至其退居樂道著書太極則尤師表萬世
名與天壤者俱矣以翁出處較之頗相類
而守道愛民進則以政以教而退能化其
鄉里者又何多讓也他日史氏為翁作傳
行世則漁溪二漁必並膾炙乎人口所謂
令聞不已非邪是則翁固自有其壽而區
區年算無論矣矧今劔泉公勞績懋著
聖心屬焉

獎諭再三若謂得公之晚者公之入必將晉
位昂樞大行其道以廣澤乎天下是翁視
漁溪且有後而未究之志將益章顯矣詩

謂萬壽無疆者此也鄙言曷加焉於是諸
君皆曰然遂書而進之為翁壽

賀宮保吳筠泉公玉帶飛魚服序

國朝之制文大臣位孤卿秩一品始束玉而
蟒蟒斗牛飛魚等製不以列之恒服此蓋
由

特賜焉故有躋秩峻要久於位而終弗之與
者斯其為異數云筠泉吳公位大宗伯之
次年

雨野遺稿

卷之四

十二

上加晉

宮保得束玉又無何賜飛魚服一襲於是
廷臣莫不動色悚嘆以為

上所眷錫於公甚渥且異也而同鄉仕都下者
謀有以賀公余惟上有願治之君雖神且
聖而不得其臣則化壘而莫究下有輔治
之臣雖極賢能而不遇其君則志扼而莫
展我

皇上天縱聖神任賢圖治思以振其昭雍之化

而其任是人也必歷試灼見始登而進之
無或倖焉乃獨仰當

上心宗伯繞決旬即

召與二三相臣偕入直未再歲即又晉孤卿
膺

寵錫超出六列之上而非有俟乎累考之勞
者明良相得志足自展可以謂千載一時
之遇乎昔宋學士蘇軾夜被召對賜金帶
對衣史冊載之為稀絕然由今以觀賜均

南野遺稿

卷之四

十一

衆帶品實乃殊便殿偶召執與日直矧軾
徊翔外郡甚久時纔學士而公則殊章兼
殊寵異恒倫事何相遠也蓋公學究本源
才優經濟屹然可以任大事而清強骨鯁
人莫敢以非干者古所稱社稷之臣何愧
焉憶在乙未春余與公偕對

廷墀

上慨然選纂策以周治之久而公主仁敬進說
上覽善之即 手批卷端有可保治之褒

賜及第斯與軾之以文見知而神宗嘆為奇

才者事又稍類但嘗跡公入政之素則駁
歷咸稱而及夫秩司邦禮也抑尤明典飭
務諸係於仁厚且操以寅清夙夜兢兢罔
少懈是公仁敬之實果無負於先資之言

者人言軾文有餘而公所實蹈乃若此則
上所簡注於公誠有所試任之也豈其倖哉且

獨不聞瑞人之謬乎水將市連郡乃出元
斯語也傳諸冊乘匪今斯今公及第錦水

南野遺稿

卷之四

十四

歲

寔應焉夫山川之秀越千百年而后鍾至
不偶矣公之德又足以承之則公之行膺
爰立弼休運而承

眷錫者固將未艾也詎曰今斯而已乎

贈熊少谷任思南節推序

少谷熊子謁選天官氏拜

命思南推官去瀕行請贈言于余夫贈者有
所增益之謂也少谷夙稟靈智學勤而養
邃若年遊黌序文望蔚起督學者至輒優

等之余襄同講席寔甘退舍而推重焉何
能有所增益哉少谷先君東谷翁仕御史
獄立正德間嗣守太平太平人歌其賢而
其伯兄今判岳州府又官箴克守弗辱先
訓少谷習朝夕之觀而飲講凡所措政
治具可無外獵而有也然則余誠何所增
益哉然余聞之士難于學而尤難于適用
非襲其故之難而虛若公以時出之難况
刑一成而不可變而司之一人故推官職
視他所官尤不易是故兩詞造庭奸詭百
出其已訴也善逃飾而有餘哀而其中是
人則巧其說而周內之寧死答掠無遷口
臨其上者即明若臯陶亦眩亂而莫決焉
此其聽之之難難在諸已而推官所關轄
又上有監司有撫有察法自徒流必得請
乃敢專決然甲乙岐見各護其私諸允當
矣而一不報可遂停閣無完期其甚者文
素夙具屢有判鞠循之則情實不冲而出

南野遺稿

卷之四

五

集解

之則熾矣反為上疑而下謗此其人之難
一其勢豈盡已由哉然則非公若虐學適
用而時出者信不足以與此易曰雷電噬
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夫刑之用而雷電焉
取何耶雷斷象也公則斷人已一而後公
電明象也虛則明人已忘而後虐嗚呼是
可易言哉少谷即未往踐思南實現其聽
鞠然公且虛則其本具矣矧思南古黔中
地雖蠻獠連雜其風俗頗朴訟視他郡宜
簡而如少谷者時出其用以明微乃譽將
神應誠孚而無其難也余終何所贈聊以
是道其行焉耳

贈大司空默泉吳公赴 召序

嘉靖壬戌河決徐淮間歲大饑盜起宰臣
上狀言急宜遣素惠民大臣具文武才幹
者往賑撫之於是廷議咸推少司寇吳公
上詔兼憲職行民果緝不為亂已漕運缺撫臣
而留臺都御史尋亦缺廷議又成謂是在

南野遺稿

卷之四

五

集解

彈邪釐弊非公不可

上允馬連擢公果又連報治今年十月

上復用廷薦召公為工部尚書介行察史公

屬余贈言余竊謂我

明六部分治工部之設寔視周冬官卿周禮司空居肆民時地利而今制飭五材程匠事凡也種水治山林藪澤之務悉隸焉夫職守定則弊弗滋法令彰則惠下究斯財力所由裕而我

南齊遺稿

卷之四

七

七

屢朝之所為盛也迺今則治久而地事稍稍殊昔矣也籍存而弗理水利湮而弗修藝物具而非式山川藪澤之殖寡遂而貢不時財力告訕苟且支吾于目前而掌土者日恐恐乎其莫繼是故費歟則不能不取諸民而增派之令行用繁則不能不責諸商而強抑之刑用以是而求時利居民亦何可得也且今孰不能為憂時之論者然社鼠侵漁之奸既不可詰矣而吏具民玩弊

積於其下者勢有難於遽振至於上焉

乘輿之供邊障之需營造之費又特會所值莫可但已者若之何而民可舒也夫水以堤障也在順而導之已疾者劑也投之不審其宜則傳而他變彼其操一切之說而異以釐弊民者其能有濟乎雖然奮已直前不顧勢之宜而果於更建者激也依阿脂葦懷利而避害昧是非決擇之正者隨也識時勢明體要不激不隨守吾正以劑

南齊遺稿

卷之四

七

七

量於更建之間者大臣之良也天子召公入固雅知公良矣而廷臣又推公具文武才幹素善釐弊惠民者然則非公其誰宜任耶公往蒞仕留禮曹即頎然有公輔望已歷官滇閩粵更數省視藩臬政則名出諸藩臬巡撫江右也江以右頎其良弊剔民安固不啻若近事也然則公茲入其為良司空也必矣余何能有所贈公哉敬因史公之命而聊以是為復

送栢亭汪年兄任南尚寶卿序

昔在

成祖時李文毅諸公被選讀中秘至比之列宿而諸公後亦往往有建造被海內故至今言作人之盛必曰永樂云

聖天子履極側席英賢每春闈造士事竣時一循

祖宗事選士入中秘士則胥慶至乙未春駕出文華殿躬試又近事未睹焉是年余等拔者

西野遺稿

卷之四

九

三十人栢亭汪子最少余即未識先諸公面然少而醇敏若汪子實同時所推服繼

三年

詔罷館掄職汪子則拜官禮部余又慶汪子將事事得自効見也已轉郎儀曹方

天子興禮釐繆好諮訪昏旦至汪子果口決手

疏無弗稱

天子淵懿于是薦紳士交才之謂宜陟顯劇廼今年夏擢南尚寶卿往為汪子獻者曰尚

寶卿近署然職視符璽積驗焉已無難

艱之司也又南鳥則務益寡于汪子不遺

用邪私汪子者則曰往汪子晨伺鷄鳴入

闕退則據署案酬決日卒無間今是則休暇

自適矣矧南都文物山川之勝甲天下人

思游覽莫繇至而汪子官之不謂賞心奇

遊哉余曰嗟異哉厥睹是閤于

上意而為汪子詩甚也夫良駿駛驥日馳則

雖有胃關弗淬則餒是故惜才者豫其蓄

南齊遺稿

卷之四

三

藏用者遂其養夫汪子者

天子拔之中秘讀矣繼官儀曹即又以能稱當

上意固世之良駿胃關也而顧使用遺邪毋亦

曰蓄之而使遂養之所謂淬且息之云爾

漢人有言探寶可懷貞期難對汪子今之

遇貞期也乃游覽之快已乎余觀瀛洛諸

子將求志需時則以祠職請善地往彼其

意誠孜孜務脩學不止也潘孟陽在唐博

學蒙世譽至一入江漢則驅車日歷諸勝

恐詩酒身心務漠不關懷彼其終又安所
望其建樹哉得失相越用斯可自鏡矣
子行誠以所嘗試暨中秘得者綜山川文
物之助加遂養焉即文毅諸公建造無難
致是豈惟同館之光後之人亦將有指誦
今事與

戚祖得人並稱者貞期之對不在斯乎不然是
自負也已同館者聞曰李子言益汪子矣
行之日命叙以歸之各賦詩為行贈

西野遺稿

卷之四

三

壽徐母吳太孺人序

鼂錯有言人情莫不欲壽余每誦斯語未
嘗不慨然息也夫世鮮皤齡而短折則時
有之豈非累德涼渺故造物靳予乎然亦
有坤靈獨厚則其人形神殊具若古云菊
村桃源斯其壽非盡人力又若稟之方輿
然也太倉古楊州海上域交吳楚蓋水陸
輿區焉高深澄潤表為物異魚鹽竹箭杭
布之利自昔記之而興元學氣結孕為人

文甲家區即嚴棲閨庭又時多壽考是有

徐太孺人吳氏夫太孺人靈異獨擅姁質

堅貞茲其生誠非偶云乃其歸徐也言弗

喻聞闕而士行籍甚海上人即無不賢誦

太孺人者已中道失儀則栢舟矢節填負

三子雖古九熊斷機之母又何加焉故今

成有諸暨君入對出牧抗志明時斯其慈

惠庇及又豈云一家一鄉已哉諺有之非

地曷生非人曷成然則太孺人固允無休

西野遺稿

卷之四

三

美以縷百祿者也明年戊申春三月設饗

屆期春秋週六表而諸暨君南之任也

道膝下徵余言為稱觴之助且曰兄業

費序弟幼寡學寔上煩母心不肖敦幸賴

慈覆備官又行繁庶事其時時奉左右曷

所壽母嗟嗟是未睹其深乎余嘗覽釋宋

史尹和靖不對策出母善之曰吾聞君子

以善養不以祿余訢然異之乃觀漢毛義

捧檄事則又謂賢者其難測誠若是及讀

記曾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次能養
又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
蓋余心渙釋焉夫時異和靖善非必於辭
祿賢期毛義孝莫大於養志推太孺人義
方之心豈以不去左右為愉快邪諸暨君
誠弗辱訓忠事上而敬厥官則茂德如太
孺人豈其不暢而况異稟壽何可算乎

送西谷傅年兄守化州序

余往讀史蘇洵論遠吏若檮杌上莫如

西野遺稿

卷之四

三

最傷然感之夫幽隱痛疾在遐遠勢不
達誠然然天子所與共理天下者刺史守
令而已顧今滛縱至是彼司銓者又曷所
解責焉

明興選人不及次

詔願試選方者聽豈其昧宋往事不自操衡
鑑而顧惟仕人便乎夫諺有之難觀志變
觀氣誠謂氣萎志庫即功効無由奮矧界
寄選方能冀幸其弗墮軼哉故登壇定從

銅柱紀績古人聲流偉矣然脫舉據

若氣固豫測其然也繇是而言執我觀人

固莫若因人自見而况乎掄選其才地所

宜其衡鑑又非人由者余於此見制意微

遠矣歲丁未春試罷年友西谷傅子需選

次弗及願試選方得守化州去夫化州言

高源地而南粵之僻區也限以五嶺滙以

重溟去京師萬里矣日安南之兵甫撤楚

獠又且告變稽葛之牒督府踵至而凶鍾

西野遺稿

卷之四

三

又連歲上聞是又不獨選遠可憂者即循

良守不易稱治而一匪其人郡事罷廢雖

欲其不恣已如洵所云何由哉宜傅子以

中掄選往傅子舊與余偕計吏亦同今投

分最深嘗心服其雅志師古弗睢盱俯仰

時俗又居常恂恂不設異至事之當則氣

勇往不可奪蓋不獨徵信于今而今之願

試選方也寔嘗過余言期及時自効報

王上善乎漢儒有言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嚮之

應形聲以傳子志若氣往守郡即古循良
無難至當有以榮遠寬

上憂而化之民豈復有痛疾莫自達者哉故於
其行叙以歸之庸徵俟于他日

送熊南溪任松江水利判府序

松江古揚州域粵稽禹貢厥田泥塗則下
下賦下上錯焉已及六朝宋南渡後田則
加闢賦漸甲于諸土余甚異焉乃余觀丘
密徐奭築堰捍海事則知其由吏治循良

南鄉遺稿

卷之四

水利疏蓄得宜爾

明興稽古建官於水利尤加之意然松江水
道唯吳淞江黃浦為要吳淞江舊矣黃浦
則以葉錢塘夏忠靖議開之永樂四年民
實賴之但黃浦潮勢悍湧則洩之迅而亢
鄉或以旱淞江以黃浦殺其勢又蒲葦梗
淤則窪者復以潦官嘗建議疏蓄迄無成
效何邪蓋其始豪猾擅利而亂溝塗繼則
亂圖籍莫可究小絕則怨則抗大絕則

南鄉遺稿

卷之四

上弗察且曰判擾之是使丘徐復出莫
其後也判習識其然類付之莫與理不
已則張揭文具苟且興建以自解其委官
鬻夫漁利詭計報成之奸弗與焉夫牧民
者將導利而民是庇豈其使淫縱以自贖
若此哉且丘徐葉夏之跡遐邇矣淞泖諸
堤周文襄經營猶在也夫固非文具者撥
其犯難經始果民遂深諒而無怨訾者乎
委任權力判視撫臣遠甚然政以道立民
乃順治古今一焉是故公明者本也公則
群附明則奸遠然居之患弗介斷之患弗
勇持之患弗信乃備矣而出之怨愛斯擴
成之漸績斯叙七者德之經而水治之善
道也孟軻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故余嘗
謂不師禹之道則水不治不通孟氏之說
非所以師禹今夫水流行坎止者公靜定
可鑒者明風號石激者介弱而能勝者要
潮政應候者信納汙垢者怨盈科進者漸

反觀近取七善不具足邪老子亦曰上善
若水殆斯謂也執斯以往雖概之天下水
治猶可矧一郡乎南溪熊子卓行遠養蓋
從事孟氏學者又伯氏中丞公肅綱貞度
今海內所仰毗不獨厥考仲兄仕有休聞
已斯其練于世之故可無俟越戶庭而能
也頃松江之

命下謁余商水政果識精而志確信非文具者
彼豪猾顧可干耶松江黃浦行以疏蓄報
政矣故余喜松江將見古循吏而有是贈
且以驗諸後云

送縣尉甘翁卿之公安序

今吏中外祿秩優等者余無論之矣至縣
尉誠稍卑乃其持論則顧諟甚也曰起家
微渺官不踰幕史即令畢力效公終滯泥
條格淹沒無顯陟曷若便其情私身家入
曰彼誦法孔子位受專一面者抑且甘離
繩檢務迫楚其民以自私直若尉者而又

何貴焉夫國家張官置吏所為厝理資也
曷嘗別小大審若是是將安藉乎今年歲
在丁未海內百有司期當述職來

闕下

皇上采言官議

詔天官卿覈汰庶位視往昔加嚴焉于時尉
以上弗稱被黜若而人而尉以能留者亦
僅僅存焉矣已天官卿慎掄需次者克其
缺余豐坊程翁卿得授公安尉去即余推
明上意告誡之則又申謂之曰志士勤名
俗夫徇習世唯不自振濯局促庫庫鱗其
身而動諉之條格曰尉乃負人是榮計官
而私計其身者也此何以謂焉蓋余入東
觀繹石室秘藏得睹覽
國初功令凡諸縣尉何嘗不用科目士乃其
繼始一切用掾史及余觀沂事尉嫻習律
令以能稱者又何嘗不以叙遷晉而顧謂
條格之拘不其自負甚乎且夫

朝廷列官中外班秩差數有公孤有九卿有
郡大夫有岳牧有守令而下有丞有簿
有尉由尉而逆上之公孤加遠矣然各出
其能以事乎上者也夫人之殊能也猶之
形不相肖也反之則皆不相能不能之安
而倖于其所不能則其非義一也能焉而
不盡則其負一也盡其能之謂忠則其忠
一也夫由尉而達之於公孤而能焉皆謂
之忠則是縣之尉可方之公孤者也不然
即公孤何加於尉焉然則不務能其官而
脫志徇俗以便私圖儻謂之志士然乎甘
君故仕族也蚤隨父任江浦彼其諳民情
若縣之當事審矣而又之公安公安楚沃
區是稱質直知禮義矧古張洽之尉松滋
者名跡伊邇焉君素志嘉特宜不後於張
豈其操持詩謬而甘自墜軼乎君往武異
時偕尹入報政計君當以能聞也願以是
占之

新舊遺稿

卷之四

五

無名氏

贈馮體謙尹婺源序
戊戌春余膺
上命從元僚暨諸同事典閱文試乃廣之馮生
體謙爰中掄選始余覽馮之為文也宏以
達與以永稽綜今古闔闢不整則遂撫卷
嘆曰是非綽然蕪于識默然邃于養且弗
恃其有而能慎者乎何文炳郁從度乃爾
也迨竣事馮生謁余于私邸締察其實扣
其衷見其識蕪養邃果歛退而能慎則又
竊喜曰噫嘻乎若是文可觀人哉暨八月
婺令員缺銓衡氏以婺鉅邑也交吳楚雜
豪健喜聞非識蕪養邃能慎者弗宜往乃
疏馮生氏名以請
制允焉於是馮生謁余請曰夫藉劇莫如令
矧茲婺源無似微惠出門下恐貽門下辱
願終惠之訓曰余聞之馬越險則駕駢別
刃試堅則鋼鉛見子鋼駢具也乃今幸試
堅險耳且余始進子也稽行于文也銓衡

新舊遺稿

卷之四

五

無名氏

氏擢子也稽政于行也子茲往之發則之所為文朝夕足見之行事而生平勤之行者亦既可以廓之政而要其成庸外假邪夫才政之輔也踈識則無所運能而壅務德政之幹也寡養則無所幾成而鑿化慎政之輿也揚躁則無所考實而償績乃子識兼而養遂歛退而能慎既以文進行揚矣孰斯以往即躋且劇何虞哉且令綰銅墨坐堂上百執事承風走役而分厥理者有丞有簿有尉具成案聽可否惟允而子以衆美臨之上則婆雖豪健喜聞孰不從化以卑耶抑婆有朱氏文公其懿文峻行為世型治孰不誦法之者然往往以弗履其地徧采其遺為慨今子令其邑無所庸慨矣能無興乎誠以子所誦法者叅訂懋脩有所得則以驗之政剴礪焉若幹箝之取勁也縣軋焉若輪軸之攻遠也則文若行浸浸乎進不知所止雖達之天下之

政猶可矧婆已執子行矣余有望焉他日應召而北宜有以復我于是馮生唯唯而退乃辭諸所嘗往來筴日行贈殿讀養齋嚴公典試還朝序南北畿屬歲大比士上則簡翰林春坊官資深有望者往主之特別於諸省儻宿望當入簡即同鄉莫避也今年應天試養齋嚴君寔膺簡命至君少以才名發跡應天吳之士既素推服君而君於吳中士文之善若弊又熟察焉人於是胥喜曰鯨人不繆於珠璞人莫欺以砥茲舉有君套語不學者萬萬無倖矣繼而試題出君乃感於孔子才難之慨而上嘉乎唐虞之際仰思章皇帝靖邊之烈而憇憇乎平倭理財諮策焉人則又喜曰懿哉君意念若是在真才也即善套語者烏足具此哉已撤棘揭中

式者名氏果盡一時有學術聞望士誠如
君錄叙中所謂經義不詭於聖論對不盤
于時英英乎足以恢揚

祖烈固唐虞之遺也而往誦套語者無與焉於
是人士則又咸訢訢喜稱得人矣嗟乎人
亦有言上臣事君以人夫惟主司者得以
人而人可必得哉蓋嘗覽觀之近事吏治
不競南壯邊日報

主上喟息拊髀思得壯士而無由議者推

西野遺稿

卷之四

三

原谷在士學不務原本而有經賊文妖之
患乃主司試士時又莫能辨於驥黃之外
眊進之夫是以人才日卑而治功不起若
是也往余與君同閱試進士亦嘗嘆息此
事相戒毋眊進而君今則專司其柄矣君
傑然稱今才士固此場屋中所得也即此
場屋得君以為士而君固不能得士如君
哉乃今人人喜稱君果得人不學者卒無
所取倖則

主上中興條攘之治行必賴之可無愧於上臣
之義已君行報成事于

上京兆汪君凌君屬余言以為贈而余與君有
館誼亦嘉君之能得人也遂不讓而序之
壽方伯蒲谷岑公六袞序

粵南自昔多士其在往代無論已余為諸
生時聞

睿皇帝朝有白沙陳先生不願仕教授于鄉鄉
之人皆化之心竊企慕焉然身世莫及也

西野遺稿

卷之四

三

乃余登仕籍游京師則南海有渭崖霍公
者位尚書清公潔白揭揭焉正色立朝與
人不屑苟合衆或過之然險邪黜人固
有所畏而不為矣夫兩公者出處即異而
其關益世道均殊焉乃茲則又有見於蒲
谷岑公云公順德人登丙戌年進士筮仕
戶禮二曹郎即能于戶禮已而歷藩臬諸
職宦轍往來兗豫滇蜀閩楚間所至有聲
迄今膾炙於人口而再入西江則余所睹

記蓋正而不阿廉而惠西江之人無不
其德至公罷官而歸也南粵人寔又為余
言公之歸日率其鄉族人修孝弟忠信之
行而暇則與泰泉黃公三洲李公古林何
公過從為詩會至入公府白事則絕不往
人薰其德化焉有弗善耻令公聞也夫士
人起而綱紀一世出若處焉已乃公以道
狗身出不詭志即位秩視霍公弗逮而為
體國厥心則同惜也中遭媚嫉卷而退老
于家耳假令白沙而在必且結社講學相
與倡道于鄉矣今年公壽六十而公子允
稷舉進士銓補衢州府推官得歸觴于膝
下為余有試闕之知也微言以壽嗟乎公
之壽豈問其年乎何也上壽壽民斯為自
壽而生寡建豎徒有白首則雖年入期頤
何算也跡公出處觀之隨試輒效民沐浴
育之仁而退守其餘鄉被薰染之化遐哉
博乎公蓋本一心之道以生乎天下歆天

送冢宰澹橋楊公致政序

乙未春余釋褐入仕時澹橋楊公為御史御史中獨推楊公才風望嶽立而余兄紉齋以給舍偕公視京營則又時時道公事稱善服公余寔心屬之已而公以少卿轉丞大理公即善於丞刑多所平反已又轉都御史巡操南都副內臺由刑侍改戶曹督農事即又隨在焯著獎剔而政舉人言江防肅無如楊公時太倉裕亦無楊公時

新野遺稿

卷之五

三

新野

而公在刑部奉

詔獻汴獄稱

旨衆尤推才焉嗟乎世常患海內日多事而不知世所少者公才耳誠得公十數輩列治之何患哉余於是益服公果大過人而因憶兄約齋語知人矣比余叅貳留銓政公以南司空改太宰獲朝夕侍則又見公量洪而守介識超而事鍊平居示人坦夷無町畦至與短長人才論事不可又哉

原缺第一、二葉

不為姘姘曹務罷或及邸報事則拊掌機臂恨若不撓其衝者蓋公純心為國而緩乃身圖類若此余至是則日熟公心事愈益心服乃知公所享于室蓋其有本云去年冬十二月山陝河以南地震屢晝夜城舍塌壓人畜死今春又彗星出經月公則語余曰

主上聖神是安從生我咎在臣耳方今宜罷去者莫如其矧期及引年手疏欲上會有

新野遺稿

卷之五

四

新野

詔策免廷臣公名在致仕中乃拜

命束裝行邴邴然若負而釋久需而獲者余則往造之謂曰璣觀古君臣之際臣即大才賢不敢自是常避位遜人若九官君與者是已而其君亦往往體臣或不俟所言得遂其私者若黃金賜老杯酒解權即末世此意猶存也公之才若心豈獨余知之乃公顧歔然若是較之古大臣何愧焉而上察其心不盡其力令得致仕去非所謂體其

私而逸之之仁歟余又聞君子之道遠則
憂其君而孝弟忠信化行其鄉邑公茲歸
修洛社故事甚樂人且觀化焉而通又去
京僅一舍

朝之報朝暮達公大臣去國義不與他等宜
難亡憂者蒲輪

召問或就而咨公所圖報者未已也獨愧余
弗類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公後而公
忽別去使余失所資以寡過儼然公亦何

以相處乎

送東谷譙公歸隱龍門序

夫仕一也古之君子察於義利之分是故
難進而易退世誦道離士乃大悖射利而
耽井泉之俸即不得其官若言亦抗顏就
列莫為恤甚者年已及或病卧床褥猶日
咕咕探遷擢弗之已其孰脫略于名利之
外哉是故壘斷有誚疇鳳有譏北山有文
靈徹有詩往往為世所嗤詎然世惟無寤

南野遺稿

卷之五

五

五

子義斯年沒於俗誠特出若東谷公其言
為末世易操耶公出令斬水威著而恩決
盡剔而利興斬水之民誦其能以寢報贈
厥先乃擢判漢中即復能于判譽隆隆日
滋起人方駭瞻其鴻漸鳳翥顧忽而曰歟
庸莫効出負明時然兒曹幸從薦紳後終
余志者有賴矧榮與

恩贈足謝先子於地下又安能與彼沁沁者
爭折腰哉遂以子貴拜封去歸隱龍門山

南野遺稿

卷之五

六

六

中諺曰徒手攘攘者市求往悼俗之不
厚日競利于下上也乃如公俗可得而淫
之哉昔疏廣受位太傅一朝解官去今古
人爭慕而高之然吾觀二疏去蓋矚知漢
元難輔政而辭曰請老是其年且遲暮乃
公年未及當道惜之又能于判上乎而下
懷非不得其官若言難於就列者止位躋
太傅則前階逼而去就輕年未及之判以
能聞又非疾鮮不覲異切而慘於去而公

乃浩然視二疏又何如也推其心假令果
不得於官若詔而疾而老又豈能一朝居
耶夫上必有不可廢之臣而後不敢以利
待天下下必有不可留之節而後天下耻
以利自待君子曰公之歸有勵頑劇貪之
風矣抑晉公祐位不滿德退植槐于庭者
三曰後必有位三公者已而子旦果登相
論者謂其源深者其流永其積廣者其報
昌天道果適今士大夫慕而高公之風者
至擬之祐責我于天而公之子雲阿宦中
外宏德清譽滿當世寢寢乎日躋膺仕未
艾則天之報公固不俟植槐為信已不然
與世之射利恃義者又何所別也慕公者
相與倡和歌之詩珠玉爛然盈軸史職為
之序

送傅都閫巢湖任浙序

明與有天下文彬彬備矣謂忘武不可廼
區之疆域列之官屬既設五府圍營衛所

西野遺稿

卷之五

七

送

義也然降篆都司定厥官則自洪武八年
始視司篆則省事無小大咸聽決焉故視
篆難而諸省尤浙為巨鎮地方千餘里轄
衛十六守禦之所五守備二其東南濱海
多洲島賊帆蹕風濤間往來倏忽莫定其
蹤跡伺隙登掠則居民一空正德丙子之
變寧波之血嘗漂杵而全浙之民寒心矣
其西交閩廣楚峻山岑嶢嶢犬牙相入
藪盜而哨覓又溫衢鑛穴土民時窩引相
竊據坐視則梗擾捕之不入閩廣即入楚
乃解嚴則踵至日者吾弟邦良守衛曾徵
兵奮撲少創伏矣然魚散鳥集誰制其終
是故西患於山東南之患海險在我勢在
賊也得其人則守備衛所用命四境緝盜
賊無敢犯故選官常重於他省非公明廉
恕慎勇者則不幸往往有事癸卯春員缺
大司馬疏傳侯洛氏請

南野遺稿

卷之五

八

送

制乞馬吾聞侯弱知學植通文藝壯襲父
官一擢而司衛篆再守洞湖移武崗再轉
蒞我江西所至皆有功德可稱道公而明
故紛解廩而恕故群附勇而慎故威振績
叙往在武崗洞湖即洞湖武崗之盜息良
者恃以安也故當道薦剡交馳歷有茲擢
夫今西北邊遭套虜殘創連年奔疲議者
謂時無人耳推侯之素兼諸長而効之用
使仗鉞當一面建立宜不在古頗牧下乃

壽彭母汪太孺人序

嘉靖丁未春臨桂彭君選之舉進士越明
年春

天子擢補冬曹屬理徐州洪介行母孺人以迎
養至伯臨桂太孺人設悅初度寔維秋八

月六日也冬曹君屆期將分太倉之餘具
滸隨稱觴壽太孺人廼謁西野李子再拜
請曰登瀛不肖不幸先子蚤捐竊幸賴有
今日寔繫母氏休母太孺人出京師卽汪
氏笄而歸我先子無何先子徙家臨桂太
孺人則從之徙先子嘗曰非吾妻吾不能
安臨桂先祖母性嚴峻人鮮宜獨語人曰
新婦善事我已娶居登瀛甫幾歲太孺人
則又矢節甘貧晝夜自力衣食撫教登瀛
輒相督曰自吾來臨桂娶汝外祖母數十
星歲矣比傳幸無恙然相憶良苦若汝不
自奮立入宦京吾與汝外祖母生無面期
也今幸不墮辱太孺人訓太孺人以迎養
至躋壽耆而吾外祖母年且踰大耋曠而
觀會甚歡願先生賜之教歸為誕辰慶侑
觴焉西野子曰彭世家余豐去余居不半
舍有姻好自冬曹君祖始客來京而家臨
桂則自乃翁始故余族商臨桂者莫不往

朱彭能道彭家事以余所聽聞太孺人蓋
與冬曹君稱引克合云夫內外咸宜是謂
能婦章誼訓子是謂能母而嫁不忘親女
德斯徵焉且壽受也願也匪德曷受匪順
曷願太孺人德備三善夫固有所受之矣
而有子冬曹君祇訓卓立揚休祿養俾太
孺人得遂歸寧慰夙心焉又奚有弗順者
然聞之太孺人居時人道冬曹君善則
喜否則竟日不為懽懽凜凜有女士之風烈
南野遺稿 卷之五 十一
馬廼今冬曹君出任水治寢陟大用未艾
則所以靖共報
主上用宏經畧者選哉方隆要不徒家居爾也
推太孺人喜善之素將不有在乎余族人
寔又嘗語余冬曹君親身孝常時不忍違
母訓然則順志善願以廣厥施孰有如冬
曹君余以是知太孺人壽無疆而不敢為
俗之視云

贈葛大尹榮顯序

古今稱水治必曰神禹而語其實則曰行
所無事乃今攷其北自龍門西抵岷東至
洛汭淮泗南迄于滄稽遺跡章章可覽睹
信何嘗以私智與哉後世法家之流乃謂
故叻不諧于俗禹決江濬河老稚聚瓦石
斯又何其諄焉夫逸道使民安所聚瓦石
矧唐虞統一非若後世各私其土以整鄰
者而何不用命若此也審若是又安所稱
禹乎

南野遺稿

卷之五

十一

美二

明興諸郡邑基置雖人各効理其土要皆
天子所命吏走尺牘如臂指相使誰敢抗議撓
成者竊獨慙夫黃河之議頻年報決無成
效夫運漕關

國命脉又水南衝則患切

諸陵而持議者必欲開某寨某地護私見不
相下豈非果於不求諧俗者哉余謂以今
之時師禹之智不得以費讓下策為嫌莫
若令郡邑各脩其堤使誠修而河決息

山馬往河決曹單水勢橫播漕大臣惶懼
上災論者皆罪歸邑令堤不修斯要領可
睹矣黃河經蘭陽東南合渦河東北入故
道儀封介兩河之衝故有護城護田二堤
然前令往往莫省脩苟且歲月遷辟去甚
則多其椿錢夫值假為自營而已以是堤
日圯數被水識者隱憂謂其患當不異曹
單乃葛令子才至則慨念遂覽條其狀上
當路捐俸充役閭境子來三閱月而二堤
畢就是歲果霖浸不為害秋則大熟於是
諸當路偉其績勞以牂幣加獎詞焉其士
民則相與紀功伐石至擬之鄭渠蘇堤然
余則謂鄭蘇功施一方耳葛令事屬一邑
而漕河由以不決槩之今日水治固行所
無事之道也利施宏遠矣使他令率若是
又安所得水患遺漕梗哉葛令善政最多
被嘉獎不一曾尉致同寮諸君意來請文
緣堤事也余故推言之如此云

贈張水坡尹南平序

夫古君子篤學而游於道也偕其時而有
賢聖即遐邇數千里外莫不表模景附以
質信所學不幸世跡懸邈弗及事其人則
誦詩讀書探芳潤以私淑然且思識其門
人若子孫訪厥像容冠服嗜好或墨篆所
留彷彿其指嚮又歷覽其鄉之游息誦讀
釣咏觴眺所至徘徊想像思盡其為人蓋
謂不如是則不足盡其道斯孔子所以夢
周公之數而孟軻有近居之慶也况他哉
閩南平文獻稱最宋中葉如羅豫章李延
平履跡挺生而楊龜山朱韋齋又接壤相
倡和晦菴雖晚卜建陽然師崇延平先生
而僑斯特久焉夫聖賢之生不數數然也
即離俗稍知植尋常莫幸見矧學紹千古
者乎一邑而一人世且快睹矧鳳翥麟翔
悉在今溪山百里內乎余嘗讀諸賢書傳
慨然遐慕歔歔吊其基采其遺然竟羈于

信而莫之違也頃水坡張子謁選銓序
令南平去是則余所羈阻而夢歎者張子
往即焉厥非幸哉今夫諸賢之書誰不誦
誦其逸旨散之鄉者莫或睹記焉盛德之
光冰壺山嶽諸像世有見者其家所傳冠
服墨象與嗜好之詳莫或瞻對而悉焉九
峰天柱之峻三溪劔津之勝延平龜山之
書院人習聞之其所游息誦讀釣咏觴眺
莫或週覽焉語曰幽形於影未盡纖嚴察
火於灰不覩赫赫誠輕足也張子往與余
言學論諸賢亦每以不遊其鄉為慨乃今
有是行非幸邪昔司馬遷南探禹穴歷九
疑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
遺風鄉射鄒嶧以歸厥有史記夫馬遷之
焉耳且避慕聖踪窮搜以大蓄然後發之
書卒以史傳顯矧張子伯祖東白公史而
儒者大顯庸乎

嘉願家學徵承篤志孔孟素矣乃今因所將

自看信則其違之政裕如也南平之民不
尤幸邪張子行同郡驪而餞之郊余不為
南平慶而是為言先本也因進曰

聖天子在上篤學善治之臣相繼登

召子他日飛馬而來其亦詳所得以告我

壽純齋李公六襄序

古之有德而老者上則尊為老更憲其德

以風示乎天下其次則為族師閭胥以化

導其鄉而一鄉之俗亦每每賴之後世三

老五更之禮鮮行即有德而老不得專於

朝而老能化導其鄉使人尊其德不在古

族師閭胥後此則存乎其所自致不必

于位也以余所聞睹則純齋李公其一焉

公家吾豐邑市中邑俗故長厚業絃誦敦

義薄利而迄今則稍稍殊肯矣澆且習侈

趨利而使氣即衣冠之族亦類有然者乃

公居其間獨謙晦若處女利置不競犯不

較日惟數孝友之行講書舍課其子太史

君而戶之外一無所問也往余過市中市中人翕然一口誦公德凡議事胥戒必曰盍觀諸鈍齋且謂公之子顯庸厥有天道曷使人尊信若此乎夫一鄉之俗之厚其初必有人以導之而其薄也亦必有由始吾豐俗之不及昔余不能明其為誰始而其善賴一鄉默使歸於厚則知其由吾李公無疑焉今年九月七日公壽六袞為初度公子太史君徵余言以壽而同邑仕

西野遺稿

卷之五

七

七

都下者亦以言相屬余惟表俗莫如立德永世莫如修名彼引年多筭非所為不朽之資也邇昔生民豈鮮皤髮然姓氏或傳者蓋寡矣乃王烈繆彤提身化鄉事則列載傳紀不泯沒斯不可鏡乎公今行篤厚能使一鄉化之若古族師閭胥然斯其事與王繆何讓是則聲施弗窮公蓋有所自壽者乃斯六袞曷與焉又公子太史君篤孝祇訓官詞林有夙望行陟臺樞恢張化

理於薄海則公即不得為老更而道固遠彼又豈若師胥之教及於吾鄉焉已哉矧聖天子興治崇化超軼古先他日脩老更之禮而公年滋高德滋邵又從太史君留

京邸則

上安車加璧之迎舍公其誰也余謂公不朽之壽莫太於此是同邑諸公僉為然遂書以歸太史君為公獻

壽楊栢崖公七袞序

西野遺稿

卷之五

八

七

詩言申伯之生崧嶽降神崧嶽乃在今洛中磅礴亘衍信乎秀擅一方而人才出洛中者抑何啻申伯蓋今昔彬彬乎盛矣夫人言仕者必志於尹而二程先生論學後世處而好脩者述焉彼三大賢者固亦洛中產者也崧嶽之神信皆有助云而乃今則又有楊大夫大夫號栢崖始仕今太平滑繼守金州轉寧國已而自冬曹郎出參貴州議致政故人之稱之咸為大夫云大



已其道不易也。彼其縱恣民上封殖以自潤者，無論而志恣泄泄，徒取於充位國亦何賴焉？及納組而歸，則又自籌前無可數，猥以放焉。莫之顧斯於脩已表俗之義安在哉？乃大夫之出位，不過郎曹郡邑間，其去夢弼事遠甚矣。然即厥施措，謂其有匹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志者，非耶？大夫處在鄉鄉人服其德化之威，稱為有道假令二程而在，將不可以分春風之座乎？以是而言，則洛中即多賢而如大夫者，指必一屈矣。聲施其曷有窮焉？七月某日，大夫嶽降之辰也。大夫之子司城君金以宦不得歸也，謁余文為致壽。余曰：永不在年壽，不必詞志若行如而翁固有所為永者，矧而守訓善職事稱賢於人人翁則多順又永之道矣。文詞曷以哉？文詞曷以哉？

壽史侍御母常太孺人八袞序

嘗讀詩至四牡見子之孝焉，至陟岵見母

之慈焉蓋未嘗不撫然嘆而遐慕也夫
驅王事至靡盬矣若不勝于熱中者而將
母來諗斯非其尤有不可解者則然乎陟
屺母念子行役望切無棄尚諄諄焉勉之
以慎未嘗亟於來以為快是則慈而止乎
其義矣古道之隆孝慈之為備如此者是
故王者探其情而勞焉以勸臣聖人刪詩
存之風以詔世後之指雲而望親者庶幾
將母來諗之念而王孫母倚門責子歸促
以赴難非謂有陟屺之慈者乎人心未亡
事載芳牒古今人誰謂其果不相及也乃
今觀于侍御史君母子余蓋重有所感云
余忝教太學時侍御君實在諸生中余於
諸生中察識其文行大器之意其當有源
本也講暇因及其世行則侍御賢果父母
有以成之也夫子之能言教之唯子之能
仕教之忠父道也母道也侍御君父曰闕
蒼公篤學不第退而蓋以其學授之母嘗

太孺人又克相於內晝察其遊夜秉燭
其讀蓋隆暑淫寒無間者繼闕蒼公
前世而太孺人之教尤力常跪諸前數曰
汝父志云何若無成吾無以見汝父地下
矣侍御君益奮思強學已酉果鄉薦來遊
于太學嗟夫滄海之潤也明珠積焉華
之高也喬木產焉有蠲蛸蛸育子為蠲其
畜引則固有然者侍御君誠材賢而太孺
人之教可誣乎已余叨官南禮書而君第
進士來為南察院出按沿江諸郡邑風紀
大振靡盬是懷獨念太孺人年老恩養不
可得而癸亥仲春二日又壽八十誕辰焉
念是加切而太孺人以書抵之曰吾壽幸
健汝兄弟又善侍若而勤公無背先人之
教吾樂也曷沾沾效童豎哉於是侍御君
拜受教肅幣具書走价歸觴於堂下而君
之察尹君輩屬余為文余久未之復而侍
御語又自來從文竊惟人子於親躬勞

而思執物不離乎左右而誕之日得自中
於慶祝者願也然親之志或不在是焉而
違之親其樂乎哉常太孺人之志之教余
聞之素矣而仕則教忠其書詞尤為留都
人士所傳頌蓋勉以慎而不怠之來賓諸
陟屺之母無異矣乃侍御君奉教惟謹畢
力在公即未及于膝下之娛而太孺人之
心固樂者樂則康康則壽引而進之期願
未艾也矧今

西野遺稿

卷之五

三

十

聖人在上求忠于孝不特厚下如周者侍御行
且報最於

廷矣將無四牡之勞而仰蒙來諭之恩乎推
錫並隆樞要斯入弼成仁壽之治而顯揚
之孝由此彌彰也太史氏必有為史氏作
慈孝傳行久遠而采風者且將播之聲詩
配於四牡陟屺鳴其盛彼望雲倚門諸事
又烏得前專其美歟是則太孺人自有其
壽而侍御君所謂能盡其親也期願何足

為第云

贈大尹周鶴皋陞南京吏部主政序

已未春余叨主會試同試有以肆詩卷進
者余覽之則詞藻斐然而要之旨意無繆
蓋終篇有定識焉輒撫卷起嘆曰是才
敏達而持已介者乎何文彬郁從度如此
者比拆卷乃知其為楚產周君也君既揭
曉來謁余余得訊其言竊占其行履則君
固所謂敏達之才而持已能介者於是乎
自信文足以觀人而科目之可得士也已
而應天溧水尹缺天官氏以君銓授焉予
亦陞禮書來留都溧水之去留都也百里
許人之口朝暮達吏其土者善惡莫自匿
而周君之來溧水也軍需之交征饑饉之
存至而

景府之國又道出於界中此其時勢之難百
倍于昔者君獨心籌口呖卒應急辦公見
其集事而私不見其傷民民莫不曰周尹

西野遺稿

卷之五

三

十

才而介而上亦曰介且才無如周尹最爲
刻四出賢聲日播於都下余於是益信科
目果足以得士而私喜曩之不失乎人矣
今年八月周君陞爲南吏部主事君之寮
聶二尹等謁余言以爲贈余惟國家分
設官凡以爲民也而吏部因事定職凡以
論官也各曹以成務爲先吏部以知人爲
要非才非介事烏乎立而在我者有未狀
焉則我非衡鑑之具而徒以論之人人而
可乎事權之在南省視北即稍殊然體統
惟一而北者固南之移也余往貳南吏時
實與聞其政諸曹吏至者必參謁及三年
殿最其狀聞之壯而五年則大察之有
黜焉其舉監之登叙胥吏之辨掄厥有
例毋論也列屬以肆谷有司存然政終因
相通矣要之提身而奉法端已以率
則殊而揆一者也斯而或
誰服之乎周君之於深水也

南野遺稿

卷之五

五

才且介將往無不宜何有于吏部况周之
爲良深水也往以文字之間決之矣則
入而爲良吏部也獨不可以深水之政信
之耶矧今位南冢宰者三渠王公而余同
年洞山尹公爲之貳正身率屬盡無愧於
均統之治者而一時在屬諸君子說說明
德相先焉周君從之共濟其美以倡成干
有位則人固有相觀而化而吏治其蒸蒸
矣他時論吏部之良至周君必指一屈而
或且問爲某科所得士又歸明于余者余
方竊有私喜也獨爲周君喜云哉
壽太守遁齋王君之墓序
遁齋王君家食若干年實惟嘉靖丁酉壽
七袞矣三月某日其誕辰也於是王君婿
葉子宗舜繪圖壽爲仙翁挾二童馭祥雲
冉冉以升其一持青靛前導五蝠自瓶出
環其上若連珠狀後者則盤捧芝桃厥色
交妍其下列岫峙焉洪濤沸焉青松鬱焉

南野遺稿

卷之五

五

乃有峭崖盤礴倚空嵌瑤宇而裊懸蘿圖
意蓋言清平五福如仙云李子聞之嘆曰
天錫公純嘏王君謂我微茲圖孰與彰之
夫書稱五福先壽次福次康寧次攸好德
次考終命清平固康寧之謂也但造物靳
與數奇寡獲富吾見矣壽者幾邪壽有矣
孰康寧考終邪即四者備矣德知好邪是
故壽者稱焉或繪而托之仙焉亦寓言達
愛耳矣夫王君者得造獨豐數偶而兼獲
者也幼而強學也學士莫之先壯領鄉薦
守忻也忻民愛之若父母繼謝事歸鄉也
鄉之人孰其德饒貲而鮮疚壽考而終吉
五者顧何所歎也視之修然獨完真如神
仙中人其休歟不其休歟夫侈文擯實
其失也夸托頌副情其事也核若今葉之
圖夸邪核邪且天保佑君曰如川之方至
南山之壽松栢之茂而芝若桃今壽者往
往形之繪何也蓋相親斯愛愛斯欲其壽

物之壽惟川惟山惟松栢而芝桃食之壽
云耳葉之圖具焉其悉古今之愛歟竊聞
之五福天也必則惑好德人也棄則罔王
君非自棄者脫弗終焉天可常歟葉子曰
王君謝政時無嗣乃今晚挺連育則君之
德徵矣福詎如今已哉遂書之以歸葉子
以為王君壽
送郡伯東郊黎年丈之任瓊州序
天子履尊于四海之上民情幽隱疾痛勢
不能以自達所賴承流宣化而寄以拊循
安集之責者惟守若令於民固近而親也
然余惟二者之中最親民者莫如令而最
急於民者莫如守守誠得其人則令雖有
弗善莫之或逞矣守誠非其人則令雖有
其善鮮不之易矣是漢帝所謂與我共此
惟良二千石者也然則非諳練老成之才
而冒使為之守其何以率屬茫民而民情
得由具達乎廣東去京師萬里矣瓊州公

在海外去廣尤遠古珠崖地也漢嘗棄而不治入我

明乃列置三州十邑獨臨之以其守撫察更足不能一按其境焉守此者倘不自檢拔則屬治之下將有吏如禱杙而上莫由知者斯其守視他所不為尤急哉今年瓊州報守缺黎君乃由南比部尚書即寔膺

簡命往夫君以進士二十餘年始得守吁亦晚矣而謂是果無抵擇于君其可乎君筮

南野遺稿

卷之五

三

明

仕令諸暨以方介被譴謫陸沉于外者久之然所至人輒誦其賢已入助國子教則從身章訓亟推重于司成士宗嚮者翕翕焉未幾轉南比部主獄事即又獄事稱平名出諸司上老成諳練夫孰逾君者人言瓊既遠故王度渺究視中郡諸多疏濶其甚者民俗日益滿校學不振連數邑或無計借者又雜連黎蠻伺而罵少不愜則相挺以訟然則率屬茫民將拊循而安集之

者信非君不可矣君即未往踐其任然推其教於國子則教可明而善者宜無弗興也推其刑於比部則刑可平而不善者宜無弗遠也嘗讀瓊官錄如宋守之崔與之興學飭法彼一其施者猶名流俎豆迄今有遺思焉矧君行且兼之矣則異時稱循良

上澤得遠被無壅與昔崔宋二公匹休者將不可必耶君之行同鄉仕留都者贖餞之謂

南野遺稿

卷之五

三

明

余與君同年又知君乃屬為之序

壽閔母顏太淑人序

往余道登萊涉天津並海北上得縱覽馬巨浪山湧浩渺無際其蛟龍鱗犀丹砂珠玉珊瑚之屬異質繁采蓋交輝而駢錯也迨天宇朗霽離明得施則氣市蜃樓變幻百出而世所傳十洲仙侶隱隱若將見之余則駭矚而嘆矣信元氣之結而靈毓之鍾也嘗以是究觀于世凡紳掖蒸庶之家

厥有顯黻出而為時蓋臣以揚樹休烈則亦莫不有種德累行之先以克開于始焉固歷觀而靡與者也少司馬水東閔公舉乙未進士與余為同年余得從公後蓋一見異之已而並官翰林得相與劇切則公文識超卓直追古人時時賴有所開益余則加敬事焉乃益服公學已又公謂翰林無所形効告外補為督學則教興轉藩伯則政平正撫臺二本兵則兵振而民豎乃

辰也先一月會水東公以少司馬考最西母太淑人適有封錫之典榮增壽年賀客爛盈嗣息繞前幣爵交進此固人間之至樂者出水東公門下士孫君輩以莫及拜太淑人于堂下微余言往壽之余惟內則之訓惟婦若母一或歎焉人倫之愧矣今太淑人歸事南洲公孝敬籍甚以克成其子少司馬婦道母儀允式并惟益默修于閨闈之中而旣施于邦國之大者也夫鄒孟軻賢矣而斷機之教人必歸諸母以今太淑人較之奚讓焉任丘與鄒皆瀕海為近壤而二母又皆賢然則二母者固亦瀛海靈毓之間出者矣後世有言海上母安知不以二氏並稱乎矧水東公襄翼明時上方倚重焉行且晉秉鈞軸展厥才以盡行所學則太淑人之賢益彰聲光茂衍當與瀛海比長矣豈獨披霞食島區區年壽者

我詩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蓋言此夫

壽太尹天臺高公年伯序

滇高公誦天臺家食之十三年為嘉靖丙申壽躋六袞有三朞月三日其誕辰也先是公仲嗣大行君以試今官惟弗及稱觴是咸會

上命使秦乃得間諧厥願年友駱子等于其行也思為公壽屬言李子李子曰傳云六十始壽公壽矣亦自致歟駱子曰何曰壽天

西野遺稿

卷之五

圭

笑也未始不人由馬人所自壽之道惟積惟順惟娛積則慶渥順則氣完娛則神和三者長生久視之道也書謂天壽平格積也詩謂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也易謂和允吉娛也然積者基也我由也順若娛我由也有遇焉匪遇曷培匪基曷受持是語壽吁艱哉公為人忠恕寬容然方義不媿姻乃弘治甲子領鄉薦補沅江令以才更桃源民歌其棠蔭不已且今耆矣德罔渝

非積者乎公進則祿食退則田足朝夕廬

足棲又公冢嗣聲于庠李嗣舉于鄉偕大行君趾美繼奮以率訓養志非有所願乎且公之出也兩綰銅墨親民者九載已少舒其生平暨謝事歸去其鄉也即脫屣聲利俛仰林壑寵辱世累無所加于其心奚而不娛耶夫公兼是三者乃焉得弗壽也故曰人為天始天因人履公之壽天耶人耶駱子曰嗟余讀壽域碑矣以今高公觀之而重有感也其略曰太古愛民咸躋上壽季運政散民斯夭矣嗟使天下如公誰乎使天即古非公能徒壽邪矧今

西野遺稿

卷之五

圭

上率

祖酌古養老乞言問恤之

詔時下則公自茲指使而壽無疆奚疑乎曰信哉雖然天有常應固則惑人有常修棄則賊賊與惑何取焉是故君子行法俟命言亦盡乎已焉是諸年友嘆曰駱子

不忘在君李子不忘在已善哉二子言可
以壽公矣遂書之

壽方龍沙六袞序

西野曰往余居鄉聞人道通濠事云始濠
謀弗軌類鈞致名士以自張翊名士往往
莫脫去卒淪胥以敗嗟嗟斯誠然否耶夫
易重見幾詩誦明哲士人樹身大方也彼
抑道回心以僥利顧曰敗弗自我哉迺余
觀之龍沙方君信矣方君自童時遂穎慧
知慕學聲實日茂蔚出補校官弟子員即
諸弟子莫不推先者濠欲得之急君乃以
例自解入

國學後雖不免誣逮竟白歸遂構亭曰亦閒
圖書詩酒以自老遭險危而獨全焉斯視
僥利自敗者何如邪今年秋九日君壽六
袞子子舉氏卒業北雍旋將登祝無疆壽
且為君應

恩例受散官冠服請余言序焉蓋無所不周

西野遺稿

卷之五

三十五

壽

西野遺稿

卷之五

三十六

壽

其慕情者余聞壽天算也天所培則其人
形神殊具即好動鮮疾病多歷年所然亦
有服氣導引之術籍以長久者蓋神生之
本也神耗則竭形生之具也形勞則憊厥
理固然耳然衛軀遺世中庸則鮮儒者曷
取焉儒家者寡欲而安行灼幾而慎守故
以往則通以履則坦葆真凝和危谷罔干
斯之謂德壽孔子曰仁者壽非此也乃余
與方君未識面然稔聞其賢于人迹其處
濠之變不亦與心似詭隨者殊轍哉夫始
而見幾可以語明終而善藏可以語順其
素所蓄積者不推可知矣是故明弗眩志
乃貞神奚以竭順弗撓氣乃湛形奚以憊
則雖無所事于服氣導引也又安所弗壽
乎故曰修短者命立命者人知德者昌任
術者竊以今方君言之謂為昌于德者非
耶且夫天下有同懿焉德是也有達尊焉
壽是也德而壽則望以先聲昭以幾歲

遠而應速矣是故其身進其道行者俊班
服天下喁喁焉仰其休如宋溫公其人已
其身藏其教行毫遜于荒亦足倡其鄉之
人使為善如濟南伏生其人已方君德壽
而藏者也推賢於鄉素矣乃今久而彌信
無大小咸知為亦間先生薰其德而良善
者衆焉夫行藏遇耳天生君子實以倡其
徒休道之否然則君之壽寧有既矣乎

不肖孫 九疇哀輯

西野遺稿

卷之五

七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五終

玄孫王鑑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六

李璣著

括蒼門人何鏗校訂

序

會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春復當會試天下士士
集禮部待試者四千六百人有奇尚書臣
吳山侍郎臣茅瓚臣袁煒以

開於是

西野遺稿

卷之六

七

上命學士臣李璣臣嚴訥往典試事其同考試

則侍讀臣胡正蒙臣姜金和修撰臣林燦

臣諸大綬編修臣曹大章臣李貴臣王希

烈臣趙祖鵬檢討臣晁琛臣馬自強臣馬

一龍都給事中臣趙鐸臣藍璧王文炳郎

中臣王秩員外郎臣王叔果臣莊士元而

監試則御史臣黃季瑞臣毛鵬也臣酉日

陸驛入院迺辛亥寅丁巳如例合諸士

三試之拔其偶奉

宸斷取三百人錄其名氏併文二十篇以獻臣職惟聖王圖治必以興賢歛才為急務然士不素養選之奚從廼其進也不勵以考課則亦鮮不急忘者我

皇上紹統中興士偕試南宮者十有三舉於此蓋彬彬焉得人稱盛矣而慎作養嚴考課之

令尤諄切焉海內士莫不承

德思奮誠千載一時之遇也臣誠不才往以

西野遺稿

卷之六

狂瞽之言奉大對荷蒙

聖恩錄其言似謹拔首二甲讀中初歷有今

官則諸士中遭幸尤吳如臣者嘗承乏教

大學顧謏薄無能奉揚

德化成真才每循念鰥曠是懼廼茲又被

命校文司選士則稱塞尤難為懼滋深矣於

是謹率諸同事誓心神明冀竭愚誠得人

以自贖凡二十晝夜無敢頃刻違息者故

事雖卷入必先同試同試可而後主試者

得受冊覽觀焉臣慮或遺良也語同試者

更搜之棄卷中分閱合校加詳焉必三試

稱衆見僉同者收之其諸勦說畔經無當

不與也先是戊戌丁未春臣蓋嘗兩濫從

事得觀諸士文然文之盛則未有如今者

言即人人殊而率能發揮所自得有裨於

世用郁乎文哉信大平之具也斯非

國家菁莪之澤我

皇上久道之所淪洽其何有此而能恣臣所擇

西野遺稿

卷之六

哉臣用是竊慶得附以人事君之義可幸

奉

詔萬一矣已而徐思曰諸士茲進必服政中

外人特因言責成也言不復又焉用文之

因復念臣前叨貳留銓亦嘗與聞考課之

典彼其時百司至則第稽其行執貴其言

者使諸士異日者不足成其信則所司將

亦奉

國典以繩其後矣即諸士不自惜主司者特

云何矧

皇上天生聖神遐隱必燭臣下行事莫能欺毫
髮頃以邊臣少懈一時易置殆盡茲歲首
又

勅所司察來

觀群牧嚴汰之中外吏凜凜思過若將及焉
此諸生新進耳安知其足奉奔走終免於
罪乎斯臣所為諸士懼又以自懼也但
所大幸則又有在焉書曰天惟純佑命則

西野遺稿

卷之六

四

商實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今

聖人在上純敬格

天寔篤我

國家以無疆之慶九

聖心所嚮

天則從之而

天瑞人符雜然並至此純佑之徵而詩之所謂
保茲者也又安有心在求賢而不得賢者
我臣以是終自慶而願諸士之母負於

明時也幸相與勗焉

壽宮保魏國徐篤軒公六襄序

昔周封國八百至春秋猶多存者其傳世
何久遠也乃漢興功臣則一再傳往往國
除矣余嘗論次其事是豈獨上之人御之
者殊哉彼其子若孫固自有所取之耳嗟
乎捐軀畢智以博有封爵而後之人顧以
淫縱促之豈惟失乃先意耶即於
國家藩屏之託抑何所賴焉我

西野遺稿

卷之六

五

望祖提劍起淮上一時感會風雲佐命之雄載
盟

金櫃者勲德並懋而武寧魏國公其冠也夫
往烈盛則象賢難而享之隆則責之備斯
其子若孫豈必淫縱弗紹為辱歟即奉職
少整人且叢指矣人言徐之先皆忠孝克
世其家余未及參識而茲來二政留銓則
有見於篤軒公云公倣儻靜厚平居不輕
于言臨而遇事則機智聰敏急義不顧其

身嘗語人曰吾兢兢風夜祈上不負

以不辱先焉已他昨所知也故公處家族家
族人宜之而掌司留鑰幾三十年軍民稱
便縉紳士亦無不推重者語曰公侯子孫
必復其始徐之先余即未睹其始事而以
公印之曷愧哉今年六月八日公六衆之
誕公伯仲子靜等謁余言壽公嗟斯豈特
公一身之壽乎孝以作忠當

上心而迓天休俾魏國之緒益昌以遠則後必

萬壽遺稿

卷之六

六

六

有論周漢臣傳世久近而獨稱武寧之後
者公所以壽徐氏固遠矣且我

明卜世邁周曆遠甚漢以下何足較然亦惟
諸文武臣是匡是弼以永此丕丕之基而
公以元勲後忠義炳著鎮我南服屹為

聖天子藩屏之託焉則

國脉由公益壽而徐氏且不暇云也昔召康
公之孫虎能續祖考無廢其職業詩人歌
之曰召公是似川錫汝祉言孝也家以壽

馬曰天子萬壽令聞不已言忠也國以

馬公今較之虎適相類而余不文莫能後
諸頌請以是詩為公誕日獻若徒曰年云
則順艾期耄世何嘗稱之而公亦曷取于
斯乎

壽汪隱君暨厥內序

四民中術與士殊遠人謂獨商為甚而余
竊謂不然焉古者士農工商異業而同心
協慮而各致雖其猥瑣財利之末莫不行

萬壽遺稿

卷之六

七

七

之以仁義之心抑孰獨遠於士哉蓋嘗讀
傳記甯戚膠鬲事則喟然嘆曰嗟乎飯牛
之賤可以入相而自潔者不嫌於魚鹽故
余於甯戚膠鬲喜其不自晚桓繆喜其能
取人猶若此有近古之懿也惟夫教道之
晦俗乃日寢寢衰耗矣挾賞以牟纖裔狗
其業而損心焉斯則仁義之棄而爭亂之
源也世於是乃有厭薄於商者嗟乎俗之
弊抑豈獨商然乎余自登宦籍日與士人

接見士人射聲利弗檢者私心竊鄙之而
商人中顧往往有倣儻近道能自拔於俗
者人之品曷有常哉頃之轉官來留都則
留都人好言汪君世家于徽徽俗多商君
則從之商遊吳中者若干年乃其心獨不
與他商等低昂一任之時無爭焉卒之貴
日起他商顧莫及已而大子盜即又怡然
逆其宗亡繫心斯謂倣儻近道者非耶而
君配余氏次室吳氏又匹賢善承交贊于
其室於是吳中人則咸言君乃又有內德
之助也今年君與余氏壽偕八十明年吳
氏壽亦七十矣君之子尚序謁余言為之
壽余惟君商也而乃心若是則士矣古之
飯牛魚鹽者後世有述焉君即隱其身未
若二子達而心跡稍類固自有所為壽者
區區年齒曷與焉尚序兄弟本業乎士
者四君之志有託也儻終之射聲利弗檢
焉則商其實矣將謂君未婦樂之乎人又

南野遺稿

卷六

八

壽

言君夫婦庭訓嚴諸子有過必跪責督之
改然則順志壽親豈亦有當自勉者又何
問於區區年齒之間云
贈瑤川汪君之任廬州序
自建封之制廢民生所寄命者莫切於守
令而守得專制令乃承式焉是則守為尤
要矣又今
制省諸郡各設藩臬轄之而畿輔則獨臨之
臺察糾舉其職否而不撓其權可不謂隆
重者哉頃之瑤川汪君嘗過余論時事則
嘆息郡諸守多任情自為彊愎不體其屬
令而方以事上至以剛辭為守正此其弊
抑又何謂也得於專顧忘其重則自任而
不計乎民焉耳嗟乎民生所寄者守而守
則若是國將何賴焉無何汪君有廬州之
命而同鄉宦留都者造余徵言以為贈余惟
汪君以南臺御史遷今守又故嘗為海寧
令海寧杭屬也杭所屬也凡九顧他今鮮

南野遺稿

卷之六

九

壽

或當守意而君為海寧則獨竭力於民而善承其守郡所下便則承而行之或不便則調停其間民以無病而守亦不至於相拂卒之守以稱善焉曰令無如海寧才

上聞召而入日者君以御史巡江下諸郡則又殫慮於民而善臨其守風屬振肅郡國憚其嚴又樂其恕無敢剛僻病民者已而能者薦否者劾以去守皆心服又莫不翕翕稱善焉曰御史無如汪君才夫習遠者無

西野遺稿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賦擇于塗而迥酌行潦可以濯漑可以濯疊言有其具也汪君以令則才而御史則又才是無所賦擇而可疊可慨矣矧廬州隸在畿輔則請白不牽于藩臬而與他省尤異者以君任之何有乎是故知令之於守則守於令者可知也知臺察之於守則守於臺察者可知也君為海寧則善矣推而達之於下而將復有疆後不體其屬者手君為御史則善矣推而通之於上而將

獨撲茂急義使氣地廣而蕃顧不好蓄聚比年倭亂作郡以去海遠得不犯然料兵輸餉征溢常額民生計蹙甚矣淮陽之寇不熄則廬州固當急備者省誅求之擾修富強之實莫罷敝之民散奸媮之黨使內變銷外寇杜

上澤得下究而民不至於卒瘁者非君其誰也

君往矣他日屬邑中政四達令修其職而

西野遺稿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民以樂業者必又曰守無如汪君才而臺察薦進守稱循良者又必首汪君無疑焉余叨竊于此感時事之亟念民生所寄惟守而喜於廬之得人也方拭目以觀而又何能有所贈君云

送范君存所守蘇序

乙未春余偕范子登進士獲從多士游然淳而好學莫或范子先者余時敬服焉即豫測能于官已范子官刑曹果名行矣

日本

命獻晉獄又平反稱

上旨君子曰好學者信副用哉于是同儕咸推服相歧望其顯陟乃今拜蘇州守以去衆則咨疑不已若曰內陟斯已將藩臬大夫不可乎即不藩若臬顧蘇州手蘇州南劇郡舟車衝衢又殷庶稱而疲日甚逋負牽連其細民則習狡而健訟夫狡而疲則地之滋敵棘之變生衝衢則政曠於應逐一

西野疏稿

卷之六

十一

不當意即賈誘語曰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熟言才用各殊也乃范子而守蘇特謂何余曰純忠者弗釋便善治者弗易民矧小大區別生人之才也難易稱授官人之道也允若而言范子好學者顧不蘇宜乎夫政者正也棄厥身而民是繩誰其化之不學之務而期協諸正其蔽也闇是故無私以為體不擾以為用不倦以為居庚甲地張以運

而盡變斯學之實而政之經也達之天下猶可矧蘇州乎即蘇州衝衢疲且狡吾見弊革而終東于程奚其謗奚其變又范子嘗語余曰鄭魯日邈知學者寡往母論已弘治中士厭文習而倡古作嗣興者卑訓經而談心學夫心則信已然試艱者守乃定觀博者識乃精師心而擇物吾懼其難與經世也推斯之言其與古尚書令或以守郡而循良者登之三公豈殊意哉今

西野疏稿

卷之六

十一

聖明御極稽古勤治方側席碩學之賢以綢繆理則范子蘇州之擢司銓者獨無意乎范子往矣素所學既可効之行而理道之故又將博觀而熟試他日以循良召而顯陟又豈俟筮蔡邪于是衆聞而疑釋因請書以代祖

辜母李孺人九袞序

歲己亥辜母李孺人年週九袞十一月某日誕辰也先時仲子季重業國子事竣而

旋迺晉謁西野李子請曰季重獲交於下
執事且托姻里茲將百拜母氏堂下登祝
無疆壽願惠畀一言李子敬受曰諾是余
夙心也矧子以請矧聞孺人賢雖然牀第
之言不踰閭又詎知如所聞往聞孺人之
歸善侍舅姑歡每曰無樂多田樂新婦之
賢暨終復哀戚如禮相屢蘋藻無愆鄉之
人稱其孝信耶曰然曰孺人夙通女誠經
史大旨即夫婦尋常罔狎褻遇小失必柔

西野遺稿

卷之六

南

氣曲諭不使過行加君子之身鄉之人稱
其順信耶曰然曰往宸濠掠于鄉逮于辜
火若室衆惶懼遁孺人獨扶夫遺柩不忍
去賊義而全之鄉之人稱其節信耶曰然
曰孺人性柔惠然弗阿或勸之符籙曰安
庸為茲吾心禱耳故不持家無少長得所
遂即春饑夏渴津梁道路多賴焉鄉之人
稱其慈信耶曰然曰孺人三子命孟仲從
仕曰汝母他志命季商曰汝相厥成平居

詔迺弗為禽犢愛鄉之人稱其義信耶曰
然於是李子作而曰嗟嗟樂只君子福履
綏之孺人謂我余乃今知孺人淳備于道
矣夫孝行之基也順內之則也節事之幹
也慈仁之推也義恩之坊也孝以事上則
獲順以從夫則協節以持身則貞慈以養
衆則睦義以迪子則教五者婦之善物也
孺人於身備焉壽躋于今詎幸耶抑聞之
壽夭而人者也人之道有二焉匪賢曷基
匪子曷娛孺人善基厥子季邦武邑尉季
重國學生卓立行季魁商而士率訓
萃琬芳之何弗娛娛且基天莫之違矣書
管今已哉於是季重遂書所問答者以往
以為孺人無疆壽

贈潘照熊桂軒 賀冬歸任序

明興每冬至

上御殿受賀吏外士者遣厥屬以表進虔始也
蔡邑曰陽氣起君道最故賀是也然諸州

有表昉于隋唐制備于我

明古謂以親邦國非此耶是故吏外土者亦
罔不應期敬事嚴簡厥屬非素懋恭慎之
譽善事事者弗以入何也合居守之誠明
事

上之節若之何可苟為焉我

皇上入繼十有七年冬廼闔藩則以照磨桂軒
熊君入君之素不可推耶君入表賀訖

上嘉勞

西野遺稿

卷之六

十六

賜錢鈔越明年正月始復往歸其任君之往
也鄉薦經臨而餞之郊酒既行有觴而作
之者曰子是往其毋忘今茲乎夫當路者
掄使子也謂恭而慎善事事焉耳

上嘉勞

賜子也謂果恭而慎善事事焉耳詩曰夙夜
匪懈曰靖共爾位臣之大節也節而或襲
又何取焉矧子官以照名牒是司稽下獎
而翊上理也弗慎則獎滋下烏乎微弗恭

則理壘上烏乎賴子誠毋忘今茲所以入
與

天子嘉

賜之意以恭慎於蚤夜而復謂不能于官豈
其然耶復有觴而脩之者曰仕族之家振
烈易而蓋愆難易者則不遠而賢可象難
者盛弗繼而疵畢見乃子允若斯獨能于
官已乎今熊氏如庫部筆山子黃守愚山
子暨小大布有位者孰不以賢聞且無論
已即嚴君氏安貞公之判安吉也人頌乃
政不衰是不辱小也伯兄氏壯原公中丞
于

朝也去矣人景其範邇者

聖天子思詢之是不惰大也故曰位罔小大惟
恭與慎然則熊氏著于鄉信非世宦已也
厥則伊邇能無象賢思乎子誠毋忘今茲
以永終恭慎之譽其振勅爾曷愆歟熊君
乃起謝曰吉哉諸君之訓敢不敬承於是

斟酒進曰諸君善徂行矣一餞而三物備也夫仕也而辱族焉虞孝也共職弗替厥心忠也別靡忘規陳之以善義也孝以樹忠義以行之達之天下之政猶可矧藩照乎是一餞而三物備也諸君可謂善徂行矣爰書以為贈

周太尹彥敏之任銅陵序

李子遊郡庠時聞分寧周僖敏公子彥敏者善文章名聲出諸弟子上心竊嘉其學

西野遺稿

卷之六

文

七

然竟莫面覲其人繼彥敏貢入國學久之有告太淑人疾者乃亟奔歸即勸少頃註選弗聽也維時李子聞而服其德愈恨莫之面乃乙未李子通籍于朝踰年彥敏亦謁天官選數往來李子始熟察其人加敬服焉戊戌春天官疏其名氏于上為銅陵令李子偕客賀焉客退曰銅陵茲行艱哉夫令近民也居欲之莫化欲之達亂欲之輯勾幹簿書之勞劇日叢于庭胥吏滄瀟

馬何隙舜智維民亦獨有等心少所辨駁喁喁抱訴監者弗之察必曰令擾之拙與百至斯其勢果吾由而弗謂艱歟李子曰嗟民固弗靖也豈天實禍之弗以治也亦曰令實階之耳夫令綰銅墨坐堂上百執事承風走役悅則利怒則威凡一邑雨暘寒暑山川鬼神之食悉令乎主而分厥理者有丞有簿有尉各具成案聽可否惟允斯果勞且劇而弗吾由邪矧擇官者惑避

西野遺稿

卷之六

文

七

艱者怯惑則淫志怯則尸位夫亦由諸已焉耳是故植利振廢居斯莫矣彰善刻暴化斯達矣均賦清獄亂斯輯矣如是而與前三人者決可否而行之孰謂不吾由其勞且劇之為艱也且君子非無庸之患而無德懿之患本之以廉出之以公照之以明濟之以恕斯德之經而政由行也持是以往曷艱矣客曰然則彥敏何如李子曰夫爾勝之良日可千里百鍊之鋼利達犀

乃彦敏出仕族飽聞見學積而德充天下之良也且百鍊矣於銅陵乎何有銅陵在吳越之交負山瀕水利耕織樵牧水者捕魚鰾宅舟楫古稱風淳氣和不囂訟不適租賦其勾幹簿書視他邑宜簡前三人者亦易力而以吾彦敏臨之則舞文者縮無敢干民必無所容訴也其邑不大治雨暘寒暑不時山川鬼神不享祐有是理邪於是客以李子之言告彦敏曰李子之言善哉備矣吾何有於是雖然亦焉敢不勗行之日司寇泉坡公曰李素善吾叔彦敏幸問言焉於是李子述所問答者如此

韓應井受揮使冠帶序

皇上采廷臣議營建復愍恤我民弗忍窮厥財若力

詔天下願入贊受官一聽于是徐克韓君應井輸金若干使散衙以歸其相識聞之轉相語嘖嘖嘆曰應井壯而商者而代

之諸子生事日饒裕乃復膺命榮哉李子曰信哉然余于是知國家之善導民也而應井膺之賢足徵已蓋我

國家勸善其典非一有科甲有徵辟有進秩有蔭叙其匹夫匹婦奇節異行者亦為表厥宅里吁備矣而復時

詔入贊受官何也導之嚮義也非利之也指其有以急國者錄焉則輕利嚮義者天下

眈眈矣是故法一也助邊者窮武矣耳

者黷貨矣耳意與今殊轍何異其不足

風天下故曰意美者法良法良者民勸

漢法而善用之今日也應井膺之斯賢

或曰利入者以榮出也賢可徵歟曰嗜利

者弗以榮遷出類者弗以利溺故情以

實類以辨賢無度人矣今夫利人情之

趨然商者為甚每乾沒其中莫之悟故上

雖懸法招之彼且固其藏以務贏美孰

易以急國邪何也其術之溺者深也然
考古豪傑不羈之士亦有困於無聊混跡
販負之間者茲其人則豈以術移哉故其
奇氣卓志見義必先卒亦表見於世而不
終與其類伍今之世豈遂無其人邪然溺
其術者往往十七八乃應井商也年踰耳
順戒得時也顧能出其類弗溺其術捐所
有重義以急

國古謂富而好行其德非邪故曰賢可徵已

新野遺稿

卷之六

五

且余聞應井偉軀幹豪爽多義事鄉之人
賴焉其可稱詎惟今哉今之急

君義莫先焉爾故余既因其子為之文復因以
告之曰傷義者殘見義不為者怯為弗克
其量者棄老而輟者怠怯且殘應井免是
矣怠若棄可弗慎諸必益懋乃德弘厥義
事以率鄉之人斯庶無負我

聖天子今日之休命

余良濟判郴州序

家割天下為府州縣總以備臬其設官州

有守有倅有掾曹同知判其倅也州有判
沿於宋品視守殿權移而責並故事無大
小當與聞每請白則簽議連書以行即弗
利亦不容委也然權移則忌於專專斯侵
其勢莫吾便乃浮沉聽之則上胥咎其曠
職黜罰逮而怨讟興矣若其可易言乎是
故德涼則無所幾咸學疎則無所運能聞
見孤則無所糾紛侵若曠吾懼不免矣今
年春天下百司入覲

新野遺稿

卷之六

五

闕下實維考課黜陟之期我

皇上特降

綸旨勅銓部使加慎焉凡侵而肆曠而渙
者悉汰去以儆有位尤嚴簡茂異克其闕
乃郴州判則以余君良濟往良濟茲往何
有哉良濟自少有懿行富文學出補校官
弟子員輒以行藝冠諸弟子當道嘗以與
修

省邑志人稱服焉繼貢國學

與校史其純德淵學往往受掄簡如此

然竟不偶弗獲登名薦書非命邪語曰繁

弱矩叅由之排擻葱關錄胥由之砥礪言

所托然也乃徐君賢矣又出仕族多所托

厥祖太守公父方伯公出有休聞君子景

其範而今伯氏良翰又馳聲水部文獻彬

彬相踵繼斯其前作後述熟于聞見之故

豈俟越庭戶外執余嘗見良濟談世務悉

西野遺稿

卷之六

五

疊疊有倫眷中肯綮然則非無取爾也夫

良濟脩是三者則德以成咸學以運能識

以剽紛將往無弗宜矧一州乎矧州之倅

乎郴州控三省之交藪亡匿其風雜阻山

澤險峻其俗獷務富厚蓄不樂學其民多

頑而逋租健訟吏斯土者孰不虞其難然

郴雖雞豈天實禍之弗以治乎夫亦存乎

人焉耳良濟往矣乃復謂侵且曠不能於

其官雖者獷者頑而逋租健訟者弗化於

理焉豈其若是左邪行之日全鄉諸君子

餞之郊屬言於李子李子乃有斯序

賀韓應井受揮使序代作

某歲冬魚臺韓君應井應

詔輸金拜揮使銜以歸廼留守後衛指揮張

君宇李君碩同知陳君九魁楊君瑾以應

井自衛出謁史氏某徵文賀史氏曰何哉

爾所謂賀者且襲跡者遺表也信今者

戾往也而可乎於是張君進曰近利者晚

西野遺稿

卷之六

五

當義者潔惟義惟利厥趨惟人是故陶朱

屢散卜式輸邊情匪衆殊各有攸見夫是

光流信史談者稽焉乃應井商而倦歸顧

弗愛厥藏以助國

聖天子嘉其義錫之官若服斯其行之良視昔

賢何讓邪李君復進曰詎茲已哉應井往

之商也善酌時勢權常變能與衆卑卑昂

昂然聚財視義弗忍為剋削損心之行乃

家食又善施與鄉之人多所賴斯又其

之貞矣陳君復進曰詎茲已哉應與九其
用往以齒被

恩旨冠服矣厥弟應軫舉于鄉今復有聲治
郡棟蓼輝映齊德而並祉斯又其助之廣
矣楊君復進曰詎茲已哉瑾若應井連婚
構接簷楹乃聞見為特詳應井生五男子
咸紹志卓立遊

國學者二從之商者三諸孫若姪王立鳳翔
業儒術而內婦亦斬斬無間言斯又其流
西野遺稿 卷六

之永矣於是史氏某曰嗟嗟樂只君子天
子命之應井謂我微諸君余詎知應井也
夫財貨以奉身也足乎生之養無困於其
身止矣徇財以賈禍厚積以歛怨斯為用
之是故君子之于天下不惟其財惟其行
之良行即良矣素患其弗貞也助患其弗
廣也流患其弗永也何者亦懼遺棄疾往
焉耳矣故流永則積深取廣則守確素貞
則道純行良則賢徵夫夫也誰能棄諸應

井備焉斯樂只也已其受今

命曷忝哉善如諸君之相與以義也信非遺
秉戾往也爰綴斯文用申短贊辭曰於皇
德系于韓允光廓乃丕緒混跡賈商財聚
維義肯獲肯堂伯仲懋德元方季方式穀
似子謝樹流芳鄉評歸美萬口斯將富好
行德邁彼耄荒爰輸于國弗愛厥藏自
天有命寵之冠裳曰維三品名器斯彰閭里起
敬是曰民良德則純嘏曷莫厥常永貽世
西野遺稿 卷六

憲史氏作章

贈蔡廷宣任長沙推府序

寧都蔡子廷宣謁選銓曹受楚長沙推官
以去或謂史璣曰夫刑人之司命也然冒
刑健訟者罔上以直已機械顛越莫測之
如羅襲鬼域而俾我 日衆取衷焉難矣
我矧長沙控三省之交其風雜阻山澤險
峻其俗獷戶主客參半務富厚蓄不樂學
其民好爭而善潛故訟非訟鉅小亦類

年無息期廷宣即善刑然能使之咸允乎
史璣曰噫嘻異哉是虞之外而弗已省也
長沙即健訟乃心獨人殊乎子曰聽訟猶
人必使無訟夫獨使無訟難將聽之亦弗
猶人耳故太上忘訟次使無訟次聽訟聽
之者誠訟直明則彼瞿瞿鬼域我者庸我
罔邪是故先主則弗虛弗虛者聞深文則
弗恕弗恕者刻外遷則弗斷弗斷者靡靡
則眩實刻則叢怨聞則納愚公明之道鮮
矣夫遏惡揚善天之命也好善惡惡人之
情也司法者將民善惡是預而顧奸之其
誰與我故君子照之以虛則下無遁情臨
之以恕則下無誤中成之以斷則下無反
命何者虛生明恕生公斷則公明之道立
三者備而德成矣德以司刑則豪伏而良
倚民且無訟且忘訟刻區區聽訟云哉如
是而民之雜者獷者好爭善潛者乃謂弗
之允吾弗信之矣且余聞之直木不可以

為輪曲木不可以為楠言定之素也是故
不知其政規其學不知其仕觀其處乃廷
宣童而遊鄉校也學憲二泉公一見賞異
冠而康之自是諸督學就試亦無弗以行
藝弁首者繼貢
國學報又以行藝為當道所推引斯其處若
學可知矣于司刑何有哉廷宣父嘗捐貲
助
國受散官又嘗助政邑校建黃沙郎君二橋
蓋富而好行其德者語曰井水不苦實嘉
禾不厥粒欲觀廷宣賢觀其父可矣茲往
司刑誠推若父之心行之而謂有弗允弗
以公明稱其然邪廷宣聞之謂王泉張子
曰善哉史氏言足相我於郡子盍請識以
遺我
贈掌科少龍賀公考績序
國朝設官求治自一命而上者莫不各以務
行其職為盡而於給事中則專責以言

給事於官最近侍而南北署並峙不革
以廣耳目之司也嗟夫天下事至夥也自
尋率上達公孤官非少設也臧否判而理
亂之所從生焉而或以為之防為之勸奉
群情而使昌言于朝者顧獨專責之給事
茲其官可不謂重且要乎故余嘗謂行較
之言則實也而或失所選者其妨治也獨
言較之行若虛也而或失所選者其妨治
也宏然則非則正識大體有道術之士信
何足以堪此歲壬子賀君少龍以建安令
召為南兵科給事中余時官京師聞京師士
人語賀君自少好學有風節出令建安建
安人頌其政蓋所謂剛正識大體有道術
之士也茲其往必不辱於選余時已心識
之矣已而君南任余未幾亦轉擢而南焉
則見賀君果持重識大體平時恂恂若無
所異者至與當否天下事評人才高下則
確有定見而

南野遺稿

卷之六

手

七

國是所在即又利害莫奪踰入必先焉以是
風望日隆起善者恃邪者憚中外莫不知
有所謂賀君也余於是則信君誠不辱于
選而因憶京師士人之語之驗矣今年夏
五月君以報績詣余部司考者上之授牘
行余因謂曰今制南部有考課無與於銓
授余力何能進君哉然
聖明在上黜陟幽明惟公君入必重用君斯蓋
不龜可決也亦曷足為期焉余竊惟自海
上用兵以來
上憂念日不釋君於斯為專職而
上又聞君才意者行當被宣室之問乎人言客
兵難終恃賊可殲難制其不來莫若慎擇
守令令其自募兵為戰禦又屯將翼之稱
遠計夫是誠非闊略文法大假借之不可
也始兵起時衆論譎訛訛不一君獨默不
應退列上數事則奇中人以是賢君矣乃
今則又冀以執余於君之行有重望焉故

南野遺稿

卷之六

手

七

申之以為贈

賀壯塢劉尹獎異序

夫士人欲行志其相乎次惟守若令然令
尤近民古君子莫由相者擇焉乃今選人
擢是官去輒怏怏有難色何邪蓋曰令秩
殿而勞且劇其勢莫吾由又郡藩臬撫察
者岐見殊好各以其毀譽黜陟臨之耳是
故職即修矣非甘回曲媚當其意雖奇偉
之政弗以揚也職苟墮矣然能當乎貴勢

西野遺稿

卷之六

三

風

即禱杙其行豺虺其政莫之指也以是而
期邑治雖賢者宜難之矣嗟嗟否執久矣
茲說之惑世乎夫挾勢濟枉上可厭也厥
理孰掩夷分逆合下不能也志者孰沮余
嘗讀古功令以文侯之賢尚私惑左右議
于鄴計竊為良吏悲焉及觀烹阿封即墨
事則知世惟無自出于毀譽之塗者斯貴
勢人小動搖足抗其志誠特出若耶墨累
遂終蒙蔑實之毀哉故曰誰蔑其實茂華

西野遺稿

卷之六

三

風

之澤枯者弗腴輪囷之言誣者弗居且令
秩毀矣事權實專焉不可行之省郡者可
行之一邑郡藩臬撫察莫或制者一令制
之則分廢理有丞有簿有尉百胥承風奔
走一邑以聽若是謂勞且劇勢莫吾由其
然邪然求之邑令鮮稱善往往弗獲于郡
若藩臬若撫察劾以去否而抑秩去拔獎
者十不見一焉斯非泐忍齷齪自詭其志
邪抑志弗確而毀譽足抗之邪往有告余
滑治者民曰孰嗣我令賢郡藩臬撫察曰
孰賢如滑令華聞日播上屢拔獎焉余時
心異之求其人曰壯塢劉子然莫識作何
狀日吳丞濟美謁余曰滑素勞劇劉之治
無稽牒明而健介而和平徭敦化凡城隍
關所咸撤新焉上令違厥志則執不以行
毀譽莫為動然卒譽流交悅罔弗拔獎者
夫今令于邑偃志賈譴顧號于衆曰令難
甘是焉擬之劉子何如邪斯謂能行其志

邪管敬仲曰不知來者觀之往夫人劉而劉子克馬行

召而撫察而藩而臬往斯能矣於劉子乎奚有吳丞曰若是則進而相能相乎李子曰志一也勢崇卑遇也相不相余焉知推劉子志有本矣吳丞曰大哉言乎廣而正遂書歸為劉子賀

壽恒軒韓揮使八袞序

太史公有言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

西野遺稿

卷之六

壽

壽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疲余每誦斯語未嘗不慨然傷感也然阱斯語者乃商為甚蓋其挾贊而牟纖畝即出門罔不兢兢懷戒心焉又其之是販也必蚤度暮付豫有成畫而後赴之而其售乏也則又察天時消息酌彼我贏縮又道里舟車之費之筭利見子母而後售焉斯其所為勞疲亦宏矣甚者售販之際陰行其剋削損心之計而一不逐利焦熱弗已夫商于利譬士

道也孰咎其利者而猥溺若是是豈衛

欲喜生之道乎韓恒軒公故業商者公之商獨耻與他商等因時卑卑昂昂不為剋削損心之行而問其利顧日進他與商者率莫及且他商盛則甘心白首味于利不能釋又其人無不衣絲履絢策肥乘軒聚歌舞盛居室帷帳以明得意而公則年未

卒即不欲自勞盡以其賞析之子而又自奉儉約反之身以範其家公仲兄仕為冬

西野遺稿

卷之六

壽

壽

官郎子五為上舍生者二例授戶侯者一豕孫尚丙午秋領鄉薦餘皆彬彬業黌舍而公亦例授揮使矣然公終不易其素微有所張詡余嘗兩造其堂見其慎而朴絕不喜浮靡果不效尋常者之侈且恣也夫形神一耳上焉者委形以游神後物而弊其次握形以用神齊物而弊其下因形以搖神先物而弊公平八袞而形體矯健精神况和非其所取于世者寡邪明年歲在

辛亥二月某日實公懸弧初度之辰公之友典膳王君崇教謁余文壽公而公孫尚時在六館中偕之來余因進之曰若翁商也跡其素則士行焉委形游神壽也蜀紀乃尚則士業也使以利終而商其實焉斯莫由永譽也必矣其母乃非若翁之志乎公家居子姓中或弗檢必晚責庭下訓之改余素嘉之而韓生尚分又有今雅故推公之意壽且樂莫大於是者故并以告之

俾歸俯觴焉

壽張完山六袞序

余嘗覽觀漢傳家世顯子姓又才賢莫如楊大尉陳大丘然大丘之後德漸衰減弗繼而當世所稱貴能守家風者獨楊氏乃其實又何殊異也大抵前烈盛則象賢難而紹述稍弗類則疵畢見固非必有大過於時矣善乎柳直清有言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彼誠有所試而云然也余斯深有

取於完山張君云君之祖東白公雅志聖學與羅一峰陳白沙吳康齋諸人相倡和聿開來哲而進立於朝則疏治法請終喪勸行王道不猥以徇時蓋歸然一代儒碩也雖志未究施而要公所自樹即大尉之清介大丘之奧廣曷加焉故至今讀公名臣錄中事莫不想望其風節以為不可及而為之後思嗣其聲光顧不難矣哉乃完山君稟質姱秀才高而行美不獨居家恂恂肅睦而佐部部理佐郡郡理已擢

益藩相則又臣主相得政無小大稱治焉故今海內人士論先臣後必推君才且賢足世其家喜東白公不睦沒是既無大丘之後之慙而史謂楊伯獻等善守家風者以君較之何所讓若爵位之同不同與君後來之所至則有在不必論者嗟亦盛矣今年三月君壽六十歲司寇劔峰陶公與君

有爛雅屬余言壽君余惟士重立名孝大
永緒彼修若天非達人所論為不朽者也
是故身誠脩無忝於前人則載德終譽誰
為之天者儻箕裘弗繼行業無所表著則
前光遏佚即壽曷稱焉君今才且賢足象
賢世其家既無慙於紹述弗類矣况由是
日修不已焉則東白公之盛益彰而君視
楊陳二代後殆益之矣彼載史筆者安
不有列君事作世家傳與漢事並傳乎
則君之所自壽者固遠也彼徒壽君於
齒之間者不左歟

西野遺稿

卷之六

三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六終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七

豐城李璣著

括蒼門人何鏗校訂

記

重建廣潤門樓記

嘉靖歲在己酉春三月重建廣潤門樓成
樓凡九間簷層者三崇以丈計者四有奇
衡以丈計者十一有奇縱以丈計者五有
奇週圍以丈計者三十四有奇門內外重
建兵馬廳四座各四楹馬遠而望之翬飛
徽聳迫而察之匠藝精奇登覽則匡蠡諸
險若拱若助遶渺悉歸指顧而俯視則萌
居環湊司府區設邏警時嚴固勢雄百二
者也始丁未冬樓燬也中丞傅公鳳翔唱
然息曰無樓無城無省矣可但已乎乃謀
之巡按伊公敏生會疏

上聞請重建已乃集三司諸公議營建便宜已
又進南陽郡守胡君公廉同知張君福通

西野遺稿

卷之七

一

無編類

判張君爵汪君佐推府秦君梁商昌尹皇
甫君渙新建尹甘君觀曰汝等長理斯土
維茲營建汝寔總之於是僉軍餘免操者
人役工幾日以戊申夏五月肇工則又分
檄往市瑞州麻石湘川梗楠凡礪鍛甃甃
黝望之需亦公羨平取費罔民及云時被
簡董役者瑞州府通判舒良材南昌衛指
揮賀春而南昌縣主簿薛大楹新建縣主
簿林尚綱南昌衛指揮謝恩實佐之樓既

兩野遺稿

卷之七

二

成中丞傅公合諸有勞者宴之樓諸君合
辭謝請曰今茲煥燼既復區畫寔仰賴我
公務至重也願刻其事石於是以皇甫尹
列始末狀問言史氏璣狀言布政左使則
喻君智右使則林君應標太參則李君鉅
謝君九儀張君元冲少參則李君憲卿憲
使則吳君鵬僉憲則許君穀陳君鳳章君
煥都指揮則方君恩文君相寔偕始議工
未訖巡按伊公陞汪公彥來代而少

參鄭君汝舟黃君文炳憲副鄭君世威僉
憲許君東望王君繼洛林君策都指揮丁
君來亦嗣至飭美今樂觀其成焉璣曰今
讀詩臯門春秋雉門固美剌殊旨乃知聖
人兢兢重民力也夫樓之建今何可已然
非主之中丞公而諸公協議克成安知無
稱損於官民且樓托之城去民居奚啻尋
丈一民失戒樓因燬焉殆天啓之云江西
省城門入我

兩野遺稿

卷之十

三

明改存者七廣潤最衝庶又驛通夾門左右
蓋水陸之會也樓之成增勝易觀較他所
特異茲非其地然耶夫非天弗因特地弗
形非人弗成余懼夫後之人莫原自成而
嗣修之也故不辭為書之而系之辭曰
皇明赫興統一制叛分省西江城因往漢關門
廣潤司我坤方飛簷有仇百二其強天乎
載新災告回祿於鑠中丞建謀維速爰有
二吏亦聿既同貞義協志休矣群公力弗

氓傷費出帑羨十越月成萬口斯便托茲
喬步舊貫易觀戰守則利奸詭心寒

國威丕昭文治是翊南浦西山配樓岡極邦
人歌惠世以永寧後之嗣者敬眎茲銘

重修順德府學記

高皇帝興稽古重道作人弘化乃御極二年即
詔天下郡若邑皆立學於是順德之學立成
化初年黎侯某又拓新之事載紀功之碑
嗣是修葺者率隨時苟且故日圯焉歲乙

西野遺稿

卷之七

四

西野遺稿

已蕭侯體元自比部即出守視學喟然議
修之維時歲適歉侯曰吾政未集而勞民
不可乃弛禁節費均役清訟小大事咸既
厥心越一年丙午政通民和歲亦報秋於
是上其事巡撫蘇公舜澤巡按傅公鎮既
得請則稽羨市材募勤庀役費不給又首
捐俸若干故郡僚若士民亦各相勸出貲
以助焉經始以秋某月而以同知喬君佑
蒞其事首廟廡門綽楔次敬一亭明倫堂

啓聖祠尊經閣又次東西之齋饌廩之所

觀射之園覽勝之樓營葺有序輪奐改觀

泮橋臺級周遭則增置石欄甃砌皆易之

石而名宦鄉賢今又易正其祠云丁未夏

落成於是祀者得效其虔游者得成其學

觀望者肅而四境聞者亦莫不翕翕然興

也人士咸謂侯之功不可忘以舉人李君

可觀來請記而進士李君景萃偕之來余

曰學校者化理之本務而賢才之關也是

西野遺稿

卷之七

五

故王政先之而蔑棄迂視者無論矣若陽
邀崇獎之譽顧遜難自逸即鞠為園蔬弗
理日艱遷去免者亦比比也又其悖者動
不度時勞費罔恤則化理無裨而先既以
其民困矣乃蕭侯學校是亟而無擾於官
民斯不可以觀政矣乎喬君又協志并謀
克成茲舉是皆可記者故不辭而又系之
詩曰於赫

明興變夷以夏丕立學宮作人弘化順德有

學歲久而地吏顧聘貽累政相隨蕭侯下車循跡喟嘆曰是弗修化源孰贊歲之弗有侯則需時釐政博費起我瘡痍翌歲載秋當路報可允役捐金侯志斯果詵詵民士義動而勤斧斤版鍾百堵具興乃正廟序廟序有卹

聖謨有亭師徒有室爰有祠閣正祀尊經觀射覽勝樓閣作反絃誦洋洋文治聿振翼相明時登爾賢儔昔有黎守侯則媿之喬君協

西野遺稿

卷之七

六

義又克相之成美勿忘敬哉有位史有銘詩貞珉斯跡

應天府題名記

應天建府以來百八十餘年矣尹若丞前後無慮數十人名故無題石鮮稽焉嘉靖丙辰葉君汝聲寔來尹於是而諭君中南適又來為丞則相與喟嘆曰今且無石後將曷觀乎乃檢故牘得尹自蘭君而下丞薛君而下若干人爰次其字里發科履

任鑣之石而委余為之記余惟自昔帝王圖治莫不加意畿甸而任官尤慎焉至以親王皇子領之蓋根本所先也我

太祖始建留都即改元集慶路為應天府已而謂是不當列郡等也洪武三年則陞府三品崇其權給銀印定知府曰尹而同知則丞云

成祖建府順天而應天仍不革蓋稍倣漢京兆河南之故事然漢於京兆殺其秩而今蓋

西野遺稿

卷之七

七

南北相埒可不謂隆重者哉夫應天屬縣八內拱京師南據形會固外郡省所承式而

太祖所謂萬世子孫當毋忘者也然而政俗日殊矣矧兵民錯處豪貴翫法建署衆而天威遠既不可繩以一切而寄餽竄籍之奸探丸脫錢之詭又雜集五方日以撓吾所拘撻如是而為之尹若丞抑何其難也是故思其重則毋或敢輕焉思其難則毋或敢

易馬立根本之計折奸邪之萌保釐惠養
而因革寬嚴相其時斯不存乎其人歟夫
往蹟具則得失形是非定則勸戒寓昔漢
應邵於河南諸尹人為畫贊于廳壁覽者
惕焉然由今以觀方丈之石名氏具存其
重其藉孰勝與否固一撫石而勸戒默定
又何事乎人為畫贊也嗟乎斯蓋二君所
以題石之意乎然人心不死口碑磨自
上履祚來尹若丞于茲者其行事章顯較著矣
西野遺稿 卷之七
即洪武間稱久遠將無有不待石而知其
人者乎不待石而知是實先於石也字里
發科履任則人或臨石而漫視之者矣吁
可懼哉棄喻二君俱以名法從來任未喻
暮利興蠹剔應天稱其便名驟起蓋所謂
能其難且重不待石而後世自知者而尤
拳拳茲石其昭示嗣來之意何深乎余以
棄君之委久未有復也記成而棄君遷南
大理卿喻君乃為登之石

晉州新建名宦鄉賢祠記
三代漸逝化理亡本乃名宦鄉賢之祠余
斯重有取云夫善善惡惡人之通情也是
故之所賓禮而榮慕焉之所攢斥而報焉
即行貶能無然乎然不章曷示不激焉興
風行斯窒矣祠也者固章而激之之具也
易之觀不薦而孚而豕曰聖人以神道設
教夫設教神道孰祠急者而其風孚之不
薦非章而激焉者乎然則崇化以政祠若
西野遺稿 卷之七
之何其已也晉州名宦鄉賢故未有祠萬
守至為之喟息良久因進諸師儒曰余忝
守茲弗類乃昔宦茲名者暨鄉之賢弗祠
焉其何以詔我郡之人會巡按御史翁公
某行部至亦首是之稽萬守以請報可遂
檄學諭其可祀者上焉已巡按胡公某繼
至俾重覈焉自唐迄今得名宦若王安仁
趙仁舉許禹徐度馮裕張士隆九六人鄉
賢若魏徵崔瑋呂正呂鏗高安張瑜張璠

呂秉彝凡八人乃卜地學宮文廟後
元材度時節力茲營二祠各極者三南
向經始于某歲正月某日再閱月而落成
望之翼如枚如俎豆有所總計工若干費
金若干罔公私稱損云已萬守率諸師儒
拜紀祠下典刑儼存蓋曠儀偉睹也於是
吏厥土者無小大咸曰是非嘗官於斯者
邪今尸而祝之吾誠等焉誰其擯我鄉之
士曰八人者登之祀固晉產者生其地莫

西野遺稿

卷之七

興焉能無忍乎民則奮曰彰善癉惡上之
典至公也矧力由敦行誰我制者我獨非
夫歟故風者生于其政者也政者正也正
身其本矣視厥施施實焉章以示以激
興矣萬守樹之風聲而閩郡胥應豈偶
哉萬諱某字某由襄陽判陞今職下
廢具振祠其一耳又提身介導民以行然
則又非化理亡本者祠成乃經南吏部主
冊卿持學正馮世昌快來請記噫斯

余所樂記也抑念而莫倡孰與始乎倡而
莫贊孰與遂乎贊而莫任孰與成乎倡以
始念贊以遂倡任以成贊諸亦何可泯者
其名氏具列于碑陰

霍丘縣學新置學田記

霍侯黃君既蒞治則日咨求民隱拊緝之
尤加意學校與其教已乃捐自俸百三十
金為置田若干畝去北郭而近歲可得稻
麥百石歸之學以待士之不能舉火者而
西野遺稿 卷之七 十一
年至莫婚死莫殯且塋者因賙焉霍師生
感德慕誼上其事諸當路願以田事勅之
石詔久遠俾勿墜而諸當路咸俞之于是
李生純先儲生成材乃發其師之命持事
始末來徵文余竊惟
國朝稽古弘化群其士于黉舍中而誨之師
長其高等者業已廩之矣而又安取于田
也蓋廩其秀限而弗過鼓舞之義也君道
也賙其所不能舉及使不奪于他而勸率

之由於教則仁也父母之心也矧田有常
入則歲可權之出侯即去士將秉賴焉茲
其慮不既厚矣乎然余嘗讀孔孟憂道恒
心之章則又慨然嘆曰嗟乎何訓戒若斯
之嚴歟夫產事之貧即不可以生而恒心
弗遷猶將憂道而勉學士君子所以別于
齊民者固然也霍士始幸拔于齊民中補
弟子員而侯之田足賴又若是而顧負時
弗學焉其亦非士已且夫士之于農也殊

南野遺稿

卷之七

七

業而比義焉弗肯播者忘拔苗長者助令
五穀而甘蕘稗之熟者諄田則罔秋爾諸
士所明者而謂學迥異是乎是故忠信為
之地仁義為之種而耕之以師友耨之以
克復獲之以古聖賢相傳之心法勿忘勿
助勿諄焉則學乃知方可以語道處不失
耕莘之樂出不蒙素餐之譏霍之士既有
登譽而侯之心庶亦無負矣霍山川秀衍
稱名邑豪傑士誦法孔孟者輩出蓋無所

待而興者而侯復有以勸率之其相從而
勉于學也將孰能禦哉黃侯諱諧字某聞
之永福人始仕把縣學教諭尋擢國子典
籍轉今官而魏教諭君輅訓導陳君俊甄
君有恒狀抵余則曰侯蒞霍多惠政纔暮
也又置田入之學余故嘉其知所務為之
記且因亦告夫多士云

如皋縣新城記

如皋本漢廣陵郡環縣名已見於晉唐置

南野遺稿

卷之六

六

如皋鎮南唐復為縣乃維揚之塞邑而與
海門通泰襟聯帶附唇齒輔車地也自海
寇近作諸邑以城郭不設長吏雖有材武
莫能扞之其焚燹肆掠荼毒震蕩之禍其
烈也嘗一再入如皋幸而無事然蛇豕其
食恣睢未歇先事豫戒域民儆守之務惟
城為不可以已侍郎澹泉鄭公建節撫淮
王夙夜勤民不遑自佚楊守吳君自湖以
城如皋請公命之其標於縣遂親履度

地形舊治東西修而南北逼隘北濱河
墊河水衝啗又丘墓累累間錯無所取地
其南則平田畝澮舒曠沃衍乃展而拓之
延袤廣輪圍徑始稱以量計之得七里二
分知縣某承令遂繕城焉為門者四樓如
之為丈其長一千七百九十畝并土物餼
糧徒庸之費三萬五千緡有奇濬濠環之
上墉下壑宏規大起暴客摧沮民志攸寧
提舉也固封守而豫不虞其善之大者矣

侯禦侮則鮮不胥城守是急莫之有改矣
然余又聞古之為政者輯和其人而決以
恩信使民致力効死以當勦寇之猝至而
不忍去惇彞以正訓昭禮以緯俗使民知
死長親上而無嗜利偷薄之心若是則戡
次之寓堅於重關畫地之守嚴於百雉故
曰聖人有金城者以有此具也而況夫地
利阻阨兼資並設而不廢其孰能侮之余
述春秋城築必書之義記其事而為之銘
曰海水澎湃狂鯨迅奔舳艫舳舻倏忽聚
垣民無保聚走竄郊原恬嬉歲久孰設屏
藩惟此如輦瀛於海涘冠來蕩蕩莫之或
止譬彼騰波匪防曷制剝膚震躬隱禍萌
紆桓桓中丞實
國之積審勢廓宇度矩引繩賢牧贊治令尹
是營奮築具戒剗此堅城巖巖濯濯莫我
敢膺墉以域民泉源其下粉堞雲橫白波
湯湯千夫守陴木為布野鈴柝宵鳴闔廬

休暇猘輸賊肉我則拒之鉤戟長鎗從高
布之搃吭上游屢重出奇九地之守脫兔
莫支保障既陳典彙宣貴端之範調其
衡轡勇武知方化俗貞志協于人和以毗
地利爰藉循良守邦長世

聖人之化淳漓麗鴻詰兵震耀遂荒海東扶余
樂浪罔不來同千里一尉關闥不扃爾臯
之祗永奠日中

不肖孫九疇哀輯

西野遺稿

卷之七

十六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七終

玄孫王璠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八

豐城李幾著

枯蒼門人何鏗校訂

行狀

誥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靜安齋范

公行狀

公姓范諱楚蓋字惟忠其先錢塘人唐相
履冰後也元和中諱平者以亂徙豫章古
豐已徙富州之城西已又遷孝弟坊仙音

西野遺稿

卷之八

月四

巷遂家焉二十五世謨是為公曾祖以貢
生中宣德已卯順天鄉試任學錄謨生儼
不仕號心古居士太史張東白有記宗伯
楊文恪有題斯可推其人已儼生約號思
齋娶教生三男子孟楚芳仲即公季楚節
公五六歲父訓學外氏心古先生在堂艾
而眊公日侍食必擇柔旨以進出若入必
扶翊識者異之比就外傳輒復循循以聽
不逐群兒狎甫冠思齋公以縣辟為區長

公代為經紀遂廢舉子業先是長假諸
勅取之屬輒那移自殖不時輸及覺露則
潛通胥吏以真免幸不敗類歛怨於屬乃
去獨異是人翕然推服焉年二十五思齋
公背棄公哀毀獨至殯具務從厚暨營塋
日徒跣數十里暑雨周避泣語人曰父年
五十四耳乃茲不幸舍是曷致耶公又善
慶兄弟怡怡無間言思齋公沒合食尚二
十稔不析產子婦至五百餘指凡事閤白
教母曲當其歡及沒公哀毀成禮如思齋
公喪凡忌辰時祭即愀然竟日務竭誠焉
弟楚節塋屢婦卜未得地公有自地善喜
捐與之酬其直公又謝弗受其孝友類如
此公性樂易能厚善鄉族然不喜姘媾或
不義則直詞析理罔假借故質平者始若
弗之堪退亦竟無反側者無賴子弟見他
尊長或逞肆乃見公則歛拜肅立無敢干
以非尤嚴於取子不忍設機穽以是行

負敗亦悅服公之素每歲歛必放資貧不
能償輒貲之嘗焚券數百石里中德其施
年三十九始生今秋部君稍長延師于塾
審教罔寒暑間或曰君晚育何苦乃爾公
笑而不荅顧督教益嚴乃次子庚成長公
教之猶教秋部君兄子康與秋部君全年
全塾公教之輒猶教秋部君嘉靖甲午秋
部君果領鄉薦明春登進士諸亦彬彬遊
黌宮有成立如公志秋部君初授主事公
貽書曰人命匪輕仕重始進兒不可不慎
也秋部君如教故獄事多平反然心則時
時憶公圖省覲公復書止之且貽以影圖
曰吾與若母幸強健汝宜竭力明時瞻斯
斯已即歸何為耶每秋部君轉遷報至必
索香禮闕貽書申戒惓惓母負
國恩嘉靖丙申以生
皇太子恩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戊戌
大享禮成建 封奉直大夫刑部貢外郎然

公終不以子故輒入公府即入厠或以私干或語有所難即弗答至訪之時艱則詞情俱切務詳其所以當路者禮之退輒嘆曰真忠厚長者無不愈益敬重公邑侯胡書請公賓諸鄉飲凡三至始一赴後竟難公與邑中諸耆俊結社會杖屨蕭散觴咏盡日觀者莫不望風起敬晚年益好恬淡簡出入暇即取古詩文讀之於世味泊如也因自號曰靜安齋蓋以見志云己亥冬十一月忽遘疾時秋部君奉

命勸晉藩獄將竣事便省公旦夕觀其至次年正月疾增劇公謂配宜人陳曰兒歸莫待矣命也今亦何憾汝母吾積憂又召庚屬以後事至殯具喪儀亦一一指授令弗踰且反覆陳以孝弟忠信是月三十日終於正寢距生成化戊戌十二月十九日享壽六十有三歲秋部君又稱公稟氣充厚器宇魁偉笑語若洪鍾坐起閑定如山

貌家者謂必壽夫術難言矣德則如公而顧弗永嗟嗟司造何心余在苦塊方以先君故抱痛罔顧而重有感於公也哀哉傷哉公配東湖陳兆瑞女子二長秋部君郎中慶先娶徐贈宜人繼娶蔣封宜人次庚邑庠生娶熊女一適呂某孫男二謙詢孫女一秋部君偕弟庚以某年月日塋公于某所屬余為之狀將求銘圖不朽亦以余同年且同里知公特詳耳謹次其大者于右以俟立言君子采焉

先兄龍岡行狀

兄諱浙字邦秀別號龍岡始居南昌漸嶺繼徙豐城祖居之湖茫湖茫李先徙臨川之祖曰勝曰訢曰孜至六世祖曰從生五代晉天福間乃卜相今居由宋歷元代有賢顯

皇朝以科第起家者三十人其他祿仕者尤衆即弗仕亦知秉禮守先訓故今我李特推

于人云第二十一世諱世武者實兄之曾祖世珅生與初出贅漸嶺劉氏因家焉與初生困學公鑄配熊氏生子三季者兄也坐而傍慧童時即嶄嶄異群兒困學公嘗夜飲歸以古詩醉後馬駝回試之即應聲曰夢中鷄喚醒時四歲耳困學公以舉人理吉府刑携與俱星沙文學士即莫之先皆知為遠器弘治甲子富大比兄歸就試郡邑邑若郡皆弁諸士首學憲二泉郡公尤奇之是秋遂以儒士舉于鄉困學公繼任代府長史兄隨侍王一見異焉邀與左右曰李長史好兒自是遇困學特加隆時都憲高公友璣王公憲俱雅重其才每與論文學丙子困學公卒于任時流賊蜂起行旅逆跡兄獨伺間扶柩歸莆萬里加之哀戚幾不能自存人以是難之服闋試禮部登正德辛巳楊維聰榜進士授南谿封主事是年以

奉上起藩邸恩得贈父母
誥命已乃以父柩在堂假道歸襄事諸督自調度略不以干二兄哭語人曰親不養舍此報無日矣允遇二親忌辰輒哽咽不自勝不娛酒肉先是掾吏赴部者善罵罵該司遂過為之防文牒少不應即被黜兄之任獨虛心為理得復錄者不下百餘時人稱快秉樞者謂其才委兼署考部稽部太醫院事考部稽部太醫院以之理繼調此儀部主事尋陞職方員外郎復陞儀部正郎所敷歷輒有聲卓越倫輩已被旨選駙馬仇駙馬者誣奏逮及與全官陳滿俱下獄兄毅然曰官事任長貳佐曷與焉謝官壯其語詣於上謫全州判由是全官俱得免歸次左蠡風壞商舶人恐甚兄計繫自舟募小艇十餘為之援穴其底得三人乃微大賈也願納餘費數千半謝兄兄一無取慰而遣之至空

與閭老敬所將翁過從雖遠誦陶女也
巡以省誌相屬未脫葉陸龍游尹姓某者
大猾也素把制官府翼以二子俱庠生兄
廉知坐以法併繫二子罰修諸公解仍令
自主其出入群奸以是恐龍游治甫兩月
遂陸蘇州判蘇州額貢

御家中官歲來督之輒凌軋有司務飽其私

乃已尤獨不之屈中官竟莫之敢恣當道
嘉之檄掌崑山事縣朱氏以仇誣服死刑

西野遺稿

卷之八

八

業成獄矣兄覆鞠竟白其冤於是宋禮天
曰吾無報李公願公百男耳乃兄年五十
始一子顧忽天時歲宦况蕭然久之得報
陞楚雄同知默然良久曰嗣息中天一官
萬里嗟嗟非命耶遂拂衣歸扁其軒曰知
命撫公王龍湫遣學博促其行監司請公
亦賜請勸駕竟辭謝兄修軀偉姿舉動閑
儼不事小節見者傾悅又言談辨工草隸
自事津下至博奕小技人無及之不待選

于養而已及其當事局亦出觚露鋒旁睨

一世自負無所下且面斥不能容人過以
是異志者多忌之卒莫究其用君子惜焉

兄性不嗜酒到口輒推去然賓客至勝味

酬和務盡其歡即無賓客或鄉族之人亦

宴笑博奕窮日落月不為倦或勞之兄笑

而不荅人去則閉門端坐焚香瀹茗而已

興至則形之詩文生平所得甚富惜散逸

往自漸嶺徙祖居二兄不從業讓之先產

西野遺稿

卷之八

九

歸日諸姪來告乏復計口廩之歲為常我
李自吳康齋修譜以來幾百年世系益蕃
至莫相識兄乃請之族長重加修輯附以
新例族人多所賴又族弟庠生貧而客死
無以塋兄助之塋又恤其家其仗義類如
此鄉族有質平者則據理剖決不媿鄉人
始若不堪卒亦無不服故兄之家居也貧
莫告枉莫白必曰龍岡龍岡云聚進賢舒
氏 駸元棹溪姊也子一捷側室賀出二

歲未聘女一許南昌談溪姜愉嘉靖己亥
九月偶中風掖就床褥遂莫語越二日竟
卒蓋十八日卯時也距生成化庚子十二
月二十九日寅時享壽六十歲嗚呼弗究
其用竟亦弗永其年耶嗟孰謂有天道然
年弗永尚幸有子用弗究抑亦有知者視
暗沒以終嗣息竟絕者又有間斯不可自
慰哉但憐才慕德者悲憾不免焉嗟孰謂
有天道兄卒之明年璣以外艱歸悲來在

心又違筆硯從叔萬集來云兄家將以本
年十二月初六日塋兄於烏石塘之原屬
嗟為之狀辭不敢敬為之次第所共知者
于右以修銘墓君子采焉

貞節張淑人行實

貞節張淑人故指揮使佩齋方公之妻見
任南京錦衣衛參府益齋方君之母也嘉
靖癸巳年以子貴累進今封又九年壬寅
察臣以淑人守節事上聞

天子詔旌其門曰貞節云淑人系出南昌世居
省城中澹臺門父許某號南洲仕為梧州
太守娶某氏以弘治己酉正月二十九日
生淑人淑人在襁褓中即不類常女稍長
父某學庖事庖事精潔學女紅縫剪補
刺治絲枲種種備授之孝經烈女傳等不
煩開說輒能舉其義南洲公夫婦愈奇愛
之嘗曰女適人必不效尋常於是為陰選
所歸得方氏子佩齋公是時佩齋公父寅
峰公任揮使兩家又居同省中相近遂定
為婚姻淑人歸時年十六舅寅峰公姑某
淑人在堂而佩齋公以諸生遊黌序乃淑
人奉舅姑有婦道事事曲中其歡而敬事
佩齋公若賓力勸其學略不牽於燕妮之
私未幾寅峰公卒佩齋公喪塋祭皆中儀
法淑人實有相焉已佩齋公襲官出蒞事
或承應諸所衙門淑人則手具食物進時
其出既出則扃戶治女紅而歸衙則又為

迎解衣帶進食物相勞如是者率為常即
侍婢不假手也正德庚午年饒州姚源賊
大熾佩齋公受撫察檄往討死于陣事載
公狀表中淑人始聞訃號踊絕者數四以
家人防救不得死乃默以娠自禱誕而男
也則生否則終以身殉踰月果生男是謂
今叅府君恩然夭壽莫期形影相吊又寡
姑垂白家素涼薄人皆難之乃淑人則矢
志甘貧語人曰吾夫有母在幸今有子又
何敢死於是卸華屏飾食苦茹淡日夕保
持遺孤上堂問戴姑寒溫起居家弗足則
佐以紡績門戶閑寂人莫有窺其婦姑面
者叅府君甫六齡即遣就外傳雖泣寒酷
暑課讀不少輟間跪叅府君膝前語以
佩齋公死國及已堅苦屬望之意語畢泣
下簌簌沾襟以激其志人有告之過則
責使改乃已不以嫗煦為慈或咎以繩求
太急者淑人終不聽丙戌叅府君以年例

西野遺稿

卷之八

十一

藥職大司馬疏佩齋公死事上
請特授都指揮食事富室見叅府君既貴未
受室競願以貲產議婚淑人曰吾家世甘
寒素若利此是損兒志矣一切麾去弗許
竟擇儒家女婚之癸巳叅府君官福建建
寧都司淑人則就養建寧戊戌轉官視江
西都司篆淑人乃從歸江西叅府君官二
省退食必問所當行可不可多所贊決時
有規誨語故叅府君嘗語人曰吾任二省
一十五年幸免罪戾于上下皆吾母之訓
己酉叅府君陞叅漕運念重闡在春運延
不欲行淑人曰恩也汝得無以吾若祖母
為念耶汝祖母幸康健吾亦未老汝第行
及時奮汝功業母家念叅府君奉教行乃
庚戌春正月戴淑人忽得疾淑人蚤夜傍
徨醫禱百方衣不解脫者五越月戴淑人
竟不起淑人勞瘁之餘重以慟毀遂搆劇
疾卒卒之日蓋嘉靖庚戌七月二十二日

西野遺稿

卷之八

十一

也距其生得壽六十有二云子參府君娶
豐城李氏封淑人吾都運兄女是淑人所
擇而婚者也女一適南昌衛指揮同知戴
堂孫男二長叔壯庠生娶鄱陽劉僉憲女
次叔度曹孫彭庚俱幼淑人不幸蚤寡乃
知以大義自斷不急於一殉以絕佩齋公
之後而秉志式穀卒成有都督君之賢且
孝養姑氏完其身以歸見死者于地下不
忤是昔人所自任於立孤之難而無有拓

先考劍東公求文述

李氏自先唐隴西公崇父子登進士相繼
為豫章刺史因家豫章徙臨川之祖曰勝
曰訥曰致至六世曰從生五代晉天福間

始卜相豐城之湖茫里由宋歷元代多賢
顯即入我

明登鄉薦者二十二人登甲科者九人以貢
暨他途發者尤項背相望即隱弗仕者亦
頗知敦禮讓母敢貽先人戮故能以族望
于鄉非世宦已也二十世孫諱果者實維
先君之曾祖字南溟仗義尚氣節尤以禮
範族族子弟用翕翕焉至今多所賴別號
素庵吳康齋雅敬重之為題扁且贈以詩

張東白為賦云果生琢字世玉號孤齋琢
生仁字與仁號恕齋俱隱德弗耀仁娶城
上黃氏繼白城章氏鎮上鄒氏生子二長
萬魁黃出以貢任太平府庠訓導次萬古
鄒出即先君也字惟一號劍東生而修哲
瓌璋童時慧發多技巧先祖心竊奇愛之
比長善誦書史先祖以伯父補庠生欲委
之家管會年十六先祖喪遂廢學然平時
未嘗攻書書即工又所聞今古輒不忘善

因事引據言齊且有條故人咸稱曰朝
野先生居先相喪動必稽顙如老成人
毀幾絕及卜塋地遠跣足挾柩往足
血淋淋下或勸少休泣曰生弗及養矣
今自計忍耶事祖母終其身不忍拂即菓
物具祖母未食不入口祖母沒治棺殮務
厚多私具不欲令伯父知後語及祖母必
改容淫淫然涕泣下九忌奠時祭必謹焉
事伯父甚恭怡怡無間言嘗縣索逋急無
所辦乃盡出母朱嫁時首飾茶器等金輸
之官又以其餘納債家無吝色及割龜亦
更不向伯父索平也嘗出拾遺金于道貯
俟無求者翌旦得其人召還之其不苟取
類如此廓落夷諒開口見心人犯之亦不
較然是非至則率肫肫無回隱人始若弗
憚久之相語曰創東實乃相率禮重先君
又性不喜瑣屑務富厚蓄樂朋人之急每
出取負欠出錢殺家或斬之即袖券歸不

一宗故以是日寢窘及有得人問之貸又
貸之即不還又聽之不較里中自是亦多
德先君然窘則日甚矣先君顧不為意晏
如也或竊笑先君先君笑語璣曰渠謂吾
不能唆衆自肥耶吾誠不能此吾志非爾
曷成乃日夜課璣讀復時時舉鄉之聞人
式焉璣服教不敢背以幸有今日丁酉年
先君乃得封翰林院編脩文林郎如璣官
故今鄉人相誨德必曰忠厚有報益觀劍
東云或告鄰廢寺田產請之官可得先君
曰吾家久甘寒素何利於此矧諸人方利
其有而吾奪之是召爭矣謝其人而禮遣
之及偕家母就養于京璣朝夕侍則又數
數詔誨曰嗇夫死利志士樹名若曹罕邁
昌時苟倂仰取倖希溫飽吾死不顧也戊
戌春璣同考試
命下試辭入院進曰吾居家時每科得士吾
不知誰某但聞人誦之則則諸君

弟子渝渝議不已往監諸璣頓首受命往璣或朝參遲即遣促曰晏安盡志怠荒敗德若方從事于時可爾弗動耶夫諸遺教蓋諄諄在耳焉而今形容隔矣嗚呼痛哉哀哉先君善酒豪飲夙患痔酒過痔輒發登廁則血射如注然先君終不停飲痔亦不愈亦未大害乃丁酉年九月十九日忽得癰瘻疾蓋是夜先君卧起便從衾中以手探溺器因仆地母覺呼人翊就挽左手近遂不能聽命今年六月內復停食中寒脾胃漸傷食不進遍身作浮泄不止積血時時下不幸閏七月初九日辰時遂終于京邸距生成化壬辰八月二十九日子時壽六十八歲先是先君嘗語璣曰丙申春小便洩血者數次右中指常痺豈斯疾已芽而璣莫之覺歟追悔無及罪實通天然璣聞語曰仁者壽以先君平生觀之謂之仁非耶又相法項有綠文壽聲出丹田壽

先妣求文述

先妣朱氏性沉靜溫淑不安言笑自少以女德聞先君每恨不及侍先祖養佐先君事祖母無遺力每食必躬具以進及構疾則又審寒暄調藥餌歷晝夜不解衣帶祖母死殮具多親製又親為沐浴梳條不忍假手于人己乃痛哭再絕復蘇事伯母如姑率相得歡甚居常無間言每鄰婦集歎歎競短長母獨溫溫竟日不談人短長

婦盡相敬重亦莫有短母者人以璣
善告而不譽告之非即反覆誨以異言不
改不已幾童時欲構書無所得值訴諸安
母遂脫簪珥以償且慰曰汝第勤讀吾安
須此常紡績佐璣學矻矻不為勞平居不
輕笞僕奴僕奴樂為用日視米鹽諸細物
好親飼鷄豕不忍妄用至為璣延師會友
則不愛所藏母之行不惟此而此亦足占
矣君子曰觀婦女惟三曰女德曰婦道曰
母儀三者愧一焉未足賢矣以今先妣觀
之若何哉

萬壽遺稿

卷之八

子

第二

亡兒度求文述

亡兒諱度字孟貞璣妻徐氏生之於戊子
年九月初六日蓋第二乳也初乳生子庚
以緣例需選銓部矣璣夫婦見長兒就例
學殖荒落乃日夜望亡兒成而亡兒亦自
幼穎慧七歲授讀日記二百餘言令學
對即善對已令學文即善文癸卯秋璣起

復北兒亦從璣北既至京道學劉舉人劉
歸遣學徐舉人學寢寢開明璣夫婦於是
益私喜謂兒有成然日閉之學舍未令見
人而人見則咸稱其進止溫雅解事又善
御僮僕僮僕畏服之璣性傷急先妻一不
當輒懊惱先妻亦為懊惱兒則向母寬
譬陰私多孝語斯難具述也故兒附仙舟
南旋時先妻病眩連晝夜兒聞欲奔歸璣
遣人力止乃已此兒所知者兒不死必非
忤逆子而今乃竟死嗚呼痛哉丙午夏五
月抵舍秋七月補府庠弟子員九月逆熊
氏女歸熊氏女父諱勳居新建清溪里任
閩沙縣尹今任北監學正兒娶歲餘死死
無後痛哉傷哉且兒生星者未嘗言其夭
又身脩偉無夭狀孰意其死死之日蓋戊
申年正月二十一日也夫星者相者難言
矣而兒之不忤逆御僮僕明而不虐行不
足以死而學又不宜死乃死焉嗟嗟天乎

萬壽遺稿

卷之八

主

妻

地草木亦爭先矣

先伯茫湖翁行狀

公諱萬平字惟衡號茫湖石晉天福五年有處士諱從者自臨汝徙居豐城之湖茫實初遷之祖距公二十八世也湖茫自處士公而下更歷宋元文獻甲科鍾至輩出至今

諸勅祠墓傳守不易宗行世次指顧可知人謂李氏譜無遠肖之譽曾祖考南輝封監

察御史贈按察司僉事曾祖妣屈氏封太孺人贈太宜人祖考獻號牧麟以進士授監察御史仕終四川按察司松潘兵備副使牧麟公立朝首發喜寧之姦在邊屢消董卜韓胡之變乃以位不待年功節未竟然其操脩政跡博厚長者徵諸誌籍乎於鄉評無間言焉祖妣黃氏贈宜人父與鑄清才厲志年二旬而夭母林氏旌表節婦公二歲失怙于時家難叢棘孤竹立無復成立之望賴林矢心畢力僅幸不絕而蒙自我一二群從伯仲予蓋不欲詳言之矣公生有奇表豐順隆背屹有大人之度嘗以家人之訟聽成於廵按嘉定劉公公見而奇之則令諸伯仲曰汝輩母為自苦此兒稍長非汝等儔匹也與之豚肩而出鄉先生嘗試之聯句曰老鴉踏斷嫩桠枝鴉飛桠落適羊嘴樹即應聲曰白羊食盡黃楊樹楊死羊生時碑地外家甫七歲也

幼有至性事寡母以孝聞居喪哀毀備極
自髫髻以至大耋言及母氏孤苦輒涕洟
然下聞者感動蓋庶幾終身之慕邇郡庠
有聲屢為督學盧齋蔡公二泉邵公所識
拔凡七試場屋不第嘉靖癸巳乃以李子
遂貴封刑部山東司郎中雖拜命為榮然
用世之志遠矣公夙有遠略不落時趣雖
值中衰之運而能親就師友勵志問學其
所自期待與所自得直欲尚友古人要之

西野遺稿

卷之六

五

實踐不但口耳而行復端潔尤嚴義利之
辨嘗戒子弟曰父子兄弟懷利相與古人
以為亡徵顧汝曹勤儉稍自給足不妨為
學足矣以故雖席數世宦餘不事低昂以
長尺寸而專意於課督子姓母志世守
雖族姓弟姪賴以啓迪登科甲者無慮十
數而公之子逢遂繼登進士人以為節孝
之報云壬辰之歲公以二子官給舍祠部
迎養京邸時大中丞永陵川王公素慎許

見公與語歡甚每對人言曰誰謂野無遺
才耶如李祠部乃翁海貫古今識達治體
即授之方面專城不試而效也今老矣惜
哉居家嚴重有禮妻子宴私如對賓友端
坐屹立如虎蹲山峙凜不可狎子姪輩立
侍竟日毋敢跛倚受封二十餘年名姓足
跡未嘗一干公府雖鄉飲大賓亦屢辟不
就提學青湖汪公移文有閑戶著書官府
罕窺其面息機謝事鄉里共雅其庶之語

西野遺稿

卷之六

五

人以為實錄云晚年尤持謙抑厚自貶損
居無重帛兼肉之奉醕接里族即卑幼微
賤必歛容磬折不敢怠傲題其所居之寢
曰抑畏旁書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以自
儆也尤明於消息之故不以目前得失遽
為欣戚蓋諸子繼登仕路未嘗色喜已而
給舍祠郎俱以職事異同為當路大臣所
中同日
詔下獄邸報初傳聞里驚愕公怡然曰士行

官守無虧升沉常事也即既乃俱蒙

恩薄謫公貽書及為詩慰勉中間規過之訓

處困之方早見定守事後當成敗不失尺

寸尤長於詩詞平生著述甚多今所存僅

饑豹冗遊桑榆諸集十餘卷耳將梓行未

就家人吉慶之會輒自製新詞令僮僕和

歌無不諧協歲庚戌壽登八表時遂官番

臺都憲先期迎賀公書示遂曰予以三世

一身遭值多難乃苟延大耋孫曾三十餘

西野遺稿

卷之八

五

人繞膝稱觴已為過望汝乃欲假諸卿之

重以為一日之榮造物忌多取子懼不任

也卻不赴巡撫東沙張公重公行誼行有

司為旌逸才以厲風化事謂公仁孝廉介

表著鄉邦擬鑒坊牌以旌隱德仍題其額

曰盛世逸才云無何杜虜犯

關遂以 廷推

簡召公慷慨貽書責以許國之誼母容內顧

有忠孝從今就一頭之句既而遂罷職為

民家庭孝養三歷寒暑孫斌材繼領鄉薦

公猶及見鄉人以為公榮乃公自處恒默

然也癸丑幼冬遜疾彌留子孫環跪泣受

遺命公笑曰子何言汝等能率教則平日

所聞不少吾不能效戀戀兒女子態也忠

厚動儉是宅心保家之要汝其識之然子

聞生死之際聖賢所慎常情畏怖心生神

識便亂今得了便了心下曠無一事更覺

輕脫不審去後更作如何狀然目已瞑矣

西野遺稿

卷之八

七

美二

不踰時危坐而逝十月二日也先是公以

四十八歲嘗邁奇疾氣絕者三日既寤而

言曰適之帝所伏拜移時見殿上坐之人

麾手有黃衣人扶掖而出為詳聞遂公

躍馬揮刀斫殺數輩隨到一市肆坐定主

者持一簿送公則公乎日所作詩稿也為

公言果報及公家後事甚悉覺後二日則

指甲之毛血凝結在焉乃知報猴之事蓋

猴者而非也趙簡子秦穆公之事在明

微公稟受之異謂不有自玆公再從姪也幼侍公習聞至教善行嘉言不能殫述然嘗竊窺公博大之氣雖在韋布乍對王公大人詞辨詳閑曾無沮忤至於鄉族衮冠即平日恃才傲岸不肯下人然見公輒歛戢不覺懾服老成典刑公實無愧乃格於時命不得竟諸設施豈非才與遇不相值邪然家運中微賴公復振福履之盛天於公不為不厚獨惜公以經世之蘊不得西寄遺稿

卷之八

大行璣叨備史職幽潛之懿不欲其泯沒而無傳也公生成化辛卯享年八十有三配劉氏封太宜人先公十二年卒母範婦儀孺於戚里以有漁石唐公銘不復贅子四選太學生逢兵科左給事中終德安府知府遠河東鹽運司知事遂歷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女適丹徒主簿饒蕪孫男才三櫟格指揮僉事擢舉人選出惠惠俱監生慈生員逢出抗撲楠櫟俱監生遠出拭

材俱舉人樞遂出孫女四曾孫男二十一公及見者一十九人甲寅冬十月十六日卜塋香社寺後石龍山負戌趾辰太宜人先塋驪山今改遷合塋奉遺命也謹狀

不肖孫九疇哀輯

玄孫玉鑑重刻

西野李先先生遺稿卷之八終

野亭先生遺稿卷之九

豐城 卷之九

括蒼門人何鏗校訂

明故侍郎東郭公墓誌銘

東郭公諱鑒字允新泉州
兵部也嘉靖某年月日卒于南京之官邸
子治熙等扶其柩歸高平將就窆而以其
伯父工部侍郎一泉公鑒所為狀來請銘

東郭遺稿

卷之九

二

余與公進同年選吉士為同館官翰林又
同則知公宜莫如余者安可辭按郭氏本
大原人其遠祖恩賈于高平因家焉乃遂
為高平人云恩七世孫曰欽者是為公高
祖封御史欽生質知光州

東郭遺稿

卷之九

初褒異之質生定歷知通邳鄭三州定七子

以長子坤子鑒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待
郎而次子斌判安州者生鑒及公鑒任

史而公與從弟鑒又同年舉進士公復為

侍郎替組蟬聯一門輝映以是高平言鉅

族無不推先郭氏者公生負奇質自幼善

文詞出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先諸弟子

嘉靖辛卯薦于鄉乙未舉進士是年

上既親賜諸進士甲第矣乃又御

文華試選二十八人讀書于中秘蓋自

成祖肇開館選後雖

歷朝有行而親試慎簡茲寔再見焉公被選則

西郭遺稿

卷之九

二

盡肆力于學望日起丁酉授檢討尋丁父

憂起考九年滿陞脩撰已又奉

命脩會典甲寅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有清

黃之命焉丙辰陞國子祭酒丁巳陞南京

工部右侍郎公戊戌春分考會試壬子秋

上命借洞山尹公徃主應天試俱最稱得人談

者頌焉及任祭酒則又端模範飭典訓以

經術造士而尤專意德行故一時及門者

彬彬循循習為一變云公御政甚愜而內

檢實密既日勞公務矣而手又不釋卷
是疾大疾盛作會又哭其女與疾而南鬱
鬱不自平竟卒蓋入南纔半期耳距生弘
治已未某月某日得壽六十歲

上聞為遣祭續紳士得訃無不悼惜者余與公
相處廿餘年並不聞其言人短長事即辭
居有言者竟不一接齒至事關官常凡分
當為而才能為者俛首任之曾不徇人而
苟止人又言其家居時痛母李蚤卒奉父

南野遺稿

卷之九

三

信

安州公兄長史甚謹鄉人罕及稱難焉為
文有典則詩沉着自成一家頗類其為人
有翰林詩稿國學文集家屋集若干卷藏
于家夫郭氏多賢顯矣余所及交者三
也三泉者其一公其二丹泉公鑒一泉
鑒也三公才而文德器洪厚尤世鮮觀余
固意其翩翩昂軸者與善人若公顧此止
乃未幾丹泉卒一泉歸而公又抱疾以卒
矣語曰天道無常親天其可得而語耶公

祀建寧縣人繼劉氏生于三治

娶王繼劉治婢廩生娶邢治光廩生娶
女三長適申知縣子去疾次適楊主簿
一貫俱趙出而幼女未聘劉出孫男二
胤二胤孫女一墓在壯庄方從祖兆也
之日為己未某月某日余既序列之而
之銘曰奕奕郭氏源自汾陽高半載徙
振而昌簪組駢興十世踵德卓哉泉南
運奮翺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四

信

文華選吉翰苑蜚英校讐天祿翊我文明
帝曰汝嘉爰司經局弼教成均多士式穀
帝念豐芑往二司空胡未期月星隕江東
是需而疾弗起天難諶斯曷其詰止高平
歸王壯庄新阡我銘在石永固重泉
明廣東左叅政漁山熊公墓誌銘
公諱汲字引之別號漁山姓熊氏其先楚
人也五季時徙南昌之東壇國初有彥迪
者舉人材上言乞罷江西採大木二十餘

事

文皇帝嘉納榜行之仕止南京兵馬彥迪若干

傳王秉德秉德生萬象萬象生良俱德隱

而良號來峰尤學博行脩學者師事之皆

尊為來峰先生云來峰娶贈恭人胡氏生

五男子公次第三也甫冠隨父來峰教授

徐沛間徐沛人輒入爭師事公皆期之公

輔嘉靖壬午與兄洛同鄉薦已公登進士

洛繼登進士弟潢薦于鄉君子謂熊氏果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五

有後而三子發其積公既第丁母胡氏憂

已丑復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轉武庫司

員外郎職方司郎中部事隨試辦理儕輩

推其能而郎中時會邊警沓至公掄將建

畫動中機宜大司馬李公嘗署其考曰庶

足勵世才足濟事學足潤身衆謂允副厥

實而竟以不媚承時相左遷浙江台州府

推官士論咸公訟公無幾微見言而入

上下交稱其明也乙未轉直隸安慶府同

知府年陞湖廣永州府知府以才薦改遷

府丁父憂起守浙江湖州府在安慶擒

江盜數十人橋要津衆碑其處曰熊公橋

而下車永州立出三十年疑獄置黠吏偵

伺官府者法遷學誨士士日起而民懷轉

黃州會

皇上大狩與

恩賚已當路數諸上供者多得罪獨公辦而

潔湖俗故好侈公至則斂殺守約束而孝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六

豐人苦巨室橫者聚攻之公治首事者并

治巨室郡帖服蓋公清介長厚不務矯飭

而臨政克勤善斷故四歷劇郡百廢具舉

不啻如前云也甲辰陞副使督福建學師

躬敦行嚴約刻獎歲一再出程藝士服明

允又嘗建祠祀李忠定上疏乞祀維從彥

李侗風示多士士習翕翕然變無何公以

繼母王恭人憂歸矣服闋

上復公任士權乎公疾于家未赴尋陞廣

東左叅政竟不起時嘉靖庚戌六月二十

一日也距生弘治乙卯十月初六日壽五

十有六云公遇人無貴賤盡誠而性尤孝

友俸餘必歸來峰公推之兄弟不校前後

制居者十餘年足跡不一入城府惟日與

鄉族後進講學期在經世每誦古先憂後

樂之言則拊髀思奮而終此焉惜哉配殷

氏累封恭人子三長金聘張正郎女次王

聘徐僉憲女次正聘陶庠生女女二一適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七

予弟都憲長子舉人拭一適陳正郎長子

庠生贊公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卜塋公

于岐頭崗之新塋去家十里許首子趾午

而予為之銘曰人亦有言量才而官厥維

督學克稱斯難猗嗟熊公淵學懿行才諳

則兼允宜學政矧公筮仕歷試丕休兵曹

馳譽列郡恩流榮辱殊來公心一只誰云

督學始悉公美文宿告殞哀動八閩志遠

數促孰宰厥真岐崗新阡貞珉載勒公云

于茲億祀無極

明封太安人教母盧氏墓誌銘

太安人盧氏諱愛貞世家高安嫁新喻教

氏為贈刑部主事公某之妻太叅君璠之

母年七十又三嘉靖某年月日卒于山東

之官署太叅君扶其柩歸二年以六月望

日塋其墓在本里緹坡金牛嶺也始盧處

士鐸愛太安人生而聰敏又能習其教為

擇婿得贈君教公歸之歸未幾嬰風痺卧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八

床褥者垂三年一日感異夢疾頓愈明年

生太叅君又明年贈君去之寧鄉蓋贈君

父啓生母易氏先是從其祖家寧鄉獨嫡

母黎氏留新喻乃太安人歸則朝夕念莫

并養力從吏贈君省侍而身事黎姑于家

無違志使黎能忘其子之在外也已又念

贈君或一至家不得父莫朝夕奉則勸即

寧鄉納謝氏側室而太安人以一婦人操

家政家內外咸宜使贈君得忘顧其內也

教氏初盛裕中稍不繼會贈君兄既世而弟以婦人言又力求分太安人不得合則苦勤儉以相不足日紡績夜篝燈督教太參君學而謝氏子遣依太安人太安人撫教之輒猶撫教太參君人尤稱賢焉太參君與余同年進熟過從往太安人迎養在京邸余實聞其燕私隨事箴誨嘉頌之至如狀中列文丞相非緣爵賞効忠銘墓不徒取狀元語即丈夫子可易及我太安人

南野遺稿

卷之九

九

膺封時歲在丙申

制詞曰族為士望德為女師勤儉恭順克濟夫剛慈惠莊嚴能成子美人咸謂副賞云子五長即太參君取吳氏贈安人繼余氏封安人次珂取簡氏出為叔縉雲訓導後次昂次珮取寧鄉姜氏珂昂珮俱先卒次璜郡庠生取宋氏繼宋氏女二猶貞適錢璉秀貞適姜雲縉雲珮秀貞謝出孫男五孫女六太參君以狀抵余曰不肯璠於太

安人不欲其湮沒而亦不敢証余且稔聞之銘也何可辭銘曰婉婉安人秉是靈矩一男二姑歸則異處邇吾身養遠養以心翼贊夫子式昭德音箕箒斯違惠分樛木子也異出均仁同育匪曰育只義方實師事成伯子作頌明時

命賜自天龍文雙峙綸褒孔嘉宜茲女士溢其瘞玉卜嶺金牛湛恩未艾尚賁于幽

明故錦衣李君墓誌銘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十

嘉靖某年月日錦衣總旗李君德仁疾卒于寢距生成化戊戌五月十七日年六十有一將以某年月日塋之東臯村其子珊等以狀來乞銘狀余同年進士台山易子筆也其乞銘也亦易為之先且曰吾弟經婿于德仁以是識德仁狀無敢浮者李子乃按狀誌曰李總旗者諱廷厚字德仁別號埜山其先蜀邛州人也曾祖守春生應湖應湖生縉縉娶華氏生四男子季者德

仁德仁自少側室有志不欲齟齬與世浮幾世祖曰某者以功占籍歸永總旗乃守春至縉家寢薄不支曾縉又喪次子無復萬里思蔭者而德仁顧慨然請行時年十八耳戚里難之德仁改容曰而故嬰孩我邪是行也孤矢四方其策自世吾志決矣至京未逾年果嗣總旗始至僦居崇文門外茶匙巷常苦乏乃其後則生事日饒與諸豪家埒然不欲徇俗聞侈見子弟必以朴素訓至所識貧乏又悉力捐助不責償嘗必去蜀違親生死禮未既厥心兀歲時感念松楸輒泣然泣下不已寓書兄曰廷厚遠遊奪孝隱痛在心矧在原之難重以累况死罪死罪即斯而觀其孝反足推矣故縉紳士多雅重之而德仁于縉紳賢著者亦相親如渴權門則顧弗之近平居善歛退諧物利害至即直辭析理不阿嘗曰吾朴直之性知必言言必實也配郭氏

繼朱氏俱先卒生子四長璠郭出蔭如德仁娶梁氏繼解氏次塘朱出娶邵氏次珍次瓚側室王出珍娶陳氏瓚未聘女四俱朱出女婿畢壽易經安璠蔣天秩孫男一孫女二李子曰德仁之奮于蜀也能不藉尺寸而列錦衣致厚蓄又遺事往往為人所誦說斯不謂矯矯豪賢哉使大其施當有足觀者而終是焉傷夫銘曰嗟嗟瑩山厥孤蜀分豪義寡群介胄而文茂而有聞

東畢之村隆我爾墳史銘則存將永宅乎厚坤

明封夏孺人應氏墓誌銘

應孺人者寶豐尹夏君麟之配也父曰應奎鄉進士任虞城尹母曰陸氏生孺人于弘治乙卯十一月二十四日孺人生而端敏稍長通女誠諸義父母奇愛之為擇婿得寶豐君年十六歸焉未踰月寶豐君以孺人隨父任山東應憲姻黨應孺人

省婦事乃孺人隨之任也事翁正菴公
湯孺人敬如其夫事祖姑易孺人又如事
湯孺人事事當意歡其心居逾年止菴公
歷轉山東左布政不幸卒是時止菴公有
幼弟昌而二子長寶豐君次鳳遺言歸勿
析產乃歸則晨昏賓祭饌具悉主孺人習
又事事辦理當諸內外意人翕然難之無
何祖姑姑連喪孺人同寶豐君哭其喪哀
甚猶喪止菴公云已寶豐君被選鳴臚通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十三

哀

事日遂逐公府勢不暇家謀而孺人則益
竭力相寶豐君上事叔昌嫗劉無失下為
弟鳳娶婦陳陳歿為繼娶王王有子女孺
人視王子女即猶己子女居廿載產始折
盡出先遺篋不私封識具存人尤稱難焉
嘉靖歲辛丑寶豐君以鳴贊陞今官孺人
從之任又日瞿瞿手檢點內衙節浪費常
曰吾以此佐夫子之廉也語曰獨木不林
非妻莫成人言寶豐君賢善以今孺人觀

之可謂無所自我孺人謹淑清生男子四
長子考取大興左衛揚千戶瀚女次子和
以錦衣衛李指揮使景女次子勤子順女
二長許在京呂僉憲懷健次子萌府學
生次未許孫男二孺人御婢僕絕寬愉至
諸子女則訓督嚴甚以是子孝學早成癸
卯秋果中順天鄉試捷聞至寶豐君半月
孺人竟疾卒乃九月二十四日也距其生
得壽四十九耳夫如孺人賢且有子矣固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十四

哀

宜食其報選齡存
封而顧止此天曷知耶子孝既扶其柩歸葬
乃詣余泣請曰歲甲辰正月三日母已定
城南西臯村祖塋次首壬趾丙然未銘也
願先生銘之李子曰往子孝遊余門其叔
鳳蓋嘗為余誦孺人賢且云寶豐君嘗疾
劇孺人潛籲天祈代余每以其事語諸人
思為作傳行世未果而銘烏乎辭遂銘之
曰同居者忤而我弗忤席貴者悖而我弗

驕室家曰宜我不敢以告
就載我目則驛易留易切於歸丘首咸
南西臯

明崖州知州章公墓誌銘

崖州知州章公新喻人也諱錦字君繡更
字君製卒于嘉靖某年月日越十有二年
是為乙巳歲而其仲子澤謁選來都持石
山傳公狀徵銘李子李子曰往余鄉居也
聞章公矣矧今識其子志曰章氏出閩之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十五

神國臣刻

浦城宋時曰慎者官臨江推官遂家新喻
萬全里已禮部尚書文肅公穎徙城中居
虎瞰山學官後故崖州公取號瞰泉云又
肅公傳曰則脩者公曾祖也則脩生久昌
久昌生憲樂憲樂娶清江教氏生公乃公
生六齡而孤母教年二十九耳教日夕抱
公哭惟天疾虞安所計賢顯而諸豪輒又
日閱其家覲其有聞則憤奮曰吾獨無父
即莫之立耶蓋識者已占其異矣稍長則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十六

臣

益攻書憤奮學中丙子鄉試願屢上春官
不第壬辰春乃抑就選又考吏部天下第
一人適崖州知州缺遂疏授焉崖海郡習
穢而俗夷男婦裸為常故無別公至則立
規畫申禮法行之三月民翕變有婆守一
子老矣利其嫁者嗾而群誣諸官公立訊
得之諭以倫理人人泣悔退蓋公政簡而
明不欲純任法郡人以是益懷之而夷黎
者素梗驚不受命也至是亦相率入稽首
曰我公真父母云崖官吏缺者俸薪舊歸
長官乃公至則不欲自歸登之簿以代民
輸又巡檢某規署河泊篆州判者為至暮
夜金公一見厲色斥之出判愧恐頓首潛
去其廉介類如此故風望具達良植奸伏
諸廢置即翕翕然行也郡故無志公則又
檄學博等創業之而義例文辭多公手稿
未脫會公以憂去始公得崖州以母故遭
延弗忍行母不悅始就道至是甲午年五

月計至大痛絕後蘇因行心疾行至江村
留巡檢司宿疾革猶吁吁然以出未如志
未及殮母為恨也已顧孺人溫曰吾母苦
節被

旌足見先人地下矣乃吾止此如母何嗟我
天乎汝歸其善終之言訖氣絕距生成化
癸巳三月享年六十二公處人實莫人欺
人亦莫公欺人即犯之不為動嘗曰寧人
負我蓋不特處其家有讓地等事而已故

南齊遺稿

卷之九

七

賈

不問識不識聞公卒鮮不咨嗟泣下者江
村之變友人花二守實經紀其殮事人謂
亦公生平之報云所著有四書禮經講義
詩文若干藏于家諺曰穀要自長言成立
在人也夫章公孤矣卒修文植行所居家
家享出而友友信至今言及之者稱善斯
不謂卓立自樹者我且今仕人一得邊遐
地則蹙額拂亂夷其民而慙之逞乃民不
已從則曰彼其地固然焉斯視公于崖何

如也使公究其志又豈直前云云嗟傷哉
公女第一適府學生教仰賢娶河南溫氏
生子三長潛邑學生娶傅正郎潮孫女蚤
夭次澤娶今少傅介翁季女授廣西按察
司經歷次浚亦邑學生娶蕭立德女孫男
二瑞安澤出穀充浚出聘張參議緒女女
孫一浚出澤浚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
首某趾某從吉兆也銘曰於皇維章系浦
城也文肅十世公厥興也夙孤而學挺于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七

賈

成也官夷焉政駿于聲也君子曰公大厥
行也嗟矣不吊中道傾也世篤其枯德之
承也史銘玄室維永寧也

力壽伯墓誌銘

李氏自臨川徙豐城之湖茫在五代晉天
福間曰從實初遷之祖入我

明科甲愈盛族指益蕃然自余及見壽九十上
者僅四人而老更躡健腹堅齒固及善酒
老不為止飲翁其子馬翁諱海字萬海號

力齋生二男子妻朱氏出也長邦能府掾
史以翁老棄去歸養次邦集承差選泉州
府知事翁怙恃蚤失然善心計營利利日
進業以裕饒年七旬則手析其業付二子
諸凡惟闕白而已

毅皇帝朝詔天下年八十上者給冠帶有司以
令格給翁翁不為冠帶已郡太守賓之飲
翁亦謝不赴日惟倘佯酒會非客則父子
必夜酌興至輒叫呼散擲射覆拍手唱少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七

風

時所習曲比醉則齁齁坐竹椅睡終不見
其遺錯事又生平寡疾不知問醫藥乃今
夏五月忽搆疾舌強吃蓋自是始簡出然
猶日行坐中庭間舉四五觴時時覲次子
歸語人曰兒但歸吾長瞑矣乃六月知事
以之任便歸省歸逾月翁卒蓋八月初一
日也距生天順庚辰七月初三日壽九十
有二云夫洪範五福罕所具兼翁富貴壽
而身出仕族歷五朝太平甲兵罕虞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七

風

及嬉怡以老蓋斯不謂康寧考終者乎跡
其素又儉朴不少易橫逆至縮縮避不
遺誠子姓賢善處鄉人咸宜遺事往往為
人所謂說謂之類好德非邪翁卒之年十
二月二十日將祔塋翁于祖塋曰楊婆岡
而二子來請銘余以族人知翁銘又何辭
焉翁曾祖南杰祖世瑁父與新母氏孫孫
男四椿知印楊庠生杞揖曾孫男三應祥
慶祥延祥玄孫男一國賓女一俊英適袁
坊袁曾孫女一愛貞適省市戴指揮子進
翁二子克世而後嗣衍昌然則翁之福未
艾也已銘曰其生也有以樂其死也有所
託五福則全璞隱弗鑿孰考幽潛此也其
略

明靜軒江公孺人楊氏合塋墓誌銘

江公諱楨字益縣別號靜軒其先徙居豐
城自宋幽州伯御海始至公曾祖文暉判
鳳陽府者蓋十有九世矣文暉生永厚贊

邑西荷溪胡氏因家焉永厚生序沂序沂
取故里鄒氏生三子季者公也公取攬
楊氏亦三子曰瀛曰清曰滿公仲兄桂無
嗣瀛嗣之瀛絕滿又嗣之清取饒無出又
立滿次子寶為嗣公生天順丙子十二月
三十日壽八十六以嘉靖辛丑三月十日
卒越半月為二十七日而楊孺人亦卒孺
人少公二歲生天順戊寅正月二十日享
壽八十四云既卒之六年歲在丁未公子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主

清奉二柩以某月某日合塋于某所滿弗
忍忘自出寔共周旋又以狀來請銘狀節
推江大尹黃筆也李子曰江氏散處邑南
禪湖頭族繁多顯仕即弗仕亦類能秉禮
弗墮辱然偕壽齊德若公夫婦亦罕也始
公學舉子業已伯兄擅商遊仲兄桂從祖
居而已獨隨父荷溪住乃棄去舉子業力
耕以養不以家督累父而又善事二兄二
兄歡其恭以是實稱邑中色侯碑為萬

石長公即又欽輸平允凡十年公私稱宜
焉繼侯邑者廉其才復辟之公確辭弗往
已賓之飲公亦謝弗往歲時或一入祖市
自一二相識外罕所過往性嗜酒酒酣輒
端坐浩歌或手古文史自玩即有犯者不
校也斯謂才而明哲非耶假令公得膺一
命以所嘗萬石長推之當不效世之汶汶
也而顧使田里終焉惜夫嘉靖乙未

詔賜民間年八十上肉帛給冠帶公乃冠帶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主

云楊孺人諱某自其為女時以賢聞矣乃
其歸也事姑猶夫事母事二嫂猶夫事二
兄下至臧獲亦御各有道無不歡服孺人
者人言孺人即老凡中饋賓祭尤日督教
諸婦斯其槩可推矣滿又曰孺人與公生
平無失色故家協而成孺人卒亦重傷公
云然余謂孺人年踰耄又夫婦偕又起貴
崇裕則所取于天者非涼也雖然崇貴遐
壽夫婦白首世亦有之然朝病死夕不齒

豈獨江之族鮮如公夫婦哉銘曰揭揭慶
士植德克勵時之我戾力田孝弟近利能
義人服乃諛配也則貞爰相厥成偕壽倫
寧幾爾百齡同返佳城不朽者銘

明七品散官王容齋墓誌銘

余壬辰歲游甯監年友誌子益德實寓王
公景洪所余因往來景洪見其友人披底
衷久之溫恭猶初也余心重之矣其卒也
子來鳳手沈邦重所述狀泣徵銘余覽狀

南野遺稿

卷之九

墓

益盡其賢嘆息曰世嘗說古今人不相及
以今王公觀之豈然哉豈然哉夫今俗寒
約則關然損辱不自振至稍裕即又婪恣
不已孰取與義顧者乃王公年未強失恃
產事不稱意則自奮于賈卒起家數千金
然伏臘婚嫁有節終不為浮濫至義所當
又急施弗吝也士人某貸公金數百後判
筭笑歸貧甚公往視嘆服其賢遂焚券不
復問顧為結姻焉又義男父析外復出

三生債絆莫歸三生以訴公即如數償之

金其明義類若此今之世何可多得也公

事母李孺人甚孝李孺人晚沾風疾公費

居輒發即奔侍弗賈事計弗愈弗去側孺

人卒喪殯一準之禮鄉人尤嘆服其難目

謂古君子云公書未甚讀而貌履進退不

儒殊好禮敬士人見士人必延款終日者

年納粟輸邊授七品散官嘗曰吾已矣賈

而弗士後祚曷昌乃敦聘諸名士課子曰

南野遺稿

卷之九

墓

父督其成仲子果廩于費序人計其論于
鄉而公不待嗚呼傷哉公諱寬字景洪別
號容齋其先浙仁和人也太父勉永樂初
以甲戶填京師遂占籍順天之大興勉生
信信生公公卒乃嘉靖丁未閏九月二十
日距生天順辛巳五月二十七日享壽八
十有七歲配曹氏曹卒繼李氏李卒繼劉
氏男子四長汝欽天曹出次來鳳府庠生
取溫氏次鳴鳳亦天劉出次翔鳳娶

側室出也女子三長適欽天監天文生徐
機次適騰驤衛指揮僉事孫永昌次適錦
衣衛總旗歐陽孫男四孫女二公卒明年
二月二十四日塋于崇文門外石榴庄祖
塋次而余為之銘曰吁嗟景洪宛其古風
孝義忠信屢困而通曰躋耄耄亦既考終
播在載寔汝祖攸從史銘不朽貞石斯礱
明奉政大夫興化府同知李公墓誌銘
嘉靖某年月日興化府同知李公卒于家

南野遺稿

卷之九

五

長子翔持今寧波守魏子所著狀求銘其
墓時余苦塊中弗及文已起憂入京侍御
徐子又以公遺事付來促銘夫公邑長者
銘且諾之矣安可辭按公諱縉字卿式號
木軒績號憂齋退軒其先南陽呂氏也至
文靜徙壽春而僑居豐城圓嶺則自諱琳
者始歷十世為公曾祖存信生景榮幼係
鞠李氏姑因李姓乃卜居今城南云景榮
子護娶黃氏生公成化丁亥十二月二年

廿七日巳時公稍長即勵行嗜學有時名弘
治辛酉果薦于鄉顧屢上春官不第甲戌
就選興化府同知興化故難治勢宦人有
為軍徒逋逋主禍民者又黃朝宣大俠也
急則蹈海官至莫能詰公下車則捕遣諸
逋逋者擒黃朝宣拷之死于是郡惡少人
人恐自戢乃又慎簿書清戎伍正糧冊理
冤獄修橋梁而振作學校尤加之意興化
煥然改觀當道者推公才檄署福寧州事

南野遺稿

卷之九

五

公至即條止鎮守府夫銀歲八百餘兩及
里甲中鹽菜錢先是罰紙價二兩鹽鈔錢
口十七文公又為減鹽鈔錢三之一定紙
價三錢當道者善之下其法于全閩會泉
卒叛他勘者卒不敢履境復以屬公至則
果相率聽約束亂乃定太守馮始疑公傲
至是則服其才而誠堂事悉委信焉每外
至即紆路避公坐不欲擾公而公益殫力
秉貞絲毫不之犯內衙肅然至見人匱

則又捐俸賙之不為吝郡士人籍以舉喪者十數家施德不報人尤謂難云然自公逆旅中人已服其殯能世寧事則公之仗義國天植哉戊寅考三載成授奉政大夫癸未當考九載會公註他事奉勘公嘆曰一官九載吾尚能效沁沁者取容哉遂拂衣歸十六年至是卒公性孝友赴宴鹿鳴時獨潛哭其母居父喪哭失明久乃復伯叔父事之甚恭又嘗推自地以息兄弟爭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五

記

故吾邑中言出能愛民處能和親者必以歸公而其家居又屏跡公府日惟與耆舊結社觴咏而已即賓飲不輕赴至歲時禮闕則往必先為所著有本軒存稿若干卷藏之家夫學行如公僅出而佐郡又九載不還議者已有蒼生之憾而嫉公者顧秉公歸搆使落職嗟嗟獨何歟丙申

皇太子生准致仕繼以子翺貴

詔復奉政大夫君子謂有天矣公配蔣宜入

生子四長翺率常品翺太學生翺翺俱邑庠生譬麟種鳳雛各翩翩世用也語曰善施不罄福其子孫李公謂我女二消姑適橋徐紛六姑許下城黃六姑副室郭出也孫男五子復子恒子震子賁子泰孫女四以某年月日窆于圓嶺月臺山之原首子趾午銘曰氏授南陽壽春衍昌圓嶺載徙十世為李簪組寔蕃爰嗣木軒積豐施畱中折其翼閩人之歌去思則多城南歸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五

記

隱我心曷憤優游考終月臺攸封君子遺植子孫其食百千萬齡史有斯銘

孫東泉墓誌銘

君孫氏諱志仁字尚德東泉其號也先世徐州蕭縣人祖洪者偕妻張挈男廷瑞來為王田興州左屯衛軍因就馬蘭峪家焉廷瑞娶袁繼娶劉而君其長子劉出也君幼從父商販臨清王田間佃僕嘗當時以是公手贊日裕然他商俗非恣侈以明得

意益沾沾不忍拔一毛乃君身之奉
義之當又急施不為悵虜嘗掠入鮎魚石
關口君為捐銀幣贖回丁壯者二百又歲
大饑君輸三百金於官為賑採巡撫吳公
嘉之給羊酒絲段扁其門曰尚義已而周
總兵來造大砲王總制來造快鎗徐叅將
來修城苦不給君前後助之費得訖工而
葺學宮修文昌祠凡橋梁道踞尤多君之
惠焉是故散號多則遊軍復置衛大則京
師野遺稿 卷之九 手
旅甦徙居民而營路通醮遊魂而鬼恠息
所費不貲君蓋一無難色云叅將武勲者
嘗勒君五十金當路廉得其寶并速君君
終隱弗吐竟出勲于獄繫獄時憫犯者凍
餒則又置絮布被散給之人與之椒麵且
一食或謂曰勲不利于君君何曲全之又
商者寸累而得之可若是其費乎君笑而
不答縣令高其誼賓之飲君竟辭不赴其
視世悻悻術客以自張翊者尤大徑庭矣

嘉靖己未夏君忽遺殯尋加痢竟卒蓋六
月二十七也距生弘治丙辰七月十二日
壽六十有四云君二子三女配王氏生子
又陞大學生娶劉女桂姐適庠生張體健
側室李氏生子文階未聘女香姐適張仲
文三姐許舉人王楣子巡孫男一光啓孫
女一文陞等以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奉君
柩附壘于祖塋某地首某趾某銘曰生從
父商沒安祖崗孰云汝商士也其行口碑
西野遺稿 卷之九 手
載德沒而彌彰焉蘭之旁史銘斯藏
明故小山下君墓誌銘
小山下君者江都縣人也諱崇字子德其
先本汴人受封于汴滅水旁為姓蓋周文
之裔也曰大士公者從宋南渡至廣寧家
焉遂為江都人云高祖文真生琳琳生禹
禹娶某氏生男子七人君其仲也君之上
不析爨者五世矣以義受旌人言下氏世
有克開之祖之教而又言君事太父母父

母孝事諸太父伯叔間竭情款御諸子如
軍則廣庇慈良即隻錢尺帛無私焉然則
下之家日裕而庭無間言者君之力尤多
矣揚俗故修而君獨守之儉雖富厚而無
富厚之習焉至國稅公役則赴必爭先一
無缺而又葺邑庠作士建行窩以延賓作
義塚以瘞殍義所當費不之靳也正德庚
辰

武宗將南狩郡守聞報張皇失措盡以其事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五

五

謀之君君任之經營忘日夜事以咸備卒
無誤于是守大喜帖授之冠服君竟辭不
受人尤服其德云君初年業儒父倦勤托
以家務遂廢學然性資穎敏書過目輒通
其大義而居家處人實不愧儒行見人之
善樂從而勸之而人或不善開諭戒阻不
少假以顏色故人有失惟恐君知而鄉有
仇者得君一言無不服而解攝家事五十
餘載備悉勤勞頃以續造田冊事屏居獨

理既訖事而病作臨終呼子與姪曰我生
無他長惟正與直耳汝等其念之務在戢
睦焉可也言訖握手正色長逝矣斯不謂
篤行君子者哉君生于弘治己酉七月初
六日卒之日蓋嘉靖壬戌八月二十七日
也壽七十有四配史氏生男子五曰艾配
王氏繼張氏曰蔚配蕭氏繼張氏曰蒞南
京兵馬指揮配方氏出為近江公嗣曰芷
山西按察司知事配趙氏出為野樂君嗣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五

五

曰著庠生配吳氏女一曰王良適斷事廖
芳孫男九日宣庠生配徐日章亦庠生配
嚴日敬配呂日容亦庠生配梁日隆配張
日升配顧日乾日魁日登幼未聘孫女六
幼未許曾孫男二應時應詔曾孫女三茲
以某月某日吉將塋于某山之陽而指揮
君念生成之自持其狀來請銘銘曰先先
者苗惟本斯粒及茂者基維棟之立廣陵
有卞世德相城大士聲跡小山嗣興義以

率家富好行德鄉有月評國用表宅其址
纔纔奕世彌昌沒而不忘休有懿光氣如
者封埋王在下過者知乎式而停駕

明故履坦余公墓誌銘

君諱橋字亭宗姓余氏別號履坦父一誠
號確齋娶杭橋朱氏生二子伯者君也君
元配下湖丁氏繼配子姊李氏少業易補
邑庠弟子員已乃捐去為藩司掾吏例滿
入辦留京沾痠痺卒于旅實嘉靖某歲月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墓誌

日時惟予姊李在側殯殮悉予姊為營具
扶其柩歸歸八年為庚戌十月二十四日
予姊乃始得塋之長寧鄉祖塋命其子持
高太守宇所列狀來請銘嗚呼予忍銘君
哉若生負奇氣豪爽瀟灑每客至必豐具
務款洽雅歌投壺竟日馬至以是非質則
直詞不姘姍尤仗義赴人之急人以是益
傾服締交盡時名云君在藩曹者二十年
獨謹奉法求實效尋常微力筆自潤宗居

事二親能曲中其歡愛盡力致力族黨不
如意百計保全而弟標析產即售其祖墓
君獨奮憤不可已乃苦自節縮受其地人
用是高其見而族子弟業儒者則又時時
督誘曰若等祖宗門戶所允勉為之君識
鑒尤精塵埃中品第人材卒莫或與者環
蚤年苦不薦君顧日向人誇許曰吾妻弟
必通顯吾期及當冠服夫材略如君假令
不即死得終膺一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墓誌

命必非下人者乃今予倖縉紳末而君未及
冠服長已矣嗚呼傷哉予忍若銘哉余氏
本宋文襄公後公謫饒州仲子堯臣乃僑
寓新建桃花村諱普卿者又自桃花村徙
豐城屢遷正法寺前遂占籍二十三世諱
曰明是為君曾祖曰明生廷璧廷璧生一
誠君男子一諱燾丁出娶袁坊袁氏男孫
二長諱垣聘北澤其幼適未聘女一子好
所出適確山熊銘曰余儒而掇致我儒行

揭揭義聲孝友則併特達乃顯教訓厥會
厥神曷之而形返茲爰從汝祖長寧是居
尚永其承以受多禧

明封戶部主事介庵李公安人陳氏合
葬墓誌銘

丁未春余隨一二元老典試事任丘縣李
君德聚在選中已而李君往來余所為余
誦說乃父介庵公隱行則為之起嘆嗟乎
臧棘不產梧而蠟之蛸蛸育子為蚕夫德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墓

聚誠文賢厥有本之也歲辛酉公告逝而
德聚走价留都來乞銘手其狀則判府謝
君所述者稱引克合其故不誣我公諱璋
字基順德任縣人父志皋而上俱隱于農
不仕母趙氏生公公亦務農不之仕任之
俗多侈公獨矯以動儉治農事則豫分其
幹于減獲而惠卹必週人無不樂竭其力
者以是收入倍而公終不之妄費公於學
不甚務然書史有聞慨乎斯其大義守身

持家事事有度久之不見其渝也是故親
悅其孝族黨悅其義而親戚朋輩無有不
稱其信者世有務謀學以標奇而卒亦無
所効聞于世視公何如哉嘗歲凶號饑者
載道公即不自吝傾困煮粥以食之賴以
全活者甚衆謂之好行其德非邪公配陳
氏 贈太安人繼配亦陳氏 封太安人

三男子孟景芳娶崔仲景萃是謂德聚娶
張元配出季景茂監生娶解繼配出始公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墓

見德聚之生類異過人也乃指以語人曰
是兒足教矣其不終于農乎于是擇師日
課之而德聚果大成中丙午鄉試丁未遂
登第余收馬筮仕地官郎出守杭州府轉
浙副使晉叅陝西政隨處政聲卓卓而公
又隨處遺誠恐恐然若將墜焉其手書今
為人所傳誦嗟是不謂有是父斯有是子
我公持已介生乎不干人以非義乃

對戶主政貴矣終不以子故謁官府關節事

故公自號曰介庵而人亦莫不謂公為介
云公孫男七人如杜娶王如楠娶謝俱庠
生德萃出如棠娶史亦庠生如某如某如
某幼未聘景芳出如橘亦幼未聘孫女一
景茂出又曾孫二人如杜子宜春如棠子
先春繩繩未艾也夫醇德若公而克昌乃
後如此天道其不誣矣乎公生弘治壬子
正月二十七日卒嘉靖辛酉十二月二十
九日享年七十一元配陳太安人生弘治
辛亥七月二十八日先公二十三年卒蓋
嘉靖己亥三月十六日也享年四十九葬
某地德聚等啓其窆以今年某月某日與
公合塋焉地曰某首某趾某從吉也余為
之銘曰嗚呼介庵載德而處力田好修其
不易所取約積盈藩伯厥興譬之殖穡累
食其成有封鬲如履汝雙王妥斯樂斯千
秋以續

雙湫周公安人陳氏左氏合塋墓誌

西野遺稿

卷九

墓誌

記

蜀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周公者蜀宜賓
人也諱嘉誥字天語別號雙湫其先楚平
江人曰紹先者聘何指揮女何調衛成都
紹先往逆其女阻偽夏之亂因居宋程文
忠公里占籍焉故又遂為宜賓人云公太
父友信嘗捐田數十頃贍其族太守節庵
胡公為創義莊祠祀之而義莊公有子旋
以伯子貴 贈徵仕郎娶涂氏 封太孺
人生公公其仲子也公生穎異稍長出受
尚書於蜀魁尹天民氏盡得其學而又深
之以造於是宜賓諸弟子莫不推先公者
而公亦自為諸弟子莫已若入庠即掄為
廩生顧五世不之第已乃自嘆曰科甲有
命養豈在祿乎遂棄去歸養其二親以其
學教授于鄉及其子嘗語人曰夫名利本
以厚身也然人生即百歲亦過隙之駒耳
吾不得之名而又必得之利是速絕之道
矣於是益又棄置家理不問客至皆烹葵

西野遺稿

卷九

墓誌

記

飯蔬陶如也居二親喪情文備至如兄嫂
仕在外諸姪婚嫁事公悉為經紀之如已
出及伯仲折產公輒取其薄而完腴者必
推之孤孀人尤謂難焉丁未年公以子父
貴拜封得志矣然終不以子故儒足官府
關節事暇則獨坐小樓把玩天文地理子
史諸種書有得手自為註錄或時發之于
詩文積有雙湫集若干卷藏于家

二制詞曰博通群籍蜚譽時髦嗟乎以公之學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五

天

之才用曷弗宜者乃顧抗之施良惜矣然
慶流厥嗣而蒙幸上知若此其亦不負矣
我元配左氏 贈安人生三子孟即爰甲
辰進士娶吳再娶陳仲令七品散官娶張
季典殤繼配陳無出 封安人孫男三起
邨庠生娶杜起邨殤爰之子起邨娶某令
之子曾男孫一換聘陳孫女四曾孫女一
公卒為嘉靖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距生
成化癸丑計月二十日得壽七十有二歲

左安人先公三十七年卒陳安人先公三
年卒丁巳十月爰等奉公樞與陳安人合
塋天池長山之陽而左安人原附塋燕山
祖塋地則虛厥東穴以俟遷蓋三墓合云
爰起復來京補戶部郎中尋陞南陽守將
行手石梁郝中丞公所署狀來請銘其墓
余乃撫其事誌焉而為之銘 銘曰時也
或悴耕或罔秋龍不在田而在于湫等彼
鱗鯢雷兩翼收嗟鱗汝困而伸者心化成
嗣甲為帝作霖返真天池長山之麓二堆
式從一丘三王永我斯丘我銘則留式而
觀者茲曰雙湫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四

天

亡男太學生孟金墓誌銘

庚余長子名孟金其字也余妻徐孺人生
之于正德庚辰五月六日故因以名云由
例為國子生需選次于家嘉靖甲寅冬來
省余于留都官署居一月歸陸行十余日
抵池州病易舟行七晝夜逆風不進卒于

五耳痛也夫始與二歲忽吐血余與孺人
竊憂之尋幸愈而孺人復生子度度生二
十歲天卒孺人哭之疾竟亦不起余恃以
老惟庚也而今又奄然卒卒又在旅哀哀
痛哉庚謹厚儉約操家事能善于鄉族人
無遠邇咸樂之是宜永之道而余高祖南
溟公嚴毅好禮大振吾宗考編修萬古公
已上三世又忠厚世積焉余德涼即忝於
前人亦自信可無罰于天而嗣人君此天
其可問耶庚妻東壇熊二尹浚女生三男
子自芳自茂自華自芳聘東壇熊舉人
女自茂聘進賢汪太叅公集女自華聘
池劉舉人廷悰女女子一未許人卒之
年冬十二月廿七日塋于祖壠楊婆岡去
家二里許厥穴本南溟公約禁者今且百
年矣族議買其直修祠堂余家遂以三十
金買而塋焉庶其右留為熊氏婦壽也

生也余既走家僮歸視其塋而校
之銘銘曰嗚呼汝生于卒而卒于旅而
形返于此哭其首丁其趾庶乃右方為汝
妻之俟祖也遺之前是百年汝其有父也
銘之後是百千萬年汝其久
初封周孺人顧氏墓誌銘
孺人姓顧氏尋甸守周君國南之配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恭肅公之冢婦也尋甸君
以恭肅公蔭授右府都事陞經歷報三年
政而孺人被封再越半陞尋甸未行而孺
人卒于邸蓋嘉靖乙卯秋九月六日
年五十有二云孺人世家六直父曰瑞
恭陵判官者贅于吳江吳氏遂為吳江人
而與恭肅公同邑尋甸君因婚焉孺人歸
周也姑施夫人已謝世獨恭肅母計太夫
人在堂公去宦弟明農公待計太夫人留
于家而明農公年五十始舉千桂
向第三子者又異母也

樸事上奉計太夫人與明農公夫婦
孝敬而又善處諸叔間諸叔無謂弗宜者
已而各有室孺人則又善處妯娌間妯娌
又無謂弗宜者凡歲時水陸物必手自緘
識走使恭肅所稱壽焉故恭肅公得專意
于宦而無內顧心恭肅家故無饒貲又守
官清慎無苟得孺人節縮營辦于內至有
脫簪貨珥事已稍裕亦浣敝蔬食以為常
終不忍過費然於饑寒之賙卹姻戚之間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五

臣

遺則善承尋甸之意雖疎且遠者德其施
蓋不獨陸氏姑早寡無嗣賴以安其室而
已至其尤為人誦說者教諸子則愛而知
勞時語以恭肅公門戶不可墜御僮僕寬
而有嚴亦時時召戒之若恐其或為不
尋甸之累者斯其識與世之勢勢者
遠矣不賢而能之手尋甸君又哭
孤先大人不幸塋祭

卹典皆加等時賓客填擁煩費矣吾妻含淚

瘁躬忘晝夜于內而後得襄事乃不意妻

茲奄逝也哀哀吾又忍襄乃事耶然則欲

觀孺人賢觀之夫所悲思尤微矣孺人生

子五京甸采甸俱邑庠生賚太學生甸先

卒女二長適邑庠生顧名義次適太學生

張尚志孫男一孫女八尋甸君將歸其喪

卜以是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塋于澄源鄉

柑園地而以待詔何君所次狀來徵銘余

為之銘曰婦職中饋曰稱斯難矧是恭肅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五

臣

家鉅而繁婉婉有宜嬪于尋甸宜汝室家
姻黨推善弗驕弗侈示我閭閻規戒儆訓子
士則難之克相厥夫豈家伊譽勇也名臣
曰婦攸助吁嗟孺人胡溘而忘柑園歸王
史有銘章

明贈太安人程氏墓表

丁太安人程氏 贈刑部主事廣菴公配

也墓在新建之青溪象湖井安人父某母

陳世居邑竹園里生安人于歲己

一月若干歲嘉靖某年月日卒安人生
男子長以誠次以忠其歿而葬之十又三
年以忠守河間來請余詞刻于隧石之首
嗚呼余蓋有感於逆濠之事云往濠將稱
逆鈞羅富民括其財鄉邑稍自給無幸脫
焉至今談其事辛楚然人士中號習通七
今者或且入其黨翼之虐竟以身償嗟
其貪忍之故可語哉乃安人于旗巷公
時家故裕懼及濠禍則覆其二子俾耕
于家不以出已濠敗則顧謂二子曰汝父
志何斯可但已耶于是命以誠曰汝耕
佐弟讀命以忠曰汝讀其卒業于黌舍
忠感奮折節才譽隱起丁酉秋果偕計
上連舉進士甲科有今官故今論濠事者
必歸安人智且曰今于慈訓稱賢母焉彼
貪忍償濠敗以身者相越遠矣語曰女子
勝丈夫其此耶安人幼而端靜能孝順
母父母特鐘愛之乃其歸下也姑熊性嚴

爾人鮮宜獨歎安人而又善條理內政相
質巷公而又克成焉女德婦道安人純手
備矣夫彤史職廢姆訓弗及于家捆以內
帛所觀儒而安人能不假輔勸賢善若此
雖古稱漆室之女鷄鳴之婦文伯歐陽之
母又安以軒輊哉惜也以忠顯而安人弗
待卒七年歲在己亥
天子明堂禮成以以忠貴蒙前
贈祿養即弗逮而厥亦何負焉以誠生子道
遂以忠生運繼而道運俱邑庠弟子員銘
曰吁嗟安人吏汝是銘慶流厥德嗣人則
食掩王湖側過者其式
陳處士道清公墓表
陳處士長沙檀山里人也諱霖字道清曾
祖得甫祖伯萬父永富生正統辛酉三月
十六日年六十卒墓在江家園越二十三
年處士孫時中者卜葉家坊改葬焉已時
中父瑛母張氏又即其地附葬之蓋處士

而琰與張合則稍前而左云甲辰年時
中以選吉水丞番京邸丐余表其墓余久
未報也後十五年時中子又以謁選至申
其請乃表馬夫自教之衰世世所重稱賢
者非武挾揮霍才譎辨博則鬼官豐祿世
位隆隆烜赫者而古心篤行士卒多闇沕
章野間終焉誰令知之哉乃今則余幸聞
于處士蓋余族人多商處士里善談處士
事而余伯者一相吉府一守長沙時中
又故嘗往來儀制兄邦秀所以是得其世
行尤詳云處士恂恂惻惻足不涉官府固
老於農者而課田暇則手拂老經誦之陶
陶自得也生平言動無苟即燕居人不見
其衣冠款褻者善易卜諸來卜則竭誠禱
神無慢易而恤人之病人之急即力不
逮赴之惟恐後也 記侮處士處士不
之校人又言處士 軍往戍貴州者
二十年處士不得 二十神十年無

余性也己得代竟善養而老焉生母韓氏
子事繼母王猶韓母務得其歡心嘗語妻
曰古有刻木事母者矧幸而生手五弟者
俱王出處士友之篤人不覺為異出及折
產則祖居悉讓諸弟已獨往地名官塘者
創居焉惟日課其子琰卒成學遊胄監夫
力四孝弟漢有詔焉至設之科以舉士而
孔子則曰得見善人斯可矣假令處士生
于漢且見舉豈老檀山焉已也而概其素
將孔之所謂善人非耶處士病將革又手
自刪定家祀禮傳諸子曰吾翌日逝矣若
等惟修身種德守此以奉先可也夜乃沐浴
浴候昧爽衣冠起坐廳子姓以次拜稱觴
處士王筋墮地約三尺許安逝終于座嗟
乎異哉人有恒言哲則達終而異人委化
王筋其徵談者類言處士誦佛老好善乃
其終故若此夫佛老事余安能知之而其
善則余信之矣善則靜靜則明將自無不

達者嗟亦異矣處士生男子三良賓良琰
良輔女子三孫男七孫女七曾孫男若干
女子適皆各家子而男世業儒彬彬嚮于
用然則處士即老于田未之達而天所以
報處士者門弟之艾也贊曰檀山之里四
系有陳卓執處士出媿先民巧辨斯黜歛
華守恂彼老若佛我誦則諄力田孝弟鄉
族歸仁似子式穀或侮何嗔陶然自足樂
我天真匪爵而祿不賤以貧王筋委化先

西野遺稿

卷之九

里一

天付

覺其神逸風敦薄式示里鄰棄坊改卜爰
揭茲珉過墓者賦史言曷湮

明游直菴暨配孟氏合塋墓碑

直菴公者吾豐西鄉人也諱詔字敬甫姓
游氏生景泰乙酉十月二十五日卒嘉靖
某年月日年若干歲其先古隴州人元末
南軒公徙豐城安沙後進士惟善公徙今
橫江家焉公少業士壯乃出而南往來荆
楚間已轉而沿長江歷汴梁已又邁吳越

涉淮揚壯極燕冀遂荆楚倦動而歸老先
是公父裕生五男子而公幼家故貧親老
懼弗克力養又諸兄欲自具產事以是公
乃棄士而商乃其商也善心計酌常變與
時卑卑昂昂不為刻削損心之行故其利
恒裕而終其身弗穿于禍然他商利則率
侈華盛以明得意鳴絲竹挾妖豔策肥衣
輕縱而入于邪乃公顧益敦朴守約弗易
其素操其居家課約省藝之暇即偕戚里
長者山水詩酒以行樂非其意閉戶不問
焉古謂篤行君子非耶嘗訓其子耿曰夫
士與商異術而同心商者寓跡賈利也行
崇高明雖利而曷汚士者誦法先王也念
絕貨利必名而有立故曰聚財者義清修
者名各守乃業天之鑒也小子勉哉即斯
而觀其平生足惟矣嘉靖壬辰郡太守聞
其賢屢賓之飲公辭不赴語人曰某何德
實諸鄉矧自修又奚問賓否耶公與配孟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幸

天付

夫婦五十餘年面未赤孟卒公哭而慟曰
壯自貽阻瀕老而天奪之哀哀吾妻謂何
遂義不更娶公行不惟此而若此者今俗
可多見哉斯不謂淳行者哉是故其鄉居
也爭者聽其平悖者畏其評即衆口曉駭
不已公以片辭折之衆翕翕焉暴者沮柔
者恃而立也以是執良準美質平決謀者
必曰直菴直菴云夫近利賊義久自溺焉
溺斯府怨故商者四民之一而擇術者後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五十一
馬懼胥溺也乃若公何惡矣故君子謂公
為商隱使其遭遇通顯出柄利權桑孔之
事忍為耶顧隱迹商賈埋光草野卧烟霞
終焉吁悲夫配孟氏淑德懿行克相其內
事先公二年生亦先卒二年塋富順鄉黃
坑原舍坑子男三長尚華次尚發次耿國
子生孫男六良權都司承差良佐良政良
法良猷孫女三某月日公諸子啓孟
窆合焉李子為表其墓上

先考妣墓誌略
嗚呼此吾父封編修劍東府君吾母封太
孺人朱氏合塋之墓也府君左孺人右列
次如生而中隔通窹亦同室之義云坎深
六尺外錮三物周廻厚二尺五寸下如之
上掩以石石上磁碗覆三物又上加之土
中藏無寶器蓋不敢以是傷府君孺人之
素志而不肖孤官而貧亦力不及也誌石
去穴前三寸許府君誌出今元相嚴公筆
西野遺稿 卷之九 五十二
孺人誌出吏侍掌詹事歐陽公筆先德可
槩見而不肖孤有今非偶也所愧不能大
顯揚于時而府君孺人乃菴棄矣皇天后
土哀績無從泣終血繼忍書此石萬世之
下倘陵谷或移見此石者幸掩一杯母搖
雙墓夫愛敬人親者人亦愛敬其親不侮
奪于人不侮奪人者也禮法彰明仁孝相
感古今一息天日其赫臨云
明故楊室閔氏墓誌銘

此指揮使楊君瑾繼室閔氏之墓也閔氏諱大姐大同人父閔某母屈氏生於成化癸卯十月二十一日揮使君未襲時客大同因歸焉時年十八云揮使君元配夏氏生子五得方襲指揮同知娶朱天祿娶劉錫娶池鉞娶李銳娶石女二三姐適生員盛時和五姐適監生韓任男孫五蘭襲職餘俱幼女孫九二閔氏生子一得威娶韓女二九姐適石元吉十一姐歸於余余時任編修而揮使君亦京任常過從見閔氏順而多能得揮使君歡余心善之獨訝其溺愛生子不之教已揮使君卒得威竟蕩獲天絕乃諸子又居谷亭鎮得方即官京衛然貧薄閔氏乃依余活間往韓任所甲寅余轉今官挈之南再病卒于官邸嘉靖乙卯十二月十八日也享壽七十又三歲次年九月余遣僕還其柩于谷亭諸子卜以某年月日葬于班村社去其家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墓

風

六望許北首南趾其墓事亦多韓任之力銘曰其生也去其子從其女惟情適其所其壟也去其女從其子惟禮歸其處魂無不之魄寔斯土百祀千秋汝傍汝祖明王孺人高氏墓誌銘高孺人者王君以仁配也山東黃縣人父曰顯入粟授義官母曰史氏生孺人於成化辛丑正月七日父母特鍾愛之為擇婿得同里以仁歸馬以仁後隨祖鍵任京倉經歷會以舅氏傳太監斌得蔭宿衛遂偕孺人定家京師云以仁儻有行誼往來半縉紳余嘗造之飲庖事精旨不呼而至前即食鐘肆具亦楚楚也詢之則悉主孺人手余時心識其能矣已其子和曰和祖父母嚴鮮人宜獨稱吾母孝父見母能當祖父母意於是家事悉以主之母而母則益佐以勤家日用裕中遣外侮稍落然尋有今母力居多也子婦或侈費即愀然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墓

風

竟日至見貧乏者顧凋卹不愠焉夫如
生言則孺人固能且賢哉昨余自其庭聞
病呻吟之和曰母右脇苦疼足且萎寡飲
食卧不能徙處然幸今少差矣別未幾和
縈然衰經謁焉手園子助教浦子所著狀
泣曰和罪逆上延母不幸今歲二月二十
一日棄世卜以次二十五日葬非先生孰
為母不朽者余受覽之曰傷乎往謂孺人
賢且能乃今浦子稱引克合信哉夫和余
嘗嘉其志庶有成者而孺人不待傷乎孺
人三子長英娶錦衣衛千戶周寶女繼汪
氏次和武學生娶緣例散官沈溥女繼郭
氏吳氏次著庶出未聘女二長適錦衣衛
百戶孫綬季子璽次適姜煒蚤天孫女一
和妻沈出銘曰都門之西曰南海甸土厚
水深卜惟其善窵而棲靈載止載奠生氣
是乘永錫而羨銘德有辭千禩斯見

明處士一峯任公墓誌銘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墓

七

丁未春余從一二元寮校詩禮閣得卷寄
之詞焉而旨永蓋颯颯乎遂於詩者也曰
有士若此乎厥有本矣比揭姓氏則今吏
部驗封郎中任子可依也已而可依被選
庶吉士讀中秘數過余論文因誦說廼祖
一峰公隱行則嘆曰孳柝設而木直鏃羽
成而矢利夫可依誠賢詎不由此哉今年
春二月忽手大史汪君所為狀泣而謁余
曰不肖蚤失怙實幸賴先太父訓育有今
日茲不幸天降割于先太父不肖將承重
歸襄事願先生賜之銘庶有以垂不朽
先太父於地下余以夙知存歿誼不得辭
焉誌曰公諱天錫字廷與一峰其別號也
任氏之先平度人高祖諱才都者徙居平
原遂為平原人云才都生伯能伯能生福
盛福盛生武娶盧氏生公公稍長通經史
補為邑庠增廣弟子員願試於有司輒弗
薦乃奮嘆曰夫人獨規規自固執即吾不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墓

七

後祿養豈遂無所効力也於是棄去舉子
業奉 恩例歸侍養日承二親顏蓋愉愉
然樂也親歿奠祭一稽諸禮務豐腆愍忌
則感涕淫淫下人以是無不誦一峰公孝
者公既謝業儒得專治其生事生事則日
裕然志不甘已見可依幼聰穎復喜曰是
兒可託矣乃授之舉子業或夜自篝燈課
其讀洎可依既通顯則又數貽書相詔誨
其大要皆親身報

西華遺稿

卷之九

孝

五

主翼及時有建樹斯其志豈仁心苟利祿者乎
公治生善心計盈縮無所真處家又儉然
義所當則顧傾囊不之吝凡長莫婚嫁者
允無歸者公則助之奩若櫪而可依既廩
于庠即又歲捐其廩給族之貧者故鄉族
人交德公卒莫睚眦者或睚眦之公亦退
讓不校也人言公暇時好誦老子以斯而
觀固非徒誦者矣公矍鑠素鮮疾卒之
前一日尚往郊居督僮僕治產業而明日

西華遺稿

卷之九

孝

六

忽告逝蓋今丁巳二月十一日也平生成
化正月十六日年七十有九云公元配孫
氏繼張氏子男五人俱孫出長弘道國子
生先卒贈承德郎文選司主事次脩道貫
道窮道造道造道亦先卒而修道窮道俱
省祭官貫道驛丞女一人適國子生李夢
雄孫男十五人長士憑即可依次士翼士
孝士德俱業儒遊庠監弘道所生也餘尚
幼孫女六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七人鳴
呼盛哉夫公隱矣而孝義聞於鄉身教範
於家子孫盛且賢彬彬然嚮於用是身隱
而志彌章者也况富壽康寧考正以終公
亦可無遺憾矣吏部君歸以冬十一月某
日葬公城西北之塋首某趾某銘曰古稱
日養不易三公仕惟達志曷云必躬吁嗟
乎一峰力耕為孝志達斯通崇贊好德敦
被薄風克昌厥後大壺令終城隅西北歸
亞新封史銘云石尚永安乎斯宮

不肖孫九疇

玄孫玉璣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九終

西野遺稿

卷之九

卷之九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

豐城李璣

栢蒼門人何鏗校訂

祭文

祭宋南塘翁文

惟公孤稟靈秀具美純誠乘運拊翼弱冠
蜚聲宦踰三紀位晉鉅卿士歸清節卓遺

世程昔

氏朝嗣極以尊豎擅權善類屏氣而公則

虎節初離象冠速棄哲公以身養晦求志

卧隱西江年十有四凡臆帶而速噴者孰

不服公之志及

皇上之入繼也賢傑登奮際泰逢而公則起

膺廷薦持憲溯東藩伯晉秩國儲司豐兩

都四部周歷靖共凡承聽而聆風者又孰

不誦公之忠去冬

召公憲堂是長公来自南朝野傾仰矧時入

覲戾止北曹公勤力疾莫敢告勞醫和端迎

溢逝不作天下
弔民薦紳惟愕

當寧震傷卹典孔
其等情均桑梓念切

國家金丹莫起
懷咨嗟素車歸里黃蓋掩

沙詞以侑酌
其聽耶

祭內方童文

辭曰雲龍風元機感斯玄嶽申崧甫和孚

而宣故經濟之才不世出而

明良之會非偶然肆

皇上龍潛於興邸我公則應生於湘壤衡嶽吐

物色知賢及

皇上龍飛於寶極我公則借計而入燕風雲遊

泰甲第推先蓋嘗私計我公之出處實造

物默為之司權繼而中秘掄選東觀喬遷

屈宋瞠乎後躅班馬宛其齊肩墨華飛於

籀篆校讐司於瑤編

文華進直功
講筵司成繼陟士變文全責

官改秩黃閣
俟年士評歸重

皇清獨堅故公在朝也駁歷不叙孰不願必

之仰及云在告也華問日播孰不望

之旋夫何九原長逝一疾不延計聞于

國罔不懷

皇上嗟悼諭示林泉青藜虛夜寶欽沉淵於

已矣我公不可作矣然豐之德不永之年

促其後亨其前余又安測夫彼天豈鬼

神之見心功業不與其全手抑斯人之無

祿將吾之尤無緣乎某等南宮籍以族

建止關爾班聯門墻徒倚承鉢奚傳然

末路尚期取正而中道胡茲棄捐故國中

柱石士典刑實為天下慟而追惟私誼

又曷任平衆涕之漣漣神馳輒縈哭四山

川爰陳薄奠用效微虔神其降止侑以斯

篇

祭太夫人熊母文

某年月日
誥封一品太夫人熊母卒于

家卒之明日伯子太宰翁以直言忤

旨放歸中途得訃奔跣苦甚已聞計來京詣

薦紳愈益咨曰嗟嗟傷乎夫太夫人能
享壽九十年俾其子佐晉太宰澤天下不
能以一月待其子傷哉乃各遣祭其里為
太宰翁哀痛焉編修學生璣締姻大夫公
裨子又受知太宰翁特深於是益以天下
為太宰翁痛以太宰翁痛痛太夫人供饗
祔暇爰綴斯辭侑以香幣之儀馳奠于其
靈曰嗚呼哀哉夫坤德代終婦道無儀曰
夫人笄年之師蚤育令族肇允才淑作
定

嬪于熊閭德雍爾君子出牧治贊鷄鳴為
生群胤九膽王成繁仲若季聯翩羗邑伯
也魁奇乘運奮聲莖仕諫署存總天曹孝
定

主是忠懋國勞善類彈冠作楨周國蹇諤在廷
式昭慈德人曰夫人宜爾遐齡庶維伯子
弼我中興云胡彼蒼斯民不弔伯攢而南
葵已沉曜邦失司直文母重婆厥數冥奇
真言則悲乃如夫人曷其弗瞑純嘏斯降

夫人則併人或弗壽亦幸既髦壽或弗貴
鸞詰寵褒貴或弗嗣五挂挺瑞徽則永貽燕
之德懿矧如伯子不朽是同黃腸則掩九
原奚恫我恫難陳悠悠千古鶴化無緣往
吊伯苦爰附薄奠敬做束芻楚雲迷迤張
懷歎歎嗚呼哀哉

祭歐南野公文

惟公夙稟奇資卓然嶽峙學屏支離持志
聖執鄉薦蚤膺養晦弗仕師友講研日不
虛晷發我良知卒闡宗旨已擢南宮蜚聲
甲第出握郡符簡晉于史兩都列卿隨
試輒理誰謂公才偏長可擬然公謙冲動
修疊疊學實若虛才美弗恃片善在人樂
取忘己人之有長量而器使且善誘人循
循引指憲量汪洋望者消鄙故人誦公尤
率以此公位未崇人日延跂冀究厥施弼
輔

天子須以秩崇若起故里密勿贊陪人士交喜

謂時中與庶濟休美視天胡濛而疾不起
嗟嗟傷乎公莫贖矣生順沒寧公亦曷議
所可慟者斯人而已後學蒼生孰宗孰倚
縉紳沾襟都并罷市

當宁側咨卹典有暉行祠鄉賢令名億祀於公
豈私人心則爾矧茲成均公嘗造士流風
未湮遺教在耳璣等繼來兼獲望履私心
所嚮實切仰止倏感古今傷如何只挹醴
封牲香帛在几公其來哉晚侑斯誄

祭宮保尚書北原熊公文

夫士人大節惟出與處苟出處之違宜即
他美而奚取惟公學正而醇行修而古出
而際今

上之龍飛也明倫有疏疑義是剖

聖孝聿成卒折群咻故超晉六卿宮保荐加拔
用於既去而人不敢謂倖進而無補已而
稍不得於言也則困逐再甘視辭榮若脫
屣而正大之氣剛方之操曾不少悔而自

匡此其出處之際誠所謂進以禮退以義
而視彼貪得患失者又何可同日而並
若夫直著諫垣惠流洛土綱紀振於內臺
筦鑰嚴於留都而士無賢不肖咸服其銓
曹之措且舉者斯又數歷之緒而非所以
觀我公之巨也頃馬家食八易寒暑朝野
想望其高風邑閭式化其懿矩尤歸然一
代之著蔡而不獨出焉有為於

宁故士人莫不私祝其起居而頌其多歷

夫年所夫何天不憖遺一疾弗愈而彼進
無裨於國退無裨於俗者顧長生久存而
接武嗟乎悖哉何造物者之矇瞽某有冢
嗣婚公姪女非徒令望夙仰乎斗山而薦
羅幸托于喬樹有從之涕訃聞如雨弔唁
徒思遠羈替組爰抒情乎斯文異蠻歆于
樽俎

祭 誥封亞中大夫愛竹宿公文

於維我公長河毓秀恒嶽降精外慈而質

中理而明有翼者慶有都者形孝友直亮
風協鄉評萊蕪式述迺賓于

國迺觀于 京登名玉冊

花誥自天爰膺渥澤弗侈弗驕終始一德篤
生賢嗣爵為儒英器挺廊廟文朗日星甲
科超擢適駁有聲刑曹試政克明克平種
德如公報食于子祿養方殷允宜全祉胡
然溘亡而竟斯已昊天夢夢曷究厥理然
公通顯異于弗彰公有良嗣異于弗昌壽
未百齡亦異天殤無之令德沒也矣亡某
等登庸明時附驥令子潞水匪遙哭阻丹
几絨辭布哀奠此殷賑昭昭有聞庶其鑒
止

祭康母 孺人文

猗嗟孺人閩山孕瑞寶發儲英冒于望族
姆教攸承于康作配維德之行中道邁也
所天奄失哀曷在堂遺孤在膝式微零丁
嚀手顧恤厥心匪石從一以顛課成厥嗣

賢科奮跡翰苑蜚聲

帝用褒嘉貽封有赫為善之報如種斯獲人謂
賢母足顯懿德維時令子念切歸寧疏入
計至竟隔幽冥祿養弗逮風木悲興維茲
館士足稱賢子凡我館僚聞訃傷只絨詞
致奠邇風千里

祭張宜人方氏文

天不可必乎宜人之歸

寵詔辱錫象服是宜容與有頤天可必乎宜

人不祿族襯淒其弗偕榮位陳此靈儀既
篤之祺胡斯之壽直宰冥如神理曷究然
承祀有子春秋弗匱亦既室家徽音克嗣
屬續之必夫君遂旋息駕

王事而訣終天則彼蒼夢夢若負于貞淑而
宜人之終亦庶乎其瞑目矧一坏均掩萬
泡漸盡又奚計乎乘化之遲速某等所同
傷者寶婺俄殞秋蘭竟零婦失良則母孰
議刑婉婉聖善金石徒銘蓋不獨以夫君

之故而傷以戚里之私情嗚呼返魂無丹
歸輒有日奠以斯文爰據隱恤

祭俞太夫人張氏文

婦曷攸徵曰夫與子夫人莫之見已訥軒
公出處何如耶諸令子繼述何如耶簪纓
詩禮世振厥華夫人聖善允宜室家宗黨
是則人士攸誇頃者伯子文峰先生簡自
帝心旬宣江右棠陰滿郊德薰靜晝故誦令子
之澤者孰不推夫人之慈而願令子之留

者孰不祝夫奉送壽矧某等情均於民庶
而誼兼於紳綬者耶云胡天不弔民寶婺
俄墜返魂無丹攀轅莫遂爰陳牢醴式倣
絮觴蓋始為令子慟而終以薦吾民之永
傷豈直悲母儀之云亡婦則之無良

祭誥封郭母王太宜人文

猗母淑貞胄育茂族考飛邑鳧昆割郡竹
姆訓夙閑儒門式穀相攸維郭允也好述
靡嚳靡嗃不吳不紉左右君子毚勉式求

實脫珥簪窮成厥志數歷邑州達相厥治
戒爾鷄鳴貞吉中饋矧敬而婉善侍邢姑
卧疾歲易問藥躬扶上睦宗黨下撫僕奴
曰紀曰賓以莫不恪細綜米鹽義酌豐約
公亦有言母實與郭篤生令子竝挺繼成
熊丸課讀科甲蜚聲季陟郎署伯貳寺卿
陳氏二難崔門雙鳳

帝曰母慈

驚誥荐封德則慎警獲于種聿宜壽豈俾
熾俾昌胡斯夏季而溘訃亡令子泣血人
士允傷某等誼承通家哀切令德爾嗣無
緣雲山西極奠以斯文告我心惻

祭楊母張孺人文

代終坤德婦主含章言不踰閭匪子曷彰
猗嗟母氏厥胄維張德音孔茂曰嬪于楊
適生令子邦家之先好修積學器挺圭璋
賢科蚤捷烏臺繼駁祗

命西陲警隼斯揚宦轍甫試台島翕望入亦

有言慈訓之良能九斷織振古嫺芳矧也
敬婉配德攸行外睦宗黨內媚姑嫜螽斯
溥惠鷄鳴警康賢執母氏曷其匪臧允宜
詰錫天篤其慶胡溘斯逝而齡弗長夢夢蒼
昊莫訊厥常某等附驥令子計偕于鄉夙
欽聞範聞訃彷徨匪私之慟繫德之傷緘
詞馳奠神詎終古

祭趙西廬文

人莫不言德則顯位君仕有年而終即吏
亦莫不言德則壽豈君年方強而胡不待
昊穹冥漠曷恃歿常亦惟君德庶幾弗亡
昔宰仁和三事克勗爰陟于京冬曹振王
帝命攸承權司于荆通商緝下公私稱平聿轉
刑曹明允奸戢

廟工掄才冬曹再入歷敷中外績叙丕嘉薦
紳屬望龍蛇興嗟始君構疾余親入室君
遂告余大命其辛攬衣索筆致書于親更
召室人曰具淑身言訖就瞑神氣整暇賢

和殫窮泱旬而化入具有死執如君明易
實能定迺徵厥行維茲仲春遜歸君柩伯
氏自南訃奔及候君之伯氏偕君妻孥引
紼將梓相倚長途蘸水流澌楚雲慘目白
髮俟堂君其遄復有教在俎有酒在樽薄
奠永訣聞手不聞

祭宜人熊氏文

女德婦道孰薰其粹於惟宜人庶其無玷
方夫育胃儒宗時未笄珥體淑含貞姆訓
夙瘳而某等連姻于鄉已側聞女德之異
及夫曰嬪相門夫子承事克宜厥家黜彼
嚚嫫而某等備官于都又稔聞婦道之備
誠笄禕之表杭而矜悅之出類者也所宜
介爾遐齡永茲德懿斯則天道之常抑亦
人心之覲夫何沉貽兆殃暨和周治珠王
璫含溢其長寐於手哀哉然宜人之生
駕章鳳誥冠幘是若亦云貴矣宜人之歿哀
動薦紳奠祭塞途亦云哀矣矧文化均靈

脩短曷計而寔人于斯抑可自慰其等所
共傷者芝蘭竟摧寶婺俄墜女德婦道孰
效孰視蓋不獨以生死之故而痛以戚里
之私義於乎時維仲春日月孔利返輶楚
岡祖輟燕冀爰卜首丘玄宮是秘河活活
而涘漸天慘慘而掩鄴絳旒從風孤帆遙
遲人世曷殊宜人永棄寓此群誠必芬者
饒敬侑以詞掩袂歔歔

祭憲副徐澄山文

辭曰於戲已焉考澄山而信然乎余邑仕
者素惟澄山厚善人人莫不厚善澄山者
往與執手別云能觀也乃今則思復酣歌
追逐以下上其議可能乎夫形殊者壽貌
家之常澄山形體壯善飲耐寒暑余等竊
嘗憶其享年永也而顧斯已乎且今醒觀
寡行誼而位而壽天下豈少也我澄山孝
友恭介孚于家又蒞官赫赫司刑刑平治
河河治持憲憲肅固不獨鄉閭推服而已

平之負謗西歸貴志長畢則所謂天者
在哉余聞歿之日諸所積負莫償啓囊空
澁棺殮具至毀婦飾為之嗟嗟澄山蓋棺
見矣而不理於人口何耶夫蛾眉胎禍直
木召伐人則何尤乃天亦忌其良奪之耶
顏驥脩短自昔永傷果人之所賢天則為
否否故弗之亨耶抑人之生之死天固聽
之漢弗與邪已哉澄山曷籲曷訊而澄山
平生自亮其歿之安而位若壽弗計也余
等所不容已者同邑之賢仕者幾何得而
澄山又竟中道歿東山之詔將臨而遼陽
之鶴遽化豈惟國喪著蔡抑亦鄉失典刑
嗟嗟能無慟乎矧也燕楚逖阻哭弗憑棺
則區區同袍之情負此幽冥多矣臨風遐
歧哽咽曷申爰傲束芻寓誠萬里

祭夢坡教年兄文

嗟嗟我公而止此耶位不償德壽筭非遐
文星隱耀長路隕車士喪指南哀動環辟

九厥縉紳莫不公惜矧我同胞名階薦籍

憶昔乙未乘運躍鱗文華選吉

御手親掄數應列宿時號瀛賓史局十年編摩

在國司篆留曹有

詔遄壯文武主衡士論具匯成均峻陟車比
得師慈計忽報歸卧三暮吾道罔主

帝拊髀思

詔起于家成均再入人士忻忻而寶重拾今

辰何辰忍所會泣公昨矣止衆訝其殯或

曰新旅久之宜毋竟不起技喪醫盧吁

嗟我公形魁體厚飲百其觴食能兼豆矧

爾德殊底事弗壽允惟定數人莫之為譬

彼幅尺長短誰移公往論學茲也奚疑禮

卿上聞

天子震悼卹典駢加龍文旌誥兩孤素輶春江

獨擢某等於公涕泣無從俯思平誼仰為

國恫辨香束帛言鴻微衷公目其瞑公神

如在知乎不知合度瞻對

祭吳夫人黃氏文

夫人之生秀毓名族明姿夙成閭儀貞淑

夫人之歸曰嬪于吳孰不家室婉德則殊

珂相夫君勸學斷織及第臚傳宗伯存陟

宗伯在職匪懈厥躬惟寅惟直時稱其忠

宗伯有親年聿既髦望切白雲時稱其孝

人曰內助夫人之因耀彼彤史式是并倫

錦誥翟軒德則允稱胡不百年溢疾以瞑

上聞而悼恤典攸加哀榮孔備抑又奚嗟矧也

諸郎森蘭挺玉發而德存何永何足某等

附驥宗伯誼篤同年喟茲郁烈倏爾不延

爰做束蒿進之素几詞以侑觴庶其鑒只

祭許太安人 氏文

於太安人明姿天篤女史克繇溫恭慎淑

曰嬪哲髦敬戒以勗孝事二親姻黨胥睦

嚴不忘慈下綏童僕夫雅好賓黽勉旨蓄

或時遠遊星駕脂軸婉婉善從又敬而肅

德慶似鍾昌厥嗣屬是有符卿應時挺玉

入試禮闈名魁薦錄筮任地曹荐司銓牘
就養來京日聞式穀忽而外遷恬不為頗
浙溪楚山惟子與遂已晉符卿笑歸故築
護口俄生符卿奪祿抑又怡然訓子知足
得失兩忘丈夫或不人謂百年胡濫就木
無丹可回有身莫贖嗟嗟安人亦云具福
既貴既康壽年非促膝繞孫曾詩書繼躅
矧也令儀彤管揚馥九原何怙應知瞑目
某等附驥即君欽德自夙忍瞻素輿寔安
竟小絮酒束芻冠裳會哭不盡者心斯文
是告

祭熊桂軒暨孺人徐氏文

嗟夫運化無停修短不測白楊感其風喪
草露愴其朝溘人苟知化而永名孰若反
躬以立德惟公毓秀名族厚殖天成好修
弗倦厥積斯宏出而官也始佐于藩繼承
于邑政理有寄而澤流閩粵丕著遐邇之
名處而家也考以安吉兄以太宰詩禮聞

先而孝友克紹聿協月旦之評德乃不壽
神理曷究况公逝未三暮而繼室徐孺人
又一疾而莫之救嗟嗟天道孰信其果不
為督矣乎然德譽不忘人無指詬公固可
瞑慰於身後茲仲子奉公安厝而次日又
奉徐孺人柩歸窆焉殯疾不及執紼遣孫
馳奠一卮輒駕在閔我淚有潛束芻效敬
二靈其還

奠邢鳳岡文

甲午之春始識公面歲臘甲寅留都再見
已余壯遷仍隔鄉縣今也南來庶敦風緣
胡然訃聞於茲歲晏春之正月遄報公窆
悠悠夜臺長往不旋然公耄齡子姓多善
頃拜
龍章亦既非賤備福令終似者或鮮公日
瞑九原何惜余涕有從憾舊雙鰥達哀以
詞香帛是薦公尚有知式歆茲奠

祭孫母楊夫人文

辭曰於乎夫人逝矣然粵考女事于內天
孰非婦夫孰非母而令淑若夫人厥維鮮
哉昔忠烈公撫蒞我西江也逆濠之亂人
懷顧忌公至則貞度曲防羣克歛不敢發
繼乃抗節死難忠義由以響應卒之濠擒
不旋踵而

宗社底寧者悉我忠烈之功而實則夫人克
順之助已而扶携以歸也熊九式穀課成
諸郎武進文登連弁科甲而諸孫趾美又

傳稿

卷五

三

振振魏科輝映焉論者謂為忠烈之貽而
實又夫人慈訓之力然則夫人惟開之修
信難悉于彤史而慈順之大抑孰如夫人
輔在邦

國者哉故踰堯入期胤息衆賢

寵封存被昌養則兼夫人之生榮矣而人不
敢為倖者以夫人令淑之宜訃聞乎

上邱典輝駢傾城吊唁奠賻途塞夫人之死哀
矣而人若以為歎者以令淑有如夫人厥

壽宜不斯止也璣南宮之進繩附季子而
史館國學再奉同寅則所以元事諸郎而
母視夫人者固宜倍萬恒情矣邇瞻總帳
傷如何其爰述斯辭侑之般醑惟夫人其
享之

祭張母孫太淑人文

辭曰猗太淑人肇氏有衛衍派浙濱祖德
昌蔚爰有淑聖坤德夙成形管載美四教
孔明曰嬪于張展宜家室夫子高蹈光鴻

傳稿

卷五

三

三

再出祥發哲胤伯氏孤寡和九斷織慈教
之賢頃也繹騷伯則首 召簡在

帝心司馬速調朝野傾拭祝母千齡庶我司馬
永維 國禎寶婺俄沉嗟天弗吊春暮而

中訃傳越徼 綸音咨悼邱典駢頒悲纏

陟岵伯氏端還具瞻斯違縉紳輿惻矧屬

門塙能不含靈白馬莫弔鶴化無緣絮酒

合誅悵貯江天蘭儀長辭筭緯永嘆

地贈有期黃壚不旦嗚呼哀哉

祭邢上舍石湖文

嘆曰傷哉是謂有天子矣邢故名族多賢
德然得公而邢益振公好義樂交賢又性
孝友能紀綱其族事族子弟有弗義即不
敢公聞也月旦評者謂公必壽必昌後而
公一子先天居半載公亦卒嗟是有失手
越歲其從姪良貴秋試旋李子乃得附香
幣往奠之而侑以文焉文曰於嗟石湖別
袂苦難期斯永隔能不辛酸憶年甲午余

石湖遺稿

卷二

三

周

客公所握手回青傾蓋莫忤促膝琴樽對
床風雨已亥之秋余奔父憂公為遣弔萬
里孤舟翻雲顧汗伐木好仇期也我公善
稱素履聿亢邢宗之綱之紀繆彤居家王
烈在里夫仁昌胤夫德遐齡允若才諳似
宜閤聲胡然蒼昊夢邈弗平伯道無兒鯉
也不壽日月未期公溘弗救尺綬未懸責
志丘首吳人報訃太息興哀豈無他人知
已則摧黃腸遽掩白馬不來爰倣東蓀

觴遊瀧誰云陳忍斯勿哭於嗟石湖心

綿文縮

祭吳淑人黃氏文

地道代終柔順著義曰惟淑人配德無媿
毓姿名族美姆教之夙成相攸吳門推閭
儀之咸備昔宗伯之未貴也棲遲泮宮者
十有餘年而淑人則黽勉有無斷織脫珥
卒相宗伯專於學而克成其志及宗伯之
既貴也歷數翰苑者將三十年而淑人則

石湖遺稿

卷二

三

周

中饋司動鷄鳴警寐復相宗伯專於職而
克顯其位故淑人之嗣芝蘭繞瑞矣而人
莫不以為福之宜淑人之貴榮膺金帛矣
而人莫不以為德之致夫何司造靡常一
疾永棄年未及耆醫技莫施某等義切年
家聞訃吁噓爰倣絮觴薦之靈次蓋匪以
言私于宗伯而寔以永傷乎德懿
告處士府君墓

於我府君種德揚芬馨我三族無競維

敬奉甲科遺澤攸分爰拜斯墳告以斯文
於我府君尚其有聞

告逸士府君墓

我李居湖茫甚久但自我

逸士府君以來今亦百餘年矣族指益繁
簪組相屬積慶流芳可謂無所自耶肆璣
弗類忝與甲科仰邇本源不勝感慕謹潔
牲醴告虔封塋神其歆鑒惠我無疆則神
亦有永譽哉謹告

西華道稿

告素庵府君墓

公之存也浩氣宏才克昌我李公之後也
往矩遺訓施于孫子克我孫子幾于千指
爰少而壯爰老而死爰農而耕爰士而仕
曷匪公遺申錫不已肆璣弗類媿茲世美
強學靡寧夙夜敬止幸叨甲科忝官于史
於時繹思允惟公祉乃潔爾牲侯羊侯豕
有酒在樽多且冽旨告虔封塋爰邇本始
公神洋洋庶其鑒只篤祐我人永綿公祀

吉恕齋府君墓

我祖忠厚正直鄉人稱善者至今歸焉而
竟無所偶故龍潛豹隱生無得于身而慶
積芳流沒必裕諸後璣有今日天豈苟然
於時繹思不勝感慕且言念我祖塋域稍
遠掃治缺人璣之宦遊往來于衷久矣守
制南來亟欲往視居廬卧病竟亦斯阻此
心此痛誰則知之時今即吉壯上有期越
樹燕雲行復遠隔謹以潔牲醴齊告虔于

西華道稿

墓併為封宮樹兆遠厥侵虞用妥靈魄昭

昭者存庶其鑒之

告祖妣黃氏鄒氏墓

於維孺人左右我祖克開我後肆璣弗類
爰忝甲科繹思本源哀感曷已乃洎茲吉
謹以牲醴之儀拜墓塋域併為封宮樹兆
用妥靈魄不亡者存庶其鑒之

告劍東府君墓

嗚呼我顯考埋玉於斯歲週六月矣璣

之罪稔未即死猶及免喪雖禮制莫踰而
罔極之痛籲天曷從幽冥宜知哽咽何述
近為鑒造石坊標題

封街儀觀龐備規制尚缺然洪澤未斬則他
日所就或不啻此斯璣所自矢揚名之孝
抑亦我顯考存沒之心也事定蓋棺孝觀
順志幽冥有知復何敢瀆惟時免喪追感
歲時鶴馭何歸雲停在目負米無計捧檄
何心爰寄誠于椒漿實悲感于風木不亡

者神來格來復

祭王封君文

惟翁挺秀名宗推儔吳會惆悵古行好修
弗懈清世高蹈結志區外龐公耕塋王烈
化鄉槐陰植社嗣子蘭芳藻巖競振式穀
斯章伯也孤寡諫垣寒露寺長憲臺頃派

荆鄂

綸誥載馳翁志孔若人謂壽豈宜翁百年天
如何其奪哉耆賢香山社吟處士星指典

刑則亡哀感人士矧餘諸生及門伯子承
鉢夙懷誼并生死蘇門賦阻宿草云陳白
馬不往絮酒何因東翦千里臨文酸辛

祭游上舍文

上舍卒于京良濟扶柩歸於是又合真之
路脩以辭曰繫哲人之挺生兮舍三靈之
淳精洵誇揚而厚積兮馳藝圃而夙成未
泮藻以好修兮軼群英而頡脫十挾策以
干時兮喟龍門其黜類羗旅進而彼貢兮

道遭迴焉戾京伏

丹墀而觀光兮謁銓曹而登名歲三越而未
疏授兮胡降割以溘逝邈鄉井其萬里兮
竟暴露而抱衾傷旅羗其飄飄兮泣遺鞠
之哀哀寶器琢而中折兮華未實其紛摧
豈繒繳之在天兮將烏騫而墮翼然大暮
之終同兮亦何必顯蒼昊而沾臆伊九月
之中吉兮獨觀南來浮九江而遐邁兮劍
水之隈馮咷雲兮葉載道猿啼胡弓風

號楚雲冷兮，薤露凄涼。道渺渺兮，嚙其告爾。
衣冠而會奠，耿群心以陳詞。儼玄冥之余，
瞻靈髣髴其來思。

祭吳節推文

文曰：謂天無意於予，耶胡為乎孤劓入汴。
桂籍騰馨，春闈繼捷。司理稱平，謂夫有意。
于于耶胡為乎服官，方暮失怙，奔計起吉。
壯來旅病，暴露胡利。汝始胡殞，終孰主
其當。孰主其豐視天，則夢曷諒。嚴霜故自

予之掩舍也，倏夏徂秋。淒風入戶，邸觀氣
纍殘燈，消炷遺息。零丁晨昏，號咷子如有
知傷其誰語。今而子之輦返也，楚山落葉
寒江流澌，孤魂萬里。丹旌將輓，愛妾辭室。
骨肉差池，子知有知傷。又何其几子賓友，
孰不子傷。抑亦斯繹俾也，可忘彼其阨寒。
征夫窮途，賈客霜白。零軀苦青，掩骼蒐招。
無期鄉井，永隔亦有才高。遭放蛾眉，胎鴻
江湘。日暮零廬，秋涼駢死。莫領世有，若

而子客死都門，殮有賓友。吊賻還來，爰歸
丘首。矧其生也，榮曳紳綬，較之前云孰得。
與否乃若鵬鳴，有兆鶴化，無蹤一坏均覆。
百歲咸空，修短莫訊。孰執孰蒙，斯達士之
曠覽而又何有於眇躬也。嗟嗟吳子已矣，
抵且南矣。汝妾則留汝妻其俟，二子妾隨。
嫡子其侍汝家，汝庭靈其遄至。尚慰於斯
文，諒瞑漠其何舛。

祭黃琴岡文

惟公中正之修，坦矣之性。受大能勝，遇物
無筭。學博而精，文采則併蔚為儒英。出為
國慶，繫公筮仕。職使皇華，西臺速轉。多繡
五花埋輪，抗節魄褫。奸邪弊剔，京儲風清。
開塞聽駐，嶺南吏畏。民愛入核，庶官銜鑑。
弗昧僕荒，載陟伯罔。稱才卿貳，棘寺民時。
冤哀而庖遊刃，隨手恢恢。峻位宏施，時方
載目。云胡溘亡，斂形就木。憶昨親公公瘞，
強起坐而慰言，謂疾可理。繼焉稍瘳，公瘞

舉子朋知相傳為公色喜謂天不蒙誰謂
終此山頽梁壞人士沾裳矧如璣等偕計
自鄉繼官于都相契益固倏見黃腸亡我
叔度教言永辭能不傷顧公之冢嗣聞計
來奔扶觀南返輻駕在門俎我瓠葉酌我
絮樽跪侑此牘聞手不聞

祭邢南野文

詞曰憶前二十年歲在甲子公嘗聘余西
塾是主公實知余余亦公許許公匪他心
醇行古孝弟力田學謝簪組邑表善名家
示懿矩高蹈如公卓哉誰伍故余與公交
投肺腑久而彌敦豈獨樽俎繼余壯宦遂
隔雲樹公弗能來余弗能去起居有書僅
託翔羽今辰何辰蟋蟀在宇我乎南來公
疾弗愈握手無從有懷執吐嗟乎已哉音
容永阻感舊興哀文以為叙何以侑之東
野辨炷公如有聞陟降斯所

祭韓恒軒文

惟公才弗世用退隱于商巖積能散匪曰
徒藏素封純貴

錫命煒煌昆季則友子姓茂良年踰大耋既
壽既康噫嘻我公庶其純嘏世鮮彭佺誰
我公伍余所傷悼曰惟斯人王烈已逝善
者孰親張儉弗永貧者孰振永言懷思鳴
儀日遠今辰何辰春陽婉婉輻車載膏瘞
臺是返雲樹千里青鳥驚傳白馬不吊曷
以輸虔爰做束芻絮腸避滄悠悠我心
之斯蹟公倘有聞來格來復

祭邢封溪文

惟公醇雅好修名宿推傑飲人以和秉純
其哲人以巧事公專其拙結志區外清世
高藏孝友兼著允惟古良甲午之春余賓
公塾公寔知余異姓骨肉余亦公知素行
是服已余入仕音訊交通余憂歸里公使
遞從千里吊贈仗義誰同言念夙私耿余
衷曲庶幾後期握手相告天胡遽奪善天

鼎祿然公耆壽異于天殤諸郎森主終期
顯揚矧而好德沒也奚亡嗟余斯羈末由
臨哭秋風便綢絮酒遐漣情微東瀟泊以
斯續

真司訓表約所文

惟公幼稟奇靈長益慧哲下惟勤修儒宗
稱傑穎脫費序賢貢載膺振鐸粵蘇湖
齊名解組西歸高風洛社里人式欽十五
春夏訓成令子華 國有文漢庭入對卑

策揚芬公志未施爰有令子

鳳詒鸞章公胡弗俟泥金甫報凶告遙馳悲
纏陟岵哀動朋知璣等籍繁闕門悵望桑
梓矧斯秋聲若助傷只白馬不吊薦此絮
觴休沐合誄文縮意長

焚黃告墓文

某年月日嗣孫璣敢招告于

誥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顯祖考恕齋三府君之墓曰璣仰願遺訓

叨宣于 朝去冬十一月三品考滿欽蒙
聖恩追贈 祖考今銜璣繁官在京無緣躬拜
墓下從兄璣恭捧
誥詞代為告真伏惟

尊靈服茲新寵永佑後人謹告

一祠堂改題神主告文

某年月日嗣孫璣敢招告于 顯祖考恕
齋三府君 勅封翰林院編修顯考劍東
四府君曰璣仰賴先訓叨宣于

某近以三品考績荷蒙

聖恩追贈璣 祖考俱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今已恭奉神主改題訖謹
遵族議如禮奉安祠堂璣繁官于京不克
躬詣祠下敬請族長同從兄璣代為奠告
列神有靈諒同忻鑒

寢室改題神主告文

某年月日嗣孫璣敢招告于 祖考恕齋
三府君 祖妣黃氏鄒氏 勅封翰林院

編修顯考劍東四府君 勅封孺人顯妣
朱氏 勅封孺人先妻徐氏曰璣仰賴先
訓叨宦于 朝近以三品考績荷蒙

聖恩追贈 祖考俱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祖妣顯妣先妻俱淑人璣繫
官于京不克躬詣祠下謹命孫自芳代告
消以今吉奉三世神主恭為改題謹告

奠亡男庚文

某年月日父南京吏部右侍郎璣遣家人

某歸自任以牲醴香楮往奠于亡男太學
生庚靈柩而告之曰嗚呼痛哉汝之死其
信然耶吾即不德宜無甚取罰於天汝淳
謹亦可無遽死而顧有此耶嗚呼痛矣始
池州舟人來報計吾驚痛骨浸浸冷不能
出聲者半日已疑焉召其人復問故則又
將信復疑既悲且思心益隱隱痛莫自央
蓋汝以疾從池州水行舟人道其事為頗
詳則吾既不敢謂汝生而汝見吾未嘗告

吾疾吾送汝未嘗覺汝疾而又何奄忽至
此也故吾又不忍謂汝死西望流涕者連
辰夜而汝舅徐某來則謂果然矣傷乎痛
哉夫汝弟既歿死吾之托惟汝而汝今又
死汝來壽吾誕而汝別未幾死吾又不及
視汝殮吾之痛可已耶不可已耶汝體薄
不耐勞汝既死始聞汝去夏又嘗寢疾疾
起遠涉勞又不自節死非無因者然疾不
愈不來抑來而歸疾死可也而乃旅死舟

中哀哀忍言乎留都去家風便舟五六日
可達汝別為臘月初七日汝死為廿七日
行已廿日而未達纔廿日而未留反覆思
之信冥數莫逃者汝固可以自解矣且汝
雖旅死三僕在侍歸而含殮何所遺恨矧
汝幸有子三有女一再五年則幼者長長
者亦可持門戶而汝妻願賢內可托其外
政則當分憂之家僮吾又幸健尚可訓若
子嫁着女了終未畢之心也

厥亦有常汝之死天不可問矣又安知汝
諸子無成立而天道終不可恃耶嗚呼汝
身不復汝目可瞑哀哉我心臨楮淚迸

祭姊文

璣有姊余孺人於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初
六日病卒於家十月二十五日訃聞來京
乃設位率家人朝夕哭奠服如禮已乃遣
人歸祭于其柩而告之以文焉祭之日蓋
本年十二月某日也詞曰人生於福鮮履

其全然璣博觀婦人不足於夫或餘於子
即瘡於疾或永其年嗚呼亦孰如姊命之
逆遭借老違願嗣息寡傳苦心至痛誰則
為憐晚不得已歸託於余蓋亦謂苟可自
老則庶乎安分而忘悲而胡然乎宿疴流
毒治屢弗痊廿年之間半在床蓐壽未及
艾長逝而仙嗚呼哀哉余先侍郎公先太
淑人生余二人終鮮兄弟璣二子近俱天
殁所得安意者宦者以有姊而無內累而

今則永棄矣璣去冬過家姊告余以病差
相喜相慰而別未暮歲云胡有然嗚呼
居而疾壽又不延蓋信乎賦命之逆遭彼
世之不姊若者何限而五福或全余又安
問夫彼天哀哉傷乎江鄉迢阻涕淚徒懸
殮莫憑柩哭不及延悠悠余痛詞豈能宣
寸心萬里聊寄斯篇有酒在竿有散在簞
清香庶品侑之楮錢姊如不昧其來格乎
余虔

熊母徐太孺人誄并序

甲辰之春熊母徐氏卒訃傳京師里中薦
紳者謂母淑姿天篤闡教純脩今斯溘亡
并棉曷式咸惻惻咨悼而編修李子璣締
姻伯子倍溢恒情顧生芻蕘而鶴化無
緣也越歲乙巳夏其從子判寧國告行乃
于供奉休沐爰綴斯誄用紆風懷遺焉辭
曰於穆熊母著姓維羸受氏夏國南州挺
興祖德滋茂淑媛誕生西山毓瑞葵彩

耀聲質肅雍彤管曜曜相攸桃夭曰熊羆
止陋彼北晨宜爾君子爰采汗藻爰棲麻
門相視則賓含章體坤我儀中捐二雛靡
怙斷機誨勞九膽志苦槐陰在庭勉企父
祖天也不忒聿亢其宗計偕南北觀先則
同二難雙鳳慈覆之功捧檄致親伯仲斯
切胡弗愬遺實庇永訣倚門啻悲陟屺泣
血存匪易養發視

集地嗟惟婦則母儀遠而譬玉斯隕譬蘭斯

萎雲暗廬峰日慘鄱許掩王夜臺悠悠千

古嗚呼哀哉敬弔文母

祭二水孫公文

嗚呼公何以遽然耶日者報公

召入為少司寇公束裝將北上矣慶者出戶

俄入弔而涕漣耳先是日公舉酒屬客

言笑衍衍而曾是夙夜一疾不延嗚呼公

何以遽然耶夫敏達弗露孰逾公才博厚

有客孰逾公度行澡而修守潔而固加之

熱閱仕途者二紀有餘而公甫艾年則強

刀銳思又時異乎遲暮故世方拭目於公

秉軸弘猷益展其素而今乃遽然焉天其

可得而問其故歟然自公觀之厥施未究

而歿歷所至遇駿有聲皇華專使比部司

平佐臬梁粵作藩湘荆等撫巡于滇國貳

冬政于 留京威宣德著澤在斯氓至公

心事之素則又皎如日星人人所明而公

即莫贖亦所謂生順而沒寧者也嗚呼存

沒修短榮悴廢興歟有冥數而吾儕所不

能忘情者官聯班行德欽光霽感時多事

冀戮力以共成而我公赴

召瀕行顧謫其永逝嗟梁木之既壞惜薤露

之易晞輶車萬里絮酒一卮臨風摧咽不

盡者詞蓋上以為世道之慟而下以紓吾

儕之私也尚饗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終

西野先生遺稿卷之十

豐城李瑛著

括蒼門人何鏗校訂

古體

山海篇 慶姚憲長父母雙壽

我聞太平諸峰天之丰海水東環波蹴溪姚翁
卜萊暢山陽山水四時供壯觀翁家夫婦雙鳳
凰童顏鶴髮雲霧寰古來真缺未應數漢如孟
光安足方壽酒初熟秋花黃畫錦照耀開僊堂

西野遺稿 卷之十

盈門珠履來瞻瞻歌舞有誦鏗鳴琅紫氣遙駐
青鸞駕中宵斗婺爭光芒憶公弱冠與聞向聲

名文采人爭美爾時偕計謁

先皇布衣錫醉恩榮宴走馬三月暗燕塵飛急
萬里臨江濱鳴琴宓宰白晝靜種花洛邑青春
新天書忽漫九重下太僕還問金陵舍驕驕
一骨世應希驂北三千真敵野

先皇曰吁伯同才南巡馬政無他瓊

海上召見重瞳回白銚親賜金幣陪贈先有詔

花五色翁且有子胡可得翁子驂驕誇獨駕翁
歸仍釣龍潭溪寵詔驚看貢草萊新銜重領
卿之亞榮華如翁壽者誰况翁夫婦今齊眉擊
缶時歌好合詩仰天笑倒黃金卮眼看春秋七
十易浮名早謝心何逆槐庭夜卧海月白藥欄
朝影金烏赤乾坤滄桑任轉遷蟠桃歲歲開瓊
筵賢郎斑豸阻江天我為賡祝山海篇山不崩
兮海不竭翁家夫婦壽相埒豈獨翁家夫婦壽
相埒還令翁子為國弘休烈為翁顯揚名不減

西野遺稿 卷之十

祀周篇 史璣讀旌節卷曰節哉母周以

祀歟故作祀周篇

君不見蘆水東折遠且訛却走三江匯彭蠡下
有壯華當其衝波光倒閃淨如洗地靈人傑理
則然迭奮名賢羅戟榮浩蕩人文會有期往往
女士同鐘奇爾時載讀周母傳停披想像欽高
儀白日照耀雷苦節回風慘淡吹嬌惟憶母歸
周年十七舉案相敬顏無失連理芳枝三易春
飛飛黃鵠哀雄匹百年宗緒忽中微舅姑結

揚貧疾母腸九迴中夜思欲死不死天心知泣
血恣侯趙孤立瑞應果見麒麟隨萬鈞周祀續
於髮栢舟千古虛遺詩休哉我

明重貞節况母心事昭冰雪 旌書榮看貴

九重琳琅楣扁斗如揭埋玉泉臺見藁砧同心

豈負鴛鴦結吁嗟盧水與北華綠漪長繞青嶸

峨貞節如母古希有芳名應比盧華父

顯周篇 史璣覽三窮圖曰孝哉 公周

以顯厥故作顯周篇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三

四

君不見長安豪華開戚里黃金費盡圖山水粉
墨零亂錦綃開海島微茫移尺咫眼底玩物終
焉為誰哉彷彿公圖美我公之生父先祖四旬
六日周有孤祖妣垂白哭眼枯母氏孀寡號其
夫銜悽抱視喜自慰仰天還復推膺呼公生日
月角方面年十五六果時彥二十偕計觀國光
三十簪筆承明殿得意長懷往事辛孝純不受
紛華變寸心獨苦嗟良工三世面目開圖中青
年首揭婺母志次者祖妣無之公擢第重發孫

技秀困東樂事番憂冲古也民哀四無告周門
伶俜連三窮展卷想像宛如昨生平苦思隨毫
落圖外隱意誰標詞回看刺木顏何忤公圖非
跡圖者心霜臺夜烏啼至今自公圖出周逾重
文卿學士爭誇頌山水却顧人間圖於手入眼
真有無

送周養吾司教茶陵歌

長安六月苦炎熱赤日在地地欲裂雷雨昨過
翻鬱蒸袒跣倦扇晨塵歎周生揖我話遐征畢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四

四

車軋軋之湘荆逢時有賦不可獻出門雙眼還
誰青廣文道在官從吟月欄首荷杯仍傾丈夫
致身不擇地茶陵况說文而義嗟今學舍半荒
額眼中士習差前異嶽麓幸接靈巖宮千古斯
文未云墜君行莫效宛丘吟莫為玩世甘浮沉
春風直與開桃李朱絃清廟還遺音君不見洛
陽才子經綸具當年軼軻長沙傅又不見揚魏
先朝昔未遇寒糴獨擁如枯鮒神龍失勢應泥
蟠祥鳳會自看雲霧臨岐擊劍重浩歌有酒莫

青山暮

松江秋懷寄中翰書

君不見松江水東注大海不百里夜低牛斗天
共浮長日轟雷鳴地底北遠鳳凰山五湖前迴
環奔潮洶湧勢逆上天險萬古番人間憶初吳
越爭雄霸風生叱咤傾諸夏江山改色增高深
山巔水澣皆臺榭殊觀一代稱絕奇至今談口
歸當時南探我亦馬遷思金門方朔空嗟咨君
今挾節獨訪古却指金陵歷淮楚風烟次第吳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五
越開八月乘槎下仙渚君去為問姑蘇臺臺今
存否誰者來我聞館娃已摧頽千年弃土俱蒿
萊秦還漢往不復識眼中雄霸安在哉况復金
風颭颭生秋哀白鴈叫侶雙徘徊君却豁度福
能杯誰能對此傾金壘噫吁戲話行成子胥死
種殺身陶朱徙海濱樓亡甬東城祀謀臣不用
敵國喜豪華中歇悲青史松江之水還如此弔
古君有遠遊篇好付江鱗慰知已

餞別呂劉陳孟夏五監博先是尤吳二子

陞馬席中輟賦贈

君不見出門晴入門雨溽暑驚回祖席涼陰陽
倏忽誰前覩我初冬仲來成均諸君喜色諧相
親橫經振鐸歲未半簡書俄遣睽生辰憶昨
尤吳拜一命出解携深苦番無因矧今二三子
連翩去如此江湖生遠思仗劍東西指劉尉已
買金陵艣陳侯還設平河祖別駕雙旌五月移
呂也適齊夏孟楚磊落知君各致身謫薄嗟我
居無鄰天衢握笑會有際飄萍辟水何煩頻鳴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六
人生豈得無聚散驪歌聲亂日且盱酒卮入
手君莫停明發長安隔飛翰

贈周尹之岐山

噫嘻岐山嶺岍宛如昨鳴鳳不至徒咨愕太和
久斷成周祖紀年枉復誇神雀嗟哉周侯人中
鳳文采翩翩世所重休哉昭代和氣還故遣我
侯鳴岐山鷗鳥屏翼犬息吠頌聲四作琴堂閒
况今當寧渴求士賢門大闢通遐邇通夕伏郡
邑朝嚴廊乘時有志彈冠起枳棘誰言侯久懷

王叔玉樹着喬徙

贈邦欽兄懶散子歌行

君不見魯門鳥鍾鼓玉饌翻飛擾又不足下
弱悲嘶躑躅黃金羈男兒豈必富且貴生不遭
志空嗟咨我元南方北人相意氣更出諸人上
讀書頗解通古今却慕烟霞甘自放高卧不受
天子呼傲睨列侯生倔強釣磯坐作綸竿青登
小或斲松下苓酒酣日呼五白醒來擊缶杯
仍傾招朋覽勝時往往逢人牛馬隨稱名憶昨
西野遺稿 卷下 七
兄年纔及冠四海足跡兄將半婚嫁頃畢向平
心訪古重擬浮江漢范舟滿載五湖春子長南
探足奇觀寵辱如兄百不驚軒輅者誰真托腕
蹇予亦侍金馬門許身夙夜忘餐飧霜裘待漏
夕蕭冷輪蹄日逐塵途喧此時思兄正酣樂兀
然顧影傷方朔

贈余子學入南雍歌

豐江劍氣夜凌斗張華不遇成鉛刀北溟鯢化
南國鳥扶搖終看博風向人生富貴信有會古

采坎珂參賢豪吁嗟余氏子雌伏海隅飽經史
朋足徒懷卞氏憂出門青眼誰知己頃來仗劍
入燕關征車旅食憫春顏登堂謁我不十日便
欲買舸金陵還金陵之山高截兀石城大江奔
吳越龍虎形勢曲相迴波光倒閃金銀闕倚
闕窈窕辟雍開斯文日月中天揭禮樂千年觀
漢儀衣冠萬里來窮髮都門送汝時孟冬黃沙
獵獵走玄黿縹渺金陵在何處辟雍南望雲山
重汝行獨抱道經入青袍楚楚看鵠立萬卷還
西野遺稿 卷下 八
開年少餘百折益挽中流撼天衢赤驥終南驥
海窟神龍未應蟄丈夫有才世所須臨岐豈效
楊朱泣君不見伊傳今古才少時耕築俱蒿蕞
莘野一去靡胥脫直排閭闔躋三台嗟汝余生
未汝行汝莫哀握手贈汝金丹粒願言寶之重
珍襲嗚呼寶之重珍襲

贈盧谷姚方伯任河南

長風怒號雨不絕袁灋水漲堤旁決併入鄱湖
山倒吞蛟龍盡吼波飛雪我來遠繫蜀川舟感

君傾蓋能網繆登堂倚玉不十日結驥君問河
南郵朱幡照耀纂惟入滿城老稚歡呼集
清節古來無夾道爭迎者如立洛陽舊說天之
中誇通荆陝連山東伊瀍嵩曹開洪濠八十餘
縣星羅空邇時早暝苦不息四郊赤土荒荆棘
黃河况復徙蕩頻朝見桑田暮成沍衛輝昨

詔結行宮貪吏橫索民增窮近報套虜掠關陝
衆心洶懼風前蓬使君素是憂民者揚策雨露
隨車馬冰霜舊滿楚江濱瘡痍還起陳雷野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七

崇春到蔽烟雲紫微簾靜閒琴竿天生君才世
所頂矧今求治追唐虞江湖暫佐方岳符霄
漢終擬凌烟圖感時我亦賈生歎臨岐擊劍星
回燦別後朱顏見月梁德音倘附天邊翰

贈陳文岡送母歸

壯風吹凍燕山寒宮鴉啼亂晨星殘諫議行旌
拂曉去祇與將母雲之端憶母初歸諫議父
詔許親迎誇異數鷄鳴自昔推賢勞生兒方岳
還繩武竭來就養恩涼華廿年重轉天邊車仙

羽節降王母封衛新詔開瓊花北堂夜
鄉心發烏情朝叩黃金關寵光借母桑榆時
即看草疏明光歇萬里書傳青鳥歸安陵山水
俱生輝及時孟笋况送王姜魚躍饌停春暉霞
帔翟錦明相炫戚里觀者爭推羨九熊苦心歡
不遠萊衣江國今重見吁嗟諫議誰應同倚閭
絕裾羞遺蹤首陽之側汴河曲弄雛愛日輕三
公吁嗟諫議還愛國却從天南望天北青瑣獻
納還君采顯揚好及頭顯黑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十

贈秋卿顧戒亭之南部兼寄凌揚二子

河橋草齊上旆綠薰風吹醉聽驪曲顧主別我
金陵行寵銜作屬秋官卿昨喜得生南宮薦才
名海上果時彥駟節今當取道歸棄繻雅志人
應羨即看繫纜石城頭仙槎牛斗真奇遊丹霄
樓殿鳳凰出龍虎山繞江之流雲司屹立向江
起簾垂圍靜白日裏閒中新賦兩都成况足鴻
魚鄉尺咫春酒退食華堂開同吟應過凌揚子
萬里須憑此意將勲業好共麒麟紀

賀夾洲潘年伯榮封

主人結屋洲之曲把釣不聞榮與辱手植庭槐
陰獲綠生平雅志兒曹屬兒出飛鳥逢明時甘
棠遺頌當軒知花璫封誥萬里下紫泥香
逐瑤函馳錦袍照耀書日麗烏紗白髮看相宜
膝下編躑繞萊綵及時春酒況如海座上珠履
喜氣新榮光草色西江改京國阻我壽翁堂悵
望客星夜增彩

揮使汪莊甫襲職南旋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上

吳文

將軍萬里朝漢都寵恩金匱分新符登堂謁
我不十日乘春便買南歸爐清漳之浦草齊綠
錦袍照耀明初旭御爐香携兩袖歸將門燕頤
光前躅承家謀勇舊知名十五學劍二十兵虎
帳即看開百粵孤鼠海嶠應潛形只今西北塵
頻起

天子拊髀思頗李丈夫壯業須及時圖名遂向
殘烟裏

題鵲畫

垂垂弱柳媚江天明沙錦石相新鮮靈鵲何處
來翩翩群翔滿意春風前盤旋雙浴瑤池泉波
翻翎滑飛珠濺平坡草齊綠葱芊却顧鳴者還
何便獨宿更占高枝烟刷羽應欲凌雲騫意態
各足諸可憐誰者畫此留遺箋拂拭對汝興將
牽填河化印思當年

送少尹陳白石之吉水

陳君昔我知名久竭來燕市同杯酒通家意氣
四世新離筵又折都亭柳君去佐邑廬江涯綠
西野遺稿卷之十一上吳文
袍綵綬明春花松庭吏散午自咏移家却喜連
星沙我居原傍豐曲水廬江西沂三百里南行
不得隨仙槎側望白雲歌陟岵他時應召入京
華煩君倘為傳雙鯉

題畫

吳繼橫出高堂右粉墨零亂誇名手振驚青天
咫尺開鳴鶴雙入烟中柳覽汝却憶少陵詩認
雪門船未之有畫家巧思誰乎參麾毫拂拭俾
渡大知指群鷺意茫然檢點吾身思有九

擇使呂伯常例授歸

安四月日將午呂生別我歸東魯手持除服
錦袍新黃金繞帶花交組風烟次第博平開到
街還守鄉之土登堂壽畢二親歡夾道逢迎快
爭觀乃知人生文與武出不卿相即行伍蓬桑
不負男兒身齷齪誰甘死環堵况今廟筭壯
平胡東南時且驅倭奴呂生才畧既如此慷慨
自合投筆起委軀輸積獻

天子母令側席空髀拊君不見漢家卜式垂青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史

題陳西愚公登高送遠卷

豫章突兀城東樓逼凌霄漢開諸州匡廬皖
世相抱朱欄俯瞰江之流秋風白日羅賓騷衣
冠四座俱英彥清光夜動星宿文贈言落紙烟
霞變酒酣長揖使君起玉節迢迢看北指彩鷁
朝衝南浦雲仙帆暮閃東吳水淮海次第烟霧
開曳履謁

帝登蓬萊朝元八道紛相來山呼 王陸聲齊

雷君才跌宕獨罕 埋輪慷慨豺狼哀當逢

新聯翩繼宣室屢召天威霽 九重真切南顧

憂萬里仍鼓西江柁父老歡呼識舊顏冰霜却

帶春風還剖藩只今稱岳伯乘驄早見清塵寰

書薰吟對薇花署補衮終看歸鵷班况君有子

持奇異承家天錫麒麟瑞長安回首桃李春

金遠報天邊使五色雲端翔鳳毛二難人中推

元季崇蔭應留慶澤深庭槐未數當年植吁嗟

使君一門乃如此四世五公何足擬數名凌閣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十四

周

後先標還共薛樓長不毀

送少司成王稚川轉北監 附

聖朝師席重成均 簡命重聞下紫宸天上珮

歸 龍闕曙斗邊槎轉驚洲春兩都形勝開豐

鎬一代衣冠領縉紳絳帳經橫墳籍古青藜書

校夜堂頻絃歌見說環橋盛棧撲還沾化雨新

暫向辟宮觀禮樂即看蓬閣代絲綸贈君憶我

叨遊地嗟我因君感愧真教學軒中公事暇詩

成綽綽錦雙鱗

不肖孫九疇哀輯
玄孫王鉉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一終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十五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豐城李璣著

括蒼門人何鏗校訂

五言古風

東沙翁招飲分韻得良字

斜暉映綺陌，雙闕旋鳴璫。晚沐屏營慮，歡觀
諧茲方矧乃。二三友同心，偕蘭芳春風。鶯坐帳
展席羅中堂，華燈爛四牖。鮮帶流霞觴，浩歌代
絲竹。款語麾優倡，繼繼遞起壽。道故將暄涼，酒
半出素帙。高詞賡諸良，清廟遺古瑟。伐木披新
章，眷哉師友契。嫵婉情未央，迅颺歛以振。列宿
道輝光，頃也氛霾撤。起視星低昂，停酌愴焉悟。
天人誰固量，洗盞永今夕。嘉誼毋相忘。

壽泉翁五十四韻

上帝開昌祚，清朝挺俊臣。肖形天賚說，間氣
嶽生申。道術追顏孟，文章陋屈荀。真才元瑞世，
亮節况超倫。鴻閥家承舊，麟經學悟新。旌山棲
綵鳳，修水躍紋鱗。憶昔興南甸，乘時上北辰。執

義陪驚列簪筆侍

楓宸多觸群邪伏鷹揚壯

志伸裂麻忠許國焚草拙謀身唐介寧沽直思

譙豈畏貧三年炎徼域萬里瘴江濱逃伍誰潛

跡奄權總統神霜曉驚去身兵幕條開閩艾艾

奸為戰陶鎔俗返浮蓄威雄虎視貞度炳儒珍

郡轉魚符肅岐隨馬足春八閩同挾纊七國偶

飛塵灑泣登舟勇臨危入帳暝戴天 聞敵忌

器敢言親再 命移河洛旋看駐浙頻早傳精

糾察還見徧宣白益解知訐略氓歌卜至仁薇

南野遺稿 卷之十二

三

花晴暑麗棠華雨郊新節轉三湘曲槎停七澤

津登臺仍盡瘁按部敢辭辛公照盆中日疑分

王蒙珉庭閑餘笑傲神靜息吟呻遠泉馳聲久

當途薦疏頻肩膏勤 寵詔全楚速征輪鎖鑰

留衝鎮麾旄止園中丞兼節制外虜自遂巡

實塞功卑漢城遠氣衣秦田膏耕赤犢野曠牧

蒼駟清廟朱絃急明堂畫棟掄棘曹專獻獄

龍闕更趨晨宣久推達練名高詎隱淪

皇心垂眷切邦典佐平均司寇官非忝叅刑譽

五振白雲司峻重金虎地嶠嶠淑問卑陶並

平汝勵鄰應空明法宿環環絕究民終擬驥將

降那誇鵠獨馴 三朝扶治泰百采仰忠貞魚

水亨衛會冰霜晚節純黃鍾灰欲奮玄帝令猶

陳懸矢逢初度添籌信有因傍天張綺席動地

奏金鐸謝樹森瓊幹萊衣映繡茵繪圖披異島

裁句頌靈椿晦朔莫能報乾坤海任埋門多龍

鵠吏座滿曳裾賓日月長瞻倚唐虞細索論願

言匡 聖治勳業紀麒麟

南野遺稿 卷之十二

三

忠弼堂

命代天生甫承家徽降中中興培泰運上相簡

純臣商彝調梅力虞廷補袞頻金蓮四夜召玉

殿備晨詢入告謀行秘先愛疏更諄三遣資解

甲四海仰慈紳密勿明良契尊崇禮數親仙居

開楚里工費出周絲地下江山秀天章柱石春

萬間遺庇舊五畝結緣新殿撤唐宗日堂○馬

燧辰璇霄分雨露瑞榜揭嶧嶠孤節乾坤鑒珠

榮袞繡陳丹心標忠義綠野贊皇仁勝跡疑三

鳥奇觀走萬民光應流竹帛龍邁畫麒麟豈不
幸鄉夢其如報國身周公虛作魯范叔自留秦
翼燕璿源清漸鴻奕世振忠貞貽永澤堂構嗣
芳塵

璿翰流輝樓

聖哲承宗遠貞賢嗣代昌千年符化運一德慶
明良魚水歡逾漢都俞盛匹唐羅朝移內直嚴
召促中璫睿思凝三代綸音捧十行濡毫疏未
吞璿翰詔仍將什襲繼細續延緣歲月長龍綃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五

輝射斗寶映勢疑罔護措天章笏咤登常侍在
對揚圖議器威懼切循牆卜築○山勝密恩主
露瀼樓成低日月扁錫重琳琅乞棟聯謨詰開
函挹禹湯晴窓乾象展風牖墨華香靈字魚全
免穿墉鼠不妨縱橫奎壁燦呵護鬼神藏御氣
通南國榮光逼上蒼鄴侯虎架軸濟邸枉巾箱
報主元酬志傳家贍借光他時麟閣畫勲業
更無疆

苦雨二十二韻

漏夜天能暑侵晨雨忽聞滂沱先極壯樓切至
青分驟注翻河漢連霑沒棟焚簷花衝地落波
溜湧陂沚避穴堦憎蟻投入室苦蠶案書露浙
澌石燕舞紛紜塌屋鄰喧水攤衣僕挽焚白龍
真酷戰黑露底流氛坐樹鶯吞語濯枝花不芬
郊遊虛想像友宴阻慈懃擁塌堪誰妨朝轉
自損披衣與夜立徙坐失晨饋沉窳嗟今異愁
霖憶昔文風回還颯颯雷震更殷殷華屋猶全
濕卑棲安可云出門真索舸念國枉懷芹百賈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五

切壁頽雲

賀慎修姚公余宜人偕壽七十

乾坤雙毓秀邑里並推賢閣擬陳雷舊才稱健
順全調蕭蕭史異舉案孟光虔鶚薦雲走蚤鳧
飛江渚先河陽花較盛曾垌誦仍傳召虎還純
武麗公竟隱田獨看鄉月迥共挽鹿車旋鼎鬯

示適綠身閒賸若仙鳳回雲詰麗鴈上錦袍鮮
院桂芳含雨庭槐綠蔭天瓊枝環謝砌春柳暗
陶川覽勝時探嶠尋幽自釣泉白頭隨杖屨清
興散詩編壯闊真鴻漸東山放鶴眠同心樓
薛荔携手斲苓荃夙昔期偕老伊今果引年
萱開寶繪莢菊照桃筵夜月歌聲緩秋風斑袖
偏青鸞來玉節紫氣降瑤輶斗葵霄光壯滄桑
應世遷客聞籠鵠至賓醉曳裾還種德璿源
岳芳奕葉連聖朝旌異典寵賚者聯翩

西野遺稿

卷之十二

七

壽後屏盧公七十

司寇當時彥相知自昔年何期逢慶誕共醉
陵烟桃獻丹丘熟播開清夏鮮仙籌加七十
獲果三千憲府名元重子門福自全腰犀橫麗
彩池鳳起高臺駟陞日明獄蠅頭夜註編宦來
心獨亦老去髮猶玄朝著推舉契官曹見徑途
恩承溫詔渥未許例歸田

竹溪為任君題

傍築溪全勝修篁散萬竿綠漪生澗潤翠色落

設寒尊酒頻開逢扁舟擬釣璫笙簧風裏送魚
鰲鏡中看日涉疑淇澳晴觀悟道瀾只今牽綬
覓清夢隔長安

五言律詩

贈太史汪遠峰使山東

周典展親親詞林出侍臣皇華將命重桐葉
剪圭新去旆隨征鴈行郊憶獲麟東平原愛士
到日醴筵頻

掌科約齋兄謫桂林奉別四首

西野遺稿

卷之十二

七

節序悲搖落憐君向桂林漂零鴻鴈影急難鵲
鵲心夢入滄江遠愛來白髮侵分携情不極暮
角更哀音

壯闊朝投匭西垣暮解珂長江遲鯉躍清曙動
驪歌地僻苗夷雜山昏瘴癘多茲行君不恨吾
索別愁何

長沙愁遠望君去更漫漫哭疏憂思切投荒
聖澤寬亦宵終鳳翥滄海暫龍鰲報主身
壯休嗟行路難

蕭綠竹萍聚茲辰袂忍分臨岐頻擊劍何地
看雲秋思驚梧葉離羣逐鴈群好音懷萬里早
晚賴相聞

自述

叨祿係金馬疎迂敢自如三長懷史佚千載愧
橫渠日月春難再乾坤主未差碧山知可樂誰
忍遽焚魚

鐵柱觀對客

鐵柱何年觀重來君更逢相拚河朔飲真座舞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九

雪風丹井欄圍碧壇花席照紅有懷俱不淺佩
劍氣成紅

送李南渠公之任南京

東觀知名舊成均簡上才九重 綸綍下千仞
鳳凰來日月儒宮近江山 帝宅迴移官真羨
岐路首重回

雨中登望

雨色郊原靜憑高望逾昏斷雲懸石壁迢照落
柴門水樹斜連郭河流曲抱村江湖多感嘆萍

跡任乾緯

贈吳體泉侍母夫人南旋并省尊翁詩
陟岵牽思切潘輿傍日還叩天烏鳥疏群鳳
鳳斑秋水宜歸棹寒花照舞欄駟橋停去節

跡難攀

捧 詔辭東觀還家秋色深望雲千里思回馭
百年心畫錦榮供絲紅魚饌躍金知君忠孝并
未忍滯鄉岑

夜泊新安一首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九

篝燈知驛近觸壩苦舟遲纔折還逢雨橋危故
涉波招呼人欲亂咫尺路仍疑因嘆嚴樓者酣
眠攸正時

過呂梁

曲折天留險峻嶂石擁堆地驚一山折外併四
川來激瀑飛晴雪驚濤響暗雷危橋忻夜泊呼
酒放顏開

送台山易年兄督學之蜀二首

鳳彩瞻春省驪歌及著殘峽流翻溪落棧道入

寒仰斗 中朝望占星益部歡錦城停節地
十載憶長安

垂叢開國舊錦樹維春冬放鷁江三派停驄山
萬重斯文鳴大雅吾道羨奇逢彩筆應多賦登
臨遍古蹤

和克齋弟韻一首

春至吾庭樹奇花錦不如移山仍借石引水曲
通渠車馬時能過琴尊日未虛佳期君莫負拚
醉解金魚

南齊書

卷之十

十

送太史張太嶽使大梁便歸省親

之子遊梁日旋聞楚徼歸桐○○○錫雲○旂
俱飛醴席行應醉萊衣願不違壯扉遲起草莫
只忘春暉

挽熊文緝

袂攬收燕北孤舟楚水西宦心憐黑髮世業憶
青溪江慢三春遠雲旌萬里迷絮觴東郭暮奠
罷重含悽

不送蕭七解并元調永州判

十載官仍郡孤帆帶雨開獨驚辭越去若為品
湘來驥足還誰辨棠陰好自裁秋風停節地酌
水送離杯

壽龔豐齋暨厥內宜人一首

多服辭榮早相携向康門夜簫偕弄玉春草慙
王孫遺澤棠留盛閑情藥蒔芬婺光南斗映萬
里照江村

送太僕黃北山使廬鳳諸郡

關河凝楚望使節及冬行徵馬將新令盤龍渡
古城憂深軍國計 寵借故山榮倘惜春明色
歸聽上苑鶯

省下別守經兄及諸弟

徇徠憐予拙慙見若情片帆京洛客尊酒豫
章城風鴈秋分影原鶴暮送聲路岐明發異但
飲莫教醒

送石峰胡年兄任重慶節推

萬里南平郡行旌及夏時雲消江舸急天險棧
車遲聽訟折常卧尋詩鶴隨公餘如子

上禹王祠

送上舍汪以道南旋

寒雲動客旌匹馬問彭城故里三年夢繁霜十月程離情看短劍壯志有孤檠燕市花應待秋江好化鯨

挽東原顏公

郡幕官從冷歸耕不待年鹿村猶故業鶴表忽新阡宿草寒風慘長楸落日懸鄉評遺月旦義事到今傳

南野遺稿

卷之十一

三

幾付

送盛青崖任真州衛

幕府開雄鎮官河故遶衙潮生東海月瓊憶古臺花烟大真千市車書况一家吏情全似隱高枕絕鳴笳

送賴南坪司桐城教二首

遲暮憐君達孤帆皖水陰青氈無俗客白髮有鳴琴雲引西江月天迴北極心聖明徵士日莫自薄儒林

迢遞同安路依微旅思新來憐三伏暑去及一

陽春散吏全疑隱閒心豈厭貧文翁遺業在汝振芳塵

挽宋節婦

靜母心允壯殉夫死獨貞情還三載篤身向百年輕正氣乾坤塞旌書日月明孤墳江水曲雙化蝶栩栩

送南洪季年兄尹安東

孤帆開五月官舍問安東牛斗星文近魚鹽海市通琴堂隨去鶴栢府待乘驄思本風流在遲雨野遺稿

卷之十一

三

筆

君奕世同

送西郭章年兄尹曹邑

離心不可極匹馬向任城獨往蒼生志相期白首情柳隨仙舄茂花擁宓琴明抱鼓驚新定民瘼待汝平

微吟

斜照晚鬢池荷倒綠陰雨餘苔蘚合風過水紋深緩轡閒中趣凭軒物外心洒然幽意憑精筆一微吟

送吳鳳昭司教安慶

去鷄乘春漲高雲動客旌孤山當郭峻潛水入江平家近書頻得官閒夢自清花開桃李樹應遍晉熙城

送龍橋叔尹湘鄉

四月江湘路南風片舸輕青天雙鳥下白晝一
還爲嶽麓人文舊星沙象緯明慈闈瞻咫尺喜
遂交與迎

送東坪扶持南旋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冬殘還遠別知汝慰深期使節西江入親與北極移
永榮畫錦草疏羅春司回首天邊侶停雲倘寄詩

奉侍老母到省而別三首

薄祿將迎養章江裾又分傷心中路舸極目晚峰雲
驛騎愁相促腰魚嗟未焚行藏元屢背此日更何云

離情不可極章水共悠悠萬里門前路
江舟毛生運膝撒徐庶未辭劉客枕今宵夢

只北堂遊

耕鑿違初願頻年作宦遊到家纔六月買舸又中秋
江海驚心遠風霜入髮愁白雲牽望處斜日重登樓

送萬重叔之任興化

宦來憐會少分首况南江匹馬山光曉孤帆海色明
風塵千里別骨肉百年情閩越天鳴便休忘闕下聲

送熊龍川典試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禮聘移名省文衡屬俊才舟行江鵲動開度嶺
梅開鯉化看南勸奎光映上台九重頻側席應念計偕來

送夏思齋司教崇德

封誥辭馳寵儒術却自安客程詢越徵官舍傍
湖端絳帳經傳古青氈座擁寒高齋看鳳羽蘭散稱吟壇

送邦材弟之任徐聞

宦官不解遠肩輿開藩深明時報主志薄祿

為親心地雖萬語潮生海氣陰到應秋色
猶書秋鴻音

邦薦兄過訪即席賦詩

客久今萍聚開樽喜不禁芳辰花外與明月
夢中心去住滄洲穩風霜白髮侵乾坤無限意相
對共豪吟

挽太孺人康母詩二首

白髮辭榮養仙遊倏異天九重鸞誥重千載指
青賢夜雨空萱背秋雲暗萎躄礪山埋玉處飛

領野遺稿

卷之十一

七

綉繞翩翩

壯關歸疏入南閩計使來露歌青薤促風懷白
楊哀聖善留豐碣劬勞憶舊枯浮雲仍莽莽偏
傍釣龍臺

月食二首

月蝕逢冬仲金陵入夜看海門輝乍動天柱影
戰殘光掩蟾蜍沒陰沉桂子寒在心悲鼓角蘇
樓更闌

月食還如此人生可自期陰陽關至理倚伏見

時但使明終在無妨影響虧嗟哉玉川子吟
苦獨何其

冬至齋居大雪一首

至日看飛雪齋居稱淡心有花皆六出無地不
重陰望氣知時瑞揮毫憶郢吟路塵清漢時應
道屬車臨

至日朝陵

路轉陵垣靜人回祠殿深衣冠一陽節霜露萬
方心定昂功垂昔遺弓哀到今鍾山饒王氣縹

領野遺稿

卷之十一

七

綉翠華臨

聞寇

近海傳多寇吳江遍越江連年聞死聞何日見
生降民力傷心盡軍機辯口龐眼中推轂者國
士孰無雙

送學諭楊從吾自桐城陞任長樂

名聞弘農舊才華羨汝哥○○違夙志抱璞向
明時歲月青瓊冷風塵綠髮絲遊吳還問越撫
紉重離思

贈袁南坡司教合肥

官舍依肥曲行旌動曙煙風塵雙短髮歲月一
寒穩敷教思安定明經仰鄭虔同遊因憶昔識
汝廿年前

贈兩坪弟之任揭陽

兩齊粵南揖江行草送青梅花過庾嶺蓮幕傍
滄溟薄宦初遊日明時未暮齡海珠無足問晴
白憶家庭

清明上孝陵

節有清明會朝陵夜未央琳圯森象衛珠殿啓
龍藏零露思方切升燎裸共將年年當此日奉
詔拜冠裳

次春菴應公韻一首

薇露淨朝陰庭間鶴倚琴憂時有白髮報國自
丹心久卧經綸熟重來惠化深甘棠遺誦在剪
伐忍相侵

送文經衛之襄陽

捧檄辭燕關移檣向楚城高旌迎旭麗彩綬繫

輕山合衡巫碧江流漢沔清壯遊真羨爾莫
漫負平生

登滕王閣

傑閣枕江開携樽帶雨來乾坤留勝賞今古送
餘哀不盡登高興真慙作賦才客懷聊自遣落
日促行杯

滕王閣吊古

帝子今何在王生去不迴瓊樓空日月石碣半
莓苔宿霧迷沙渚樓閣下夕臺撫時重感懷賦
角正悲哀

送甘司幕之閩

春色長安暮嗟君萬里行槎回牛斗渚路指雲
安城志壯官從冷酣來別覺輕酬思丹綢在
何處不功名

送節齋陞雲南推官

關下沾新命滇南羨舊遊客旌山驛外官舍海
雲頭地縱金沙峻天連星宿浮海徼民散又何
以吞宸旒

僑省未歸

近桑梓里歸旌滯豫城秋來忽九月家去若
千程水漲田多沒民窮盜屢驚無端鄉思惡尤
坐不勝情

眉壽齊封為彭新塘題

白髮登年竝青霄渥寵賒詔嚮天上鳳詒錫日
邊花栢府星辰近桑籙歲月遄夜來瞻斗極萬
里益光華

靜軒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五

棲息甘吾道臨渠小築軒琴書閑畫永車馬絕
塵喧海鳥渾忘意風歌不受煩幽懷流水外終
日對潺湲

重陽

菊節忻逢九如竹花不開登高誰落帽捲幔自
行杯霜後青楓改風前白鴈來歲華傷漸老壯
志未云摧

苦雨邦寶弟見過

積雨何時歇五月畫堂寒漸瀝琴先潤紛披花

半殘衝泥愁出郭擁病獨凭欄頻欲無相過無
杯莫道乾

五言絕句

郭提督以畫忠報國索題援筆賦四首
畫日念化理撫世激憂衷黃虞豈云邇吁嚮懷
遺忠

忠節天所植良逢况熙造考槃匪汝怡食粟德
思報

報效據夙心芳馨企佳牒靡隨詎言家投驅誓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一

五

狗國

國士期致身竟鏡惜玄鬢慙慙語同心百歲母
虛盡

題畫

雲華濕玄英浮雲散層廊靈兔弄素輝香風桂
子落

不肖孫九疇敬題

玄孫玉璣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二終

西野李先先生遺稿卷之十三

豐城 李璣 著

枯蒼門人何鏗校訂

此言律詩

立春侍宴和韻

春開闔闔五雲駢曉引鴛鴦王筍連內史簇幘
傳綵勝大官張宴傍爐烟青旂影抱晴光滿玄
籥灰飛淑氣先幸奉 恩榮陪鎬燕載歌天保
共諸賢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登城樓

河邊草齊綠欲沉河橋雨洒波紋深傍人舞鶴
獨何意隔樹鳴鵲空好音年侵總總西江夢
動悠悠壯塞心落日乘高頻送目豪吟倚劍悵
朝簪

謁陵次韻

先皇陵殿枕雄關穹碣巍垣霄漢間一自瑤弓
遺碧落遂令金盞閉蒼山松揪寂寞雲歸冷環
珮淒涼月照閒獨有明禋嘒 命使年年洒淚

自來遠

送孫學士之留都

明到金陵學士居院章新綰拜 恩餘斗遶
影乘秋下雲裏仙宮映日虛地勝江山供眺望
官閒歲月靜琴書蒼生霖雨思還切 丹詔行
看返珮琚

贈華鳴山學士之任南都

金陵論秀秋回棹擁篆重遊慰壯觀水逸秦淮
天倒立山開龍虎地深蟠鶴依院樹清陪夢鳳
南野遺稿 卷之十三

引鄉書近接翰吟罷夜從南斗望文昌光應紫

微端

渡淮

野曠天高秋可憐海門東望思悠然北風吹浪
龍深閑西日籠雲鳥自還滿眼漕航喧暮開傷
心遙屋俯寒川江湖轉切憂時念擊楫狂歌故
放船

壽汪湖伯八表

堂開抑畏汪湖曲壽酒新傳秋露盤 天上封

章花擁詰庭前班袖旁為欄青山杖屨隨烟霧
白髮堦除映挂蘭物色 當軒應入夢 此 張還
擬釣垂磻

題畫竹

吳縵遠勢開江湍幽篁倚石森琅玕孫苞遠王
穉生潤雲枝彷彿生翠寒瀟湘當眼移咫尺鳳
凰欲下蛟龍蟠清賞只此已不俗渭川千畝產
園樂

郊送雷古和公偶成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三

五

餞客城南坐水濱纖纖飛雨灑輕屋東風啼鴉
春情亂遠樹浮雲旅思新酒進荒祠停旆晚腸
流曲水送花頻 宸遊忽憶今行在日斷天涯
倍愴神

雨中東蘇舜澤公二首

鐵柱共傳仙觀古依稀猶得借深幽雲山有夢
三洲阻風雨無端六月初思長憐司馬病時
李還抱賈生憂却板蕢挂堪留賞詎向萍蹤嘆
轉流

六月驚看暗入秋塵沙征旆苦淹留靈洲枉鎖
丹泉湧寶殿雲開紫氣浮不分鼓鐘搖夢捉可
堪風雨喚入愁山陰舊侶能乘興莫更虛迴夜
半舟

送克齋弟一首

寒榻天邊慰夢思東風忽謾話離卮往年搖落
愁看汝今日飛騰好共誰長路眼深驄馬迥暮
雲心折鴈聲遲齊中到及青春色壯業休令白
髮悲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四

五

中秋用汪青峯七夕韻

天涯秋至長為客每到中秋倍憶家望裏山川
虛有路愁邊河漢杳無槎異鄉朋聚聊相慰深
夜詩成漫自嗟醉卧霜笳何處起夢魂驚對社
堂花

送高鳳岡年伯致政就封

天上幾年辭紫詰棄官今日涇 恩馳棠留江
縣春陰滿槐蔭庭軒畫景遲詩酒滄洲元自好
金緋黑髮况相宜清時去國殊陶令靜看雞綱

起鳳池

送侍御象岡胡年兄督學南畿

京國纔看攬轡雄更勞征旆過江東斗牛秋泛
舟移鷁斧鉞霜飄路避驄舊關壯遊瞻日月
兩都新賦落雲虹百千吾道爭看汝浮薄應祛
六代風

送鳴臚陳仰山任南都

宮旭瞳矚散曙鴉客旌迢遞動行車寒衝十月
鐙前路夜到三湘夢裏家環珮北天遠咫尺山
西野遺稿卷之十三 五

川南國羨豪華金陵計爾停驂日雪映江梅破

臘花

寄太僕李晉卿

忽憶洪都李太白經年不見使人愁眼中玉石
還誰辨世上麟鳳虛自求明月浦南仍釣艇
雲天北漫登樓風波極目應終定何日肩齊汝
共遊

贈約齋兄量轉德安

歲宴天涯問楚城客旌拂曉颭風輕百年兄

紫携手千里關山倍繫情折贈梅花憐暮色
飛鳴鴈亂春聲孤帆若過湘江上莫向歌中弔
屈平

送秋卿李禹江之南都

南望烟花照碧空仙槎二月下江東秦淮水
乾坤險鐘阜山圍龍虎雄風雨堂深離思迥珮
環天遠夢魂通法星昨夜光分斗撫劍臨岐氣
若虹

送雷古和公謫判大名

南野遺稿

卷之十三

六

五

風燭魏郡逐征鞍六載天曹憶握蘭別酒却憐
逢小主謫居聊喜近長安浮名岐路蓬○轉直
道行藏劍氣寒判袂不堪心欲折聽鶯何日五
雲端

立春次克齋弟韻

無端世局逐年新眼底榮枯總未真直道豈辭
歧路險佳辰須放酒杯頻鏡中黥髮傷雙鬢湖
上烟霞寄此身壯觀南山通夢寐知君憂思在
楓宸

送王直卿

清時失意憐吾子南去悠悠况暮秋長鉞燕關
添客淚孤蓬閩海亂鄉愁欄衡才藻人翻妬伯
樂驛驕終見收目送飛鳴心共遠晚雲樽酒重
登樓

送侍御鄔劍泉巡浙中

出郭輕烟散曉晴南巡驄馬動離情霜飄繡斧
天遙下江轉樓船樹裏行煮海三吳應欲燭飛
塵六徼未全清漢庭聲望知君舊濟世封囊漢
書野遺稿

送吳芟湖補任鄖陽

天風颯颯歲驚殘楚客旌移曙闕寒驛轉三湘
南去路符分五馬○來官鄉書近寄衡陽鴈班
笋行參上國驚却向離尊同憶舊青衿十載杏
花壇

壽茫湖伯二首

俊才盛世稱遺老文雅吾宗有典刑國史名收
高士傳江天光動少微星閒心鷗鳥時陪席杜

忘槐陰春滿庭笑傲列侯丹書就幾迴挑宴醉
還醒

漢庭不獻匡時策消隱看公五福全文藻諸郎
池上鳳醉吟高尚地行仙忘機夜識金銀氣異
術人傳道德篇菊節壽觴歌舞盛白頭青眼變
滄田

覽勝樓一首

地靈獨占洪都勝傑構凌虛斗極寒隔浦林巒
遙列畫滿城花柳近凭欄酒樽朋舊時能過蔡
西野遺稿

贈龔東山

桂殿層城霄漢間染毫長日侍天顏謫居忽報
三山遠行路回憐十載艱雲外鄉心依綠服秋
遄旅夢入鷗班榮名塞馬元無定雙屐何時傍
關還

送豐城太尹韓懷南

擢第長揚誇作賦新章借寇曲江涯九衢春逐

清花馬八月秋回上漢槎白日琴聲閒空寧書
天劍氣識張華仙鳬南去無由並歸夢依冰堂
此花

送中溪黃年兄尹東明

棠陰遺愛歌聞邑新命陽平及暮秋花下孤琴
隨鶴去雲邊雙鳥待鳬留移官近得連京洛訪
古閒能上頓丘別酒河橋休惜醉鴈聲梧葉易
生愁

送余丞之魚丘

南野遺稿 卷之十
帝亂宮鴉曙色新御溝垂柳帶烟勻不禁地吐
逢春暮况復天涯送客頻千里開河憐獨往一
樽風雨漫相親憑君試向魚丘問 南狩何時
轉 王輪

九月盆榴盛開率爾成句

九月盆榴風葉淨絳紅繁綠忽垂垂傳來安石
人元爰開向窮秋汝較奇桃李他時虛競媚乾
坤此日却留私繞欄為惜寒根暖吟罷猶煩醉
後危

贈馬里方年兄理刑淮上

江淮萬里分南紀持憲 中朝借老成粉署新
辭仙直遠行臺真仰法星明寒雲濕珮傳樽酒
細雨將舟入海城岐路未須愁把袂宴花樓壯
是神京

贈太守嚴山叔致政南旋二首

對冠歸問木蘭舟冰泮春江正穩流直道未須
論矢馬虛名元只等浮樞五湖歲月從今得廿
載風塵張昔遊秦鶴真鳴遠去住天涯孟酒重
西野遺稿 卷之十

淹留

移山誰信愚公志解組今歸范蠡船白首西江
新結社朱轡南嶺舊留鑄芳洲蘭芷春從拾遠
水魚龍夜穩眠雲樹轉迷鄉國望鴈書還憶日
邊傳

和鐸老兩宿浣花堂二首

堂外陰雲黯黯生月華落影淡無明長風入夜
山疑動寒雨滿空江亂鳴逢聞天邊辭杜志滄
洲歲晚寄閒情浣花莫訝深題品杜老于今久

惠聲

草玄堂上晚風生殘燭搖紅影滅明石峽蒸雲
孤劍潤溪橋轉溜暗琴鳴地偏猿鶴忻依主天
遠江湖倍繫情 徵詔即看還烏屨直從麟閣
紀芳聲

次陳石津韻

行署深沉倚翠微暫從吏隱卻 朝衣擣移晴
潭吟詩慣門掩烟蘿問字稀壯極風雲當眼近
西山花木入春菲感時真謾悲萍泛壯業如君
南野遺稿 卷之十三 十一
類不違

清明感興次前韻

虛庭獨倚夕陽微退食遲回欲濕衣南狩開心
龍輅遠北征翹首羽書稀雙翩燕燕緣誰喜亂
發關花他自非叨祿只今成底事佳辰翻訝賞
心違

贈堽塔高太守致政南旋

南滇憶昨還留轍 壯關翻今遽掛冠開心正
興浮鷗鷺直道何辭行路難五嶽烟霞隨杖屨

三洲風月伴綸竿歸帆况屬春明色蕭散誰
羨連官

送周桂亭判沔陽州

青年佐郡美佳遊桑稼人推古復州雨暗潮平
雲夢澤花明春到漢江樓屬回衙嶺鄉書近烏
馴堽除吏况幽 魏闕循良應有召長依壯斗
望行舟

次韻勉軒之嘉定因寄范存所

抱璞幾年遠壯志白頭今日始冠簪連床風雨
留春酌獨棹江湖動遠心海上倘逢仙子樂聞
中好聽宓生琴因聲為寄姑蘇守越樹燕雲思
轉深

贈曾戶侯

長安冠劍盛如雲時論風流總屬君穿葉養由
元美武登壇卻穀况能文錦袍曉殿仙班入名
閤西江奕世聞關塞只今猶未靜燕然早為勒
青燕

送孫南川年兄守潯安

出守分符玉作麟仙即西署勳征輪十年京國
之石舊三月鶯花別思新地接長城園虎豹天
臨上黨逼星辰寥惟羨汝行春入玉樹何時得
重親

送考功楊朋石之南部

獻賦春街榮走馬新恩秋漢轉仙槎銓衡王署
分曹簡山水金陵入望嘉日下長安頻憶關雲
間故里便移家詩庭羨汝能將訓壯志明時髮
未華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主

送劉節齋陞雲南推官

劉籍貴州領雲南
紳薦今自助教陞

滇南萬里望長安君去休歌行路難駟馬舊知
題柱志潘輿今喜慰親歡雲霄雨露歸桃李蠻
瘴鷹鷂振羽翰草疏還看回珥筆別懷須放酒
杯寬

送符韶州使君

符自太僕丞遷

五馬遙遙向海城褰帷隨處有民迎隴關早見
歌毛仲天水重勞借世英六月江鄉移棹入三
春嶺郡踏花行公餘白雪應多調鴻鴈憑傳書

漢書 卷之十三 守天水後遷太原府之

送侯孚泉掌教定陶

憐君孤棹別長安絳帳橫經夜雨寒榜下弟兄
真骨肉天涯離合倍悲歡雲霄勁翮終高奮首
宿深杯漫自寬絃誦況逢文物地即看桃李蔭
春壇

陳趙二郡伯貢院留飲

城隅別館村同僻乘興尋芳客故來路蔭長松
行避蓋院開叢竹坐傳杯魚龍變化驚前日奎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十四

璧祥光應上台鄉國十年牽旅夢醉吟花鳥裏
頻猜

送濱川陳監博守霍州

文教儒林得共成征輶觸暑修西行燃藜夜占
三刀夢露冕秋看五馬迎郡郭喜傳唐俗古齊
堂應憶漢雍清由來匡濟存經術成鼓茲方况
未平

贈杜匡之尉望江

客旆風高拂曙烟相逢京洛又離筵孤槎斗外

三吳路細兩樽前四月天琴座春深鳬鳥近
江秋到鴈書便明時得祿休嗟薄雅志如君况
壯年

過衢州贈潭石周年兄

異鄉樽酒勞相慰並舸心期得共論沛上浙中
傳汝政南來壯去笑予頻客途已報霜楓晚郵
渚驚看玉樹親暫晤忍還千里別停雲書憶屬
聲春

大洲趙年兄量移徽州賦寄

高野遺稿

卷之十二

五

却憶

文華選士時五雲天路慶揚眉同心海

內真惟汝抗節朝端若共誰一自風波悲弱梗

幾迴梁月掇光儀紫陽亭在堪尋訪雙鬟勲名

聲籍

贈太史唐小漁歸壘翁尚書

明廷恩卹重先臣太史南歸寵更新八座榮光

兩宿草九衢秋色散征輪宸章勒石蟠螭壯巖

今驅山薦藻頌想到駟橋停節地高門爭羨王

麟

贈韋軒姜太參之廣東

九天符檄分徽省百粵風帆帶雨懸瑣闥日邊
存獻納雄藩海上待旬宣寥明秋色江鄉入海
憶春枝嶺路傳惠化即看留十郡才名早已識
當年

贈張西吳使江西

分封恩重漢宗親綸詔詞林出侍臣王節金
書催道遠匡山鄱水入詩新河源星使槎停渚
鄉路王孫草正春彩筆梁園應有賦楓宸回首

夢還頻

高野遺稿

卷之十二

五

贈吳澤峯使代藩

仙珮暫辭金馬直九天車蓋動皇華桐圭新剪
分周土玉節遙臨識漢槎雪裏行人關塞路雲
中歸夢晉陵家采風擬有相如疏獻策應消代
壯沙

舟中逢王龍阜太參之廣賦贈

南宮舊識才華異諫署風裁世轉稀捧檄忽看
來嶺去題橋因遂故鄉歸使旌投館認丹荔仙

佩鈞簾坐紫微
容稟逢君仍送遠
却憐舟夜相依

贈大司成尹洞山年兄赴召

辟水兩都文教地
師模一代出群才
乘槎却羨凌空下
側席真勞簡命催
兩露明時歌棹櫂
衣冠清署勝蓬萊
飛騰即擬持衡入
奎壁中霄映上台

送兵部蔡鶴田轉刑部

才名司馬推南國
榮入西曹簡命新
酒對驍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七

七

歌鍾阜雪舟移鷗彩
潞河春談兵牘有樽前
略謝獄應多筆底
仁漢闕九重星履上
暮雲回首隔江津

送嶮山周公掌北臺

官曹雄峻稱三獨
徵詔新傳濕紫泥
茅繡曉當霄漢立
仙槎春傍斗牛移
清朝元倚臺綱重
直節真承

聖主知省府兩都
言通歷好將勲業
卷明時

壽郭

華駕八十青天真
共寸心俱栢舟誰羨
即熊膽親哺兩世孤
見說哀情疏令伯况
聞仙術降麻姑
壯堂行看褒書下
花映堦萱五色殊

送王端翁致政歸

屢疏聞天憶故扉
賜還今日願何違
兩都八座看週歷
綠水青山見獨歸
風月閒中新洛社
鳥鷗伴裏舊漁磯
逍遙還抱遺經註
世上浮名是是非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六

送少宗伯康礪峯入賀萬壽節

憶昨同君供奉班
幾回秋仲壽龍顏
三靈瑞合缸流渚
萬歲歡呼聲應山
南省忽看新燧天
遂隔舊都閒送君
今日何為贈金鑑
憑

次許石城年兄除夕韻

宦居明日換年三
宵火陵壇候入參
憶昨衣冠陪極壯
只今踪跡滯周南
沿邊擊鼓驚聞寇
疎髮黧名愧作男
况是親園逢歲暮
松楸回首

明主當仁完名信幾人新社洛中非白髮歸帆
江上及青春歟名共說銘鐘鼎丹悃應還夢
紫宸

送黎東郊守瓊州

仙郎作郡得瓊州五馬芳春屬壯遊地盡東南
看海出風平舟楫共天浮到應露冕迎黎蠻閑
可登樓望女牛漢治循良知不負金陵樽酒暫
淹留

送邊南岡守湖州

南鄉遺稿 卷之三 手
蘇書榮剖湖州竹柱史春移建業麾都下豺狼
曾避馬吳中山水待攀惟農桑墮淚求盡茹
鼓連年戰聞悲盤錯久知稱利器慨儒行看起
瘡痍

送太宗伯葛興川公致政

尚書位過三台峻宗伯聲華南國傳正喜星宵
隨聽履無端岐路賦歸田行藏歷世真看奕風
月濠洲不費錢結社好尋溪上逸東山終起謝
安員

贈司寇陶劍峰公致政歸

華司寇留都重秋菊淵明有故園結綬一年
官蹟投簪今日是君恩赤松好辟尋仙穀
白鹿應隨識主猿廊廟江湖憂總切臨歧握手
更何言

宿昌平寺次壁間韻

芳寺迢峴幾換年白雲深鎖靜宜禪千峰巧列
當壇屏一澗寒分遶戶泉盡日開花開法界早
時清梵落諸天依樓頓覺浮生幻輸却焚香僧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三

晏眠

送胡青巖督學廣東

外堂持憲分官重儒印重携倍寵榮泰嶽望隆
江石地丈星光映嶺南旌詞林羨汝追鵬賦諫
章驚人比鳳鳴放逐十年今得路即看師範慰
諸生

慈壽卷為秦中丞嶼湖題

四明蓬島路非遙歲歲青鸞降碧宵夜靜瑞光
瞻寶婺洞深春色長仙桃舞衣多動慈顏喜

帝澤饒共羨背萱留暮景還開玉
松發新條

送與韶與瑞叔歸鉅野

天邊歸旆問任城聚首移時復送行紅顏憐君
千里掉板留愧我百年情詩書好惜傳家鉢鴻
鴈還聽過關聲悵望風烟殊去住何時導酒
更同傾

送少參塗任齋之江西

兩載留曹喜共君依依岐路惜離群帆開淮浦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五

一

三山遠江到潯陽九派分仙佩薇垣閒白日客
梓勝閣接高雲楚南千里甸宣地却愛歌聲隨
處聞

贈淮府長史汪年兄

宦邸同年看有汝那堪驪曲向人催秋風宦路
西江棹夜雨離亭南國杯去漢功名憐蠶賈送
梁詞賦羨鄒枚朱門花影連桑梓醴宴從容日
我陪

贈掌科王龍峯使湖藩

頒封 恩重周王典榮捧桐圭出 御筵天上

星辰隨使節楚中花柳照行船文章早擅詞林

譽風采重聞諫署賢南望粉榆

皇念切好咨民隱待 傳宣

贈馬孟河使山東

擢桂早傳青甸譽文園重羨出群才彩毫染處

龍蛇動新賦成時錦繡開槎到天潢經曾入橋

迎駟馬向吳回尺書定有秋風鴈別思先牽漂

水隈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三

贈梁鳴泉使山西

曾於詞苑識雄文璫蘭論才更屬君使節即看

隨寶冊藻詠還喜帶爐薰行邊四月烟花合望

裏三峻晉趙分見說年來烽火亟采風應有策

先聞

贈萬通卿得 昔歸觀

此堂霄夢思依稀 詔許承歡領不違難舌暫

辭門下省崔袍全勝老萊衣豐江舊劍龍應合

踏水孤帆鴈共歸却憶到家冬已仲慈筵冰醴

羅壯肥

送舒秋涯尹博羅

留都識汝惜逢遲逢汝那堪又別離歲晚路岐

雙短髮天涯鄉國幾知青天去烏看鳬下白

雲鳴琴有鶴隨雲嶺千重分楚粵入關春信憶

梅枝

雙壽崇封卷

雙壽相看八十餘眼中光寵更誰如官衙花擁

司徒誥人瑞名收太史書方外安期屢統帶雲

間王母翟為車郎君喜見二台逼德種槐棠翠

不虛

送大尹熊金川任海陽

當年賢序識才名此日官程動遠旌棄璞南宮

時共惜分符東粵衆推榮花開赤縣看馴雉春

到神京好聽鶯聞報下戈愁滿地君行應是海

波清

送高學士任留院

銀魚新領向蓬萊天漢槎從辟水回一代承冠

推雅望兩都調賦屬雄才龍盤一帶關丹霄中
竹蔭仙堂白玉開見說文星南斗入祥光中夜
接三台

贈獅山潘年兄由儋守調蓬州

三刀夜夢入蜚蜚何武遺思在粵東世事祇堪
論塞馬行蹤真笑轉岐蓬雲連巫峽猿啼暮雪
漲巴江彩鷁通萬里風塵雙短髮燕關樽酒暫
相同

送太史胡劍西得告省親

九重綸綍傳恩詔萬里寧親美獨旋為戀春暉
頻叩闕即隨秋色問歸船祥鸞班遠丹霄直
躍鯉歡承翠水筵莫向故山貪愛日清朝經
煙正需賢

贈施光祿致政歸

未老投簪返舊扉片帆秋鴈共南歸自應聖世
容遺逸豈謂多才翻棄宦宦况已醒蕉鹿夢閒
情新製芰荷衣倚闥長悲顏樂竹葉青齊賢
正肥

贈宋陽山歸省

長安梓里論交地愛汝瓊州王樹園臺省十年
看賈疏江鄉今日見萊衣天邊棘寺鵷初散雲
下螺川鴈共歸聞道慈闈年九袞配顏華髮映
春暉

送翰撰唐小漁使山東

射策臚傳第一聲承家文學古玄成久從金馬
參仙直忽捧桐圭問使程海上風烟迎去節越
中花鳥待歸旌天潢真見乘槎入駟錦誰將羨
西野遺稿

長卿

賀熊桂軒七十誕辰三月三日

鶯花春盛逢三月上巳佳辰對壽顏泛酒豈須
論曲水開樽長是祝南山壽經七十加仙屋桃
熟三千映舞爛更喜投簪歸釣處極星中夜照
江灣

送貢士仰介兄南旋

楚江憶昔秋風別歲暮天邊復遠尋客裏三年
憐短髮樽前萬里只孤琴不禁池草生春夢無

數山雲關去心壯業明時應有待愛身好比萬黃金

送熊文峰守潯州

萬里烟波渺桂平使君畫鷁趁秋行蟬聲驛樹涼雲合祖席河橋夕照明棹入江鄉停五馬弩拋搖撥拜雙旌承家羨汝風流策黼座屏前有姓名

送陳我峰權稅荊州

雨霽花枝照眼明客程四月總宜情含香暫別

南野遺稿

卷之十二

五

四

冬官署擁篆行登夔子城征權頻年南力竭轉輸何日壯塵清青春羨汝才華異濟世先傳江漢聲

壽鳳山蔣翁并內太孺人

翁設館飲食四方行者邑宰林

公為題曰宜旅

卜居愛汝嶺南幽高隱清時七十秋春風宜旅頻開館夜雪懷人獨棹舟勁翮天邊看鳳翥閒心江上伴鷗浮白頭况復園並翻笑銀河隔安牛

贈王東宰使江藩

使節嚴城動曙暉承歡因得拜庭闈三江草王孫路四月花明葉子衣藜火石渠看暫別彩毫山醴醉頻揮到家計汝方炎夏北鴈春風好共歸

贈廷尉張龍岡應召止歸

別酒留都只暫依天書榮召羨君歸法星光彩移南省卿月清霄入太微實有新詩傳林寺極知陰德在園扉飛騰好共池邊鳳壯業明時節

南野遺稿

卷之十三

五

五

飲康山年兄行署

彩鷁秋風江上開曹移樹坐傳杯山陰不習王猷興水部真看召伯才別裏黃花驚立見醉中清濁任頻催淮南燕社分明發新句應還寄隴梅

送彭新塘守永州

洞庭南望永陽開五馬來秋漢關迴山疊九疑盤日月渡澄七澤映樓臺霜留為府對相迎

春滿黃堂鳳故來 賜履即傳天上詔還珠誰
羨古人才

送太倉兵備教蒙泉

天開雄鎮即蓬山勝覽江湖曲曲環專制徽傳
吳越外壯遊撻到斗牛間波澄東海鯨鯢遠旌
閩南天顰鼓聞自是談兵專組上麒麟不羨畫
中顏

送盧少明馬壯字歸娶詩二首

孤燈細雨南宮夜海國殊才得並收衣鉢和家

西野遺稿

卷之十

三九

吳二

還有賴梳桶清廟正須求自天春鵲朱陳里傍
斗秋回李郭舟玉笋却憐顏色淺少平真羨弄

稿遊

萬里鄉關入夢思九重 恩詔下丹墀海濤春

煖龍雙躍江渚秋清鷗並移錦壁駟橋旌節迎

歌傳桃葉室家宜斑衣更羨趨庭樂椿樹萱花

况未衰

壽方龍沙

樂就閒亭獨掩扉高蹤真與俗精違風塵往事

第焚王歲月滄江老釣磯靜抱遺編還自註
場尊酒澹忘歸賓筵玳瑁開芳日秋色黃花上
綵衣

和元日賜珍饌

徵書萬里賁丘園上相重歸紫閣尊王食時看
分 御席萊盤誰羨出高門雲龍一代開昌曆
骨鯁當年起諫垣信是殊才堪結

贈太史李文麓扶持南還

西野遺稿

卷之十

辛

吳付

錦纜乘春江上開綵衣 恩許侍親回玉堂玼

遠雲霄直金馬榮分劍水隈滿路鶯花供作賦

應時魚笋待行杯莫將愛日貪泉石草詔原頒

太白才

贈卜益泉守尋甸

雙旌長路逐風烟明到滇南別是天萬里雲間

羅落馬一帆秋問秣陵船早聞典禮留曹重行

見歌篇遠郡傳徵詔定然來彩鳳臨岐休訝

飛鸞

冬至齋宿承司空康礪峯以詩贈即依韻

答謝一首

歸序天涯又一新金烏回影換星辰遙瞻北極
光初滿却憶南郊禮正伸真璧未由陪祀輦齋
居猶得稱吟身彩毫忽枉書雲賦雅尚從知德
有隣

次康礪峯韻奉肖泉年兄

走馬看花憶昔年况從瀛館結深緣託交真擬
芝蘭並問齒虛憐犬馬先海內風塵悲歲晚眼
南野遺稿 卷之十三 三

中經濟屬君賢高歌繫劍南宮夜細論生平思
惘然

送熊龍川考績北上

宦邸頻過笑語同離筵無那歲云窮路岐千里
生還思水部三年見朴忠去旆寒衝燕甸雪歸
帆春赴鷺洲風 清朝正及明揚日豈向周南
嘆不逢

壽黃侍御父母

薦花三月逢初度甲子仙舊報古稀世外乾坤

身獨健壺中風月興何違恩傳錦誥蟠龍藻舞
近桃筵有芻衣况是孟光偕白髮年年相對醉
春暉

贈郡判陶省菴之鎮江

辟雍憶我司成日師範如君膺有聲半刺忽看
荆岳去遠言以繫歲時情却憐杯酒逢燕市無
那征車問越程郡暇之應登壯固好栽棠樹遍
留名

濟寧逢少菴懷菴二宗丈欽問賦贈

西野遺稿 卷之十三 上
樓船夜泊濟河鐘忽我雙軒百里逢鴈足幾年
書斷絕酒杯今夕話從容總憐源水豐江遠轉
惜飛蓬岐路重客裏鬢華驚把鏡湖山何日共
歸蹤

壽徐耕野公七袞

花柳金陵照暮春懸弧初度慶茲辰宗開一代
元勳裔治歷三朝獨樂身騰喜斑斕明愛日不
勞歌醉老風塵烏沙白髮仙桃宴甲子重迴文
一首

贈少宗伯肖泉年兄再考績北上

奏最重看 此關歸行旌鐘阜帶雲飛兩都禮

樂傳清譽萬里星辰近紫微即有 褒書來

王陛便應新寵拜綸闈慶門說自箕裘永雙鳳
天池待綵衣

壽汪太夫人七袞因簡栢亭年丈

報汝萱堂壽古稀解官歸觀願何違播花照酒

有歌舞竹笋供筵無是非 錦詰馳承恩露湛

板輿扶醉惜春暉明珠意茲寧須問南極光看

西野遺稿

卷之三

三

接少微

元日詩用許石城年兄韻

前年今日寓燕臺雙珮朝元閭闔開扇影動時

瞻御袞萬呼合處集群才眼看紫氣通中奈身

在青霄近上台自入周南天便遠春隨斗柄見

三回

許石城年兄人日留飲次韻

淑氣晴光轉鳳臺坐番入日錦筵開眼前出處

憑誰定榜下交朋見汝才無病好同遊五岳

懷尚自望三台豪吟痛飲新春興遮莫樽邊

不回

聞警

羽檄交馳急募兵苦聞豺虎日縱橫山中未破

張王寨海上重驚倭子營痛哭家悲寡婦橫

征誰氏惜遺氓風塵願掃東南盡銷甲歸農賀

太平

送黃二尹之揭陽

斗邊三月仙槎發柳拂行旌望裏青地入鳳樓

西野遺稿

卷之三

三

江浩浩雲開繼徙海冥冥春生百里花環縣風

靜孤琴鶴舞廳應有老農歌贊府即看 徵詔

出明廷

送瀾岡鄭年伯南旋

瑤草瀾岡春正青主人歸興渺滄溟竭來萬里

看宸極忽漫孤槎送客星向日鳳毛依綵仗

自天花 詰貢雲扃風蓬岐路差飄轉越北燕

南有便翎

送羅選溪省親

英髦

七言絕句

送張文甫使河南便歸省覲二首

河山明券 帝親裁使節仙槎星漢來若到梁園勞問訊賦成今孰與鄒枚

鷓鴣洲邊水正清黃鶴樓前月倍明遊子忽歸千里駕白頭真慰倚門情

壽勉齋弟六袞三首

解組歸來閱海籌人間甲子見初週醉裏高眠

西軒遺稿

卷之十三

三

醒後奕緱山何必誇爲遊

庭前蘭桂美成行天上勲名有季方丹鼎獨看

仙藥就年年歌舞對蒲觴

湖上南山擁翠來主人新築抱陽開湖頭源水

耳如醴笑把南山作壽杯

夜酌

市靜更殘河漢流孤樽自酌還自休清風到戶夜不暑明月滿天人倚樓

贈孟重姪巡宰凌綠二首

尉陀城外海雲明驕馬翩翩逐去旌却惟俊奴
驚夜柝倚因關吏繫長纆

千巖關路倚雲懸官舍橫開瘴海邊莫道高涼
天日遠海南南是漢山川

樓養上人院中次韻二首

飛錫何年築此山黃金平布白雲間春移菴外
雙梭老叢汝生公盡日閒

雲鎖祇林白晝閒鴈堂路轉翠微間聽禪繫馬
忘歸去翻笑焚魚向碧山

漫述

卷之三

七

漫述吞毛生余不好相而毛生能好詩固與余作
因漫述如此詩余有養子之戚

自信元非處世才况聞家難不勝哀君今休道
麻衣術我欲長歌歸去來

送孟揚姪巡宰赤水二首

翩翩征馬出長安寶劍秋懸斗氣寒薄祿但教
親得養壯心誰道路行難

蒼梧望入萬重山虎豹雄開赤水關見說蠻奴
歸化盡高眠真羨吏情閒

贈二守董子方任涪州

繁華舊說錦涪州凋敝于今百可憂此去好栽
棠樹遍萬家春色待君留

贈朱以節任華亭二尹

海氣陰沉戰血腥桑麻非復舊華亭尋詩謾道
松間興問疾須君出戴星

贈甘味齋判潼川二首

銀環錯落夢三刀萬里潼川去節勞巫峽巴江
天地險孤忱六月雪濤高

岷峨路入下牢關棧道危懸霄漢間匹馬梓潼
商野遺稿

卷之三

七

回首處鄉心真歷萬重山

讀風木圖卷傷之因感馬重賦此

夾隴風枝攪亂雲何人血淚洒雙墳無端寫入
丹青手轉令臯魚不忍聞

戲贈天真上人三首

面壁終南不記秋忽騎黃鵠入皇州相逢一醉
仍相別五嶽他年倘共遊

昂中龍虎何年結若笠芒鞋闕下逢我亦有丹
君信否用時能起萬疲瘳

宦遊笑我夢中身底事君猶踏市塵白足果然
登法界青雲何羨畫麒麟

送施同野之蜀二首

巫峽千重日欲低成都猶在五溪西扁舟獨掛
秋帆去無數猿聲夾岸啼

曾於盤錯識才華忽漫移官
朝宜歷試豈將萍跡論天下

清風亭賞牡丹次韻

百寶圓欄汝獨宜天香襲
傾城色絕似楊妃半醉時

入院看花晚更宜姚黃魏紫
尋芳約莫向紅稀惜後時

次友人寄韻二首

黃金臺上霜華明徙倚層欄醉自凭吟罷忽
入萬里西風回首不勝情

千里離心共月明仲宣樓對暮雲凭碧山
焚魚興猿窟松關空復情

送謝濟時

海水生潮漲雲迴喜看鳬鵠自天來王陽正
花千樹爭向春風笑日開

送章質美還江西兼寄留都諸友

秋風吹雨路生波客棹歸經建業河邂逅倘逢
相識問王堂清夢舊遊多

送余必言一首

西山深水勢迴迴烟市斜
車馬寂絃歌醉上子將遊

雲湖卷

西野風鶴
千里湖光漲碧金白雲鵲鵲覆深傍人却恨
從龍悅誰憐滄浪萬古心

不肖孫九疇哀輯

玄孫王徽重刻

西野李先生遺稿卷之十四

豐城李璣著

括蒼門人何鏗校訂

雜著

顏公嗣米小傳論

顏公珮字吟玉別號東原故城人也入贅拜汝州吏目到任即棄去歸故城家日饒裕然輕財多義事適蜀人劉明官京倉糧虧繫監四越年賣子女盡不償額明窮蹙欲尋死公聞而憐曰

西野遺稿

卷之十四

是稿

是尚可以無束手于是調之米四十餘石使入官乃得釋還其鄉云太史氏曰余讀史張丕不愛財代人掌帑庫蓋嘗快而義之然彼猶宗親非殊域弗相及乃今觀顏公事卒遇樂施又何闊偉也斯謂好行其德非邪誌有之公謝仕日吟嚶書堆中心所懷輒治具招朋舊或命車竟往朋舊所論然則公固有本矣語曰善施不登福其子孫人言公五子俱賢肖克昌其家世矣

我

謹言箴

嗟汝不知認乎汝謂汝才人汝不信人汝面諧險則伏順損德挑殃奈何弗慎曰慎伊何儼敵斯陳意防若城心斷若刃毋逞汝愚寧韜汝雋勿先人嘻勿後人狗斯庶幾汝殃汝弭汝德汝進嗟嗟胡不汝認

王母胡氏像贊

王母胡氏父家新喻人王公某之配也生子五今鴻臚君佐其孟馬幼而聰慧長益端良內則

西野遺稿

卷之十四

是稿

勤勞中饋貞吉母儀婦道純備無虧斯迺瑞降婺女之精秀發坤靈之秘者也嘉靖某歲冬仲壽躋七表鴻臚君遠羈宦所伊阻稱觴迺敬仰德容重加纂繪維絲永忭舞莫遂登堂而白雲在瞻聊抒素念繼又謁西野李子求為贊述李

子夙聞其賢重其情爰組數辭用詔來裔贊

曰金主匹清蘭蕙儷馥王睢關關祥鸞翩翩胄于名家曰嬪景族無非無儀侯貞侯淑栢舟

天心熊丸式穀克昌嗣人允維遺福式瞻令容

爰欽芳躅

贈邦蓋弟省親阮郎歸詞

河亭嘉樹午陰圓
驪歌亂別絃
畫船秋水小
天歸向斗牛邊
斑袖軟帽紗鮮
歡賞話當年
至堂方信賴君傳
吟罷醉還眠

送吳貴紹任建寧水蘭花令詞

次韻

滿漲徹夜吼
狂雨曙鴉啼
亂皇州樹風輕
獨倚話分時
月白孤窓夢何處
細酌離樽還對語
門間如君真堪數
伯氏風流憶舊安
此日西野遺稿

卷之十

看君去

風木圖

風枝瑟瑟如人咽
孤墳慘淡黃昏月
翁仲顛頭立啼鳩
傍照燐火明又滅
泉下之人成永訣
孝子長恨心百折
誰將雙淚染作圖
宛見當時眼中血

送監文明尉博羅

羅浮高南海遙丹
拱日荔白湧風潮
爐香引去
徒酒候征招
賢聲慰我留蘭菊
靈跡憑君訪

送黃信甫佐梧州浣溪沙一曲

荆湘歷盡入梧州
銅鼓蘆笙聲倡酌
赤旗頻迎君舟山
交枕榔乾坤隔水
漲崑崙日月浮白
畫題詩郡幕幽

夜月書事用壁間東坡赤壁樂章韻

推窓月在簷樹定
風初靜起步迴廊
呼酒吟一
蕪花碎影獨酌
無眠幽意誰還省
短笛吹或送聲五月
西野遺稿

不肖孫九

玄孫玉鑑重刊

山野亭先生遺稿卷之十四終

聖刻遺稿跋語

先大宗伯公文章節槩表
于時海內名公巨卿久已耳
而目之疇方童嬉宗伯公摩
頂而祝曰異日克振家世獨
恃子耳子識之疇應聲曰唯
唯無何未十齡宗伯公逝去

遊一

先嚴繼之伶仃孤苦形影相
弔語于成立幾幾乎難之賴
學氏聖善延塾師就學肄習
舉業業欸繁稍開旁及子
而先集數種則又時供繡繹
弗忍去左右者也憶先宗伯
公策對

大廷有公儉寬敏之說

世祖重嘉納之居平又言溺職詞
翰深以不及親民爲媿夫親
民守令事也豈清華要選反
簿書之不若哉誠以行其公
儉寬敏之學使澤被生民庶
幾不朽之業可幾太上風雲

遊二

月露非所期也疇不肖筮仕
部曹縻餼供碌碌無奇節先
宗伯公之所媿竊亦媿之及
領粵西守則于民爲最近而
持繡斧課親民者益于是爲
最嚴佩服家訓朝夕飲水罔
敢失墜以祈無負厥職雖未

能如文翁之于蜀黃霸之于
潁川龔遂之于渤海然寬其
文墨解其鑄急嘉與山陬僻
壤之民相遊于枝鹿樂其樂
而無所事事其于公儉寬敏
之旨不謂無當而當日之口
碑或猶有什一于千百者矣

嗟乎先宗伯公之言今猶在
耳淵源所自誰其誣之緣從
課兒之暇手定茲刻正其魚
魯補其缺遺以示挈瓶之守
吾子孫勿替云爾倘海內名
公巨卿按先宗伯公之行讀
是編而併及不肖曰夫夫也

西野遺稿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李璣撰璣字邦在號西野豐城人嘉靖乙未進
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是集前有何鏜序稱璣文
稿多燬於火仲孫自茂掇拾其存者裒爲五帙授
梓此本多至十四卷又崇禎中其曾孫九疇所刻
也凡文十卷詩三卷襍著一卷詩中以古體與五
言古風分爲二目殊乖體例

趙文肅公文集二十三卷

〔明〕趙貞吉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趙德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肅集二

十三卷》提要

趙文肅公文集序

往不佞從詞林之大事吾鄉趙

文肅公乃其時紬繹

世史考覽公所建樹炳烈可述也

公為人英邁豪爽亢直不阿起

文學侍從輒以經世大業自喜

好講古黃石素書嘉靖庚戌虜

薄都城有

詔百官廷議以

肅皇帝神靈群臣震懼莫敢叩首

公為國子司業出而抵掌談畫

條上便宜情詞憤激

上心壯之即使持節宣慰諸路勤

王兵所至涕泣諭以忠義將士

莫不感厲思奮虜聞稍移營北遁

京師解嚴而柄國者嘆公沮和貢之議反從中搆謫之其後上數念公再起再罷以至隆慶初廼徵為大宗伯入

內閣秉政矣公既以塊獨孤忠

受知

主上憤人臣阿比成風政體隳壞懷私匿情俗敕財殫慨然欲以身振而新之諸所擘畫天下大計務在闢公平之路塞朋黨之門海內蒸蒸想望風采而同事者忌其英偉復陽慕而陰擠之

使不得久於其位以去乃至今薦紳大夫追語公當日事猶播舌不能下以為天挺人豪氣蓋一世而不知其本有在也夫磊塊之夫瞋目語難遇觸輒發至不為少即有中不中乃其盛或易衰故衝風之末力不漂羽而百鍊化為繞指其故在不聞道何者人之氣有時而盡唯神不可滅聞道則能凝神發之馳騫六合收之沉冥至虛其發則不可禦而收則不可挑至人所以駢駕陰陽而詘信於龍蛇之化此其本也公之學淹貫群流博

綜千古冥搜逖覽靡所不極而
尤深明出世之旨於道齋禪宗
咸各晰其微言以合於性命故
其學日益深而神日益凝淵渟
海蓄世莫得究其涯涘一旦臨
大事神光所露薄虹霓而亘雲
天愈抑愈顯至於百折曾不少

衰即以其土苴緒餘摘為文辭
亦莫不高朗雄健射斗凌空而
不可嚮遏何則其所從來者有
本也而世徒與慷慨功名之士
扼腕遊談者提衡而語渺之乎
知公哉蓋公平生纂述百家之
言至數十百卷其書浩博力不

能就而世所傳誦唯詩文藏稿
數帙以為藝林型範大者談說
當世燭照筭數析於治亂之原
深者發明道術抉剔幽眇而究
極天人之蘊物不為妄攬而語
不為苟設要以啗其所自得而
寫其所奔流則天下之至文也

夫文亦難言矣假令修詞之子
腐心竭精日夜雕鏤以圖所謂
不朽猶不能得公之似於文而
况其本也公信至人矣哉公集
舊刻蜀藩中丞趙公將重鋟諸
閩以惠來學屬不佞為序念以
梓里末進知公甚深敢拜中丞

之辱載言首簡而論次其世使
後之慕公者因以想見其人品
而窺其學術千秋萬歲猶將旦
暮遇之則是集也與玉壘銅梁
比穹而埒久矣副在何足以云
萬曆十二年春正月上元日

賜進士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無

趙文肅公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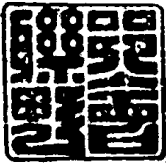
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前 兩京國

子祭酒右春坊右中允纂修

國史

經筵講官巴川高啓愚撰



趙文肅公文集序

有不世出之人斯有不世出之
文不世出者世不常出亦不常
有之謂也而人與文每相因文
出於心心以神明乎人人品之
高下文因之觀乎文因亦可以
觀人焉古稱孔子文之宗老釋
二氏其文亦並行天壤間可傳
而不可廢予蓋嘗論之孔子之
文文之足以經世者也老釋二
氏之文文之出世者也道若不
同端亦若異矣今尊孔子者務
黜百家於二氏辨尤力詆尤甚
予又嘗求之老子之靜虛釋氏

趙文肅公文集序

一

之戒定慧與吾孔門定靜明誠之要旨相合而不相背馳要之能出世然後真能經世真能出世而經世然後能傳世卑卑乎人則亦卑卑乎其論卑卑乎論則亦卑卑乎其事功無取也孔老釋三氏學術人品皆徹天徹地亘古亘今可並傳而不可偏廢第施之用則或不同爾吾孔子之能小天下老子之猶龍釋氏之天上天下而惟其獨尊也非皆所謂高世之人其文非又皆所謂高世之文歟近代趙文肅公庶幾其人殆亦庶幾其文

矣公自童稚誦法孔子時即有志求通二氏學即有志出世而經世在詞林在國子在講筵在政府種種修為種種措注有世間法亦有出世間法其諸所建白如詞林疏求真儒庚戌虜入寇薄都城公時為國子司業疏請卻貢市宣諭將士出帑金購虜首級由經筵而司政本兼掌風紀也疏請守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明功罪之賞罰以整理邊防疏請停寢臺諫汰察以愛惜人才而護養元氣又疏請導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種種皆讜
論石畫他所論著如云討去心
中五蔽然後可與共學如云性
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
伐我元命而欲以明智定力破
一身伐性之陰賊如云失中之
謂人心依於中之謂道心執其
中之謂天心中乃性命之總名
執之者如寶珠在握而珠外有
餘光如古鏡當臺而鏡外有餘
照躋此莫如堯舜舜執中能與
天為一堯稱舜曆數之在躬明
舜能與天為一也如云學至體
用一如斯達乎大覺圓頓之妙

矣諸如此類未易殫述種種皆
名言有世間語亦有出世間語
皆公之至文也公曾中有無限
經綸不及盡見於修為措注
世
穆二廟能知公能任用公乃竟為
兩大奸所撓阻不果大行其所
學公又有無窮寶藏止此集二
十餘卷行世未及吐盡曾中之
竒大究其生平著作公所未盡
傳今不幸與其人俱往矣可惜
哉可惜哉予昔為西川學使也
嘗與公晤於珠江之郵舍得聞
公徹宵之談感於心而嘆曰公

宿世高僧化身故論如此公大
驚異深賞予能知公既而予出
川又與公話別鴈江之上公示
我將退隱於紫巖將著書以傳
身後叩而請得所謂內外篇著
內篇為經世通外篇為出世通
總之七部並將以贊治非徒托

諸空言也予時已戒行不及終
請業而別今觀公內外篇序內
篇有史業二通主經世史通曰
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曰典曰
行曰藝曰術其為部各四外篇
說宗二通主出世說通曰經曰
律曰論其部三宗通曰單傳直

指其部一公之言曰八部具而
百代九流之緒備四部具而頓
漸半圓之指悉嘗謂老子觀竅
觀妙之旨釋氏不思善不思惡
見本來面目之義謂與吾儒中
之已發即其所未發之體相符
合又嘗謂天生三聖以勞世仲
尼也伯陽也子羽也謂之天隸
生以經世者也其任異其歸合
者也祭聖賢文謂史業二門通
世可經說宗二門通世可出矣
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
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用必如
是然後為千聖一心萬古一道

於乎博哉論大哉志乎今世論
學者多陰採二氏之微妙而陽
諱其名公於此能言之敢言之
又訟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
蓋其所見真所論當人固莫得
而訾議也於乎若公其可謂豪
傑而聖賢矣公方纂著之始方
於內外門通有端緒而天不假
年竟齎其志以歿使後來願治
者不獲見公大典訓之成公亦
不獲盡所長自見於身後而所
傳僅此集是則尤為可惜也先
是巴渝趙中丞刻此集於八閩
書來請序後見其同郡高宗伯

序首揭矣欲已之而中舍君景
柱又再且三請之於留曹因念
公一代偉人得托名其集中是
予之緣幸予又承公謬許可日
已久義亦當有言而高君所發
撫出世經世旨似未盡中丞之
諾不可終負而兩君皆予督學
時所優取不嫌與互相印證也
故摘取公之微言著篇端庶覽
者因公所僅傳知所未盡傳於
以窺公之博大且知公人與文
真皆不世出云
萬曆丙戌秋七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刑部

尚書前吏刑二部右侍郎南太

常卿國子祭酒福建四川按察

司副使僉事奉

勅督視兩省學政翰林

國史編修丹陽姜寶頌首拜書



趙文肅公文集序

趙文肅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慶源堂賦

五言古

雜詠六首

世芳樓詩

送胡侍御督學之金陵

送謝右溪給諫還蜀二首

目錄

卷之一

題金牛驛壁

寄年僉憲汝州

偕孟津周令過陸氏城隅小園

孟津為人題野舟軒詩

岳麓篇

效寒山答雲泉宗室懷古光師吟二首

號州西峪許然齋候予至有作次韻

寶雞縣張仙洞中長歌行

峯山詠

驪山溫泉

金子山道中

與金像寺僧

再遊報恩寺習靜

別孫槐溪赴寧波太守

隱賢巖詩

灼艾閑居貽馬宜泉三首

答何克齋

觀漲次韻六首

目錄

卷之一

二

江干精舍成寄貴鎮蔡敬齋中丞

晨晴穫稻圃田和陶作

卷之二

七言古

松桂篇贈潘萬渠憲副

贈彭生之官嶺表

眉山歌

仰宸樓

陽峰歌

送胡侍御督學之金陵

賦得鳳凰臺送胡侍御之南京督學

元旦夜喜雪歌

登崇文城樓同孫季泉王槐野蔡子木

作

賦得孫伯泉所畫墨菊贈蔡子木歸中

送眉山高進士令隴西

送焦令之太原

望陵臺

目錄

卷之一

二

嘯臺歌贈別劉給諫

燈夕洛陽宵行至新安

渡河謠

涵池會盟臺

魏公草堂

桃林驛

春日遊華山

遊華山至華州夜飲王太史草堂醉中

留別

薦福寺贈別趙中丞

臨洮院後半壁古城歌

臨洮院後較射亭放歌行

李劉二廣文載酒訪予西岳祠中

緩帶雲山歌

沔縣武侯祠

寶雞縣阻水遇白陽隱者

力士怨

雲中太守歌

目錄

卷之一

四

五

孟津楊氏慶雲草堂歌

嵩山吊張魏公父子墓

仙眠洲雜詠酬李太守匯湖

望紫栢山

紫栢山僧堂次前韻

飛仙閣次韻

宿土室

謝侍御甚楊升菴寄贈棋勢至索子題

詩

送謝翁齋侍御回臺之作

送呂生還中江

青門謳行

江山三峰謠

內江城西聖泉歌

南津公館

成都楊子雲洗墨池

夜飲郭宅分韻得寂字

城東丹華洞同諸子及諸弟各作

目錄

卷之一

五

五

長山館中讀白樂天長歌行有作

昔遊篇

題江城贈別卷三首

青泉歌

白坪歌

枝江名宦歌

題錦江別意卷

送霧中山僧

重陽惠酒歌

和葛仙翁箕筆二首

嘉瓜謠酬姚掌石

戎平行并序

送學訓楊南泉陞合水諭

元旦長祥歌贈陳縣尹敬菴

卷之三

五言律

賦得天寧寺塔贈別胡青巖提學

送劉令之益陽

目錄

卷之十一

六

五

送劉令之寧鄉

送陰令之汝陽

送龔令之泌陽

送鍾令之洋縣

送朱掌教之衡山

送冉侍御自按蜀調官南都

和孫伯泉喜諸子秋夜過訪

壽任給諫母

宿大峨山初喜亭

宿大峨峰頂二首

題仙人橋

題瀘陽萬晉菴竹舍

題蟠龍洞天

華陰祠居東縣令

入蜀和仲通弟神宣驛書壁之作

漢水

夏日同周令謁漢壽陵二首

贈周令二首

目錄

卷之十一

七

六

和洛陽李君韻

長至日前陳虛峰要予同觀所製則畧

處自以病體力不任周旋而心顧敝

恍欲去遂成小韻

虛峰復予詩曰鴛補欲度針故予直戲

之

虛峰慰予詩曰知君四海心故予自解

嘲也

至日病居同陳虛峰恭闕之作二首

次和陳西山冬至之作二首

過孟津次先已酉韻

灼艾靜居懷孫槐溪叅知

觀漲次韻六首

送蜀金沙寺取經僧

五言排律

遊峨山發嘉州

周孟津席上贈別河陰縣博趙一卿

寄許叅于洛陽

目錄

卷之十

思高峰寺丹華洞有作

灼艾靜居寄何克齋正郎

鼎兒遊飲數君子北舍子灼艾不渡詩

代勸酌

枕上贈徐子敬

示鼎兒

示台姪

示景兒

贈圭洲第三首

卷之四

七言律

鏡光閣

白雲觀

病目戲題呈諸館長

送溫宮詹被恩還山之作

扈送 泰陵皇太后梓宮挽歌

九龍池

昌平吊劉蕡

目錄

卷之十一

九

送錢通政景山之南部

送孫秋官湖廣獄獄

送溫秋官見海江西獄獄

和內閣四首

賦得御堤柳送周松巖侍御謫通海

和徐學士少湖二首

和王槐埜夏日同諸公郊寺遇雨之作

再和王子六月三日苦熱之韻因戲嘲

之

送李侍御清湖廣戎事

和孫季泉喜予至京之作

送盧司業來西之南都

送孫太守之任潞州

送閻司成赴南都

送閔提學水東之山西

館中送人歸江南脩祖塋

冬至齋居用張學士水南韻

和聶尚書几山西園夕飲

送王給舍使湖廣廣西二首

太原

和王槐堃卜居韻

送胡提學之雲南

和李道長題舜祠之作

和林平泉太史示同萬膳部談禪之作

巴東道中

奉使蘭州留別諸館長

留別同使嵇張二太史

壬寅元旦同劉給諫慶都道中口占贈

之

同劉掌科張道長開元塔之作

行經真定有懷舊推官趙考功子崇

贈真定劉中丞

順德遇周納溪推官

叢臺

王喬洞

分陝

宿關山

秦州遇胡可泉

是日酬王憲副同遊華山見贈之作次

韻

漢中懷古

梅嶺泥行宿栢林驛次韻

題錦屏山

南遷日尋襄陽鹿門山舟中

鹿門山和前韻

過張郡博於桃岡同至桃源山中贈別

過五龍寺和周令韻

祝融峰答唐山人次韻

宿衡岳觀音崖次羅念菴二偈

花藥寺次太守蔡白石韻

回鴈峰晚望因訪龐居士舊居次蔡韻

酬陳給舍問疾祁陽舟還有寄次韻

酬陳西山主事見貽之作次韻

酬陳西山見貽令其早出登眺之作次

甲錄

卷之一

七

七

韻

中流砥柱圖 為李節婦題

示全州湖山書院講學諸子

全州送魏憲長赴楚方伯任次韻

次和陳主政詠西山之作

自嶺南回上衡州合江亭和蔡白石韻

龐公舊宅次蔡白石見貽韻

衡岳行窩和袁太冲留別

祝融峰和袁太冲

隆教寺同諸子夜讀別冶山任子

益陽遇巴郡任冶山起謫所予亦粵遷

次先韻

益陽贈羅東谷白鹿草堂

題益陽劉尹鎮潢樓

再遊德山酌道林見貽次韻二首

再酬道林德山見貽次韻二首

蔣氏桃岡精舍次韻

桃川懷古次韻

甲錄

卷之一

七

七

校江紫山懷古

荆陽拜象山陸先生祠次鵞湖和倡韻

子午谷次王虎谷韻

黃琪驛次壁間余方池韻

次和蔡白石發錦官將過吳中之作

和白石江陽武侯祠之作

飲雲龍山次韻

黃樓飲眺次韻

和嚴介溪贈西還詩

贈趙浚谷次羅念菴韻

廣漢旅舍欲訪鑒華諸山未發有以山

中宋刺律詩贈者因和之

和朱春江見貽之作

和姜鳳阿督學遊峨山

廣漢卜居和周中丞見貽之作

綿竹紫微山諸生來會有述

資陽覺林寺

獨峰詩四首贈僧真琦和嵩谷某仙韻

出劍閣次羅念菴韻

卷之五

和劉通叅春望攝山

送張少渠給舍赴萊守任

送侍御張龍坪領東浙兵憲

同張司馬閱白鶴東山二營次王稚川

韻

全九山翰長六十初度有述次韻

贈張石渠僉憲入楚駐節長沙

徐王孫燈宴次孫宗伯季泉韻

同孫季泉登清涼山徧眺諸勝次韻

和贈何柘湖孔目二首

飲梅宅分韻得初字

華山寺

送李黃二生還建昌

黃生善琴

送譚童二生還中江

飲楊麗巖宅

贈報恩寺月潭僧

和閔中舒侍御家居作

飲梅宅

隆教寺同諸子夜談因贈別冶山任子

贈報恩寺月潭僧

題水部楊麗巖樓

壽長沙令尹蕭健齋

春日二張生載酒訪予獅山山房次張

玉溪尚書三堆山韻謝之予將為南

都之行

化龍山次朱真人韻三首

冬日登高方伯鳳阡次韻

治城隅圃

新置北汧釣磯和荅游青泉見贈二首

酬劉靜軒見貽一首

酬馬宜泉幽居之作

再和游青泉韻

夏日和劉壽泉司徒見貽之作二首

目錄

卷之十一

七

七

雨中劉壽泉小酌

縣西化龍山餞萬西原愈憲

會講于長生觀

長生觀講學示諸生次前韻

過容城懷劉靜修先生

謁岐山元聖祠次蘇子韻

元夕同諸公登玉几山

送鄧子培以順天府推官出知新寧州

王三湘侍御視內江篆治解隙地構東

雲館延客有作次韻

送劉見嵩侍御按雲南

送副郎姚守一入覲

中秋次韻

寶峰卜地和韻

種樹

文曲峯下卜築新成

宿資縣龍山寺寄黃翁隱居

壽劉一巖太卿八十初度

目錄

卷之十一

七

七

春日病起遣興貽馬宜泉

七言排律

賀夏閣老六十初度

送吳宮庶筠泉視篆南院

賀高白坪初度并賀嗣君汝調登第之作

作

追送侍御孫肯堂按蜀出境之作

卷之六

五言絕

雨夜口占別謝與槐謁天台

渝江夜泊贈劉許二舉人口號

望成都口號書錦屏山壁

七言絕

題菊四首

送劉兵憲按蜀治敘盛

送人作幕官

送楊令之曲陽

大峨峰頂懷縣中同志諸友

宿石門驛思大峨峰題

題蟠龍洞天

正月四日樂城遇風

上元白雪吟

居華陰贈別康尹

潼關

午日飲潼關東樓垂簾贈王南溟使君

訪蘇門

瀾臺

邵窩

南遷日重遊孟津楊園雪中探梅

南遷日孟津射飲醉歌行

晚過少林寺二首

立春日雪初霽遊嵩麓至盧巖二首

南陽元日飲李上舍宅

題南陽李氏園亭

贈卅丁上舍

發均州舟中口號自嘲

題楚宗室草堂

題荊州李侍御宜醉亭三首

楚臺別歐侍御

嘉瓜辭

題李知州成趣園四首

贈荊南寓公王君

題小畫二首

酬皇甫主事以調還見貽之作二首

荊南送吳推官入蜀因寄成都父老

荆南贈醫

寄賀都司蓮湖

題愛山

仙眠洲

酬李太守次韻

贈黃文博赴淮府任

與張郡博弟子趙生

潯瀉山

至瀉山

瀉山繞塔偈

瀉山頂上口占

祝融峯寄題吳氏具慶堂二首

贈种推官自永移滇將省家薊門

次和陳給舍湘口諸作

贈武陵關尹

客中除夕

和任同知江漢諸作

過萬縣遇崔子口占贈之

城固感事

隆山驛次韻寄劉雲鶴主政

和永川辛尹看花之作

和歸子山韻

飛雪坡下白兔亭中口占

和蔡白石侯子于萬縣不至留別之作

和白石涪州嚴之作

和白石題王方平上昇處

過雲陽望萬頃池

移石山

夜宿蘇長公洗墨池亭戲作

四祖山絕句次韻

題密縣碧霞祠中白皮松

伏牛山捨菴

初至伏牛山

灤川亢氏池館

華州弔王槐野大史墓

隴州吳山

贈劉生 綿竹人

同諸公登漢州城樓望因各占贈之

送龔子進甫之廬陵令

百泉書院誦舊作有述

重過王槐埜大史墓

送董千兵取經回蜀

送趙南臺侍御守河南

贈吳山人

送蜀寶光寺取經僧

過佛頂寺

夢破石徐子

與蔣道林僉憲約遊峨眉

春夢

諸古寺

釣漁臺

金龍寺

與建昌黃琴士

閒詠

臥遊我山

習靜報恩寺

題馬宜泉書屋

題劉怡溪居

春望

送金堂彭生

山中送鄧生

再習靜報恩寺

送何生還簡州

舟中

聖泉崖中諸生曾學道若托之空言

者

送江掌教之平江

題江城贈別卷二首

題燃燈寺

遊青泉以詩贈碧桃花次韻

丙寅春與諸生會講于玉溪庄

龍洞觀尋隱士不遇書壁而去

書般若寺壁

代東訊楊麗巖少叅初歸

九日僉憲劉怡溪招予登高枕上口號

聞是日有雨

酬圭洲弟次韻八首

寄和崙谷箕仙

送郭學博掌教文水

江干口占送陳王二生應貢入京

署縣師別駕示玄詩十首各之

文曲峯詩五首

西庵樵徑詩四首

同梅鶴洲少叅余曉山主政過雲巖寺

與梅余二君夜話大佛寺

慶景兒師徒三士登樓居

送簡尉宋六泉歸田先化

宿寶峯寺口占

酬圭洲弟重陽作三首

江陽李生

口占課景兒學韻語二首

送學諭趙君之鄭府教授二首

送富順令劉君倅鎮江二首

送秋官鄭脩菴讞成還朝

哭亡弟圭洲七七偈

新舍春初試筆二首

代書寄梁帶川

文曲山中與趙行菴文博飲酒

送賈縣尉陞龍安經歷

六言

夜讀

泉亭

梁山道中漫興

和楊升菴雲頂山石上詩

詞

蘇武慢

降山驛次韻

卷之七

制策

卷之八

奏疏

乞求真儒疏

宣諭將士疏

自陳疏

自陳疏

議邊事疏

論營制疏

辭一品疏

辨本兵疏

乞留撫臣疏

乞假疏

乞止考察科道疏

乞致仕疏

謝蔭疏

表

謝幸學表

卷之九

講章

卷之十

講章

卷之十一

講章

卷之十二

講章

卷之十三

講章

卷之十四

講章

卷之十五

序

贈謝給諫序

送胡少巖給事西歸序

送李隆仲令丹徒序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送譙子出守南昌序

目錄

卷之一

王太

王

目錄

卷之一

王

王

別江北谷令洪洞序

贈唐郎中幼貞出守廣平序

送湖廣上江防張兵憲明巖序

寄贈河南少叅李同野序

贈司寇喻月梧致仕序

贈江西學憲胡青巖序

送朱鎮山督福建學政序

送卞侍御兵備雲南序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

目錄

卷之一

序

序

贈何吉陽調先祿寺少卿序

贈侍御王安峯序

送劉一巖赴浙臺僉憲序

代贈劉巡撫都御史赴內臺序

代贈司馬曾確菴平戎入覲序

卷之十六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劉文簡文集序

鈴山堂集序

牟繼齊遺稿序

天龍寶章冊序

代壽夏閣老六十序

代壽徐存齋閣老六十序

賀蜀綿州孫翁榮封序

壽梓潼何翁二老序

壽高大夫七十序

代壽蔣道林七十序

目錄

卷之二

序

全州王大夫壽圖序

代壽陳主事六十序

壽沈母張夫人九十序

壽楊母劉太安人序

卷之十七

記

湖廣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洗心亭記

閩談

鄭雲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歲寒堂記

井研縣修城記

樂至縣重修儒學記

大足縣儒學尊經閣記

忠州重修唐陸宣公祠墓記

馬湖府儒學修拓記

六經堂記

資縣新建正學書社記

目錄
卷之十八

傳

孫孝子傳

墓誌銘

泰州王心齋墓誌銘

主事唐公暨胡安人墓誌

中憲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墓誌銘

明處士任公墓誌銘

直隸趙州知州前工部都水司郎中李

公墓誌銘

蜀府長史前知沔陽鄧三州事游公墓

誌銘

壙記

弟仲通壙記

墓表

少傅無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叢山先生陳公墓表

戶部貴州司員外李公墓表

南京吏部稽勲郎中楊公墓表

目錄
卷之十九

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無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

楊文忠公墓祠碑

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公神

道碑

卷之二十

祭文

祭唐友槐文

同館祭胡母太孺人文

同館祭趙劍門侍御太孺人文

同鄉祭江比部峨東文

同館祭教太史孺人文

代內江士夫祭張令文

代講學諸生九十餘人祭張令文

祭叔父少梧僉憲公文

祭何礪菴文

祭劉靜軒文

祭高司徒文

祭劉太恭人文

祭蕭母張氏文

寄與太師朱葵軒文

祭圭洲弟文

祭楊安人文

卷之二十一

書

答同館袁元峯編修書

與徐波石督學書

復劉嵩陽太守書

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

與麻陽總督張靜峯書

復廣西方伯張鄧西書

答廣西僉憲黃雪峯書

寄湛甘泉書

寄沈少汾書

與聶雙江司馬書

與嚴介溪書

與徐少湖閣老書

與李南渠閣老書

謝錦衣陸東湖書

與唐荆川書

與吳望湖書

與喻吳臯中丞書

答何太華書

為姚生取父骸還塋書

謝傅少巖督學書

答大理李中溪書

與韓吏部書

謝李西野宗伯書

謝何宜山書

謝黎樂園園卿書

與呂沃洲光祿書

與吳初泉侍御書

與楊朋石中丞書

謝徐閣老書

與殷白野書

復胡栢泉大叅書

與羅念菴書

謝陸錦衣書

與劉珥江書

與高大鶴書

答胡青巖中丞書

答黃巡撫書

與姜鳳阿督學書

卷之二十二

與趙浚谷中丞書

與胡廬山少叅書

與谷近滄中丞書

與劉三川巡撫書

答胡廬山督學書

與譚二華巡撫書

謝李石麓閣老書

與高中玄閣老書

謝張太岳閣老書

與殷棠川閣老書

寄廣西憲長胡廬山書

答管督學慕雲書

復撫臺曾確菴書

復李生書

寄朱錦衣簪菴書

復陳督學五岳書

與林象山廉憲書

復陳憲副蘇川書

復陳鐵菴方伯書

復鄧玉洲僉憲書

復林錦峯太守書

啓

啓嚴閣老

啓劉巡撫

啓羅巡撫

啓亢方伯

啓韓督學

啓谷巡撫

啓曾巡撫

啓沈少叅

卷之二十三

銘

求放心齋銘 閻試

箴

克己箴 閻試

雜著

長樂洞山述壽阜山楊君

贈衣契

四川練兵條約後語

為內江縣張令請聘疏

周南留著圖錄

內外二篇都序 全書未成錄此數篇以見大意

趙文肅公文集目錄終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賦

慶源堂賦

為許松阜
閣老作

承泰嶽之浚源兮歷千祀而彌長超統圖之靈
區兮邇東后之流芳明八葉之休明兮挺相君
之煌煌馮儉勤以矩度兮紛離合而營堂歌謙
侯之遺風兮頌襄毅之泰占書既美於寅堂兮
詩又詠夫斯干易揅蓋之丰茸兮刈平陽之白
茅補瓴甍之參差兮取河濱之所陶梁文杏之

詩

卷之十一

一

糾矯兮搆修栢之瓌異美辛楣與桂棟兮峙構
楹之屹屹近市而爽塏兮固圖書之所藏俯孫
蘭之羅生兮倚荆樹於中唐瞻巨靈之高明兮
覽洪河之洋洋抒懷先之紆思兮鏤詔後之嘉
名叶爰有東壁之府內史掌故庶令釋之無失
道古倡曰相君工人家國兮曰予豈其塗丹采
毋俾木再實兮要令本根之猶在矧予博觀于
今之天下兮孰有多才若夫子之家將逮謙侯
而始興兮吾又歸考源於盛古之初與鼻祖之

翼唐虞兮將躋群才之竝升蓋帝申大國既永
其世兮又錫多才于仍昆貞邦治于兩朝兮綴
金鋪之文章寄三葉之授閭兮聯八座之繡裳
將以號于今兮匪二八之儔兮審誰能當後躡
綦而興兮幸邇源之不喪撫自天之茂運兮喟
高士其不可忘少歌曰號堂翼翼臨河陽兮河
自積石始流昌兮誕觀星海知源長兮束以龍
門俾無湯兮堂中之人鏡以為像兮

五言古詩

雜詠六首

少日懷感慨長顧撫方區下揆封建日上究生
民初三邊壞長城日夜望來蘇世乏頗與牧邊
民定何辜壯憤結陰雲氣可奪匈奴驚焉思撫
恩為君涉長途朝渡易水上暮宿陰山廬諒匪
博一官舉身謝頽儒

其一

職陽初震旦車馬何鏗轟受記丞相宅台符將
軍管銅璽鎮海壖羽蓋定邊城自非才拔萃儔
克彙前征眺目八紘外偃獨學鄒生吹律回陰

陽著論窮天人_{其二}

矯矯東方生含靈下寥廓培之容五石奇物具

獲落炎炎照九垓武皇乃仙才一見不錯迂置

之金並臺始知文成君面目何塵埃_{其三}

家世西南隅一旦遊京都朝述九州歲夕畫三

方書楊監乃何人薦文似相如從獵長楊苑獻

賦井泉廬俛仰經世略哺糜廕其孥五侯盛甲

宅七貴開金鋪百物盡奇特惟願招碩儒執戟

不言疲獨與桓譚居_{其四}

子房昔任俠受教穀城東景略賈履時神遇

中嵩孔明臥南陽問計依龐公衛公少落魄忽

逢虬髯翁振古稱巨擘握機俱世宗當其未遇

師智慮比朦朧靈慧一言開浩若吹長風無其

而請纓號之曰終童_{其五}

離離途中免僇能別雌雄嗟嗟流俗間誰辨批

與工毀譽任胸臆斗柄分春冬妙計不見取楷

論齊褒崇面悅踈者親讜青戚難容愛比耀春

華愠若哀秋蓬延陵審國詩子野矚黃鍾賞音

邈焉達達士曠難逢無為困馳驟知止守空宮

桃李竟無言可為長者風_{其六}

世芳樓詩_{為許松皋作}

衆聲勿喧啾聽誦世芳樓南山松桂林葱鬱在

雲丘班匠持斤絕良材一朝收遙遙五城中結

構誰與倚樓上何所見東西望二周兩京夾衢

路車馬塵如流主人代秉釣閱世有餘休比隣

吹笙竽四世而五侯置之且勿道擁篲望青牛

二嶠雷風雨猶龍為停輶登樓誦道德射隴何

悽悽朱鳥翼幹陽玄武擁堞幽寶符金石姿百

代無愆尤試觀茲樓上夜夜紫光浮

送胡侍御督學之金陵_{代作}

秋風吹路水日照黃金臺新詔下轅京忽聞

五色裁將收菁莪化長育梗楠材送君都門路

是君埋輪處昔時背羈鷹隨君逐狡兔只在旗

亭下豺狼不敢步張北北溟翼南作垂天雲舊

京巒岩崑佳氣時氛氲橘柚自垂實雲海揚清

芬廣羅掛朱禽長繩繫遊鱗來作皇家瑞坐令

四海春江上見鱸魚乃言思報恩試看吳門側
桃李竟何言

送謝右溪給諫還蜀二首

驅車出郭門送君還舊鄉舊鄉何寥寥天風下
嚴霜微霍有餘悲飛蓬亦相望郊原寂無人盼
眯成蒼茫丈夫不諧豫龍蟄乃其常路逢草玄
翁嘆息意彌將

草玄翁何在乃在成都隅結交賣卜人携持相
與居義軒久蕪沒聖哲非世頃不見圮橋人長

詩鈔 卷之五
跪捧素書之子英俊髦疊疊自保扶願因聞其
與茲途詎為迂

題金牛驛壁

金牛骨已朽革製三尺帶誑我同征人夜行不
相待

寄牟念憲汝州

暑雨溽長夏洪流浩漫漫端居待舟楫起坐發
長嘆時時開錦中寂寂懷所歡所歡汝水陽
者忠文冠作藩屏上國託志餘名山嶽昔洛陽

道相逢何草草別來暗相憶佳期難可保冥極
夙所懷獨往苦不早伊洛阻其隈名山安在哉
思君有羽翼顧我仍形骸尚禽日已遠青杖徒
徘徊

偕孟津周令過陸氏城隅小園

日出城東隅照此城中樹陰陰長桃李脉脉滋
雨露將無數堵中而與濠濮俱閑非襟倚社幽
豈蘭當戶遠望洛陽道近瞰孟津渡黃塵鏡中
落白日波上暮汲隧寧云拙灌蔬自成趣人比
詩鈔 卷之六
司馬園時枉周郎步予為看竹來偶題凡鳥去
孟津為人題野舟軒詩

悠悠車馬道擾擾問津者風吹木蘭舟長繩繫
蒼野

河澣春草生青青憶千里託意長千人寄語東
流水

高軒挹朝旭以看金僕姑誰道青山外都令白
額無

菜園富經濟高吟臨近津悵然一相憶今人如

古人

我有雄鳴劍羞捕草中兔狂歌倚薄醉寒裳下
寒渡

岳麓篇

壽長沙鄭太守從春元劉生起蒙之請也作于湘潭之館

岳麓鬱蒼蒼湘流浩洋洋中有廣居人燕處何
堂堂下顧水中沙搖光轄星傍時普惠人施手
斟南斗漿予尋桃花源水有優羅香遂躋大瀛
嶺循之下山房劇談逢主人剪燭待月先主談
薄孫龍客論爭子將冥風谷口近博識小同廷
詩鈔
合卷之一
七
旅人懷前途凌晨露沾裳側有持經生牢比蠅
頭強要予祝公醉婉孌情何長竭來逢若人申
甫才相望安得碎金篇重予千金觴待予南嶽
上為寄清風章

效寒山答雲泉宗室懷古光師吟二首

春風吹女蘿纏綿在高樹纏綿復纏綿中心何
結固古光今何之欲追不可去我道古光師在
君掛鏡處

吾聞神聖人化身百千億散布四生界剎塵無

不入手持妙妙法付與上上器去矣古光師疑
化為黃石

號州西谷許嘿齋候予至有作次韻

過坎水自止出岫雲何心人役豈不難我獨愧
周任竭耒解朝組還鳴谷中琴登山訪無名歷
國吊有斟號西遇夫君顧我何其深九服且賴
公胡為臥竹林的的兩株梅照耀水中岑放舟
落日穩蹋歌燎火騰松門恣晚眺柳谷期出尋
契玄目已擊慮淡言非瘠君業同閑與吾生應
尚禽歸去欲搔首髮短亡其簪

寶雞縣張僊洞中長歌行次壁間謝高泉

韻

去國何遲遲青山一杖携春風已三月逐處桃
花蹊既聞糞金牛又傳化寶雞仰首笑碧落拂
袖凌丹梯左虬右文豹穩駕無人擠如何牧馬
濱尚有問津迷勞因豚往貨詭從禽遇異惜哉
昆吾鋒徒用斲溝泥所以衡門士折矢釋孤羸
上岡抱黃犢樞衣衣鞍犁中心藏皓紫面上蒙

黥黥家有黃口兒倚戶饑苦啼掉頭去不顧吾
道無憂悽邈哉大雅初高位供蒸黎淳風逝不
處去水無迴低因思駐吾顏刀圭丸粉提身輕
騎八駿聯三十二蹄仙人五城樓玄圃爰而躋
玉匣檢隱訣金書擷幽題誓斷區中緣豈云藏
會稽九州黑子耳千載誰能後忽焉俯宗國春
謁心予妻我有峨眉家結茅聊可棲且當彌遠
駕樂志西山西

崑山詠

子與居崑山著論若秉鉞崇孔峻極天析義微
入髮一氣騰騰豈觀之浩兀兀應念入密室爛
銀如滿月君本英雄姿復識造化骨吹去風雲
生蹴踏龍象沒薄遊觀世界欲駕莘野蔡如禹
羊水土不獨事剗剗王道近折枝其業易反孽
屢見不言事三宿晝始出老就誠獨難避去倏
超忽若彼優曇花一現不得接徒令齊客卿兒
也以辯度

驪山溫泉

前水異後水新流非舊流烹煎是何人爐鼎那
與謀將無煮白石欲化丹砂丘玄魄既消蕩真
陽自騰浮滌鉛去其脂洗汞抽其油二物既和
曾黃輕乃可收始知熱沸中內藏清涼投倘一
遇阿母應知發火由李生不時來汗漫誰同游

金子山道中

山形本璀璨金銀狀交暉金山峻而倨銀山俯
以圓爾從太素來與道相蔽虧受形不得已待
盡將何時十萬八千年荒哉紛崎嶇一士奮袂
評世界那有涯鼎鼎百年身與山同是非受者
何足待盡者誰與期曠哉大道中泰山等毫鏹
胡捨尔近累遼事窮源追傍有騎鶴仙徧聽兩
人辭奇哉行路中有辯如惠施揮墨洒石壁蒼
鳳與蟠螭嗟嗟後來者誰為鍾子期

金像寺僧索詩書與之

昔有高世士千載為益友任真陶淵明菊花常
在手亦保千金軀聊付無何有千春百世名
落一杯酒惟有處士心耿耿照窓牖

再遊報恩寺習靜

自我辭紫禁二月弄白雲忽爾開雙瞳見此了
了明不可遺者世不必出者塵皆云悟一乘無
乃醉六經

別孫槐溪赴寧波太守席間限政成還朝
四韻

孫荆按節過爽秋笳鼓競遙指甬東雲新承
英主命逝將俯雪寶迴車瞰石鏡含香舊仙侶
延佇報嘉政

詩鈔

卷之一

上

李

長江浩東注掛席片風生何時拾海月歌動榜
人情南斗取酌漿牽牛可驅耕疊疊濟時才令
名從此成

洪流浸碧影倒掛四明山使君乘五馬出入海
雲間風吹珊瑚枝鷄鳴若木巔相思採桑處爛
熳行春還

三山望超忽一麾何岩崑平海策倅儻談笑淨
塵囂徒令王許儔雲路空相邀功成合符急旦
夕歸天朝

隱賢巖詩 在縣西界地名尖山溝

迢迢青牛溪湯湯白馬津金山控以帶寶峰鎖
而紉中峙一峰秀卓拔干青冥巖巖鬱蒼幹群
阜爭竄臣鼎立顧兩峰秀色參相臻斯應產佳
士胡為久慕隱聞有稱雪翁不知何代人同時
惜五老往來此崖濱想乘閑塞運刮來復吞聲
迹代已茫茫誰將文字詢獨留三字題隱賢巖
如新牧豎拜知肅狂夫過寒斷我愛隱賢巖種
松護其青種罷從王事歸來雪盈中忽忽隙駒
光短松成長林勞生何以堪今雪非昔真倚崖
歌一曲流水桃花春

灼艾閑居貽馬宜泉 三首

馬君蓄多試未即虛豁豁以道摧廓之始識生
死大性歆證易巖命欲驗易髮二易未臻妙蒿
目望五嶽

五岳為君開道不在天台山東捉馬去師尋第
子來性乎命為體命也性為骸倘非遇上根恰
恰慎辭哉

是日暑氣盛小人矜未疾眈眈一室中旦夕想
君實將期潦水收松陰控潭寂扁舟對溫雪示
我以何意

答何克齋

逍遙養生主人間世註子初受金母訣復遇木
公指無來報德者善能用大矣輪光懸於風雷
聲應諸蟻却來觀南溟水擘三千里

和劉怡溪觀漲韻酬鄧子高龔進甫

結髮與君遊去作墨卿子官况貧更貧天機指
詩鈔 卷之一 十三

非指有時興一動化作長歌矣羊裘舴艋舟聽
者如環蟻合成兩雪翁坐看秋潦水

天際白鳥飛塞上玄真子五湖煙雨深一葦縱
所指見之不可留放去更遠矣倚伏付塞馬陰
晴與埤蟻萬事掉頭中喃喃讀秋水

潮急汐亦及背見惟舟子朝津白馬封幕峽青
牛指來訝急湍者復喜迴瀾矣山僮謹若蜂市
女散如蟻獨有舟居仙著論名觀水

同子恣晚眺西隣子馬子因茲觀漲間喻我濟

川指觀漲以道也濟川用舟矣紛予感渴鮒又
復嘆羶蟻悠悠物理心奚止亟稱水

秋潦初發時招招呼舟子涇流既以大兩舍不
相指逮將逼其廬酷憂地裂矣心體本大鵬有
累怯如蟻誰令河伯君不自多多水

河上有丈人習水如抱子視身如虛空觀物比
駢指持念入平等會物為已矣丈人小吾儂吾
儂小蟻蟻能啗埤中海來晒吟秋水

江干精舍成寄貴鎮蔡敬齋中丞

詩鈔

卷之一

十四

懸車六十餘知非逾三載宿尚已無成老至復
誰悔素業卒不忘荒徑如有待田無故候瓜水
非客星瀨竭未締蘧蘧析塵引無外左肩據梧
琴右袂隱几籟如何同心人遠隔竹郎凱王事
有經營懶若僕時邁德音發尺書慰我沱江隈
蛩蛩聞谷響止止息群駭我思作報章因風寄
蒼靄慙無一言要以中衆理解

晨晴穫稻園田和陶作

粗涉衛生書引我遺世端世寧可遺哉曠墮心

匪安人生業有常俯仰得大觀鳥出求飲啄
暮依林還田家急春播望穫速霜寒物各歷日
養我勞曷辭難古未達生人足已無外干不
負未翁時有孺子顏但滿園中林毋耽松下關
勸矣拾秉侶當憂零雨嘆

詩錄

卷之二

十五

集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一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松桂篇贈潘萬渠憲副

南山有松松有枝夫君愛才如子期北山有桂
桂不蠹今我思君新結束江東萍實大如斗剖
而食之名不朽三尺水底照錦毛不若千仞雲
中苞食梅得酸食茶苦塗上行人可為禹臨別
贈君雙寶刀平居莫示五陵豪可恨別君太草
草雖有緒言向誰道別時楊柳盡凋枯未攀松
桂先踟躕

詩錄

卷之二

一

集

贈彭生之官嶺表

君家瀟湘上日玩重華文手携斑竹管目送蒼
梧雲竭來出身思奉主相逢貽我以芳荏別君
一年不改操恰似小山叢桂樹桂樹何團團炎
州白皓皓過嶺酌貪泉方知爾懷抱胃中磊砢
君自期一官嶺外寧相宜會須報政來京國預
使衡陽一鴈知

眉山歌

予辛丑之春遊大我到京語諸人
其勝有勸予作歌者歌作于秋之

秒

白帝昔稟鴻濛匠鑄錯江山排罔象赤髓溶成
巴字流青稜幻出峨眉狀峨眉兩片翠浮空日
月跳轉成雙瞳美人西倚映碧落崑崙東向懸
青銅嘉陵黛色何窈窕暮雨朝雲青未了力士
空埋王冶魂王孫暗轉琴心調可憐烟靄下汀
州望望行人芳意留香象渡河春泯泯碧難啼
曉思悠悠歸來悵恨高堂趾不顧封侯願遊此
錦繡洪都美畫圖神明壯宅嗟疑似憶昨路遙
捷為中塞裳遙指白雲峰蟠霄拓地開南紀鼉
吼鯨訇追巨踪此山疑有真靈住此地遙疑接
玄圃天上年年種白榆人間歲歲飛紅雨白榆
紅雨異凡仙放光臺上一茫然百千萬劫僅彈
指七十二君皆比有雪嶺星橋何小小銅梁王
壘何眇眇西拈優鉢影團圓東釣珊瑚光杲杲
蒼顏灝然有誰同羞落裏王一夢中塵心祇會
題紅葉素業先須訪赤松白龍吐霧成海水青
鳥銜花供寸母我來踏遍八十四盤飛雪之奇

蹤一洗靈山少年耻長卿多病在臨邛傾心縹
緲玉芙蓉抽毫擬作大人賦折簡應召無是公

仰宸樓

為張陽峯閣老作樓名
鄂黃山尚書所題也

君不見荆南作賦千年事胡為高樓眼中起茲
樓可望不可登巫雲夢雨相憑陵崔嵬定業歷
江上勢如鯢化之飛鵬使楚大夫授簡服膺安
能提筆寫干雲倒影之凌兢山中尚書來曳履
大筆如椽表樓宇樓中主人侍紫宸仰宸之
名輝千春輝千春侍明君明君賜有光回碧
落之金文瑤光御氣通氛氲胄子青衿羨稽古
王孫綠草嗟離群倂南荆之弘敞兮動仰宸之
新作背九疑之巖敷掛七星於高閣龍飛漢水
握乾符鳳翥南山舞韶樂君臣際會信有時江
南八詠之作胡為斯堪憐乎西北之樓纖綺黃
中宵佇望河無梁

陽峯歌

君不見江上陽峯拔地起氣吞夢澤八百里朱
鳥鼓翼棲其巔得號陽峯亦因此或云黃帝鑄

鼎於君山丹砂飛入太清間七十二處藏靈藥
陽丹一粒封巔峴題之白玉城守以朱陵仙靈
光下照三千秋洞庭不敢生波瀾武昌市中吹
笛謳忽騎黃鶴來遨遊畫登樓以窺望夜憑鶴
而潛偷朱陵老仙叱之去令人搥碎黃鶴樓至
今大別孤山鎖東宇茫茫欲過長江流陽峯定
何似秀色滿清眊楚王昔遊雲夢時陽峯半入
烟霞裏徒聞陽峯名但得陽臺爾至今雲雨暗
西來百道流泉滌蒙汜我歌陽峯山靈異不可

詩鈔

卷之二

四

五

言下生大賢人世輔軒轅孫手扶日月行黃道
大明麗天光不老要待朱鳥威蕤韶舞成歸餌
峯頭黍珠好

送胡侍御督學金陵

代作

秋風吹人顏色老捲藿飛蓬何草草聞君黃紙
下滄洲白日擁送都門道酒酣中激歌浩歌群
吏圍東如君何自此吳燕兩相望空見海雲生
白波

賦得鳳凰臺送胡侍御之南京督學

求豺狼要跨高臺羅鳳凰鳳凰雖去臺猶在臺
下澄江流不改夜來一匹氣如虹散作人文生
五米真人昔起臺之東從游盡是文章雄一鳴
一和調律呂宛如截竹崑崙中醴泉作漿琅玕
飯鳳凰歸來歲非晚臺前瑤草生碧滋江上瓊
花尚堪攀看君騎馬下楊州登臺思撫鳳凰遊
休嘆王風委蔓草要令得士如西周君不見周
家舊京在豐鎬丹山九子興周道爾從綏嶺王
笙吹徒令後世思鳴鳥

詩鈔

卷之二

五

五

元旦夜喜雪歌

御階走馬爭鳴珂侍臣早識天顏和朝回休
沐無一事拂舞但作陽春歌陽春歌罷望高臺
白雪霏霏如落梅初時點綴羅衣濕半夜依稀
玉帳開醉後一聲天宇徹傍人稱是歌白雪梁
客園中漫凍生郢人江上空愁絕我皇是時
居法宮齊心正歌迴天功剪瓊忽滿迎春勝
玉偏隨解凍風太平有象今如此周家黃竹胡

為耳萬歲山前積漸高太乙池中吹不起積素
凝華恍曙暉明朝猶得映朝衣未期向夕金蓮
燭賸借瑤光策馬歸

登崇文城樓同孫季泉王槐堃蔡子木作
燕京六月暑未過歐蒸逼人奈熱何陵晨折柳
贈行處越友登樓時作歌登樓望遠遠不見千
里浮雲起當面萬戶簾櫳雜管絃九衢車馬馳
雷電雄圖壯觀常如此紫塞滄溟相峙峙太液
波寒闕兩鱗閭門星送觀風使吹來何處大王
詩
卷之二
六

風圓扇欲掛樓之東談心三子悟上乘極目一
鳥迷長空中仙樂嘈嘈鳴疑是群仙朝玉京
徒聞弱水難徑度使我遙望冀心驚心驚情聊
醉酒蔡郎新自會稽來梁君五噫今安否

賦得孫伯泉所畫墨菊贈蔡子木歸吳中
誰畫墨菊孫伯子坐令炎熱生寒姿烟中倍蕾
不知數霜外歲幾三四枝往喜與公圖醉菊酣
暢秋容滿華屋今番拈墨始入神越女清溪寒
濯足素光蕩漾揚氛氲絕世獨立非前聞中郎

正向吳中去但捲名花持贈君

送眉山高進士令龍西

峨眉山頭半輪月照子著書初結髮竭來射策
乘青雲新月一眉常伴君我踏眉山太古雪月
下逢君解羅襪君今試邑入秦中把酒共月燕
堊東談山動君與指月贈君行試引隴頭水拭
拂水中萍水中明月夜天末故人情

送汪子

燕雀困短羽黃鵠矯勁翮勁翮摩南雲下作金
陵客金陵宮闕何嵯峨鼎中龍去空江波我有
白淚湛如水欲洒遺弓者難似

望陵臺

光餘古主城南臨望陵臺流水盛臺急野火上
枯芳回回旋花風吹水水欲凍絲絲落梅雪颭
火火將滅日暮停車風雪中颯颯回看飛轉蓬
望來迷却漳河道遙想當時千里草

嘯臺歌贈別劉給諫

便車十日離金馬暮過岩岩嘯臺下空泉如聞

鸞鳳音途中不遇猖狂者阮生猖狂真可哀半
癡半點誰能裁千言萬論盡聒耳獨憑一肅明
其懷開懷問孫公孫公益龍鍾熟視元不語

水澄英風吾能會其意拂衣下山去孫公送阮
生一嘯抗自舉吁嗟孫阮自心期淒涼此意無
人知可憐千載不相待只今惟有高臺在雲邊
影落蘇門山草際烟浮百泉瀨與君相別在新
春君去遊梁我入秦洛中名士如相問今作區
區青眼人

詩餘

卷之二

八

補

送焦令之太原

匡山讀書爾何苦直欲乘時報 明主陰符百
字暗中箋渾脫千金醉時舞本期述文兼著勳
那堪作吏向河汾會須密宰知民隱莫學梅君
厭世氛

燈夕洛陽宵行至新安

洛陽昔當全盛時能使遊人花下迷萍客相逢
重意氣華年初換惜佳期葉生堦下數方滿鏡
飛天上光全現都來一夕落梅風吹成千處張

燈宴綺匣人人把劍看瑤編戶戶采詩傳星從
浮蟻波中轉斗傍游龍火裏旋此時匪但冶遊
子安知不是郭與李可憐勝事如飄塵蕩盡流
風是伊水伊水有驛驛有樓何人今夜鷓鴣寒
新安城頭急管行人下車月猶滿

渡河謠

渡黃河兮泛金沙在中流兮忽思家年光一逝
如斯水君聽篴篴之所嗟

澠池會盟堂

詩餘

卷之二

九

補

天孤夜射青麟死天下諸侯愛牛耳完壁城邊
走趙人擊缶臺畔聞秦聲池中夜浸一片月年
年草綠春風發猛將韃腰取豹韜牧童扣角來
狐窟

魏公草堂

有才不到青雲前無心常傍白雲邊白雲青雲
若流水魏公草堂今在此嵐空烟斷鳥飛遲雲
裏溪寒客路迷庭前忽見幽香草揚袂臨風折
一枝

桃林驛

周王渡河得天下奔牛盡放桃林野王曆傳家
六百春柱下老臣西入秦青牛一隻渡關去桃
葉桃花空水濱

春日遊華山

望華山迢迢千仞不可攀青蓮削玉浮雲外白
雪堆藍翠靄間翠靄浮雲度飛鳥黃塵青鏡春
風曉銀甲彈華芳草傍金槽壓酒垂楊道垂楊
近拂枝芳草遠生滋夢登天姥為金粟醒入西

詩

卷之二

十

詩

山採玉芝王芝玉女洗頭邊金粟金仙印掌前
人從槎上新浮去舟載瀛東竟未旋雲臺曩曩
綠蘿裏中有一人談不死花外紅泉度晉人松
間華髮為秦語晉人秦語幾恬宣萬壑千崖若
睡魂龍爭虎鬪無窮恨狗盜鷄鳴不足言雲歸
廢時如流水塵起巖關一千里觸樓臺上蝴蝶
飛靡蕪澗底鶯鶯起乍聞歌動雉朝飛同遊數
子立斜暉待予暫解邯鄲急黃鵠騎來住翠微
遊華山至華州夜飲王太史草堂醉中留

別

昨日遊華山烟霞濕我衣今日到城郭人傳丁
令威城中十萬戶獨數郭汾陽新從破虜還裂
土封為王藍面堂中坐相公美人驅出依花叢
何不喚來為我歌春風歌春風飲秋露我今醉
臥依花樹夢中疑是渭城詞耳邊又似梁州曲
葉未綠花未開但將急管為予催春風一去生
白髮使人難上青陵臺須臾酒醒予亦起王子
見予笑不止此是青蓮太史家那成白羽封侯

詩

卷之三

十一

詩

里太史城隅坐草堂青槐翠竹儼成行鸞群夜
寫黃庭字鹿柴朝題明月章魏魏華岳今如此
太史胸中亦當爾王子嫌予醒者言把酒再勸
醉歌死飲君酒後誦君詩朗如白玉臨青墀
天子待女書萬世之是非故山淹息將奚為握
蘭東壁侶楚楚遙相思待予即返關山轡為取
風流一賦之

紫音多

薦福寺贈別趙中丞

長安春雪落片片薦福寺中設高宴出城淡淡

風飄衣入戶盈盈香繞殿塔上題名知幾千春
風幾度酒杯前平頭奴子吹急管流塵未動腸
先斷復有古栢三四株舊物獨取神明扶客來
此處駐征馬何如折柳灞陵下灞水遶水皆放
流行入立在曲江頭行人欲去主人起主人但
使行人留主人重客若千金意氣不數平原君
幕中定足敢死士看他塞上除妖氛

臨洮院後半壁古城歌

君不見秦城萬里如遊龍首接洮河尾遶海三
堵龍頭勢隱轉至今不共山河改何時山外起
新陣圍繞古城當戶楣相逢若識桃源叟應憶
當時征戍兒

臨洮院後較射亭放歌行

東風吹泉作酒香洮水射河河水黃落日正掛
崑崙傍手彎勁羽欺垂楊借君廐上三飛騎葱
海蹴踏蒲萄漿黃鵠高高摩蒼蒼彈來一曲堪
斷腸有女肯嫁烏孫王

李劉二廣文載酒訪子西岳祠中

二生皆鄉人

蕙草風吹井桃蹊車載酒訪林臯成都故人
倦遊邀作使王門新解絛草玄未畢空二毛三
月臥病鄉夢勞亭亭華陰縣與子常相見嚶嚶
正相求况復在高樓仙人掌上雲怒流不須懷
古徒增憂攬君翠袖為君飲明月彎彎青海頭
緩帶雲山歌書華山寓居道院

作客不知花鳥闌臨風緩帶住雲山瀑布流前
濯纓罷禮星巖上振衣還束帶中朝陪墨卿十
年虛負雲山情娟娟嶺畔新月出始照幽人谷
口行野鹿呦呦走逐逐山鳥綿蠻斷還續揮鞭
長樂落花前何如緩帶雲山宿一年三秀待君
來五粒松花落滿臺江邊老去陶元亮日下誰
召褚彥回雲中孺子動雲教雲山寂歷生雲濤
五陵烟雨空碧落三輔繁華哀舊豪入山先解
故牛皮鼠臂蟲肝奚爾為看子從此拂衣去知
君後日重相思

沔縣武侯祠

定軍山前逢故老百年誰識荒山道
月騁結蓋

重問津一來弔古一傷神時平不動蛟龍氣野
曠空令鳥鵲馴白馬綸巾墮清漢星光夜入銀
河爛玉立烏橋一羽毛締觀塵世如秋毫向時
聚沙聊戲劇今古悠悠俱辟易玄菟長護戰旗
殘山鬼深藏馬行聽襄陽者舊盡彫殘蔡水東
流不忍觀椒漿若下雲中真應記從軍舊鄉懸
雙兩卷雲滿笛風三聲猿落鬱林東蒼涼薄暮
無所見造想當時龐德公

寶雞縣阻水遇白楊隱者

詩餘

卷之十

古

七

行旌未度大散關
搖鞭先指礐溪山
鳥鼠山中
雨如瀉
王雞河上停征馬
王雞飛去已千年
流光又送金台仙
山河城郭只如此
白楊逸人重
洗耳逸人本是英雄
姿夢中猶記驅胡兒
遇人已投垂芒字
對客惟談出塵事
相逢即贈飛英
丹欲謝時人去不還
莫作城邊一黃石
使我佇
望空躋攀

力士怨

青銅冢黃金牛香骨銷魂盡西陵王氣收水悠

悠東西流蜀絃啞三千秋杜鵑之血如守宮
年年淚灑青林中

雲中太守歌

為孟津陸載題

雲中太守何翩翩歸來但歸落
花眠落花墮臨
孟津口白坪蒼波稱釣叟門前車馬又紛紛此
翁惟視南天雲雲裏高臺已如掃風前咤苑徒
空聞空聞金埒隨山溜復道豐阡成野塚已令
機鶴調中悲不放斯焚草頭走洛中勝事先自
知塞上風煙那復為冷泉洗竹離披長蛇與檀

詩餘

卷之十

七

郎寫楚辭

孟津楊氏慶雲草堂

草堂主人最孤早河汾尋墳愁絕倒輪囷抱日
流五雲氛氲指墓驚三老雲今散作百花然主
人築堂百花前中唐太史鐫銘去高閣文卿作
賦還春風吹花照空碧書錦鋪雲承履舄誰言
貧賤阻歡娛翻遣哀榮說今昔昔年主人侍明
光今提一旅蒼梧傍我來却值春風後山雨橫
舟孟津口主人有子如仲容七絃邀客歡相逢

草堂聽徹卿雲調醉看南山六六峯

馮山吊張魏公父子墓

慷慨嘗談紹興事魏公壯歲伸臣義宣公講道四十時萬馬之群出良驥吁嗟滅敵老英雄復見法筵龍象空故鄉虛掛紫巖月大為老樹號悲風歎段尋墳撥草者正爾公鄉後來也嘯咤墜儒幾誤公抗志當年氣難下故逐今為楚澤臣舊墟惻愴如有神公家父子應相笑亦是東西南北人

詩

卷之二

七

集

仙眠洲雜詠和李太守匯湖

澄水悠悠春草生洲前一枝蘭獨明幽香不共水東逝未遇王孫空自清如愁塞北離鴻影似避湘南早鵲聲翠被老仙來鄂渚月中眠抱不勝情

望紫栢山

紫栢山前車馬道道上紅塵滅飛鳥塵裏行人不知老竭來幾度懷山好年少懷山心不了年老懷山悔不蚤君不見京洛紅塵多更深英雄

著地皆平沉

紫栢山僧堂次前韻

關分黑白龍江道紫栢亭亭宿雙鳥山中逃名入未老燒畝汲泉身健好壯年來遊自謂了老至生憎脫筒早君不見趙州之樹枝葉深堂前草長消檀沉

飛仙閣次韻

飛仙閣上玄珠侶千佛崖前色宇水夜來取水滌玄珠劍舞幽關鶴鳴壘我家本是素虛人青鞋初試黎杖春振衣忽到凌風館不傍桃花空問津

宿土室

幽人三徑秋山暮諸子携琴夜來宿有書欲寄天涯人賓鴻寥唳歸何處

謝侍御喜揚升菴寄贈棋勢索予題詩

禹同滯史闢智書萬里注寄東山初鴈度瀟江看一鳥烏栖栢府解維魚府中仙郎閒隱几暗覆千奇巧相似聊隨馬目逐斜行真成虎穴能

探子堂堂黃石夜傳來握機星斗羅昭回袖中
奇器心相許月下清樽誰共開清樽奇器霜寒
暑恍似山陰手談處賣卜城中父老文賭囊
上風流語保角依旁馬季真遺三將七漫頻伸
山中爛熳應相問遙想英雄老此身

送謝翁齋侍御回臺之作

春日春臺送飛鳥江草江花出香陌夜來明月
樓上情城南錦字機中擲機中千縷鬱流黃相
思欲報明月章花神冷淡滄浪外劍氣縱橫北

詩餘

卷之二

七

斗傍憶昨相逢暮山道談兵擊筑皆傾倒別來
俯仰三得書襟期嘆息令人老奇才早聞道愛
君深護之買花澆酒蠶叢社買絲繡作青驄嘶
試君清路塵被我紫萸草新英搖風歲未央思
君滿月心長保

送呂生還中江

來從何來去何去江月山花留不住聖水崖前
夜送君一聲響徹良知曲

青門謳行

青門謳青門謳天上繁華絕轉頭青門樂青門
樂園中瓜熟無人奪或賣卜於成都之市或牧
羊于金華之山座間老易誰同叅青蓮太史揮
毫拈

江上三峯謠

白龍天矯蛟鱗薄熬呿夜掣東溟若海上僊人
醉露桃夢月三點嵐光落珊瑚支拄魚眼紅皺
波響挽泐瀉風琅縹鳥藏翠寒滴鶴翎灑影青
園中嵌空倒鏡扶桑戶錦扈斯春香玉荏石上
曹孫開竹書菱花飄入晴空雨曾孫釣海深濡
蹀嘆世酸眸葉黃籛書中伯王術不朽回首綸
竿繫左肘

內江城西聖泉歌

諸子餞于于此

石髮拂欄檻幽澤龍子夢天忍鄒質金沙腴
必靈古玉輪碾波山鬼叱鐵絃彈空響劈劈寫
入媧皇補天瑟芭娘提携奠屈膝渴雲纏楓叫
霜鷗石燕和春化為飢殘珠噴盈咽如失誰牽
舳艫載湖光倒取麴缸看翠峯

南津公館

南津嘔亞聞秋語濕簾黃焦掩幽處關門夜開
稻花香爛河曉洗流雲杼蘆笙含風滿簾花出
門葭莢田麻麻嬌猩葉舞一蝶墮似惜清翹浣
沙餓

成都楊子雲洗墨池

黑鱗拔浪遊奇門靈鳥下掃腸泔痕幽蚪吐水
沉古影武擔山風珮珊冷魂迷瘴雨芙蓉濕侯
芭噴腔三斗汁黃金蹴地吹作灰商鬼蒿城淚
花澀

夜飲郭宅分韻得寂字

土龍填湖小波寂星收闌聲光歷歷白鳥睡驚
柝寒滴葛輕公子巧中的蕉葉洗襟盈浙瀝青
亭哇中坐東督城上割風學吹笛

城東丹華洞同諸子及諸弟各作

翠丁貯密蔭綵江浩長春芝田壤飛火蓬游程
生人銀濤風櫺白乳馱空山輶輶土花破洞中
琢玉鐫仙郎夢入青城色仍餓溜蒸五芝夜添

耳鳴背乘風摘山髓羊求之酒愛李詩摩畫清
塵氣橫紫

長山館中讀白樂天長歌行有作同梅生
及仲通弟

長山山上香山詩我來醉酒長歌之歌長酒醉
眼迷離吐出狂言君莫疑香山老子曾學道四
十七時未臻妙功名富貴是底物坐向青山羨
年少縱令年少富貴多太山毫毛添幾何景公
老死千駟下何如二子西山披男兒要當出有

益不然南山霧亦得終不似前作碌碌將人家
國付一擲顏生得道身方老不比流光空草草
一彈指萬八千年烏用長繩繫蒼髮歸來南昌
仙尉孫阿雲叔度明乾坤同予翻却白家案為
爾傾倒吳公樽

昔遊篇代作送人
歸關中

請君暫停蜀國絃聽我薄陳昔遊篇昔遊從何
起乃自長安里長安麗藻使人迷中元上已烟
花齊紫絲五尺控青蹄落英半踏成香泥朝望

青門道暮籍霸陵草鴈塔風生桃葉開龍湫雨
過蒲花老合歡樹底連袂歌五色瓜田納履過
玄閣悲懷老將至靈臺夕宿夜如何少年感嘆
東流水長安繁盛竟如此摩娑古經幾片石日
夕遙天望君子此時與子俱婉孌隔巷相聞不
相見即今離別重相求使人太息追舊遊舊遊
不可說搖落不堪折玉壺酒冷岸雲低獨抱秦
箏與君別

題江城贈別卷二首

詩鈔

卷之二

廿二

同二

王孫谷中春草綠檀郎下馬壺頭宿玉壘山前
北鴈飛白皆少年青騎歸鞭遙指五雲樹迢
迢路遠題橋處買得機中一片雲錦心三結持
贈君

龍吟一聲山月白江城十月送歸客枇杷花飛
琥珀滿千里青蘋強射眼石犀水冷錦盤嬌龍
脂鶴筋吹不燃郎君瘦腸幸勿吐浩歌南山吹
作土

青泉歌

馬游長
史作

山中有泉人不識一泓深貯青銅色青銅照膽
動人嗔此泉照影清人神下有白沙數里留鳥
跡上掛枯松千尺飛龍鱗光涵本無像虛凝不
作浪百年淡泊委平夷萬峯寂歷誰搖蕩靈源
本自出岷山別通一竅涵自然王孫識之自何
年不與當世王公傳舍之薄遊今來還嗚呼山
東河北多汨汨驪山太溫徒太辱王孫倦遊春
草綠歸來結廬伴泉住

白坪歌

馬高方
伯作

詩鈔

卷之二

廿二

同二

青坂赤城雖有名請君聽予歌白坪白坪杳何
許乃在資江之陽樺樹之里群山矗矗中藏此
造之類白其平如砥壘壁星迴俯偃旗梧桐枝
散團生子青鳥老人始相示百年多士從茲起
中有一人髯且長口誦六經過鄭王已收諸印
懸左肘復揀疎梅清北堂我從主人坪上宿面
面烟花江淨綠漢家暫免平將軍猶抱靈文夜
中讀君不見太玄白首墨為池挑歌抱膝隆中
時丈夫出處各有意竭來因作白坪詩

枝江名宦歌 為高太尹作

君不見荊州蕭蕭白楊老古墓累累覆荒草不知何代侯王墳姓名已沒車馬道又不見百里洲前走辦香兒童父老知高郎高郎宦就空歸去只留名配羊襄陽高君年今七十數紅顏雖變心猶古作官不愛金滿囊感人能令淚如雨吾聞成都富人載金錢求名夜扣墨池邊子雲但掩法言臥天荒地老無由傳

題錦江別意卷送李侍御

詩鈔

卷之二

十四

四山

諸葛壇前柏府深秋風絃管別離音井中結字箋千幅機上抒文錦一尋兒男已遂澄清志心懸承明難久次來驚天上驄馬郎去攀日下皇華使玉壘銅梁蘸碧波杯前萬里奈君何他年問俗能軒至見此卷阿一矢歌

送霧中山僧

霧山中有雲寮子楊枝幾滴西江水為讀頂輪一字經勘破玄文六千紙相逢落落與騰騰後來蹴踏誰能禁會有人間習鑿齒應識僧中支

道林

重陽惠酒歌 為縣令王君作

江州好事已名高今我之遇尤其豪只緣往會曾聽法莫訝相逢即定交頃來一見一傾倒立談五車雄未了濠梁閑指逝遊魚樓下鉅鋒落飛鳥憶在西清章易初君守御史何軒渠人忌親年丁有尾徐觀楚澤包無魚袖中短長二三策臨風掛向南箕側雞鳴風雨亦皆皆猿肅三聲入蜀來一劍欲施盤錯處百靈應護豫章材

詩鈔

卷之二

十五

四山

九日蕪葭水一方懷予送酒渡滄浪鴈啄蘆花依錦水鷄啣松子落華廂垂老歸來思避俗圃田新卜無高築抱得醺樽不即開檢點奇書與佳菊任達我無元亮真君才十倍江州人暫停秉燭霞談塵為阻維摩示疾身道人示疾心不異擊鼓吹螺皆法事三徑那由得就荒九秋雲物脫清光待予蒸取半升鐺中一粒粟與子撥英醉酒無弦琴上操羲皇 項余傷秋懷義近時落莫動經吟之思因有惠酒之作王君同道黃岡人為御史有名矣已而落去困不從官而留

心民事若饑渴之于飲食其治內江風力健矣
予所睹察心甚重之故能收其美而諒之淡節
後聲辭情薦矣寓入君筭中示四方士
知予于王君頗自賞後其亦有感也乎

和葛仙翁箕筆二首

附箕筆云先後二天

外假千里置風車道遠方寸乾坤任上下
纖弄泥丸運河車袖亦火候同陶治丹成
無處不神通方悟藥爐在易也樂考繁
弓矢弗曰卧雲及露依林樾幻身已作端
頭萍潭性應如潭中月都將世態付不聞
只弄玄珠猶未歇碎袖破裘足生涯從來
天地有陰關

寒山拾得何為者哆哆和和同弄假直上天台

坐磐石不乘佛車上中下有時獨啞三界輪或

詩鈔

卷之二

廿六

周山

罵聖僧小陶冶豐干饒舌傳世知此是大心凡
夫也

太上教我豈不曰上士不必棲林樾幻身悟得

即法身水中月是天上月剎剎塵塵無不入煩

惱菩提皆了歇誰將予詩老禿屑要和寥天高

宮闕

嘉瓜詩酬姚掌石

仙人騎鳳飛彩霞月中來玩東陵瓜
承露華徘徊因遣雙丹砂化作同華駢開花結

為竝蒂雙垂長就刺刺凌風又夫夫頃刻成
雲葩明晨園丁駭且誇摘獻紫閣仙郎家仙郎
貽我嘗其嘉我聞仙人之丹搏治二氣陰陽牙
粉提刀圭細無壚和以玉液黍米些中藏萬有
賒無涯根莖節苞枝葉花果實希種還復芽一
粒之量崑崙奢百億三昧非有如此小遊戲驚
群麻安得遂巡酒一蝸鳴瓜醉轉紫河車

戎平行并序

序曰聖人作而西戎敘乃自古記之矣夜

詩鈔

卷之二

廿七

周二

郎牂牁健為越焉諸郡沅澧瀘江青衣之
所包絡戎雜居之率服荒忽雖同覆育之
中未正賓臣之分而最稠薑頑梗煩有司
之鑠則則都蠻其尤矣按地志都蠻在敘
郡六縣之界卯育蕃久喜殺讐我民惡稔
不宥語具蜀臣奏疏頃都御史曾公奉
旨討罪平之以其地為治於是諸戎警戢
北逮羌狄南聯徭獠無不震懾非所謂聖
人作而西戎敘者乎曾公於上服曆之

初率先拓地稱能臣矣客有謂予曰平蠻之功豈不壯哉夫自漢檄開健之諭逮宋亦著誓蠻之作千餘年間傷警未寧豈不由此醜類未盡之故哉聞之宣德時合六縣衆一大創入而平寧者數十歲嘉靖以來耳目親記師行指壘而返以安輯報者又兩舉矣在綜核家俱當負失利之罰而邑井騷削廩虛伍缺卒無任其責者豈不可憾哉

詩鈔

卷之二

廿八

四

呈上承御 冲霄凝命方隅之臣皆顙顙精白仰咨 成命而西川之功尤為表著者由公知道又復知兵也夫是役也以圍克書乃兵家勞師之忌而動不踰時役不再舉境內寧謐師中暇整宣捷普 恩謹動朝野皆盛德事更舊臣也宜為之頌予應曰頌乃以功德告於神明此有位者事非予可代客又曰叟當為碑應曰碑或出上與又復庶尹官正下逮童叟聯儷屬意乃

俾中郎北海之倫執簡抒辭耳事尚悠悠亦非予可獨任也無已則予史官也採詩史職也其為風人之辭乎乃作戎平行六百餘言小序曰夫戎平行者賦開府曾公靖我邦土也音辭跌宕文近爾雅參軍供奉之駕雖未遽方而任華劉乂之鞭可驅祇役間序富順今途中制蠻之計事出實錄文不加點可謂奇之又奇公之成功兆決於斯乎三川葩藻洪筆之士欲歌贊公

詩鈔

卷之二

廿九

美有不與予同聲者乎客讀罷喜謝曰壯哉叟之為詩也夫頌在斯矣夫碑在斯矣夫聖治昌徽戒羗戎底平四海寧萬曆改元未踰年西戎亂者曰都蠻明年受鉞都御史曾公楚材生 帝里風陵霜額額岳岳徂暑專征類諸葛九謀五間一日作都蠻聞之膽先落膽已落猶聚謀九絲凌霄堅莫愁糧糗足備三年求他山之石皆貌貅劉郭之旅溪浩霧毒難淹留言未畢大兵至山下火響千霹靂拳險燒積網羅

迷空中忽起九雲梯天兵真從天上来鳥雲龍
虎何雄哉鴈陽秋蠻人憂月之望凌霄上月之
晦九絲潰掃除鐵城如拉枯弋取霍阿如匹雛
提挾二將同平吳捷書飛報端門廬 皇情悅
豫 兩宮愉宣捷 廟告羣卿趨 皇帝萬壽
同竟符克國五十先渠胥臣勞 君逸為唐虞
賚 恩自天公偃軀微臣報 國敢此需墾田
拓地千里租棘荆楮成禮禮萬家煙火坤之
隅蠻平待公來何遲噫蠻蠻平待公來何遲再
詩鈔 卷之十 手
說英豪出有時上客為予立斯須已未大工索
材旁午公令富順受約大府率卒數百深入山
阻遇蠻劫縣咆哮如堵殺人剖肝折屋以煮公
曰且止予以計取令卒垂手各偃其斧乍出乍
沒散入岷岷賊疑兵壓又恐伏拒倉皇乞降斷
頭千簞花劍未怒關馬未舞二豎之首已落如
杵公笑啞啞棄置草莽天人合發殺機先露去
十五稔來壑其土前已周郎今更尚父神機鬼
藏陰符道母公來討蠻滅不待卜不待卜神告

亡園中有物憑枯楊美要眇兮稱雲郎自云祖
是諸葛遺青羌邇來千五百歲擊葛之鼓臨疆
場諸侯竹立者敢窺垣一方奈何不戢烏能獲
爾不聞今之開府奇才十倍眈龍翥鳳誰能當
三千幕客皆干將佩干將騎驃耳彼都人士何
方予一身五用穿雲度水袖中三式吞予壘枯
楊忽倒神已逝神既逝弓賊如殪賊如殪弓石
不厲石不厲鼓聲死腥風飄蕭吹楊起夜半無
人問山鬼嗚呼天生天殺聖無知英豪樹之信
詩鈔 卷之十 世
有期賦公以才安所施特勞勇智來率師恭承
我 皇三無私動合天道真男兒誰作頌德陳
功詩老夫但採風人遺要使三川史祝竹枝巴
俚世世同歌思
送學訓楊南泉陞合水諭
向來載酒挈清芬樂隱雲林幾共君君今捨我
欲何去慶陽城月野涇雲秦蜀遙遙數千里仕
路勞勞憶君子今年人日渭城詞明年人日河
梁語垂老多情重別離憐君素絲幾牽衣當塗

若有予知已為報山公穀好推

元旦長祥歌贈陳縣尹敬菴

仙人掌玉女峯終南太乙蓮花東生男落地成
英雄酌桂酒斟椒漿旦之元發長祥岳靈唱恭
風浪浪太丘之家生元方廣額博吻鼻高昂英
物自是神所將忽忽二十膚革強腹中有書三
千卷時清不製三尺劍郭李勲名欲卜隣西河
獨守文章緣幸值 皇家結網密鳳麟欲藏藏
不疾邇來試吏隨風塵孜孜道化先刑律衆芳
請鈔
卷之二
已喜無鷄鳴循良自有朱輪薦結交義重霍南
金相期用比黃流瓚昨宵燎爆圍衆賓今旦椒
花媚紫宸樂方齊作求娛君惟待老夫詩句新
老夫雖劣氣勃勃如立太華青碑兀橫眺山陽
美人屋碧落一聲清徹骨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賦得天寧寺塔贈別胡青岩提學

聚沙初果日散寶勝因年孤高疑湧地測候詭
中天鴈陣衝常斷雲梯望莫肩成都修石笋相
峙阻山川

送劉令之益陽

仙令下南郭高情仍北山祇因懷素業不及養
朱顏杜若湘娥浦桃花漁父灣倘遇浮丘伯應

請鈔

卷之三

一

乘雙鳥還

送周令之寧鄉

星沙望郎吏彼美戴星行共此芳菲日相看離
別情繞朝空策贈宓子但琴鳴願及安黎庶三
苗不用兵

送陰令之汝陽

陰鏗渡河上垂瓠草青青伴月臨淮楚隨星入
朗陵家留高士榻邑閑督郵亭到日稱三善方
奇擅一經

送龔令之泌陽

泌水遶城清風烟楚鄧平為乘雙鳥去但用七絃鳴地帶龍岡迥花搖騎路晴還將渤海政持以答休明

送鍾令之洋縣

漢戍鬱蒼蒼關門漢水傍乘鳥君欲渡解珮若為將薇蕨風霜古桑麻雨露長從今德星徹夜夜華山陽

送朱掌教之衡山

詩鈔

卷之三

二

黃

北客動羈思天清鴻羽高送爾遊南嶽看子戴二毛卑棲聊借穩風磴莫辭勞何日凌虛館青鸞破海濤

送冉侍御自按蜀調官南都

回輶驚蜀道掛席悵南征朔雪欲臺望春濤泊岸情榜人牽海月津吏抱江萍縹緲浮槎興何須負弩迎

和孫伯泉喜諸子秋夜過訪

月出照滄浪聯鑣下建章經過似任俠結束訪

孫郎露濕烏帝樹烟飄雞舌香何人鳳城側獨宿夜方長

壽任給諫母

年年禁垣側密戶壽筵開青鳥傳花幙南鴻轉菊杯懷深嶧山宅寵照薊門臺季子歌懽夕爛整星迴

宿大峨峰初喜亭

小憇臨初喜春光落半途饑僧雲外卧老枿雪中枯共守燒山火平分煮茗爐偶然無寐倦達曙想黃虞

詩鈔

卷之三

王

李

宿大峨峰頂

平生懷隱約寤寐想南圖此日登臨壯春風興不孤諸天銀色界萬里玉光鋪疑有仙人到相隨種白榆

大息大峨峰巍巍獨擅雄誰騎六牙象來坐七天中雪壓巫廬瘴山吹于闐風凌晨觀日出極目海雲東

題大峨山仙人橋

仙人騎白鹿眇眇王津橋雲杵凌雙羽霓旌擁
二姚光通天竺近虹落石城遙揮手辭塵土無
心作隱招

題瀘陽萬晉安竹舍

聞君水作部安得竹為房植檻清風至鳴琴淑
氣香空山抱朴子東閣尚書郎偃蹇非能傲逡
巡不可當

題蟠龍洞天

寶珠峯際月夜夜照空山仙子去不返白雲常

詩鈔

卷之三

四

李商

往還為成天上藥故閑海中關冷落千鍾乳生
光墮野豳

華陰祠居東縣令

新作王門使來依茂宰居烟花松社履風雨竹
床書寂寂春將暮綿綿思有餘愁深仍向夕戶
影岳蓮虛

入蜀和仲通弟神宣驛書壁之作

楚狂去千載予亦入我眉一見壺中老空稱稷
下師青羊傳法肆白馬度經祠蠟屐雲山道風

流真在斯

漢水

盈盈一水流的的隔牽牛自度劉郎去誰憐神
女遊捐珠香草合拔劍老龍浮嘆息馳光逐驚
波會欲留

夏日同周令謁漢壽陵二首

載酒入滄浪荒陵古道傍野園河潤綠天帶夕
陰涼栢散前山麝芝蒸後夜光同遊俱解劍不
敢掛長楊

詩鈔

卷之三

五十一

樂府

靈爽千年間河山四望開空餘帝座裏無復客
星來落日初蟬咽回風短竹哀徒令依大樹何
處望雲臺

贈周令二首

不擾槐陰市閑鳴花下琴看君孟津政似宰河
陽心雨露封山迥烟波古渡深何須上計日花
樹早成林

去以六月計暫將棲息同尊醪動河朔老易付
墻東共指雲間翼那能河上公可憐嵩少近終

願藉微風

和洛陽李君韻

洛陽李君聞予憇孟津乃作詩私以示其
壻上舍楊子予因得睹焉顧李君與予宿
昧平生而能相憐憶遂慨然和之以留
楊子蓋予感李君意而愧不足當也

聞君高卧處白雪掩緇塵獨著憐才語相貽慰
遠人青天開尺素錦浪渡遊鱗何日瞻羅襪臨
風遡洛神

詩鈔

卷之三

木

詩餘

長至日前陳虛峯要予同觀所製測晷處
自以病體力不任周旋而心顧敬恍欲去
遂成小詠

舊以書雲役能忘望極心天涯行避影歲宴坐
占陰聞子松為表窺儀線代針繫予送窮日懷
興履端尋

虛峰復予詩曰鴛補欲度針故予直戲之
驚嶺時聽法相隨析妙心根微趨下乘志劣受
中陰君握回陽管誰授輓芥針迷方如肯度不

向極南尋

虛峯慰予詩曰知君四海心故予自解朝
也

風昔秉微尚幾年江海心風波白日晚流落蒼
梧陰慚負匣中劍虛隨車上針重華去千載雲
樹杳難尋

至日病居同陳虛峰慕關之作_二

避地不足道朝天空爾心夢回休沐處腸斷越
江陰翳翳停機素星星補衲針徒餘方一帙旦

詩鈔

卷之三

七

夕肘邊尋

之子雲霄侶依然湖海心鳳元生瑞世鶴自戀
鳴陰晚徑暮苔色晨風枳棘針端居樓百尺夢
繞闌千尋

和陳西山冬至之作_二

八表開修景千官擁太常雞人催紫曙鳳管貯
青陽建禮聽鐘洽明光引佩長可憐留滯地寂
寞對馮唐

密室升陽色芳梅子夜心星杓轉雲漢詩律動

河陰毛氏雖藏穎蘭陵尚賦針興饒灰裏發句
可雪中尋

過孟津次先已酉韻

回御指滄浪吾家沱水傍
必芻香座穩平仲野
陰涼卜世傳關朗交隣託仲光
續經猶畏若無力賦長楊

灼艾靜居懷孫槐溪叅知

吾憶槐溪老迢迢隔水湄
關河唐帝渡風雨葛
仙祠銀市題詩館蓮池濯馬漪
清秋將物色有詩鈔

約莫愆期

和劉怡溪觀漲酬馬栗亭仲通弟示鼎兒

潦水勢爭下西林北渡偏已聞聲撼地猶畏浸
稽天舟楫非吾事江湖興獨憐東山丹室迥何
日抱琴眠

草綠東陵浦蓴肥西塞偏却逢清野漲又覩導
江天舟楫平安共魚龍戲劇憐絲綸看妙用鷗
鳥不驚眠

浮雲西北駛清瀆東南偏空裏雲成雨江中浪

拍天為霖霖已苦作楫楫堪憐
藜杖傍觀者歸來夜不眠

旭日開新漲清江滿舊偏
共思逢禹治仍喜遇堯天
驟長不得已自消還可憐
誰人七襄閤河轉不成眠

驟潦入平川山迴綠野偏
牛羊沐入括鵲驚濺
驚天麻蒯山娃嘆禾箕司
橋憐環城一以眺知君樓上眠

秋江帶潮急雲物亦增偏
鳬鵲遵飛渚魚鰕澆
潯天臨淵錦浪足振舸羽
風憐何事沙明處綸

竿尚獨眠

金陵送取經僧回蜀

洗鉢長干寺鳴榔一葦灣
經收唐藏譯歌學楚
狂還草綠金沙島雲開
石鏡山慈航偏易度豈
若世途艱

五言排律

遊峨山發嘉州

客路尋遊便春山雪未消
遠期觀曠闊近忍負

岩荒出郭醒遐想登舟觸靜超瞻休宵漢切朕
發水雲饒宿火雙筒井流沙獨木橋青鸞承御
健列缺導驅馳助我登高興翩翩入寂寥

周孟津席上贈別河陰縣博趙一卿

俱內江人

客舍重相遇流光已十年復從岐路別嘆息此
杯前樂自桐君錄書仍編史篇淹中方一卷河
上屬三鱣白馬津頭月蜚狐塞外天英雄空赤
羽塵世但青氍為訪周南滯言揮洛社鞭絃歌
逢地主筋力若壺仙共飲周郎宅同思聖水田

詩鈔

卷之三

十

詩

片雲懸落葉一鳥背離筵去後勞相憶鄉情倍
惘然

聖水內江地名

代書寄許少叅洛陽

避暑非避喧懷人興屢牽未辭朱紱去徒掃北
窓眠望望銅駝陌翩翩綺騎仙千年回首地一
乘照心禪予亦遊方外雄耳草太玄思君南郭
几重注北溪篇

思高峯寺丹華洞有作

在內江縣東

丹室開朱戶青蘿映葛巖仙人雞犬靜甦客嶠

城便石瀨吞園浦瓊芝長曲灣峨嵋開日觀雲
頂揭風幡予欲招三老彈琴山水間

洞近葛仙寺

灼艾靜居寄何克齋正郎

君辭佳麗地來補昔巢居予亦同方侶高懸合
軼車已指角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病紉
衣返太初忘形非避俗覲體即真如荷蒔種已
大杞苗耘正疏煙波用無盡棹笠僕有餘願附
玄真子扁舟縱所於

鼎兒迂飲數君子北舍予灼艾不渡詩代

詩鈔

卷之三

十

詩

勸酌共發哄堂

老初行樂便已覺病衰纏安得魚紋少如君鳳
羽鮮菓蔬供室媾尊鱸仰漁田淡薄鴈鳬警怒
懃難黍傳林塘歆避客河朔酒逢仙吸酥收荷
早簪花及地偏請申司禪令莫惜醉如綿

枕上貽徐子敬

英英徐子敬何日上楓宸劍俟鸞龍合家爭二
鳥貧滄江高浪駕午夜短燈筭駢閣音井稱列
煙辛苦勻對竹無知已慚予湖上隣

示鼎兒

鼎也汝知學吾家有義方入朝依節介處世據
謙光一語不輕發千人無敢當風前脚跟穩醉
後指痕僵薦為士書恒達愛人心不忘旁通醫卜
業餘力扣嚴楊

鼎也汝知學當齊物論差道無千載異言有百
家私罷黜胡能一沉潜捨若愚徒分天上蹟祇
泥井中窺墨翟要先覺楊朱亦導師吾言駟不
及寧免世人嗤

詩

卷之三

士

示台姪

台也汝知學應依文字通欲超形器外先慎語
言中析義方知義泥空匪達空孟莊翼孔老今
古開董蒙雄辨關千聖微言寄一宗洞庭張樂
處漁莫聽征鴻

示景兒

景乎汝勤學愛惜隙駒忙此日不再得千金難
與償胸中無副墨面上少晶光慈母憂遷宅嚴
君畏面牆一回研一段百段已成章苦矣城南

勸丁寧何可忘

贈圭洲弟

仲通避市喧住傍券溪泉塵卷三乘載房櫳一
榻懸携妻要代爨謝友不安絃性月光恒滿心
華覺最先定應龍鳳士折節拜床前龍鳳士鹿門中事也

因作鹿門詩附贈

龐老妙寰中晚棲襄水東鹿麋雙瀑共妻子一
犁同遠識留司馬深心拜卧龍宅平人謂苦擇
術我應工今日券溪上此道將無同券溪仲通之居也因

詩附贈

卷之三

士

至人司密券高士隱迴溪林卧觀無始壺天衆
有齊東西催各畔南北舉全提石兩龍關險橋
雙雀渡迷不識桑庚子誰尋畏壘栖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鏡光閣

梵閣長依禁閣雄
鏡光偏接水光融
水中大地涵灰劫
鏡裏諸天徹相空
高蹬象龍來蹴月
平衢車馬去從風
仙家別有吹笙處
瓊島雲橫繞貝宮

白雲觀

一丘長枕白雲邊
孤塔高懸紫陌前
到此心澄

詩餘 卷之四

李四

思出世何年
丹熟學登仙
花神幾度供鋪錦
榆影更番佐數錢
誰道暫經瀟灑地
絕勝久駐艷陽天

病目戲題并呈諸館長

不學逃名去荷鋤
朝朝長佩直承廬
新從折柳堤邊過
舊在飡桃樹下居
東海老儒逢貴達
西邱倦客遇吹嘘
誰憐病目公車者
尚讀三千長短書

送溫宮詹被恩還山之作

瑟瑟金風吹洛河
振振鷺羽下鑾坡
青門舊事寒蕪盡
白社新詩逸思多
貌向西京圖裏見
路隨北斗柄邊過
錦溪機上如拋字
定織東皇太乙歌

扈送 泰陵皇太后梓宮挽歌

蕩清香塵遠白楊
銷沉玄夜接青滄
鸞笙鳳舞迷仙夢
寶馬金車別帝鄉
神為賓天先入月
工因歌露乍沾霜
三十六年瞻聖母
九陽玄處覲先皇

詩餘

卷之四

二

李四

九龍池

九龍池傍帝陵隈
群壑泉澄寶鏡開
疑隱神駒精爽動
訝流烏鵲羽毛來
山藏萬姓攀留鼎
燭照千年秘護臺
為有香簾繞松栢
故令蟠屈長鱗台

昌平吊劉貴

一第飄零竟不收
當時朋輩嘆包羞
沙寒三畝連龍塞
葉落孤村覆首丘
濁水無情流白馬
荒山何處望青牛
策士悠悠千載恨
題詩空寫錦

雙投

送錢通政景山之南都

燕哥調轉聽吳趨千里春風送客車仕宦兩京
稱貴達結交十載嘆離居人行水國詩偏麗路
遠龍岡興有餘到日新吟綴風土為言賤子待
藏書

送孫秋官湖廣獄獄

中天象魏鬱岩峩黃紙宣恩下九霄烟轉寒灰
龍鄧樹風張仙樂雜江潮漢濱渡口遊先到衡
詩鈔 卷之四 三

岳峯頭望已遙要過子虛觀獵處網留一面惠
三苗

送翁秋官見海江西獄獄

湖南使節出天京符騎乘春蹴踏輕三戶寒蕪
烟裏近兩孤麗藻雨中明青木八市人人喜黃
雀穿簾處處鳴但遇江城叢棘吏為尋龍劍倚
天橫

和內閣四首

獻歲新開萬國朝攝提初轉百靈高銀河影裏

浮仙仗玉炬光中湛 御袍漏水浴龍催淑景
臺雲團鳳散祥毫忽聞黃閣調元老一唱陽春

引衆髦 元旦早朝

黃帕飛驄閱御鞍白榆導鶴歷仙欄花明海岳
瑤光迴樹映房櫳玉色寒曲蓋氛氲珠蕊殿鈞
陳的礫水晶壇夢迴禁勿那能覩傳得丰容調

可看 雪夜禁中

名公獨樂憇名園上相重回奉上尊鷗鳥忘時
辭水社鳬鷺醉後聽雲門梅風細入和羹鼎柳

詩鈔 卷之四 四
氣深懸大舖垣共願七星斟酌滿頓令駘蕩塞

乾坤 元旦賜上 尊珍饌

天機舊織揭雲鶴帝笥新頒瑞雪春歌竹池中

瞻 聖主浮槎河渠渡仙隣紛披望遠摩金秋
結紉承恩拂石麟莫是飛鳴千載後復從姑射

露全身 元旦賀雪賜 繼金雲鴈木

賦得御堤柳送周松崖侍御謫通海

御堤楊柳拂行旌折向南天贈遠征哀怨度聲
羌笛管春風吹絮漢家營烟眠上苑鶯啼合色

暗高臺馬去輕君到南中自留滯五株高卧絕
逢迎

和徐學士少湖韻

平城恩廻綺席偏鬱金香沸御溝連青絲送菜
勾陳後白玉行杯執法先初林色霽重輪日淑
景光含百和烟此日南宮傳郢唱握蘭誰動石
渠賢 春日賜識

玉京粉蠹蘭臺側茂苑鶯聲草閣偏龍塞野雲

春寂冥海門烟樹夢相連紛綸舊宅青城裏迢

詩鈔

卷之四

五

五

通名山白髮前未得風胡酬一飯市中屠狗笑

人賢 春日邸舍書懷

和王槐埜夏日同諸公郊寺遇雨作

君向西林興不微我棲北郭見應稀懸知肅詠
休毗閣定有談鋒落衲扉青樹忽疑青嶂合白
雲徐遶白鷗飛來時炎路塵如掃羨爾相看意
氣歸

再和王子六月三日苦熱之韻因戲嘲之

盧龍山突紫微參金口泉澄瀚海涵城下火雲

颺不住零邊凌谷凍仍含班姬撲扇螢初度鄒
子調鍾鴈未南誰謂西京王季子偶因歃賜欲
抽簪

送李侍御清湖廣戎事

君王雲澤楚天開節使星槎漢水來為選蹶張
防北碻故催行李下陽臺楓生巫峽猿聲動日
落長沙鴈影回此處若逢齊客賦定將京國上
林裁

和孫李泉喜子至京之作

詩鈔

卷之四

六

六

紫閣清陰滿玉堂共聞才子數錢郎鸛裘夜被
文園酒鸞弱朝團畫省香方朔著書貧待詔馬
卿多病倦思鄉須君早送青黎火莫待東垣引
壁光

送盧司業涑西之南都

花晨紫禁聽鶯遷躍馬承恩似列仙名愧居前
誰不讓道隨南去獨稱賢河梁迴接春雲外樽
酒遙催客路邊到日山川最佳勝藏書定擬在
何年

送孫太守之任潞州

新符出守始臨邊，壯志辭家路幾千。
天眷雲山南鴈度，長平征戰北人傳。
花時渡水歌皆醉，雲裏驅車叱獨前。

聖主拊髀思鉅鹿，期君功業在當年。

送閻司成赴南都

南征輕蓋拂南薰，官重虞廷典樂均。
河上已藏三世業，座中應備四時春。
靈山芳樹風生戶，碧水澄洲月滿輪。
祇待董常傳道後，還將經濟答

詩鈔

卷之四

七

楓宸

送閔提學水東之山西

太行西望朔雲平，按節掄文壯此行。
蟋蟀堂中兼問俗，粉榆社裏更談兵。
他州已困牛羊賦，舊代猶傳晉魏情。
到日試看汾水上，先持周禮答諸生。

館中同送人歸江南脩祖塋

賜沐還家指白雲，恩光紫閣帶氛氲。
都官擁傳開春色，縣令驅山掃夕曛。
佳氣卧龍岡上望，仙

詞化鶴嶺頭聞為報，江南傳勝事曾孫重謁慢亭君。

冬至齋居用張學士水南韻

紫禁星河望幄重，玄壇風露切霄濃。
上公轉珮檀爐外，博士看灰葭管中。
月下堦墀疑測影，雲騰鼎鑪欲從龍。
此日齋居將作賦，才如韞線愧楊雄。

和牛尚書几山西園夕飲

曉殿承恩散羽林，芝園翳景入簾深。
青筠抹馬留雙玉，北斗斟漿注素金。
露下百篇翻藻思，花前三疊醉琴心。
可但光華依日月，為君歌出白頭吟。

送王給舍使湖廣廣西二省

禁書新下鳳凰樓，才子巡邊物色優。
遙指九疑探禹穴，要攀八桂望炎丘。
丹砂訣訪神仙令，斑竹詩留帝子洲。
江漢諸侯齊述職，歸來作頌效王褒。

太原 時嘉靖辛丑虜寇至此

太原城上羽書忙七日圍中氣不揚戊巳壘營
逢地網狐虛日值背天罡兒男競祀虫尤將父
老曾傳太乙方早是陳平出奇計會須聖主顧
西疆

和王槐芷卜居韻

錦里文樓接御街綺疏衆曲和難諧龜從卜宅
文頻兆鳥下傳書跡滿堦庭石烟雲新少華匣
琴山水舊無懷莫是中郎親付與圖書那恁塞
高齋

詩鈔

卷之四

九

吳文

送胡提學之雲南

滇海車書大夏東憐君此去作文翁楚人舊姓
魚圖裏漢將穹碑鳥跡中秋漲樓船簫鼓壯春
風桃李管絃工祇應問俗傳經暇嘆息當時戰
伐功

和李道長題舜祠之作

使車南下九疑山極浦遙岑杳靄閒虞舜有靈
祠尚在湘娥無淚竹猶斑山中冥雨空今古海
上浮雲自往還此地使君歌一曲別離調古若

為攀

和林平泉太史示同萬膳部談禪之作

聞君卧病解朝衣暫假禪鋒說息機何處萬回
遙問訊因叅雙樹早知非眼中翳與雲俱散世
外身隨鳥共飛此是大千彈指入喜將心地暗
皈依

巴東道中

香魂吹轉杜鵑風嘆息離居憶斷蓬長峽獨逢
梁燕在遠峯思與故人同荒臺立馬愁神女亂
激流花下楚宮夢裏一聲猿嘯落暗隨雲雨過
巴東

詩鈔

卷之四

十

吳文

奉使蘭州留別諸館長

離筵酒滿禁城春別思風牽驛路塵水繞盤龍
遊北地山依歸馬去西秦八行書向何方寄十
載交授一氣親為報青雲仙侶道好將名烈樹
嶙峋

留別同使稽張二太史

朝承金甌出殊方暮上河梁惜鴈行石室著書

俱未畢雲山奉使各相望看飛楚越霍龍劍夢
憶西南駟馬坊莫滯槎邊問牛女早回天上沐
恩光

壬寅元旦同劉給諫慶都道中口占贈之
同時將命九霄開元旦瞻雲五色分聖母祠前
塵不動仙人館裏酒初醺樓中尚有彈絲侶道
上猶逢擊筑羣此日聯騎真忝竊欲尋梅益贈
清芬

同劉掌科張道長開元塔之作

詩鈔

卷之四

上

王蒙

寶塔環標出半空金輪浩劫轉剛風祗道許詢
通宿慧還同薛據擅詞雄龍因聽法依香鷲馬
為傳經度瘴葱萬里共看烟塞淨暫時當見雨
花紅

行經真定有懷舊推官趙考功子崇

聞君昔聽山中獄滿腹詩書一敝褌易水餞私
俱摘發平原結客敢橫行仙郎合到芸香閣天
署看鳴樂玉珩苗裔遠來由大國不須吹律學
京生

贈真定劉中丞

中丞開府握兵權三輔聲名霄漢懸崔澤新收
屠狗後陣圖重改卧龍前左車去杜陵中井西
豹來耕鄴下田玳瑁筵開春騎出幕中留客待
三千

順德遇周訥溪推府

襄國城中水滿池拂塵傾蓋遇新知柯間好鳥
鳴青菴下幽蘭長碧滋于今宦達多豐屋他
後遭逢見素絲門外驪駒歌莫促待予傾醉當
相思

詩鈔

卷之四

上

王蒙

叢臺

閉閣鍾情長綠苔蘭花蛺蝶使人哀瑤臺夢去
隨風雨綺騎書回問大雷折斷柳枝琴裏續落
殘梅葢笛中聞無人為返關山戍黃雀悲吟不
可裁

王喬洞

柯爛人歸古木寒絳崖靈壑野雲圍騎米黃鶴
丹沙頂飛去青天白玉棺流水調中春欲半洞

簫聲裏夜將闌思輕塵骨超千劫願遇金童捧

一九

分陝

聖后開基繼述同老臣分理變謀工瓜瓞枝頭
稱祖德甘棠樹底問民窮千年經濟流風後百
戰山河落日中欲訪子遺詢周事豕藏青簡久
磨磐

宿關山

龍雲低合水分流羌笛高吹月滿樓乍客關山

詩鈔

卷之四

七

七

生遠夢自憐旌節到邊州雪消長坂黃昏度水
浸幽汀綠草抽聞說此方泉作酒好將駐馬勸
筵篌

秦州遇胡可泉

隴頭西望見秦川畫卦臺高紫氣前到來夜失
思鄉月無奈春逢罷釣仙幽香瑞日簾櫳靜麗
藻芝田雨露鮮定有玉瓶桑落滿教聞一曲思
華年

夏日酬王憲副同遊華山見贈之作次韻

東海矍矍生曉霞西山縹緲度仙家已將輶
散芳草更遣筵篌吹落花赤帝望中愁帶劍白
衣天際漫浮槎憐君最早逢靈髓一放瓊詞興
轉賒

漢中懷古

雲開漢水遶孤城落日迴風古渡橫天上女郎
遙望語人間豎子浪成名仙源暗遡浮槎遠戰
壘空迷野燒平欲採菁莪薦靈爽月明疑作弄
珠行

詩鈔

卷之四

七

七

梅嶺泥行宿栢林驛次韻

濁水疎林繞客心亂雲衰草積寒霖傳梅驛騎
淹春信繞栢臺烏伴夕陰極北夢臨雙闕迥劍
南家指二流深不堪奔走催蓬鬢况聽鳴絃驚
斷音時有陳夫
人之疾

題錦屏山

碧波漱灩控青臺絳閣崔嵬照玉杯帝子龍符
飛盡去仙人羽蓋望重來山風石燦瓶芝長江
月沙寒島藏開露冷芙蓉非一日醉呼猿鶴亦

三廻間有廢王府

南遷日尋襄陽鹿門山舟中和李太守芹

谷見貽之作識別

不學垂楊老鍊師竟成棄置使人思他鄉介子

逃名日何處山公醉客危下浦相逢猶彷彿中

流橫醉亦棲邊桂江尚有轡軒使莫惜人間尺

素題

鹿門山和前韻

昔舊風流宿所師况逢飄泊重相思春風獨領

青山屐斗酒雙懸綠蟻危龍卧水環花外淨鳳

棲雲出岫間邊千年床下應須拜未敢將名石

上題

遇張郡博於桃岡同至桃源山中贈別

四十天教謁祝融辦香先過德山峰憐君最是

南中彥顧我能為北郭逖桃水桃岡巾榻共蓬

飛蓬止卷舒同他時倘問青城叟尚贈春茗兩

腋風

祝融峰和答唐山人次韻

朱陵地主鹿皮公指我名峰上祝融捉筆不為

當世字披襟猶喜大王風頗識諸子詩衰鳳似

惜相逢嘆靈翁我欲結茅為小隱期君終歲住

雲空

過五龍寺和周令韻

萬樹蕭森秋氣傷玉龍深熱紫綃堂天低河漢

檀爐濕露暗呆愚塵卷凉塞上黃塵吹盡角誰

人清嘯據胡床湘南清絕愁仍絕不聽猿聲亦

斷腸

宿衡岳觀音崖次羅念菴二偈

朱陵洞借紫崖眠月轉寒空野燒燃為照暗窻

傳蠟燭因瘳消渴接山泉悟如石已三生坐夢

抱珠將九曲穿七十二峯防指點故馳雲遶白

衣邊

溟渤誰生一滴身隨來竿木幾冬春雲山到處

留方駕人世何年破一塵守少竿爐防曠達纖

多米藺損清貧他方自此傳吾語為勸紫霄峯

上人

花藥寺次太守蔡白石韻

衡州花藥城南寺藥蔓花枝劇可攀隨雨散來
應遍地披雲採去更何山江幽鴈舞蛟妃室月
淨龍消兔子關但惜託身遷逐日祇隨延賞刹
那閑

回鴈峯晚望因訪龐居士舊居次蔡韻

草綠霜清湘上原澄盤塔躋望千門耳中衆籟
真同吹眼底雙流自二源玄鳥數聲驚遠客青
芻一束慰離魂不堪日暮支離甚又訪龐公過
詩鈔 卷之四 七

別村

酬陳給舍問疾祁陽舟還有寄次韻

白雲楓岬片帆行夜下瀟湘路幾程仙子吹簫
風月動病夫投袂劒書橫初逢白髮燈前嘆乍
別青山句裏情且共人間為小隱淹留岐路竟
何成

酬陳西山主事見貽之作次韻

松風荔水逐臣行蓐食衰容對客程忽爾高人
逢掖至向予長嘯大江橫攀留桂樹丰神逸慰

藉王孫藻思清知待天王問書記翩翩猶是片

時成

瀟湘圖畫壯茲行自惜鴻泥萬里程靜有松風
高閣望開多山雨小舟橫一身去國憐王祭多
病尋醫想宋清此際因君重借問愧稱懲咎賦
初成

酬陳西山見貽令其早出登眺之作次韻

南國車徒阻客行西山佳勝在雲程風前萬點
芙蓉露雨後千條瀑布橫洞有金經龍藏秘谷
詩鈔 卷之四 八

留銀甕鳳泉清隨君撰杖吾當出蠟屐明朝與
目成

中流砥柱圖 為李節婦題

拔地貞天天與期九天根徹少人知楓寒燕雨
孤山障月冷猿聲灑瀕坻窈窕秋臨絙瑟女歎
嚴春避弄潮兒風霜自護苔鱗氣錦浪蛟螭休
漫欺

示全州湘山書院講學諸子

善來父大同心侶莫隔形骸厭俗人但會迴機

知已過誰言無寶濟家貧歌同齊右人人和春
到湘南處處真大舜深山千古意與人為善即
為仁

全州送魏憲長赴楚方伯任次韻

粵臺持憲看春行又帶恩光冠水程八桂風生
鳥轄動二陵雲散鴈峰橫漢陽樹色迎偏近湘
口松濤趁獨清自是逐臣留嶺外迴思楚澤藉
生成

詩鈔

卷之四

九

李吉

和陳主政詠西山之作聞西山勝矣予所
未經不能想像和歌直頌山中主人如此
耳他日登高望遠當為賦之

輪相蓮跌雙樹行海天龍藏大千程微塵破處
含生度粒粟藏時拄杖橫山色溪聲常裏住鳥
啼花發一中清令人轉憶天台畔幾度雲芝歌
又成

自嶺南回上衡州合江亭和蔡白石韻

昔年隨鴈臨江亭重來鴈去空復情鴈南鴈北
香寒影人古人今爭善鳴蒸湘悠悠濯誰足風

雨浙浙吹人纓長簑短棹白紵逝吾將何處逃
吾名

龐公舊宅次蔡白石見貽韻

東林法事白雲隈北泝幽情小徑開滄海已容
陶令醉青山真待許君來桃花漲滿爭鳴溜柳
絮風閒競長苔不為就君澆磊塊只應溪外聽
鐘迴

衡岳行窩和袁太冲留別

若直湘纍又卜居南荒收得鳥耘書刺桐花樹
投長袂斑竹枝祠對短裾風雨夜坐延鶴馭江
湖春服憶輶車別君忽動鄉關意肆老君平是
舊廬

祝融峯和袁太冲

九點齊州拄杖頭一杯塵海漫生漚人還白社
形非舊鶴住朱陵影獨幽短札天涯無鴈鯉長
鑱春半有羊求同遊幸接文章伯莫費青緜綠
醉候

益陽遇巴郡任治山是謫所予亦自粵遷

還次舊同宿
陸牧寺韻

甘寧壘畔練江懸又伴孤舟一醉眠四海多情
今夕至三年家信幾人傳雲迷七澤心隨遠路
遶三湘夢亦玄同是逐臣思雨露相期回首荷
生全

益陽贈羅東谷白鹿草堂

五馬歸來谷口東園田行處只乘風人間自缺
肯牛陝世外寧無白鹿公草色萑莆連夢澤水
光鷗鳥共長空閑來坐對蕭蕭竹不畫三摹與

詩鈔

卷之四

廿

四重

題益陽劉尹鎮濱樓

五陵佳氣接仙樓漫說東南沈隱侯雨後蕪葭
思遲客月中笙吹欲呼裘東吳猛將寒流外南
岳高僧露草頭正待揮毫酬謝朓又煩驛鳥答

浮丘

益陽有
浮丘山

再遊德山酬蔣道林見貽次韻

南遊浩蕩轉南蓬北望蕭條上北峯去國三年
悲往事逢君兩度坐春風微鐘疎雨和仙梵曲

萍深蘆隱釣翁萬竹琤琤移榻處夢魂清比昔
年同

生涯未得付墻東見性休稱似鏡中身寄異鄉
憐舊侶書回故國望來鴻洞庭木葉秋誰換沅
水桃花興未空聞說滄浪有遺調祇緣憂國願
年豐

再酬道林德山見貽次韻

片雲翻雨綠溪頭短棹凌波渡急流濕雨夕陽
空在望躍鱗新浪不知愁乾坤善卷存高蹈山

詩鈔

卷之四

廿

隱處今古重華務遠謀何事茲山今再至只

緣龍德此中修

山旌洄淵抱橘洲花開曲徑引羊求褰裳白首
吾奚往稅駕名山興獨幽八百洞庭空有香三
千世界漫悠悠何當尚子平居願書付譚生柱
杖頭

蔣氏桃岡精舍次韻

種王遙辭渡海居種桃新滿避秦墟青林卧
觀無始濯濯壺天養太初霜蘂瓦盆鷄啄粒石

田磁甕象耕書我來問道分離黍正是漁郎一渡餘

桃川懷古次韻

周時人掩漢時關秦代衣冠晉代山亡杜鳥來歌滑滑戰場雲度伴開開空傳續嶺吹簫去不識遼東戴帽還五百年逢一漁父三三今傍綠溪灣

枝江紫山懷古

赤甲青江天半垂紫山黃葉正離披高鴻已託

詩鈔

卷之四

七

七

長風翼下澤誰聽短笛吹地接山迴秦避路雲
顏天迴漢留祠周郎陸弟名空在細雨荒臺獵
罷時

荆門拜象山陸先生祠次鷺湖和倡韻

鄒國堂堂百代欽斯人後出又傳心靜疑玉魄
西江水光轉義車東岱岑媚世塵眯猶障翳浮
生識浪幾消沉荆山漢水遺祠宇落日荒臺照
古今

子午谷次王虎谷韻

三年獨造夢家頻萬里窮愁遶漢濱淺水誚人
顛種種軟風憐客佩申申南遊未遇藏書穴北
眺空傳著荔人明日漢王壇下路應慙龍劍尚
生塵

黃埧驛次壁間余方池韻

太白峰迴指大峨遙看錦水帶金波宜男草綠
沉犀浦織女星寒抱珥河老去玄經知尚少歸
來易卜買應多春風舊著荷衣在但乞山間薜
荔阿

詩鈔

卷之四

七

七

和蔡白石發錦官將過吳中之作

錦纜春江錦樹稠益州使節舊衡州臨橋感遇
鳴吳詠到驛籌邊抱漢愁駟馬甚都爭聚美方
舟何計遂同遊懸知一片峨眉月遙餉清光過
鷺洲

和白石江陽武侯祠之作

歸子山前漢相臺栢平千尺半遭摧天吳逝水
韶華老紫鳳遙空瘴癘開延蜀喜羅姜子至吞
吳恨待法君米何人為洒滄浪淚篋裏圖書近

可哀

飲雲龍山次韻

萬里寒流千仞岡，楚山淮水共茫茫。
振衣濯足聊今日，急管嬌歌又夕陽。
放鶴有亭花爛熳，斷蛇無地草荒涼。
憑高漫動英雄氣，極目南鴻數舉觴。

黃樓飲眺次韻

紫甸黃樓落晚晴，蒼波翠靄望中明。
高堤自極當年急，半碣猶懸千古名。
人世舟車多楚國，天涯

詩鈔

卷之四

七

七

涯踪跡幾彭城，巖麓直北瞻喬嶽。
欲放人間梁甫吟，

甫聲

和嚴介谿贈西還詩

命見曹書贈韓未待至家之日發鄉友一

云

別公猶是見公時，回望華陽黑水垂。
萬里一身愁作客，十年兩逐愧臨歧。

孤臣去國名難繫，棄婦思家步易遲。
珍重台衡尚憐惜，直廬中夜起吟詩。

中夜憐才寫贈詩，詩成惆悵立多時。
調歌白雪

吟詩

中夜憐才寫贈詩，詩成惆悵立多時。
調歌白雪

邀相和指點黃梁，令勿疑汲孺任真。
終露直蘇瞻持論，頗傷奇徒聞此訓。
嗟何及空負當年國士期。

贈平涼趙峻谷次羅念菴韻

崆峒間氣已千年，喜見夫君養浩然。
勲業百鈞恒自任，文章千里孰爭先。
張良老去應思漢，范蠡歸來但守玄。
日灌涇流花十畝，門人惟許董常賢。

廣漢旅舍欲訪瑩華諸山未發有以山中

詩鈔

卷之四

七

七

宋刻律詩贈者因次和之

頭顱雖老心猶在，薇蕨偏生家豈貧。
遮莫真成閒住者，何須別喚謫仙人。
紫巖丹壑應容我，拄杖芒鞋欲借春。

聞道山中多勝事，百千經卷出微塵。

和朱春江見貽之作

微塵

君平遺世香千齡，世棄石平祇一貧。
無盡雲山藏往哲，後來老易見斯人。

巾車白社看花會，笠艇晴江化雪春。
閒步市門觀物日，清風為掃杖

艇晴江化雪春，閒步市門觀物日，清風為掃杖

艇晴江化雪春，閒步市門觀物日，清風為掃杖

頭塵

和姜鳳阿督學遊峨山

老雪烏蒙萬古寒仙皇何處擁仙官
兜羅綿雨人間滴優鉢花峰海上攢
種玉波田娑羯近轉輪風力梵天看
聞君此處逢開士解道將心與汝安

廣漢卜居和周中丞見貽之作

千金猶道買鄰難況有風流似段干
恣暇聚聽談易去雨餘借過草玄看
分樽助客傳奇字開

詩鈔

卷之四

七

徑邀子撰釣竿老懶行窩倚樓憩真成玉樹一枝安

綿竹紫微山諸生來會有述

紫微山下有君平張魏公

在諸墓

紫微梵閣翠微中野戍空園百二重
穴底寒江通石紐雲端孤鳥入
巖叢神仙里第龍車宅將相勲
庸馬鬣封乘輿雨中尋勝跡况多佳士遠相從

資陽覺林寺

卧林居士出林遊來往風塵四十秋
身事悔教隨鴈跡世途應合讓羊裘
山中懶墮休分芋簾下莊平已罷釣
為謝雲山吹夢破肯仍顛倒想西周

獨峰詩四首贈僧真琦和崙谷箕仙韻

兀峯峰頭俯下方絕無烟火但蒼蒼
雲濤匝地有鳴磬月色滿天人倚廊
曲徑暗通芒屨跡上池寒映牖
樓光亭亭未道摩醯事且與虛空駐夕陽

詩鈔

卷之四

七

飛來仙聖幾經過龍伯之雖奈爾何
海底巨鰲真鼎鼐人間何地不風波
叅僧夜悟貽高笠侍子朝辭吹短簑
不是修行經大劫紫芝難聽白雲歌

其二

問道峨眉天七層衣摩劫石幾迴登
東迎紫氣青牛老西望絳經白馬僧
娑竭共分華藏偈彌猴月禮塔中燈
南行知識應叅遍彈指歸來最上乘

其三

前後三三老比丘冥鵬片鷄共悠悠
閑觀三界

新傳火卧看諸川水入秋拄杖撥開千手眼海
漚漚盡一毛頭囊中五岳呼名字笑倒張生賦

四愁

其四

出紉閣次羅念菴韻

短蒲瞑瞋已投閒小草青青又出山流水行雲
輕涉世絕塵奔軼負衰顏心懸象魏重輪上家
在漁磯半畝間夾路新蟬聽不足清颼披暑渡
嚴關

詩鈔

卷之四

七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和劉通叅春望攝山

峇峇絕巘俯龍關拍拍澄江遶鷺山瓜步烟深
人競渡石頭雲淡鳥隨還縱談六代潮聲裏遙
指千家草色間吟望喜同高士在羨君公暇得
偷閑

送張少渠給舍赴萊守任

一麾何事海東行萬里三山蜃氣平宦處聚仙
應宥度水中成市不須驚向來憂國青衫浹此
去全身皂帽情安得同心常不別夕陽空立石
頭城

送侍御張龍坪領東沂兵憲

手握兵符下魯中指揮諸將尚乘聽密收海上
酬恩士漸散山南挾彈雄春日勸耕滕壤外秋
風較獵許田東儒家自有匡時略何必橋邊拜
石公

同張司馬閱白鶴東山二營次王稚川韻

首二

留守元戎郭外逢將如先軫獨從容勾陳深駐
青龍峪甲帳平開白鶴峰秋氣劇隨兵氣肅陣
雲遙散海雲重漢南魚浦曾經過故識前衡與
後衡右白鶴營

奇藏水滌正山巔大將中宮覆紫烟本為鯨鯢
收靖海豈隨狐兔下蕪田親兵帶劒標長羽遊
騎懷符挿細旃况是謝公籌畫處又留新蹟與
人傳右東山營

全九山翰長六十初度有述次韻二首

石渠同校羨君才金馬常開待子來忽忽流年
看獨步悠悠午夜望三台周南留滯頻推鏡海
上烽烟數舉杯讀罷新詩吾亦老壯懷零亂若
為裁

雕龍早許丈人才數甲休驚老易來注就汗青
藏禹穴賦成金石擲天台千尋白髮橫秋浦一
片紅顏照酒杯白下賓談過稷下還能尺牘對
人裁

贈張石渠僉憲入楚駐節長沙

聞君按節下瀟湘到日應憐衆草香露憶片雲
浮岳石中臺孤月浴滄浪舟移浦遠逢漁父路
繞松深叩藥王當道豈無淪落士殷勤好贈芝
荷棠

徐王孫燈宴次孫宗伯季泉韻

王孫張宴鬱金堂千樹銀花錦瑟傍電轉雲臺
鈿氏戟星迴湖石謝家塘香塵隱隱清歌動蘭
醪盈盈滿月光為樂未央稱既醉更因看劒引
杯長

同孫季泉登清涼山徧眺諸勝次韻

鍾山麓抱石城雄上有杉松隱舊宮解帶即談
千載事披襟仍對大王風齊梁霸業浮雲外王
謝才名落葉中歆吸長江滌詩思徧登諸勝與
君同

贈何柘湖孔目卜築金陵園居

買得新屋住舊京灌園時汲後溪清簾鉤謝老
懷山意藥蒔王郎誓墓情泯泯規陰分陣蟻惺
惺花外數聲鶯春風又度芊綿處誰伴巾車出

石城

贈何栢湖致仕

遠以文名動二京近開文幕稱雙清
空餘一夕思尊與灰盡當年恤緯情
吳苑自拋沙苑馬竹林渾隔上林鶯
欲求新製霓裳曲吹供僊人白玉城

飲梅宅分韻得初字

長劒酬知百寶車春風鐵騎飼青芻
松枝偃蹇暮山隔石室淹留佳樹疎
白舸未成漁父柵新詩鈔
合卷之五
四
門空負故侯廬塵巾蓀食從今始
醉酒狂歌別爾初

華山寺

焦家池館劫灰中誰寫圖南作睡翁
芳草白雲浮世共流年華髮故人同
春生天上回陽鴈月抱江心起卧龍
我欲山間作新隱關門深鎖兩三重

送李黃二生還建昌

黃生善琴

二子堂堂扣閉關暮雲飄雪散寒憐君指上

秋江意散我杖頭沽酒錢建水烟雲非地僻
行蚪舞自天然他年望汝雲霄上念此山中一往還

送譚童二生還中江

弄月吟風事可知破疑入悟豈相欺不從外得
偶擎竹始識天機觀履稀對坐蒲團眠正穩三
春燈火夢歸遲何時得遂峨眉約卧看浮雲滿翠微

飲楊麗崖宅

出城載酒逢談玄綠槐翠竹冷雲間欲落不落
鬢邊雨將傾未傾壺裡天寒坡嶺高吐夕照長
樂洞開生紫烟明法道書人莫測愧予少讀燃
黎篇寒坡長樂皆地名

和閨中舒侍御家居

彫殘瓊樹濁河濱目斷香綦清路塵漢水姬郎
惺後卜楚臺雲雨夢中親馬頭抗䟽年來穩牛
背傳經老去真露粉光寒憐越女墨花秋冷賦
南津

飲梅宅

藥爛仙厨老兔秋
玉人午夜下重樓
香騰密戶寒光滿
影射玄關紫炁浮
彈指一丸雲鳥使
踏歌三界海蟾劉
相逢莫道觀無始
林卧何心擁敝裘

和祖與弟季善詩

吾家祖德似陳弓
羅列諸孫愧下風
天上德星誰是我
人間佳句附阿戎
神傳五夜青藜火
墨妙三詩白髮翁
勉和一章成四偈
如攀叢桂樂窩中

隆教寺同諸子夜談因贈別冶山任子

山堂涼雨一簷懸
夜久談生欲廢眠
倦鳥風棲枝未定
上方雲卧火猶傳
天涯去住誰同病
酒裏快諧各造玄
明日河橋又驚汝
莫辭深醉入天全

贈報恩寺月潭僧

娑竭光中碧眼仙
鐵杵地冷密譚玄
衆生易度惟彈指
塵世難逢不下單
虎入松門尋拾得
飯

汲竹筒甕寒山鶯花一脈關心最到處逢人說別潭

題江城贈別卷

冬青樹老野橋邊
送子彫轅到上湔
酤酒不須楊惠僕
題詩聊用薛濤箋
舊京杳杳三峰外
故國悠悠八水前
遙想流觴臨杜曲
定令引水學巴川

題水部楊麗嚴樓

長樂山高棟宇開
清江白石照崔嵬
綺疏城外參差見
雲樹風前縹緲來
西浦捲簾晨浴鶴
東陵遲月夜銜杯
貯書已足三千卷
要續江南八詠才

壽長沙令尹蕭健齋

仙人騎鳳白雲家
願住人間閱歲華
遠助朔方輸巨萬
近攀南斗令長沙
丹丘自種三株樹
瑤圃常開二月花
舊在諸生最年少
重來玄鬢滿青霞

春日二張生載酒訪予獅山山房次張玉

溪尚書三堆山韻謝之子將為南都之行

山中有鳥喚提壺好事江州今有無金勒青聰
嘶五柳玉人明月贈雙珠醉來自照清江影老
去堪傳白社圖却恨浮名伴華髮塵輪十二又
長衢

化龍山次朱真人韻

山在內江城西

長生仙老煉黃芽解斷無涯續有涯
都是藥壺方跳入即為家玄雲島迥飛玄鶴白
石源深養白鷄海嶽茫茫求法器橋邊孺子最
為嘉

凝紫沁寒被衆茅窰芳幽徑涉江涯風聲峻整
龍山帽月卧枯吟鶴表家識候避先惟塞鴈失
群棲晚有埤鴉王孫搖落不知去空負秋光醉
孟嘉

火中雪液長靈芽會見超騰弱水涯井竈無心
飛聖藥犬雞有分住仙家儘聽珠樹千年鶴莫
比垂楊午夜鴉閑笑茅君成道日漫呼人世臘
為嘉

冬日登高方伯鳳阡次韻

山園伏鳳藏舟壑客引雕龍作賦才老惜韶華
依刺線醉隨歌笑漫登臺訣迷仙嶠牛能識識
著玄宮馬為閑未說千年逢白日且看佳氣徹
三台

治城隅圃

少沐心波供奉餘老營棲息種瓜廬漏聽結社
蓮花水篆視緣堦鳥跡書抱甕丈人愚已甚辟
繡仲子世全疎淹留悔失逃名計漫道當年耳
目虛

新置北汧釣磯和荅游青泉見贈

玄草空餘字崛奇朱輪無奈路逶迤歸尋白社
聽蓮漏老向青山和竹枝西畧雞埒朝北戶南
山牛角夜東陂滄江又把任公釣為寄魚書慰
所思

南垞北渚井索居姓名無復承明廬滋蘭九畹
種秫外漉酒尺布裁巾餘目極征鴻倦搔首心
閑逝波忘著書城中有美憐三徑何日花間迎

小車

酬劉靜軒見貽

自倚葭隨王樹餘百年松檟接田廬知君已讀
神藜傳愧我空探禹穴書酒畔停雲常曉靄月
中淺水又橫疎為報西軒高士道命騷莫遺錦
囊虛

酬馬宜泉幽居之作

雨洗池荷淨有餘聞君池上草為廬避喧人浣
桃花水問道僧留貝葉書雲裏鶴巢松蓋濕機
忘魚笥槿籬疎門生幾度慚秋水猶自淵冲退
若虛

再和游青泉

醒眼牆東閱世餘梧山磐水草玄廬曾揮鄉曲
小兒帶時寫山陰道士書撥袂蘭皋看臭味支
頤槐塢長扶疎似聞蚤遇壺丘子動有寒光逼
太虛

潦倒行藏再點餘歸來江上一茅廬身窮耻學
虞卿怨功劣五誇魯仲書世事悠悠行可已舊

交氓氓坐成疎生涯鎮日觀流水心比扁舟不
啻虛

夏日和劉壽泉司徒見貽之作

熠燿光生腐草餘陰陰灌木翳吾廬逕中幸有
羊求侶榻上惟存山海書細溜引泉生浪急輕
雷帶雨滴雲疎何當阿秣一時熟常使樽中物
不虛

羨君解組未衰餘幽棲以道為遠廬戰勝何須
鐘鼎食寸高豈注虫魚書賞心籬菊分莖接觀

物庭梧一葉疎聞欽治園名獨樂又將著論號
潛虛

雨中留壽泉小酌

相尋飛雨畢箕餘下榻留君漏濕廬街口縱談
青簡事印心回究亦文書名輕此酒言非過勢
比浮雲實是疎何必醉鄉方避俗得聞新論即
逃虛

縣西化龍山餞萬西原念憲

遶郭江添漲雨餘新泥沒屐出吾廬送君暫至

凌歌處對酒先談種樹書雲水已歸身外富鬚
毛無奈鏡中疎觀風若過臨卽里莫似當年薦
子虛辛酉西原入文選起予為戶侍未一月而罷故云

會講于長生觀諸生七十餘人文博鍾君
設午餐焉是日也講中庸數處因泛及鬼
神性命之蘊日暮始歸徘徊山頂瞻眺久
之踏歌而還詩以紀之

春衣初振化龍山山下漁磯草色閒劍影幾時
潭上淨丹留何處鶴重還樹仍白白紅紅處伴

詩鈔

卷之五

五

在三三兩兩間珍重同人復同調踏歌聲散太

玄關

長生觀講學示諸生次前韻

同遊仰止仲尼山玄洞春風樂意閒鼓瑟俯看
魚出聽忘機時見鳥飛還千年絕學羨墻裏萬
里長安指顧閒話到夜深人靜後尚餘清興續
重關

春霽携遊上象山笑談大德不踰閑清虛豈必
誇三島圓滿何須話八還道在先天玄牝外人

行小有白雲間醉餘月掛長生殿為照青牛夜
度關

過容城懷劉靜修先生

塵世茫茫下大荒微言寂寂老蒙莊道將時訕
貧原憲命以形成累戶桑筵上幻人方戲劇天
涯遊子幾還鄉西風又過金城彥垂老懷情意
獨傷

謁岐山元聖祠太召二公俱列廟貌次蘇

子韻

詩鈔

卷之五

五

周家王業付羣公鳳翥卷阿貯故宮德畜泉深
留地潤神依樹老接天通終南遠帶東山霽太
白高懸渭水濛猶有諸生隨伏臘一簣寒火讀
幽風

元夕同諸公登玉几山

小山叢桂月朦朧東閣梅花與劇濃雨屐烟雲
消蠟外一川燈火暗香中山前笙笛兼聞籟湖
上絃歌雜聽松莫謂道人耽獨樂今宵樂與衆
人同

送鄧子培以順天府推官出知新寧州

曾隨司隸佩吳鉤又向蒼梧試壯遊世路險時

非瘴癘天心平處是恩讎一吟一醉吾從老三

沐三薰子好脩華萼松坡江上社何時風雨被

同舟時掌銓者惡予致鄧子此行

王三湘侍御視內江篆治解隙地構來雲

館延客有作次韻

來雲館枕角樓隈戶有停雲覆綠苔客同團盞

留懸榻酒共浮生入渡杯華萼岫蒸樵石路桂

枝湖靄讀書臺飲餘彈徹無心調進指際天雙

鳥迴

送劉見嵩侍御按雲南

玉陛傳呼御史班西頭一箇去巡滇煙波海靜

蛟螭窟瘴癘山開鸛鶴天應過一峯迴鴈社定

掃五月渡瀘船羨君遠服輸籌略早趨鳴珂

帝里仙

送副郎姚守一入覲

春風粉署又皇都才子乘時近玉鋪星引使輅

雲作蓋山園別路鳥提壺遙天隱隱將書鴈平

野青青繫馬芻當路好酬知己問西崦井老作

樵夫

壽蜀王詩

夜望成都有異雲輪囷馥郁曉氛氲春臺歌舞

隨桃麗月殿沉檀遣鶴聞淮海古今龍種骨梁

岷禮樂鳳姿文懸知紫極薇垣固世挺忠賢佐

放勳

中秋次韻

詩鈔卷之五 五
田園三度桂花秋幽事撩人惱未休新鑿渠成

波盪月舊栽松長影遮樓畔中滴露方逢得寺

裏飄香種待求最是朝衫無典處終年想造木

蘭舟

寶峰卜地和韻

神樞徑寸象蓬壺能縮堪輿幻有無何處高標

三秀石移來虛壑九霞珠白榆歷引仙靈駕青

紫徒披海岳圖我向山頭徐步穩性風吹徹法

雲衢

種樹

山空木落少提壺來鴈翩翩去燕無種以小山
叢桂樹照之滄海月光珠不棲咲表思家影但
寫栽松廕後圖阿有白衣來送酒且談農事向
東衝

文曲峯下卜築新成

歸來六十七年豐築室初成學醉翁水折三江
流不去山排千髻擁相從齋居生白開重閣靜
夜聞和遠萬松他日鶴回尋舊跡武夷山色藁
詩鈔
魚風

宿資縣龍山寺寄黃翁隱居

臂輕鼎鼎為真我手握風先是故交半枕溪山
堪傲世一簾風雨足登高雲生西嶺峯裳懶花
發東離漉酒勞取次克夫行樂句黃翁壇上賽
詩豪
右子嘉靖癸卯秋因省內家携內弟陳憲
有念詩事故作詩諷之今年燈夕翁之幼子
父子來省子念舊詩予恍然靈然傷其差衰一
世之內遷改多矣可嘆也追思弱年携荆布往
來黃陳二家如昨日事那復再得故重為書之
憲之父諱子仁妻黃氏翁之長女也翁諱永祥
鄉里稱其翁賢為望肯憲亦學于子有識人也

時予六十八歲
吳鼎兒陳家驊

壽劉一巖大卿八十初度

七十辭官八十翁世情掉淨十年中園蔬不汲
垂棹水溪柳寧吹釣國風閒看蜂衙分旦暮靜
觀蟻聚占西東一年一度宜春酒三祝三多仰
華封

春日病起遣興貽馬宜泉

丙子二月
作絕筆也

病肺年來不荷鋤亦無與友絕交書茅成希道
恨晚耳賀監辭官何暮歟寂寂念圓末後着寥
寥音合未生初生涯共擬陶弘景獨撫遺編恐
不如

七言排律

賀長閣老六十初度

上相崔巍佐治朝平斟沆瀣動仙杓已將禮樂
酬三代况復賢才入一陶海上瓊籌初度契人
間華屋六旬僑此時作賦稱嘉宴四座停聲且
勿器為問從龍補雲袞何須歌鳳拾山苗南開
銅柱炎荒迤邐北閱沙場汗馬馳驅殘回祿沉灰

劫換取豐隆起沃焦古道治人無治法願公宜
嗣復宜僚弼成泰運延遐景坐奏玄功滿上栲
華山術小恣輕世儘俛錢君卧穴寥

送吳宮庶筠泉視篆南院

文藻江山屬壯遊二陵風雨接汀洲舟移前浦
家仍近路切橫塘思更優董策已將啼翼對遷
書重藉網羅脩祗因秘署開圖牒莫道周南見
滯留倦倚吳趨風上咏興凭王氣海天秋

賀高白坪初度并賀嗣君汝調登第之作

詩鈔

卷之五

七

七

池塘日永掛簾櫳荷葉榴花拂拭中蕭管張園
雲作蓋江山盟結社為翁雨餘草色添盃綠醉
後燈檠照眼紅才子瓊林天極北使君棠樹陝
分東名家王謝風流長盛世朱陳禮讓宗欲舉
抑詩稱美爵好培申第接三公筵開玳瑁群英
至伎選瑰奇比邑空度曲新章丹半訣繹頭妙
舞鶴同工共知却老辭華髮洛會香圖有道風
追送侍御孫肖堂按蜀出境之作

天使回車動百靈荷鋤谷口繞冬青禹王臺近

聞雞塢漢將關臨翥鳳垌焚策已銷城作鐵鵞
蟠皆變螺為蛉三川將吏多三事一省征科畫
一經密傳早過狐社渡老兵陰掃兔園亭威加
破岳平心語察到潛魚塞耳聽自是才高充度
量祗緣識練贍調停審予竊比王公鑑直以韓
主望子荆

詩鈔

卷之五

十九

集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五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五言絕句

兩夜口占別謝與槐調天台

堂下雨不已念子天台行雲中有飛電疑是石

梁橫

渝江夜泊贈劉許二舉人口號

江引我眉月城通峽口烟他鄉行役伴今夕孝

燕船

望成都口號書錦屏山壁

詩鈔

卷之六

一

江漢遙宗海梁岷遠避人山川如有待蒼蒼若

為隣

七言絕句

題菊 四首

玉京紅葉翻空長金粟頰霞醉海颺十二洞天

春未老不知人世有姚黃

紅蕊

仙人手搏白瓊丹片片飛英鶴背寒侶把袖中

貽夢綠夢回寥泺海天寬

白鶴翎

鶯啼燕語逐年華若木冥深爛紫霞海上頰盤

傳帝令不知春色落誰家

錦園

花神不逐春風去一捻紅生海白濤遠似蒲萄

近黍米是誰收拾作詩蒙

紅一捻

送劉兵憲按蜀治敘瀘

薊門豪士惠文冠匹馬西征道路難若到錦城

先借問好花還得數株看

錦川臘月下流漸春到烏蠻洞不遲馬謖廟前

楊柳盡羌人伐竹效龍吹

法星常照兩川明水底魚龍睡不驚神女夜從

詩鈔

卷之六

二

城畔過定將飛雨捲雲旌

送人作幕官

淮南曾謁海倉公作幕藏身向海東掛帆明日

不知處炎洲桂樹何叢叢

送楊令之曲陽

保障春隨渚水生紫荊山水羨南征要將竹馬

謳歌力換盡榆關戰伐聲

宣武城邊對積霖太行山上暮雲平何能一買

中山酒醉此高樓送客心

大峨峯頂懷縣中同志諸友

青蓮臺落萬山中坐見桃花共梵鍾寒夜月明
春夢散忽驚身在大峨峯

宿石門驛思大峨峯題

大峨峯頭日正晴大峨峯前雲初平圍視萬里
成海水我在蓬萊頂上行

題蟠龍洞天

山空石冷魑魅遁晴牽娑竭光敷娛碧眼老歷
劫火盡灝然倒影春衫癯

詩鈔

卷之六

三

正月四日藥城遇風

易水冰堅柳未芽東皇令轉青蘋萼今夜江南
夢故人不知何處梅花落

上元白雪吟

河內縣作

黃河浪浪放春流素月輝輝映雪洲龍沙西去
三千里鳳闕迴瞻十二樓

上元燈火喜重開瓊樹瑤花爛作堆香騎暫來
春漠漠恨無塵到縷衣臺

居華陰贈別康尹

蓮花谷口偏留滯醉酒醒歌不顧期細柳新蒲

三輔道澹雲疎雨列仙祠

列仙祠下嘆離居三月鶯花識汝初莫學南昌

避人尉待看北闕薦賢書

潼關

百二關河護舊京巨靈睽睽聽雞鳴東方曙色
旌旗動伐鼓傳譙棄繻生

午日飲潼關東樓無贈王南溟使君

周家王業漢時關暫倚危欄損舊顏首宿榴花

勸沉醉滿樓風急下空山

使君東巡驄馬留龍門西來赤鯉浮寄遠素書
愁不至月明清嘯仍登樓

訪蘇門

帝遣巫陽與舊魂又騎羸馬訪蘇門雖逢高士
不相顧猶勝浮湘哀屈原

嘯臺

君平遺世名猶著孫老遺名世競傳為向阮生
留一嘯遂令聲跡雜山泉

邵窩

萬疊青山百道泉一簑烟雨老先天如何尚有
英雄氣暗著皇王帝伯篇

南遷日重遊孟津楊園雪中探梅

雪籬撥酒折疏花疑到西湖處士家况是舊遊
酣暢處歲寒忘却在天涯

南遷日孟津射飲醉歌行

北邙山北金為埒王屋峯前的破銀疑在銀州
擒勁敵恍隨金谷聽陽春

詩鈔

卷之六

五

四

陰山獵罷虜中聞又臂鞬鷹逐澤雲日暮若逢
尋微吏莫須重問舊將軍

過少林寺

崑崙東下海天迴翠疊嵐重二室開欲訪琳堂
問仙藥金童疑在碧雲隈

東周鶴與洞簫迴西竺人隨折葦來塵世未逢
浮海筏青山空遶謫仙臺

立春日雪初霽遊嵩麓至盧巖

二首

秦槐漢栢瞰扶桑瀚海雲波歲月長獨有遊人

驚物候六花飛盡又三陽

雲蒸縹緲出蓬壺雪液嵌空噴玉珠幽棲高士
不可見悵望冥鴻天際孤

南陽元日飲李上舍宅

萬里辭天顧影行十千沽酒踏歌迎他鄉節序
逢公子侶對青山生道精

題南陽李氏園亭

文達公之孫

平章去後百花開花裏清流遶曲臺不用主人
泉石秀年年春色在莓苔

詩鈔

卷之六

六

四

贈別丁上舍丁子乃掃宅欲居予者

路傍借宅許相容洞裏尋仙興劇濃竟逐東風
輕別去待騎黃鶴又相逢

發均州舟中口號自嘲

杳杳尋山漢水西王孫遊處草萋萋如何浪得
南州尉又想扁舟入會稽

題楚宗室草堂

檀欒近水不須移叢桂陰森長綠枝南國大夫
皆俊傑花間授簡與阿誰

獻書已逐長沙外觀獵仍隨夢澤邊幸有王門
容曳履愧將鸚鵡賦華筵

題荊州李侍御宜醉亭三

君曾白簡彈驕侯何事青山理故廬只為高牙
戴奇蹇一帑深入糟丘

覆階幽草逮臍長鳥勸提壺淑氣香家種秫田
三百畝徑中諸客俱能狂

荆南流滯白蘋肥愁上君亭興欲飛解釋江州
司馬恨澤邊漁父却先幾

詩鈔

卷之六

七

楚臺別歐侍御

浮湘渡嶺賦南征踏閣穿花恨未平又遇平生
劉越石月中清嘯不勝情

茄瓜辭為楚藩王官題

青龜講罷導青駒言至苑園賓漢家此日侍臣
俱作賦枚生先得頌嘉瓜

天女機邊瓜瓠星淑靈種孕託南荆滋培蔓綠
緣仁厚結實中黃享至精

題李知州成趣園四

籬徑旁通花木深幽人隨意卧雲林偶因看竹
來江閣又見千年栗里心

竹樓百尺一蒲團下看空濤結小山時有郭駝
來種樹十年青桂已勝攀

雖臨闕闕為和光架構磨礱學上方寄與路傍
車馬道于今宅不借孫郎

脫巾却掃閉荆扉露草沾衣願莫違不効支公
買山隱共稱陶令棄官歸

贈荆南寓公王君王君蜀人予先大父同
年友今其榜中人俱盡獨公存復困於此

予時放南荒執公之袂為流涕聞公將持
所業謁于所知施公遂取所畜二笏令藉

手以行嗟乎裘馬誰為感激人千載之嘆
如一日也非直識予之私貧耳蓋王文曾

為南中太守云

青山已作推輪夢白首仍傳帶索圖為報天涯
舊相識酒家三萬待青蚨

題小畫二

潮落沙明風水和榜人搖曳叩船訶忽驚帆滿
欲休去蘆岸蕭蕭愁奈何

前江已失鐵爐步擁膝遺舟坐高樹因思昔人
剝木心落盡寒柯聽風雨

酬皇甫主事以調還見貽之作_{二首}

與君相遇楚王宮幾度看雲指暮鴻聽徧橘州
梅冶曲也應回首石尤風

君帆高掛下吳洲予亦瀟湘別調愁為報京華
故人道長沙猶自是中州

詩鈔

卷之六

九

荆南送吳推官入蜀因寄成都父老_{四首}

匡山近接子雲亭萬里橋邊是少城到日先須
訪耆舊次將文訣與諸生

雙流七曲雨晴餘玉壘銅梁雪霽初芙蓉花下
月明夜自答南方十七書

春風先與鷓鴣裘遙憶青城種芋疇為報臨邛
諸父老時時捉筆賦窮愁

當年罷使牧菑川何事牽情出碧山自合桃花
橫掃却不流一片到人間

荆南贈醫

江北江南賦已休相如病渴未全瘳從君乞取
清泠露恐與天王領遠遊

寄賀都司蓮湖

沙市空懸貫酒臺忽傳書自武昌來故人心似
天邊月伴我夜郎歸去來

題愛山

洞庭波上小嶼岫海外三峯絕比隣鸞鶴夢回
清沁肯人間五嶽帶巖塵

詩鈔

卷之六

十

仙眠洲

洞庭飲罷澧州眠醉采幽蘭寄謫仙回首舊遊
張樂地朗吟清界狹三千

酬李太守次韻

萬戶茶烟生暝川天風吹醒地行仙自鞭鄂渚
遊龍後塵世茫茫空大千

落葉驚風東逝川興來何處醉思仙平生一枕
圖南夢散作江湖路幾千

聞君桂楫傍斜川不是當時曉上仙好去天風

吹九萬莫辭雲路隔三千

採蘭遠浦思公子吹笛高樓逢羽仙五月梅花開欲遍不知身謫路重千

贈黃文博赴淮府任

清淮叢桂留人處好寫奇書玩白雲我去炎州尋八桂不堪瘴癘倍思君

與張郡博弟子趙生

神氣青山一玉芝詞聲碧落衆仙辭將來莫作尤秦論徒使人間絳灌疑

詩鈔

卷之六

十一

尋爲山

九折雲山也可憐上方鐘磬接諸天不須却顧歸時路自有恒河識性全

至爲山

青松萬顆手親栽小劫沉灰覆草萊可恠護山無法力不知玄度暗中来

爲山繞塔偈

優鉢花香一滴水又洒爲山老淨瓶他日兒孫重舉似但教岐路這邊行

爲山頂上口占

橫笛數聲飛太清杖頭到處即青冥三山海上無人住誰會門前倒淨瓶

萬山螺簇水滌洄返照輕雲爲客開他日株芝醫白髮定將桃樹滿川栽

老脚烟霞不負人一重高處一重新嵐色着人能自濕非關輕汗撲衣巾

飛石山頭點次寥山前文杏亦爭喬憑誰寄語長沙傳爲報真才與漢朝

詩鈔

卷之六

十二

祝融峰寄題吳氏具慶堂

壽岳峰前望壽星氛氲南極紫雲生聽談具慶堂中事便捲紫雲持贈卿

紫雲輪困成紫芝青鳥脚去爲江湄何處仙人謠一曲天風吹作白華詩

贈种推官自永移滇將省家薊門

湘江委佩薦重華猷駕行春遍部家萬里鴈鴻勞錦字三年烽燧咽清笳

清時南北軌文同薊雪滇雲自域中點蒼山水

寒暄異莫嘆紅顏負盡工

和陳給舍湘口諸作

瑤瑟湘靈下鏡天欲吹斑竹暗中傳為報山陰

高士道風光映發未為妍

湘口小景

抱甕山公信不工人間機事會能窮那知別有

水輪路一道銀河與暗通

水車

悠悠絲餌武陵還人世更遷又幾千裁得木蘭

今始大憑誰打作釣鰲船

漁父

錦纜牙牆柱作舟五湖烟景待誰收掛帆風浪

詩鈔

今卷之六

古

不可去遙指海雲津吏愁

泊舟

贈武陵關尹

避秦人去秦雞空流水桃花自向東若問瘡痍

迷去路但隨漁父釣竿風

客中除夕

家僮造得桺為船擬待諸窮載暮烟却聽五君

爭論罷不知今夕是何年

和任同知漢江諸作

任與予卿同年也

袞職龍函遠翠華春風兩度覲官家笑予前案

芸香吏落盡鵲巢焚水涯

時任有進水之役

越嶠荆門白髮生真成漂泊似風萍青山送客

鄖侯國赤水逢君漢帝城

錦里同君事壯遊浪從東海學奇謀徒令人薄

終生稚尺組那懸冒頓頭

城固感事

曾石塘都憲遷所

篋裏殘書是縱橫綠縹磨滅字猶明歡輪愛席

無窮恨聽盡山前杜宇聲

隆山驛次韻寄劉雲鶴主政

詩鈔

今卷之六

古

閨苑不逢雲裏鶴江干空望錦為屏嶺南遷客

雖無恙失却數莖願上青

和永川辜尹看花之作

銀瓶汲井澆新英金釧揀茶聽早雷風雨冥冥

夜來急盈盈侵曉看花開

過萬縣遇崔子口占贈之

崔甲辰與羅石門二子被逮

扁舟東訪吳門隱不問市有專諸藏相逢忽話

不平事俠氣項高千尺強

和歸子山

歸山迴挹錦江波有客商歌擲碧蘿作頌千年
人去後清風相和覺偏多

飛雪坡下白兔亭中口占

皎皎凌寒搗藥苗誤尋飛雪洗霜標塵羅暫落
虞人計清漢先因帝子招

和蔡白石俟予千萬縣不至留別之作

將吳衰鬢似遊梁且向君前問水鄉君去好先
過楚澤尚無鷓鴣妬年芳

和白石涪州嚴之作

詩抄 卷之六 五
邇英殿上柳枝乾別駕離前草閣寒千載莊持
儼巖石尚嫌挑脫覓心安

和白石題王方上昇處

山如控鶴倚天開水似遊龍蹴地迴山水悠悠
望靈駕仙人歸去幾時來

過雲陽望萬頃池

已辦長柯未買山滿江風雨過雲安舊期樵伴
歸何處萬頃池荒草樹寒

移石山

戊削壘空小洞天連峰疊嶂大如拳殷勤移向
春江上但送米家書畫船

夜宿蘇長公洗墨池亭戲作

江空草綠酒旗風半醉黃州烟雨中五百年前
曾洗墨依稀猶記雪堂東

四祖山絕句

次韻

甲寅歲四月十五日蔡白石期候予四祖
山中適王龍溪管南屏沈古林自黃梅來
會而白石以予久不至作詩畢先去予遂

與三君同宿亦各次韻為別

破額山泉淅淅新年北斗面南辰誰人滅却
娘生眼指與巍巍獨露身

法隨嶺上雲橫紫人待山中松巨青箇裏一座
無處着破教大地作全經

明月橋邊松蓋浮慈雲塔下水簾秋佳期一夕

清光滿共道橋流水不流

四子堂堂特地來憐予叔帶似同裁中郎不風
吳中駕又見燈前五葉開

題密縣碧霞祠中白皮松

窈窕僊宮五粒松碧霞深處夜聞鐘何年落盡
蒼龍甲換作風前傳粉容

伏牛山捨茶菴

天邊鳥道掛銀河人代銷磨知幾何陸渾川通
鄖子國一僧來唱捨茶歌

初至伏牛山

終南捷徑不須猜少日追名老大迴舞得七松
行道處歸遲猶勝未歸來

詩鈔

卷之六

七

潯川亢氏池館

君家伊水亢家泉樓下檀欒載酒船風雪滿川
時未得扣門三老說先天

華州弔王槐柱太史墓

檢取平生贈劍歌扶雲虹氣豈消磨我來涕淚
傷心處正為阡頭宿草多

隴州吳山

澤國逃名不可求高標遐躅隴山頭誰能為挽
西流水一洗人間塵斷羞

贈劉生綿竹人

歸來無日不青山天放人閒始是閒綿竹縣中
無限竹子歸先治幾漁竿

同諸公登漢州城樓望因各占贈之

西山雲霧曉峰新南浦風烟接少城柳陌槐垞
車馬道下簾深處有君平

彈碁醉酒過年華名姓先通王女家豪俗欲醒

塵土夢試觀門外泊仙槎與朱同卿

曾將密策與元戎跨海擒鯨奏上功不待炎南

詩鈔

卷之六

八

悔銅柱先騎款段下隆中與宋進士

蕭蕭前上讀書聲聖主賢臣須欲成聊寫一篇

童約出已呼枚馬作牙兵與陳舉人

送龔子進甫之廬陵令

叢桂湖邊夢笠僧正陽門外看雲鵬芳菲好踏
湖南綠佳氣懸知徧五陵

百泉書院誦舊作有述

消磨塵土是清波歲歲春風入薜蘿不似當年
空笑傲涌金亭上有笙歌涌金亭

良為山石坎為泉誰結巖阿止止菴一滴下山

終到海好于安樂硯中看安樂

晴憐過鳥如飛玉晚上浮亭似泛槎遙憶伊人

蒼鶻除水光明處是薰葭機翠亭

重過王槐塋太史墓

薺麥青青滿舊阡耕人無復上平田十年一度

臨君穴又和傷情宿草篇

送董千兵取經回蜀

知君無意學花卿曾事成都賣卜生暫縛殘倭

詩鈔

卷之六

九

吳

擲東海又携全藏入青城

送趙南臺侍御守河南

太平門外水微波驄馬長堤蹀躞過明日一麾

嵩洛去淮南水葉落何多

三川二室路霏微詰曲含情掛落暉為報吳公

佳士道那須作策詆秦違

贈吳山人

不注虫魚不卜醫七言五字一茅茨花辰閉戶

忍餓卧惟恐貴人來索詩

送蜀寶光寺取經僧

片帆影出石城隈萬卷新收梵夾迴珍重匣中

多寶品仙人求聽為重開

過佛頂寺

翩翩車馬趁清涼酒醒香消坐上方水鳥樹林

談不盡又煩殘笛下斜陽

夢坡石徐子

萬里湖天一髮通光風吹落玉壺中丈人別去

應强健夜上廬山五老峯

詩鈔

卷之六

十

吳

與蔣道林愈憲約遊峨眉

春陵大士簡書回遲我西峰滿月臺最是山人

惆悵處一年三秀待君來

三年不見古藤蓑滌盡滄浪幾碧波夢到江門

正奇絕欲騎玄鶴下烟蘿

青蓮小結山中社白雪空歌郢上詞天為西人

扶一老病天當日却深知

報取山靈莫避人山中猿鶴不須驚使君別具

看山眼到處桃花流水春

春夢

忘機窈窕上層臺忽見桃花醉眼開誰是此間
伶仃者為予將過淨瓶來

大覺真成大夢中華山人老欲搏風廣長儘有
三千舌不向癡人譚界空

諸古寺

萬古奔流共一機破塵經卷付阿誰虛空兀兀
盤陀石漫與人間作釣磯

釣漁臺

醉骨烟雲老慢開竿風雨上漁臺無人知是
寒山子明月玉簫呼未回

金龍寺

廢城遺堞落寒鴉冷度滄浪似泛槎燐火夜然
春欲盡峰頭吹笛望三巴

與建昌黃琴士

白雲深處玉琴來彈到梅花開未開燒盡瓣香
湖水淨欲騎玄鶴下瑤臺

閒詠

白雲飛盡見青山五百年餘隻眼看乾體火然
春霹靂燭燼光滿月團圓

卧遊我山

一燈微後萬燈開七寶飛光白象臺彈指指身
銀色界夢魂知上大峨來

大我小我三我顛就中別是一壺天三年夢想
頭將白一夜揮毫詩八篇

習靜報恩寺

閑關未悟真空性靜坐那成九轉功暫借叢林
聊避俗一春花鳥謝東風

仙人爛醉醺醺春迷亂桃花不可尋看到菱湖
明月下忘機山鳥獨情真

題馬宜泉書屋

飛來何處此羅浮試把人間小橐收春到髯翁
留一脈天風吹月照君樓

題劉怡溪居

喜鵲巢邊雨露家春風得意長黃芽從吾飽喫
胡麻飯五岳峰頭好自誇

春望

杖藜到處立蒼茫兩脚青山老法幢飛去白雲
何處住一簑烟雨下漁江

中流一艇小微茫暫借孤蓬作雨幢木末數聲
春鳥動桃花兩岸照清江

送金堂彭生

東南雲水飽重叅誰作相逢一指看衲被蒙頭
君問我分明記取草鞋錢

山中送鄧生

一曲叅同唱未休強將從事作青州歸途兩畔
桃花雨迷盡春林酤酒樓

海天玄鶴雲遊健溟渤青瑤月上遲仙骨未成
吾欲老揮毫聊作贈君詩

送何生還簡州

乾峯晴雨無人問水月江州世所聞歸去好看
峰上樹莫令空度武陵津

再習靜報恩寺

如此風光淡薄何青蓮居士小維摩沙邊滴破

黃梅雨來與郎君煉情魔

老子虛懷不可圖前山燈火下昆盧江聲寂歷
蘆花老兩岸風生鶴影孤

舟中

桐江老子費登臨文叔當年擁萬乘千古羊裘
重軒冕一竿風月是知心

聖泉崖中諸生曾誓學道若托之空言者

爛醉崖前抱玉琴椎殘牛耳憶寒盟山空谷響
知人意若負當時一片心

送江掌教之平江

楚雲粵嶠夢初醒暫傍新磯改舊吟又送故人
江漢去榴花蒲葉坐寒扃

題江城贈別卷

君在長安早下帷幾從季主問狐疑而今買得
成都卜正是公車待詔時

酒滿清樽劒氣生少年輕別重橫行莫學班生
誤投筆直過蒲海覓功名

題然燈寺

慧炬慈光燭焰燃塵刹鏡中天只須一點
如螢大散與人間作法傳

游青泉以詩贈碧桃花次韻

獻歲緋桃蓓蕾回瑤函先寄出春臺祗緣華閣
相逢笑不比玄都兩度開

誰栽樹染海中霞和露調霜載一車潑向枝間

春爛熳朱仙城畔映千家

樵路西崦上北磯羊裘牛角謝相知如何漫作

少年事細和上林春色詩

詩鈔

卷之六

辛

詩

與諸生會講于玉溪庄有作 時舉先賢

識得此意不可不培養識得此意作何狀

答曰即孔子之知及之也又有問必有事

何如答曰知知及之則知必有事矣共懋

楠桂蕭森之處有牧童謠聲響徹問諸子

曰此何物也遂作詩

一聲何處牧歌來萬戶千門此處開識得此中

真寶意不知那地有安排

龍洞觀尋隱士不遇書壁而去

橫笛遠天驚客心清江飛過一瓢春美人家住
蓬萊島雲入薜蘿何處尋

書般若寺壁

拄杖芒鞋信步來何須南岳與天台陶君欲過
東林去早是聞鐘却又回

訊楊麗巖少叅初歸

不去畏途惟熟睡歸來伯起道何尊化龍山下
開三徑一水盈盈隔石門

北龍山石門皆楊居地名

九日僉憲劉怡溪招予登高枕上口號聞

詩鈔

卷之六

某

是日有雨

吾家桑落酒初熟寒索菜囊病未聽聞說東山
有高宴翠微風雨折何巾

酬圭洲弟次韻

重陽有作如招隱兩處和謠誰得聽六十下帷
脩卯塔山風休侮白綸巾

西崦樵徑磨新斧北汧漁磯理舊緜已補撒珠

羅作帳肯將鹿酒葛為巾

隨身草木肯能戲到處松山足可聽天道陰晴

比人事一時兩屐又雲巾

入峪有似兔脫畢臨江何如魚逃網見曉堂中

晞日坐顛毛薄若不勝巾

見曉堂北

夢中似受真人訣蟻聞如雷巨得聽醒望霞車

在天際五雲縹緲九陽巾

吾家仲子早聞道手把長虹作釣綬釣出驪珠

塵海白與誰摩頂脫誰巾

法傳午夜夜衣中寶舟渡三江水上緡葉下菩提

潛結果山前偈僚尚橫巾

詩鈔

卷之六

七

老矣杜機遭客相艱哉冲莫與人聽自憐少日

天池寺坐破蒲團一洞中

予二十歲時嘗引藤轎若寺自號洞中道人

人

寄和崙谷箕仙

西林北渡老烟霞卧看浮生蟻蛭家龜鶴引年

思度世八千歲一轉黃芽

送郭學博掌教文水

類池水上看燈咏文曲山中伐木歌別路風烟

人世共小山叢桂奈公何

舟同李渡人爭羨日向冬暄老欲傳他日南華
有新義可能重寄此冥箋

江干口占送陳王二生應貢入京

文曲山前花滿枝太平江水風生漪臨水摘花

送吾子春入馬啼隨所之

署縣師別駕示玄詩十首卷之

官輕東海三年水病懶西川六月師作吏風塵

思度世叅同新構十篇詩

文曲峯詩撫蜀中丞曾確菴公平蠻還

詩鈔

卷之六

七

凱過予憇山愛之題為文曲峰頃乃檄所

司勒石山下云用符所夢先是公夢觀予

山中論議奇新自喜超脫及至敬止恍若

宿夢故云爾耳乃系以二韻五首附刻碑

陰以識暨云

露布戎平騎滿山鳥雲風角丈人還文園卧病

人垂老擬寫穹碑第一丹

蘭皋桂畹靄團雲水伯山君聽異聞題作武陵

溪五曲前川歌棹落紛紛

文曲耽耽五岳青春風麗藻滿江亭峨嵋劍閣
遙相望天上應增處士星

山開霏靄園如畫水帶連漪折作之山水但教
能避俗敢云翁季有雄辭

懶隨王谷守司空豪縱長庚字九峰幸作盛時
開措大辦香疑處想南豐

西崦樵徑詩四首

同武功康生舟行至
西崦徑信宿而反

青崦白水住遙空短笛扁舟付醉翁朝踏鷗飛
落沙跡暮聽漁唱入松風

詩鈔

卷之六

九

山

排空岳萼寒芙蓉極浦蕪葭望亦通欲渡後來
同好事小舟橫艤步亭東

翠微雞犬入氛氲布幔岩堯坐夕曛山下耕人
齊問訊恍疑身是武夷君

徑仄溪迴鷗鷺華萬松深處有梅花誰同徙倚
蒼苔鳩共卧濤生午夜家

同梅鶴洲少參余曉山主政過雲墨亭

溪聲潭影鬱雲東幾處雲花落鏡中穩及布鞋
趂着靸青山隨我說無窮

與梅余二君夜話大佛寺

青山隨我說無窮往事篝燈社漏中夜夢鷄絲
騎象者起嗤夸父鄧林東

慶景兒師徒三士登樓居

樓上先生未白頭樓中弟子學於謳今宵聚首
談何事應憶江南沈隱侯

送簡尉宋六泉歸田光化

三千里路一年官黃綬青舸下急湍雲水社中
題勇退道人來自武當巔

詩鈔

卷之六

三

月

宿寶峰寺口占

七十衰翁處世忙身前身後兩商量今朝引箇
青烏子又在三山栽白楊

酬圭洲弟重陽作

六十六歲節重陽三日三山隔醉鄉只為雨中
少好事亦因蓮社禁華觴

一局棋枰萬古忙華山人老勿思量誰收汗血

追風驥暫止霜蹄繫綠楊

蓑衣漁艇晨收餌鐵甲約緇沙夜量自向人間

爭未了獨憐曬網掛垂楊

江陽李生樂山居予墊久贈其還且善堪

輿為予定阡故末章及之

聞道久知溫伯子傳書今遇濟南生半窓燈火

花前度一道寒光雨後橫

君家學術如樗里暇日時窺小錦囊莫是周公

卜洛後靈文千古落君傍

口占課景兒學韻語二首

北泚漁磯抱橘洲山人乘興一垂釣西風寥唳

詩餘

卷之六

三

鴈聲急收卷絲紙歸去休

西崦樵徑路霏微濕露沾衣願不違不種桃花

因避俗免招漁父叩幽棲

送學諭趙君之鄭府教授 二首

吾宗偶偶握道遙時引諸生伴寂寥新社已成

君又去他年雲路可還招

翹翹鄭國石脩天名掛河間禮樂前若遇講餘

咨野叟子真谷口學耕田

鄭王嘉靖間以諫名

送富順令劉君之鎮江倅

川南嘉令有劉侯瀟洒清標入望眸三約始分

聯袂榻一詩遙送濟川舟

君登北固猶常調老我青山一拊髀自是翩翩

湖海士豈無推轂鄭當時

送秋官鄭脩菴獻成還朝

劒閣生風引使輶峨嵋擁月伴還朝 皇恩清

問通清漢隨舫清波雜海潮

哭亡弟圭洲七七偈

又作中陰頌

陰中七日好精脩天上人間得自由五岳三山

詩餘

卷之六

三

無覓處道人隨便是丹丘

陰音陰

中陰俄俄二七還雪消冰泮路漫漫不知何處

松風起吹却門前小案山

三七晞晞中陰微校書樓鎖玉龍園分明記得

來時路目斷垂芒天際飛

漢家天祿是何年授記菩薩已惘然六十子雲

成底事四回七陰又綿綿

五七堂堂中陰乾多生還畢草鞋鐐隨身一喝

金毛吼匝地白牛猶膽寒

鴉鳴六七曙蒼蒼隔斷紅塵路杳茫無色界中
留不得一聲漁唱入滄浪

七七依然四十九倒數從前亥子丑無畏光中
有法身何方路上無蒼帚

新舍春初試筆

松樓結構野人家種樹歸來又種瓜除却當年
湖海氣多因齋後見桃花

騷騷鶴仙徒想酌水供花佛未來欲度衆生
無盡意好憑阿閣靜關開

青餘

卷之六

三

集

二韻詩一首代書寄梁帶川

孟津渡口題詩日槐里衙中入梓時湖海交遊
萍聚散英靈河嶽夢佳期

文曲山中與趙行菴文傳飲酒

攀芳穿靄扣山扉桃花李花開不遲勸君數酌
將醅酌閑聽山僮唱竹枝

送賈縣尉陞龍安經歷

松烟未上龍安突草色先經寶子山身作太平
無事更不妨隨處暫郵閑

六言

夜讀

斷雨流雲儲葉老夫好隱牆東閣書東牛腰大
半床燈火幽風

泉亭

影避洛官鄴館既辭周黍殷禾已發幽人長嘯
又逢孺子清歌

梁山道中漫興

春暮巴雲轉雨夜寒掃地焚香青城落籍仙子
詩鈔

卷之六

四

集

白社脩書謾郎可但鳴鞭堤上締觀袖手賢傍
相思一夕如蛭誰鍼公子膏肓

和楊升菴雲頂山石上詩

詩云昨曉靈燈
淨土最靈雲頂

盤陀三百六十飛陞八萬四千翠波諸峯
須彌納芥衆水阿耨羅河處松濤清轉

山梵歌

獨石盤雲冉冉三川結字斜斜望中下玄雙鶴
坐處開白蓮花賣卜君平人世思家杜宇天涯
成都仙人老矣何地暫休吾槎

詞

蘇武慢

產山驛次韻

嶺外歸來祁陽病後添得數莖華髮抱膝推藏
閉關吟卧屢見中天圓月鎖匣陰符染塵長缺
不似向時英發但剛定肘後諸方聊作南遊筆
札○乍聽得新蟬一弄短牆斜日疎雨亂雲搖
曳苔跡溜痕暝蒼烟藹忽到早秋時節寂寂蓬
蒿青青松竹還我故吾則那又何須嘆世心勞
恹事書空咄咄

詩餘

卷之六

五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六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制策

嘉靖乙未科

臣對臣聞天下勢也運勢者機也握機者
志也建志者時也時也者事之會也聖人
之所競也唯聖人能速赴時以成天下之
務其志一定而不可移而天下之勢常固
而不離也勢也者天下之命也聖人之所
重也且天下大器也勢離則或昂而不可
挽或低而不可舉低昂之間誠有機焉惟
聖人能研先幾以平天下之勢而常不失
時也此古之人所以欲帝而帝欲王而王
欲守成而不愆不忘者也成其道常歷百
世而不廢非有暴亂之裔不即敗也後世
循其迹則合而稱曰聖王治天下之良法
要道也夫求聖王之法於千載之上其勢
變矣臣得其機焉學聖王之道於千載之
下其時異矣臣得其志焉勢也者伏於無
形者也其來也不可豫其去也不可追其

倏然而聚也不可度其忽然而散也不可
合也非有機焉以運之則亦漫漶賸耗而
終不可執也時也者藏於有待者也其蓄
也或發之矣其張也或弛之矣或行而尼
之或塞而通之矣非有志焉以隨之則亦
顛倒錯亂而會不逢其適也機以持勢志
以發機時以建志得其說者天下國家之
治可幾也

陛下發

文錄

卷之七

三

德音求歷世長久之數持盈保成之道思

祖宗創業之艱念民物望治之願此愚臣之所
懷蓄而欲以獻之於

陛下者也臣嘗自謂謏謏謏思與天下返朴
還淳盡忠竭愚可夙夜無息也恭遇

陛下拔之於塗泥而以縉紳彌綸之謀大人御

世之規

詢之如是而不言則臣之自棄甚矣言而不
詳擇而不精則臣之無具明矣夫士莫大

乎有自棄負

君之罪有不學無具之耻也臣請以

聖策所及者條對之而後及臣之說幸

陛下詳擇其中焉臣伏讀

聖策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

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

自其為君者何如耳夫歷世永命之道詩

書備矣臣敢冒昧億對曰上世風氣淳固

貴道秉德其君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心

文錄

卷之七

三

之精神廼與造化流通故能其壽皆百其

在位皆六七十年或四五十年而天下大

治物不夫厲民不彫喪後世稱曰治安未

已也夫人君居崇高富貴之地故驕奢易

生而逸欲乃興也彼其宮室之壯麗服器

之繪飾車馬田獵之侈縱聲色子女之豔

美固自以為盡天下之腴養安矣矣抑豈

知惰聰明而壞氣志已包藏天下之大毒

而不自覺哉是以高識遠覽之主必求大

道之原知性命之貴儉以自奉不過乎物
雖以尊貴之極而其恬愉簡靜無以異於
山林修潔者之為是以精神充盈年壽益
堅德性堅定外誘不入天下有奇袤之術
淫蕩之巧舉無所入之故天下陰受其休
養綏寧之福而歷世之久近亦從可卜也
是歷年之久與歷世之久固相頌也臣又
伏讀

聖策唯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

文鈔

卷之七

四

久本於文武之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
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
基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
能盡持盈慎滿之道也夫創業守成之事
當塗之士爭言之矣臣敢冒昧億對曰創
業之君得天下於至難而守成之主失天
下於至易何其不相及也臣嘗伏而求其
故矣賈誼曰三代之王所以有道之長者
以其諭教太子而導之術業也斯言可謂

根極理要者矣故周公教成王至老而不
倦也豳風之詩無逸之篇是周之所以貽
永年之具也漢唐宋之君其始也皆百戰
而有之憂勤惕厲若可述也然亦有身親
為之而身變其初者矣況其子孫之繼體
者皆出於婦人狎習之手其於正人正言
心不相洽而意不相安不見王業之所以
難安得不以易心棄之不原天命之不可
忽安得不以怠心處之老成忠愛之臣起
而救其遺餘末流已無及矣雖其間英主
誼碎不無有之然或得於天資之似矜飭
之粗依倣假借間斷者衆也是以不逮於
三代之美已是故古之帝王不恃其積之
厚而恃其繼之者賢也不恃其德澤入人
之深而恃其子孫維持之有其具也謹擇
人選任使以教諭之必所其無逸必知稼
穡之艱難必知道術仁義之正雖歷百世
而天下蒙其福也歷年所永天命之道實

文鈔

卷之七

五

在於此臣又伏讀

聖策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於太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於

今朕以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於民臣於此有以仰

窺

聖孝之大

聖德之謙也臣謹冒昧獻言曰

陛下之繼位也是中興之運治忽之機也然而

不能大有為臣竊以為過矣

陛下聰明英哲迥出前古

踐祚以來十四年間講學師古更化善治君

臣之間未嘗不以堯舜相期高宗傳說蓋

屢歌而咏嘆之矣臣嘗觀高宗之學方其

退於默也藏其精至不測也養其明至不

撓也所精義者至神也所研幾者至變也

豈不緼原挈本直截簡易哉以是言治無

難矣是故力定者必先為之強也見定者

必先為之明也守定者必先為之植也今

時學士文儒彬彬然會于此矣非必無古

說沃王心者也

陛下誠留神於此以光

太祖以繼

太宗至孝也以承

祖廟以育羣生至明也修之乎一時而名譽垂

之無窮聲光著而不磨至美也幸毋曰積

累之者厚矣可恃而安也臣又伏讀

聖策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弘業於無

窮有隆弗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

物得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

思之不知何以得此臣於此可以窺仰

陛下大有為之志欲建萬世之長策也臣敢冒昧獻言曰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非臣之愚所能覩然其指歸要領之地不過曰法

祖敬天勤民而已夫欲思其創造萬艱惕然悚懼不可徒有是心必實有是事可也然而恭儉盡之矣夫創業之君與守成之主其求賢裕財以成天下之務道未始有異也然而每不相及者其故可知已彼以難處

文鈔

卷之七

九

之而此以易乘之而已也夫人君之於臣也如其不賢則急去之矣如其賢也烏可不改容貌而禮之也哉臣嘗觀之小者至於奴隸臧獲至卑賤也一不得其歡心則不能致其勤力而況於天下者艾魁偉之士其視爵祿榮進已不足以羈其逸氣而泰之矣又况接之以勢而震之以威何以能要其忠貞而俾之自盡也哉蓋末季之君嘗自以為賢為聖為天下莫已若也挾

是心也安往而非其振矜驕忽之地也哉佞諛之風因是而生子思之觀衛是已是謂事虛名而忘本務願治之君何便於此先王之世大臣盡瘁小臣靖恭百工師師各思自効彼固有以深激之也臣聞之民將窮天下將多故則府庫必充實何則以君之侈心將生矣天下之最可憂者國富而君心侈也漢以是而事邊功隋以是而恣遊幸豈不大可畏哉天下之禍起於有形者可備而藏於不見者不可得而支也倉廩實府庫充此謂無虞之世可卧而治者君之欲一動而大亂極壞隨之矣此非無形之隱禍不可支之至痛與非夫中正搏節之君安能富民而祈天也是二者有國之恒患也故曰法祖者恭儉盡之矣夫欲保洪業延永圖則當敬天天命靡常決去留於德之厚薄也然而仁義盡之矣夫仁者行乎天之陽者也義者立乎天之陰

文鈔

卷之七

九

者也。天以陽生萬物，而以陰成之。陰以輔陽，可也。陰而勝陽，非天道也。故義而勝仁，非君德也。夫聖人以其不忍之心，流溢域中，至於不得已，而用刑罰，已非其初意矣。而況於敲朴鞭笞，流血刻骨之慘哉？夫法吏之酷慢，天雷民刀筆筐篋之所為，無禮義教化之道，而廼寄民之命於其手，或者非天意也甚矣。天之愛民之深也，豈其使舞文弄法之吏，任情恣意以制其死命也哉？此先王所以恐恐焉不觀於天命而觀於民心之去留也。故法吏者，先王之大忌也。故曰：敬天者，仁義盡之矣。夫欲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則當務於勤民之要，然不過命吏教養之而已也。臣觀三代以還，願治之主，嘉謀之士，皆能隨世以就功名。其於民之務，不可謂無意矣。然未有能躋之仁壽之域，天下咸稱曰：治安何王？道之難行與？臣嘗稽之往古，驗之特務，念此至

熟也。三代之時，分土而治，故地近而化易，及分民而治，故勢接而情易。通分田而耕，故業嘗定；而俗易成，此先王維繫聯固可久之道。坐而運天下之術也。夫三代之世，雖暴君污吏，亦不敢甚，靈用其民，何則？以民者已之資藉也。甚則方伯問之，天子誅之。故民之勢常重，時則各遂其生，各適其所，無有大盜崛起，土崩之患。以先王有以深結之也。夫天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唯逸豫，惟以亂民俗，吏苦不知務，唯簿書期會之為急。大吏出黔首，相與易宅，罵衣帷，騶從虛廩，餽飾傳舍，而勞之大吏之威如神。如帝足以震耳目，而擢於閭市，其至與民情邈不相及也。大吏已去而民之室已嘗索然，民焚焚民實勞，止唯恐其再至矣。受長牧之責任，民社之寄者，固當如此乎？人方相安以為常，曰：是固然也。小吏以為榮，廼私心嘗竊願之以大吏之

足以制其命也故厚遺而餽賂之不給則
急取諸民夫小吏之祿每薄也內有溪壑
之欲而害於薄祿而重以餽遺之不及則
其取於民也有既乎甚哉吏之巧於取民
如捕蟬者夜焚薪而振其樹也其闢茸熟
爛自棄之輩知已之無能為也方且飽吞
厚啗日穰民而奪之金不耻也受親民之
任承流而宣化者固當如此乎如是而欲
民各遂其生物各適其所難矣哉往者

宋

卷之七

七

七

陛下以民之饑寒為憂加意農桑之務勤民之
意至懇切也然久未獲其效者吏不廉平
不能奉

明詔也誠能一重吏責則科指條授而化行
裨海之外可筭計課効期日而得也何憚
而久不為此夫天下之士方安於苟且自
利之計聞

陛下核實刻意期於惠民則亦爭自砥礪切磴
以功名自期待矣人得自効務可稱述而

良法善政彬彬洋洋相浹洽也臣又聞之
吏有良者而急奪之民置之散處此與不
得良吏同也夫賢者已去方來者未必賢
是天下終不得被賢者之惠也畫策者欲
重祿秩而又其任此亦計之得者不可不
察也故曰欲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亦
重夫吏責而已矣凡是數者皆臣就

明詔所及者而演之耳若所謂良法要道善

守善終之術臣敢不竭其愚臣又觀自周

文

卷之七

七

七

以來上下二千餘年之間天下一統者僅
七八百年而止耳其間禍亂時時間作皆
由於勢已移而機不持時已過而志不逮
是以國祚天命未之能延而保業之君終
使成王高宗獨美於其前也今

陛下策臣以良法法之良豈良於能運天下之
勢策臣以要道道之要豈要於能握天下
之機臣前謂天下勢者何也以一人而運
天下如臂之使手手之使指者是也不得

文獻

卷之七

古

論

此勢則指瘡臂蠱而不可動也臣何以謂
運勢者機也今天下之士日趨於浮薄而
無實用也農日趨於困屈而不能自存也
工日趨於奇技淫巧而傷天下之財也商
日趨於操柄富貴而侔天下之利也官師
日趨於巧宦銳進而不顧天下之大計也
黃緇之流日趨於自便自利而不顧衣食
之原也東南財賦百倍其力而後致之也
西北戎馬萬全其策而後安之也邊鄙日
竭而告不給矣夷狄日橫而憂不備矣
宗藩日息而祿不充矣馬政徭役軍伍將吏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此其勢亦可謂低
昂之間稍不平矣在於操得其機而轉移
之耳

今天下雖未極治亦可謂少安矣然而天下方
認認然若有隱憂他患者此不得人心之
效也夫天下之情易通則人心得矣臣在
草野間

文獻

卷之七

古

論

今之諫官稍失其職矣此不善其機之大者蓋
士無實學每欲咬啗以成天下之務故言
議有餘而鮮事實宜有以一懲創之也然
全軀保妻子之志興雖負累不恤也夫士
不棄時自奮於功名之途此士之罪也然
而或出於創懲之過與則甚可惜矣天下
之勢安得運之而有餘力也哉是以保天
下之良法無喻此一機也臣前謂握機者
志何也臣愚妄議以為

陛下東明睿生成之德當百六十餘年中興之
運此正可以大有為之時也迺今人望極
矣而效不見者其亦

陛下或於所謂志者未甚切與臣請演志之說
以終焉夫志者心之精神也心之精神聖
之懔懔神之底裏也古人之治天下取之
精神心術之際而優為之矣今夫古人之
所以治天下者可得而見也其所以存之
而神動之而化鼓舞之而民宜而天下不

倦者此不可得而見也蓋可得而見者聖人之應迹也至退藏宥密神明之此豈流俗故常然哉是道也刊落枝柯根原見矣培養既至端倪生矣濠泊既融素質露矣堯得之而無名舜得之而盡善禹得之而無間文得之而為至德高宗得之為恭默陛下得之而為敬一也蓋敬則神一則精精神之極與天地流通天下之事為之則必能勝行之則必能至可以永年可以延世可以保民可以育物可以光

文獻
卷之七

其

集

祖宗庇耒裔也但恐勢尊位極之地所以曠然以觀寂然以省事克己之力求定性之方致合一之功收一原之效者有未至耳是平天下之要道無踰此一志也臣何以謂建志者時也方今勢雖低昂而未去機雖參差而未離如上所陳者失此不為必為痼疾起而圖之良法要道取之在我是天命維新萬世之一時也語云難得者時也

臣故曰時也者事之會也聖人之所競也惟聖人能速赴時以成天下之務而天下之勢嘗固而不離也唯

陛下始終留覽無失此大有為之時天下幸甚
臣謹對

文獻

卷之七

其

集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七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奏疏

乞求真儒疏 嘉靖戊戌年

翰林院編修 臣趙謹

奏為乞敷求真儒以贊大業以慰

聖心事 臣于本年四月廿一日伏觀

皇上軫念元元旱傷流離乃

躬祀

郊雩百官陪拜 臣于時感激發奮退思時務

但 臣智慮短淺見聞寡陋不能一時備悉

條列謹取其大者一事為

陛下陳之 臣所謂大事即敷求真儒是也夫果

求真儒也則天下之事自有任之者矣又

何待于 臣實告也乎 臣聞為政在人雖有

聖君必資賢輔此古今不易之道也

陛下以天縱之資撫中興之運汲汲求治十有

七年于茲矣志非不勤而未收丕應之功

人非不用而鮮獲得賢之効此其故何也

蓋由大小臣工罔懷報

主因循偷安流風萎靡股肱師保之義辭而

明論道經邦之職曠而不脩日久日浸無

復奮庸之氣

陛下欲驅策此輩以赴于勲華之域不其難乎

若猶安守故常而不廣求真儒以為之用

臣恐

聖心無時而得慰也太平之業無時而得建也

且聘徵之典乃

祖宗舊章以至

列聖亦有

令甲其在

英宗朝嘗舉江西儒士吳與弼矣其在

憲宗朝嘗徵廣東貢士陳獻章矣矧

上帝篤生

聖明應期御世真大有為之

君也則何為而不生名世之臣與之相應相求

也哉故曰雲必從龍風必從虎

聖明既作賢哲快觀乃今遲久而未相遇者無

亦求之有未至也乎蓋文藝之科有司之

式可以旁搜中才而難於坐致不召之士

也故必有渭濱傳巖之事而後足以當今

日大有為之運臣請以商周之事明之昔

周之文王承累世之隆基嗣太王王季之

盛德西土君子當必滿朝而吊民混一之

大業則必付于渭濱之釣叟商之高宗起

于殷道方隆之日遺老故舊應必足用而

文鈔

卷之八

三

菹梅舟楫之寄必托諸傳巖之桀夫當是

之時二賢非有希合于世之願也殷周之

制非別無取士之科也而二后則特超然

為格外之選二賢之既得遭遇也則按筆

釋錡位登台衡不崇朝而知大業之可定

不下帶而知正學之可明君臣相逢機軸

神交洋溢兩間輝映萬代所謂惟非常之

士建非常之功惟非常之

君能用非常之士也故不以文王高宗之事望

我

皇上者是上負

聖明者矣不以呂望傳說待天下之士者是下

誣豪傑者矣

陛下若以二后為敷求之式則何遠不動何幽

不應以二賢為得人之準則何取不精何

得不真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得一人焉

如呂望而用之得一人焉如傳說而用之

則何願不遂何功不成語曰取長途者必

文鈔

卷之八

四

策良駿善工市者先操利器真儒者適治

之良駿而平章之利器也今歲月易遷羣

生之望治切矣

陛下何難于此而不為也且羣鳥落落不如一

鶚其臣翩翩不如一賢賢者之用于人國

也以道事君以正格物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家國天下為一念是之謂

有大臣之度是故陰陽未調水旱相仍則

大臣憂之肆夷未賓軍務敝頽則大臣理

之黎民流離府庫空虛則大臣恤之風俗
衰憊人才頗僻則大臣率之貪夫顯行酷
吏肅除則大臣治之百度未張萬方未和
盜賊具興則大臣任之故曰通治之良駿
而平章之利器也盛古哲王所以運天下
之具如此今

陛下上嘉唐虞下樂商周而治平之願尚未自
撫者無乃具之未備與豈

陛下之意亦將謂世無斯人哉則燕齊之國尚
有管樂炎劉之季亦生諸葛况乎巍巍盛

朝中天而立薄海內外豈無一人抱王佐
之略而處者乎伏乞

陛下斷自淵衷肇舉

盛典遠宗前謨近遵

祖法上承

天心下慰人望明

詔中外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求賢輔治之意善令內外百司庶府博加

採擇無間士民凡有明先聖之道蘊經世
之學仁智老成之士皆得舉聞然後取其
尤著者以禮賓之以師資處之必究其道
德之實精一之蘊庇民易俗之具果係一
代真儒允契

帝心者則寄股肱輔佐之任無令尚父良弼得
專美于前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
臣之故不勞而王此千載一時不朽之業
名懸日月而愈光德配天地而無窮豈不
盛哉豈不快哉

宣諭將士疏 嘉靖庚戌年

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 臣趙

謹

題為宣諭事本月廿一日該 臣奏為獻計破

虜事今虜大營在通州先鋒環繞

京城不先挫其鋒則虜益驕不可制矣 臣愚

妄謂宜急遣近侍有才猷辨博官一員捧

諭各軍營激勵三軍之士許開損軍之令許

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為戰但得一首級者見賞銀一百兩如有將官等逗遛觀望不進者亦許本官指名奏奏在不失機宜其賞功銀兩須差錦衣衛官校押付各營紀功官員隨同本官刻期發行待事定之日令如故惟

皇上命當事大臣議其便宜行之欽蒙

皇上准臣論事陞臣一官兼風憲職銜奉

勅宣諭城外各營將士寬其損軍之罪重其賞

文

卷之八

七

功

功之格臣于本月廿二日酉時領勅廿三

日前詣城外總兵官戚寧侯仇鸞等營宣

揚

聖意激勵勇敢廿四日早再至鸞營令其督軍

前去勦捕竄賊鸞以為兩大未可動臣以

為此雨天之所賜乃賊虜失利之時正我

軍出奇之際今傳聞虜往白羊口出去臣

以為白羊等處皆山隘險塞去處而此賊

止其一支又以搶畧財畜極多輜重為累

若用奇兵趨出賊前令賊回尋古北口故道則我三軍大戰可獲大克若放賊使出待其半渡縱兵擊之可獲半克若止望賊塵送之則為無策今

朝廷開曠蕩之

恩令爾將官各得展布軍士又遇此出格之賞

且賊入山險之中復值雨水如此乃狂虜

大敗之日將軍立功之秋也鸞聞臣言即

應曰此去定當大殺賊將官軍士莫不感

文

卷之八

八

激思奮即時前去臣仍宣諭城西城南城

東守護等營軍尚有宣府總兵官趙國忠

一營在沙河迤北離城尚遠臣未經辭

朝不敢擅去已令總兵官仇鸞差夜不收齎

捧臣宣諭告示彼中將士訖廿五日卯時

進城臣才薄識短不能仰吞我

皇上激勵將士之至意臣不勝悚懼待罪之至

自陳疏嘉靖丁巳年

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臣趙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嚴考察事臣

嘉靖十四年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
陞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左春坊左諭
德兼監察御史謫廣西慶遠府荔波縣典
史歷陞直隸徽州府推官南京吏部文選
清吏司主事署郎中事南京光祿寺少卿
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叨轉今職近該南
京吏部奉有

欽依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員臣忝官四品例
文錄卷之八九

應自陳竊念器識凡下文采履章象

聖明設儲館職一十六年然後付以成均之任
未有毫髮之功以報

至恩而間因奉使無狀自取罪責復蒙

皇上寬其斧鉞之誅惟令置之遠方俾其思過

而八年之間已復薦歷清省陟在下卿之

列故臣之感奮焉報最切最深無以為喻

居嘗思念臣樗朽之材雖獲沾

聖明不忍終棄之仁而臣犬馬之年已侵尋疾

患屆於始衰之日圖報之心徒切鞭策之

力莫前夙夜惶惶懼招鵜梁之誚以傷素

絲之風而未敢以為請也即今考察京官

正大彰黜陟甄別賢不肖之日伏望

聖慈俯鑒容臣此時罷歸田里以警偷惰以清

仕路則天下曉然知臣

皇上於一微臣所以育養懲艾湔滌之以成其

材者已無不至又必待其位至見其終不

足以克荷然後去之則莫不勸于義而奮

于志矣此正我

皇上所以御羣臣而隆聖治之道之最切者也

自陳疏隆慶己巳年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

臣趙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事近該吏部題

請六年考察京官四品以上許令自陳恭候

宸斷臣叨官二品謹遵例自陳者伏念臣某以

嘉靖十四年進士擢居史職庚戌之秋狂
虜犯順臣力沮羣姦和貢之議遂為所構

仰賴

先帝聖明察臣孤忠罪止降用至辛酉之秋復
蒙

先帝收錄陞臣戶部右侍郎到任一月惡臣者
暗令言宦逐臣面籍家食已八年力就衰
已絕仕進之望矣恭遇

聖明御極拔擢海內懷忠伏節困阨廢棄之臣
文鈔 卷之八 十一

洗滌而錄用之於時起臣吏部左侍郎掌
詹事府事

皇上臨視太學

錫臣以坐講之榮臣轉陞南京禮部尚書復
特賜召還之命乃臣旋自南曹再供

講幄則兼官分教

恩賚有加遭遇之盛獨在廢起諸臣之右矣故
居嘗揣捫實自懷耻竊念教士修史日講
敷言俱為重任已非臣之淺陋所能稱塞

况臣又當此垂老之年精力衰耗雖強矜
持而智慮不逮故

侍從將及二載而報答未有涓埃當此大明
黜陟以勵臣工之日所當急退以避賢路
莫先於臣也豈宜又冒

榮祿浮沉取容以自壞名檢于晚節末路也
哉伏望

皇上俯念微臣青衫去

國白首回

文鈔

卷之八

十一

朝故態尚存形影孤隻既不能為人作桃李
之私又不敢背公養寵冒之譽徒恃悻直
終蹈危機故于此時懇乞骸骨願齎拙志
生還舊山以消羣猜之疑終守知足之戒
是我

皇上既擇用臣於廢棄之餘又保全臣於

寵榮之後矣臣雖晚達而得善終又豈非至
幸也耶

議邊事疏 隆慶己巳年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趙

奏為懇乞

聖明賜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以明臣跡以圖

報稱事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

聖恩命臣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李

等在內閣辦事臣於次日

廷謝畢復

面恩講筵蒙

天語叮嚀命臣某盡心輔佐贊理政事欽此臣

文鈔

卷之八

七

於時稽首仰對謂近日

朝廷紀綱邊防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捨身任

事未免招怨伏望

皇上與臣作主張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

負任使以干

明典伏蒙

俞旨知道了欽此臣某感

恩圖報一念之誠于是淪洽骨髓矣至九月內

聞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 握兵

觀望于懷來宣府之間總兵趙奇棄鎮

避于應州方域之境巡撫李秋副將麻錦

等皆閉門鎖堡以自全夫高位重祿之臣

有封疆守備之責者坐視狂虜深入屠殺

生民曾不能發一矢以向賊其心固已忍

其罪亦已重矣然又于旬日之後虜騎尚

未退盡乃輒敢上誇功獻捷之疏以欺罔

天聽是誠何心哉人臣之罪寧復有大於此者

乎當有巡按直隸御史燕儒官歷陳該鎮

文鈔

卷之八

七

文武之臣失事之由及地方殘傷之狀以

聞又該刑科給事中查鐸雲南道監察御史王

圻劾陳 趙奇掩敗為功扶同欺罔之

罪一時

朝廷之上公論賴之稍明奈何該科諛部襲

守近年舊套在科則為漫然兩可避匿之

叅在部則為肆然庇護再查之覆蒙

皇上發下內閣令臣等看詳擬票聞臣即與大

學士李 說道

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

社稷之計也我輩則

社稷之隸又安可不勉乎

皇上虛懷委任我輩若不任怨烏能修政立事

以報答

聖主之知遇哉今正大同之罪只以

文鈔

卷之八

主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箇字斷之足矣主將不

固守

祖法也隆慶元年

皇上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太同巡

按所奏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

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守

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誰執我

輩若守得此八箇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

何政不可修又何懼于任怨哉于時閣臣

不以臣言為然臣亦隱忍不敢實

聞者以為俟其再查果如奏劾所論則請正其

罪未晚也今該巡按燕儒宦覆查失事罪

狀益加詳著况未經再查之先大同失事

之情弊已昭布人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

今兵部題覆仍循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

存姑息之意臣備員

密勿與參謀斷但自顧才識俱出諸臣之下

欲爭論而力不能徒抱學古之愚終鮮臣

文鈔

卷之八

主

時之智故懷慙而思退矣竊念臣某今年

已六十二歲來日匪多效忠無術若旅進

旅退惟知戀此崇階患得患失不思有忝

衮職則臣壯歲所存之志將與齒髮俱衰

而人臣守正之節于是大壞矣此臣之所

以自傷而不敢不以之自勵者也故敢冒

萬萬死罪哀鳴于

君父之前乞解輔職以避賢路退就講官勉修

舊業蓋臣自揣綿力不堪恐負

聖明委托之重又思

洪恩未報猶願輸消涕泣仰答之私以此自白其

心求無愧於自獻之言耳

論營制疏隆慶己巳年

題為遵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事照得我

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強臣握兵

之害其為

文鈔

卷之八

七

七

聖子神孫慮至深遠其法制甚周悉也永樂末

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

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編為三大營

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伐

而聚之為營既歸即當散還各府矣所以

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戎嚴征

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

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常變為

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為十二團營矣

正德年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

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彌未泯而

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

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

我

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

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強臣握重兵之虞

矣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

方矣此

文鈔

卷之八

七

七

祖制之畫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

欲竊賊將仇鸞之地遂請于

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

印而授之于鸞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

廳則畫變

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

則畫變

成祖分營之意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賊臣

得以肆覬覦之計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

事之危未可測也驚誅而以鎮遠侯顧輦代之衆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勲名以避嫌忌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于城內其怯弱可知皆由輕變祖宗之法遂致將強而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而如寧則有不振之弊

國家與強虜密邇而兵將之不足恃如此誠可為之寒心矣臣愚晝夜慮此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管統兵之法猶

太

卷之八

七

集

可遵行况近日兵部會推總督戎政之將武臣之中無堪任者蓋才足以統御十萬之衆而能變弱為強者非韓白之流不當能之求之今時果難其人矣若夫才堪將一二萬之衆者猶或可選擇而使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遣官校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

熟紀律之嚴縱皆得奏

聞而

賞養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銳先將戎

政印收入

內府有事則領

勅對印而

命將于間外事完則繳

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

于

上而

卷之八

七

集

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而無不宜矣轉弱為強之道實不外此今若徒徂于戎政廳之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管之意則將權重而避忌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任歸于一人而觀望推委者多兵不能練也夫與其握兵權于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于弱孰若分其權于五人令其各

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于強以壯

國威也哉臣一得之愚所見如此但軍國正

務關係匪輕伏望

皇上俯賜採納

御批發下

廷臣會議須求衆謀協同事體穩便而後施

行倘羣臣之中別有論議足以強兵杜累

裨益

廟謨者俱令條悉奏

聞恭候

聖明裁斷行之

辭一品疏 隆慶庚午年

奏為辭免

恩命事本年正月二十一日節奉

聖諭朕生辰大慶貞吉加

太子太保欽此臣聞

命自

天不勝感激不勝惶悚伏念臣往以庸劣居謫

職已無所裨益荷蒙

皇上擢居內閣贊理政事

恩同覆載報乏消埃方日夕冰兢思仰副

委託之重而自顧綿力懼不克勝茲乃恭遇

大慶覃恩復蒙

特降綸音超加官秩

九重渥眷一品崇階匪揣分量才寧不愈懼豈

惟懷懼寔又負愧臣之所懼者才力既薄

而報稱殊難臣之所愧者奮勉未加而

恩榮先被此臣所以惕然思避而不可覩然冒

受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下情收回

成命容臣仍以舊銜隨諸臣之後黽勉供事庶

得免過分之愆以圖致身之報也

韓霍本兵疏 隆慶庚午年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兼

掌都察院事臣趙 謹

奏為貪臣被論撫拾誣訐有傷

國體懇乞

聖明嚴加究治以肅風紀以正人心事該正月

十四日戶科給事中楊勅奏

兵部尚書霍已蒙

皇上令冀供職矣先該臣奏為遵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事已蒙

皇上准依兵部會議行矣方兵部未議之先冀

因被論註門籍求去忽出會議議畢又註

門籍三日遂有此奏撫拾往事詎臣主令

楊勅彼歷數臣與彼有憾者四事臣請

辯明之其一謂嘉靖四十年臣為戶部左

侍郎去官時事此時臣為嚴嵩所逐自

朝見至于劾罷甫四十餘日耳當時人謂冀

以重賄求補臣缺此乃嵩用事之時官府

陞遷常例于冀何尤當時科臣張益係嵩

之親其劾臣乃嵩所唆于冀何與臣時以

得去為幸于冀又有何憾今冀引以自居

謂臣憾已甚哉冀之迂也可謂誣矣其二

謂臣挾三輔臣止

皇上下閱因憾于已彼時閱期已定閣臣疑近

關虜臣測請

聖駕暫緩旬日無非慎重之意乃輔臣之職也

此時臣初入閣不過附名于揭帖耳非臣

所得主之也旬日之後即已舉行矣冀乃

謂臣因此有憾于已夫練京營之兵乃臣

之素志奉請

皇上下閱諸營之兵以振刷頽靡乃臣所快觀

臣方自謂千載之一時也何由憾及于冀

哉謔言無端亦至于此可謂誣矣其三謂

臣誘三輔臣請釋將官劉寶田世威之罪

冀欲以趙苛大同失事比其例而臣不從

以為有憾于已冀蓋不知此時臣初入閣

亦不過附名于揭帖耳請釋二將意出于

三輔臣彼皆人傑也何至為臣所誘哉

恩威出自

朝廷何可謂臣得以獨專哉趙苛失律本與

主將李世忠申維岳同科而與副將劉寶田世威不合臣謂本兵當屈人以伸法不當屈法以伸人乃異日處置大同邊務之語何得牽捏一處而強証臣之有私憾哉但以大同之事如臣所論實發該部之短臣祇知為公家之務而不復計僚案之情臣心常以此自愧耳若謂其有憾于臣則可而反謂臣有憾于其可謂誣矣夫此三事臣之辯已明折然猶皆在楊銘未効其

文鈔

卷之八

軍

其

之先也其四謂營制之議臣與之有憾夫營制之議定在近且去鎔論其期已遠臣何以預知其不從臣五軍分營之制而先憾之也哉又可謂誣之甚矣夫人臣于天下之事當以公天下之心處之兵權貴於分練兵亦貴於分此古法也分府以設將分營以練兵此

祖制也人皆知之也人皆能言之也第畏其難而不敢先發耳恐其事體難辨而議論難

齊衆口難調而猜忌難避術內有隱藏之禍暗中飛射影之沙往事可為明鑒矣故當事者說及京營則搔首咋舌而不敢一開口也臣雖老年朽質死不足惜然保命畏禍亦與人情同也豈獨能不懼死也哉
蓋臣遠感

先帝作養保全上感

皇上錄用特恩故冒忌而言之于是側目于臣者多矣豈止于一霍也哉其蓋自知賊

文鈔

卷之八

其

用

私狼籍不為清議所容又見臣兼掌風紀之司故勇于犯此不韙之名造為無端之謗而不計事實之詳大肆詆訐之語以聳皇上聽聰俾

皇上疑臣不肖令臣與之俱去乃得借此為名耳其設心以為臣若不去則彼得以對人曰吾非以賊敗也吾得罪于權臣耳若臣與之俱去則因以暗結忌臣者之心而明著去臣之功以為他日復用之階其為計

甚巧其為言甚險而其為害甚大矣蓋由
頃年人心日邪風紀大壞狂悖無忌之輩
止知媚臣而不知尊

主故忌為公之臣而厚私黨之結以至于如冀
之為而不顧也往者臣入閣辦事之日入
侍

經筵

面恩禮也蒙

皇上面諭臣宜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臣乃以

文錄

卷之八

七

七

朝廷紀綱邊防政務等語仰答

聖諭今冀即舉此劾臣謂臣為非所宜言冀誠
何心哉冀亦嘗讀古人之書而官至二品
矣豈不聞商高宗立傳說為相命曰汝為
朕益梅汝為朕舟楫乎

皇上御極自擇近輔初

發王音羣品生色臣雖猥鄙可無一言以仰酬
明聖乎倘使臣徒畏諸臣見忌乃默然而退以
求自全他日史臣書之曰有

君而無臣寧不辱

清朝而羞汗簡乎冀又不見唐姚元之拜相之

日以十事要說其主手臣往於

經筵中每以此等故事作為講章稱說于

御前蒙

皇上色許而肯之雖其才不逮于元之而官亦
非宰相然以輔臣獻納二三語即為冀所
持如此則伊傳周召房杜韓范憂治世而

允

文錄

卷之八

七

七

明主之言甚多皆當為冀之罪人也冀之喪心
寡學不知臣道如此宜臣以議大同功罪
之疏為彼所憾也夫冀謂臣憾已以四事
臣實無之若冀之憾臣則止因此大同一
事憾臣攻發其短其心不可解不去臣不
已也然臣係近臣義深責重不當因此貪
臣誣訐而輒自求去故必待此事辯明然
後自請于

皇上乞骸骨而還臣之自處義當如此恭候

聖裁但臣又奉

明旨無掌風紀之司遇此貪贓告訐之臣合當
論究伏望

皇上將給事中楊 原奏付之法司行拘一干
過送贓私人犯嚴加究問有無虛實如果
言官誣劾則罪言官以謝冀如果贓私有
迹則重加霍 據拾誣訐無耻之罪以警
官邪二官之罪既明則臣原無主使之情
亦不待辯而自明矣仍伏乞

聖諭布詔

朝堂今後如有貪濫之臣被言官論劾不知引
退輒乃撫拾欺罔肆論無忌挾制近臣希
圖遮飾不顧清議致傷

國體如霍 者許科道官奏聞

皇上嚴加誅罰庶風紀可肅而人心可正矣

乞致仕疏 隆慶庚午年

奏為懇乞

天恩俯憐衰老容令休致事本月十六日該臣

奏為貪臣被論撫拾誣訐有傷

國體懇乞

聖明嚴加究治以肅風紀以正人心事奉

聖旨霍冀已有旨了卿宜安心供職不必介意

欽此 臣捧讀零涕感愧交至恭惟

皇上御極徵用海內人士獨拔臣于衆人之中
而置諸輔弼之列此乃臣千載之一遇也
惜乎臣匪適用之才而無以仰副

皇上錄用之意臣雖有報

國之願而不能隨順諸臣謀

國之猷入閣數日之後即有大同功罪之議

數月之後又有營制分合之議從此漸生

翕訛之騰沸以致今被詬訾之紛拏此臣

自取之罪也然謂臣愚則可遂謂臣專權

亂政則大甚矣臣名在五人之後身居獨

立之邊入

朝惟影隨形居家無賓入幕豈有如此邪乎

寡助之夫而能專權亂政者哉臣昔論大

同功罪正欲明

人主賞罰之權今論營制分合乃欲復

國朝軍政之舊然臣二議皆已阻而不行矣

臣又何專權亂政之有凡此已蒙

皇上神明洞鑒故不即加誅戮于臣之身又令

臣不必介意臣上感

皇上天地父母生全之恩至深至重而螻蟻消

埃報答無地雖欲勉強而不能矣臣以此

自悼生悲而傷其魂臣又以他防生懼而

文鈔

卷之八

七

損其魄被論以來數日之內怔忡戰慄七

勺未進蓋年已老衰些少心神易得驚散

即今已如癡如醉忘前失後况能修政立

事以無負

重任也哉伏望

皇上大慈至仁念臣孤危之跡察臣衰懼之象

容臣比照近日尚書毛愷都御史王廷年

老致仕之例俾得生還以見丘墓則臣之

遭際可媲美古人感戴

皇上曲成恩過高厚矣臣自分今生已無以仰

答

聖明惟願以此未了之念于生生世世殫忠力

孝以報

天朝耳

乞留撫臣疏隆慶庚午年

題為乞

留用撫臣以責後効以安地方事近該巡按四

川監察御史王為縱賊再逃滋蔓流毒

文鈔

卷之八

七

欽遵

明旨叅究怠緩誤事官員以肅法紀仍乞

勅諭專責征剿以一事權以絕禍本事揭呈到

院內叅四川巡撫右僉都御史嚴推諉

怠緩不駐劄重慶府適中之地以致軍機

遲誤並西鄉賊巢及通江大寧等處去川

陝會城甚遠乞專

勅鄭陽撫臣節制下川東川北關南等道以便

征剿等因臣照得此賊原起于郧陝地方

以致貽害川徼正月以來復流劫四川之
太平東鄉奉節等縣大約有賊三百餘人
耳共擄去男婦十餘人殺死鄉夫四人劫
掠民財三十餘家巡撫嚴委不得辭其
失事之責矣但此賊竄伏三省之界深居
萬山之中出沒不常未即殄滅在兵備副
使鄭文茂統兵指揮孫繼武督糧叅議郝
永貞等官書地專任刻期剿滅乃職分之
所當勉在巡撫則又北有番蠻攻圍之警
南有都蠻猖獗之患居中調度意在偏顧
似亦無推諉之情即如前虜劫未甚挫衄
而遽欲更置撫臣則凡失事更有大于此
者又當加之以何罪哉臣聞清之撫四川
也省費參民約已任怨以圖補益於地方
其忠有可取者況際旱荒之時生民流困
正賴此勤廉之臣以安輯招徠而遽欲去
之是奪蜀民之父母矣夫都蠻積年之寇
也非由清而啓其竄端流賊隣省之逋也

非自清而縱之滋蔓今乃俱以之罪清亦
過矣臣為此言豈有私於清耶蓋竊見近
日任事之臣甚難論事之臣甚易任事之
臣難齊異同之見難調毀譽之口惟知畏
譏憂謫苟常苦其行之難也論事之臣不
設以以處其地不原情以待其成惟知深
文求備故不覺其言之易也頃者都御史
海瑞既以被論去位而嚴若復繼之是
任事之臣皆不能免臣恐天下建功立業
之士自此解體喪志寧以全軀保位為得
計矣當此南北多事之時
皇上欲驅駕羣品以康定
弘業可不于惜才而加之意哉再照御史王
欽奉
明旨叅論地方失事官負所言雖過于嚴而意
在彈壓以收寧謐之功臣為
皇上惜才且係蜀人頗悉蜀事所陳雖近于怨
而意在委曲以全器使之道言若稍異而

意實相成者也伏望

勅下該部酌議地方失事官負情罪及專

勅郎陽撫臣節制征剿事宜俱從 所論至

于更置撫臣一節尤望

俯從臣議容令清策勵供職專意于北謹番蠻

之備南靖都蠻之禍內賑饑荒之民以圖

後効以贖前罪庶免臨敵易將之失而得

用人使過之宜矣若用之無功而後罪之

則清亦何辭以自解哉臣竊有一得之愚

文鈔

卷之八

三

如此不敢緘默恭候

聖明裁斷施行

乞假疏隆慶庚午年

奏為懇乞

天恩俯容給假回籍還葬事臣伏蒙

皇上簡列輔職感戴

聖恩天高地厚雖捐糜沒齒未能報稱況于一

切身家之私豈容顧慮但臣久懷懇切之

情事關父母有萬不得已者謹冒昧上瀆

天聽臣少年失母因貧乏無力聊且營葬地址

未善每欲遷改不能如願逮至父故園地

合葬竟不能得遂亦權厝別所至今兩塋

異域言之痛心前年蒙

皇上推恩贈臣父母秩為二品而丘壟荒穢尚

不修治臣偶一思之則怛焉熱中懼負

恩寵實為不忠但臣先以供奉

講筵近以初承

簡命是以心雖懷切而口不敢言也頃得家音

文鈔

卷之八

五

墳為水啗殆盡臣聞之惟有夢魂繞兆醒

淚沾臆而已况臣年六十有三餘生無幾

自入夏以來衰病侵尋心神恍惚筋轉腸

鳴日就枯稿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臣父

母終不得合葬矣子之不孝孰大于是故

敢輒以下情哀鳴懇籲于

君父之前而不避誅戮之罪也恭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以仁育萬物如臣父母亦萬

物中之未得其所者臣查得內外官負凡

給假省親展墓遷塋俱有定制獨館閣例

臣多出

特恩如先年大學士劉忠左庶子童承叙脩撰

唐皋等乞

恩展墓遷塋皆蒙

賜允臣與劉忠等事體略同而迫切之情則尤

甚焉伏望

皇上憐臣不得已之情

特賜矜察容臣比照劉忠等事例給假由籍遷

文獻

卷之八

三

塋父母俾臣烏烏之私少盡萬一則

皇上浩蕩之仁澤及枯骨而微臣感激之衷誓

當卹結以圖補報于將來也

乞止考察科道疏 隆慶庚午年

題為欽奉

聖諭事本月廿三日朕伏觀吏部接出

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即位四年科道

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

嚴加考察仔細來訛欽此蓋近因御史葉

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

聖怒以致嚴諭臣聞之不勝驚懼臣切思葉

已蒙

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

人遂波及于諸臣并及前四年之諸臣一

時衆心洶洶人人自危臣抱此私憂故不

敢默也臣查得自

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近二百人中間豈無

赤心報

文獻

卷之八

三

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

不職罪之其罪不容于死矣臣恐考察之

日所司奉承

德意過于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

來言路壅塞士氣銷阻有傷

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係非小也恭惟

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

今有所激故降此

嚴諭臣假以疎庸謬承

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
惜身保位結舌而不言哉嘗考往古漢唐
宋之事皆因鈎致黨人之罪遂各將一時
賢才銷磨殆盡致

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凌夷以至于不
救此誠可為戒者我

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風聞言事或是或不
是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

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

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

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

皇上垂大造之

恩收回成諭特加

寬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

見

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

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

寬嚴並施

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
之內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
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為此言以救
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
哉

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
皇上尊顯聖名為

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才耳且臣兼
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

停營救於下孰若輸忠哀懇于

皇上之前倘蒙

聖明垂慈曲赦宥此無知之輩豈不度越前代

光美

祖宗而垂令名于無窮也哉

乞致仕疏隆慶庚午年

奏為瀝膽披誠懇乞

聖斷亟賜罷黜以謝人言事本月二十日臣據

內閣接到吏科都給事中韓 揭帖內劾

臣為庸橫輔臣大負

簡任懇乞速

賜罷斥以清政本以重鉅典事臣讀之不勝驚

愧夫臣極庸劣誤蒙

皇上拔授輔弼之職一年有餘感

恩圖報惟知奉公孤立而已晝夜憂懼戰戰慄

慄無以才識庸常年齒衰邁屢招物議故

臣亦常屢求致仕皆未蒙

俞旨彼側目于臣者疑臣佯雖求去而實則戀

大鈔

卷之八

四

附

位多居此一日則有一日之異議故翕翕

訾訾日惟思撫拾臣短而排擠之也臣已

于五月內引先年大學士劉忠拜掃例乞

假求去又伏蒙

聖恩不即俞允臣欲擬疏再

請通大學士陳屢乞致仕故不敢同時率

然

讀奏未久即有防秋聲息臣于時義不當苟求

免去今聲息稍停又值

大祀禮成百工休沐之暇臣方圖披瀝懇誠上

干

天聽辭未及撰而韓之劾論又至矣假令臣

即日得乞骸骨已為遲滯雖

聖恩浩蕩然苟馬廩祿已踰一年况大臣屢被

論列覲顏又居而不去其辱

朝列而敗士節之罪不容贖矣臣安忍以此不

肖之身犯天下不韙之論乎故臣敢因此

際來鳴懇乞伏望

文鈔

卷之八

四

附

皇上少寬鉄鉞之誅將臣罷斥放歸田里豈非

臣之至幸也哉但臣尚有欲言之情不容

避強辯之嫌而遂緘默以去再敢為

皇上陳之夫楫言官也

公朝之臣也今之劾臣果為

公朝而扶持正論乎抑為私門而排擊異已乎

疏內毛舉臣數事皆先已奉

旨處分臣不敢

讀辯但其惡臣之深者只為臣近日乞止考察

科道官一事與大學士高之意不合耳

蓋高欲藉手

聖諭以報復私憤以張大威權故臣乞

收回成諭以阻其謀未蒙

俞允于是臣即日奉

旨至吏部同拱等考察兢兢焉惟拱言是聽耳

揖謂臣稍涉親故即巨蠹元兇極力救解

曾經觸忤縱端人譴論恣意詆排者果指

何人乎考察之事甚密揖亦係考察之數

文

卷之八

四

果何人以此告之乎臣因拱欲報復私讎

而冒死陳

奏欲以阻之今乃反謂臣欲為報復之地可

乎揖又劾臣為庸橫夫人臣庸則不能橫

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往蒙

特旨兼掌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竊思

皇上恐高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叅

密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其

無總之權即古丞相亦不是過此

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都察院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

欲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誠

明君御臣之術也今經十月矣僅以此考察一

事與之相左耳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惡

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負

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

已夫揖乃背公死黨之人橫臣之門生羽

翼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于摩天橫

文

卷之八

四

海而不可制然後快其心于此已見其端

矣臣一向思念明春難與拱同事考察而

怯于明言惟思乞一去以圖苟免朋比之

罪耳今揖專因此事以攻臣故臣不得不

從實供說亦不敢復曲為拱諱矣夫古之

史魚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其主尚欲

以尸諫臣受

皇上特達之恩今雖欲去敢不以

國家大禁

聖祖之所深戒者一陳于

君父之前乎伏望

皇上將臣放歸田里之後仍令拱復還內閣供職毋得久專大權以樹衆黨別選用老成之士以掌吏部都察院使後來姦臣欲盜威權以行已私者不得援此為例庶上不悖夫

祖訓之垂戒下不失夫諸臣之職掌可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矣

文華

卷之八

呈

謝賡跪隆慶辛未年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於隆慶四年十月內欽遵

聖旨賜臣致仕馳驛回籍本年三月內接到吏

部咨為欽奉

勅諭事該隆慶四年十二月廿五日節奉

勅吏部獻俘禮成內閣輔臣殫忠運謀勞績可

嘉茲特加恩原任大學士趙 賡一子中

書舍人如

勅奉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臣即日焚香望

闕叩頭謝

恩訖臣感愧不勝喜懼交作跼伏自省愈切氷兢屢旬之內竊都邸報辭免諸章皆未蒙俞允持論多臣亦未有異議臣乃敢齋沐抒辭覲顏稱謝者臣誠榮誠感稽首頓首切念臣昔以猥庸謬叅

機務素殫期歲寸効弗申伏蒙

聖恩浩蕩不加屏放仍優以乘傳俾還故鄉桑

文華

卷之八

呈

梓生色宗黨騰歡惟昕夕仰戴

天恩謦指糜難以為報茲又以嘗與籌邊之末

議復

加以賡嗣之殊

恩雖隨例以叨庸實因人而成事較之於功而不稱度之以義而未安但既已去位而不

敢存諸僚同異之形名後諸人忍獨負

聖明溥徧之眷

光臨蓬戶

寵自

天朝取物洪時受

恩深處寧忘福祉之過分益堅忠孝之貽謀所

惜筋骸衰慙才力無可揀擇自愧年景催

頽肝膽徒存矢激此生已矣報荅何堪惟

願後世他生再為犬馬臣僚早致方剛之

力重輸未効之消渼耳臣瞻

天望

極意越辭慙垂老含情心披願竭無任感戴激

文鈔

卷之八

聖

切忻忤愧悚之至

表

謝幸學表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暫帶國子監祭酒事臣某等

隆慶元年八月初一日欽蒙 聖駕臨幸太

學謹奉表稱謝者

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日月光

華復覩 繼明之聖 乾坤高厚先尊 合德

之師待人後行 示民有敬歡回海嶽 禮邁

虞周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飛龍乾御 已

宅震持 五有極歸三無私奉乃當茲 嗣服

之始正自貽 哲命之時 求堯舜禹文之心

講孔顏曾孟之學聿 遵成憲爰 右斯文脩

禮師之儀舉 視學之典 執圭敬肅似暴

以秋陽 奠爵潔清如濯於江漢千載神交翼

翼清明之感至期 對越惺惺敬一之存 出

與天遊 動為世則將誕 敷文德於四表仍

文鈔

卷之八

聖

載鳴鐸響於道經橫編坐講 錫儒士以至榮

命坐 賜茶感遭逢之盛事聖雲賢裔胄子

諸生百工同駿奔走之莊勤萬姓共園橋門之

懽忭 嚴威咫尺 制語叮嚀 明良喜起之

辰瑞日卿雲之會豈徒舉 舊章之綽悉寔貴

求 新益之駢臻因 禮師以契心師伯 視

學而精聖學 時如有待 道不虛行臣等章

縫劣士鉛槧陋儒未聞大道之方虛負數言之

選以禹範而明禹謨未盡克艱之旨自有盡以

推無畫難明不息之強僅如舉全豹之一斑安
能括諸經之具體所幸 聖顏之有喜亦惟御
事之多賢忻臣 錫福之同仁愧自納忠之無
智伏願 體驗圖書之精蘊 昭回河洛之英
靈 月有將日有就 允同天德之剛作之君
作之師懋建 皇中之極臣等無任激切屏營
之至

文鈔

卷之八

四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聖駕臨廟講章

德

這是虞書大禹謨篇史臣記禹敬承於帝舜
而獻其謀謨如此后是君克是能艱是難政
是國之政事又是脩治而有條理敏是速德
是善昔者大禹既作司空總百揆深有見於
致治保邦之不易故陳謨於帝舜說道人君
一身乃宗社生靈之主天下治亂安危所係
其道甚大欲盡其道為難人臣受國家委任
有輔理承化之責其職甚重欲稱其職為難
若使為君者能知君道之不易盡兢兢焉求
所以疑天命順人心者而勤勵以行之為臣
者能知臣職之不易稱兢兢焉求所以安國
家利社稷者而敬慎以圖之君臣上下都這
等戒謹恐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然後朝廷
之政事可以漸次修治而無壞亂之弊黎民

惟謙錄

卷之九

百姓亦皆從上之令速於為善而無梗化之
人也若人君盤樂怠傲以崇高富貴為可長
保以天下事務為易處置無勵精之心無深
遠之慮人臣亦隨而和之以偷享其祿苟容
其身則政事將必至於敗壞生民將必至於
淪溺而天下亂矣是治亂安危之機只在君
臣一念難易之間可不戒哉大禹之陳謨如
此臣嘗論之帝舜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
禹亦聖人為舜元臣君臣皆聖會於一時當
是時朝廷政事豈復有不修治而天下之民
豈復有不敏德者乎然觀禹之告君一則曰
為君難二則曰為臣難而下文舜之答禹亦
不敢以克艱自任曰此惟帝堯能之君臣之
間交相儆戒聖不自聖如此此唐虞之治所
以為盛而不可及歟恭惟我
皇上即位以來

軫念畿民

惠賞邊士

虛懷納諫

省費節財

懼霖雨之為災飭臣工而脩實政

慮胡塵之未靖戒將士而謹邊防夙夜兢兢罔

遊閑逸即舜禹之克艱不是過矣自此之後

益勤

聖政益勵

聖學

上以純心任賢為急下以責難陳善為恭則唐

虞致治之盛豈不可復見於今日哉臣等躬

逢不勝慶幸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初一

經筵講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是大學傳之六章曾子釋誠意的說話毋

是禁止之詞自欺是自家欺瞞不著實的意

思謙字當作慊字是快足的意思獨是人所

不知而自家心裡獨知之處曾子說大人之

學以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誠意又是脩身第一緊要的工夫經文所謂誠其意者蓋以天之生人本有善而無惡人之良心本好善而惡惡但人雖知善之當為而不肯著實為善雖知惡之當去而不肯著實去惡自家欺瞞了本心意何由誠身何由脩乎君子誠意的工夫只是要禁止這欺瞞不實的心其惡惡也就如惡臭一般必欲去之而後已其好善也就如好好色一般必欲得之而後已這等方纔合著那為善去惡的本心自家方纔快足所以謂之自慊也然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則其實與不實蓋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這本心獨知之地正天理人欲之幾一念自慊積之而為聖為賢一念自欺積之而為愚為不肖其幾雖微所係甚大是以君子之學必當致謹於此而時加省察之功善念方萌即著實用力而不徒徇外以為人惡念少動即痛自克治而不徒苟且以自恕

進講錄

卷之九

四

五

然後意可誠而心正身脩矣臣嘗論之脩其身以立天下國家之本事亦大矣然其要只在謹于獨知之地豈不易簡豈為難行而漢唐宋以來非無英雄卓越之主其始雖勵精致治而其後皆流於驕淫怠逸鮮克有終者皆因無制心之功故不能不奪於外物之誘耳宋儒程顥說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不知所從事哉恭惟

進講錄

卷之九

五

五

普致治之美將追蹤古之帝王而陋漢唐宋
於不足言矣臣愚不勝顙望之至

隆慶元年八月廿日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這是大學傳之十章論理財以脩德為本的
說話是故是承上文說來君子是人君德是
明德有人是得衆有土是得國曾子說道平
天下在絜矩而絜矩非明德不能即上文三
詩觀之可見治紀興喪係於德之明否而不
可不慎矣故君子圖治他務皆所未遑必先
慎此明德審於意念之發謹於獨知之時意
發於天理即擴充之無所疑阻意發於人欲
即遏絕之無所牽繫如是則心正身脩全體
之昭明自復而大用之絜矩自行欲平天下
不難矣所以說君子先慎乎德德既明矣將
見有德之君能愛其民而民亦愛之君生之
而不傷民亦戴之而不忍背君厚之而不困
民亦依之而不肯離所以說有德此有人既

進講錄

卷之九

大

七

有人矣由是土宇日廣而封域日固田野益

闢而廬井益繁一民皆其臣則尺地皆其有

所以說有人此有土夫人者財之所由成也

土者財之所由生也既有人有土則財之出

於地利而為貢者將隨土地之廣而日臻財

之出於民力而為賦者將隨人民之多而加

富以待賜予之費無有乎不充以供軍國之

需無有乎不足所以說有土此有財有財此

有用信乎平天下者惟當以明德為先務而

進講錄

卷之九

七

理財之道即在其中矣臣嘗考之易曰何以

聚人曰財與此義不同何也蓋大學傳是說

財未聚時的事貴於與民休息不可徒事措

克以傷民易傳是說財已聚時的事貴於與

民俱足不可恃財侈費以誨盜聖賢垂訓其

互相發明之意如此恭惟

皇上仁慈天畀

恭儉性成

即位以來軫念久困之民節減不急之費惠綏

愛養恩澤浹流薄海歡欣歸仰無外可謂有德而有人有土矣顧今邊務孔殷財用為急當事之臣會計贏虧欲寡取則無以給公家之度支欲多取則不忍斯民之疲瘵理財之道誠所宜講求然臣愚猶謂此特有司之事耳若夫

九重之所當先惟在日慎其德伏望

皇上乾乾其志存存其思起居食息之頃所行

必正道左右前後之間所近必正人尊聖經

進講錄

卷之九

八

明德在誠意之訓守賢傳慎獨在其嚴之歲

則德比高厚治隆唐虞亦可馴致而漢唐之

富庶小康不足數矣臣等不勝顙望

九月十二日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是孔子論人君出治有本有末的說話道

是引導政是法令齊是整齊刑是刑罰德是

躬行心得禮是法制品節格是變其不善而

至於善的意思孔子說道人君居兆民之上

欲其常治而不亂必導之以法制禁令使民

有所遵守可以趨避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

也所以說道之以政若有慢令犯上者則不

免加之以刑罰臨之以威嚴又以整齊其民

使之同歸於正也所以說齊之以刑然政刑

二者乃為治之末防民雖嚴而感民猶淺其

效僅可使民避罪以苟免乎刑而已不能使

民恥其不善以樂趨於善也所以說民免而

無恥人君知此可不務於德禮以為之本哉

進講錄

卷之九

九

誠能先自治而後治人舉宏綱于脩身正家

之後張萬目于慈孝仁厚之中而以德先之

則民既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民之性情

有深淺厚薄之不一者則又為禮以齊之親

疎上下都有箇節文日用云為都有箇儀則

使賢者不得以太過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

皆協於一焉夫道之以德既率人性而使之

由齊之以禮又因人情而為之節此皆務於

教誨感化乎民非刑驅勢迫之者也將見那

百姓嘯良心自然啓發風俗自然移易不止
羞愧其所為之不善抑且改其平日之不善
者而至於善矣夫以德化民其效至於如此
為人上者豈可不以是為務而徒恃夫政刑
也哉臣嘗觀三代聖王致治之盛皆尚德而
緩刑敦禮而不怠乃其子孫臣庶率由舊章
歷數十世而民猶不能忘豈非盛德至仁植
本固而發源深之明效哉恭惟

皇上睿哲中涵仁慈外著省刑蠲賦弘敷大賚

進講錄

卷之九

十

四

之恩節費愛民恒切如傷之念充是心也可
以濟深仁而增厚澤矣斯民之感化歸戴豈
有既哉臣愚芹曝之忱猶望

皇上求禮之實以為政紀以圖治安必也慎舉
措而儆官邪辨誠偽以定民志務使君令而
下皆樂從臣恭而心不敢貳張公論而杜私
交重道揆而謹法守經費必有度而師旅必
整暇將帥必勇敢而守令必廉能此皆禮之
實而政之紀也則自然夷狄遐逃盜賊屏息

天清地寧災異不作驅一世之民而格于仁
壽之域亦不難矣故孔子他日又說道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蓋言禮之實可以行王道而
致太平也惟

皇上留意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隆慶二年
四月二十

二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
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

勸

進講錄

卷之九

十

四

此章是說感民之道其本在上的說話季康
子是魯大夫敬是民敬其上忠是民忠其上
勸是民自相勸勉而信乎上莊是內外整肅
的意思季康子問於孔子說道為治者欲民
心乎敬上而無敢慢心乎忠上而無敢欺心
乎信上而自相勸勉如之何可以使之耶孔
子答他說道在上的若懷恣肆之心積驕泰
之行而責民之敬已甚難其惟內斂肅其神
志外整潔其威儀臨下之際而儼然端莊則

未施敬於民而民自敬也在上的若孝不及於推恩慈不本於深愛而望民之忠已甚難其惟純吾孝于老老而為人子者皆悅廣吾慈于幼幼而為人親者皆悅以心感心而篤近舉遠則未施忠於民而民自忠也在上的若好善不足以感人去惡不足以警衆而欲民之信已勸於為善甚難其惟擢用先被于良善而世無可棄之人化導亦逮於不能而成睹為善之利以人治人而一視同仁則民皆信從鼓舞不施勸而自勸也由是觀之孔子之論皆本於脩己康子之意惟務於強人已遇聖人之才而不能用又烏能用聖人之言哉臣嘗論之此章之義雖堯舜之道亦不是過而况於治魯國乎傳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未施敬而民先敬未施忠而民先忠未施信而民先信之道惟唐虞夏后之盛世始足以當之也蓋堯舜禹所相授受者惟守一中道耳中者人所

進講錄

卷之九

十一

四

受於天以生之性也善養此中則真性所發為莊敬為孝慈為明哲其德自然盛矣德既盛則其民安得不服其治安得不隆也哉仰惟皇上臨朝之恭如三聖之莊敬祭享之恪撫御之仁如三聖之孝慈用舍之當如三聖之明哲凡我臣民孰不傾心忠敬勸勉為善哉然不能以堯舜之心為心而各以其心為心如大禹之所嘆者亦或不能無也豈非化成必待於積久也哉伏願皇上端凝恭默之神懋進思道之學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之發必思此中道務合於發皆中節而後已貌言視聽思五事之用必思此中道務底於肅又哲謀聖而後已涵養之久清明之至則自然不動而民敬不威而民忠不言而民信不賞而民勸此謂德盛化神治之極也臣等不勝顙望 九月初二日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進講錄

卷之九

十一

四

這是論語第四篇中記孔子論人君之好惡
說道致治之要在於得人取人之本在於脩
身而仁又脩身之本也既仁矣其好惡之情
寧有不當者哉蓋仁者全好生之德具博愛
之心渾然萬物同體湛然虛明獨照而超然
出于嗜欲私累之外者也故其情之發于好
惡者至公而不偏至明而不蔽至斷而不惑
矣夫惟其公也則能建皇極之大中遵王道
於無外無有作好而凡人之善稱為君子焉
者皆與衆同好之也無有作惡而凡人之惡
稱為小人焉者皆與衆同惡之也寧有偏徇
而不當者乎惟其明也則能察諸形迹疑似
之微得其厚貌深情之狀雖毀言日至而無
以奪其好之之真譽言日至而無以變其惡
之之切矣寧有蒙蔽而不當者乎惟其斷也
則能見善而舉之必先見惡而退之必遠進
賢之速如茅斯拔去佞之決如距斯脫矣又
寧有疑惑而不當者乎所以說惟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苟非仁人則其心既累於有我好
惡不免於徇情而欲各得其當難矣然則人
君之治天下可不以純心為用賢之本哉臣
嘗論之人君之好惡乃治亂安危榮辱之所
由分誠不可不謹矣然有國之君莫不好治
而惡亂好安而惡危好榮而惡辱及察其用
人則好小人而不好君子何也豈非以小人
易狎而君子難親耶彼君子之事君欲建強
盛之資而興安榮之利故絕朋比之交急公
家之務雖違衆獨立而不恤也非夫以仁純
心之君烏能察而知之好而任之也哉傳曰
堯舜之仁急親賢之為務信乎仁如堯舜而
後能親賢也仰惟
皇上仁能逮下恕以惜才如覆載之無私故舉
措之皆當于凡用舍之際使臣民隱然回心
而向道昭然易聽而改觀誠非淺識所可窺
測然知人之道堯舜猶以為難體仁之功孔
子自謂未之能至我

皇上可不以堯舜孔子自勉哉先儒程顥有言
欲體仁者須先識得仁體然後以義理栽培
以莊敬持養臣愚以為義理栽培莫過於講
明經術以廣見聞使天聰天明日以開通而
不疑莊敬持養莫切于動作威儀以定性命
使天真天粹日以凝聚而不散則仁者之體
具而仁者之用廣自有蓋臣為國禎祿足以
建疆盛之資與安榮之利者將畢至矣又笑
患於親賢之難也哉臣等不勝顥望

九月二
十二日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
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此是論語記孔子答子貢論仁的說話博施
是施澤之廣濟眾是被澤之多病是未滿足
的意思立是植立達是通達能近取譬是能
近取諸身譬之於人方是行仁之術子貢問
說今有人施恩澤於民極其廣博而能普濟

含生之眾其道何如可以謂之仁乎孔子說
如子所言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而後能之乎
夫仁聖莫盛於堯舜觀唐虞之世可謂極治
矣然二帝在位兢兢焉若一民不被其澤
一物或至失所則其兼愛并育之心終有未
滿足者是博施濟眾堯舜猶以為難也而況
於聖之未及堯舜者耶子以大聖人所難為
之事而僅以為仁蓋徒慕仁於功用之末而
不識仁體者矣夫仁者非必施之博而濟之
眾也但已欲求立而即立人雖不能盡人而
立而其心固立以天下焉已欲求達而即達
人雖不能盡人而達而其心固達以天下焉
若此者由其至公無私故以己及人見其同
體而不見其有間乃仁者之心自然然而然者
也然豈可易及哉求之方其惟恕乎誠能
近取己心譬之他人而知所欲之無不同然
後推己之欲以及於人而使彼我之無不遂
則人已絜度之餘義利公私已得其辨所謂

強恕而行者在是矣其造於明通公溥至仁之域亦何難哉子宜勉此求仁之方不可徒希其功用之大驚高遠而無得也臣嘗論仁者愛人之心既若是之切則夫博施濟衆固其至願使一旦而在高位則能播其愛於天下而不忍之政不可勝用矣然復有堯舜病諸之嘆何哉蓋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故堯舜雖有博施濟衆之心若不得舜禹皋陶以為兼濟天下之具亦烏能布仁者之功用於無外而後世鮮及之如是之盛哉故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惟急親賢之為務也正謂此耳恭惟

皇上以

上聖之資居

大君之位握符瑞冕以臨域中雖欲俾一民皆被其澤一物不失其所亦不難也而識治憂時之士乃若重有艱大之虞認認焉竊恐今日兼濟天下之具似若未備何耶古之識治

體者有曰用人而不核其實與無才同舉浮淫之蠹而加諸功實之上此國之所以不振不可不慮也臣愚伏願

皇上一奮乾剛而致察于此求恭靖之臣絕浮器之論以上續堯舜親賢之仁庶乎布列庶位者皆向公體國而兼濟天下之具漸可以備其於博施濟衆履冒羣生之功用亦何有哉臣等不勝顙望

隆慶三年三月初二日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這是論語第八篇終記孔子稱贊夏禹的說話問是指問隙以議之菲是菲薄鬼神是天神人鬼惡是黻惡黻冕是祭祀的冠服溝洫是田間大小水道旱時聚水澇時放水以便百姓每耕種的事孔子說道吾學夏禹心傳堯舜統紹唐虞備道全美欲企其萬一而未

能也又安能強指其間隙而妄有異議耶蓋

禹聖人之儉者也常人之儉能節於自奉而不能隆禮故敬不足也能簡於宅身而不能厚下故勤不足也惟禹則不然禹思天下之民有饑者故不忍獨享乎厚味於是却珍羞而進粗糲儉矣至於修郊祀奉宗廟則牲稷肥馨禮樂明備洞洞乎極其誠孝焉禹思天下之民有寒者故不忍已獨服乎華綺于是舍錦繡而被寵惡儉矣至於御章甫冠垂玉則采色宣明旒輝燦麗煌煌乎極其觀美焉

通鑑錄
卷之九
于

禹思民有室家之未建也故守夫土階茅茨之舊而不求備於宮室之高峻儉矣至于百姓每防備水旱的溝洫則汲汲乎不惜胼胝以經理之而竭盡其力焉吾是以知禹之為儉乃備物隆禮而敬有餘者也損上厚下而勤有餘者也中正至當之道其孰能議之然則後之君天下者舍禹將安法乎故又說吾無間然所以深贊之也臣嘗因是而論之孔子上嘉前代獨於堯舜禹三聖人者重致意

焉堯以仁冒天下故贊其為大舜以智臨天下故贊其為君禹以儉率天下而不私故贊其無間然可見禹之君道足以上配堯舜後有作者弗能及也觀夏后之世上下交儉典則修明道德風俗純固長厚虛文辟行不得雜之而治出於一崇儉尚實之化信與唐虞並美矣周衰文弊奢詐競興天下潰亂而無以救之故孔子以救文之弊莫若儉然非英君詎主躬行儉朴以先臣民其何能挽薄俗於既漓收淳風於已散而成隆古之治哉是以稱禹之道不一而足蓋示後世人君懋儉德懷永圖效法堯舜之準也仰惟

通鑑錄
卷之九
王

皇上至性冲素追宗哲王自臨御以來不作無益不貴異物百度惟貞九有承式蓋不同禹之事而實同禹之德化矣臣愚更願

皇上益崇節儉日新聖德飲食可菲也如宋仁宗不索燒羊而非為

固服飾可惡也如漢文帝身衣弋綈而非為
陋宮室可卑也如唐太宗監泰止工而非為
過惟兢兢焉省躬澄慮盡所以敬神之實心
正德厚生行所以勤民之實政如是則感通
流溢真誠四達朝自治野自闢財自阜法自
行大臣勵靖恭之誠庶士懷羔羊之節太平
之治將超越於有夏而唐虞時雍風動之盛
可坐臻矣豈非斯世斯民之大幸哉臣等不
勝願望 五月十二日

進講錄

卷之九

主

講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
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這是論語第十一篇記閔子騫議魯事孔子
取他的說話魯人指魯國君臣說長府是藏
貨財之府閔子騫是孔子弟子名損魯人也
仍是因舊貫是舊物夫人指閔損說昔魯國
有藏貨財的長府歲久將壞君臣之間議欲
改造此蓋事之可已者閔子騫乃婉諭之說
道魯之長府乃先世之所建造居之雖久尚

未至於大壞不若且因其舊稍加補緝取可
蓄藏以免浮費未為不可當事之意以為何
如耶且損聞之有國家者利不百者不變法
物不敝者不重造所以重勞民而惜財力也
今若改作長府則不免於勞民傷財矣又何
必改作也哉於是魯人因聞斯言遂止其役
故夫子喜其言之有益於宗國而稱美之說
道自損之與吾遊也每見其篤實體道而已
未見其多言也茲者長府之評順理而持正

進講錄

卷之九

主

講

發言中節可以觀斯人之所養矣蓋嘗論之
勞民傷財惟土木為甚自昔帝王勤恤民隱
必謹工作故禹卑宮室孔子稱之他日作春
秋於新作南門必書無非所以重民力也後
世若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而中止
當時海內殷富百姓安樂論治者至與有周
成康竝稱良有以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

講學勤政

虛已受言

止翔鳳樓之修而工作罕

減大官署之奉而財用節誠足以遠追禹儉而

近邁漢文也顧比者水災異常民不堪命雖

仰荷

聖恩發帑賑濟而四方陳乞賑貸者猶且日至

可不念哉臣愚更願

皇上重軫民艱務崇儉約財已節而益節德已

崇而益崇

進講錄

卷之九

古

上畏天命於四方水旱之奏必加

省覽下憫人窮於百姓困苦之狀必

賜矜憐將見

聖念所加天心響應和氣洽而雨暘時若災沴

息而民物阜昌豐亨豫太之休可聿臻矣臣

等不勝仰望 隆慶三年八月十二日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日講直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口胤子朱啓明

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兜

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

恭滔天

疇是誰咨是訪問庸是用放齊是臣名胤子

朱是堯之嗣子丹朱啓是開吁是嘆其不然

的意思嚚是言不忠信訟是爭辨帝堯問羣

進講錄

卷之十

一

臣說誰為我訪問那能順時為治的人我將

登用他當時有臣放齊對說帝之嗣子丹朱

他的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帝堯嘆其不

然說丹朱為人口裏不肯說忠信的言語好

與人爭辦曲直心性雖開明却都用在不好

的去處此等的人必不能順時為治豈可登

用采是事驩兜是臣名都是嘆美的意思其

工是官名方字解做且字鳩是聚僝是見違

是違背象恭是外貌恭敬滔天二字先儒疑

有錯誤漢儒孔氏解作其心傲狠的意思帝堯又問羣臣說誰為我訪問能順成事務的人我將舉用他當時有臣驩兜嘆美說道見今有那共工的官方且集聚事務著見其功用將來必能順事可知帝堯嘆其不然說共工為人靜處說的言語到那用著時全然違背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的模樣中心却又傲狠似這等變詐無有實心的人如何靠得他順成事務此二節俱是帝堯知人善任

的事夫君道在于知人而知人最為難事非知其才能之難乃知其心術之難也胤子朱之才共工之功若可登用矣堯獨察其心術之邪慝而舍之蓋由常日與羣臣相接聽其議論考其行事故知之深如此此堯之所以為聖帝也

陸慶元年八月十六日

房玄齡常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

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房玄齡是太宗新即位用以輔政的大臣秦府舊人是太宗在藩邸時奉事的人吾屬猶言我等幾何猶言幾多前宮齊府人是前太子建成宮中及齊王元吉府中使用的人房

玄齡每當遇便即言于太宗說道臣聞藩邸舊人奉事年久未得遷官的皆私地嗟怨說我等當初在上左右經了幾多年歲上今即位施恩除拜當先及我等却將前宮齊府來的新人都用在先我等舊人反出其後爭箇新舊次序故嗟怨不平太宗答玄齡說朕聞古之王者皆以至公無私為心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治天下為生民之主豈可作自家的私好私惡溺

愛自家的私人別行自家的私事只憑著一箇至公的心以天下為一家以宮闈朝廷為一體緊要處全在安養天下生民故民心盡皆悅服歸向趨往所以稱作王者言民之所歸往也民既悅服于是力耕作以供國家的食勤蠶桑以供國家的衣服與卿等衣食皆取足於民豈可不愛養他若不是設置官員分列職守去撫養這黎民則士農工商皆不得安生理難以供應君上之衣食今既知設

進解錄

卷之十

四

官分職原為安養黎民則豈得不用賢才去做朕只知為民擇用那好官豈論其人新舊哉假若新人賢舊人不肖則賢者必用不肖者必棄安得捨新之賢而惟用舊之不肖若只以其舊人便私用他是示天下以不公壞了王者為政的體面了今卿不論兩宮人的賢與不肖惟以嗟怨為言此豈王者出政以正朝廷正百官正天下的大體哉夫以新舊論則多少偏私以賢不肖論則多少公平

上太宗此論一曰王者無私二曰用賢為民三曰恐失為政之體此三句說話甚合古帝王之道可為後世人君法則後來成就貞觀太平盛治實原於至公之心也

八月二十三日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這是大學傳之四章引孔子言以釋經文本末之義聽訟是聽斷百姓的爭競猶人是與人相似的意思無情是虛誑無有情實辭是

進解錄

卷之十

五

訟辭畏是懼服知本是知明德為新民之本曾子說道夫子嘗有言民生有欲則有爭有爭則有訟訟者情偽千狀聽訟者欲一一斷其曲直本是箇難事然我若勉強為之亦可與一般人一般蓋那爭訟的兩造具備我乃觀色察言證佐分明其情自不能隱故此事亦不為甚難也但小民無知犯法雖得其情良可矜憫豈若使他百姓每安生樂業相敬相愛自然無有爭訟乃為可貴乎夫子此言是

說使民無訟方纔是甚難為的事惟在聽訟的人至明以察他的情偽則虛誑不實之辭不敢盡來冒亂又能至公以服他的心剛果決斷他的事務以服其口庶國法昭彰公道明白民皆懼怕無不回心向善此為大畏民志如是則訟可以漸無矣即此聽訟之道觀之只是新民中一件事耳然而使民無訟必本於聽訟者之公明剛果則經文中謂新民必本於人君之明德而明德為新民之本從可知矣所以說此謂知本常考夫子告魯君以智仁勇三德為治天下國家之本大學書雖不言智仁勇然明德即智仁勇之總名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乃養此智仁勇三德之功夫也人君具是三德則身修而治平之本立矣夫聽訟一有司之事亦必有本其明類智其公類仁其剛決類勇況於萬衆之主日應萬幾之務者乎此進德功夫在人君誠不可緩也 八月二十六日

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危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這是唐太宗以其思患防危語於侍臣的說話依是相依倚的意思以肉比民以身比君是言一體的意思太宗說道人君與小民以勢分言則上下相去懸絕若以其相依言則譬若一體耳蓋君之休戚係於國非國則君何所依是君實依於國國之安危係於民非民則國何所依是國實依於民必使斯民每休養生息盡皆得所然後國家真安而人君得以保其位若為君者惟知剝削小民以供奉一己縱意之費將見民生既貧君不能獨富而國因以危猶之割肉以充腹其腹雖飽而身則隨斃矣可不戒哉由是知人君之患

非自外来嘗由身出也欲從身生反以害身
為君者與其防外来之患豈若防内生之欲
奈何每忽於防欲之安而多蹈于從欲之危
耶朕嘗觀之君以已之崇高富貴為不足樂
又生出許多盤樂聲色狗馬遊田土木征伐
種種的欲來多一番欲則廣一番費廣一番
費則添一番賦夫賦者民之常供也粟米布
帛力役三者竝取民已不堪况多欲之國雖
加賦十倍而用猶不足哉民之愁怨宜矣當
是時民力耕作不得以為食苦蠶桑不得以
為衣終歲勤勤四時追捕不能遂一日之樂
故相與釋耒耜投機杼逃亡離散而去中有
奸惡的乘民饑渴率以為盜揭竿揚旗與國
為敵萬姓嗷嗷四海鼎沸國危君喪可立而
待朕嘗以此思之凜凜寒心尚敢縱欲以傷
自身以害及天下乎臣嘗論太宗此思是思
其事又思其人其事即隋末的事其人即隋
煬帝是也欲多費廣賦重民愁國危君喪正

是煬帝窮奢極欲蕩亂天下的事太宗以天
錫智勇輔以賢哲忠諒之臣數十輩繼隋而
興戡定大業之後猶防危慮患兢兢如此宜
其反亂為治變隋為唐之易也 八月廿七日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格是來詢是謀考是察乃是汝底是推致的
意思績是功陟是升嗣是繼這是帝堯既歷
試舜於諸難知舜德合天人可以禪位遂召
而命之說道來汝舜天位至重非有功德不
足以居之我嘗與汝謀度所行之事見汝所
言鑒鑒可行後來俱有功效於今已三年矣
汝宜升居帝位也舜聞命謙讓說我之德薄
不足以嗣居帝位宜另求有德者而登庸焉
此一節見帝舜有聖人之德足以居天子之
位而其聞帝堯之命乃猶謙讓不遑蓋其為
心聖不自聖如此是以即位之後常存兢業
不敢怠荒能保天位而成至治也 九月初五日

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
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
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
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
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
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張蘊古是唐朝的臣大寶是君位箴是規戒

進解錄

卷之十

十

新

之辭拯溺亨屯是救民於亂世的意思瑤臺
瓊室是夏桀的事丘糟池酒是商紂的事汶
汶是昏闇不明的意思察察是明而過刻的
意思冕旒是冠前的垂珠黈纁是耳傍的綿
大理丞是官名太宗即位之初廣開言路當
時有臣名張蘊古者作文一篇獻之太宗以
為規戒名曰大寶箴言人君居大寶之位當
知保位之道也其大略說道聖明之主本自
天生當天下否亂之時生民陷溺世道也難

於是聖人受天之命為天下主救生民之陷
溺亨世道之屯難其心只是以百姓困苦為
憂而未嘗以崇高富貴為樂故以一人治天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又說道人之一身居
處飲食所享有有限奢侈過費無益於已徒損
於民以宮室言之雖壯九重於內然其所居
不過容膝而已彼夏桀者昏不知節乃以瑤
為臺以瓊為室其宮室之美一至於此豈知
天下百姓有流離困苦不安其居而轉死於
溝壑者乎以飲食言之雖羅八珍於前然其
所食不過適口而已彼商紂者狂不加念乃
以糟為丘以酒為池其飲食之費一至於此
豈知天下百姓有終歲饑餓食不充口而行
乞於道路者乎又說道為人君者固不可汶
汶焉無所分辨而至於闇亦不可察察焉多
疑猜忌而過於明須是內明外晦渾厚中有
分辨不至被人欺瞞乃為得體雖冕旒蔽目
不炫其明而事之隱伏與人之情偽無不洞

進解錄

卷之十

十

新

見常視之於未形雖難竄竊塞耳不露其聽而四方利病生民休戚莫不上聞常聽之於無聲如此則既不失之於苛察又不失之於柔闇矣太宗嘉美其言賞賜他以束帛又陞他為大理丞這張蘊古之言首一段說聖明之主薄於奉已而急於民第二段說人主當崇節儉以杜奢侈之萌第三段說人主當廣聰明以防壅蔽之患句句都切於治道關於君德是以太宗不惟嘉納之又賞賜之不惟賞

進講錄

卷之十

七

七

賜之又擢用之若蘊古者可謂有責難陳善之忠而太宗可謂有聽言受善之實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九月初六日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這是虞史官紀帝舜初受禪時行的事正月是一歲的首月上日是正月朔日受終是受堯之終事文祖是堯的祖廟帝舜既受堯禪矣以為帝位雖受於堯而統系則承於祖於

是受堯命於文祖之廟以見統系之有自然又以受命之始其事至重必取歲首一日以行之所以畏天命而重帝位也在是察璿璣珠璣是測天的圓器以璿珠飾之故名璿璣衡是璣上平設箇測天行度的管子以美玉為之故名玉衡齊是考驗他使不亂的意思七政是太陽太陰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也史臣又述帝舜受終之後先考察那觀天之器以審七曜的躔度蓋璣衡是上世流傳來的占天寶器世掌於羲和之官帝舜恐年久或有差忒故察視之苟無所損傷即以此齊理日月五星流行之次以驗人事興作之宜此與堯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同一意也夫舜受堯禪不於他處而必於祖廟誠以祖之當法也即位之初不遑他務而必先察璣衡齊七政誠以天之當敬也自是紹堯致治而化成風動皆本於此此敬天法祖所以為萬世人君之首務也

九月初八日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

通鑑錄

卷之十

十四

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選人是就選於銓司的人詐冒資蔭是供報資蔭不實未幾是永久流是流徙減死罪一等勅是一時傳下的勅旨法是先已頒布的律法涌泉是不竭的意思戴胄在太宗朝為兵部郎中太宗以其忠清又公直故擢以為大理少卿是時銓部中詐冒資蔭以圖僥倖選官的人甚多太宗惡之勅令自家首出於不首者處以死罪勅出未久即有箇詐冒資

蔭事發的上欲依新行勅令殺他胄執奏只當依律擬以流罪太宗怒說卿欲守舊頒之法而使朕失新勅之信於理可乎胄對說勅者出於人君一時之喜怒過喜則失於出過怒則失於入未可執以為信也若那法律乃是酌古準今當於人心合於天理的人君與天下後世共守此以為大信大理乃守法之臣若布大信於天下必自大理始豈可廢法而使君上失信乎且忿選人詐冒而欲殺之

通鑑錄

卷之十

十五

既而以勅為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陛下忍小忿而存大信忍小忿乃人君之度存大信乃人君之體不可不察也于是太宗喜說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太宗初雖怒其違勅後遂喜其執法從諫如轉圜真英主也史臣又說胄前後執法犯顏爭論于太宗之前其事甚多言如涌泉之不竭上皆從之天下遂無冤獄夫胄忠清公直其心無媿故其辨無滯所以不竭如湧泉也昔在漢時張釋之為廷尉

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今
戴胄在唐太宗朝為大理亦令天下無冤獄
皆名臣也人君當求此等人才用之則天下
國家可理矣 九月初十日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

后

輯是欽瑞是信即五等諸侯朝天子時所執
的符信既是盡日覲是每日接見四岳是四
方的諸侯羣牧是九州的牧伯班是頒還羣

通鑑

卷之十

七

后猶言衆君長即侯牧是也史臣記帝舜既
受終觀象祭告上下神祇遂命天下五等侯
牧君長盡來朝見于是欽輯公執的桓圭侯
執的信圭伯執的躬圭子執的穀璧男執的
蒲璧以驗他大小長短廣狹之數而辨詐偽
焉此命已出逮其盡此正月則四方侯牧漸
有至者矣然地有遠近之不同則至有速遲
之各異舜乃隨其每日到的即便引他接見
蓋以次見之不待其齊一則上下之情易通

而無壅隔之患以少見之不厭其頻數則詢
問之意得盡而無勿遽之失夫諸侯皆受民
社之寄羣牧各掌連帥之司帝舜一一接見
之餘則民社之政有舉與不舉連帥之令有
行與不行者固已知其大略矣于是即以所
輯之瑞復班還之而令各歸其國以子其民
以俟他日行黜陟焉將見羣后睹帝舜之勤
政皆有興起感發之心亦各思盡夫為人君
長之道而懼于曠職之責矣萬國烏有不治
而化理烏有不成者哉嘗考諸侯牧伯乃古
昔封建之制其在後世則郡守縣令即侯牧
之任也故漢之宣帝延見刺史訪問民瘼唐
之玄宗召縣令試理人策蓋頗得帝舜日覲
侯牧之意所以能成五鳳開元之治有天下
者不可不知所務也 九月十三日

通鑑

卷之十

七

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
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
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

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
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
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
及

脩是長蕭瑀是臣名六國是韓魏趙燕齊楚
公猶言卿不及猶言到不得這是唐太宗既
得天下欲傳之子孫永久不失因思周秦國
祚之長短故與侍臣每共論之有臣蕭瑀對
說當時商紂為荒淫暴虐不道之事周武王

進書

卷之十

大

元

興師聲罪致討以征伐之衰周與韓魏趙燕
齊楚六國各守其土本無大罪秦始皇恃已
兵力強盛乃利其所有而毀其宗廟社稷以
滅絕之武王征有罪之紂故人心歸始皇滅
無罪之六國故人心怨是周與秦得天下雖
同而人心之歸與怨迥異此所以歷世有長
短之殊也太宗答瑀說道朕嘗思之歷世脩
短之道有二卿已知其得之一一尚未知其
守之一也周得天下之後愈加脩其仁義

之德其歷世安得不長秦得天下之後愈肆
尚其詐力之私其歷世安得不短蓋仁義為
順詐力為逆取天下之初戡暴除亂安得不
藉于力取威制勝安得不少假以詐至於守
成之時則惟當以仁愛民以義立政上順天
心以疑天命下順民心以定邦本取之或可
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然則順守
之道非吾君臣今日之急務哉瑀乃拜謝才
識短淺見不能到此也太宗這逆取之言似
非定論而增脩仁義之語則誠萬世守成之
君所當服膺蓋山不厭於增其高水不厭於
增其深帝王躬行仁義祈天永命之道不厭
於增脩使之愈博厚愈高明則無疆歷服端
有賴於此矣 九月十六日

進書

卷之十

元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

五載是五年之內巡守是巡行諸侯所守之
國羣后是四方侯牧敷是陳奏是進試是考

庸是用這是虞史臣記帝舜巡守畢當朝見諸侯的事說道以五載之內計之天子止是巡守一次而徧行四岳至于諸侯治國安民的功績猶未及考問他於是以巡守之明年令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令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令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令北方諸侯來朝是五載之內四方諸侯來朝四次此時方得考問他的行事且如東方諸侯至先令他陳奏為治的言說即明考他建立的功績復錫以顯庸的車服所以先令他陳奏為治的言說者蓋一國之治多端凡條畫綜理之疎密因承改革之當否必觀其言而後見其用心有精粗也所以明考他建立的功績者蓋行事之跡可據凡安養教化之章程通變宜民之法守必核其實而後知其效力有勤惰也所以復錫他顯用的車服者蓋因言考功循名核實果是言與行相顧而功績顯著的則賜予車服以旌異之又所以勸勤勞

而警惰慢也南方西方北方諸侯至亦如是行之四朝已畢而天子又復當巡守矣夫一往一來而禮無不答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此有虞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 九月十八日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忘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這是唐太宗與侍臣魏徵等論帝王不可窮奢極欲的說話西域賈胡是西番做買賣的胡人賕是枉法贓抵法是問罪徙宅是移居戮力是勉力太宗謂侍臣說朕聞西域國內有商販胡人偶得一美珠恐人奪取乃剖其身以藏之為愛此珠遂忘痛苦此事有之否

也侍臣說此事誠有之太宗說此胡至愚愛珠忘身誠為可笑然世上有兩種人似他其一賊吏受財枉法以自取罪辱其二帝王窮奢極欲以覆亡國家其至愚可笑亦何以異於賈胡耶魏徵對說昔魯哀公與孔子說人有病好忘者移居之日至忘其妻何忘之甚也孔子對說又有甚者焉昔者桀紂乃至忘其身而不知也則與此胡人亦豈有異哉夫胡人之忘身為愛珠也桀紂之忘身為愛欲也為君者誠不可縱欲而為人所笑也太宗遂說卿言誠然朕與卿等可不努力相輔以免為人所笑哉太宗之意蓋謂不但為君者當以縱欲為戒勿使後人笑其為亡國之君而為臣者亦當以縱欲之事切諫其君勿使後人笑其為亡國之臣可也夫君臣之間相戒以奢欲相勉以仁義各盡其道以保天下人孰得而笑之不惟不笑之且從而稱之曰明君曰賢臣也這是太宗親見隋煬帝以縱

欲亡其國其臣宇文化及虞世基輩以諂諛亡其君嘗取以為笑亦深以為戒故不惟自家能納諫且又教其臣之來諫遂得魏徵王珪馬周戴胄等忠亮正直之臣十數輩侍于左右以資襄治理而成太平之業蓋自虞廷聖賢君臣交相儆戒之後僅見此也

二十日

九月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日講直解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進講錄

卷之十一

一

西

秦誓是秦繆公悔過的誓辭孔子取之列於古文百篇之末以為尚書一个臣是輔弼太臣斷斷是心之誠一的意思技是才能休休是心之平易光明廣大的意思彥是俊美之稱聖是通明之德不啻解做不但利是利益媚疾是忌嫉違之俾不通是故意阻抑之使不得通達殆是危殆大學傳言為人上當公其好惡又要用得一个公好惡的大臣乃可平治天下引秦誓之書說道若我有這一个

好大臣其心斷斷然誠實無他才能只是度量寬弘能容天下之人見人有才能即如已

之才能見人有俊美之賢通明之德則其心好之不但如他口中稱揚的言語此个大臣之量其容天下之善也真如海之容衆流也如山藪之容衆物也人君得是臣而用之必能保我子孫常享富貴保我黎民常享太平其利不亦大哉若是个不良的臣其心常不休休故無容人之量見人有技能則忌嫉之

進講錄

卷之十一

一

謹

恐其勝已見人之彥聖則多方阻隔拂戾之務要他不能通達恐其成功其量譬若溝渠之小尊罍之器豈能容天下之衆善哉斯人在位安能保我之子孫黎民哉其為害不小也此二人者一善一惡各藏其心知之甚難故大學謂人君當公自家的好惡察其行事以驗其心術則善惡自明用舍各當而天下平矣

隆慶二年四月初五日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

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
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
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
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
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
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
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
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
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為此耳徵起拜

通鑑

卷之十一

三

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

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丹霄殿中宴勞近臣此唐貞觀初年的事仇
讎是恨怨斌媚是柔媚昔唐太宗宴近密羣
臣於丹霄殿中長孫無忌乃於宴上說王珪
魏徵昔日為仇讎豈期今日君臣相悅之宴
二人亦同與之此蓋有感之言也太宗答說
徵珪昔日盡心於所事切欲其移忠以事我
故不復記其仇讎特任用之然魏徵每每諫

我固知汝之為忠但我或未即聽從時與汝
有言汝輒不應得非對君乎人臣雖有納忠
之心而先懷對君之意何也徵對說臣以其
事為不可故亟諫止之恐其事遂施行也若
陛下未及聽從而臣漫然應之則事既施行
之後寔難救正故臣不敢應欲陛下三思而
止耳是臣以不應為諫也太宗說事當諫而
諫為忠君有問而對為禮汝若先應而盡其
禮却復諫以納其忠又何傷乎魏徵又對說

通鑑

卷之十一

四

昔舜戒羣臣稷契等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可見君有過失以面相弼正為忠若臣心知
事之非而口應陛下徒取一時之悅是乃面
從不忠甚矣豈稷契所以事舜之意邪于是
太宗甚喜乃大笑說人言徵舉止踈慢有忽
我之意今視此言更爾柔媚可悅故知人言
殊未足信正為此耳徵乃感激特起拜謝說
臣數有獻納屢犯聖顏皆賴陛下開心見誠
引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朴愚若陛下拒而不

受臣雖欲一言亦不可得况數數強聒以取
犯顏之罪乎此是徵歸美太宗不惟能納諫
且又引人來諫已雖古之聖王何以過之若
魏徵之事太宗可謂能臣其過又能將順
其美矣 四月十六日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

三苗

考績是稽考事功之勤惰三考是九年黜是
罷斥陟是陞用幽是無功的明是有功的庶

集賢錄

卷之十一

五

五

績是衆功咸字解做皆字熙字是明分北三
苗是分別苗民之善惡使不從化者皆分背
而去也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箇考課之
法令百官每三年任滿即稽考他在任有無
功績以驗其職事之勤惰得至九年三考滿
日然後大行賞罰情而無功者罷黜之勤而
有功者陞用之舉措得宜而名實不爽所以
那時朝廷之上政治清明而官府之中職務
精覈無一欺慢之事無一隱蔽之情雖三苗

遠在南荒之外教化難到之處亦分別善惡
而去留之彼皆心誠畏服不敢復叛良由帝
舜舉行考課之法至精至當故其效如此也
夫舜雖大聖聰明之極然天下之廣百官之
衆庶務之煩豈能一一自察之哉蓋由所命
內之九官外之十二牧皆賢哲之臣公忠之
輩箇箇有尊主庇民之心人人懷開誠布公
之義所以輔佐聖主成有虞一代之盛治也
故後之人主欲成至治當先務於得賢 四月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來及召對多失次

集賢錄

卷之十一

六

六

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
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
下借之辭色忠款何由得盡帝自是對羣臣
辭色愈溫常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
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上書是上本奏事召對是召問面對失次是
失其次第拂意是違拂上意觸忌是觸犯忌
諱太宗問魏徵說道朕近觀羣臣上本奏事

其間多有可采取的及至召他面問聽其奏對便多倉皇錯亂失其次第此何故也魏徵對說臣觀百司之中惟有御前奏對實為至難每欲奏一事數日之前已即晝夜思慮我若到上前面奏這事當如何敷陳當如何議論上欲有問當如何回答上若不從當如何執辯莫不預先想下記憶在心及至上前看見天威嚴重前者所思之事三分之中說不得一分已自忘失錯亂不成次第了况人臣諫諍之言多是違拂意旨觸犯忌諱的說話若非陛下假借他些溫和的辭色而直以天威臨之彼將恐懼畏怕愈覺倉皇雖有懇款忠愛之情亦何由得盡於君上之前哉太宗聞徵言自此之後接待羣臣每每溫其辭色使他得盡其情常說隋煬帝猜忌羣臣臨朝不語朕則不然看那大小羣臣都是股肱耳目相親相信真如一體也夫君臣既如一體則臣下無有不盡之情臣下既無不盡之情

則天下自無難言之事天下無難言之事有不治者哉故召對羣臣言事乃為治之切務也 四月廿三日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益是舜的臣名亦嘗為堯之臣也都是嘆美辭帝是指帝堯說廣是大而無外運是行之不息聖是通明的意思神是靈妙的意思武是有威武文是有文章春是顧奄是盡伯益聞大舜惟帝時克之言遂稱頌帝堯之德說道美哉我先君帝堯之盛德也六合之廣無外堯之德既高明而又博厚其充滿周徧與六合同其無外四時之運不窮堯之德既有漸而又悠久其流動變化與四時同其不窮惟其德之盛如此故不能以一善名之自其通明而無蔽處則謂之聖自其微妙而不可測處則謂之神自其威之無所不加則謂之武自其德之英華外發則謂之文帝堯有這

等樣盛德是以皇天眷顧他自唐侯起為天子盡四海之內無不率從居大君之位成有唐一代之盛治則夫用言求賢稽衆振窮之事非其所優為者哉所謂惟帝時克旨哉其言也夫益之意雖主于稱堯然因以勉舜欲其法堯的意思可見矣孔子嘗稱堯說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與伯益贊堯之意亦同夫堯法天而成其為堯舜法堯而成其為舜先儒有言人君為治而不法堯舜皆苟然而已然則人臣告君而不以堯舜之道豈不有愧於伯益也哉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

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諫邪則思正已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備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殷是盛繕是營造挹是酌備是過魏徵上疏于太宗說道人主取天下本難守天下本易然自今觀之善於創始者多而能保其終者寡豈取天下反易而守天下反難乎蓋由創業之初有敵國外患其心嘗懷盛憂故能竭其誠心以盡下情當此之時雖匹夫之言有重於泰山者矣及禍亂平定而身居安逸則驕泰放恣而輕忽物情諛不加意當此之時雖公卿之言有輕於鴻毛者矣夫能盡下情則遠而胡越之人亦與我同心而況於英雄豪傑乎驅同心之豪傑以定攻取之大業何難哉故取天下本不易而反易也待人輕忽則近而六親之人亦與我離德而況於四方

之遠乎雖震之以威劫之以勢彼親從而心不服亦終歸於背叛而已故守天下本不難而反難也人主誠能知此難易之辯而慎思焉凡見可愛欲之事則思知足而不過貪將興營繕之工則思知止而免糜費高則必危故處高危則思謙降滿則必盈故臨滿盈則思酌損遇逸樂則思樂不可極而撙節其放蕩之情在宴安則思欲不可縱而預防乎後來之患慮左右之壅蔽也則思招延衆賢兼納善論以廣吾之聰明惡讒邪之害正也則思正己率下端其好惡以杜人之欺罔爵賞因喜而過則人無所勸務思賞當其功刑罰因怒而濫則人人自危務思罰當其罪夫人君能慎思此十事而兢兢不怠則內立保業之本又能選任賢能共圖化理則外有保業之具如是固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自治矣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為哉此一段魏徵獻納忠言可謂極其懇至矣然嘗觀

太宗與李靖說魏徵箴規朕之過失不可一日離朕左右則徵之忠愛由太宗之能納諫所致也有君如此徵豈忍負之哉徵可謂遭遇之奇矣 四月三十日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指大舜念是念益之言德是愛民之心政是治民之務修是使不亂的意思和是順於道理的意思九功是合上金木水火土穀與正德利用厚生九件說九敘是修之和之有次序的意思九歌詠那九功之事禹聞益戒舜遂嘆美說道帝當念益警戒之言哉既念之可以不修養民之政哉人君雖有愛育生民的心而不施於有政則謂之徒善所以說德惟善政人君雖有科條禁令之煩而澤不及民則謂之徒法所以說政在養民這養民

的政有九端潤下之水炎上之火從革之金
曲直之本稼穡之土黍稷百種之穀共是六
物號為六府皆民賴以養生者惟要修治他
使皆不汨亂其相生相克之常性則兩暘燠
寒風皆時而百穀用成民生乃可遂也民生
既遂不可逸居而無教故必敷教惇典使民
各正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之美
德又必通工易事使民各利其陶冶舟車宮
室貨財之備用又必制節謹度使民各裕于
養老恤孤塋埋祭祀之生理惟是三事既舉
則無一處不順其理無一物不安其常民乃
大遂其生矣夫六府既修三事既和則九端
政務各皆成功惟在條畫精詳文理密察使
推行有序可垂久遠耳所以說九功惟敘九
功既敘則治定政成惟在鋪陳功用形于歌
詠播之管絃而作樂也所以說九敘惟歌夫
立法易而守法難慮始易而保終難故政成
之後又當戒諭民以休美以獎勵那治生率

教之勤者又當董治民以嚴畏以警戒那偷
安梗化之怠者又必勸之以九歌之樂使之
徧作于鄉閭邦國以鼓舞激勸那勤者愈加
勤怠者不肯怠也所以使斯世斯民守難守
之法保難保之終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
而不壞矣夫禹聖臣也舜聖君也以聖臣陳
謨于聖君故其道廣大精微如此後之人君
講明此道而施之政事天下不難治也
初十日
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
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
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
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乃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并州是北邊晉陽地大都督是府名長史是
掌府事的官昔太宗得天下分天下為四箇
大都督府并州大都督府是其一也太宗以
此地近於突厥非出衆之才不足以當之故

命李世勣作府長史官總理并州境內之治
李世勣是太宗諸將中最有名者于是守長
史官在并州一十六年思委托之重懼責任
之大凡守邊養民之事無不盡心幹理以報
答知遇之恩行得久時凡出一令施行某事
數千里內即時行之無一人敢違他凡出一
禁禁止某事數千里內即時止之無一人敢
犯他不但中國之民畏威感德而夷狄亦皆
懷服此是李世勣不負任使的好處于是太
宗喜世勣功成欲陞用他乃說道昔煬帝不
知備邊在于任人只勞困中國百姓築長城
以備那突厥卒之民勞盜起有損無益豈若
朕惟置一李世勣于邊易而突厥遠遜因塞
不驚比隋所築的長城豈不尤壯也哉乃擢
世勣為兵部尚書以寵異之此一役雖是說
李世勣善於守邊然知人而能久任正是太
宗駕御之雄略假若得一好將如世勣而不
久任他欲求其令行禁止必不可得此太宗

卷之十一

主

主

主

之所以為明君也

五月初十日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
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格是來宅是居耄是年九十歲期是年百歲
不怠即是勤總是攝管的意思師是衆帝舜
既稱禹功為萬世所永賴矣遂又呼他說道
來汝禹聽朕之言人君之治天下一身係四
海之安危非勤以治之安能保其常安而不
危一日有萬幾之理亂非勤以察之安能保
其常理而不亂朕非不上畏天命下悲人窮
愛養精神節宣筋力以為勤政之本也但自
六十之年受終于文祖而居此大位復又三
十餘年矣已過九十之耄將近百年之期精
神筋力自然衰倦雖欲勉強克勤亦不能也
徧觀羣臣之中惟汝不怠有似於朕汝內不
怠於心敦勤儉而不侈外不怠于身任勞苦
而不辭故能成此大功為諸臣之冠當朕倦
勤之時率此天下之衆非汝總攝以代予治

其誰能之夫舜禹大聖人也傳授天下之際
獨舉不倦不怠為言後之人主可不法諸法
之當如何惟學則可以涵養其心而不倦惟
敬則可以維持其心而不怠誠能學而不厭
敬而毋失則四海永安而萬幾常理矣

五月

十九日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日講直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是孔子弟子名參省是省察忠是盡心
的意思信是誠實傳是傳授習是習熟曾子
說吾人為學當以反身自治為本省過知非
為要故我每日以三事省察於身心而不敢
忽也何謂三事彼常入之情其自為謀畫未

趙文肅

卷之十一

一

有不善者至於為他人謀則不能委曲而詳
盡矣即此不盡其心便是內以欺已外以欺
人參所以一日之間常以此自省其身惟恐
或有此不忠之失也朋友之交本欲相資以
誠其身也若內無取友輔仁真情實意而外
徒事於語言諄切以為面交則不惟不能資
良友之益而良友已先有見疑之心參所以
一日之間又以此自省其身惟恐或有此不
信之失也參嘗受教於夫子矣夫子教參以

博文參退而尊所聞以求其光明夫子教參以知德參退而行所知以求其高大亦自謂傳而能習矣然為學之功當造次顛沛之不忘參前倚衡之如見一有間斷遂至遺忘參所以一日之間又以此自省其身惟恐聞於師者或未能習於已也夫曾子此三言皆學者之事耳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然大學有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則省察自脩之事亦人君之所當務夫深居九重之內慮周四海之外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這便是人君自盡之忠一號令之施信如四時一法制之立堅如金石賞罰舉錯一定而不可變這便是人君不疑之信遠宗帝王之謨訓近守祖宗之成法率由舊章守而勿失這便是人君授受訓習以治天下之道道若能于此三者日加省改勉強不怠何患不若古之聖帝明王哉曾氏之言所包者廣矣
八月初八日

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水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昔唐太宗既立晉王為太子矣遂謂侍臣等說道朕自立太子之後凡古帝王治國安民之要與凡朕之武定禍亂文興太平艱難萬狀之事無不備悉訓教之矣又不但已也凡遇一物一事必即其體象而委曲誨諭之以啓發他的志意如見太子在用飯則教之曰汝知此飯成就之艱難乎始於農人稼穡之苦終於庖人治飪之勞汝若用飯之時即念此飯之不易得則上天必監汝有惜福之智而多降天祿使汝常得用此飯矣如見太子在乘馬則教之曰汝知此馬雖畜類亦具知覺之性乎汝若乘馬之時即念此馬之勞馳

驅有節不盡其力則上天必監汝有愛物之仁而貴升萬乘使汝常得有此馬矣如見太子乘舟則教之曰水本以載舟故舟藉水以運然而水亦能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君雖藉民以尊而民亦能覆君所以古人說愚夫愚婦一能勝子子臨兆民如朽索之御六馬也汝可不知之如見太子息於木下則教之曰此木若經匠氏之繩墨徐以斧斤刀鋸依而斲治之則完好端直中於宮室器物之用矣人君高居九五之位安能周知天下之務必設為輔弼諫諍之臣以助佐之嘗令人君依理義以出政事公好惡以為舉措而無偏頗焉則智慮日明經練日熟遂能徧知廣覽而成聖人矣古人知諫之有益於君道如此故每引臣下使之盡言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也汝可不知之夫朕之教太子如此諄切汝等其知朕用心之勤哉夫太子乃天下之本太宗加意於此深謀遠慮可

為萬世人君之法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言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姓卜名商賢賢是好人之賢竭是盡致是委致而不有其身的意思子夏說道君子之學尚行為先以忠君孝親為之根本以親賢取友為之培植舍此則不足謂之學矣有人于此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大賢而親之為師次賢而親之為友殆有如此好色者焉其好善之誠有如此事父母則能竭力而不遺竭其身力以備顧養之奉竭其心力以善怡悅之方莫非人子而斯人乃誠於盡孝有如此事君則思委身而不貳在近地則委身於密勿之任在遠地則委身於扞禦之勞莫非人臣而斯人乃誠於盡忠有如此交朋友則信以相與有以敦其相契之義發言而不欺于心既言而能踐其

約殆有久要不忘者焉其交友之誠又如此
凡此四件皆人倫之大者君子之學問不過
求盡夫此而已人雖謂之曰斯人也徒有是
行而博文稽古之功未加未可因其生質之
粹而遽列之于知學之科也商則謂之曰斯
人于四者之倫既能各極其誠如此是雖出
于生質之美亦必由于務學之功所致蓋除
去枝葉獨培本根脫畧浮華專敦實行豈非
深知學問之大旨者哉吾固必謂之已學矣

建請錄

卷之十二

六

江蘇

若徒從事于博文稽古之功而于入倫根本
之大者反不能實用其力焉亦何足以為學
哉人君欲求才以治天下若得如前忠孝大
節之人好善質實才與誠合之士而用之則
化理之成亦不難矣 八月廿一日
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
餘皆茅茨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
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
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

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
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
成覆敗之業豈非務功恃大棄德輕邦圖
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又曰玳玩技
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
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
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建請錄

卷之十二

七

江蘇

玉華翠微都是離宮的名徐惠是太宗的妃
嬪高麗是東夷國名龜茲是西戎國名昔太
宗晚歲頗好營繕征伐之事有漸不克終之
譏初命營建玉華等宮雖戒諸臣務為儉約
令以茅茨為舍祇上所居殿覆之以瓦可謂
極加節省然費已多至于鉅萬矣蓋下之人
奉承上意諸宮一時並作自然費用之廣也
是時徐惠深憂之以為主上東征高麗西討
龜茲犯了古昔黷武之戒翠微玉華諸宮相
繼興作犯了古昔峻宇之戒服玩華靡犯了
古昔奢侈之戒不期邇來直臣凋喪朝無忠

鯁令主上有此失德妾在服御之列不可知
而不言遂上疏論事其言頗多史臣不能盡
述乃記其大畧說道征遼之役將許多糧餉
都覆沒於海中是以有限稼穡之農功填大
海無窮之巨浪此傷財之可惜也又士馬損
折十亡七八他國的土地人民不曾圖得反
喪了我訓練已成之精兵此傷人之可憫也
又說秦始皇危亡之速在于并吞齊魏等六
國之餘晉武帝覆敗之招在于奄有魏吳蜀
三方之後秦亡之速豈非始皇以六國既平
謂天下不足定遂矜其功高恃其國大棄其
積德輕其保邦以致之乎然則六國雖并何
救于秦之危亡哉晉敗之速豈非武帝于平
吳之後無垂後深遠之慮遂爾圖人之利忘
已之危肆其淫情縱其奢欲以致之乎然則
吳蜀雖平何救于晉之覆敗哉又說道玠玩
技巧之物乃喪國快利之斧斤明君豈肯懷斧
斤以自戕珠玉錦繡之多實迷心絕命之醜

進講錄

卷之十二

八

臣

毒明君豈肯飲酖毒以自賊又說道人主創
業垂統當為後世子孫之法則已好節儉猶
恐後人以奢而致亂亡若作法之人先自過
奢則後來之奢何所裁制其剴切之語如此
于是太宗佳其文義之美情詞之切甚加禮
重之夫太宗之容外朝立臣如魏徵王珪張
玄素之輩甚衆乃今于內朝妃嬪之中又禮
一徐惠故雖有征伐營繕之過而終無損於
貞觀太平之治也豈非英明聽斷能自改其
過哉 八月廿四日

進講錄

卷之十二

九

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是謹慎追是追慕民德是民的德行厚是
不淺薄的意思曾子說道安國和民移風易
俗之道莫善於禮禮莫大於孝孝莫大於慎
終追遠彼為人子者於親之存日事之雖一
跬步而不敢忘而況於送終最大之事可不
益加謹慎之心乎故凡祔於身與祔于棺者
必誠必信勿令後悔哀痛雖切而謹備詳盡

是謂能慎其終為人子孫者於祖宗之德率由之雖一制度而不敢忘乃至於廟享之時最重之務可不愈致其追慕之敬乎故凡祭于廟與祭于祧者必豐必潔毋有慢易齋戒思存而音容如見是謂能追其遠夫此二者乃在上之人倡率下民以立教化之本當如此也故民之得於觀感者皆興仁孝之心而反醇厚之德不難矣蓋民知愛親則必保身而自然不敢為非僻之行民知敬祖則必保

進書錄

卷之十二

十一

嘉

業而自然不敢失勤儉之風其德之歸厚夫豈不至易而至速哉然曾子此言即孝經之旨夫子嘗告曾子以孝治天下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本於孝而能保其身與其家國天下者也至於末篇猶丁寧於喪致其哀祭致其敬之事曾子傳其訓故以告于有位之人此即所謂先王之至德要道也為人上者可不念哉

九月初一日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

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察省上曰朕伴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詣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

進書錄

卷之十二

十一

嘉

姚元之是玄宗初即位的首相序進郎吏是次序遷除那郎官高力士是知內侍省的近臣宣事是宣諭政事省中自宰相中書省左拾遺是諫官職名曲江是縣名張九齡是當時有名的諫官奏記是投進書記元之為宰相時當序遷郎官以為事關權衡嘗以奏請玄宗惟仰視殿屋元之雖言之再三終默然不答元之懼上有別譴趨避而出罷朝之後近臣高力士諫說陛下新理萬幾宰相入奏

事正宜面加可否親賜裁決以圖化理奈何
仰視殿屋略不加意察省事由玄宗說道朕
任元之託以心腹萬幾庶務彼得代理正當
擇其大事有關係者奏聞與朕商議若序進
郎官卑秩乃是細瑣之務亦以煩朕則將焉
用彼相哉會高力士因宣諭他事至中書省
為元之道上意旨于是元之乃喜不自勝蓋
幸已之未蒙譴怒又幸得遇明君貴望之大
後來展布有地矣于時中外聞之亦莫不心
服玄宗識君人之大體也夫人君勞心清問
訪求才德俱備者以為之相定相之後惟與
之同論天下大事若小事盡付之而不自
煩此之謂識體玄宗蓋得之矣是時曲江張
九齡在諫垣以元之才望隆重又為上所信
任但恐為人通達有輕信之弊致使謫佞狂
躁者因緣而進則壞亂治體多矣遂先投一
書記與元之勸其遠謫躁之人進純厚之士
惟只留心此處即可以長保治安仰答知遇

副四海之屬望矣元之甚嘉美之以其切於
相道也其後元之薦宋璟代已而九齡亦以
次第入政府皆極一時純直端正之選所以
開元之治足配貞觀信由多得賢相之功也
為人君者豈可以不慎擇哉 九月初四日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志是心之專主處行是事之施設處三年言
時之久也孔子說自天子至於庶人保身保
位未有不本於孝者惟其善繼其親之志善
述其親之事耳彼人子當父生存之日分不
得以自專故其行事不可槩見然其志則有
可見者若志類親之恭儉或志類親之仁恕
必有德音之昭仁聞之布也所以說父在觀
其志至于父沒之後而其行事之不悖于親
者始可見矣懷恭儉之志則必發而為恭儉
之行懷仁恕之志則必發而為仁恕之行所
以說父沒觀其行夫為人子而續述前人之

緒業於異代之後者豈可以忽心處之哉必也志極其精明行極其果確堅守之而不失率由之而不忘凡先世之道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出乎恭儉仁恕之所為者雖歷三年之久如一日焉而無造次更改之失始可以稱善繼親之志善述親之事而謂之為孝矣夫孔子謂不改父之道為其合于道故不可改也若其親之政有不合于道者則亦必改之以求合於道而亦不害其為仁孝矣昔殷之

通鑑纂要

卷之十二

南

周

武丁常改其親之不合於道者矣而殷道復興周之宣王常改其親之不合于道者矣而周業復興豈盡拘於不改之說也哉若夫有宋紹興羣臣藉口三年不改之言復興新法而終為社稷之禍則又小人之侮聖言以文奸說明主所當深辯也 九月十三日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庶唐世賢相前稱

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姚崇即姚元之更名為崇宋璟亦是同時的相臣應變成務是應答倉卒之變使事務成就守法持正是執守公家法度無所私徇房杜是太宗時賢相房玄齡杜如晦也臨軒是送至軒前李林甫是玄宗天寶以後宰相之不賢者史臣說道玄宗首任姚崇後又用宋

通鑑纂要

卷之十三

十五

周

璟二人相繼作宰相皆是一時之人傑而才名有不同姚崇為相其處分天下事不拘泥不牽制一切隨宜裁決都得穩當而百官職務因以仰成是崇之才長於應變成務也宋璟為相其處分天下事守舊章明法制一切從公裁決都不假借而百官以正朝政肅清是璟之才長於守法持正也然二人志操雖有不同而忠悃則一故能同心輔政以寬平百姓每賦役以清省百姓每刑罰使海內之

民皆歸於富庶于是開元太平之業可比太宗貞觀之時而世稱二人賢相之名亦與房杜齊等非他人所得比矣史臣又說道此雖是二相之賢亦由玄宗之明能信任禮遇之也凡人君為大臣起又送之此乃古禮近世未有行之者玄宗重二人之賢故每進見則便為之起論事已畢而去則送必至于軒前夫既知他是賢者又任得他專切又禮遇得他隆重二臣安得不展布忠誠以仰答知遇

通鑑

卷之十一

十一

我及玄宗晚年明有所蔽誤用一奸邪之臣李林甫為相一十九年雖寵任過于姚宋然玄宗視之甚輕也但喜其諛佞而不肯罷斥耳觀其禮遇卑薄遠不及於姚宋則玄宗未嘗不知其為可鄙可惡也若使當時不用林甫而又任張九齡韓休以繼姚宋豈得有天寶幸蜀之禍哉故古人說為君之道莫大於擇相也

九月十九日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

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

司皆以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多冠對

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

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

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

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

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

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

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

通鑑

卷之十一

十一

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

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

依故事

正牙是前朝仗是侍衛兵仗史臣說太宗貞

觀時舊制中書門下兩省及三品以上大臣

入閣奏事時必使諫官隨之同入其所奏對

或有差失許諫官即時匡救史官亦隨之同

入凡奏對善惡都記錄在策其餘諸司官但

使在前朝奏事不令入閣若御史彈劾百官

則戴獬豸法冠正視朝時對着那侍衛兵仗宣讀參劾的章疏所以太宗時大臣不得壅蔽聰明專君擅權小臣也不敢挾私行讒肆其奸惡及至高宗之時許敬宗李義府兩箇小人相繼用事所行的政事多是私曲偏僻恐怕羣臣見了他姦狀凡有事奏都等待視朝後兵仗既退獨自在御座前屏左右密奏侍班監察御史及直日待制官俱迴避遠立等他奏事退然後復位諫官史官都就隨着

進講錄

卷之十二

七

要的確不可泄露方許密奏此外事情或彈人或論事都要視朝時對仗宣奏使衆人共聞若史官自依貞觀故事御殿則俯陛而聽入閣則夾案而立以便記述凡此皆以復貞觀之舊章也夫人主之委任臣下惟恐其不專使賢智者不得以自盡也然委任非其人則又養成壅蔽專擅之禍于是人臣朋比于下而人主孤立于上矣故太宗貞觀之制使諫官史官得以共聞兩省政事正得人君馭臣之術賢智之才可以自盡而奸回之輩難以自專豈不至當可守之法哉夫許敬宗李義府奸臣也而壞之宋璟忠臣也而復之此高宗玄宗治亂之所由分也然則明君賢臣於祖宗之法豈可以不慎守哉

進講錄

卷之十二

九

九月二十日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是約信復是踐言因是依親是可親之人宗是以爲宗主有子說道人之言行交際皆

不可苟且於初以致悔於後如約信而苟且於初則言必背義而難踐必也與人子言近於孝與人臣言近于忠與人友言近于信是以擬論合義而久要不忘故知其言之可復也致恭而苟且於初則動必悖禮而招羞必也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是以威儀有章而非諂非瀆故知其可遠恥辱也取友而苟且於初則投分非可親之人而終身鮮依歸之處必也有道者依以為師有德者依以為友有才藝者依以為資即此不孤之隣皆以玉成于我故知其可以宗而主之也此三者皆是說修身君子言行交際審過于終由其致謹于始信乎始之不謹未有能善其終者也况于人君為天地民物之主可以不謹乎一令之不合義則足以損治一動之不合禮則足以虧德一人之親用或不得其當則足以致亂可以不謹乎故古人說人君之學以純心為本以親賢為要夫苟得

進講錄

卷之十二

十一

賢而用之則人君之言行亦自無過舉而恭已之治不言之化亦不難矣 九月廿一日

三旬苗民逆命益替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進講錄

卷之十二

十一

三旬是三十日贊是佐局是至帝指帝舜說歷山是地名祗載是敬事夔夔是敬畏之容允是信着是順誠是感之以誠矧字解作况字背禹征有苗師已歷境三十日而苗民頑然抗命無歸順之意于是伯益佐禹說道盛德之君足以動天豈以地遠而感通弗至今苗人不服意者我德有未至乎夫自矜其德已至者為滿滿則必恃強服人而為驕兵兵驕者敗寧不招損乎自愧其德未至者為謙

謙則必示弱引退而為義兵兵義者全寧不
受益乎此乃天道之自然而非人謀之私也
夫欲體此道者亦取法於帝而已昔帝之初
也往耕歷山之田號泣旻天之下其于父母
之不見愛惟負罪以自責引慝以自修而已
不見親之有過也至於敬事瞽瞍之時左右
侍養之際惟其容髮憂懼其心業業齋慄
而已不知已之為孝也于是雖以瞽瞍之難
事而亦信順悅豫之矣豈非帝不自滿假盛
德之所感通者乎若謂親易于感而苗民難
感則豈不聞至誠之道雖鬼神之幽遠者亦
可以感之而况于苗民乎於是禹致拜於益
說道聞汝昌言誠哉惟德可以服人而不假
于兵也遂班師振旅而還以示師不踰時之
義于是帝舜亦大敷文告之辭示此德意于
方國以俟苗民之自化而苗民感之果以七
旬之後自來款服矣是時舜方有禮樂之事
而干羽舞于兩階之上史臣因而紀叙之見

帝舜以揖讓而代威武以干羽而化干戈千
載之下猶可想見其雍容之氣象此有虞之
治所以不可及也 九月廿三日

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
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
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
秋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八月十五是唐玄宗生辰故其時以是日為
千秋節玄宗在位日久海內治平朝宇無憂
虞之事故羣臣於此令節皆獻寶鏡以為壽
亦君臣胥樂之時也此時宰相張九齡獨以
為寶鏡不過照人形容之美好耳若得箇以
人照見吉凶的使人君觀之自生智慧而致
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豈不是天地間一箇
大寶鏡哉乃於書史之中采述前世帝王的
行事所以興所以廢可為鑒戒者為書五卷
名曰千秋金鑑錄獻之今其書雖不傳然觀
其想見九齡納忠之意有于

欲以人自照而知吉凶也古詩說殷

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夫殷以夏為鑑則周當以殷為鑑而唐又當以漢為鑑明矣昔諸葛亮告其主說親君子遠小人前漢之所由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後漢之所由傾頹也此豈不是漢家興廢之源吉凶之最著者哉以人自照莫切於此矣於是玄宗作書褒美之至褒其采集之勤而美其用意之切亦帝王之盛節也夫唐室之臣於一節令之間而陳善納誨如此懇至可謂後世遂無伊傳之佐哉

九月廿四日

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

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勳賜之

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

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

書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

百戶

牛仙客是玄宗時一箇將官自河西使典小

官陞遷至朔方節度使之職其躁進之心猶

未已也乃交結朝中貴臣李林甫輩欲圖兩

省政府之位是時有薦他昔在河西為將官

之日能撙節公家用度令府庫充實勤修職

業使將士器械精利說他如此才能實是罕

有於是玄宗聞得遂嘉美仙客欲官以尚書

之銜宰相張九齡諫說此事不可尚書乃是

門下省大臣與中書令並列同平章政事即

古之帝弼命龍作納言之職豈是箇小才做

得的我唐自國初以來惟是宰相罷政處以

優閒方居此位其他必須是曾經宣揚更歷

中外之久有德有望卓然為人倫冠冕者始

得居此今仙客本起於遼徼小吏粗跡輪局
敏捷之能耳若驟居此清華要地乃實貽廊
廟之羞使華夏聞之皆謂朝廷為無人矣玄
宗遂說然則實加戶封令享爵祿可乎九齡
諫說此事又甚不可也夫封爵乃帝王之大
典所以待有功之臣也人臣而有攻城略地
平定開國之功庸則必錫之土田俾其子孫
世享與國同休謂之封爵是豈稱一官盡一
職朴藪小才塵埃下吏徒區區勞効遂可冒
竊者哉今邊關將吏府庫空虛器械朽敗的
皆有罰若仙客府庫真充實器械真是精
利亦乃邊將常務不足為功祗可謂之勤勞
考在上最之科陛下賞以金帛可也至于裂
土分茅恐非典制于是玄宗默然不言李林
甫揣知上意不悅九齡之諫遂言仙客之才
可堪宰相何有于一箇尚書尚惜不與他蓋
明薦仙客之才而暗譖九齡之忌才也玄宗
信以為然乃冬十一月賜仙客封爵隴西縣

公實食三百戶後復加為工部尚書同門下
三品知政事而九齡去位林甫為相矣此一
段事見得玄宗治亂之分實決於此而邊將
入相復得遙領亦自牛仙客始後來藩鎮之
禍亦始于此也 十月初三日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
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
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貢是孔門弟子姓端木名賜諱是諂屈驕
是矜誇詩是衛風淇澳篇往是其已言者未
是其未言者子貢問說士之為學須要有得
力之處若能見理分明志意堅定雖處貧窶
而無卑屈之心雖處富饒而無矜誇之意斯
人也於學之造詣淺深何如耶孔子說為學
而至於能處貧富之境皆漠然不動其心亦
可謂之善學矣雖然猶有未至也貧而無諂
可矣然未若忘其為貧而實有潤身之德熙

熙乎心廣體胖而不憂也富而無驕可矣未
若忘其為富而約已于中正之則孜孜乎節
情飭性而不倦也斯人所造其視無諂無驕
尤深矣故知汝所言未至也可不勉哉子貢
因夫子之言遂悟學無止法因舉詩以明之
說道抑之詩有云切骨角者未若磋骨角者
之成也琢玉石者未若磨玉石者之精也其
殆賜之言處貧富者未若夫子言忘貧富之
深也歟于是夫子乃喜遂呼而謂之賜也始
可與爾論詩也已矣夫告往而明語下之宗
知來而識言外之旨磋磨之詠真起于哉若
夫學至於精且成焉則汝宜益加勉矣此章
是孔門論學問之功當愈加精進蓋以道無
窮盡故也所以古之聖王雖以至聖之資履
天位之上而必日勉于學也人君誠能廣博
聞之功如磋磨之力則治天下之道亦思過
半矣
十月初五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患是以為憂慮的意思孔子說人之所患者
二有患於人不知我者有患於我不知人者
自今論之人不知我其失在人此不足患也
蓋備身而名不著必其實有未充也實充而
名又不著必其積有未久也若積德累行而
人終不知則不明之失在彼而我之所得固
在也亦何足為患耶故說不患人之不已知
也若夫我不知人則不明之失在己矣故不
可不以為患也蓋己之不明者其于人也
非邪正之莫辨而形迹疑似之不分矣短於
知君子而俾老成忠厚負遲鈍迂濶之譏暗
於知小人而使厚貌深情竊似忠似信之譽
矣其害可勝言哉此則宜以為切己之憂而
勉求于知人之哲可也故說患不知人也夫
子此章之意雖勉人以篤實為己之學然修
身明道不求人知者士之事也鑒別人才共
圖代理者在上之事也故古者士以自賢為
恥而君以不得賢為憂後世則不然為士者

汲汲以求人之知而為上者又不求以知人
此治之所以不古若歟

十月初八日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
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
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
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
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嘆
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
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其

進書錄

卷之十一

三

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
多應者真卿果卿之從弟也

平原是山東郡名顏真卿即本郡太守官當
祿山未反之先真卿見得這賊自結主知出
入宮禁不拜太子服食器用擬於至尊外又
擁三道勁兵養壯士八百人家僮百餘人無
不以一當百將帥皆用自家私人又以蕃將
三十二人代了漢將其反決矣平原是山東
大郡若能守住此城一可以充撓賊巢使他

內顧一可以為江淮保障作河北二十四郡
的聲勢但恐加意提防祿山知覺先害了他
故因霖雨之後城垣塌壞借此作箇名目於
是完整城郭浚挑濠塹因而料簡境內丁壯
知其勇力可用者多少又乘時糴買米穀充
實倉廩為攻守持久之用色色整備已定是
時祿山探聽頗知平原有備但素以真卿是
箇文學書生不開兵旅忽而易之不來計較
他故真卿得以展布才猷曲加防備此皆祿

進書錄

卷之十一

三

山未反以前的事及祿山已反發偽牒令真
卿以平原及博平兩處兵七千人防守河津
真卿一面拒賊一面即遣司兵官李平暗齎
偽牒令從偏僻小道密到長安奏聞主上李
平未到之前玄宗已聞祿山反而河北二十
四郡官吏皆望風披靡開門納款遂懊恨嘆
說公家平素養他二十四郡官長曾無一箇
人作義士耶何以都從賊去了不久李平到
來玄宗乃甚是喜悅夫玄宗素英明知得天

下形勢若是平原守得住外可以保護江淮而援兵得入內則二十四郡必有同心內應之人故爾大喜遂說道朕平素不識顏真卿的面目今乃能作如是忠義事良足嘉賞真卿既遣人告變於長安又密令所親信的人懷牒購賊將領首級徧至諸郡勸以忠義諸郡雖是迫於賊威暫且從順而暗應真卿之約以討賊為主矣史臣又說真卿即杲卿之弟也蓋是時杲卿亦為常山太守正當祿山大兵之衝杲卿知力不敵佯往迎之退乃起兵討祿山于是使人徇告諸郡說天兵已至井陘若諸郡有後至者先誅於是各郡皆響應却與真卿之計脗合故得收復十七郡以還朝廷有兵二十餘萬後來郭子儀得以藉手收復朔方皆顏氏兄弟輸忠倡義以死報國之力真卿兄弟即是先賢顏回後裔忠義之盛良有自也

十月初十日

進講錄卷之十二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四
日講直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志是心之向往處踰是過矩是為方之器此是孔子自序其從少至老學問次第說道文王周公雖遠而斯文未墜吾生十有五歲之時幸而知志于學于以與聞斯文之統緒蓋默識先聖之心法以具內聖之體博聞先聖之行事以預外王之用好古敏求至忘寢食者一十五年年至三十而後有以自立焉夫學莫先於自立正心以立大體脩身以立大本精神寧一而主宰常定苟有用我則執此以往此吾學之能立然也又歷十年至于四十而後始能不惑焉夫學莫難於不惑無所事志則無意必之惑無所事立則無固我之惑清明所照自疑礙之不留精一所行常不

習而皆利此吾學之不惑然也又歷十年至
于五十而後能知天命焉蓋聖之所以聖王
之所以王皆出于一靈之體而與天地萬物
同原謂之天命也吾于十年之內存久不惑
之明以俟明之盛而知之至則理窮性盡而
遂入此自然之域矣故循天有覺而內聖之
體裕代天有為而外王之用周學之能事始
備矣故說五十而知天命過此以往則漸近
六十之年馴造明通之境夫天地萬物既同

建寧縣

卷之十三

二

此體則一氣之流通自無形器之隔有開必
先有感必應如耳之聽聲物不得而阻逆之
矣故說六十而耳順又過此以往則七十垂
老之日當為道作則之時夫內聖外王既原
於一則隨心之所裁制自中天則而不可加
損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如矩之為方物不得
而踰越之矣故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乃孔子晚年之論嘗考夫子所自序及
門弟子所稱述皆未有若此章之言完備而

精深直孔氏之微言聖學之心法也後世好
學之主求治之君欲興堯舜文王周公之治
法可不講明此入聖之心法哉陸慶三年二月十六日

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
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
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
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曰既
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勅以泌為侍謀
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

建寧縣

卷之十三

三

敢相臣以濟艱難耳僕賊平任乃高志泌
上是唐肅宗肅宗既即位於靈武急欲舉朝
方將士恢復兩京迎還上皇乃時與所招賓
友李泌者按行軍壘中三軍之士莫不指看
李泌私相說道那着黃袍的是今聖天子也
着白衣的乃一山人也這山人有何才行乃
與我聖天子同行坐起居不相離乎箇箇都
驚怪不已肅宗聞此言即以告李泌說朕遣
此攜遷倚賴先生如阿衡尚父託先生以再

造社稷之計奈何徒以衣白為高而不顧軍中之疑乎今此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職但勉為朕暫解白衣著此紫袍以安三軍之心勿令生疑可也李泌一聞軍疑之言亦惶懼而不能自安乃不得已而受所賜之紫袍這是肅宗要借此以加李泌之官的意思于是袖中先寫下一紙授官的勅書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只待泌服紫衣入謝之時即曉諭他說道今已衣紫豈可復稱山人乃出懷中勅書以示之李泌猶固辭不肯就肅宗說朕之涼德何敢臣屈高賢但倚卿甚重欲共濟國家艱難不得已屈卿為此官待卿為朕迅掃賊寇迎還上皇那時却遂卿高蹈之志任其所往不敢復相羈絆也李泌感肅宗知遇之恩乃不敢辭遂受官為元帥府行軍長史先是肅宗以長子廣平王做為天下兵馬都元帥以郭子儀為副今以泌為帥府長史蓋專寄以軍國重任矣夫肅宗

所以能用李郭諸將以成中興之功由其能先用李泌也李泌雖是奇才然非玄宗長養栽培于無事之日肅宗亦安得用之於有事之時乎故李泌以受恩深重亦三世相唐而不忍以去為高也 二月十九日

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祥瑞如慶雲芝草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澤州是唐郡名刺史是官名慶雲者非煙非霧五彩之章乃和氣之所結靈芝者非草非木五色之質乃和氣之所生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皆非世所常有的德宗新即位澤州刺史李鷄將本州所見五彩祥雲畫作圖本以獻于朝德宗方在諒闇意不喜之乃下詔曰澤州以慶雲來獻是以為祥瑞也然朕之意以為若風調雨順時和年豐則萬寶告成而財用充足乃可謂之嘉祥賢良忠義登進顯

庸則庶務咸熙而治理興起乃可謂之良瑞
何用此慶雲為哉且與其得慶雲芝草珍禽
奇獸孰若得年歲豐稔人才忠良之有益於
世也夫有益於人者乃朕之所寶無益於人
者乃朕之所棄其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慶雲
等物皆勿得上獻使朕不以此無用之物為
祥瑞也此一詔是德宗新政之最美者真可
謂之德音故唐史臣記之以傳其美于萬世
也 二月廿一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
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是飯先生是父兄之稱饌是以酒飯飲食
之也昔子夏問孝親之道夫子答之說人子
事親惟是顏色婉順以安親之心為最難蓋
孝子有深愛根於其中而後有和氣有和氣
而後有愉色有愉色而後有婉容夫愉色婉
容豈可襲取哉由孝子之篤孝所致也所以
為難若夫有事則能代服其勞有酒飯則先

進以飲食之此乃易為之事也曾是可以為
孝乎此夫子因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
色故言此以勉之耳若夫人子之篤孝者雖
服勞之中而亦有深愛焉如子路為親負米
於百里而不告勞是也雖奉養之中亦有深
愛焉如曾子養親之志酒食有餘必請所與
是也是故孝子之心無有窮盡孝子之行亦
無有窮盡 二月廿一日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魯大夫名彘乃懿子之子孟懿子
嘗受學於孔子故武伯亦從而問人子孝親
之道孔子答他說凡人父母未有不愛其子
者愛之深故憂之切凡其子之一身賢愚順
逆盛衰得喪之處皆為之憂之然未若憂其
有疾之尤切也或起居食息之不節或風寒
暑濕之有違與夫少之未戒于色壯之未戒
于聞之類皆足以致疾則皆足以貽父母之
憂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慎起居謹

言動兢兢焉惟恐至於疾病以貽父母之憂則自然德業日修身體康健而親之心亦可慰矣豈不謂之孝乎夫子之意蓋以武伯生於富貴之中長於逸樂之地易以致疾而憂其親故因問而警之以此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推而言之雖帝王之孝亦不外此蓋王者父天母地嘗恐恐焉畏天命憂人窮而致治於未亂之時即孝子之體親心而防未來之疾也然後天心豫悅而諸福允臻所以孝

通鑑

卷之十三

八

三月

經說事天明事地察乃天子之孝也

二日

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謠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贊是陸贄時為德宗翰林學士仲虺是成湯的臣吉甫是周宣王的臣闕是過失陸贄上言於德宗說人君臨御臣下賴之以為股肱

耳目則常以至誠之心委任信用之使臣下得以盡心竭力而無所疑懼然後天下可治也至於人君行政稍有差失則為臣者必當諫諍雖其詞情鄙俗拙直亦當優容嘉納使群下皆感悅自盡而言路廣開則庶幾朝無失政矣若是人君懷不信之心而有拒諫之意震之以雷霆之怒折之以聰慧之辯則臣下人人自危無不退縮推避以求保全何敢又來犯顏強諫哉人臣不敢直諫則事多蒙蔽所以養成天下之亂而人主猶不自知也故贊又說道人君養亂而不自知豈其所願哉只為惡聞人言其過耳殊不知人君不以無過為美而以改過為明也故仲虺作誥以美成湯曰惟天錫王勇智能改過不吝吉甫作詩以頌宣王曰褒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夫仲虺不美湯之無過而美湯之改過吉甫不稱宣王之無缺而稱宣王之補缺豈非人君信任臣下聽言納諫之法哉陸贄此言所以

微諷德宗猜疑臣下之失也德宗雖是猜疑而能用賢是以能保其天下況明聖之主從諫聽言不吝改過欲致太平之治亦何難哉

三月初七日

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人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貞元是唐德宗年號唐憲宗一日問宰相說當德宗貞元年間紀綱解弛法度陵夷奸軌肆行百姓困敝政事十分不理何故乃至於此宰相李吉甫對說德宗性多猜忌唯恐為人所欺自任他一己的聰明不肯信任宰相然天下事至廣豈是一人智識所能熟照其勢必須別訪他人於是姦邪之人窺見人主的意思信他不疑遂乘此間隙壅蔽聰明攬

弄權柄作威作福恣意妄為所以政事不理皆由此之故也憲宗說卿言固是但當時輔理之臣亦當分任其咎未必都是德宗的過失朕幼時在德宗左右見德宗行事有失當時的宰相也都不肯再三執奏所謂大臣阿順以固寵則小臣循默而苟容上下之情不通政理安得不亂卿輩宜以德宗時宰相為戒朕之行事若有未當即宜諫正或朕不從須是極力陳奏至于再三務期得請然後可已不可畏朕譴怒卿等遂止而不諫如德宗之臣也蓋憲宗見吉甫輩有悅媚諛順之意故以此警之耳夫人臣患不盡忠人君患不納諫德宗性猜忌惡直言自陸贄蕭復之賢尚以諫得罪况其他乎憲宗親見其弊而以為戒故擢用直臣導之使言如此此元和之治所以遠邁貞元也

三月初九日

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石是石磬重擊謂之擊輕擊謂之拊磬有小

大故擊有。五羽毛鱗介之族總謂之百獸。庶尹是各衙門的正官。凡諧是信能和協史。臣記后夔說道樂有八音。石居其一。石音屬角。最難諧和我。於石磬之大者重擊之。石磬之小者輕擊之。石音既和。則八音無不和矣。由是以和召和感通無間。自物言之。百獸之類其物無知。至難感也。莫不因聲樂之和。羣然率舞。各適其性。而不相侵害。舉百獸而言。則物無不和。可知。自人言之。衆百官府之長。其人不和。亦難感者也。莫不因聲樂之和。同寅協恭。真能和諧。而不相嫉忌。舉庶尹而言。則人無不和。可知。夫聲樂感通之妙如此。非帝舜盛德之至。致和于上。何由而致哉。觀后夔之論樂。可見樂所以象德。欲求帝舜樂之盡善盡美。當以帝舜之至德為法。斯可見矣。

三月十三日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馬

廋哉人馬廋哉

以是指人行事說。由是意所從來安是意所安處。廋是藏匿的意思。此章是孔子泛論觀人之法。說道大凡欲知人。或是君子。或是小人。須看他所為如何。所為的善便是君子。所為的不善便是小人。其大畧可知矣。然亦有行事雖好。存心不好的。未可便信他是君子。必詳觀他意之所從來。果為公方可信其為君子。若有私意。猶不免為小人也。意之所從來雖公然。亦有勉強於今日而不能不變於日後者。必詳察其心之所安心。苟安於為善而無一毫勉強矯飾之意。則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無疑矣。倘或未安。猶未敢信其為君子也。夫察之如此。其詳則人之行事心術。或公或私。舉不能遁。或小人而冒君子之名。或賢者而蒙不肖之謗。皆可得而測識之矣。雖有深情厚貌。象恭色莊之輩。亦安能藏匿於我哉。亦安能藏匿於我哉。孔子觀人之法如此。此人君能以此觀察臣下。則臣下之行事心

術可得而知所信用者必皆君子而天下治矣
三月十六日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
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
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甘是地名六卿是六卿之卿嗟是嘆詞六事
之人是總指有事于六卿者誓是戒約有扈
是夏同姓之國威是暴殄侮是輕忽怠棄三
正是不奉正朔勦絕是滅絕史臣記夏王啓

既嗣禹位諸侯有扈氏不道方伯不能制王
乃親率六軍往問其罪有扈恃其強暴敢與
天子抗衡遂大戰于其國之甘地將戰之時
王召六軍之帥嘆息說道爾六卿與凡有事
于六軍的人衆我今誓戒告汝天以五行生
萬物有邦者所當敬用今有扈氏乃暴殄其
所生之物輕忽其循行之令以肆虐于上王
者以三正熙庶事有邦者所當恪守今有扈
氏乃慢易天常廢棄正朔以傲悖于下以是

之故獲罪于天天降大罰於有扈氏將勦絕
其命今予以爾有衆肅將明威唯恭行天之
罰而已固不敢憚于用兵以坐縱有罪亦豈
敢不恤爾衆而輕用其武哉夫禹疆理天下
可謂密矣宜百世無患者乃一傳至啓即有
扈之變雖啓藉典則所貽能以六師平之亦
足見禍亂之不可勝防矣是以聖帝明王雖
天下治安兢兢然圖惟政理不敢自逸者誠
畏之也
三月十八日

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
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
無刀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
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
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
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
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
然曰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
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延英殿是唐之便殿厝是置涇隴是涇州與
隴州近畿輔內地宵衣是未明而衣旰食是
日宴方食唐元和七年三月憲宗退朝御延
英殿中宰相侍議政事李吉甫因勸慰憲宗
說道今天下西平劉闢東擒李錡干戈可息
太平有期陛下宜少尋樂事不必過為憂勞
于是李絳即說道今日之太平比之漢文帝
時何如文帝承高惠治安之後匈奴和親四
海寧謐兵無殺傷之血木無金鐵之刃家家
俯仰充給人人衣食足用當時其臣賈誼猶
以為憂謂天下之勢譬猶抱火厝置於積薪
之下方其火未及燃乃謂之安火若一發則
災不可救乃為太息流涕慟哭之論後果有
匈奴犯順七國稱亂之禍可見誼之憂治世
而危明主未為過也今考天下幅員之廣所
不奉朝廷法令而受約束者在河之南北有
五十餘州是割天下三分之一畔天子矣又
匈奴腥羶常接迹於涇隴之地而烽火屢驚

矣又加之時有水旱不常而倉廩空虛矣陛
下欲使兵不血刃而家給人足得乎在
文帝時乃隱憂伏禍而賈誼猶以為深憂在
今日則至憂顯禍急于燃眉之災而以為當
樂此臣之所未解也臣謂此時正陛下宵衣
旰食皇皇求治之日豈可以為平治而縱樂
哉夫人主有縱樂之心則必有奢靡之好有
奢靡之好則必有荒淫之事于是君驕于上
而不知過臣諂於下而不盡言國事日非人
心已去而主尚未悟也豈不由於可以行樂
之言誤之哉于是憲宗欣然悅絳乃說卿言
正合朕意朕以偕亂未平為深耻故聚財練
兵苦形焦思晝夜汲汲如此卿蓋知朕之意
也退去宮中乃謂左右曰吉甫豈不知天下
之未平而專為媚悅之言以諛朕乎絳豈不
知苦口之言人主之所不悅蓋忠臣愛君過
於愛身絳欲朕先天下之憂而憂其必能為
朕分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矣若絳者真宰相

也夫憲宗之為君不喜言甫之媚悅而取李絳之鯁直雖太宗之英明何以加哉此唐祚之所以中興也

三月廿日

用命賞子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命即上戒貶之命古者天子親征則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祖在左而社在右賞罰即於其主前行之以示不踰時之義戮是殺孥戮是并戮其妻子夏王啓既戒警將士又明示賞罰之令說道凡兵制以車載戰士而御正為之主左右步卒為之兩翼敵人攻左則右應敵人攻右則左應敵來衝我車則左右兩翼俱應陣間之陣同此法也隊間之隊同此法也汝等六師能用我節制之命而有功我則即時論功小大賞之於祖廟之前或命之以官爵或資之以金帛皆所不惜若不能用我節制之命而致敗我則即時論罪戮之於大社之前不但誅及其身將并其妻子而俱戮之亦所不恤也軍令既定決不汝欺汝

等可不恭聽子之命哉蓋天子親征所係甚大而有扈氏又是勅敵故其令不得不嚴也

三月廿五日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政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五子是夏王太康的第五人也歌是咏嘆戒勉之辭太康是啓之子禹之孫也尸位是居其位而不為其事的意思政是田獵洛是洛

卷之三

卷之三

九

水有窮是國名后羿是有窮君的名夏史臣序書以五子之歌名篇乃叙其所以作歌之由說道太康嗣位一十九年都不理會致治保邦的事務徒有君人的空名而不行君人的實事如祭祀之尸一般故謂他為尸位惟以逸遊為事豫樂是好日與羣小狎處以自損其德損之又損至於日久而良知良能之天德滅盡無餘矣夫人君既怠於政事則紀綱必廢弛刑罰必不中民間征斂必大繁官

府貪殘必太甚為此黎民不安其生皆懷撲
貳之心豈不可畏哉人心既離則天命將去
正是危急存亡之時也太康乃恬然不省更
肆為無度之遠遊廢了宗廟的祭祀違了母
氏的奉養棄王都之安渡大河之險遠循洛
水之外休止南山之下肆為田獵禽荒之戲
至於百日而猶無反期夫以衆輿之重播在
數百里外荒僻之所廢時失事縱欲敗度如
此寧不啓奸雄之窺伺者乎于是有窮后羿
者素懷不臣之心乘此思亂之日遂因民不
堪命而挾眾以拒主太康遂遜居河南陽夏
之地而不得返其國都矣五子乃奉母從太
康以居因作歌以勸戒而嗟怨之也夫以禹
勤勞萬邦之至一再傳至其孫即以荒怠而
失國可見為君者不可恃祖宗功德之大而
不增修其德業也夫使夏之子孫能增修禹
勤儉之德而日新之雖歷千世至今存可也
何得有中衰之事乎

四月初五日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
公權為右拾遺翰林學士上問公權卿書
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
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上是唐穆宗夏州是郡名觀察判官是官名
柳公權是當時的賢臣善書者昔穆宗初即
位公權時為夏州觀察判官上見其書跡道
美勁正筆法甚精心獨愛之遂召入為右拾
遺翰林學士一日問公權說卿書以何為法
能使之如是之善公權對說臣之工書雖是
六藝之一然皆從正心學問中出來蓋書法
貴乎端正運用由於筆力而所以主持之者
在心也故未書之前當少思寡欲養此心而
使之正臨書之際又聚精會神持此心而使
之正則自然心與手相應筆與書相宜隨意
揮寫而無偏倚故說心正則筆正內外符合
之機如此若使心有不正則筆勢因之欹側
欲求書法之善不可得也於是穆宗一聞公

權之言遂默然改容知其借筆以為諫蓋天下之事未有不由于正而能善者作書未技必心正乃能用筆况人君統理天下苟非存誠主敬克正其心何以為治乎公權因事納忠以筆諷諫穆宗驟聞而改容亦庶乎易以感悟者矣惜不能涵養體驗推之於政事以成正大光明之業也

四月初十日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訓是皇祖大禹之訓色荒是過於色慾禽荒是過於遊畋甘嗜皆好溺無厭的意思此五子歌之二章說道我皇祖之訓有言民之所歸往為王民之所離畔為亡自古為君而亡其國與位者曷嘗不由於嗜好之過哉愛色之情人之所必有但不可流為色荒也若嬖愛寵倖至於過甚則內政必不修治而閭閻無禮是曰內作色荒田獵之事所以默寓講武之法但不可恣為禽荒也若馳騁盤遊至

於過遠則朝政必至廢亂而威柄下移是曰外作禽荒酒醴音樂用之祭祀宴饗本不可缺但沈酣旨酒而不知節溺情滯樂而不知止所謂克勤者何在宮宇垣牆用以居身本當堅固但竭不貲之費以成戶宇之高峻極文繡之麗以壯牆壁之美觀所謂克儉者何存凡有國者於此四端若有一焉則必亡國亡身而不能免也故太康一犯皇祖禽荒之訓其禍遂至於失國然則不尊祖訓罪悔何追耶夫此歌豈特以訓夏之子孫實萬世君人者之大訓也

四月十六日

太祖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後

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皆
趙普之謀也

太祖是宋太祖殿前侍衛二司是天子的禁
兵趙普是宋太祖的臣宋太祖謂京師天下
之本禁衛之兵若不強盛則不足以控制天
下鎮壓奸豪非強本弱枝之道也乃命殿前
侍衛二司各閱視所掌之兵揀選其驍勇有
力之輩升作上等軍名號因而厚其糧賞以
養之又慮天下精銳尚多不可不收拾來京
乃命諸州長吏各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
禁旅之闕又恐其將不練之兵來徒增冗食
無益于用乃先選強壯之卒定作兵樣發下
諸道令其照此樣式召募有力教習武藝俟
其練習既精方令送補禁旅于是內外獷悍
之士皆屬天子禁兵之籍矣又懲唐以來藩
鎮專兵之弊皆由於使武夫畫地自守而天
子無一人以制之也乃遣禁兵分戍邊城使
天子之兵入節鎮腹心之內而先機以遙制

之又恐其更代不時之際易成煽動之禍乃
立為出入更番戍之法以習勤苦而均勞
役使往者有拱翊之功回者遂室家之樂也
史臣又說自此以後太祖漸令禁衛大將解
釋兵權而將不專握兵柄士卒因此更番出
戍亦皆知邊防之苦而不致習成驕惰凡此
皆趙普之謀也普是薊州人在周世宗時為
滁州判官太祖知其奇才收置幕下為開國
謀臣之首而制將練兵乃其謀之大者夫既
揀練天下之精銳使充禁衛又分遣練成之
禁旅使戍守邊臂指相使氣脉聯絡朝廷之
勢常尊而太平之業可保矣後世人君當思
禁兵乃天子居重馭輕之本誠不可不訓練
壯勇以備非常也 四月廿一日

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
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卿若之
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勗功古今通道也
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

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之
官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
如此然事太祖久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
於太祖及已者為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
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敢
復言

物色是豫先識認得的意思這是宋史臣再
叙宰相趙普薦人之公說道晉之為相也一
日有諸臣中資叙當陞遷官秩者太祖素惡

東漢書

卷之十三

主

晉

嫌其人不與其陞遷普乃堅執奏請不已太
祖遂怒說遷官事由朕朕不與他卿其若之
何普對說刑賞二事乃人君之大權攬是權
以刑懲惡以賞勗功此古今之通道也但刑
賞乃天下之刑賞當合天下之公議奈何陛
下欲以一己喜怒之私專天下之刑賞哉雖
強專之其如天下人心之不服何于是太祖
愈怒輒起回宮普亦隨之立於宮門之外久
之不去普之意以為太祖乃聖明之君怒定

之後必回思前事決有旨意處分故不去以
待之果爾太祖悟普所執奏為當竟得承俞
旨而去史臣遂說晉之為相以人臣之微而
敢於強諫以犯人主之怒豈不是他剛毅處
又能知人才之可用能知人主之必從而決
意主張豈不是他果斷處惟公故能剛毅惟
明故能果斷晉之賢類如此惜乎事太祖日
久得意處過多乃長他侈大之心而自生狹
小之見遂以向者未遇微時有不足於太祖

東漢書

卷之十三

主

晉

與已曾被他的侮慢者屢屢來說蓋欲以報其
私忿此則晉之陋也太祖遂婉言以訓之說
天子宰相在塵埃中雖天命有歸而人却難
識若使能物色我與卿是貴人則人人爭相
趨敬哄然以為天命所歸恐未受其福而禍
已先至矣何以保全至于今日今既至此豈
可又以人不相知為憾乎普乃不敢復言此
一段見得趙普竭薦賢之忠太祖弘容物之
量俱為盛德之事夫人臣既遇明主其竭忠

未爲至難惟人君能不記私憾則其量將與
天地同其廣大矣斯爲至難也宋家國運之
長有由然哉 四月三十日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明貽
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
宗絕祀

明明是贊其德之極明我祖指大禹說典是
治國家的典章則是治國家的法則百二十
斤爲石三十斤爲鈞關和是鈞石通和平正

卷之三

卷之三

末

末

無輕重參差的意思這是五子歌之第四章
說道明明我祖之德克儉克勤不自滿假存
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有如日月光照下土
無處不被故五服萬國莫不仰戴以爲大君
可謂盛矣猶孜孜焉立保治之法以貽我後
人法之中有大綱爲典體統綱維職掌一定
而不可變有萬目爲則條格令甲區畫曲當
而不可紊脩而明之則朝廷正而主勢尊舉
而措之則臣道得而萬事理所以貽我後人

守成之法可謂備矣我嘗觀之王府藏器具
之虛其稱物之量有石有鈞各皆極其精當
即此小物關通和平之善尚如此則我祖之
創法建制信乎出於辛苦艱難之中原於物
理人情之盡雖垂之萬世而無弊明矣柰之
何爲後人者祇以遊畋恣肆是好于祖宗緒
業之矣善荒廢而不脩墜棄而不舉以致威
柄下移奸雄僭竊顛覆我宗子之家斷絕我
配天之祀豈不可恨哉這是五子稱述祖德

卷之三

卷之三

末

末

以怨太康終能反正以征叛國至於少康則
夏道復興復禹舊迹此詩諄切戒不爲無
助也後之人君欲享有道靈長之福宜莫有
過於法祖之訓矣 四月廿六日
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
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
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
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
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主是永寧公主官家是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稱君上爲官家宋史臣說永寧公主一日侍坐于太祖與皇后之側見太祖所乘有輿朴素未曾裝飾乃與皇后同言說官家作天子已十年之外可謂久矣顧不能用黃金裝飾肩輿乘之出入以爲美觀乎以天子之尊天下之富其儉陋如此又何貴於作天

通鑑

卷之十三

十

四

子太祖乃大笑答說我之土地遠有四海四海之富俱我一人受用難以金銀作箇宮殿亦不難辦豈止於華一肩輿而已但每思念我是天下兆人之主人主以財聚人故我爲天下之人守財以給兵食之費以防一時缺乏豈可妄用毫末而不加愛惜以之造無益之器物哉古之明君嘗稱我能以一人平治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受其福不以天下奉我一人而恣其奢侈無度所以非飲食惡衣服

卑宮室全不以自奉養爲意也若是以奉養爲意則恐竭天下之財力以奉我尚且不足于是財聚而人散天下之人何所仰望以厚其生哉汝等生長富貴居在閨闈不知帝王子懷萬邦之道作此兒女子之見再不必以爲言可也此一段見宋太祖節用省費之美意蓋其時諸國未盡平北邊又有契丹夷狄之患正須積財以濟國用故愛惜費用如此其後子孫終以財用不足爲北虜所困至于

通鑑

卷之十三

五

四

南遷可不畏哉有天下者所當深念也五月廿日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是國名征是討罪仲康是夏王肇是始胤侯是胤國之侯六師是天子的六軍羲和是世掌星曆的官徂征是徃征此是夏史臣記夏王仲康繼太康而興即能命師討罪其將乃胤國之侯遂以名篇說道昔太康見距於

有窮后羿其弟仲康即位君臨四海之初乃
能摠攬乾綱務盡爲君的道理知胤國之侯
可用遂命他統領六師之衆以收羿之兵權
當是時羲和世掌天文曆象其職甚重乃墮
廢職業雖日蝕之變亦罔聞知且惟酒是好
不顧失德而偷安于私邑蓋由有窮后羿倡
亂之後奸雄之臣各黨惡相濟不忠不敬觀
効成風久矣非天子大有振作明示政刑以
昭君臣之分何以制服其心哉故仲康即命胤

彙編

卷之十三

主

侯將六師往征之所以說胤后承王命徂征
以見征伐自上出不可已也夫仲康即位之
先既收兵以制后羿又命胤侯徂征以翦其
黨與可謂得御下之權其能續太康之業宜
矣蓋國家之兵譬如利劍不可反授人以柄
恐一旦爲人所制則悔不可追此又人主所
當留意 五月初七日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
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予是胤侯自謂胤侯既歷數羲和慢公廢職
之罪矣乃誓衆說羲和之罪天討所必加也
今我以爾六軍衆士奉將上天之罰致問羲
和之罪固體天以行事也則何堅不可摧何
銳不可挫又何憚畏之有哉爾輩可不同心
并力輔予之不逮以共獎王室以敬承天子
之威命乎蓋承命即所以奉天罰正忠臣扼
腕自奮之時志士甘心喪元不忘在溝壑之
日也爾衆可不與予共勉也哉觀胤侯征羲
和之誓詞敵王所愾辭嚴義正仲康真任得
其人矣後世若齊桓晉文假公以濟私曹操
司馬懿之輩以逆而伐順則又胤侯萬世之
罪人也 五月十七日

彙編

卷之十三

主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
爾衆士懋戒哉

威是將令嚴明的意思克是勝允濟是信能
濟事愛是將令惟尚姑息的意思允罔功是
信其無功胤侯誓衆將畢乃嘆息申戒說道

將乃國之司命生死存亡係于俄頃之間與他官不同若是爲將的法令嚴明軍伍整飭使三軍之士畏將而不畏敵雖驅之赴猛火蹈深谿亦不敢有一箇退縮的這便是將之有威勝過愛的去處故能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正合以奇勝投之所往無不如意而信能濟得國家之大事也若是爲將的庸劣暗怯都只取好人情全不理會三申五戒賞不遺賤罰不避貴的道理故吏士每玩法無忌兵馬器械行列坐作都不齊一嘗畏敵而不畏將此便是大將愛勝於威的去處故分數不明而不能用衆形名不辨而不能接戰戰必敗矣是以信其無有成功也爲將若此國家之事何賴君上委用何人爾等可不戒哉我今言說分明爾衆士當切切聽受勉守戒誓共滅此罪人以章天討豈不美哉夫胤侯之爲將英偉嚴毅如此此夏之所由以中興也

八月初九日

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幽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得休息矣

而無一失然後動而有爲恐有差錯則悔之
莫及救之爲難也況於用兵則一敗而不可
救者也安可不慎重之乎兵法有言百戰而
百勝非善也惟不戰而坐勝敵人斯爲善矣
正是說不宜輕舉易動之意今滿朝皆患夷
狄難吞幽薊難取以臣計若能慎重舉事付
託得人使勝算在我觀衆而動則戎虜可吞
幽薊可取亦非難事也且自古中國與夷狄
構難與疆場亦未必盡是夷狄之過或因邊
吏不識機會妄生事端以致兵連禍結勞師
費財損威傷重皆將不得人之故也今若擇
智勇之士置之沿邊諸寨之間令各展其撫
御之才以修自治之道高壘深溝使敵不能
勝我畜力養銳使我可以勝敵以逸自處如
趙充國屯田以待敵人之自至如是則邊鄙自
寧牧清野以致敵人之自至如是則邊鄙自
然寧謐而河北之民亦得以休息矣故嘗謂
擇卒不若擇將任力不若任人苟擇將而任

得其人又何患於幽薊難取而夷狄難服也
哉夫齊賢之言誠爲制御夷狄之要道然幽
薊之地終不能取而宋之國勢愈弱者則以
其徒知自守而不思奮發有爲是以陵夷頽
靡而卒不能振也蓋宋家一代虛文盛而實
意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可謂後世之永鑑
八月十四日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

有衆是亳國之衆穡事是稼穡之事割正是
裁正他不是的意思上帝是上天湯誓說道
凡舉大事必先合乎衆人之心今爾亳衆各
懷汝心不能諒我之心皆私相慰我說道我
君不憂恤我等室家離別之苦令我等舍了
自家農務稼穡之事而荷戈遠征裁正那有
夏氏之過彼之過於我何與哉予已聞汝衆
中有此言矣是汝等不諒我之心也汝豈不

聞夏氏有暴虐之罪爲上天所怒哉上天既怒彼罪相視四方錫予以元聖之佐將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即上天之明命也我豈敢背天明命而不畏之所以不敢不正夏氏令汝等有此大舉非得已而不已也觀湯誓辭可見人君之舉動皆關係天心之喜怒怒禁之暴則廢之喜湯之仁則興之故說天命無常惟歸有德然則明主可不常加修省恐懼以仰答上天之眷顧哉

八月十九日

建康縣

卷之十三

三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三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四

國學講章

西廂講義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孔子既沒微言將絕七十子之徒各以所聞大義講學明道於一方而立言以俟於後世如子思之作中庸又其命世之卓然者矣此天命之謂性三句明道體也亦以明聖功也當子思之時楊朱墨翟盈天下皆離性論道離天命論性故其說詭詭昌披使人心鬱而不章人欲橫流而不可禁止是諸子立言之過也子思子首以率性爲教有天命之性有人爲之性天命之性者生質之本然也良知也萬事之母百行之主也習識雖蔽之而不能滅其明也習氣雖累之而不能害其貞也聖人能尊養保護之而已不能以有加也衆人則不著不察放失不求而已不能以有損也是人之所同具也是天之所命而不容人爲焉者也率云者以之爲則而不失其度緯

也夫自一念之微以至於百爲感應皆則於天命而不失其度也自一身之近以至於國家天下之政理酬酢皆則於天命而不失其度也其道不可勝用矣又如平旦之好惡充而至於攄四方上下之矩也赤子之惻隱推而至於四海親長之恩也其道不可勝用矣又如羞惡于呼蹴而萬鍾之祿妻妾之奉宮室之美不奪其本然之耻心恭讓於大庭而屋漏之中夢寐之際暫御之處不變其本然

附錄

卷之十四

二

之敬心也其道不可勝用矣古之有道仁人嘗從事於斯矣大舜率此性以事親處弟刑於二女以至爲帝也文王率此性以刑於寡妻兄弟而御於家邦也孔子顏孟率此性以修其身於窮濁之世匹夫而爲百世師也故曰其道不可勝窮矣夫性至近也至約也至善而無惡也至密而無聲臭也是天命本體然也而又有人爲之性何也蓋人爲之性出於習也可畏者其惟習乎堙澤之聲莊嶽之

語成于習也已疑于性矣猶可言也至於漸磨成熟爲過淮之枳爲入水之雉則若出于性一成而不可復變矣豈不可畏也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天性之中正純粹一也自賢知習於過愚不肖習於不及百姓習于日用不知狂者習於進取狃者習于有所不爲鄉愿習于闇然求媚於世霸者習於假號以濟其私於是離性日遠者紛紛藉藉無時而可一矣是故觀道與性道無二也觀

附錄

卷之十四

三

道于習安得不萬有不齊也耶夫以是萬有之習日馳騖角逐以求勝其欲而後已則天下之多事而日入于亂不難矣于是有聖哲出於其間以爲之君師治而教之故禮樂刑政之術振古如茲矣有所以端民習之始者有所以翼民習之成者有所以治民習之變者有所以革民習之久者皆聖王總飭海內齊一羣生之具也故曰天叙天秩天討天工言非出于一人之私智矣故君道立而道行

於天下師道立而道明於天下此聖王得位者以脩道復性爲教如此也若孔子脩素王之業顏氏以亞聖輔之曾孟繼傳益昌益明則又有學者自治之功脩道之方如下文慎獨中立末章思誠知幾之訓與夫集義求仁之類皆欲人反其已漓之習而復其性天之全者也此聖人未得位者以脩道復性爲教以待後世者又如此也今爾諸生已幸被我皇上以道治世之化矣爲爾師者雖非子思孟附錄

卷之十四

四

子之徒然竊嘗聞大義於君子矣勿以一日之長遜怯而不前也慎爾之習可以復性夫柔順斷堅專也螺贏視乎工也用志不分習與性成諸生其勉之不學而能者良能也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作書發明仁義嘗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諸如此類可謂真切著明矣此章又指人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如在孩提之時知愛其親知敬其兄的最真切之心以爲仁義則愈著明矣今與諸生申斯義指夫愛親敬兄衆人之心不皆盡同者有矣然方其在孩提之時則人人未始不同也此可達之天下古今而無間者也夫天下古今既同此真心而在孩稚之時則真及壯大則受變者豈非不自護養有以害之故耶然其本體則終不可滅矣故亦時時發現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諸皆良知良能昭然呈露不假安排求索處故孟子每每指出此等頭面示人令人自見本體立志從事擴而充之以還其初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是知大人之心非赤子所能與而赤子之真雖在大人亦未能以有加矣今此大人居仁由義之真體在爾諸生

附錄

卷之十四

五

附錄

卷之十四

六

起居食息常行之中不少欠闕但行而不著
習而不察有所害之而不知脩避有自省覺
而不着充養故不能與由仁義行之大人並
也已昔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士尚志今
爾諸生翹然遊於太學之中爲士矣豈可自
委於卑陋而不懷此居仁由義之志乎志於
仁義矣豈可舍吾自然性體而向外馳求乎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此周王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也以伐木之聲
相和之鳥起興不可不求友生之義終言求
友之心既切則神明將佑之而錫和平之福
焉是知敗類乖偶遠人以爲道者神明將惡
之矣今以下章考之其稱諸父諸舅兄弟者
即所求之友生也醕酒獻篚酒掃躄舞以來
之樂之者即所以爲求之具也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微我有咎微我以愆者即所謂底

附錄

卷之十四

七

幾乎神聽而邀和平之福也此義也合鹿鳴
之詩觀之其友道之微乎夫鹿鳴之所以求
嘉賓者皆禮樂器幣正色大庭而行之非若
此之隣於酣暢狎昵而便悅其私者也鹿鳴
之所求于嘉賓者周行德音民所則效所以
自待者甚厚所以處人者甚重非若此之以
得免于睚眦訾毀僅以和允寡尤爲望者也
故曰友道之微也雖然學詩者當得意于六
義之外而後可即如此章伐木幽谷之口則
音響相答出以虛也鳥遷喬木之顛則呼鳴
遠及其勢便也夫求友者誠自處以卓然則
所與同聲者即非凡近之人以虛受之心取
善則來告我者沛然如決江河而至孰得而
禦之爾諸生處此賢士之關可以友天下善
士之日當發喬木之好音而相與趨于周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暢於四肢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坤六五辭曰黃裳元吉訓臣道也黃言中也

裳言順也元吉言盡善也惟中惟順則臣道之盡善者也孔子文言重申此義又易言外之旨也其意以爲六五之中中而通理者也六五之順順而正位者也中而通理者其識可以成務通志定業也順而正位者其節可以寄命遂志善道也後世如漢胡伯始之流自委於名理天下以中庸許之五季長樂老生之類西京張禹孔光之流皆倡中而非中倡順而非順也夫中順人臣至美之德也中如權衡可以稱物順如地道承天時行故不失臣度不屈臣節不廢臣職有容天下之度有照萬物之明有揆百度之才經事以宜變事以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勢重而人不忘位逼而主不疑此亦人臣至美之行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此又人臣至美之譽也若夫盜中順之似以成其私者惟知自善其身而已處於清濁可否無所指名之虞以爲自全之計銖兩利害而巧避之天下之大計君之

子孫黎民漠然無與已也忠信廉潔之侶居之不疑以媚於世而聞於時此非人臣之大蠹而天下之大狡者乎雖然孔張馮胡之計以事季世之主則行矣若遇剛明之君則不能一日而立於朝也是故乾道至健故易知焉以坤五中順之臣儻遇乾九五先天弗違剛明之主斯事業之美相與有成必矣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以爲容悅者也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不可不得也爾諸生聞斯義也他日執此以往矣
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
孔子嘗稱弟子公皙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嘗仕宋程氏曰聖人之門能仕不仕大夫者閔子魯子數人而已故由求辱具臣之目而師也懷子祿之妾夫運塞道否世不求仕亦已矣廼士欲苟自鬻于世焉士之忼節也望復關而終抱隕桑之慙求鼎食而卒獲鼎烹之禍豈不悲哉故夫子曰

附錄

卷之十四

上

附錄

士三年學時之久矣，不志於穀，志未變也。蓋無奪於外者，必有重乎中。此亦士之立節貴行也，故不易得也。或言不易得，言難諸人也。意殊有所感也。已在井之九三，曰井渫不食，三非邑居之會，故井雖潔而不爲人食，然未聞井以不食爲戚也。故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行路之人以爲惻耳。三何戚之有？鼎之九二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二居鼎腹之初，是實成之始也。雖五未能遽即，求二而實之初成，以不食爲貴也。故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尚恐其未足而輕于用也。二何尤之有？由是觀之，則士之學成而仕者，將以其道養人焉耳。非有自爲也。猶必待於明王之求而不厭於持滿之發，其自重如此也。况學未知方而遽沁沁然求爲自養之計，舍靈龜之好以希鼯鼠之途，寧不惑哉？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王仲淹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是二者要亦有辨矣。昔

附錄

卷之十四

上

附錄

商阿衡曰：天下匹夫匹婦有不得其所者，予之辜也。此養人之說也。蘇季子曰：烏有說人而不得黃金者哉？此養己之說也。今張科目之侯衢中，已驅諸生爭破的而取之矣。迺揚於人曰：我得不爲喜，失不爲戚，意期養人而不屑自養。我爲商衡而薄季子也，則孰信之矣？雖有豪傑奇偉之士，不能以自免也。然所以處此者，亦有道焉。何則？士之志固貴辨於初而節必定於久。故簞食之損可以觀志，萬鍾之益可以觀節。志定而節或移于晚者有矣，未有卓節而不由於初志之勵也。夫士抱奇志而遊于進取之途，不能自解免於流俗之行，則亦要諸後彫之節而已。雖然，豫章生七日而已識其干，霄龍駒未脫皂櫪已具絕塵之氣，然則于今迺觀諸生于微矣。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昔伊尹既告嗣王以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欲其始終惟一而日新。

矣因及于任官用賢之道焉意以爲一德者
君臣所當咸有也下無爲上爲德之臣則上
必無常德保位之主也遂言人之德亦何常
之有哉聞之最有常者德與善也臯陶曰彰
其有常吉是也而伊尹謂無常師常主何也
蓋帝王所自得師者主於善之可以助吾一
德耳亦何常之有是故人臣之德有常而人
君取以自助者無常也故曰采采言其擇取
之廣也曰翁受言其容納之多也今夫德有

附錄

卷之十四

十一

寬者有柔者有愿者有亂者有直者簡者剛
者有疆者何莫而不可師夫既何莫而不可
師則寬之柔也柔之立也愿之恭也亂之敬
也擾之毅也直之溫也簡之廉也剛之蹇也
疆之義也衆善悉足何莫而不可主也要以
交資互養助已德之克一則剛克柔克正直
二者何可缺一而廢其功用也其不能取寬
而損擾用疆而棄愿明矣故百僚師師九德
咸事而後人主始終惟一日新之功成此伊

尹告嗣王任官用賢脩善成德之義而臯謨
箕範義亦脗合以是知先儒訓爲一本萬殊
之妙聖學始終之序者非本旨也又是篇以
咸有一德名反復篇中未睹一德之義何也
今夫輪轅輓輓合以成章數車之有則衆名
立而車忘矣聖人合衆善以成德故不得已
曰一德是名此爲一德耳非以一爲德也天
得此以清地得此以寧侯王得此以爲天下
貞學者識此可以修身可以事君而伊尹始

附錄

卷之十四

十一

得之躬耕自謂天民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
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今夫舜古聖之盛者也言天下之善者必歸
焉蹠魯之巨猾而泰山之劇盜也言天下惡
者必歸焉有人於此語之曰子殆舜矣其人
必欣欣然耻已之不類也抑又語之曰子僅如
蹠耳安所得舜其人必拂然怒人之浼已也

是舜蹠之名雖並懸于世而人心之知一取之一棄之若黑白之在目也若鍾鼓之在耳也若長短于手平險于足爽然不可得而惑也及夷考斯人之志而潛數其行事其能終舜趨免蹠步者或鮮也此何故耶蓋辨于名而惑于實之過矣孟子曰舜蹠之分在善利間耳此念慮隱微之中易惑難辨之際聖狂攸分之處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嗟乎路一而分背之者岐也絲一而緇黃之者淶也心一

附錄

卷之十四

十四

而判於一念之間遂千里於舜蹠之趨者志與習也速哉習乎其所以造於舜蹠之馬也與確哉志乎其所以銜轡習馬而南北之者與傷哉惑乎志一惑而不可辨而習一惑而不可復化者與昔者舜志於善即習於善矣不至大聖而不止矣其志辨也何謂善是仁義之懿號而百行之淑稱也何謂利是封殖之私畫而小己之獨便也董子曰明明求利者廢人之事也皇皇求仁義者卿大夫之

附錄

卷之十四

五

事也蹠之志初惑于求利耳惟其乘以狂習日驚而不自制故卒恣睢暴戾雖南面邦君猶不以厭欲而踴橫不已也豈惟蹠然乃自古凶于而身害于而國家者亦若此矣其始也縱嗜欲於一念然後推進取之車啗貪婪之轍以之顛覆而後悔其不早辨也亦以晚矣是皆古之不利人也孟子謂為蹠之徒董子謂大夫而躬庶民之行者矣嗟乎豈非惑哉欲志不惑則宜莫如舜方舜之見逐於親而鰥於深山此亦生人勞瘁之極致矣然其心沛然通於善者如決江河也故能躬親仁義以至為帝猶自明目達聰而取善無窮是舜之于善蓋沒身耳故孔子曰虞舜之德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夫人不以其深山孽孽之舜為可勉為而以南面垂拱之聖為不可企及宜舜之稱為純德而寡徒與百世之下以舜為可企及而日孳孳者宜莫如顏子故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自護

曰舜何人也爲之則是夫顏子得夫子爲之
依歸而又取法于舜宜其志辨智而習決審
也與哉豈惟顏爲然往者吾友皆事于斯名
懸日星事在副墨是皆古之修吉人也而今
未易數也嗚呼稀矣論同志可也

正學書社講章 家居諸生會講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附錄 卷之十四 七
夫聖人者性聰明睿智之體安容執別察之
用其天浩浩其淵淵淵其仁肫肫易矣簡矣
廣矣大矣明物察倫知來藏往無不備矣此
略舉聖人大知之量如此耳今乃忽揭一高
堅之談曰吾有知乎哉此語如青天忽轟霹
靂使人心膽俱喪言思無措矣即有智者能
於言下領解於聖人之心如空合空如鏡涵
鏡如泡入水如經趨寂澄渾渾化冥契無礙
觀面承之曰公豈欺我哉此之謂玄解奈何
伊人之難遇也于是聖人自下注脚去矣乃

曰吾無知也予于聖語又妄下注脚曰此無
知云者不可錯會謂聖人爲真無知耶則木
石無知亦可以爲聖人乎今明以告吾子聖
人到此理窮而性盡故不自見其有知斯可
謂之無知寔深入智覺之海者也夫常人理
路未窮則有未撤之蔽性天未盡則存未化
之物故知而有知流於情識紛擾之域矣此
固執有之爲害也今夫天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嘗以爲有乎惟天不有故能生生而
不窮聖人亦猶夫天也偶一夫之來問措鄙
而無能之狀持空而無所之心故能發聖人
之蘊致顯聖人周徧之智肆竭聖人無窮之
辨而聖人亦何嘗以爲有哉惟聖人不有故
能疊疊而無盡今夫匠氏聚百石之銅以爲
巨鍾累月渠渠然務成其甦然之形者爲其
中有甦然之聲也問曰甦然之形成矣甦然
之聲安在乎則告曰在擊之耳故曰大聲藏
於無聲也然則聖人之大知藏於無知其喻

亦若此耳噫吾儕去聖日遠安得似鄙夫持其空無能之一擊以遊於夫子聖智覺海中而目存其忘言之教乎趙子曰班生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以予觀此章句殆仲尼之微言也與諸子試相與盡心焉講求之予也殆持寸筵以睨巨鍾者且欲妄為諸子先道焉昔莊生嗤小知不及大知斯言殆謂予也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附錄

合卷之十四

大

躬兄執其中舜亦以命禹今蓋之以三言以爲舜命禹之辭者則出於古文尚書大禹謨篇此書相傳以爲出於孔壁中漢武宣中遭巫蠱事不及上孔安國序而藏之至東晉梅賾始得於枋頭上之歷唐以來列在學宮與伏生女子所得二十九篇之文並行於代夫三言者雖未必其決出於帝舜然非知道者不能語也且中之一言乃古聖傳心之法也執中一言又心法之的指也今略釋之曰夫

其中之謂人心也依於中之謂道心也執其中之謂天心也人心之害能令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也豈不甚危哉道心之初生者微小而難見其初發也微暗而難章然善養之者一之一之常令而不離則微小者可引之而成形精之精之常明而不昧則微暗者可廓之而漸著形著既就則云爲變化胥此焉出矣微者豈終於微乎由是而中可執矣且中之名何稱哉左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

附錄

合卷之十四

十九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以命訓中之指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以性訓中之指也然則中也者其性命之總名也與乃圓滿充足之號無虧無盈無首無尾無分別同異之義其體則太始之元太乙之真其材則二儀之精五行之秀以言其渾成則爲元會

以言其圓明則爲元性不立一知而不見其
不足包括萬德而不見其有餘者其惟中乎
天高明而中與之高明地博厚而中與之博
厚萬古悠久無彊而中與之無彊執之者如
寶珠在握而珠外有餘光其極也千珠歷落
而彩射無邊如古鏡當臺而鏡外有餘照其
極也萬鏡交輝而光影無盡命自我立性自
我具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參贊位育輔相裁
成躋此者莫盛於堯舜之聖矣舜之執中與

附錄

卷之十四

十

附錄

天爲一故帝堯贊之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此
言舜同天也予故曰執中之謂天心良以此
也自堯舜禹三大聖人相授守此天心下逮
三代賢聖無不於此成道而吾夫子拔起千
載之後直以堯舜爲宗其始志學以至耳順
從心之年無非此執中之指也至其孫役始
著爲書曰中庸欲以深明斯道而世儒不達
徒以意度解詁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之名而不指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于地平

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
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捨其器物
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
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耶若以爲物物
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吾能精一以
討求之執之於心以爲常法則其說又有不
然者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
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
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若徇萬則有同於

附錄

卷之十四

十

附錄

彫形之苦以是爲大聖人盡性至命篤恭無
爲之道矣其可哉若以爲用精一之功以從
事於人心道心之間必使道心爲主而人心
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
又以中爲學問之效而三聖相授之時不指
其體而僅言其効舍道心精一而舉其行事
無過不及之處以爲執守之地若非古文尚
書之出則論語之記亦踈矣故爲諸子舉左
傳中庸之指以釋中義諸君因吾說而求

之優游厭飲以求自得毋拘舊說毋蹈淺陋
他日自肯于美牆倚帶之間庶以免于狂斐
之譏也願相與易之

附錄

卷之十四

主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四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四

序

贈謝給諫序

謝右溪子入為諫官慕學甚至曰吾從事於
學則不疑於言矣既引疾歸曰吾不能不疑
於言尚其專事於學矣雖然朋友益遠微言
難析吾其困乎於是諸君子謀為定志明學
之論遂以委於子應曰唯唯夫至尊者道也
至樂者學也學以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
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自心是以志無由立
蓋此心不失即名為志此志不失即臻道域
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生志墮而學宜其
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其以為必先討去
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朋友旦夕聚
處先王教化亦必羣處校列而後成有由然
也夫學者之蔽有測窺前聖模度後賢摘服
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礙而此念
既熟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倣

妄念逡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
即以標準為師而別起意念常受法焉隱微
牽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諉曰志者其蔽
在不信自心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
醉心陳編馳騁文事研究糾牘增長聞見剽
竊空談支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
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
遂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
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
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
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
滯靜而沉昏是宅或徇動而神守離軀或照
管馳求以為近取檢點料列以為自治惟此
枝條最為煩多而終歸於廢學矣其蔽在不
信自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真切託意
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為是日作心勞
之偽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脫漏惟知脩飾
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智慧之種將盡矣

文鈔

卷十五

二

三

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
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真見忽聞緬
思有為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即解脫或惜
歲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
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
惕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
舊念既熟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而舉
目見前生者無本可據而掉臂遺失是以卒
歸於不學無志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
立基無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錯
互相生養而蔽無窮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
然自信惟當廓摧諸蔽洞然無疑則本心自
明不假修習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萬物
惟一無二在在具足浩浩充周矣雖然非有
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奮起塵俗超
然物表者誰與領此予濡迹宦途而學稍歸
一則以京師蒙傑所聚而誨我無涯矣謝子
離索之憂其戚然乎哉雖然謝子本知與天

文鈔

卷十五

三

三

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
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
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
真疑之體即信體也真信之用即疑用也求
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不假
修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謝子能信予言
乎烏啼花落皆是師資行道之人示我妙用
而孰為離索之困哉雖然五蔽中人如惑予
之言則予又將復為蔽人矣諸君以為何如

文鈔

卷十五

四

前

為我告西川志士以為何如

二 送胡少岩給事西歸序

予與胡子羣處三年而劇論心者屢矣未嘗
不嘆胡子之美質世不多有雖予之愚劣亦
思罄其所見與胡子共要諸造道之途也是
別也諸賢徵予之贈規予曰使不肖之言見
信胡子則他日所言可謂竭盡蹇駑之力矣
如其未信也奚其徵諸煩文哉胡子曰不然
他日雖言今試舉其凡為離居之觀予曰記

昔與子論性于白日之前矣曰性喻諸日智
喻諸光非光無日捨日無光故本性不迷不
迷為智若正智不見本性尚迷處茲迷境而
談率性是以真體汨沒于見聞也故知光日
一體之喻者可以悟天性矣又記與子論欲
于明月之前矣曰欲譬諸雲明是我體當雲
在月際人見其暗而明月之體未虧故千古
常明者性體一時暫暗者欲塵人能知明是
我心欲當暫淨原非染暗明亦強名則可以

文鈔

卷十五

五

前

喻寡欲之方矣子于此時亦躍然喜動無復
疑也予曰未也因人言而乃悟者非自得也
猶之日射搖水光動于壁寒入火室暖自外
生借彼精神為我精神所借既去我仍索然
其惟胡少岩之深造乎深造則自得也自得
則所謂如日之喻性本無欲如月之喻欲自
不留循此入道刻期至矣此雖予嘗言之而
今亦無出於此言也若以為言之不詳也則
予昔者有五蔽之訂少岩時以為知言暇一

復之可乎況西川學道君子風動響應今茲亦不爲少矣當知是別無離索之患

送李隆仲令丹徒序

盧溪李子隆仲以戊戌進士秋受牒令予內江是時予謁告歸聞諸載塗豫諭予內江鄉先生曰浙令盧溪李君也李君敬老嘉善言稱古則與談終日其稱說先輩行事雖至隱忽者按據壘壘不可究極皆有事實廣異聞也論諸里中父老曰李君往與予談於邸側

文鈔

卷十五

六

然憂元元意薦至矣不服美不色驕天倪和休作事寓乎如不得已非不競爽而敦然長厚人自不敢侮又論諸庠中弟子曰李君學無常師不守一途而嚮百家之戴魁壘崔奇陵轢衆流而不窮抑揚前却而不失其宗于是弟子皆喜曰李君其來必能易予流俗者之爲伴予輩其故而新是圖將如子產文翁之所爲者乎父老皆喜曰李君必能爲吾慈母惜吾命寬吾力殖我田畝完吾困廩不流

散我婦子當得聚處也李君必能爲吾父爲

吾捍衛豪斷俾供正役無橫驅策以鞭笞于貴人之私室約束老胥猾吏舞文冒攤之儔不空予之機杼也其鄉先生曰李侯儒者必守家法不尚操切苟爲棘急必恂恂事耆老咨諏典刑雅飭故常而與民忘吾邑其有瘳乎予又私自諭曰往予與李君談性命之宗肆口據案以相值爲晚今予將入山閉關養疴君必能翼予予乃得顛墮漫漶於其中既則聞李君憂止不來矣嗟乎予與內江縉紳父老諸生皆失望越三年予復見李君于京而甚懼于是李君抱丹徒之牒矣握臂道舊事以叙別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吾師龍湖先生自學士拜留都少宰之命某曰位雖尊而去則遠矣先生憂世最深愛士寢薦茲

命實有料士之責嗚呼先生何以料天下士哉

文鈔

卷十五

七

昔管敬仲自知其才足以定其國而鮑叔知
之汲長孺自知其節可以不奪而莊叔知之
賢者以才勝君子以節勝賢人君子世所資
以立而恒不與值也此曷故哉天之生茲人
也不恒數而馳逐競進者又何衆也索之者
在紛紛馳競中恒不與若人遇而若人者又
非可卒遇而識之者也又況未有索而必得
之之心哉以易倦之心置於紛紛衆逐中又
益倦矣做睨自負者安得至其前哉此士與
世每不相值也夫士無當於世世不足以病
士世貴善貸士士實足以軒輊世矣隆古士
無論至得如敬仲長孺之倫亦足以重世矣
顧其難至如前之云一旦有急倚人而濟必
有倉皇寄擲者矣豈不可懼也哉小子不敏
每亟登先生之堂與先生共嘆息茲事未嘗
不以爲天之命非人之力量豈不然哉先生才
如敬仲節如長孺世之資先生者重矣先生
其勿不釋手索之未至也夫使先生與世相

文鈔

卷十五

八

九

值必有以處天下士矣雖然士不預求而欲
卒至於前難矣哉小子不讓幸先生之無忘
于斯言

送譙子出守南昌序

今之云南昌守難者守尊官領冗職附劇省
日執趨謁地聯數縣即民不習於令欲一旦
安其上而變其俗雖有強力果敢者皆憚行
也譙君既受命已趙子往謂之曰以予觀之
難不在南昌而在於守之心守之心敬矣事
上不吝益反其敬守之心仁矣愛民不親益
反其仁守之心智矣治事不理益反其智敬
矣仁矣智矣達之天下矣夫使南昌守所遇
長官逮百姓及百事獨皆不可以心感而智
求也則子之言失矣不然是奚難爲哉古人
云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又云絜矩矩有定則
在予絜之而已故曰子出令則若流水未嘗
言難也今之學者皆誦習孔孟至舉孔孟之
道則大笑以爲迂濶不足以應世異哉異哉

文鈔

卷十五

九

此事甚易知易行而人固難之。若曰敬鳥足
以事上必有脂韋稽顙暗度而巧逢其心仁
鳥足以使民必有煨燼鉤鉅伏機而先奪之
威智鳥足以集事必有法程按據而覆踪隱
步而後知是三者有以應之則其術窮矣是
以神明日昏而機幹日滯拙於外而勞於內
以爲難宜矣。譙子曰聞子之言子思疊疊及
諸君授簡即以應之。

別江北谷令洪洞序

文章

卷十五

十

北谷子將之官過謂某曰子志謂聖人必可
學而至其終然乎某曰世方以學聖人爲難
能北谷子不必以此教我雖然以夙所聞
猶恐不盡於至道也北谷子曰何謂也子曰
以夙所聞君子亦心乎學而已矣真學真志
真志真脩真脩至虛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
即是我至謙無我我不可見終日乾乾學此
而已矣見起忘脩我起害志脩非真脩志非
真志敢曰真學夫真學也者不昧不落不著

不倚不倚也者學于見聞知識而不倚學于
人情事變而不倚以至學于天地而不倚無
地無時無事非學而不倚不倚也者無我之
謂也見無我則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
謂也無見也者見即是我無我也者我不可
見只此真見真我謂之真志真脩謂之至虛
至謙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忿
謂之懲如是徙義謂之徙如是窒慾謂之窒
如是自改自懲自徙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謂之自慊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
非見也北谷子以告于波石徐子徐子曰趙
子恐子之學自見起見自聖人起故爲斯言
也夫見不自聖人起則吾良知自有不昧而
見爲真我學不自見起則吾良知自有不倚
而學爲真脩趙子與子篤友道者也故爲斯
言也雖然趙子言之似矣吾猶憂其自見中
發也雖然北谷子如是不落于見則趙子亦
子之益友也諸友方餞北谷子聞之索書言

文章

卷十五

十一

別警歡交至求教惓惓遂書與之

贈唐郎中幼貞出守廣平序

予選漢記公孫昆和惜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爲有若此近古憐才之義至文帝使持節赦雲中守嗚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將近郊天子按行示有備而已其要領可睹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已之不以萬戶侯與廣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徧歷鴈

文鈔

卷十五

十一

門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扞邊安民大略在慎擇守夫乘障收保聚令虜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即守事亦易辦豈得空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戶侯搗鐸而以與諸人于是廣去守而爲將雖其晚年而郅都一以扞圍名則先既以其民困矣

明制橫邊守基置虜連近歲大入殺略守民人顧法守不與考責僅督糈糒哺幕府行尺牘文墨自喜經國者謂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

雖以萬戶侯市期無應者宜倣漢古法重擇近邊及甸輔太守得沉機才智勇略之士稍潤畧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爲戰禦以寬內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虜中不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自衛也率出顧募非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當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平陽守兢兢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効虜亦易與烏可

文鈔

卷十五

十一

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春粮抵昭曠者不及于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虜旦夕入率婦孺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虜不入境耶守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虜去後深文平繩之使後守微維四肢欲自奮無由則執計者之過也烏在所稱潤略假借之初意于是唐大夫出守廣平矣過予論事廣平畿南閩國不若上谷平陽要害然虜往年掠至完縣則廣平

宜急備宜大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實督核
擊斷之書久奮氣再倍可以出而擊禦虜寬
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繩文深恐爲解夫大
夫談詩書起家者儻亦有鷹搏猿射之雄乎
善乎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爲守出死力擊
虜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即功名易成
矣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爲尚動故予與大
夫計邊言雖多又終以安民爲之本

送湖廣上江防張兵憲明岩序

文鈔

卷十五

上

天下設兵備數十道使者必以才望選重要
害也初青田劉太史相

皇祖取定天下宇內制一矣至其遺言猶勸上
聯絡要害使形勝之地皆與京師相呼應後
省漸設巡撫治兵而按察官領

勅飭備兵事佐巡撫者始基置有自哉湖廣兵
備數處而江防最稱要害夫荆岳漢沔之間
固英雄所爭也洞庭雲夢寇穴之藪部使者
乘艦旁午駭江出入若遇敵奇表民伺其才

高下以爲跳伏內蔽襄鄧外壓衡沅橫遏夔
峽跨形勝負險爲

天子守要害北向呼應者飭兵使也嗚乎任亦
重矣今年夏吾鄉張子以戶郎行予告之若
此張子曰然則古立國江南者必保據江上
游以爲固宋事不論如陸庾陶桓之事皆握
重兵於此勢不得不爾倘青田之論意若此
乎予曰否我

國家勢與往代異

文鈔

卷十五

上

皇祖雖都金陵然當是時天下形勝要害曠邈
宜備者當在大河之北考

國初未設兵備然大將出振兵北地率歲一遣
皆

天子所與賜誓帶礪同休戚臣也無何北定都
則大河北皆在京師胸背披間其爲相聯絡
呼應自易故論今天下形勝要害曠邈可備
宜使相呼應者又當在大江南北未爲過論
亦師青田之意乎哉夫師青田之意者是借

秦爲喻之法也至正壬辰之禍自南起亦足懼矣今惟知重河北耳何不借元事爲喻夫元事烏足道何不稽我家法以論之聞宣德後加近臣斧鉞視兩廣兵事勢最貴重非爲其地益遠則與之權宜益重使相呼應聯絡之術不當爾耶近日本兵臣視北邊請重撫臣權則

天子赫然怒重遣斥去明其非家法此亦足以明控制南北之術矣人臣知此勢則能爲

文鈔

卷十五

十五

同

國家建久長之計張子曰然予今爲當如何某曰江南北置勿論荆岳漢沔之間滂甚矣盜稍樸散然聚亦易方隅多事則才俊先憂君勉之哉越日鄉大夫有索書此爲別引者矣

贈河南少參李同野序

吾蜀士仕京師者約值出領方郡則聚而贈言聯鄉好也今年春巴中李子先之給舍出使王國選補河南參議于是去日遠矣鄉諸君要予寄言贈之趙子曰今李子豈非時所

稱機警通達可與立事之才也哉李子爲給舍有年矣諸欲有論說會不得便

皇上覽觀所政無有闕遺當是時李給舍以爲不得其機則寧默以爲工蓋其志若此也居頃之給舍使雲中與雲中將幕摘發叛者以聞

天子怒立誅叛者盡於是皆知李子才有謀可與立事而李給舍聲名燁然著矣以予則私觀予之志意漸不自喜稍欲以使事去而補

文鈔

卷十五

七

同

外之

命下則適與給舍疇昔之意無不稱合而顧有爲之愠者與予私心所睹識奚異若此乎夫愠者徒以參議稍失勢視省中光寵殊矣此卑卑者宜宜以期李子夫士所貴勢便者謂其可以立事也非以快意滿願自好云耳也勢便而自立缺然奚其寵光哉先之之知足以辨此無難至予欲以切劘者顧異於是云初先之與予同舉進士暇則論學術是時先

之向方於道銳甚予固羨其賢至推刑浙中
入給事

禁關則已才情煥發摩研先物殆藉適化有不
窮之思故予服其才始知李子有意用世而
予瞠乎其後矣李子顧予之伉厲自信不設
畦府任挺不避忌恐其一且擯落懷有意而
無所於施故時時道予以古人立事之劑量
乃予則習聞其意而無所由進於所期也故
無以復吾先之而守其舊聞夫汲生事漢可
謂徑挺無前矣是時公孫氏膏其軸以周園
於世豈不自謂立事固自有度而汲徒倖者
然卒係社稷之望而止戈于域中者汲生也
士固責自擇術哉方今士非才不足之患無
以御其才之患嗟乎以不御之才馳進取之
途以立於功名之際難矣哉語曰智則謀不
肖則煩故士有寧不得於彼而不欲失乎此
解在王良之說矣也諸君唯唯遂列名氏于
左寄諸泮之楫中

文鈔

卷十五

七

附

比年

贈別司寇喻月梧致仕序

天子稍易置九卿所欲圖政刑治安海內元元
者時稱得人矣迺吾蜀有四人焉司徒涪州
夏公司寇榮昌喻公南司徒南充韓公大理
富順駱公四人者同時而進比肩而立豈非
盛哉無何司寇公請病去矣是時冢宰聞公
亦以請老去予私謂二公皆老成人儻令盡
其智而後許之去豈致足惜耶迺喻公去之
日稱賸賸謝客所謂祖張東門之事皆令不
得設夫喻公掩迹形且不得見况得置之畫
圖如漢京事耶于是夏公駱公凡蜀士在朝
者皆造予曰祖張畫圖既不作則太史宜張
之文詞予曰傳不云乎大夫老不得謝則几
杖安車隨之古之保國家者不輕棄老成人
若此也夫少盡其力老猶欲盡其智而不憚
上之竭已也古之君子重於君臣之義不及
愛其身若此也此義不明而以得去為計於

文鈔

卷十五

十九

附

是知幾遠害之論作其在漢李憂虞之際乎
顧君臣之義薄矣此何稱哉喻公爲御史著
節三秦顯名於臺中稍不愜貴人出爲守坎
壘數年足以自雪遂亦由此通顯爲都御史
江淮間風裁肅然百吏走憚之如臨淵水此
謂之盡其力非耶進爲司寇未久也諸所持
議士多優重之衆謂喻司寇老而摠惻可與
慎法矣此予所謂當俾盡其智而後令之去
以此非耶迺今一旦以病請去矣顧深掩形

文鈔

卷十五

二十

同記

迹逡巡若出不得已其辱如此也雖予張之
文詞于公何當哉雖然予聞之
天子所與海內士大夫共安元元者非其在朝
之臣然其在野亦有責云耳蜀地僻遠吏張
喙殘賊至無忌也大臣居家杜門競競律身
彼要有所顧而不敢不然則憔悴之民奚恃
以漸蘇息乎甚者至與爲市推所親姻婭子
弟與吏令甘心焉古所謂鄉先生可祀於社
者儼若此乎公老於法度知必念此無難非

予所望乎夫推不敢忘

日也

天子復以夏司徒代聞冢宰要以蜀士朴勤可
大用云夫蜀之士仕者既已爲上盡其智力
于朝矣歸者尚爲

天子保護其黎民于野若是則蜀之士矣管位
之盛乎亦盛於義不可勝道矣于是相與書
之內于公之後乘

文鈔

卷十五

廿

同記

贈江西學僉胡青巖序

蜀郡胡仲望氏以祠部右郎領提學江西之
命于是胡子出吉士館一紀矣君子曰胡子有
道而文又更練之久能是官矣蜀人士曰仲
望之復用也由少師嚴公薦之其今之子方
乎予聞之遂引叙二義以贈南征叙曰往仲
望與予皆

上所拔授吉士也二人者心知吉士後皆有所
任使而懼無所于稱故相與切劘於昔人所

文鈔

卷十五

五

李

謂道德之指歸蓋定久要之契云頃之皆引疾去後頻會亟別迄於今無所卒業夫子與胡子亟別若此雖欲藉之益而悉其精微曷由哉聞聲而相規不如造接之幾也想像於儀刑不如晤語之真也此寧不足慨於中耶雖然胡子之業則進於深遠矣自予三見胡子而皆若不及也若是而又以督學爲官謂爲能矣疑哉夫校士優劣而等差其文能不失者學官之能也胡子既添于道德之指必有進於此何則胡子之學南楚縉紳先生皆能言之既以風其鄉人子弟而唱和之仲望又以

命吏臨焉導其賢教其不能風不易動哉往胡子在諫垣論少師之不風至災所

天子致薄譴戒不察也少師顧護右之謹由所薦記至此此最公盛德事予獨謂仲望修身之効積誠屢省自以器識受知師相而不嫌於節少師爲鄉子弟擇良士置其師而不爲

文鈔

卷十五

五

李

私是舉也將度古人而過之以是風於南楚之士不亦易感動興起耶雖子抱懷友之嘆有慨於中顧不喜胡子之將得行其道耶夫胡子仕初達始爲

送朱鎮山督福建學政序

江西朱君惟平之再爲郎日與予論學於比居宣武之里蓋益歡矣是時朱君次將代其望宜爲督學使者予居嘗竊謂吾蜀士學器業之盛當治平最久之世尚有不逮古人之嘆此曷故哉亦由使若風尚之不厲翼啓之術疎而漸摩之道不至也鼓篲之習益陋肆爲剽僞掩人而奪其識至無辨也今如朱君

者得持所談說之實行使者事雖一旦變所宿淪溺甚易顧蜀僻無以重朱君而天下之欲得朱君又其地足重者必先得朱君為部使決矣頃之浙使將代果皆噴噴推朱君足當焉為閩使者先代故閩遂先得之方是時予去事為司業別君兩月而閩使之

命下聞之閩有達官負望者蓋力薦朱君云夫即人人爭得君為其鄉提學使者知君舉教職易與耳迺君則授簡索言於所故交至於

文鈔

卷十五

十四

李君

子亦再往焉色不倦此又君擇善積小之義在才慧出眾者所恒難而君顧疊疊如此也宜人人之欲得君以其學教於鄉也哉嗟乎今海內士習所謂器業不逮古人者豈獨吾蜀耳耶閩之在位人舉君意安知不同予肯所懷也子以為由今之士不變其習而作其志欲資其材共化理為上安保民難矣翼啓之術與漸摩之計事在文翁之教蜀士君師其意哉子蜀人止能談蜀事破偽剽之窟而

辨識開物事崇朝而可定故風尚之厲誠在君或曰改東教之業者變夏虫之知子以為易何居子曰守之巧者循率而教射術之工者改絃而和聲

送下侍御兵備雲南叙

侍御下君頃以巡按三秦還出備兵事治洱海聞長老言當取雲南時洱海獨後服蓋益阻深握縮稍難者矣漸設憲使佐戎幕和靖蠻服顧事寧不重憲臣小折以刑大折以兵剪孽塞羣於其間國家治平久綏寧防顧之術或當然也與初雄將躍武指定羣服獨任之時異史趙子曰子考雲南事觀牒記

文鈔

卷十五

五

李四

聖祖之討謨西平之勛名君臣相逢豈不盛哉初三大將分收滇緬卒之蒼定寄託者西平也雖秦晉周代以親子領兵俄頃就罷而雲南開府專制二百年一日也嗚呼難矣蓋西平之功再盛于反戈輯定之日先制諸蠻死命繼之收其心親哺吻之為之父母繼世者

又能敦悅詩書敬

天子命吏退服人臣之義以保其盛此南中兵
事大較也久謚無他以此往下君按治秦中
也三邊將吏賴其不擾

天子欲得不擾之臣佐南服故下君以

勅使行聞今之專閫又能守家法被寵接日加
矣益逡巡恭遜示遠臣不專之義此豈非下
君之一遇哉夫

天子有不擾之使匡不專之臣由法布惠剪孽

文鈔

卷十五

其

廿四

塞爨於是知洱海雖遠立事易矣易矣雖然
予庸言之耳滇海之濱留滯逸史吾鄉今予
雲也抱素業無所用之白首著書欲以自見
來世下君又逸史友也至當得其要領庶資
予於輶軒乎是日餞

勅使者同鄉十人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

序

嘉靖甲寅之夏予釋罪南服起抱牘留都文

選司爲郎坎壈瑣屢無復之耳奚有往者脩

名立事之氣哉蓋漫漫衰矣至睹世之著名

立節才諳積表之士又時時喜勃於中而機

衡於外躡屨之與交抵掌而談行事所謂不

自知其何心也人見予若此以爲猶故吾焉

不知予將掩其聲光藏其狂愚以逃直旦夕

去之與履絺竈者比耳吾友華亭楊子幼殷

者予至南都時所好交之一人也忘其身之

坎壈瑣屢數與談當世之務述往古之迹者

文鈔

卷十五

廿

廿

也談之時復憤之述之時復擊之往者脩名
立事勁挺抗厲之意氣時倏震而衡焉即楊
子亦以予爲猶故吾在者也夫楊子博學洽
聞脩名砥行蹈道而擇塗要異日爲世之楨
表予重之好之誠其心知之也顧楊君乃若
不知予志意之衰何耶夫以楊君之明何可
謂不及知予哉予內懷若此而外著若彼宜
楊君之信予杜德機耳居無何陞楊子禮部
祠祭員外郎屬將去比撰丹矣考功萬子楊

子驗封黃子積勲塗子者皆楊子之舊僚友也。以予與楊子知新而好深宜授簡而誤辭。嗟乎予之好楊子亦奚過哉。夫士不務學則陋不尚節則罷。彼陋與罷刻見聞薄名檢利方旁合於世耻貧賤而貴顯融乾沒世利三倍而揚揚談仁義不幾贅冢之辱哉。君矯矯然蹶蹶然誠慕古之大雅與今世之卓爾者其擇之審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予殆若人之倚與。雖然楊君方嚮世而予志在避去。始之邂逅近將背馳向之適願尋當相思四君子皆用世之才與楊君同其相知而不必與予同其相思則別君又予之所難也。古之君子進不隱君退不忘世士者世之幹也。予不敢忘世烏敢忘士哉。嗟乎吾徬徨無所庸於世得遇士之足以益世者身雖坎壈瑣儻庶幾乎獲亦多矣。

贈何吉陽調北光祿寺少卿序

南京光祿寺少卿何子聞調北之

命何子之友莫不以爲喜也。爲其近君也。疑者曰聞諸易以近

君爲懼矣。此奚宜喜也。曰懼者其人也喜之者其人之友也。義不相悖也。且士而得近君矣任大而不懼者必肆臣也。任小而不懼者必具臣也。任有大小責有重輕焉。而并懷惕厲之心存寡過之念。此近臣之體宜爾也。苟其人君子而得近君矣。任無大小責無重輕焉而皆喜其有俾於治也。此論近臣者之體宜爾耳也。故事君一也在已則正以爲懼在人則引以爲喜。于義誠不悖而相用也是故世必有以事君爲懼者而後人以其近君爲喜也。若以事君爲悅者寧無以其近君爲憂也乎。雖然古之君子進德修業欲及其時然進寸退尺恐恐焉却步而不敢先乾乾焉因時而惕所以懼於先事者久矣。非一旦近君而始懼也。易曰二多譽遠而中也。此懼於先事之效也。是故世必有遠君而舉者然後能近

君而懼也且遠者勢之所背若難於得譽然中者德之所聚而易於得友德成而友信然後在遠有近君之望勢不足間於上下之交而譽始多君欲取士以自近必求於譽之最著所謂聞聲相思而位始近故今之近而多懼者即昔之遠而多譽者也而譽成於友也今之喜之者即昔之譽之者也而友信於德也今之不以事君為悅者即昔之憂勤惕厲以保名未譽為懼而夙夜不懈者也而德莫

文鈔

卷十五

五

大於中也此之謂懼於先事之效也嗟乎乃若保名未譽致中之道則豈非何君之所優者乎夫何君之學貴養其未發之中而戒懼慎獨以為之始推其用於九經之目而要之足以周于天下國家之治者也自予與別而去國者今十年矣而四方之學者皆信之德成而名至譽隆而行恭當是時

天子取士以自近服在飲食禁禦之間以求俾益而何子其選此四方之士所旦夕望庶幾

其道可行之機也顧何君則若負重累惴惴不可釋如此予安得不廣其意哉易曰涉大川言懼而後濟也夫徒懼未足以濟懼而倚焉而後濟也徒懼而倚未足以濟斷以不疑焉而後濟也君子之懼於任天下之重也亦然學所以備也識所以斷也何君學醇而識明茲行也吾知其以懼始以譽終矣此子之所以廣何君之意而又私喜其言之偶合於易也

文鈔

卷十五

五

贈侍御王安峯序

君子之平其政非直以感人之悅已也以為其道適當然耳然政易平而心易感者也故君子嘗行人之所易為而處人之所甚便而世猶以君子之道為難為不利憚而不為也此何故哉安其所苦樂其所答客而不悔豈非有所奪於其中而不能自主耶抑知固有不足以及之者耶夫知之不及者以君子之道為難也有所奪於其中者以君子之道為

不利已也是二者皆過也而不利已者猶爲害政而世之不治也患嘗在於若人之疇惜無以君子易行而甚安之道告之矣侍御汶上王君昔之宰吾內江也平其政而行之甚易人之感之愈久而不忘在王君則甚安而不見其不利於已也王君今爲御史按畿甸矣以其所嘗試甚安而易行者風之於上其道之行易於爲令奚啻什伯而王君顧猶然難之何哉豈非以一邑小而畿甸大者乎令

文鈔

卷十五

王

之求諸已者易以自盡而御史則驅人之若已難於一切者乎夫苟御得其勢則雖大者易與也苟操得其機則雖衆者易與也大澤之陂有童子焉羣衆馬而鞭其後去其害馬者而彼自治也一尺之鍾與烏獲之任相低昂焉持其衡以鍾權之而重者自舉也王君者御持衡之勢而操牧馬之機又以其所嘗試者而行之矣其難耶豈王君之意將患於所以奪其中者加於今之時乎夫苟其中有

所奪則居可操持亦昧焉而不及察之宜其以憂也而予又以爲不然焉何則君子之政出乎其心見諸其事至於感乎人久而不能忘則必有深得於其道而中有不易奪者存也此予之所以知王君之夙昔而王君有不自知之者哉是故秋自知已之不中奪而忘其奕也羿自知已之不中奪而忘其射也君子自知已之不中奪而忘其甚安易行之道也必矣然則王君之憂以爲難者乃其爲易

文鈔

卷十五

王

也歟

送劉一岩赴浙臺僉憲序

一岩先生將赴浙臺予乃誦所聞以壯其行夫古之君子或仕與處皆以究竟其學而已也學者覺也古有先覺而后仕者伊尹是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有先仕而后覺者孔子是也孔子蓋少仕於魯至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也嗚乎斯理也涵萬彙而無體攝宇宙而無功動作見聞意識思惟

悉於其中現見爲諸有之宗而不可以有求
爲諸無之祖而不可以無取是生生之原我
之性也悟此爲覺也迷此爲惑也夫已覺而
仕則具在我而仕境相摩其覺益精已仕而
不求其覺則蘊在仕而身徇情移其惑益蔽
悲哉惑仕者乎咕嗶瑣末可以敷言小術雷
同以之考功君臣之義不明同胞兄弟之念
不洪生人憔悴大道荒蒙非有哲人誰與領
此一岩先生俊茂卓絕之才斥自諫垣至是
始用人曰一岩子仕方達矣予曰一岩子覺
方精矣夫浙巨省也刑重事也一岩子將煦
之以不息之明乎擴之以周徧之量乎動之
以不測之威飭之以不爭之讓乎朗然大智
廓尔成能自我弛張妙不可惑乎夫如是覺
不亦精矣乎仕愈達而覺愈精豈惟一省之
理雖以加諸天下奚不宜乎始予與先生尋
幽壑而徘徊清流而浩歌胸次澄徹纖毫
莫入究竟此學知其易耳夫涉仕而學益明

至於爲大聖人而不止者孔子也予敢厚誣
哉登氣志之高車馳明覺之長途當瞠然後
奔以隨先生之清塵

贈劉巡撫都御史赴內臺序

中丞劉公撫蜀歲餘

召理臺事以望推也予聞之惜不能留公以惠
我蜀民然又喜臺端得公以爲重矣往公居
光祿予奉

旨兼管臺事居嘗欲求才以當撫鎮恒見公論

文鈔

卷十五

三

七

議獄獄寺事靖整矻矻勿休至變其黷心竊
壯之無何予得謝事已而抵家日公亦即領
撫鎮

命至成都矣公舊掌蜀臬有遺愛故蜀人相爲
慰喜久之又知公方嚴樂善勇於任事而有
雅度也則益服初蜀改調庸租政稱便十七
公至則租潤飭二三而畫一守之逆計數年
間歷嚴陳暨公三君子所裁立法蓋減蘇民
公私費數十萬矣此蜀治之大較也公曰未

也蜀故藏貪吏乃爬梳墨數而鋤又之張公
勵廉俾法之行法行而民始畏於是虺豪鱷
俠歛齒牙礮磖水徙而冗遁者凡幾幾此亦
一治也公曰未也蜀地多隙米角蓮兒溺我
黎蒸養亂不理流血千里此往事之可恨者
矣乃立保甲十家相檢察期朝令省轄夕撤
隅微箐竹窮山津梁誰何小吏如在都邑鷗
視狼顧懼公偵知而擔簦荷簞隻影孤蹤如
遊鏡中此又以治也公曰未也戎蠻未叙其
如蜀何綏降索間據要把隘羈縻以因之即
蠻人崩角外向而置若棄是時二將威名素
懾敵心又知地利善用鄉導即鎖都長而壘
九系易矣公顧遜美不居近功意在馴而擾
之分之比之以收永逸之算成不殺之武此
又公度之越人遠者如此雖然假公卒今歲
亦必辦此其如速去何哉此予爲蜀人惜也
然而公進居臺端功有什百倍此者人孰知
之哉初

文鈔

卷十五

三

蜀

聖上改元即叙用才達撫安方夏雖寬猛伸縮
劑量不同而同於有爲一洗往時以偷爲工
以賄爲容之弊習矣然而任事之臣處功名
之際難於自全持論之臣牽好惡之情難於
自克非有盛德老成持其維而是正之其害
豈小哉今公爲臺貳與其長同德求自全者
公得而護之矣不自克者公得而正之矣此
公論清議所由明而

文鈔

卷十五

三

蜀

國是所由定也此則予所喜之大者是道也不
甲冑而威不析楊而嚴不俎豆而食不酒醴
而醕不舟輿而馳不城郭而垣古之君子謹
守是道以保乂家國而不忍傷其藩如護目
睛若是之尊也予愚不肖位至而無具無以
報

主上之恩酬君子之教老慙可愧矣茲藩臬諸
君子乃能舍其愚不肖而乞言以贈公行何
由副其意哉執筆躊躇聊用發茲耿耿

代贈司馬曾確菴平戎入 觀序

皇上即位命都御史曾公討治西戎之不靖三年乃克平定

天子異其才擢爲兵部右侍郎戒行有日於是成都守徐君授約東服師旅煩劇之任於公所者二年餘矣夫兩賢相臨相知必深而兩相知別相慕必切亦人之情也乃與其屬內江令陳子謀曰吾何以答我撫臺公相知之義哉安得能言又爲公所知者道予意俾不敏之身宛如隨其言以待公行哉即以陳子爲介而託諸野老乃予謂陳子曰予非能言者然公實知予言誠不可已也初予與公書曰公知道又知兵也然未既其說也今再盡一言之蘊俾太守藉手以壯公行色可乎陳子曰若此實徐守之光雖諫亦賴有榮幸焉予遂言曰夫道者通于物之名也通于物者必通于已也未有不通于已而能通物者也上下四方而身處其中謂之物也矩者通於物之准也絜者通於矩之用也噫亦難矣要

文鈔

卷十五

五

五

有本也傳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夫至忠者通於物之性而忘其已之身也至信者通於人之情而忘其已之意也故至忠者之事其天也忘其百骸而一念存焉耳狝忠所發金石可化而天下其孰能當之故成務而妙用不窮至信者之臨其所御也忘其羣疑而一真寄焉耳至信所符豚魚日孚而天下其孰能離之故握機而智用不測至若兵者又道中之一事耳以爲詭道而非至忠不能行也以爲詐事而非至信不能克也夫吾蜀坤輿之地古來賢哲所共經營也而深於茲道者其惟孔明乎南中之役孤忠懸於主而至信寄於敵去之千年猶有生氣乃今曾公之平戎節大類之倚乎休哉豈非睿聖臨御道術將興而士氣與世運之交盛公爲之先乎夫十年之前方隅之勦不敢望以忠信風之類也久矣

主上以冲哲凝命吾相蒿目而憂人才之寡助

文鈔

卷十五

五

五

蓋以西南隅事試公于難非以爲便也公於時視其所天之事猶曾閔之視其親之身也觀於無形也聽於無聲也秉心顧履一跬步而不忘也故忠達而信之者至矣將帥信之矣士卒信之矣百僚士農信之矣蠻忽而平倏而滅矣宵爾不知其由矣此之謂至忠非與夫孔明之平南中欲生之以廣與宇故信以寄於敵也公之平都蠻也欲滅之以靖華民故信以寄於敵之敵也此又法之變也陳子曰何謂敵之敵曰兵法曰攻城爲下攻心爲上夫能破敵之心者是謂敵之敵也以信爲羅而致之是得破敵術之上也淮蔡之李祐也淮肥之朱序也遼東之田疇也得之皆能使敵自解體而忘者也此之謂攻心而曹公平戎之券也予故曰公知道又知兵也夫知道者公之學之正也知兵者公博學而通於術也古之賢哲未有不臻於道術之域以待世之用者夫使世之患常少而才術常多則

不患於不治矣如使世之患常多而才術不足於用則君父家國之責奚託哉古之儒者不得用而老則以道術傳諸人焉爲後世人才計也以此爲訓猶有陋儒擁敗絮以自高啗短藿而傲世曰吾脩儒行也問以世事則曰未暇此曷稱哉昔冉有之與季孫布車陣甚精也季孫問曰子之於兵精矣其性然耶夫亦有所授乎冉有曰噫嘗夫子之所教也此又何行何暇也哉且予聞之廣道術於一身以備世之用者才士也通乎人已者而後能也廣道術於天下而俾一世之才足一世之用者仁人也則通乎人已而達諸天者然後能之公之茲行豈徒然乎予之所望于公者非仁人之事乎斯言也俾太守以壯公行可乎陳子曰先生之言其義大矣謹授簡而書之以諭吾守伋以達於公不敢後也



序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初編陽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陽山氏也今重刻於扶風者僉事帶川梁君也梁君名許昔爲御史請從祀王先生今復刊其書二君子皆以一日之長視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是編多錄與閎論意指異者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初之論故能廓推理路之礙而曉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即知誦說先生之言見世之儒生始駭王先生之異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爲異而助之衍終羨王先生之持異乃欲駕其說於是王氏之學又若自異矣有童子聞予言之進曰聞之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奚異哉子曰嘻小子何知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脩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

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

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

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羣言之家而

道之岸也夫衆車離麗馳於康莊而前卻之

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邇於廣津而洄突之

異者柁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

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

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則并舟釋之

矣何有於柁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并其

名言喪矣何有於見故知聖人者以自度爲

家也不令已與人異也以度人爲岸也不令

人與已異也如使閩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

之必有以塞其異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

童子曰丈夫何以知之曰子嘗觀夫子答問

羣弟子而知道術之可一也噫希矣可易言

哉班固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逝而大

義乖於是百家之異論又競起遂至不可勝

究矣孟子與折以雄辯而不能熄也莊子休和以天籟而不能齊也使後生者不幸而不觀古人之純全紛紛藉藉以至於今悲夫

劉文簡文集序

初予入史館求文簡劉公集甚勤而不得見越二十年今始見於金陵公之家孫宗之新刻於寧國本也初公領蜀解以成化丁未進士第二人入居太史當是時合州鄒公汝愚亦策入等爲庶吉士蓋一年而得蜀二奇士

文簡

卷十六

三

文章器業皆甲於時云無何鄒公以災變應詔抗疏斥貴臣遂謫以死死時年二十四歲耳公則雍雍侍從館閣餘三十年至太宗伯卒于位常

武皇之末年幾入內閣秉政矣有所壓不得上故世皆知公遲蓄俟時未竟大施以爲憾焉嗟嗟乃若指意所存則略具是書中矣向予求觀公集冀觀其文采耳今稍涉世變處憂患知世所以盛衰之故也又貴觀求公指意

之所在聞長老言

先朝居法從禁材之臣皆尚質守法兢兢耳儼屋以居借馬以出醵數十錢而飲杜門簡交遊人人知自慎重循至秉用日尤避權勢遠形迹

祖法國是心心目目畏毫髮離去即皇恐大罪不可赦繁清負重不事表暴嗟乎若此即文事可知已是時諸司勤於案牘止重吏事至著作盡諉曰此翰林事非吾業雖諸翰林亦

文簡

卷十六

四

曰文章吾職也而不讓質直厚溫暢正而無枝葉操觚指事辭若不足而氣常有餘故當是時信道信度淳風大行海內充富將勇馬騰館無嫚書微無侵疆此亦世之寂盛而得士之寂效然也公蓋始終弘治正德之世矣盛極思變半合半離之會也今觀之集中槩括尺度不失耆宿文皆典實辭尚指要辨而不肆諸多持正長者之言詩興而諷無綺靡幽眇之習予不及見公由其言以探其志意

之所存其與前所稱不合者鮮矣倘公不亡得乘用於末年必能爲之坊維不至如後之潰放也悲夫士者世之所由盛衰也文者士之所爲盛衰也世又文之所以盛衰也故予觀公之文必先論公之世而惜其未竟於世豈過哉今論者皆咎鄒公若不峻發後必大用於世徒悻悻無益嗟乎能必鄒公之默則不死乎即文簡公紆餘退俟三十年孰不謂慎已而亦警焉喪夜半壑中之舟也則又將

宋錄

卷十

五

誰尤乎士與世相值之難非一日矣鄒公集往吳公獻臣刻於成都予嘗得徧觀之亦英發如其人嗟乎予小子敢忘諸先哲之美哉書復於吾友宗之以答其續述之勤也

鈴山堂集序

丙辰之秋書以使事至京謁少師嚴公於直所公之論文更僕而不倦也暨別去貺以家集而示之手策曰子盍批注之以數語復予也蓋公意欲鄙人之序其集端耳是集也合

若干卷公之嗣君工部左侍郎德求刻于家塾者海內之士見且不得亟況得掛葭莩之名於其端哉爲是惴惴者久之乃投記以復公曰惟公以道輔世佐

聖惠生民矣而又工古人難工之辭成一家言炳然澤於仁義矣而又得古人難得之位功言並隆美矣盛矣世豈匹矣僕也雖欲附於青雲之士而愧未覩於大方之家自顧求一言之合道而不可得固不足重於斯文也公

宋錄

卷十

六

再以策督之愈切知不得謝乃申前意以序之曰古之君子其文辭卓絕者其自謂也皆曰吾非學古人之辭爾也乃吾學古人之道期以逢王治世而惠生民也吾之文辭非直如古人之章句爾也乃求如古人之能達其意而止者以爲之宗也夫古人之意豈非以之治世惠民之道哉是道也知學之者固難學成而遇主者尤難也是故有道成而位不至則退以昌其辭者矣抑有身達而辭未工

則進以任其事者矣茲二者古今人皆有之而並得之者則尠矣何則位之至不至者懸於遇也辭之工不工者束於才也遇因於天而才成于人誠不可易易而得之也惟公則于並得之中復有異焉何則公身之達皆知因于天而思誠不匱公之所以承天者深也公辭之法皆知成於人而彌老益工天之所以縱公者全也其若是孰能匹公也哉在公之前者李長沙爲近之然其際稍難而言未

文鈔

卷十六

七

甚昌也其惟東里乎在東里之前者王臨川爲近之然其意稍執而業未甚光也其惟六一乎六一宗退之而成其爲歐者也東里宗永叔而成其爲楊者也公之於二賢雖未可謂數數然宗其道也然其立言有法能道其意指之所在冠冕佩玉有經綸康濟之氣倫吹韶鳴無指胸擢腎之陋韜光泮於深泓之內行紆徐于雅健之中半詮而備廣德一言而通衆方酌之不竭而引之彌長者何其相

類也吾聞古之人其取名也庶若是雖謂公宗于二賢而成茲能事其有不可者耶嘆抑妙矣功言并隆才遇兼美上下數百年得三人而已耳然皆出於環廬陵數百里之內也而臨川長沙相次近焉又何盛哉予于是知湖南多君子矣

牟繼齊遺稿序

舍山令渝州牟子輯其先子遺文題曰繼齊稿匪直以傳於其家將令世亦知有晉寧守

文鈔

卷十六

八

牟君云耳初牟君爲長沙推官有異政後稍遷晉寧未幾卒事具劉文簡公之志君墓也故雖作爲書文亦散佚不詮次以登追思之欲磨其光而引其聲勢不能不藉手于此而勤哀數十年亦僅止此也志誠可悲矣眉山蘇子有言士生有一言之合道是天所以與其至貴者也有薄其言以爲文士自好之論士不當貴言如是云者足明其謬悠欲以掩已之不能耳何則倘令今之世有聖賢仁人

懷瑰奇卓偉之道者發憤于著作之間以自見于世而後之人取必于斯人之言如標瘞衢中而指人之遊也以登知磨刮前人之光而引長其聲者必假于若人之言而難其逢或逢其人而不必出於其鄉則聊以委於予之陋也其志愈可悲矣雖然予則因含山之事而重有感焉夫蜀士之仕者盛於成化與正德之間於時士易引而達也語曰仕貴中人又曰不如待時晉寧君之不終於業也其不幸也與其視含山之坎壈則有間矣此可感者夫歷

國家二百年最盛之運而予蜀士之器業文學尚愧於宋之世何哉嘗與新都楊用脩嘆息此事楊君謂士以舉業釋褐即不省副墨為何物欲望于古人不朽之能事誠足自默耳此又可感也嗟乎始也含山君欲因予言以行其道編耳終則予因年君之編而發其感慨之所及也予所得不多乎惜予言不合于

道誠不足重年君而令予蜀士之有感也決矣

天寵寶章冊序

天寵寶章冊者李侍御思親之編所以重君錫也聞之李侍御之始仕親亡踰二紀矣侍御自結髮奮學入進士等為徽推官三年例得上計司功以勞達于掌制之首乃綸章錫于萬里也當是時南雲北夢皆知李氏先人得膺

天子寵命父老氓隸聚詫而艷曰烏奚元元耶纓纓煌煌神人扶將李家先人今移帝傍耶蓋侍御之榮其親自茲始也爾乃侍御為近臣益貴矣捧寶章周旋南北險易不暫捨去即侍御之意後雖有

崇命紫誥環綸不以先此章已何則重其親之始榮也頃奉

命按蜀以兵務三經內江予獲一觀之屆若霜凌去如雲駛吏褫其魄民宴其息策殄支羅

鉄桶二劇寇若折松剪韭耳其才力若此而因心勸孝賞節勸忠煦如盎如有長者仁人之度私心獨異之矣乃將代之暇間以章示其屬資陽令蕭子資縣令吳子曰吾思繼祖德期報

君恩每瞻此自勗顧未喻吾親有知乎無知乎若謂我問于趙太史庶其語我予謂二子曰曩疑侍御之度之有異也其于天常必厚矣信夫子聞之鬼神與人同一知也人者知之

文鈔

卷十六

十一

明達者也鬼神知之靈妙者也非二物也且侍御之先公楚之名士也抱八斗之才無一命之寄借其佳儔溘然早逝人之憐之有隕珠碎璧之嘆也彼其薜蘭之佩紉管絳之脩整豈非人中之英奇者乎夫生爲英奇沒爲善爽又奚疑乎何謂之無知耶昔王文考管公明之儔皆以才命坎壈雖名存天壤而後彫表異之聞乃李君令子華贈過古人矣夫瑰磊之稟分之靈者死尤耿耿耳即侍御

之忠勤懇款安知非贈君之靈所相者乎可謂之無知耶噫乃予又有感焉先王之勞其臣下取厚者舉其岷岵遑將之思抑楊罪雪之期而感動之以爲至矣豈若我

盛世有推恩之典與採其行實錄在史氏而重以龍鳳琰琬之章一介之臣隔世之久而

九五之尊勞以生不並時之嘆致不及錄用之

惜於是恩波溢於冢中之骨矣此其臣子宜何爲勸而鬼神有知宜何爲報耶報於顯者

文鈔

卷十六

十二

近而易竭報於幽者遠而難窮易竭者易當也難窮者難禦也然則我

國家靈長萬禩之運奚止上下神祇山川海嶽効靈助順而已哉將吾儕臣下之先人亦若冥答陰翊與助有微力焉耳噫嘻其可感也夫其可勸也夫時成都守劉君暨二縣令方哀集頌詠寶章之什爲巨冊聞予斯言欲取以冠于端以復于侍御公予方重公之勞于王事而慕孝乃日孜孜也故爲叙次之并作

薤歌四章章四句著于篇

誰把鸞膠續斷魂公車的轢憶王孫沅湘自
逐東流去夜雨空驚薜荔門

獄卒紛紛掃棘萊傳言有詔鬱膏臺幾年地
上脩文苦天上玉堂彈指開

當年蘋葉荇花春早墮粘天汗漫津似聰王
音來梵極珮環重待魏夫人

爲報洞庭縹緲仙松榆回首舊桑田馨郎已
作雲軒使一度春風一杜鵑

代壽夏桂洲閣老六十序

維歲辛丑夏仲時雨沾足物蒸人熙縉紳大
夫作爲文章以升今師相夏公之堂舉觴公
壽彬彬然盛也于是公始六十矣是日太僕
某君光祿某君應天某君率其屬式致辭于
予曰棘寺執掌懼于不文藉手君言以從諸
大夫之後予辭不得敬序曰六十稱壽天之
道也與夫十以爲體六以爲用故六十運而
天道周矣人從天而生生六十而始全曰壽

壽當觀其學夫學以志立爲始以聖通爲終

如仲尼六十耳順伯玉六十而化而後人道
周矣天人備曰大人予聞曰夫大人者天子

所與坐論道真邦國者矣四方有故大人必
先知之于是取非葑之善萃管蒯之才以事

一人大人雖老猶能引諸似已布在位俾世
世蒙賢者之利其忠謀入國如此此大人之

志也至著言申徒以俟後世如孔遽然者此
又大人之不遇者耳姑勿論論如尹說與甫

之倫嗚呼尹說與甫之倫豈非仲尼伯玉之

所願者哉非公其孰當之公以碩望奇才膺
非常之遇承先相苛鑽排擊之後以敦大簡

重爲體脩禮樂育材賢靖兵封遠休息元元
啓助密勿以成

上光明俊偉一代之業閱世深而機神益明用
物弘而虛冲有餘包率劇而澹足總庶類而

响之公之道不知于所謂順且化者何如以
予望公子車則後矣然則公非今之大人也

與哉夫仲尼伯王趙起小國讎而不張公遊行

大明左右

聖主順宰百昌以與尹說稟甫挈大度長惟天
薦公惟公敬身惟

皇上至明惟公至良若公者將曠數百歲而後
生者非與蘇子曰天之與我非偶然矣公必
有意於斯言而何待昧者之談張子曰予又
聞之尹說稟甫數公之裔皆綿歷百代而愈
昌詩曰勿替引之大人之澤也宜以是為頌
禱矣皆曰唯唯

代壽徐存齋閣老六十序

少師存齋徐先生今年壽六十矣始公薦召
於

皇上龍飛之歲明年入

對賜及第為近臣以至為亞輔蓋事

上歷四十年矣頃

朝廷有更置而公始為元輔於是薄海謠傳

相聞風采皆謂此

朝廷盛德事宜播之歌頌以垂永久在宋慶曆
間仁宗初相范富而頌聲作然猶不足以比
隆今日之盛也何則我

皇上乃應運而興之君天必生名世之才以佐
皇上壽考作人育才最衆然其初應期而出者
惟公獨著公風節整峻師表人倫如范公希
文亮直警達粹密能斷如富公彥國弘毅雅
厚量無不包如韓公稚圭歐蔡以還不論矣
其孰能及公也哉此我

皇上擇輔之極選也譬之主人自植梗楠佳樹
由拱把以至合抱乃取為梁為棟以其厥居
其簡用愛重之意異於他山之木遠矣于時
某索居岷江之濱耕于廣漢之野乃窮鄉絕
徼之處也而癯儒學子氓吏府吏之屬尚知
感動奔走就問公起居之狀即薄海內外可
知如此而頌聲不作何以宣示來世豈非操
觚墨卿老於文事者之過也與頃之四川巡

撫都御史陳君敬甫之使亦至矣陳君之示予曰今相公者大賢君子也吾欲壽之夫壽大賢君子者必以善人之言也予其圖之乃退取石氏所著慶曆聖德詩者而伏讀之欲效其章句以侈吾

君相之美自比於墨卿之老而顧有所未能又取眉山蘇子之所以論六君子者欲加剿摭義意以裨於公而顧有所不敢初蘇子家居讀石氏詩所以慕夫六君子者甚切矣逮其

文獻

卷十六

七

元

仕而得見之則皆置論若不讓者曰范公求治太猛富公出之太悶韓公不當避人臣任事之名此何謂也蓋蘇子之意欲磋諸公之所不及而以納諸道也其意固美其持論雖確然以加於昔人可也若公之道則誠有進於此者矣夫能包韓富以爲范則不患其太猛合韓范以爲富則不患其太悶兼范富以爲韓則不患其避人臣任事之名也予安得徒效其持論而空無所當也哉夫頌如石氏

則適有未能論比蘇子則又有所未敢然則予之欲進於公者亦惟其事易知而其道易行者耳何則公既爲一時人才之冠而又居用才之位則天下之才不得其所者皆公任之矣人才者邦家之基而社稷之楨也惟天能生之惟

皇上能長育之惟公能振滌而采用之公豈無意耶夫惟其才之多也然後能爲

國家垂無疆之休永長世之間致光明廣傳之

文獻

卷十六

七

七

業於詩書載紀雅頌之上也彼陋哉石生者得六人焉耳即詫其多也不知臯陶一舉而仁滿天下周公在位而白屋皆賢乃振古如茲者耶夫惟自用則雖以六君子勞苦失措補救之而不足惟用才則雖以一人之身紆謀整暇坐治之而知其有餘公欲辨此非難也可忽焉不思而謂其不能耶若是豈不易知而易行者耶且吾友陳君敬甫誠今之賢者公所素知也其欲頌公而使其名掩映無

前壽公而載其業傳世無盡者其心與予同也其必以斯言也爲類於善人之言也而以之藉手壽公無疑矣乃予則藏耕遠服自比陳人矣顧一旦得致其荒陋之言於吾相之側以爲操觚墨卿老於文事者之先導又豈非至幸也耶

賀蜀綿州孫翁榮封序

歲辛丑冬予謁告起家綿州孫道夫始以進士授秋官郎主事無幾予以使別去去三年後來則孫主事考成著聲于司功省中司功郎持令甲詔太宰請曰主事臣績考甚稱在令文得封親如其官

上曰可擇日授

制詞于是孫主事喟然歎蹶然喜曰予親遇自今得不落莫矣鄉大夫士詣睹

制益稱翁淵源由來遠非凡近人史魯曰翁節高而寵臨可勸行義哉孫子兢兢守勞效累寸尺以榮及親勤矣且孫子釋親去家至是

非久也翁又止耕釣巖谷一旦下

寵符致冠帔走守吏從事鄉耆舊子弟聳觀孫郎之所爲諗翁者豈不稱壯哉或疑孫子才賢彼其能自致寧靳靳此顧亟稱壯微矣子曰殆難言與予之于親慮深矣即萬一偶其利鈍少蹉跎恨晚暮何及事固每每有與人好相乖刺難預度也孫子重以早一日慰親惡謂不然皆曰唯唯子曰僕嘗有犬馬病家居者數矣見家大人得張蓋乘出歲時有司存問致賓筵部使者過鄉輒造廬問問民所宜苦家大人又善聲詩時出與達官往酬冠衣儼如也竊私自憐家大人幸早一日仕蒙上恩至汪熾矣身雖驚病猶思奮得一當以報天子蓋夙夜注心耳也至如道夫才氣自倍其自致於君親寧得曖曖而已即其近發已能若此試與諸大夫士期觀其久大哉孫子謝遜避不敢當于是諸大夫士謂予言近情實矣宜掇書副部符令守吏藉手以謁翁云

壽梓潼何翁二老序

劍閣稱形勝險固最著豈但險固實至奇麗可覽觀焉顧其下父老年高澹不樂仕

明興百年間其子弟無一肯釋褐顯者曲潼之涯沙衍與區有何給事之丘廬何子乃今將顯矣居諫舍中又卓卓論事如其鄉人馬卿止獵意達而文雅蓋與予知善相慰借云或曰異哉靈芝無根醴泉無源何子挺生無前殆誠然哉予曰否哉何翁實始之惡謂無前

文鈔

卷十

七

九

夫翁少試藝不利即棄遠去居砥行以老與其配趙盤桓溪谷七十年身益隱矣與世宜若無與事然居近翁百里人無解衣涉者五十里內無病不沾藥者宗黨子弟無燥髮不識行墨者此其情與成都市中勸人孝忠何異即給諫君今直少耳蒼然瞿奇術如有餘翁早所潛授勝量哉夫劍閣蜀都監也蜀人士旦夕走京師求貴達車馬過其中甚衆美翁未盡謂其能也今課使其子爲之要必達

有加於此庶快翁意耳翁嘗言吾老矣樂矣兒稍稍貴達慎勿挹損吾樂滋吾過矣其指意本若此嗚乎翁固長者君平無子翁有子可托志地靈百年蘊于翁試于給諫君將有聳動自表見與地雷奮不朽翁於來問又烏能量哉于是何給事中奉

命使蜀道出家門義得上堂壽二老好事者至稱勞何給諫昔馬卿使蜀甚寵顧不聞其親稱喜奈何如吾何子給諫君聞之曰嗚呼予

文鈔

卷十

七

九

使事安望長卿乎吾得趙太史言之持壽吾親即馬卿或不如

壽高大夫七十序

今歲庚戌吾鄉高大夫之年歷七旬庚矣其子某始繼爲御史奉使將之淮楚欲取巴江下淮楚于以薦壽觴二老所其志也戒行之日謂史魯曰古者大夫老而傳釋者謂傳其家政云此殆不然蓋指大夫之行事可傳述耳夫君子脩身以教于家國垂老則傳述託

諸鄉之信史古之道也某欲著吾家大夫行
事之略以藉手娛薦觴也非予其誰宜爲予
嘆曰甚哉御史君風義之似吾高大夫也往
公爲御史數年海內直之遂以薦至卿亞顯
融於時非其始之自立期脩無窮之聞則烏
能臻此哉今御史君以此娛親則必以此治
身又以此求公無窮之聞明矣且吾縣入

國朝多聞人而高氏尤稱著往年予以告起家

公送予于郊告予以初撰四老五君子二儒

文鈔

卷十

七

七

者三大夫諸耆舊傳成比皆吾縣脩不朽人
而東岩公以家傳不與焉夫往者數君子託
公以傳幸矣則予之生後于公其稱說公行
事奚宜讓第謂不必以聞于稱觴介社之前
耳雖然公有事上之恭行已之恕持法之謹
睦家之慈緝學之識則吾鄉人人能道之何
俟于予至懸車之逸肯構之賢雖往者諸君
子宜以遜公矣天之所以薦公者豈其微哉
吾觀時乘位者如未釋之負而保家者如道

左之杜故知天之薦公若公之行則無負于
往之諸脩而益光于東岩其受天之慶奚以
愧御史君歸道史之言若此以稱觴二老奚
其不樂又以知季子行役之久而風義不減
家聲猶存又奚其不樂而盡君之觴也于是
御史公謝唯唯予又曰昔絳有四百甲子之
叟而魯人事晉不敢媮高年之足重國家所
從來久遠矣今天下廢政奚啻趙孟叔向所
營度者哉而逸不以溷公公誠逸矣雖然公

文鈔

卷十

七

七

國之老臣所以欲自盡于君親至於後世又豈
二首六身之倫哉儻公聞之其亦以予爲知言

代壽蔣道林七十序

道林蔣先生弱齡學道五十始仕於

朝予獲交焉先生退然其容而懷天下之憂訥
乎若不欲言而析道之精凝然蒞於正位俟
物之自格而思以其篤實輝光易世之率易
淳淺則予目擊而心存蓋屢見而意常消者
也當是時蔣君位雖爲郎望擬公輔雖羣子

與比肩立而畏敬若師表矣居無何調蜀僉事陟貴副使董文事而名益著如伯玉在魯子產居鄭也蜀夜郎之間有君子在焉顧去上雖遠然足爲仕學法世藉之豈少哉後聞有以深文擊使君去者矣至予南譴過武陵則先生居家久之而年逮七十得再侍焉夫子自愧爲侍從臣踰十五年進不能竭力結明主知其次不能推轂賢士下者又不能決去以遠譽咎顧身親逐放爲世立事建議之戒

汶汶混混以受訾詬此明不足以比于蔣先生之役矣猶以故人義不忍棄予予兩度過居武陵蓋踰月始去遂諭郡諸生曰

明興久矣風教吏治不愧兩漢顧儒行頗若却步焉宣順之際以洛閩爲則亦足稱難矣成止之世又以顏孟爲友而取法孔氏則取傑特然未久而聲實若稍歇者何與非夫卓行君子獨立不改爲之防表如末流何夫蔣先生學以體仁爲宗敬默爲實邇伯淳子淵而

師於孔氏商賜以下不論也且白首學道舒卷隨時而言行無作實

天相之爲斯文巨子者與今廣南湛先生老年哲睿又蔣君之師蓋二先生之于今揭芒寒之色而曜河漢之光俾學者毋迂徑毋剿說毋依識通而眩見解使仁義流行而大道廓如爲知言之選者與道未親見於行而風議稱述尚啓在位以惠域中者與獎忠義才譚以急

君親而禪國家之務黜私養之陋者與然非天之壽二老則未易臻斯道也且予去二老皆幾二十年獨茲行獲兩遇蔣君君神明視昔益盛內融外腴抱一致虛吾聞古賢聖仁人通於性命之源則化不能變而世不能流殆若人之疇與于是弟子數十人偕進而索斯言以壽先生夫述有道者誠難于言哉既次其大都已則告諸子曰傳云大丈夫老而傳解者謂傳其家事云陋哉其未解也夫古之君

子皆有道術政業以傳於後必託諸其人孔
墨尚矣至如魯臧否平仲季子之倫皆能
以其名實燁然敵金石而老上古兩漢汴宋
之英亦庶幾東周矣要皆有所託也夫使來
者有所藉稱

明有君子焉比于古之作者詎不足貴哉諸子
思所以壽蔣先生者孰大乎是若予言又奚
足多矣乃譚旱麓之章而遣之

全州王大夫壽圖序

文鈔

卷十六

七

王大夫守全州事五年辛亥之臘以勞遷金
華同知府事將代去于是王大夫生五十二
年矣顧其親二老偕以老年康勝于家子刑
部郎以才趣用于時大夫又厚質慧中練習
于吏事績勞累功期可高位大夫之於世蓋
綽綽如此誕大夫之吉值元日大夫每念久
離親游仕遇是日則深居軫思以辭于應門
禮也乃其僚林君黃君吳君先數日示予以
望雲思親圖曰蓋吾儕將以達大夫之志焉

其下大川長松鬱鬱蔥蔥則全湘殊勝之境
大夫望雲之處雖然詩不云乎川方至矣松
方茂矣蓋吾儕予以引大夫之壽焉其惟託
翼於脩辭哉予固讓不獲則嘆曰博哉諸君
之以是交贊於王大夫也聞之老氏之記上
善若水川下百谷而爲之長也夫湘川自濫
觴興安之口至全則受注始衆而澄泓之體
成故其清可鑑毛髮其秀氣發于山石其容
色澤而敷腴澹足氛氲馥郁他日放諸洞庭
之野遂爲寰中之水雄稱之寂非以其善下
也與哉夫徑寸之草方其托于高岑俯臨喬
松自謂過之矣松者方抱厚壤以植根蘊靈
而結幹飲于不竭之泉屏以不伐之澗歷數
千歲而與盤石比固視靡草蔑如也今湘上
之松數千百株皆此物也扶疎盤挈鏗豁旬
崢若此非以其善托于下也與哉故夫恭人
慤士虛受而恢中者天下之善交歸焉天下
之福交歸焉故觀於川松之義者可以脩身

文鈔

卷十六

七

可以理人可以事親可以引年大夫日臨於川而風于松得于茲義且深矣他日全之人思其有愛也聞諸君之以是交贊於大夫也將有不唾湘之流而不忍剪其湘上之松者矣然則後之欲壽大夫者必自全始而以予言爲口實哉

代壽禮部陳主事六十序

家之生才不數數然也豈惟家惟世亦然夫世之生才不數數而資才恒若宜汲汲者然以觀於家猶有未試之士此何稱哉粵西之才盛于全而稱陳氏陳氏數數生才鮮有不試者乃主客君以才著名始誦于家以老此曷故哉即陳之先仕蜀者長史君以文行顯御史君以才猷顯並著名于蜀土班班不休也故予幼獨已心識陳氏之才與諫議同進通籍于朝而諫議君即主客君之從弟又以醇懿淵契稱一世之士予數從之談主客君行義期旦夕用若是則陳氏之才累數世無

文勢

卷之六

七

七

文勢

卷之六

三十一

七

不試者久之則薦者皆不效顧主客君學爲用世之具徒一切發諸文章誅詞徜徉佳山水與肄其家與鄉之俊子弟如是而已今年冬予以遷粵就醫于全而主客君惠然勉予以義而勞苦之趙子曰自予之識陳氏之才主客君越六七年矣始得見之于是主客君六十殆去國二十六年矣其貌溫然恭其言行平實簡儉其道行于家與其鄉人而學者尊爲先生云蓋陳先生之言曰異哉談者以利達爲功名言論爲道德也先生之道本于孝弟化于家達于鄉國而天下治平如是已耳夫陳先生之言如此以用于世宜何爲效哉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其陳先生之謂乎于是先生之所肄習弟子數十人聞予之于先生如此其意切也儼而進曰王仲淹有云吾不仕故業可成豈不確哉夫難成者功也易過者時也使陳先生多仕數十年馳精力於功名難居之際烏能如不仕之業

猶執左券索諸衢如此之易哉又奚足惻耶
子曰若是則爲予謝陳先生乎予徃言之殊
過矣驚世之士言多累俗誠不足以知先生
之高致明日爲壬子之元日適陳先生六十
之辰遂撰斯言爲諸子藉手以壽陳先生

壽沈母張太夫人九十序

始乙未予同爲庶吉士者三十餘人而奉母
就養京邸者數人耳於時泰州沈吉士德夫
之母張太夫人七十設悅之辰館中推尹吉

文鈔

卷之十六

世

七

士暨予爲文合歌詩具菜羹栗棗以慶之明
日主人稍脩酒食宴諸賓于堂而饋其母氏
於官賓致辭曰敬壽太夫人矣有子讀中秘
書必爲名世士以光太夫人於無疆母氏使
人答曰爲謝諸君茲吾兒得友天下士其庶
幾有成未亡人亦藉手以見先子蓋張太夫
人義明志潔而通於文事有古烈女風一時
稱名母矣此館中一勝事也無何諸君皆散
列于職不復有此暇踰二紀昔之爲文章詩

歌人已艾然稱老而況於所祝頌之老人哉
然聞張太夫人拜九十矣明潔康寧無改于
昔豈不異哉德夫時亦乞少司馬身以致養
于家而太夫人甚安之夫以仙然不老之親
而有翩然勇退之子以事之也豈不尠哉此
又海陵近一勝事也於是少司馬公之同舉
進士而仕於留都者有九人焉而六人者出
于館中予待罪光祿以從諸君之後欲脩館
中舊事以諗于海陵而諸君復以文事諉予

文鈔

卷之十六

世

七

予豈可讓也哉因憶往者予述太夫人事太
夫人讀之愴然以命德夫曰汝毋忘趙子之
規也蓋太夫人抱志克家于艱以砥礪德夫
之業而日有睇目之望予安得不以守身事
親之義告之今則器業已成非予可及矣予
觀少司馬公涉世有法而始愧予之坎壈矣
忠不違親孝不疚義知險知阻一健一順風
雨蕭蕭而鷄鳴不已以成其令名以得其親
之懽心矣雖古之君子亦率用是道焉耳豈

子可易及者哉故始予之規之也稱義納諱而茲予之爲詞直頌焉耳嗟予蓋涉世而後知此道之誠難也夫太夫人難於其始而德夫難於其終者也何則始之難者母道也亦妻道也母道得而妻道始盡太夫人稱名母宜矣終之難者子道也亦臣道也臣道得而子道始盡則少司馬稱名士奚爲不然哉夫以名士奉名母奚翅海陵之勝事而館中勝事越二紀而復舉則司馬公爲不負夙昔所期而予亦得寔于私頌之責決矣

壽楊母劉太安人序

古之士懷道術才技者必願得君而仕也得是君矣以其道術才技事之矣而無當于義則去以明其節是謂之敬非若子之於親恩有終身之慕而愛無可解於心者也夫君親二者建世之大綱也而事之之異何哉蓋心有異用而同情事有方殊而揆一恩敬相資忠孝互用以趣義於無窮之門是之謂道道

彼世衰士始有輕棄其親而蕩志慕君之仕乾沒弱喪而不知返者矣其親憂之口嗟

子子行役尚慎旃哉猶來無死其母思之曰嗟予季行役尚慎旃哉猶來無止夫士仕不擇義進不偕時逐衆往之途和羣囂之口知得君爲悅而不顧貽親之憂至俾其親思一見其子而不知其所止則已不能自保其身矣是故雅道彫傷仁義廢缺其風之靡也豈必待誇金流幣而後知士之爲賤哉抑孰知

士不守身則不能事親不能事親則烏能事君也哉吾友泰和楊虛卿懷道術才技之美以至於爲文選郎蓋遇時顯庸矣夫選部郎有大勢利固世所拉脇滅頂以求之而不知返者也乃虛卿則獨正色秉義直而不能使之枉也潔而不能使之溷也墮落棄去以成其義而不能使之悔也持微官之祿以奉其偏慈劉安人而安人甚宜之不能令其戚戚也間關轉徙蓋踰年量移始獲省定焉而安

人無猶米無止之嘆也夫虛卿守官以法而
事君以禮守身以道而事親以順禮以成其
敬順以薦其恩恩敬相資仁義並用進免詩
人之刺退胥室家之樂寧失於彼而得於此
其節之偉也如此或猶疑其不能撫時循功
如孔孟之汲汲以充其仁義之實此何謂哉
嗟乎是烏知孔孟與仁義者與夫孔孟雖每
不遑于仕而終其身不苟於合其徒達其指
者渺矣騫在汶上商老西河思其貧士之容
點託狂夫之跡止耳于是夫子始發憤曰吾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夫子作春秋書公在
乾侯而論語之記曰仲弓爲季氏宰豈非傷
雍之不能繼志明由求之不足責也哉晚始
以其行傳於點之子參以及於孟氏當孟氏
之時士之潰防熱中而仕者益甚視明善守
身悅親之義如呿枯株直吐之耳雖然卒賴
其言揭斯義於日星以至於今非聖人之道
仁義中正之至烏能命世久遠如是哉故知

君親建世之大綱而持之在於士節節立而
仁義之用不窮矣吾于楊君觀其節矣於是
楊君之友仕留都者光祿何君以下十數人
皆謂予言有裨於教請次之以慰虛卿而壽
劉安人水部張君未授簡焉吾聞安人之親
劉先生七星高士也躬曾閔之行優縻素之
操幼授安人以孝經論語而令通其大義故
安人早稟立身之訓晚悟從政之危而樂於
虛卿之所爲予茲言也期以助虛卿之益得
其歡心也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

記

湖廣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國家治平久任御史職益重其勢然也初
皇祖之六政府而五兵樞也使各務其職以承
事

天子而彈壓之任則全以畀御史臺臺有都御
史有十三道御史與

天子守憲綱正百度令世世無敢亂章程也故

文鈔

卷之十七

御史為風紀之官以與刑部大理同司邦典
斷獄訟尤專任者故又稱御史為法官實天
下庶務無一不得論百司凜凜畏御史以此
而御史稱諫官矣是

皇祖所以御臣之術也至

宣廟初始更出監察十三省如

制而御史權益重於是按察官退就有司之列
而御史銜

命獨持其綱薄海之內望風震疊百數十年天

下無隱奸匿慝一旦卒然之變者多原於任

御史察方鎮重激揚之選耳法宜遂不易今

上初政又以御史監察兩京庶司之務以拯飢

紕陋落之弊謂治平久法不得不密不其然

乎今之論者或謂御史一出而三司選嬖畏

避已甚守令匍匐部擁供張小吏因緣漁民

三司官昏旦輻輳承候顏色行臺至日地稱

擾即不便者辭而張之論者始疑矣始有意

折御史令巡撫制其禮按察得互糾察太守

文鈔

卷之十七

長揖得與抗皆以抑折御史風此猶可解也

至稱御史宜得長厚溫良與相休咎以為得

體風力稍勁往往搖於私吻衆謂為當然莫

可喻也嗚呼此豈設御史之初意哉謂莊堂

聞之論乎九大器久不操則腐天下大器也

御史是

天子所以操切天下之具也夫令

天子坐拱於穆威行方岳萬里如戶庭者恃御

史之達耳目也烏得以尋丈之損掩遼藐之

益哉故通治體之論者謂史所以重國
勢而欲折御史之氣者適以長天下奸豪之
由也何則今天下幅員廣矣有奸豪涵育萌
孽未剪勢將成而氣先懾者是黎藿不採之
喻也使皆蹈故常尋苟安以深患貽

主憂則

國亦何賴焉嗚呼

祖宗之法不易改者如此予嘗故史討論舊章

至御史則私論之若此適湖廣道胡君車君

文鈔

卷之十七

三

盛若樹其題名石索予言冠之某曰明興百

八十年士以御史奮于功名者何可勝數哉

石所記雖十三之一然亦荒忽有難考者矣

士未遇莫不願為御史為御史矣欲自奮于

功名稱著不朽矣非深念

皇祖御臣之術何由哉于是三君者今名御史

也不以其言為過也遂不辭讓書以歸之

洗心亭記 開武

記曰天下之善言易者莫如夫子夫子曰洗

心之謂易也善言夫子者莫如曾子曾子曰

夫子江漢以濯之者也夫水可以濯物善可

以洗心此雖二事而同觀者也且垢不生於

物之新而生於物之敝惡不生於心之初而

生於習之染然則濯物者去其垢而已矣洗

心者去其惡而已矣故曰此雖二事而同觀

者也人有蒙不潔者則必鬱然不樂思滌諸

清冷之淵而后已至于事其心而不知滌諸

天光之鑑有本之流豈非大惑也哉茲亭也

文鈔

卷之十七

四

臨水而作扁曰洗心予謂欲以善洗心者亦

觀諸此水而已昔者軻也觀諸海點也觀諸

沂周也觀諸濠皆天下善事心人也久矣三

子之知易也然則水何觀焉曰湛乎其存淵

乎其平寂乎其常明漸而不盈止乎其無聲

至淡而味不過也至平而文也濕濕乎其似

弱也遊者如斯而不輟也潤彼萬物而不角

也氣蒸于天乎體潛于淵乎雲乎雨乎風靡

靡乎雖天下善名言者亦不能盡其妙也是

故形天下之善莫近於水善以洗心者亦求諸此而已矣故曰上善若水夫此水之與江漢未始異也請以是記洗心之義以為事心者之助

鄖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今南大理卿章丘張公往以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作而嘆曰鄖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於先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吳公之舊而振新之也思其人因就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未嘗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鄖陽名傑字子英陽城人吳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原公薦陞大理少卿任撫治名道宏字文博宜賓人在成化中并以戡定綏寧鄖陽事著勲名而鄖陽之人并思之乃吳公之不得列祀則莫不盪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畫一之章定於曹相泣碑之政廣於杜君鄖政之始建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

有開拓於前有殫繼於後繫其可忘諸因訪其孫為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配諸原公于是太守黎君克勲率諸文武父老生徒進曰諸司守章程以奉

天子俾茲土之民免殲馘之痛者七十餘年夫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祀典之闕卒定於公聞之惟仁人能不忘人之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謂矣頃之張公去為大理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諸石以誌來者而黎君以委於予也予嘗浮漢江橫鄖而東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幅數千里元季棄之為荒

國初殲之為墟間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在三省之徼司燎擊析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盛而變為豺獫獍多而化為羆兕矣成化初盜屢起橫不可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繼率六師往克之又復殫聚而原公寔承之當是時吳公巡按河南佐

原公有為於始繼原撫治以戍能於終卒稱
原吳吁盛矣二公之始經略也謂大兵之後
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令撫綏之得流亡
民四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濬池
高城以固之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
割三省之地得七府而合為都會開撫治以
聯屬之矛戟之墟長禾黍矣驅兇之陵牧鷄
豚矣山無不伐之櫛澗無不汲之泉矣夫定
近難而壯遠猷炳炳焉二公之功固百世不
可忘祀亦百世不可廢也由今言之原公固
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始實難孤立易奪
非吳何以裨之功立之後梁司易撤棟棟易
移非吳公孰與定之則吳公之并祀固一日
不可緩也張公劉公皆彌綸之器憐才稽往
深致意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吳公鄉人而
每好問共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為快
而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絕奇偉之士
恒退而循默謹厚之人恒進忽有方隅之警

文獻

卷之十七

七

原

而後知戡定綏寧之才之難也成化之際可
謂承平而相繼定鄖難者皆得才卿名士甚
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敞西川之
亂必再起詠之才之鮮也如此而諸公才名
相埒聚定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
盛哉今方隅之警多矣
皇上拊髀念臣隣之義思闡外之才於是士大
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
天子任使于是時而表才名之士揚功臣之業
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絃而調聲者智之
門也斷絃而理禁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
求其意於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手而功
名之從出也諸君子所以并休前人者不在
茲哉因并書之以相諭焉

歲寒堂記

嘉靖戊午春大司馬靈寶嘿齋許公以大同
右衛久被狄圍賜免抵家則造堂以居而宜
陽鳳泉王公題之曰歲寒孔子曰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凋貴晚節之堅貞也王公取以
名堂有頌有歲公重愛其稱名而未有為記
之者無何

朝廷以右衛完守追論前功而起公以原官鎮
撫遼薊護國左臂再逐胡以壯歲甚饑練守
無失而吹毛之論起矣有曰士卒不練者有
曰過費數萬者于是辛酉八月公再還第而
歲寒堂之工始完乃入居之矣時某初補戶
部右侍郎以不得與查理遼薊錢穀之權為

文鈔

卷之十七

九

五

言官論罷故知公之事頗切過公號州西峪
以望所謂歲寒之堂徘徊觴詠聽談天下之
大計者三日而別某曰公去鎮一月關外將
剿殺賊上首功則不練之卒何勇也查理官
發太倉二十一萬補犒軍食則過用之費何
在也然則公之事亦易白乎既白已則
皇上當以舊復用公矣歲寒堂恐不得安席
而坐高枕而久卧也公曰嗟嗟予少日即思
樹立以報

聖主今雖老豈敢怠哉第余自先人諸兄皆宣
事量入行却節縮以免於罪戾子承父兄之
教欲以晚節末路知止全節自附歲寒後凋
之義恐恐焉以一旦失其故吾是懼君曷勉
其重為粘壁之苦哉某曰人有言皆曰士之
壯也以立節為難及其老也以保節為難故
皆以完名不辱功成引退為士高節此於名
教足以厲忠貞而羞貪鄙大開凜凜誠不可
輕議而於道則未盡也夫壯老者時也有忠
在焉忠不變則老之節亦壯之節曷為異哉
古之人五就三黜三仕三已老壯一節平夷
險阻一視生死未始異也孔子曰天地閉賢
人隱故隱者賢於人者之事耳若學乎聖人
之大道者則不以隱為高矣孟子曰歸索其
身而已夫士止為索其身耳則于君臣大義
天職之重必有未盡分者矣窮冬深凌萬物
歸根蟄戶杜機黃稿無餘而松栢者獨抱扶
輿之秀氣接清蔭於雲壤孤標竒觀凌駕萬

文鈔

卷之十七

十

五

象非其節之堅貞烏能然哉故仕之自任天下之重者其節亦若是矣是節也退不能使之摧藏也進不能使之疑懼也不察察其好而物不能忘也不予予其交而物不能漬也不與世流而與道為謀不與俗移而與義為歸不見身之可以安全而惟知有君不見君之可以悅事而惟知有社稷不見地之有夷阻生死而其識足以鑒其才力足以幹其量足以容惟以成天下之忠斯謂天民之全節

文鈔

卷之十七

十一

王

王公名公之堂義意必若此耳公曰君之言甚辨愧予老矣不足以承之也別去公乃使人索予言于關中曰將以勒石紀於堂之壁遂書與之

井研縣脩城記

嘉靖己亥冬井研薛令奉省檄治縣城均任振役謹於夙夜越二月告成事城圍五百三十丈高二堵樓堞皆具君子謂是役也可謂先事而備矣先是縣博士倪生授記撫臺曰

昔昔渠公之急也城圯壞不治過賓有戒以素備者渠公曰以莒之陋也而界在戎蠻之間其孰以窺予賓曰不然安知其無矯然思啓其封者恃陋而無備難其不免乎賓去三歲而楚師入莒潰渠公之無備也夫井研亦蜀之小陋邑也介在簡隆捷榮之間簡隆捷榮皆四隣曠遊官府與遼隔聚落奇袤民與少不逞比周晝密飼之羹醴昏縱之提刀募入平居取牛貨飛澗度崗四走無際晏旦割鮮迎勞以相喜其魁特顧益偃側酣肆至無恐忌也包禍穴隄於萌隸以相漸習百里之內潛以聲相指踣締搆黨昭無宵誰何諸若此者皆往來井研之界歲率常然此其一且去而剽殺劫橫破城邑取貨貲剗刃縱欲豈謂其必不然哉井研有官守有藏廩士校乃撤土五尺潦陷過半二三文吏枕篆綬帶狗故常圍而守之予懼夫無備之不可久恃也小陋之不可自苟且也且控數州之曠遊於

文鈔

卷之十七

十一

王

是乎在今畧言近效其不可者縣故有市積
一月而五六積必有剽戶奪金竊豕掠馬穴
進而樓隕者從圯壞遂放牽而逸雖有邏巡
析呵啗成汶汶耳無能幹禦也嗟乎使有啓
閉之司禁禦之令麗市布居昏明告誡有常
豈至是乎夫以遠虞既如彼近效又若此予
謂急築井研城便撫臺李公移其事于藩叅
侯公郝公暨僉憲潘公方公諸公皆素忠勤
守土守法痛懲瑣細之傷不以小愆而他其

文鈔

卷之十七

七

月

防謀既定下諸井研民糧一石戶一丁者出
石營城一尺二十分尺之一置石式定基度
裁埤額選幹吏校成計役時而費輕吏奉以
趨事無怠於素越明年夏兩峰侯公與予談
泰防虞之畧遂及茲後予史也鄉園見聞皆
得書之校簡注記以附春秋戒備重民之義
秋日薛令請以刺于石

樂至縣重修儒學後記

嘉靖二十二年春署縣事主簿隴州李守維

氏受牒改作學宮成語具前記中是役也憲
僉滿坂楊公實決任議首事焉於是訓導段
復潮氏率諸生請曰始公未至廟貌鍾鼓湫
委塵土草萊塞戶授業無處士越于畝今脫
故復新荷公綏矜願示學方以傳習于不忘
公曰喜吾思以處二三子廼暮春三日王陽
兩生自樂至至語公諉予予聞兩生徃公以
按部歷壞宮所即日報兩臺協謀二司檄能
尉於遂寧如風如霆蓋六旬而刺工成信乎
待其人也予曰兩生茲事可借以內觀者有
能升新覺趣嚮方收耳目口鼻之用以返源
於心靈自濯自新一日歸仁此其待人而後
行者不猶切深乎凡楊公已望于諸子已耳
嗟乎茲宮壞敝漸潰十數年間事耳猶待才
傑始治矧千載流習濫濫謂聖人定非人人
可學至撫華遺實悠悠者固矣一旦卒語其
易寧不驚疑乎哉夫起敝宮易起敝俗難事
在諸子已兩生曰子貢有云得其門入者或

文鈔

卷之十七

七

月

豈將何解于斯言子曰子貢賢者賢者志在
尊道故揚厲聖人大過夫子之道求如慈母
如平地顧子貢矯焉揭諸日月又使人索諸
數仞之際亦甚異矣今攷於夫子之自狀如
發憤如好古不厭不倦不踰矩耳不如子貢
之所稱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止矣曾
子最深悟又不至如子貢所稱謂也夫不欺
其心為忠能度人之心為恕夫不欺自心與
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
也堂堂平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昕
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兩生遂書諸
牘實於楊公作修樂至學宮後記云楊公名
瞻往為御史嘗疏請列祀薛文清歷蜀所至
延諸生諭以恭順約已之道甚焉至孟風義
足畏愛王生名大魁陽生名維璧段博士雲
南人

大足縣儒學尊經閣記

嘉靖辛酉春知大足縣事董子極建閣於學

宮之左以奉六籍而百家之文不與焉題其
楔曰尊經過予居請記之予謂之曰美哉子
之志於道也夫六經聖人傳道之書也尊經
所以尊道也予知夫先師所以述六經之意
乎其當大道不明邪說塞路之日耶且上古
之世有傳道之人而無其書中古以還著書
始繁去聖益遠偽作競鳴而梮擊已渺逮於
衰周則炎炎詹詹驚於詭詭流放之言以售
其私者多不可勝闢而道喪世衰之極矣夫
子始發憤嘆曰嗟乎吾其述而不作矣乎乃
取國史所藏太師所陳者而刪芟之存其什
一以為詩書筆削七十二國之史而著其大
法以為春秋誦數絕韋於太卜之文而贊二
篇以為周易百代之典惟周之從十代之樂
惟韶是學遂次定以為禮樂曰後之學者苟
得吾之意焉則即此六者可以藉手見古人
之純全矣奚必予之自作也哉於是六籍既
出而羣言自熄如二曜之掩衆光也二千餘

年天下之談術業者必歸焉如江海之滙衆
潢也義稍悖孔氏者羣起攻之才士巨子之
出無盡卒未有操其觚翰摩孔氏之壘而與
之角之者又如天王會同而萬國來王也嗚
呼非夫至聖孰能為此哉語曰聖人之言可
為也使人信之不可為也夫使人信之猶可
為也使人信於久遠而不懈長世而彌光君
六籍者愈不可為矣非夫道之所寓為能然
哉是故道者天地之所法也鬼神之所發也
前王之所憲也後王之所決也其孰能達之
然後知秦之暴肆罪通於天矣董子乃蹶然
起曰洋洋乎先生之論六經也而極何足以
承之予曰未也予姑盡言之而子試聽之可
乎夫先師之述六經也求其約而不可得也
非以為博也六物并示者求其統一而多為
之方也非以為異也知恃言不可以明道也
故不作以息諍而欲擬之續之者可已而不
已也知忘言不可以明道也故假述以開先

而欲玄解頓悟者不可已而已也夫是四者
以為不法孔子則不可以為得孔子之意焉
則皆未也何則言不可已而已者其失也誣
言可已而不已者其失也僭求之異者其失
也散求之博者其失也亂昔宋蘇氏以為後
之治史者有其二病焉而予亦以為為後之治
經者具此四失也夫道之不明豈非四失之
為害哉董子復起謝曰疊疊乎先生之論治
經也極也不敏敢不服膺請記其言歸告同
志遂書與之

忠州重修唐陸宣公祠墓記

唐以來謫賢之居巴蜀者未有若宣公之著
者矣卒而遂旅葬焉亦未有若公之悼者矣
蓋公之道足以師表百代而遇竟厄於一時
遂使功存社稷而身沒蒿萊故志士仁人為
之掩涕耳夫舞綴長短可以觀德公亘古人
也宜崇報祀以示不忘於久遠而祠墓蕪沒
流風泯墜無以妥靈與而慰瞻式豈非後賢

之責而觀風者之過也與頃年巡撫四川閩
中黃公始以督木行役過州往省公墓於南
山之下見之輿然感焉即命吏授式經始改
治之無何堂除寢室亭城庖廩悉極繕綴已
又增其封域太其表柱廣其稷畝盖踰年而
衆務俱備即黃公遷為川貴總督駐節辰沅
而湖南羅公代之按時助役者巡按御史郭
君董君查盤給事中李君御史劉君督木郎
中李君副使樓君王君參議繆君僉事張君
文鈞

文鈞

卷之十七

九

其不過於一時而已也則其見誠卓矣予不
佞安得不擬公之大者於以諗吾巴蜀夔庸
之士使知慕公以彰雅道於無窮顧區區責
恨於裴氏之子而重為公戚戚也哉予聞之
公之所以軒輊今古之才賢而鮮與之儔者
有四道焉致主之忠也經世之才也學術之
正也文章之美也夫四者之中誠得其一端
而畢其能事亦足以名世獨立矣况於四者
之並盛乎公之所以度漢跨唐畏宋而難儔
者以此蘇子瞻曰公智如子房而文則過才
如賈傳而術不踈是公之度漢也魏公徵負
其忠與才耳韓公愈工其正與美耳是公之
跨唐也故論者曰其惟宋之范公希文乎身
總四道足以匹公而予亦以為知言觀其言
宗謨訓學原誠明蹈規履方行無疵翳風義
趣舍執法皆合地居實近無愧憲章矣然范
公英特邁往而公則淵冲不盈即其四十罷
相已幾不惑五十處約隣於知命大用之則

文鈞

卷之十七

十

龍驤虎變而散之無垠遠擯之則聲藏光涵而歛於無朕是公忘名獨契乃范之所宜畏也然則謂公直躡道真而為亞聖之儔王佐之侶者非耶嗟乎傳巖之夢已遠尼父之慟方深匪伊哲人誰與共理惜乎唐之有臣如此而未盡其用也於公則何憾矣夫論公至此則向者以其阨於一時而為公掩涕者誠不足言與然非黃公之嘉樂前脩而見之卓也孰為一啓予也哉因併記之以告吾巴蜀

夔庸之士知慕公者使自擇而勉焉

馬湖府儒學脩拓記

馬湖府儒學在府治東建置之詳見參政范公提學吳公記中越五十餘年復展拓脩治以衛固風氣更新觀眎者今太守關西劉君也劉君為政二年民夷懷服才博事約無所於施有田生麟者自常德歸省善於青囊之術為劉君談此學宮形勢造建之式應當爾耳公即慨然改圖之移行院以廣前地大作

泮池水左遠泄者架樓臺以障之又壘石為印於已因山為峰於巽使左勢環合即風氣回換無復昔斯順傾之勢更為射圃書屋於後以畧謨之辟師之居鄉賢之祠與之俱新矣是役也劉君間出已俸以助之故人感而工諧費省而功倍也於是鄉先生何君愛衆與其士民以劉公之愛已不鄙夷之如此於時大工汲汲猶不憚改作其才力之健如此思紀其事以張公美於久遠也乃因田生宿文鈔

文鈔

卷之十七

三

不迫也故童而習之至老而無由成也且劉君之飭其學宮者本取田生堪輿家之指要耳而與予論學之義皆合矣夫儲於前者貴其廣故拓之使大也逆於下者貴其力故障之使回也環抱區亢者貴其完而法故壘高之使之特也夫田生者以為三者不備則不能成其學宮之形勝宜也然則抱遺經誦法孔子而于子說三者之中有一不免焉則安能入孔氏之門牆而升其堂戶以成己之學

文鈔
卷之十七
三

宮也哉二子歸為予語諸生學以聖人為的是謂拓之使大也居仁由義不受俗移是謂障之使回也無待而興立於物表是謂壘高之使特也然非抱遺經專且久者不能深達是義也得是義矣復日誦遺經以培其根而耀其光則何患於聖賢之門不可入哉語曰有外遊者必有內觀諸生日遊於改拓之宮而常以予言內觀之則劉君不為虛作傳曰改玉改行諸生有振耳目而更新志者自

茲起則二子不為徒行乃作記以望之

六經堂記

六經堂者泰和胡廬山之居也其遠祖字昭叔者宋慶曆丙戌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階朝奉大夫所治以循良稱晚多藏書友名士同時分寧黃文節公特與公善嘗贈詩有云遠縣白頭坐朝省乞身歸來猶好書手抄萬卷未闕筆心醉六經還荷鋤胡氏子孫蓋世寶之其後多明經發科者至于廬山先生學經聞道名益著於今時邇追前德興堂訓後以示不忘殆回生氣於千載矣嘉靖庚寅先生參蒞蜀政過內江叙契濶之外即命予記之豈予于六經之義稍亦有聞入矣乎遂作記曰士誠不可不自愛哉胡黃二公在當時皆士之倜儻而不達者然其自顧則皆有可以待來世者若以告當世之士恣睢得意者之前曰是二人者皆當不朽有百代之名者也則必羣笑之矣今竟如何哉嘗見士欲有

文鈔
卷之十七
三

聞於後者競致力於術藝之美屑華之末而不知培其本根以待食其實也夫六經者士之所以培根本之具也然治經而不聞道則亦屑華之末已耳是士之負經也嗟乎後之治經者愚竊惑焉訓詁已耳疏義已耳傳註已耳謂不尊夫經則不可謂之知經大義則於培其本根何與耶子思孟子之後知經大義者子求之得數人焉然今世之論皆以為不合孔氏而棄之矣此予之所以益惑也夫

文獻

卷之十七

五

莊生之治經也達其智圓矣荀卿之治經也約其履端矣子雲之治經也與其機深矣仲淹之治經也辨其才周矣堯夫之治經也貫其用宜矣此五子者卓爾如此皆以為不合孔子而棄之矣則後來者欲以明道將安所歸哉此予之所以益惑而莫與之辨耶且五子者以為盡合孔氏則猶有餘說至於大義未乖微言不泯則數先生者誠學海之巨筏矣士之欲培其本根以不朽於百代者可不

務乎意予安得起帶經而鋤者以問之耶聊為記以詒胡氏之後人因以博于胡子之教我

資縣新建正學書社記

資縣令吳協卿治資三年民信士從盜息訟簡乃以築城之隙芟重龍山前地一畝為宮數楹題曰正學書社合諸生之敏者出所得於武陵蔣先生之學而共習之久之謂諸生曰昔庚桑子謂南榮趯曰奔蜂不能以化藿

文獻

卷之十七

五

蠋越雞不能以覆鵠邠楚之才小不足以化吾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吾亦率諸生東之內江見趙先生矣乃相與俟于駐白馬之津共致予銀山之館談信宿焉為論仕學辨志之詳明日協卿率諸生納質卒業予乃為再至社中講共學適道之義陳弘道定性之指著正學微忽之辨又為之寄講孔子無知之說精一執中之訓方疊疊未竟恭遇

皇上嗣服泉用遺廢起其為今官而協卿亦陞

馬湖府同知去子性以超朝過資登社中叩諸生之業焉覺有難披解散之氣非復昔者之欣欣翕聚矣惟而訊之則曰頃聞隣仕者嫉吳君之與先生遊也騰謗於按部仕者吳君且將不利况吾儕耶是以憂之也夫吾儕萌芽初生而風雨驟至先生何以庇之予嘆謂之曰有是哉吾明以語子皇乃蔣先生之友也宜素協卿矣然必待治資已久未始交驩非但謂其講學之勤蓋兼重其政事之文鈔

卷之十七 七

美耳且令才吏也而能及學問事猶之織錦而增以五采益美麗矣况謗言無根按部之明察必能辨之安知吳君不自此益受知而諸子定志其殆自今日始乎諸生始釋然適也乃進曰先生謂吳君政事之美請示其大者俾後有述焉可乎予曰吾取協卿之能行其令耳夫為政而令行民始畏而親其上民知親上則不可使為亂頃年蔡賊大亂數日而亂七縣資屹然為西川之障前後擒心誣

巨賊數十如拾甕中物由協卿之能聚其民也聚其民者聚其心也故能剪賊勢而殪其黨此坐而卻敵之道也是故民散則以其令與賊也七縣是也民聚則以其賊與令也資是也是二者亦甚有間矣而其機在令之行不行耳是故令行則民有恃賴以聚於賊賊成擒矣令不行則民無所恃賴以聚於賊而令成擒矣諸生復進曰吳君治資有衆美而先生獨取此然則今之治民者皆不能行其令乎予曰子毋以令之必行為易哉民信其上則令始行能使民信必有道也且鄉約有司細事也吾竊觀協卿之舉之也亦挾而實長副察貳士人之風也鄉橋村落城邑之美也耳目隔絕照臨不及之處縣庭之聚也故子嘗私喜資之民能信其長吏矣此協卿以學為仕之效也可不法諸吾聞衰國之令不出於隍強國之令達於四疆王國之令及乎四方故曰使民信之有道也子其思之即

文鈔 卷之十七 七

思之不得則以問於吳君諸生皆唯唯相與
惆悵瞻眺記茲語而去

四川修拓貢院記

蜀試士院始建於天順己卯士額有加院宇
如舊每屆選士期有司必以狹告竟未有任
更改之責者嘉靖間漸拓院前地然猶斷棄
衢外無益於院寬狹之數今年岳陽羅公來
任左轄當大比士公乃相度院規嘆曰烏有
棄地數十丈於外而內復稱狹者哉要在塞

文勢

卷之十七

主

兩衢之斷移大門於衢南以其基為二門則
隙地可增席舍數百間而院之內廣矣南緣
以高壁繞出東西角接兩角而北為複垣抵
于衢士自衢東西至者折由夾道進指垣兩
雲衢門以趨乃升青雲橋憩庥房聽刀斗之
傳揚而時進止焉則棄地盡為用而院之外
愈廣且有度矣招成都守悉計授之又取權
於臬之長貳皆嘉悅遂白於兩臺以為是當
而後作始於六月丙寅越七月戊子告成事

是役也創基楹者八處為樓者二井四牆壺
百廿一丈買民居百十丈石砌夾路一百廿
一丈鑿渠引水五十餘丈視舊院益增三倍
之一飭移者十之三四而鼎新者十之五六
經費有度市材鳩工民不及知總役勸相者
府太守梁君某躬督殫竭者貳府吳君某噫
備矣美矣後雖有喜事者無復加矣于是梁
君以書來索予記曰方蜀士務經術變文體
之初而地省方伯公為之盡力於試院若此

文勢

卷之十七

主

殆士之幸也况蜀士公之所愛而羅公又公
之所知也耶予乃為之辭曰往羅公為荊鎮
兵備風望日上將推撫薊師矣將吏憚其威
明忌厲已也共沸咻搖之俄而得直入蜀暫
寄憩焉耳即百數十年未竟之緒授手毋讓
其任事之勇猶昔也耶夫世所須者才而才
所貴者任有才而不任事祇以成其私耳非
社稷器也公才術敏壯而急公家之務若此方
隅繁劇其能捨諸予雖老猶或見之比於大

匠用木世顧自有膺斯責者頻年海內士稍疎經術而弱於為文

當寧以為憂似欲變之矣噫吾見吾鄉士三年之內日趨於古學因知一省之皆趨於古也昔宋歐陽公力變文體得眉山蘇軾以為無雙夫軾之文經術之干櫓甲冑也今吾蜀士遇薦而升有抱其奇器待當寧之求如子瞻者乎漢文翁以經術設教蘊藉百年而得成都楊雄彌為絕倫夫雄之文經術之章袞襍

東鈔

卷之十七

三

蜀

儼也今吾蜀士退食而脩有美其靈根飲聖真之膏腴如子雲者乎是二賢皆百世師子徒老無能為役然而後生可畏諸子必有處其一以當子言者梁君梁君誠知言哉羅公予所知知之真故冀其用之之速蜀士予所愛愛之切故期其成之之大也君其謂之然乎雖然予聞之士者人中之秀也其生也成也達也均有物以司之謂之命也予豈能取必乎命哉聊擇斯言副君雅望云耳又曰為

予謫鎖院諸君子茲日求才得無勞乎因賀其得才之喜美其歌席鳴而燕之友之之樂也然則子言亦笙簧鼓吹之一助乎記作於八月十五日壬戌俱萬曆改元之歲也

文鈔

卷之十七

三

正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八
傳

孫孝子傳

孫孝子者餘姚孫長公也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也世系綿邈語具忠烈傳中公歷官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頃以御史上其事旌爲孝子不稱官重孝子之行也孫孝子生有異質無所不學雄於古文辭而不屑爲舉子業談經濟之略而不營仕進慷慨慕古忠孝大節事器識嘗出行軍人數倍上故有盛名於鄉矣當正德己卯奉母家居而江西之難作變聞即洒涕挺戈從之至則逆魁已擒因改治忠烈之殯一慟而死蘇時遂贖其兩耳當是時陽明先生哀孝子之悲憤而敬之爲文以弔忠烈曰公爲忠臣公之令子爲孝子故世之稱孫孝子者自王公始也孝子乃結廬忠烈之墓所三年而孺子泣復墨衰九月又歷三年而不色喜於是有一莖九葩之

芝生於墓左矣久之

上念忠烈之事錄孝子入禁衛孝子乃與其弟塤陞約曰終天之痛已不可爲吾以未死之年奉聖善之養似可勉竭也續先緒而酬國恩其在二弟乎始治宣武里第率二弟以奉太夫人者無不備明年嘉靖丙戌孝子以才中武試第一大司馬嘉魚李公薦其賢行而孫孝子之名動於京師然孝子則痛其先人之烈也又自傷已之不可離親以有爲也故歛其果毅之氣恢奇之才精絕之藝惟思親怡母之爲計沉抱幽懷默以待老不復顧世之知我矣獨時時事翰墨作爲恠石幽香寒英奇嶠遠水蒼浪諸數十百本流散人間其寄情若此止耳室尠媵姬門無雜賓祭祀必齋室家振振聚美百行以光二人則孝子之志日孜孜焉孝子嘗自叙曰先人之變期一慟而死此殘年者爲老母留耳其言悽絕如此故孝子之視生也若浮其視死也若休其

於世也若暫寓而寡儔其於名利若不可與謀其氣素剛其言素莊其在太夫人之前則氣和而言柔矣是時孝子漸已耆老二弟亦皆貴顯諸郎孫俱入高等而孝子旦夕率之爲嬰兒之嬉於太夫人之前則無不翕然愉愉以從太夫人偶別訶責孝子必長跪前解之音辭惻愴故太夫人即愾然意釋而無傷太夫人每哭忠烈忌甚哀孝子率闔室助之畢哀旋必百計以求其意平諸子弟徐察孝

文鈔

卷之十八

三

子所獨居處嘗有淚痕宛在枕間雖久而密終不令太夫人聞也癸丑之秋孝子年七十二矣太夫人捐館始百日而孝子毀甚初孝子雖老而健過壯夫以縮於水漿故速極厄愈烈烈不可奪旅次錢塘一夕隕石於江涌水盪舟衆共訝之明日孝子以不勝哀卒於其處嗟乎若孝子疇昔所自叙之言信矣柩前之卒與殯前之賸蓋越世如一日也豈非至性不可解於中而卒能不食其言以成其

純孝也歟論曰歷選古之孝者七十而慕自重華以來或有之矣然未若孫孝子之於二親哀亡養存各極其情若此之至者也抱茲至德以配忠烈可謂能子矣

墓誌銘

泰州王心齋墓誌銘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

文鈔

卷之十八

四

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顙脩臙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邈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廼痛哭曰良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

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
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
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
礙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
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
一夕夢天墜厭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
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
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頰覺心量洞明
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
文鈔 卷之十八 五

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
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
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
方譬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
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
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鵜居皆未及聞也有黃
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說曰此絕論王
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
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

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
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
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
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
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良
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
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
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
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
文鈔 卷之十八 六

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
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
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
先生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
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
澄徹音咳矐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踈
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間隸僕皆令
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
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肩睫即知其心別及

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格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可不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

文錄

卷之十八

八

吳

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塋于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貫一轅後有作者來

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贈主事唐公暨胡安人墓誌銘

唐大夫子晦往爲郎時已受詔褒贈唐公拾遺事付史官予受副病退居蜀久今年始次第唐公行實勒諸幽石按唐公諱某字某其先江西南昌小潭里人祖父諱某父諱某世稱長者母某氏唐公生十八九年矣而薄遊蜀叙州富順縣胡公亦先南昌人奇公才又重其世以女妻之公遂占富順籍公故少孤

文錄

卷之十八

八

吳

又移遠井里無復仕意始治財自雄以交蜀士時與道今古急難赴義人賴之然中莫能窺也屢下舟已楚省故梓墓悵然悲感居經時始去逮暮歸次瞿塘夜驚盜墮水起數日卒正德戊寅十月十三日也胡先以是年春卒於家公有側室吳氏生子晦甫九歲携持迎公櫬合塋於縣鰲溪鞍山之麓蓋子晦孤九年而舉於鄉十一年而

天子進策於庭補石埭大湖鄆三縣令入爲刑

部郎主事過

天子覃恩於百官獲

詔賜贈公爲主事胡爲安人封吳爲太安人於是公沒十九年矣子晦泣曰徒以某孤幼故使先人行事沒身不傳豈不痛哉唐公故嘗與遊能道公行事者謝公其子庭蒞當是時爲給事中稱公有逸民之行云方公約時有宗兄僕依公賞至長則訟奪公賞三倍盡斥與之爽者負至忿提公公笑謝之初瞿塘盜發公義子唐奇力戰已重傷顧公病垂死猶強其手自爲藥療嗚呼豈非慈惠君子者哉子晦曰孤聞諸太安人先安人有賢淑之操事先公甚謹自聘子副已以嗣先公先公享年四十七先安人享年四十六及主事君歷郎署六年以能稱擢爲大夫守廣平府迎養太安人高年無恙嗚呼唐大夫少年時文政已加人今卓偉著聞又若此即唐公可知矣唐大夫配萬氏生子某二女子長許吾兒男

次許知縣葉隨子大夫有妹嫁爲黃秀才某妻銘曰矯矯唐公去楚來居易世而後馳驅車萌芽浥達數載途推古始自尋吾書

中憲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趙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中甫世居嘉州之犍爲縣高祖永公諱某陽陽衛生俊俊生贈廣南府知府諱天祿公之父也妣贈恭人郭氏公生而奇貌少未知書間至江上部使者甚愛幸載去勸力學受春秋名家正德丁卯薦于鄉庚辰謁選領耀州嘉靖乙酉以能調乾州破賊以憂去服起補商州辛卯入南中清大理戎事乙未付公儂沙地居儂沙七年地得復稱廣南府完入職方不毀棄使者考上不已以壬寅三月授陝西行太僕寺少卿癸卯三月年六十七卒於官距乾州破賊九十九年于是公之子正學入主文選事皆班班稱說公事矣而公適卒初乾賊樊紳爲省中小掾有反相

藩伯謨禮異之民漸指目紳紳稍以術聳衆
久廼割布書約法以號窺影占官搖蕩遠近
斬竿刻期出死力者無筭前守悸慮死計免
去公至密令詞者養乞兒數十刺賊內備審
較外佯示不理乙酉九月難作公誓衆登城
按籍傳定旗幟器械甲士俄頃就列無譁者
密則布賊內偵者五十人賊初不虞州之衆
整也又見則者大沮城上矢石雨下賊殊死
不能近退保楊千村疑幟四起發伏城中鼓
譟蹂之賊大敗走卒擒紳散其黨收賊之虛
撲之不以煩于人監司掠功廼棄去不辯頃
之又撫定廣南矣廣南地接交趾宋狄青殺
儂智高故處儂遠孽入

國初爲土酋自分割居之知府併視不敢入公
受

命慨然曰烏有爲

天子土官寄命他地而可者固求入是時有司
按兵待討儂氏之亂皆危公行公入即諭見

亂首儂仕獬及獬孫承恩留數日盡得其情
拘謬人跛西對衆杖殺之曰吾今日除汝家
禍本復汝祖孫矣急解劔平壘謝過有司無
煩大兵儂酋驚懼服公神明泣謝不再敢罷
廣南兵廣南人稽顙留公公曰數百年無廣
南知府視篆事今露宿草昧柰何留我諸酋
率伐木運石立署求居公公雅意欲留居耳
乘快當之傍無子僮夷人爭聚來居暮年板
屋鱗次公漸儲貯築鑿出

太祖條約摩諸夷漸揉抹之收豪勁廝隸近之
取其子弟束其髮耳以書語四年得編戶四
十八里土酋利公鎮土舍人土舍人利公約
其長夷人利公在無橫罹討罰與俱焚也蓋
七年而庶務畢興還

國初舊物公在廣南初助破龍的再擒儂寬威
震恩懷居至五年

天子嘉其勞

誥贈其父母及其配交趾受成例賜白金文綺

某少試藝即知稱說公乾州事聞公荷甲士
日白衣單皆赭心竊悲壯公及仕于

朝稍稍談說公之守廣南惜公事不煒燁著稱
于今也已而召爲

天子圉卿漸著稱將大用矣而公又卒公忠勇
沉深慮中機宜諸魁壘立事不止此耳狀稱
公在耀州招流民增戶懇田賊循山陽不敢
入其境拒勢鬬變嫁娶俗與朱裳並稱清吏
商州故有礦賊鋒銳甚當事避之公初至集

文鈔

卷之十八

主

五

民兵斷其餉道先馳以聲賊焚廬帳急走避
養老訓士鋤豪如擢之操二州獲芝十數本
麥禾覆穗者無數虎傷人公文檄之虎自售
死螽鼠雷兩死異矣入大理封點蒼山還軍
官冒破數萬金提去就與撫巡官爭大義累
藥入蠻鄉勘獄揮金而獄決蠻獄最纏結者
聽公言皆泣下輸情去則祀公公之以忠信
試素矣不獨入廣南也公居則孝友廉恤士
行卓然出則喜奇節而終其身遇皆盤錯鳴

呼士得其一節足以自樹況其多若是乎狀

作于成都劉諫議大直劉君與予皆喜談述

公事云公配江氏封恭人生五子長正吉國

子生次正言次即正學敦道而經世次正心

學生次正庚正言早卒女長適安元甫次適

車純季聘徐祉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卜以卒

之年十二月庚寅葬金華山陽從先兆也初

公與安磐徐文華程啓充宿進張鵬相望號

嘉州名士故婿其胤好以終老銘曰嗚呼監

文鈔

卷之十八

南

五

罔不躬子言靡同公流無窮

明處士任公墓誌銘

任處士者諱某字良佐重慶府巴縣人也先
世自湖廣孝感鄉來遷居四世而處士生父
諱某母某氏以某年月日生處士處士少即
敏給占對屬韻異于常兒早孤家燬困不克
卒進士業以醫技僅贍養母氏父之醫亦困
乃佃作于彭氏村居歲時與長老讀法遂精
識律令意又解算術當是時海內平富郡縣

胥吏率椎野民間有識律意知算法者官府得錄置與吏比以此處士稍聞於郡守使捕出隨從史以主斷案自是繫不得去矣處士懼曰吾其殆乎吾釋耒耜之安而即文比禁讞之事使吾母知榘斷割刑之驚是某之不孝也知無可決去則益持平文無害者因漸交城中名士椎文數百篇錄置一笥課諸子以庶無過父之有豪右欲併從史宅乃豪右伺隙搢搢椅蟻任從史甚亟從史竟孤貧無以自白免摘逮踰時倉皇就編置累然人皆哀憐任史如親戚也獨其配梁姆意如平生每夜刻獨向北斗叩頭祝曰吾夫陰行德不愧神明乃爾受顯禍願天察之三祝而起率爲常如此洽時即從史以赦還始憐史者嘆曰異哉此天理也初任公之隨從史多陰惠持庶人鈔知者異日有墊江民楊被訟恐暮投重賂任從史所明日從史具獄無所傳致俟楊得反徐還其賂曰郡公自明恕汝法坐

文鈔

卷之十八

主

五

亦止此何吾力之有故楊氏播其事于人人始知任從史之持廉之峻也君子曰任君身隨從史而有處士之行者以此處士性和易至濟人之貧拯人之難則毅然當之杜氏者處士之姻也家疫作斷醫矣處士爲置棺衾藥餌堇死扶傷令老幼安好始去居母喪處士近老衰矣猶號泣骨立不入室諸如此人謂爲難能云處士享年八十五後梁姆幾年而卒卒之月子冕之子惟鈞舉進士於朝予時爲考官喜得任進士而任進士有祖之喪愀然請曰吾祖之行隱微矣願附先生以見於世顧予卒未有應也頃之以告家居而進士授戶部浙江司主事乃主事又以便道索於予家予故哀主事之意勤而爲叙次之冕從史之長子也由舉人爲襄陽府通判次啤次昂次昇昇爲學生先翁卒孫十人長即惟鈞次惟鏜舉人以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塋于金沙灘梁姆墓合窆焉銘曰府中

文鈔

卷之十八

主

五

從史題曰處士太史志之以永千祀

王太宜人胡氏墓誌銘

胡太宜人者黃岡名家王族之賢母也父某母某黃岡某里人也以十幾歸于王母之夫某起家進士知封丘縣事三年以治行異等徵仕風憲檄未下旬日卒母抱遺孤五男子二女子垂空索歸舊廬風雨晦蝕身世如寄時年四十四也抵家姑氏先卒未幾舅氏卒已而小叔鳳先亦卒無嗣遺三孤女子庶姑

文鈔

卷之十八

七

又卒遺孤兒十歲矣宜人雖風烈峻凜而請幹局多識略自謂受夫之顧託義重身勞弗恤矣襄大事三族改觀焉塋二喪唯謹收兩室遺孤與所生並育之仍割第四子愛教以行孝出繼叔氏不復子父之家計漸溫瞻矣四男子與遺孤季子出繼子六人者皆長茂知從問學矣先是封丘君有從弟濟知名士也時以吏部郎謁告合宗人羣從子弟而教之宜人請至於堂自閤內肅拜稽首曰亡夫

有子不及教以累叔氏未亡人不敢怠夫之遺命叔氏寧肯棄嫠婦人之弱志乎義高而儀整如此正郎聞語悚然亦肅頓首答曰敢不敬聽嫂氏之訓無何六子者之學成矣皆試有司廷梅入進士等廷槐鄉薦試南宮餘為國子生諸孫幾人同鶴與鄉薦餘為庠士宜人二女子長嫁某次嫁某所育三孤女並治盛裝適士族以子貴

文鈔

卷之十八

七

起舉酒酌封丘府君主曰未亡人已畢事將從良人於地下矣第恨遊子未歸耳俄而戶郎廷槐領成都得歸太宜人見之喜呼諸郎孫喟然嘆曰夫注物于地七十年雖鐵亦敝矣况我侪歷艱苦孱弱之軀乎吾有以見先子死無恨矣爾等母多傷也蓋寢疾旬日而卒嘉靖甲午年某月某日也於是南宮生者卓樊篤孝人也泣曰吾母莊勤貞順嚴儉慈惠衆德皆備可使子孫無聞乎乃撰記狀誓

曰必求海內名筆以識吾母然竟以不第歛
恨而卒乃以授其子曰汝成吾志同道由壬
戌進士歷御史復調外任來知內江子數與
語蓋所謂章章楚才也一日持記狀進曰同
道九頓首敢以先子之志請予稍辭卻即泣
曰嗟乎予父子有述先德以爲憂蓋兩世垂
四十年矣今而得舉之也先生其忍拒之予
乃授讀之久而後著誌緝論其遺事太宜人
爲處子獨居一室閨閣中人不得常見顏面
夫胡翁雖具醇德然身跡猶未離於畝畝宜
人無所稟受已能自持提潔好脩此其異也
是謂之莊宜人初歸舅氏求遂生計督課迫
急宜人屢以產蓐未彌月出授役管蒯織絰
芟蕘牧豚煩劇偪仄皆熙怡服事無所避傍
舍婦窺嘆曰胡新婦甚勤苦吾黨蓋助之故
事集而二老喜皆謂新婦忍苦耳中實怨也
逮其隨任封丘稍逸矣而作務不休得一美
食嘉菓必對之泣曰吾舅姑遠未得先嘗終

不以入口家難後祭祀饋奠愴若生存締不
造之構勵未亡之節勤儉拮据不改新婦之
隸然後知宜人率嚴訓懷二人至沒齒也嗚
呼女手爲履風吹棘心奚爲稱哉是謂之順
初封丘君與宜人訣也曰吾父母子女皆託
於汝汝有福勉之宜人避而死甦而後悔深
自抑制服澣哺糜以理先緒男耕女織內外
斬粒米寸布不入私室有胡家幼婦初除
夫服飾裝束謁宜人設漿水引婦前曰來汝
其洗脂粉去花髻吾與爾說未亡人之義夫
我與爾皆待死之人耳烏有待死人尚用此
物者哉胡家婦人惶汗受命縛而往素而歸
于是語落閨闥而英風四馳嫠女泣血壯士
裂眦賢士大夫怵魄驚心羨墻仁義矣族少
年有俊才陵蹈無前者見宜人直稟稟耳嗟
乎古之大家禮宗又奚足多哉是謂之貞而
義蓋太宜人天性則嚴而慈儉而惠爲義愈
多矣雖出性成亦由承稟夫何氏婦貴矣

稍怠即跪而跪之封丘遺象筋一束分于十
室惟待祭尊示不服侈何其執也然愛及於
戚獲無不周財散於振施而不吝又何幸也
雖士君子履仁行義至精熟者若此止矣太
宜人之量何可測哉聞之宜人不多識文字
而析理辨物必中肯綮則封丘君型鑄有自
矣故曰亦由承稟南宮王子曰吾家中表非
吾母烏有今日予故掇事之大者兼王子之
論著於篇以諗王氏之雲仍于無窮又因識

文鈔

卷之十八

廿一

四

封丘公之爲君子銘曰楚州之黃名家之王
水長木漸豎于菑昌會當允宗有母發祥母
之孫子文行炳蔚劬勞聖善不忘先德簡書
載錄以授史氏史筆如鋼孫材如璋銘之雋
之以真幽岡千古封丘神護真藏

直隸趙州知州前工部都水司郎中李

公墓誌銘

李君諱方至字如川家富順縣鰲溪之曲遂
自號小鰲子上世有曰李溥德者自湖廣公

安縣來遷子志聰孫繼宗皆以曾孫本貴贈
通議大夫禮部侍郎本之子文昌以廕補郡
照磨而文昌之子諱鳳登進士第爲御史陞
陝西副使鳳生君君生翰林修撰長春于是
溥德下八葉皆簪紱而李氏大於富順矣本
官終資善大夫南禮部尚書事載縣志憲副
在臺中久與考察庶官有聲稱人忌之不得
爲省寺隨例出補補副使未久思釋去君於
時待試南宮矣事憲副與嚴儒人甚適其意

文鈔

卷之十八

廿一

四

慕白沙之學無從問之游太學知湛先生陳
氏之巨子遂師事焉久若有得也一日跪請
于憲副公曰兒欲卒業此學請罷去舉業以
成專一憲副公誓之曰吾不見汝進士目不
瞑也毋再妄語君乃待試如初君與吾弟仲
通同舉相與講學甚浹偕計必同予在史館
至必主予君美眉目髯鬚英秀望知爲出羣
人也仲通嘗謂予曰我與李君同行事巨細
必經君手予志爲旅也然終數千里路未見

其叱一僕終日談笑諷詠意閑曠而事無不
集觀其才度任重之器也最後偕計乃庚戌
歲正月與仲通宿天壇院中予訪問之雪夜
月暉酣酒高歌忽謂予曰今制二甲進士不
得爲科道豈文使然歟郎署官不得論劾豈
才使然歟君爲國史何不奏改其不便予戲
謂之曰子今年試進士請卑之勿高論即得
入三等行取臺諫風聞言事快其意亦甚易
易烏用改制爲哉共撫掌大笑二月果中選

文獻

卷之十八

五

入三甲聞嚴孺人計去免喪授工部主事主
事修京師外城躬版築率軍卒以勤聞權抗
稅值島倭亂商不至君計招綏完官課以廉
聞事竣省親曲事其志以孝聞于是擢本司
郎中荐加從三品俸奉

勅理漕事駐高郵是歲海汛夷舸甚巨且夥環
郵城顧掠不去旦夕城欲破君登陴誓士以
死守矢石薄城上公竝立弗動夜購死士啗
說夷長潛焚撤近城民舍賊不得上氣沮漸

解去是役也淮海之間稱忠勇矣夫君自和
鮮哺飴割親愛而來一敵臨則棄身而不顧
何其壯哉傳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此君之所
以爲孝也乎當是時吏部知李郎中才也科
道知李郎中任也縉紳遊談知李郎中奇也
俄而大工起以李郎中爲江浙徽三省採辦
使用其才其任其奇云耳郎中曰郡縣疇昔
輕部官今不新其耳目恐未易驅策乃劾論
採木官最急玩者

文獻

卷之十八

苗

天子方倚郎中得巨木見奏喜其能遠捕急者
答治于是江淮大木湊然至矣君抗疏之力
也然而吏部遂薄君以爲露已長矣科道遂
怒君以爲奪已權矣縉紳游談間亦有惑於
浮議以君爲已甚矣此何謂哉君事竣復
命而南論章至

上不直之君亦上章辯焉略曰臣採木之使也
臣所劾採木之有司也使臣不得木罪當死
有司採木急使臣職當効與科道何與而謂

奪其權乎夫使臣劾一慢令有司

天子怒而逮治之威震山嶽大本以集此

天子鼓舞一世之權也科道官以為奪已之權

其權安在誰奪之乎臣聞人臣先國家之急

而後其私交若臣之苦心勉從王事祗圖集

事不恤人怨宜為體國奉公者憐惜而培養

之彼輩顧謂可殺可惡不逐之不已也則其

心事之涼於

主上而薄於公家亦可睹矣臣請自劾罷歸田

文鈔 卷之十八 上 畝以息諸臣之怒而避其鋒惟

陛下憐而賜許之

上慰留之下是郎署生氣以為李君烈丈夫哉

然吏部不喜也故久不調乃以外艱歸數月

以郎中為趙州知州云夫郎中稱任使

九重所知名也顧八年倚署而不遷偶為科道

所怒則一麾出守而恐後非臣義之大舛者

哉論世者恬不知恠斯三綱九法無與任之

者耳君赴知州事越八月聞妻朱宜人卒於

家遂自免罷歸鑿舍後洞居以習靜君體肥

誤為洞濕傷遂病久益痿忽辭藥嘆曰本無

有生烏用惜死吾病必不起急呼兒春來與

之訣長春時讀書中秘

上以子與殷尚書教之共目其西歸歸浹旬而

君卒已巳年閏六月望日壽六十一歲明年

子亦謝事春尚在衰中春以書奉其憲副狀

至曰先子墓門石待吾師之文吾師知先子

之深狀未備者幸收錄之噫狀備矣子識其

文鈔 卷之十八 上

大者耳狀稱公性度瀟灑器宇凝靜鱗甲中

歛鋒稜外削葆植砥檢初終罔貳孝豫中憲

則五十而慕忠祗

簡書則百折不回展修公安之塚水木敦也收

卹從祖之孤蒸嘗緝也羣四乳之梟而齊體

之無我嫡也較六均之宅而捐益之無我饒

也又能嫻睦族鄙推解靡違交游待以舉火

者無算其自奉則不厭藜糗居常葛巾野服

惟

新皇建儲恩階朝列大夫僅一再曳金緋隨笏
之曰無炫山人裝也噫君以孝靜稱此孝靜
之推所優爲也又稱公治趙州曰趙當畿輔
孔道鬼瑣繁劇萬之他郡公風剖訟獄水決
簿書雷厲豪黠電掣奸慝老吏畏懼失俛仰
民欣欣有古良稱鄰壤質成者爭戴爲青天
矣郡有大石橋藥稅歲計千餘緡往充私橐
弗麗守臧也公曰叵哉今民苦誅求浚骨驛
置外更滋以里甲供億不貲奈何弗捐以藥

文鈔

卷之十八

七

稅抵乎乃檄當塗著爲令日惟需郡井汲雖
束薪掬蔬必俸易納匭以進官庖冲泊如田
家居噫君以才庶稱此才庶之及所優爲也
嗟嗟以予論君才情志意使充其量則賈太
傅范希文之流亞哉惜君時命不逢未能極
其恢廓耳史春也甚文有大志其終能酬其
先人無盡之業乎春有弟屬春與其妹一人
嫁耳維梁皆同生母王氏也王母乃朱宜人
擇聘事鰥公以延其嗣宜人生一女耳嫁杜

漸宜人極慈愛長春長不知爲王出鰥公重
之故聞宜人沒而罷其官茲同穴云銘曰鰥
山青青鰥水平中有烈士千年墳嗚乎難堙
之氣不滅名誰其引之在後昆

蜀府長史前知沔陽鄧易三州事游公

墓銘

梧山蒼蒼梧水洋洋形如地肺號曰中陽邈
有異人儼爾之張于焉考古常生俊良李蕭
挺秀趙游接芳於惟我公實游之隴少就式

文鈔

卷之十八

七

括長不迷方詩書蘊崇師友磨礱其師伊何
惟劉與王其友伊何范高王陽式谷似之裁
於中行乃登南宮乃遊上庠友天下士望海
若汪抱器潛修寒泉之房溫溫翼翼克自又
攻粵毗婉孌剖戶外蹤其知彌崇其才彌豐
時疇我逢道疇我通三州蒞政屢垂翅翔王
門曳裾小貞之光誰曰臚仕匪究其長誰曰
金紫匪情所當奚必隱淪聊以徜徉俸不入
廩錢每傾囊以酬佳士以惠宗枋掃徑歸來

門寡迎將業無造次心不縱橫養志之仲曳
尾之莊出見大夫路衢什僮僕而藥之安穀
而昌遂給升米以粥以湯紛藉皆米什百其
朋六時施藥九月聚粮悲感烈士氣沮培郎
淳風久頽人我山荒借鋤隔谷語碎歌傷二
卵一毛刀錐信攘視公義高泥犁梵幢達若
嬰僑用烏可量欲知慶流請視佳藏潛江西
米漚於明堂梧之山水遠左而襄百里大聚
團合不空奄有原窠如砥之平以乘以蒸依

文鈔

卷之十八

九

二老傍試種震槐俟門之仇于千萬年我銘

斯彰

壙記

弟仲通壙記 中陰頌

記曰吾祖趙氏世居內江縣東鄉土主山下
宋宰相衛國公溫叔之裔先君諱某字某號
靜山主人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先妣余氏初贈孀人後贈夫人以
正德庚午十一月主吾弟後子二歲也弟名

蒙吉字仲通號圭洲少號小洲吾兄弟二人
在提抱即不相離三四歲時相引至坡谷僻
淨處趺坐對說二尊人從旁密聽之語不辨
或奮怒或怡熙瞬目抵掌作大人狀稍聞人
聲咳即欲啖泚默矣耳聞之苦誑之切竟不
一荅也如是率以爲常尊人試藏大者小者
即啼淚涕面尋索如不欲生藏其小者大者
亦爾幼即能爲奇險對句書過目輒舉其辭
三之一再讀即背誦矣故吾尊人以爲至樂

文鈔

卷之十八

三十

至寶處貧賤忘其貧賤也未富貴如已富貴
也大兒舉嘉靖戊子鄉試魁易額二尊人具
也小兒舉辛卯鄉試魁易額母氏亡矣而幼
弟復吉亦已長成矣于是吾兄弟三人供菽
水事尊人或探百家指或習三昧定文辭彪
炳而蓬藿滿門商榷古今抑揚時代茅屋之
內金石相宣坡谷中習氣二十餘年如一日
也逮乙未之歲某對進士策入等擢展吉士
授編修故吾二尊人得沾榮命焉于是弟曰

吾可以息矣遂不攻舉子業故卒不第亦不仕隆慶三年己巳南京國子監姜祭酒薦弟之行明年授國子學正一月隨某謝事來歸是時吾二人皆六十餘歲相對成兩衰翁時上尊人丘墓撫松楸而感今昔時事悠悠真影響耳年命促促真朝露耳道術事不復講也直目擊已耳他日弟來省于榻前始一叩所証弟呈所見予喜爲作悟道詩恐猶未也又爲之講中陰事夫中陰者未了之境去彼

文鈔

卷之十八

三

王

岸有遠有近經曰前身已謝後身未來於其中間諸所蘊發故謂中陰主奉禪師曰修行之人若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則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乃修道初門有願有力助發增光不爲小補弟領之耳萬曆元年九月也是時弟已有微疾矣明年此月某日竟以不起予哭之傷慟七日之內兒輩爲作追七之禮夫追七者中陰之事

也經又曰在中陰者七日一小變至七七日則陰盡解脫故每過化者七日則薦報之冀其間思田照耳予乃頌之云云隨紙錢焚去哭曰噫弟其知予之痛乎猶未已也每遇七復頌七頌之乃畢意予隆柱台柱以後十二月某日葬父于縣東牛心山麓請書頌納于壙中予乃忍痛記其初初吾母余孃孃夢二小童比丘一衣緇一衣白牽母袂求棲託縑者先執母袂不得脫生予及白衣郎復來而生弟傷哉弟胡捨予先去乎其來從中陰乎其去從中陰乎墮中陰乎脫中陰乎其反真乎以予猶爲人乎冥冥杳杳予不及知矣弟之願則予猶可知也何則弟四十年來灰豆未爆願豈有盡哉其願伊何願大覺真宰常放光明照其身心常傾甘露灌其頂門世世生生出爲道侶遇不請之友發無師之智得早証無上之果耳嗟嗟虛空有盡劫石可消此願無窮我記不忘嗚呼嗚呼哉嗚呼善哉

文鈔

卷之十八

三

王

頌一

陰中七日好精修天上人間得自由五岳三山
無覓處道人隨便是丹丘

頌二

中陰俄俄二七還雪消水泮路漫漫不知何處
松風起吹却門前小案山

頌三

三七晞晞中陰微校書樓鎖玉龍園分明記得
來時路目斷垂芒天際飛

文鈔

卷之十八

圭

頌四

漢開天祿是何年授記菩薩已惘然六十子雲
成底事四回七陰又綿綿

頌五

五七堂堂中陰乾多生還珮草鞋環隨身一喝
金毛吼匝地白牛心膽寒

頌六

鴉鳴六七曙蒼蒼隔斷紅塵路渺茫無色界中
留不得一聲漁唱入滄浪

頌七

七七依然四十九倒數從前亥子丑無畏光中
有法身何方路上無茗帚

墓表

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叢山先生陳公墓表

公諱某字濟之世爲蜀人族居南充水西里
蓋數十代墓宅皆在焉或曰即漢陳著作之
裔或曰本自南部平川徙來宋陳康肅公之

文鈔

卷之十八

圭

後也積德毓靈蓄而後發入

國朝有名衡者始爲大理府訓導生子信即公
之父也配某氏生四子公行仲是時伯子治
進士業起聲名而仲子則持緡錢托跡於商
以佐峙其家伯子遂得業專取進士爲南昌
令乃陳氏始振亦由藉仲子之能也無何南
昌令遭寧庶人難仲子馳赴之被賊收繫俄
義兵復城得俱釋於是令以職當布賊藏餉
我兵付仲子主委積有私語仲子者曰時若

此搶攘貨又陳陳可居惟我所弋獲孰爲計之哉仲子曰叱吾視賊貨若糞土耳那得以毫末污我畢役而不取一錢也嗟嗟仲子操志烈烈即少年時已能如此時有識私謂曰斯人赴兄難如馳輪下坂乍見厚利而不動有隱德哉遂爲卜之術曰當以子貴顯名于世閱四率愈興乎是歲爲正德辛巳而仲子之子生甫髫年矣有異質神鋒日上即今內閣輔臣少傅松谷公也乃少傅公穠含澹佇

文少

卷之十八

主

記

久乃燁達以嘉靖辛丑擢進士具等除授翰林院檢討

國史官而仲子無幾何以單

恩得膺

寵服稱太史氏于是果之鄉人聚而詭曰曩陳氏稱其先爲著作郎家今真著作耶初太史之歸自南昌也己能矜持脫猥瑣更以暇日泛覽衆言晚年角巾談麈高蹈林澤而仁讓有度鄉人有持怨忤之者公容之若赤子之

塘于慈母之懷也有家乏而求助者公周之若渴人之掬于桔槔之隧也有被急而丐紆其迫中蹇而圖出其險者公皆爲之盡務成全之若救燃眉如解結緣宛宛孜孜不懈不欺也蓋太史公敦行長者之道而鄉人喜其貴達比聞陳著作也于是太史公作而嘆曰吾今可以遊乎吾少也貧持緡鉞以遊於江沱之間志在勃窣倖什一利耳未能極吾意之所往也蓋行乎哉遂起家抵沔漢出陳倉

文少

卷之十八

主

記

覽秦漢之都歷周殷之墟眇洪河之湯洋睹太行之峯岑趙魏郊坰劇博鼓笳馬鳴風蕭白草黃沙公乃憑軾而詠抵掌而吁曰茲非書史所傳數千年內宇宙之間聖神之所經營勇智之所開爭者耶成壞如易柶興敗如換輪吾往聞之書矣今乃得縱觀指據其間豈非快耶蓋迤邐數月而至于

京師于是齋戒易士服明日鴻臚引朝見而學士大夫嚙噴獎挹與游無虛日矣居

久之公乃私謂檢討君曰吾聞

上方注意玄修夫玄修者其道深遠恐不易當
上意汝宜讓能哉遂歌曰鱗在渚羽在樹山中
人在幽谷乃檢討君知公欲歸矣旦夕愁嘆
有憐其意者遂得轉聞于

上故令太史公將子西歸而西川人士競以布
畫圖傳勝事時歲在丁未之冬蓋公歸而道
益高矣公性不飲然與人酌數動便酣暢自
喜譀聲出金石無不盡意故果之人士皆樂

文鈔

卷之十八

三

三

趨公公外和中介士之清檢者俊逸者卓特
者公皆得友之咸服公澹泊樂易有高士風
噫其殆所謂修之岩谷之下者非耶先是檢
討君侍公西歸旋有失恃之慟禪不忍釋養
公趣之入列

天子才之選為

東邸講讀官供奉今

上皇帝謹密朴實任為心膂公書戒勉數十百
次止其乞歸語琅琅有法故檢討公陳經橫

史翊導

聖學歷九年無顧養憂也忽聞公捐館舍乃不
勝慟辭

今上於東邸日

上為之改容撫慰賻贈有加蜀人重以為榮逮
檢討君起家官歷侍郎領

上詹府事益親用

上龍飛之日首擢尚書陟閣輔遂躋少傅殿學
而贈公如其官公配王氏贈一品夫人於是

文鈔

卷之十八

三

大理府君下二世皆官少傅矣公之側室子
以勲得以推

恩為國子生孫于陞以雄于文改編修 國史
再世列史局當是時公去南昌已閱四辛而
鳳山阡之寵光過康肅之里不啻稱著作云
耳某曰吾聞公少時聞雲璈人歌人聞紛紛
臭如帟河不登山誦我書奇之審為黃庭經
語遂取經讀之每晨興焚香拜祠下則誦一
遍始出接事旦旦為常故公老不衰卒之時

尚能燈前寫細字噫公殆有道者耶子居近公又隨松谷公在秘閣得聞公事勉揚列風致表于墓道以諗我劍南人士

戶部貴州司員外郎李公墓表

李大夫墓表表李大夫遺行也大夫諱某字某世爲巴縣人史某曰於乎蓋予讀李大夫行事大息以爲難又所親睹聞也初李大夫受尚書於巴里周生已而鳴文諸生中無當之者薦禮部一再試棄去授江陵教諭以親

文鈔

卷之十八

表

墓表

侍養故怨卑處此其盛年已獨抗意如此嘗校文雲南至夜叱賂金夫遂大傾動部使者嗟乎此又與謝故人事何以異哉父之知蒲圻知徐州同知於徽歷三劇縣郡聲能顯揚天子異之擢爲戶部貴州司員外郎無幾自引病免大夫之治圻使盜賊奔校山藪無警大猾王偉遭竄遂失勢伏結客期刺令客懷刃至令所見令行刑平大詬詈偉令仁人也害仁人有天殃即持偉自殺去終令去任民

亦陰持衛令偉不得逞徐南北舟車之衝敝壞久大夫撫罷氓隸歲減殺十七省庖廩費如之招徠流亡賑其乏饑復流民三千餘家散睚眦之黨禁輕死之獄變輕僇之俗諭以長厚之令畫壁置程期行久遠微故訟府也多賄獄大夫廉平孜孜隣獄不決皆移於微當大夫之勤於三試有勸自愛者大夫泣然曰始吾俛爾籍寸祿爲親也今無及矣盍盡力於州縣以報

文鈔

卷之十八

表

墓表

天子不知其可已及爲郎郎固雍容高顯也又慨然曰吾以卑始矣以榮終以勤苦始矣以逸終一旦決引去語曰觀志於此其志可測哉時乙未春大夫仲子文進亦試進士入等上命李進士侍親歸人以爲榮大夫歸掃舍事周先生益謹杜門居幾歲尋卒六十一大夫平生孝友惆悵慈惠宗舊賴之大夫教子嚴嗣子文遠以孝稱仲子以諫顯於時學曰初大夫却金滇中名動唐御史後御史爲都御

史治漕於徐故大夫卓然冠徐政前後無與
並豈非過哉御史名龍

贈南京吏部稽勲司郎中楊公墓表

嗚呼此贈南京吏部稽勲司郎中楊公仲深之
墓也公諱某祖永平府廬龍縣人

國初以從征雲南遂流戍滇寧因家焉代有戰
功皆鬱不顯及仲深之生瑰奇朴茂張縮有
識人謂將大楊氏矣而公乃不喜進取自號
守拙老人云老人生七十三歲沒後二十七

文鈔

卷之十八

聖

年以子經貴贈官於是滇寧盡知有楊氏而
楊氏始大嗟乎楊氏之大以有公也然公豈
易及也哉公父某母趙氏公早失恃事母甚
孝睦友謙恤處人有恩禮卑者倚之如其親
少者恃之如其兄同輩者信之愛之一以爲
耳目一以爲手足樂易坦坦心事皎白稱爲
君子人無間也若公之名齋一命而心存兼
濟言妙辯給而論薦山中終身褐短而耻於
肥仕於是人有未必盡知公者矣初經之舉

於鄉也公語之曰兒得一第足以慰地下之

靈然吾不欲爾仕也及其病革又語之曰尔

若仕他日當爲清白吏勿持不義一物以辱

吾於冥冥吾見今之仕者一官而數世富天

道神理茫茫遠矣吾安得問諸噫吾抵以爲

耻不願汝爲也嗟乎今之世無論窮達有能

爲斯言者乎公初娶李氏生子綱繼配張安

人安人謹厚樂世儉勤慕義性與公公公才

性倜儻憫窮振阮懷未暴橫託人後事解衣

文鈔

卷之十八

聖

施藥焚券散粟赴義如渴安人皆相之故能
成公之義多也公大漸日安人暨綱侍公視
綱眷然安人泣曰妾宿蓄有羨金卮皿盡以
付綱以慰夫子蓋安人初歸即育綱愛過所
生是時綱已壯立有賞安人之慈猶如一日
也嗟乎若斯事今之世可多見者乎稽勲君
初與予同官留都今守成都郡無何留都言
官選舉蜀事論劾非實有也去官之日過訪
予於內江予謂之曰君有怨哉君曰吾何怨

爲今夫風與水也無心於相遭而不平生焉
然過則休矣何相患哉嗟乎今之世士大夫
失官其心不競澹然如釋有若楊太守者乎
趙子曰予觀張安人及太守君事益知守拙
翁之刑于妻子矣翁固賢而隱者與于是譏
述楊稽勲郎墓表以俟來者

文鈔

卷之十八

四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八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九

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
文忠公墓祠碑

惟

皇天薦我

明之祐間出哲臣爲

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衆

文鈔

卷之十九

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
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
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
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

往事二際

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

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塋

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
矣楊氏宗蔭改寔公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
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其敢苟耶公
事業詳具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
導可乎公名某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
世祖某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某母某氏以天
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

文鈔

卷之十九

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
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
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
館三十年脩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
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戶
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熾
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
驚歛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
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

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
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
公丁憂

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

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
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
矣

武皇帝匹馬框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

山旋以威武南下則

文鈔

卷之十九

三

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
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
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
景耶公血誠隄影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塞
驚拆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

梟鏡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肯許其從事始以一刺詒彬入質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膽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

文鈔

卷之十九

四

宮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忘公耶

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祭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

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

外

宮陞矣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

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

文鈔

卷之十九

五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挈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傳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精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

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
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
齬寔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
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
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
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
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
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
文鈔 卷之十九 六
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終也
然

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劍
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儷微我

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

呈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

九重懷隣意切矣然

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
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珮可宵還劍當

晝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

皇上知

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
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乎
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于公之譴乃
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
而于公職焉時惟

憲皇帝知

英皇帝之意也即改元初亦爲洗雪而嘉勞憫
文鈔 卷之十九 七
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
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

三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
之照也窮劫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
日以卷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
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
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
述酬荅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厥功
乞封已持

同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父類傳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瀆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

文鈔

卷之十九

人

七

新詔裁華人數十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洵洵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夫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

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蔭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熏味衣

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脩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

文鈔

卷之十九

七

而居處同于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漑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

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
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
人先公卒忱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勛次
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某尚寶司丞某廕
生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
於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
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
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
黃尚書第二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曰矣亦

文鈔

卷之十九

十一

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季
之勲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皇曰惜乎
予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
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
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
悲訝爲之噉噉辭曰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
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騰雨聊騁目兮
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兮喜回峰三峽
壽平愁在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

方曙衡門空閑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跂
靈駕兮未來悄眇眇而延佇

右迎神之曲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琅葭澆
月兮容蒼蒼眇一夕兮平生睹君子之暉光
琴瑟齊御千徽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
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震華
飛新傳火兮燈交光儼雲駢兮羽蓋顧形骸
兮難將

文鈔

卷之十九

十一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
岫兮鳴于臯君乘舫耶乘儔石啣月兮山嶠
掀髯扼腕談何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
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澗中濤百年懽會在今
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蹇獨立
兮逍遙

右送神之曲

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公神

道碑

僉都御史集齋丘公以巡撫四川調江西辭代歸卒三十年矣初公之嗣維楨持孫太史陞之作狀求張太司馬公經之墓誌銘而遵巖王先生慎中爲之傳以襄公事備矣已而楨汶其弟維棻代祀事棻當公沒時甚幼復以文光於前人今年類公之藁數十卷載三先生文作長牘道往事介於方伯象川林公以抵予略曰亡兄所以不朽先子者三先生之文也而三先生之文皆以翁爲質焉翁歷試久又嘗坐政府收用天下才望應知人才之難而立事者之不易也先子之事殆未肯以久而忘耶敢借寵於林君而邀幸於翁之門倘得神道碑成以卒亡兄業而妥先子靈於無窮豈止孤兒之幸將丘之孫子百世皆賴焉予初讀爲之哽咽嘆曰噫集齋有子矣初公之入蜀也予以謁告家居聞公車車御兩僕至境上一僕索驛小吏脯炙食之即朴殺

文鈔

卷之十九

七

七

僕而焚棄之于時澄清之氣搖動岷蔡羣吏墨者解綬去墮者振衣彈冠新耳目以待之公至日臺中積案充棟公命吏日持牛腰數十數束睨立而批駁之官吏軍伍之利害民情土俗之隱伏實究之翁閉齋齟之鳴縮狐藏免狡神狙鬼伏皆喊跡刮影電掃而霆擊之無與遺類數月而庭無留牘三川之外江瀘嶠焚燭皆實竹之民疾痛苦樂皆在鏡中况近密乎笠豕攘鴿之盜捋鬚弄筋之戲皆得其地所名姓記之而况于大猾乎間與大吏議獄事必舉其初辭末貼中証旁縱之迹縷縷如親爲之于是直指奪氣而提刑避影官民畏公如張忠定之初震疊也愛公如武侯之老撫綏也予起家過成都與談信宿服其練達而諸不悅公者亦具見也無何調江西而論者隨至有問于蜀事予曰丘公舉劾數三耳非難知者行當白矣事白而公卒矣試謂以予爲質即是事也語具志狀中遵巖

文鈔

卷之十九

七

七

王子傳曰公器識博達憂時疊疊若不早逝則林見素胡靜菴彭幸菴之流也予亦以爲然或謂江西之調實奪公蜀也夫省大使人不疑也所代賢俾公不自疑也獵人藏網之法也論者隨至搖兒齒也縱犬法也三縱則懸獲而歸矣故知江西非公居也公烏能爲諸先達之勤乎予曰時之利鈍何可論公予獨重公之本立也公事父孝友于兄弟敬于妻子周恤于親友其行如此爲御史劾近倖戚畹與議禮之臣不附炙手之勢而憂失散之材口誦心惟無時不在於南徼西陲之外瘴煙蠻雨之中也其節如此固知士藹有不立行於家而能著節於朝者公幼穎異十五蜚聲州郡爲先達所重二十舉於鄉二十五爲令有異政殆獨授之致生有自來者與成此恢廓豈偶然哉或謂蜀之治太猛夫捨墮極之罪而譙振奇之勞豈非助賊之攻乎傳曰執未究之意以警偏持不終之政以譏猛

是俾子產仲尼之獲罪於當年也公之論於是定矣詩以誄之俾弒歌以祝公曰宋有人傑張復之才術可拔雲中梯重趼所歷優于施西蜀多火疇救茲公三來沃清冷池梁岷高高名在斯丘公後與五百期天子命保蜀之釐單車御僕九折馳寓書友人令其知行當俎豆張君祠張君救火公治堤蟻宅蚓窟無留疵手握䟽鑿堅檠削導江排倒天風披孰謂烹鮮理夢絲天女巧褰自憐持夜半忽改流黃機張君之功時與資公歸不來止或尼五年信成非遲公治蜀墮未及期別公一世時易移英風錦水猶昔吹公之幼孤文已齊萬里弋取予之辭空山高製雲錦碑刺桐花樹班竹枝白日照耀清江湄誰起九原遵嚴思與公論世抒餘悲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九 終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

祭文

同館祭胡母太孺人文

於穆天人受氏有顙發鄂周社揚芬漢官祖
德藏蔚聲實肅雍稟合淑靈彤管載功令儀
孔均配善王臣華簪修笏設醴之尊乘游梁
苑臯窻漢庭

文華訪治仲子蜚聲赫奕

綸音載寵江岷母曰我仲何以報

文鈔

卷之二十

國雖無上林復汝諫獵仲擠而去留滯東楚音
容邈矣山川深阻夫人不淑淒風苦雨罔極
注悲爰動朋與松烟晝暝匡山律兀黃墟夜
掩千祀似續嗚呼哀哉敬弔文母

同鄉奠趙劍門侍御太孺人文

茁秀蘭闥蔚宜桃室壽嘏延成初終渥埴家
靡彫黑之裘機斷流黃之織乃若騰英清苑
攬轡長都人稱種王我獨擎珠當此之時月
落萱枯嗚呼高梁之墟風正悲金渠劍峽俱

淒迷望慈顏而不見感遊子之如斯某等義
均同氣苦切揮辭薊樹燕雲荒迷不支嗚呼
悲哉

同鄉祭江北部峨東文

嗚呼君之警慧得於夙成持溢蓄聞以沛於
行爰自射策至茲一紀蜚聲曹郎蔚爲畏士
著書練事形秀而羸顧影思懼求反厥初解
帶閉戶時叩玄籥赤文紫經聊以自樂歸田
兩疏久之始俞長貳愛才匪子遲遲悲莫悲

文鈔

卷之二十

兮子有倚閭哀莫哀兮子之子婺位不足究
年胡不延三十未仕他人所憐况我同升吊
君于旅萬里悲風方自此始惟君之才人實
羨之惟君之年天實限之惟君之靈上下四
方倏來而去于何倘佯嗚呼悲夫

同館祭教太史孺人文

嗚呼孺人少遭家憫孤鞠伯氏采蘋齋心服
葛無斁歸配茂彥共事偏慈咸歸出汲解佩
贈來傳經起家吾友太史外望茂蔚內助慧

理愛敬日篤胤錫方昌云胡不淑玉摧蘭傷
孺人祿孤隣嫗育之謝遣弗去抱哺不離迢
迢江南劬劬茲嫗孺人賢淑此事可卜太史
克勵當爲聞人自其佳麗應有彰名靈車南
發商秋蕭瑟禮駕哀詞太史在側

祭唐有懷文荆川之父也

曰士有百行厚寔先稱曲禮三千忠信爲根
於惟先生追婉先民匪夷匪惠居身有珍不
隨不激道廣難名將使守玄者尚其體素而

文鈔

卷之二十

持議者無以容其議評先生之仕也既與民相
安於牧馬之野先生之退也猶與士相忘於
亡羊之濱委蛇白下懸壺零陵買田陽羨蔡
室南荆蓋冥冥欲掩跡於谷口而昭昭自揭
影於上京由學箕之賢多故盡簪之譽興嗟
乎遊伊洛者必仰大中之休範而交建安者
先慕喬年之儀刑某等托交令子久嚮清貞
生不能隨升堂之拜沒寧不動寢門之情乎
遙合辭而共噫見吾道之同盟嗟嗟豈止於

斯後雖千齡有修嫗之士尚友斯文者猶當
下馬而尋墳衍嗟先生是慰是歆

代內江士夫祭張令文

嗚呼民之愛其生也久矣然必求諸有位薄
海際地區布轄理皆未若縣令之能作民司
命者矣惟公起家以文入等遽膺此任可以
爲榮乃不顧病痾之未治不憚蜀道之重險
勇報

國恩繼之以死可謂忠矣頃歲內江負難治之

文鈔

卷之二十

謗公初亦謂然也既接其士民問其疾苦稽
其徃牘察其好惡乃慨然嘆曰人言謂何此
可卧而理也可謂明矣公既喜吾邑之易治
也遂愛其民而民亦愛公之深無何公疾劇
矣猶時時使人禁外衙之鞭朴察里甲之費
擾不憂已疾而憂其民曰數日不出吾民有
不得其所者矣有市人夜買檀甚急問其何
爲曰吾數十輩夜祀竈祈我張主公之病愈
也乃上下皆相愛如此可謂之仁矣公自履

任以至疾革僅六十日耳吾儕哭之哀而無以解其疑曰天何奪我民司命之速耶乃公之僕進曰公初至一旦往謁西郭老君祠歸語家人曰吾其死於此夫意若符其宿夢云耳然則公忠明仁恕之氣殆欲待博大真人以遊于寥廓之表與其根器非凡物也嗚呼痛哉可謂靈矣乃作誄曰忠莫忠於知未報之恩兮明莫明於察反信之憎兮仁莫仁於護託命之生兮靈莫靈於識未來之因兮嗚

文鈔

卷之十

五

呼修名成於就木之初兮尺璧爲輕壯良吏之顏色兮寒墨夫之脛昔人以生去而擲揄突唐兮辱如夜奔夫君以死歸而闔境皇皇兮華於畫瓔煦保我民感以期月兮動若飈興而雲蒸儻積漸不倦兮當何爲稱於是兩臺動色兮藩臬交矜道郡致恤兮隣宰修勤護翼之役執紼之更餼廩蓋十倍其臻養利物不爭而常盈者固老氏之所珍也夢登玄元之門兮又化而不忘之徵也過九曲之

之輿隘兮儼乎金庭瞻太白之挿天兮殷其明裡神將吹清風以翼輻航兮剗地平以鬼兵車游揚以度棧兮出鳥道而聽鳳之鳴噫嘻夫君之生愛吾民兮死當依憑魂今暫歸于故鄉兮逝當返托於青羊之貝宮後有賢如夫君未令吾邦兮君當爲驅其瘴癘而掃其痞疢俾得終其賢人之業兮以長子孫撫君之孤兮如君之存孤乃麟兒兮佇泣屏營賻之不贏兮愧予囊貧魂汪汪而是依兮若

文鈔

卷之十

五

盈盈而目成陳楚楚之苦章兮兼寄悼於生民、

代講學諸生九十餘人祭張令文

某等謹持薄賻并叙其爲賻初意于篇隨爇醴辦香以告于內江賢侯咸陽仰歷張公之緇次曰頃諸生受學吾師趙先生所見先生頃爲公報訃兩臺藩臬之疏皆泣下沾衣也有弟子進而問曰先生于張侯未有宿昔之交知其行之詳也而哀之恤之皇皇如不及

也君子之爲義亦貴于多情乎哉先生曰惡
是何言與吾敢以多情爲義也哉吾聞張侯
幼服趨庭之訓已有循良之志蒞政未幾真
誠惻怛于吾民衆皆親而異之故予私心敬
焉以爲今之賢者矣且吾聞之見賢而不知
敬謂之贅敬而不愛謂之貌愛而盛衰生死
異其情謂之怵吾不誓不貌不怵耳非敢有
加於義也於是弟子皆進曰某等亦欲附錙
銖之助恐于惠爲薄也効長者所爲恐于情
爲過也若已之又患此涕之無從也敢問推
情之道行義之方何昼先生曰君子之爲禮
原於情而協於義者也以諸子恤哀之情視
死如生爲過與則夫勢在而譁然聚之勢去
而溘然棄之旦如火車暮如濕灰者彼何情
也哉分人以財爲惠惠而割其所恤爲施惠
加于賢哲爲義義而開衆共濟爲布吾見諸
子有意哉施惠而義美利矣未見其爲過情
也又何薄之有且子不聞一銖可齊百鎰乎

曰未達也先生曰謂捐其所恤之同也今夫
齊宋薛之爲餽以國之貧富爲差也自捐其
恤而觀之齊以百鎰爲一銖也宋以七十鎰
爲一銖也薛以五十鎰爲一銖也觀諸子之
捐其所恤一銖之情也有以視薛之鎰者矣
有以視宋之鎰者矣有以視齊之鎰者矣惡
得爲薄也夫聚小銖而成大銖者情之真也
協羣情而成大羣者義之明也情真而義明
者禮之經也君子之所貴而履之也於是衆
皆踴躍退次先生之言以貴其醜重爲誅曰
惟公政未踰時兮取重卿肯三秦豪傑兮非
公誰歸吾士與民兮將公寔依奚爲遽去兮
俾我涕洟率情行義言無迂著之察之惟良
知幽明雖隔同一吹吾師之言公信之取引
公名延其垂公其謂何知我悲

祭叔父少梧僉憲公文

姪之哭吾叔也如其哭吾父也自失吾親之
音容歲云數也幸有叔在見彷彿也誰其奪

之天罰我酷也故以哭吾親之痛哭吾叔也
嗚呼吾叔父之于不肖與親恩實相屬也往
吾親携予以授叔父如璞也叔乃治而革之
如金鑄也飾而文之如丹雘也器成以還于
吾親如積玉也嗚呼父師之恩孰可錄也我
之痛思何時足也叔父之入仕路而教士如
祝也其愛民如牧也其任事如發伏也其操
持如筠竹也完名而歸如輕拂也懸車而居
如寒素也往吾祖捨官而還淡泊自將比逸

文鈔

卷之二十

九

於菊也我今觀之兩世奕德殆繼躅也嗚呼
翁子孫列如簇也似之續之自有度也樂穩
之麓惟翁住也山盤如岳水匯如壑也我銘
幽宮神將護之不可瀆也嗚呼乃若此之痛
思抑何時足也

祭何礪菴文

嗚呼士能以虛文致身即薦行匪其所先世
皆以剽竊爲業而古學因以不傳非伊人之
起予乎孰爲使予目睚睨而涕漣當已亥謁

告之歲予適有金川訪友之行于劉子西峰
之坐見夫君眉宇之清因識其制行之篤復
察其析理之精乃予歛衽遂議連姻倚橋梓
之遠廕挹棠棣之芬馨訪德耀之克相見伯
溫之能文雖中遭兒女之變未結婚媾之懿
然百里之地甚近而一世之交已深豈若詡
詡夸毗世態嬉遊之侶共期悠悠終古斯文
託寄之真蓋公之以析理爲業也自謂窮天
地古今爲一息公之以闇修爲行也自謂合

文鈔

卷之二十

十

心迹內外於一誠於伊川之學契其主敬之
旨在意見求康節之數悟其加倍之法在
積奇贏升正叔堂齊彥明於伯仲入堯夫室
度季通於逕庭邇年以來志事遐征予寓漢
陽欲拉同行將登峨山之巔還問青城之津
予告未遑公獨騫騰既盡登臨之興遂成永
逝之因豈常情之可測乃吾黨之盡驚嗚呼
哀莫哀於道之未聞悲莫悲於業之未新若
夫薦之未至名之無成則振古賢哲皆如斯

矣時俗軒輊之足云昔武陵蔣君之與予論學深嘆公之操履武進唐君之與予論數欲結公爲比隣然則友朋之譽勝於公卿之薦一時之遇豈易夫百代之稱也哉予兄弟之所傷者良朋彫落與義難聞他日復聯西峯之榻究先天之精無君子之在御斯至痛之難禁想聰明之猶在當髣髴而來聽

祭劉靜軒文

兄懿稟敦固雅抱虛冲守玄含章外癯內融不靡靡以隨俗奚予予而連中屢庶幾于純素思彷彿而旁通士願與之共學譽不令於于宗僕乃嚮之以締姻之好倚之以峙志之中中遭不造盡傷我衷吾兒顛隕兄女孀蓬宣啼哺黃口之虞幾許分長夜之熊爾乃悵人生之促縮將躡步於華嵩攬卻期之衆術閱浮世之流踪謂予曰我欲揮斤八極先當誅伐三彭引先天之無始名爲混沌長上古於無盡號之崆峒每聆近道之語喜開促席

文鈔

卷之二十

十一

祭

勿

文鈔

卷之二十

上

祭

祭高司徒文

嗚呼士貴修行孰能備諸行之全士喜著節孰知保晚節之難惟公行修于家節著于官垂老操持其慎其艱如何不弔喪我依瞻嗚呼我公幼賦奇穎之質早承詩禮之傳養慧智以儉朴磨銳英于編函息處行遊之有法几牘憲榻之銘鐫徑無履迹動稟家嚴邑多英彥與之並有長其陸離之佩高其岌嶭之

冠識者已知其爲濟時之才不止于爲亢宗之賢矣當弘治之末歲開盛治於八埏海內之士彬彬以文行器業爭相先後而公之特達識度實能濟美乎其間友四科之人而不憚試盤劇之處以無煩遂爾蜚聲燁于鳳翥之表徐以執法重于豸峙之班是時天下之憂皆畏于陰雲之蔽難抉而不知天心所相在遺此扶日之才實蕃公其一人許身而前朝有直臣國是賴焉及其代巡廣東笑酌貪泉文鈔

卷之二十
十一

威霜凜于炎州清風滌其瘴烟所謂百度具舉可以百年無譴憲度既章按節言旋弔大忠于海上訪遺老於東山歸拜慈闈勉其忠彈懷白簡以長往望丹陛而抨彈夫何雄狐據社有三窟遂使孤鸞垂翅于雲漢七年不調道鄉澹菴蘭蔽賢人之晚竹穿君子之軒身蹢躅而蹴地名烟烟而摩天鄉之父老以公之風節勵其子弟國之評議以公之用舍卜其危安然後知公乃天下之士而非一邑

之所得專也

聖皇龍飛公起旬宣寇公借郡范老脩邊左轄右轄有翼有嚴蓋其才無不周是以用罔不沾至以內臺分閫則與時貴相嚙彼何爲斯驕恣赫炎公誠不狎于不義乃以災異而陳言匪因星變曷遂龍蟠釋負豫章息駕巫黔登高唐以反顧見廬阜之噴吼嗚乎公位可奪公才難淹曾棄置之幾時倏交廣之兵連時平則衆人共享其逸事急則君子獨當其難頃之惟益贊帝嚴苗役于干羽公乃入佐邦賦始得近於

天顏感知遇之不偶思肝膽之盡捐嚴出納之節縮格請乞之謁干私門關節之已杜公家緡稅之庶贍方視數月之篆已多衆怒之喧雖曰實効忠其何尤然難與時并而爭妍乃畢漢江之使因逗衡門之轅矣嗚呼節以歲晚始見名乃造化所慳公欲酬其平生雅抱奚爲而不能飛知還也耶故家食以來二十

文鈔

卷之二十
十四

五年內無誓墓之文而志自定外謝友書之
召而操愈堅絕朶願之望養期願之仙此公
仕處之大都吾黨得于見聞之所詣者也至
若公之行之備則豈可易及也哉公孝於二
親友於昆季信及朋友惠施宗戚祠修以聯
戚屬倉義而拯貧識扼腕以談民瘼蒿目而
憂時事是非之論主于平恕妍媸之別鄙其
刻異高而能降直而不剴剛而無嗔簡而不
肆左右圖書吟誦帖畢白首夙興青黎夜熾

文鈔

卷之二十

十五

祭

述古今以開後生立家訓以垂楷式若其居
憲副時母病初聞而即日棄官居戶侍時率
執夜召而岸幘以拒卓然偉特諸如此類言
之更僕未易敷叙故病而不衰沒而善逝傷
續之日行道沾臆况於吾儕親承教益忍痛
致誅尤恨撥拾尚有編紀以俟史氏惟尊靈
其來鑒庶斯文之無愧

祭劉太恭人文

惟靈茂膺淳懿厚積純嘏處有蘭秀之姿歸

作名士之婦少修盟噉之孝長儀名卿之母
家藏白華之篇戶高三槐之樹晚佩象服之
章前羅滿床之笏細大之禮宗親所服耄耄
之年神明所護長公八十親供饌餌家法凜
凜奔走婦子事母永譽以荷百祉宛其全歸
人道終始予少與長公結姻兄弟次公幼公
視如同氣才孫拔茁高陽高辛鄉社講讀從
我如雲惜乎矢辭誄母未深偶怯搦管蓋憂
採薪薄奠寫心靈其載歎

文鈔

卷之二十

十六

祭

祭蕭母張氏文

惟靈懿淑美行華閭名門孝慈端潔里閭式
矜亡兒弱息松蘿兩尋雖慕夫子兼重夫人
夫人忽亡我室忤驚小女停停年未九齡已
知哭踊不襮不璣傷哉斯緣豈無前因大人
雖亡停柩於庭我室慕望猶恍若存茲聞大
塋言歸壽塋奔走姆傳皇皇哀營將令音容
與翼永冥我室痛之如割如崩託予于言寫
其深情嗚呼傷哉痛在一言奚待多文揮泣

援毫以達寸心靈爽不湮如聞如呻嗚呼哀哉

寄奠太師朱葵軒文

鄙人初仕見公際遇事我

世皇恭慎周密一十六年持如一日

朝一苛人目所睹記予父南謫歲復舊次回忝

同行供奉戴翼相對兩翁已踰一世閱四年

所瞻切聯袂乃其操持如事

先帝欲知堅貞請觀履跡僚有老成師之爲式

文鈔

卷之二十

七

鄙人不力輕別夔龍

禹湖上御欲殉無從閭閻泣血娟娟撫躬惟類

蓋臣仰佐

聖冲如何不淑喪我麗隆嗟乎恭慎周密者世

臣之體一代不數有也自靖自獻者蓋臣之

心曠代而難逢也乃若百年之漢無蕭韓之

券中葉之唐尠褒鄂之章

本朝壯觀世德同長東平扶

日公增其光太保翼翼于兄是襄小人稱爲佛

子君子比之幽香官箴家範爲世師防豈非
世臣之中冠帶而稱良者耶予則謂公外敦
世臣之體已著內懷蓋臣之心則微非觀其
深誠未易窺彼其明戴而陰隲內張而外弛
藏正色於溫克申大義于常規欠伸足爲善
之屏翌壘笑可爲惡之彈撫或遇之于巷或
納之自牖期于安

社稷而康九有堂惟蓋公飲惟醇酒惟靖惟獻

傍立懷肘恭慎周密不居其有以是觀公斯

文鈔

卷之二十

七

爲不負嗚呼予受公國士之知故唁公以聞

微之指其論之定以俟君子託哀毫素淚下

如雨嗚呼哀哉

祭圭洲弟文

傷哉弟之捨兄先逝也痛哉兄之求弟無期

也遂矢辭曰繕性莊生早度人間之世脩文

長吉難招天上之魂牛心峯下抱寒立馬鬣

堆前生宿草無生城也有願重來他生後世

說因緣者至病隨衰措大待盡殘軀無弟登

云尋樂傳經舊夢有兄誰與寤言斯文玄解
在何方志士片言思合道惟有此念未息豈
非宿習難忘嗚乎弟今已矣吾又安居于常
謝客杜門還我左圖右史鑿王仙君活死人
之隧揮魯壯士日再照之戈經世出世可同
條生與死與非兩事天肯假我年歲弟當助
予羹牆矣嗚乎傷哉弟之捨兄長逝痛哉兄
之求弟無期合室踊哭送君子幾斯言爲訣
聊以解悲千秋一生誰待百年今夕何時言
盡淚零迴風掛于輿旒身憚意慘寒日騁于
漣漪嗚乎傷哉嗚乎痛哉

祭楊安人文

往與嗣君同舉進士今四十年深交締誼受
夫恭蓋未展其奇僕也晚用道不濟時恒人
觀之楊子之步頗躓而趙子之路則披然質
古之道則揚露者其器恒薄而深縵者乃能
密毓其靈奇也故古君子寧言不過行寧位
不加才寧祿不稱德寧名不勝順受夫修此

宛成君子予之不逮誠斗筭耳於惟夫人璞
玉淵珠發祥于嗣徙而蕃昌壽而質直夫壽
考而性靈正直者一日之壽全一日之天健
康而孫子蕃盛者一日之養享一日之適四
福咸脩聖善令終我懷吾母抱痛蒼穹矧受
夫孝以真率爲至養以躬耕爲隆也哉昔長
沙之母致客三公老萊之偶却壁辭封聞之
謀遠則累大機深而害重去彼取此先民古
風聖母哲子銛吾筆鋒率意斯文以諗玄宮

文鈔

卷之二十

下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荅同館袁元峯編修書

今晨辱惠書責僕以不共講聖學惟與論文事之爲務疑其有外於已也僕自顧博聞直質猶在足下垣外敢如此乎悚然愧懼及頃覩足下頽甚和詞愈浹論良知與敬數語如數一二誠服高明加意學問久亦誠知足下有意於僕欲切磋之也若是僕敢愛其情乎

文鈔

卷之十一

夫文章固非道外物然世有攻文章而不務學道者矣以爲形似之文即以明道譬諸執影去表尚遠道勝而訥於文辭者世亦有之惟學道識其大者又復能昌於其辭雖在孔門充裒然能稱品焉况以視今世士乎非兄所當法其誰之讓也若夫道未勝而務詞之修雖奇偶如楊腴古如荀與達如韓君子以爲尤有心病焉何則以文可以希世之聲也僕非能文而亦嘗務於道獨文章爛耳則見

亦喜吮筆構架欲有所仿像則亦每忸怩而

止何則自顧已之道未勝故也守椎魯以老

僕亦嘗投袂言之足下之前以道未勝而先

奪其志則謂心病亦宜故每有酬應之作即

削稿家不畜寸紙兒子齋中見有錄本取出

付之火坐客有求近稿者噤口逡巡無以荅

之非獨僕之心與人乖殊誠有所重也夫僕

之所重者學道耳古之君子之學道亦猶今

之君子之學爲文也今之君子學爲文有羣

文鈔

卷之十一

疑怪者乎至學道則羣然疑怪者無他亦惟無以服其心焉耳來書所疑今之學者盡捐問學不立文詞云云今之君子亦有之要亦未盡然也且良知之訓自兄鄉先生發之兄鄉先生何嘗平生未窺經籍終日不成一字何嘗不沉酣六籍何嘗不出入古今如兄所說者哉但學有本末今早主僕之喻亦近之矣兄試思之也今之君子若能實用其功則自能先立其大者自能流爍爲文章鼓舞爲

事業華實蕪茂如兄所望不至徒口傳流布使斯文陸沉湮廢如兄所憂也足下責僕曰子高視獨步睥睨無徒謂予僅攻文詞而不足與講學嗟乎未喻僕之心也僕恐口傳流布是兄之所厭也朋友之義數則疏僕敢數哉故每以同事相近期足下明予之心知予非苟然則僕之說行矣安知僕不有待於今日也足下責僕雖深然期僕甚切欲日有晤言共探道奧以靳不愧于此生斯言何壯也有友如此僕尚敢愛其情乎尚敢如昔者口將言而囁嚅者乎夫良知之學自兄之鄉先生發之又安知不有待于兄之徑造由之而益明也惟足下勉之且僕聞古之君子恕人故人易親今之學者功雖未切然其志亦異於俗矣足下高爽莫京若又立峻不自克又安知其不有以睥睨無徒責兄者乎廣納而善擇之亦致良知之一端也別後客脊至午後諸兄約束行歸晚焚燭作荅不足盡意萬

文鈔

卷之二十一

三

吳

一語曰無言不酬期他日酬之也

與徐波石督學書

別久無緣奉書問身無羽翮思君實勞君所念我亦應爾也貴竹人士多幸每遭過高賢之臨不移一步而聞曠耳之論此天所以造遠服耶僕嘗觀古記嘆生人不得盡承賢者之惠爲恨然中古以來自私之學又引去賢智之心者太半而賢智不能無過于是則又私致憾于賢智嗟乎于今世所望賢智者共襄之何如也非不知去之爲便而大有不安于心則是又有重於去者公歷閩嶠責焚恒在南天地多巖巒崙峯有平仲桂荔冬青不凋之樹菑蒲蘭香被石之草飛錦羽能言之鳥掛漱玉瀑雪之泉而又有癯禪野仙尊生避囂之居公軒車日往來其間有年得無因事觸心興暢而變有趣歸之懷與昨於敖子處見郵使所持即不遜執前義託敖子按止之竊意聞當不怪恨也若別有見決意爲之

文鈔

卷之二十一

四

吳

則再一舉未晚閉戶思友山川阻長惟何
自愛

復劉嵩陽太守書

抵京久未緣奉候起居同野處領淪使寄音
如見丰采懷思綿綿彌數日如新也昔者巨
源之妻曰二子之材非君所及君但以識度
交之耳固知士願生崔羣李絳之間者良有
以也鄙人室無哲媛才愧山公而繆攀公軼
塵契公度外之符向者蕭園雨中今忘其所
言而景入靈府與人語但悶悶便覺神生此
中何時合并再爾傾倒

復廣西督學王敬所書

自祁陽領翰諭于是僕病且兩月矣是日始
取道永州入粵期以趨侍台嚴以受戒東顧
先獲捧華章以重驛旅雖身在糞土而榮如
雲錦之被體也惟先生才器夙成不煩磨琢
以駕于時勁翮高騫俯觀萬類衮衮餘子無
足當意顧劣如僕乃枉拳拳往在隨行通籍

文鈔

卷之五

五

七

雖數仰南州之譽未一納西階之刺至奉使
無狀棄之遠裔辱當時而羞列士進無容身
之哲退乏立名之業徒具華髮而令妻孥顛
露道左已身以禦魑魅受世之訾詬未已若
此可謂劣矣昨飛雄嶺中瘴止存皮骨耳孱
妻弱子相向而泣是時可謂狼狽智勇俱困
之際矣迺以宿無先容之資而君子眷然顧
之蓋投手而置之全安之域破世俗之拘學
而陋炎涼之錮習雖僕亦不知斯愛之所從
也若此者豈非意氣相期屬于豪傑非衆人
所同者哉嗟乎此事雖不足以盡門下之特
達在僕則感激重矣奚翅僕哉雖使魯連高
蹈太白不羈猶當折體酬恩疊疊報知已也
何則易感者感結之情難忘者無媒之惠故
也自患難衰病以來血氣頓改神志亦弱誦
習章句無一存記問欲解其持牘之役以修
鼓篋之業則旦夕惴惴懼為譽主龍而施兩
恐驅策不前以傷門下之明自祁移永僅百

文鈔

卷之五

五

七

里即精神昏憒困頓數日猶未招復嗟嗟復安所藉以自效耶所以撫躬僂僂以思仰答陽中而無時休也俟至全依醫調攝稍定嗣布廟管請裁狂斐耳

其二

承示高文讀之芒寒生色其指同於王伯安氏其文丰容峻整班孟堅荀仲悅之流也至其中所稱士變豈不益可慨哉揚墨佛老縱橫諸家姑勿論論其後所稱者世之士為殺

文妙

卷之十一

七

華

為節為才術為事功諸種種其于性皆遠矣其為途何多也夫在孔氏之門才之異者其總為品也有三其棄不與者一狂也狷也中行也此三人者孔子之所與語也鄉愿者孔子自謂不願使入門是直棄不與者也今掩然媚世之侶似少肆而人不知覺矣乎忠孝之道日薄而天常人紀識者憂其負荷之難也辯言澤貌伎中強咏以鼓于世而便其私圖紛紛何時已乎安得孔子之所欲與語者

不少槩見而棄不與者乃累生于世乎欲與共反經敦彞之學率性依中之旨其誰為歸乎宜公之憂之也夫古之君子以道之不明已之罪也人之不動已之過也宜公之不能憇然也然而流風浩浩人懷其心欲變今之術與習而大同之其何始乎不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矣乎其義淵深其任寂重者乎夫吾之身天下之人之一人也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其類安得不衆乎若是則庶民安得不與邪惡安得不變乎夫君子者衆人之表也其所則而倣焉者也以言唱之以言和之而言有枝葉以行唱之以行和之而行有枝葉公欲變今之習俗而大同之必使天下之行有枝葉而後可也今天下以言唱多矣而風靡然日下何也公其知之矣一洗小儒之學非公其誰望哉僕流離疾病之中幸遇高賢接引故強為轉語如此非有知也

其三

領來諭示以真之訓其說曰苟其意真矣雖從入之途稍異彼顧無害于聖人之中道雖萬舉千差吾猶信之而况其不至于差乎確哉其言之矣非公仁爲己任擔荷之重誰能的然爲斯語哉夫真未易言也黠妄而後歸真公謂狂狷皆有生意而忍者之根芽則蕉爛不復入土此寂真偽之別也至以訟事喻尤切於三人者之情僕亦紬繹爲數喻以酬來教可乎夫黠妄者如蕉之喻真種者如蓮之喻僞作者如姚黃之喻今夫剥蕉身者無蕉然不有蕉之根乎故黠妄者重重汰之則根本露而真體見矣蓮生淤泥而無所染非君子獲世行己之則乎然蓮之爲花非營揚采質已耳爲蓬爲殼爲仁仁之中復爲薏焉則又一蓮矣此天機寂真之處也君子力學履世而自得似于此夫姚黃非不美觀與蓮奚以異然其爛然露者徒以供王孫娥頃之玩則委諸泥沙耳竟何成哉今之論者欲

胥率有徒同出一途則千萬一喙而真妄茫然無別遂令剽竊緣飾之儔得巢臼其中此不剥蕉之故也夫觀蕉之外非不萬然大也而不知中實無有今持此術以履于世則剽竊緣飾之情亦易以見蓋利害得失毀譽幾微之際而肝膽盡章矣此其不能如蓮之潔也明矣公謂斯人得志則益足以驅市人夥而從之非僕謂之俄頃把玩之際乎而不實之心虛浮之質徒漸負神明而幻其生平寶山空手可慨也哉故君子之學必若薏之爲蓮而後謂真得夫如此則可以隱可以顯可以默可以訓可以接前人之緒可以開後人之智可以格物經世而行教化天下之善行美名皆歸焉而不得辭自與世作則而世自戴之若尊親焉雖沒世而不能已此謂之至善大人之學非耶以其始之真故也僕方有志於此而求之力學聞公高論不自禁持縷縷如此然辭未達意爲之歎然語云心之精

微口不能宣殆謂是哉先生其何以教之

其四

二月初至家六月有量移之報忽臨粵使又枉尺書及所編定朱文幸甚幸甚僕昔在館中積蓄此書每讀之未嘗不惜我晦翁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或曰不直則道不明然則翁直也非爭也荅曰嗟乎是殆難與人言也往予讀荀卿之譏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

文鈔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文

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則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揚子本於黃帝老子二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焉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者嘗謂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則于孔子之前上聖至人誠亦有所不暇考乃荀氏之言亦未爲過至謂

不知其統則雖予亦不以荀言爲然何則統

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

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

之宗持志養氣是也是孟氏之三昧也義即

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

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

發翁則以爲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

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

明矣至其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爲教顧已徂

文鈔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文

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將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耳夫使翁之所造實如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夫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

口而不能服其心後之人尤依望諸子有塞
旗擊空之能而不遽去也嗟乎是殆難與人
言也蓋孔子既沒大義已乖而微言將絕于
是紛紛好飲食而尠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
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
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
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琴
瑟刀刀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
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

文鈔

卷之二十一

五

五

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
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
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
義尚未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
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
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
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
取其長焉已耳其短者吾將棄之已耳所貴
於析羣言之衷者不當若此乎今觀晦翁之

書其所評騭千古說彈百家椎擊名士剝剔
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
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者某聞其風
而興者乎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目爲天
籟者乎或曰晦翁自任之重故闢邪距諛不
得不嚴本孟子也烏得以莊生史談之論道
術比予曰嗟乎此所謂殆難與人言者矣且
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
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
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譏焉稍察阻
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過糴曲防獨守谿域而
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
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
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揚以下蘇陸
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
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
之論盡以委于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
污也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

文鈔

卷之二十一

五

五

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其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謂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爲開禪而不知其實尊禪矣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亦可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何耶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已耶雖然翁固未易測也予嘗考其世設處翁之地而論翁之心矣其拒禪甚力惡蘇尤深詆陸太露其意亦略可觀矣蓋南渡之後高孝二帝極愛蘇氏文章所謂家藏蘇氏之書人講眉山之學也二帝又皆好禪故皆內

禪以畢其功予嘗見佛照禪師奏對錄而知朱仲晦之不遇孝宗決矣况於光寧之朝耶翁忠孝天性剛奮有餘欲復二帝之讎而無一旅之託其文章議論至于國勢安危之幾君子小人升降之際則芒寒正色恢拓奇崛使人凜凜聽之不倦視其講學訓解如出二手誠有以激之也陸氏之異則出不相下所謂明其爲賊乃可服之意耳夫僕往之讀朱子大全之日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挾摘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一書以表白諸子允經朱氏摭掇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于莊氏道術篇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開涉頗大力未必得遽爲而止也今讀公所抄若有意焉故肆發其狂愚不知有合於公之意否便中幸一教焉夫我輩之于斯世出諸老之後以論學知言爲任者也又遇良友烏得不盡勿外其狂而踈絕是幸適抱采薪之憂詞不發越不得達此衷曲冀鑒其略云耳

與麻陽總督張靜峰書

僕始通籍于朝即聞共稱海內文質並美博雅大儒靜峰張先生矣久之明公望譽並隆羣生引領而待哲尹諸公避席以讓有道廁在稠衆徒邀風遙欽未緣通候居嘗於同志中訪聞德器識量之一二即誇於人人中以爲宜得若人焉居銓衡之地序品人倫獎飭庶材而臻治理諸如此同于游士美談云耳不足爲輕重也然亦足以見傾企之久矣頃

文鈔

卷之二十一

七

七

以西南夷不靖尚稽行空之步蓋南方用師機宜于人情露而計擒之也速則十失七利亦傳事之效然矣然久者兵家所甚以爲難可易談哉惟明公以清淨之心布公平之體廣含弘之量時久而師不勞衆聚而材不傷賈勇竭智者愈奔湊日新而不倦公方持鼓舞賞罰之具而中堅之若未始動殆十九年而刃若新發于硎者耶即掃賊拓土未以爲難而三省之廣三年之淹不知有師旅焉足

爲至難者若此是謂有道者之兵乃能爾昔虞生于窮而著書目爲春秋僕雖陋怯敢以諛辱大君子而羞虞卿乎誠心服而樂道如此也故置入粵即疾恙相纏每思寸草之軀托喬木之蔭而難於遣軼掌之使以達尊嚴之地昔之禽魚在困君子尤惻然憫之明公行當入輔

文鈔

卷之二十一

七

七

聖明愛士憐才以護國元氣宜不擇於巨細矣宜無分於中外矣使得稍就醫藥復回視聽捐糜報國亦其宿志也休休大人膏置棄之而不顧令不若昔之禽魚之過乎故不敢變情率爾遺賔

復廣西方伯張鄧西書

僕通籍始值公出麾海甸數仰揚聲籍甚徒切跂望作吏塵中所爲實勞搏風御虛會當有時已流彩青雲躋足從頤懷義濟輔練著聲實可謂當塗之遇才情之極選而高朗之莫京者也適屈已庀士訓災流逐緣及于僕

湘江之濱雨夕鷄鳴抱公話言霍然已病夫
僕本爲一飽而出遂違大易濡首之戒蓋在
再久之已每懷平子憂生之嘆屢引長卿嫂
俗之病寡朋鮮侶跡遠勢孤祇此蛸蛸者耳
猶倖不自持至一旦卒然犯傷手之咎則誰
非其甘心者哉此僕之大略不近于道也顧
振一葉無損春顏然人生實難亦各言志邇
來去國愈遠而悔創愈深何則誠懲昔之不
能約已導導自乳清時徒取棄遠裔而傷立
事者之氣若僕自謂所爲殆過甚矣何所復
補矣執事尚期僕以歷長沙弔屈賈乎豈敢
終焉肆情而莫之反乎昨出祠下撫已省咎
遠烟蒼水對之惘然已不令生還客之感又
安敢動豪士之鳴乎何則彼二子者誠自度
其才智足以致用故皆戚戚不安于其棄置
若僕則所謂以一飽之故而易萬里之行非
據之爲已無所爲尤怨若此而又妄齒于賢
直之後則適增其戾而厚其愚已耳故不能

也僕自度不能如二子非以爲誑也昔張仲
蔚自度性不諧俗常使蓬蒿滿門谷子雲則
搗筆札以趨猶恐後之矣又豈非二子各適
其適能早自度以無悔于當年而成名於後
之效哉若僕者髮種種矣既不能如此二子
善自度早決出處于前又不能如彼二子自
度才智有餘奮廢幾于棄置之後則將疇依
哉江州司馬之投記廬山曰他日行止進退
得以自遂則左手抱琴書右手携妻子以老
于其中清泉白石實聞斯言僕茲者欲自託
以邀福于諸大君子之前僅竟有如此然亦
未敢遽爲談也感公情速率爾發之惟不令
僕後以多言爲悔則深以望於長者之終庇
之也

荅廣西僉憲黃雪峰書

棄置遠道分義所宜不足復陳矣第久纏疾
恙旅泊棲遲以爲諸大君子憂耳跼伏洮湘
之濱松韻鍾聲晨夕鏗豁似教以深省頗悔

向之粗浮劑量失度不合於道也顧尊論以爲勁正得無枉君子之過許乎曰潮曰惠非其匹擬蓋益慚矣昔退之在潮思汲汲作爲文章以揚唐之盛於無窮而子瞻則直和陶詩方悔其引去之不早耳茲論二公之世則韓年方盛負有爲之氣而蘇已漸老鼓舞殆倦云夫無二公之才而妄列其行事此宜爲愚既辱引論故略亦道其愚僕茲者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蓋失其爲問而忘其爲答者也

文鈔

卷之二十一

七

七

雖愚欲和爲陶詩已無力能之况揚厲洪休之云乎若是則雖百不肖其如粵何安所得近於潮與惠如執事引論之論哉

與湛甘泉書

奉違半範踰十五年矣居嘗私窺撰述側聞風議以自勉勵雖在門牆之外其心實不異於策杖之隸也僕也學不聞道動匪天和不能竭愚督劣善事

聖明至勞

恩謚可謂大過餘生知非補咎不敢自怠自欺尚賴先覺稍加啓迪以日扶植此實憂慮以來天心初復真切之念回思往者粗浮剽掇無實之慮未得而張有得之言未見而侈有見之論妄測古人之深心勁特胸臆之強喙凌獵偏溺種種之過今頗察識欲省改其一二而未能也入粵已久尚牽病羸遙望南雲羅浮非遠知我哲人盤桓于彼醴泉靈芝將息暉采每一瞻企寧不惆悵

文鈔

卷之二十一

七

七

寄洗少汾書

別久矣尚憶兄向在都下坐敝舍中論白沙詩法英特英拔人猶在目昨寓監甯廣南諸生携示兄所論辯不覺喜敬造詣之深修爲之實雖從此坐陳子釣臺稱湛門宗嫡誰得禦之健羨健羨弟以粗浮之過至勞恩謚入粵以來每翹思君子翼之冥過山川阻修怒如見之近以學不得力猛自省改翻思向者少壯入仕之初天心初復光景稍露始入靜

安之門頗輕諸累之繫當斯時也祇宜退步
知非檢過畜德以俟實得而根力輕微不自
禁持嚶嚶多言自蹈淺薄遂生一念欲速之
心乃有凌跨古人旁睨一世之崇令入心腑
而諸障種種因之竊入復樵春絢汲與崇作
家而崇益得志矣蔽以屑末之雲令不見眉
睫之過塞以芥豆之藪令不聞雷霆之聲崇
之能如此昨涉憂患始悟道力輕微又牽疾
病血氣頓減而崇之情狀遂盡露矣何則古

文鈔

卷之二十一

廿三

李五

人剛柔彰微之論不震不動安身知本之說
身心澄契無一脛合乃知昔者光景虛浮強
陽氣耳烏在其為學哉兄之高明敏達百倍
于弟而師友發明日新月煉學問過患似易
察識矣然前所稱崇者每瞰高明之家而藏
于膏肓之地遇為所蔽者譬如中魔之人自
為護魔之說人孰得而指之耶故不可不精
察毋若弟之乂為所弄而嘆自覺之之晚可
也

與聶雙江司馬書

馳神公所者幾二十年矣然未嘗修問通殷
勤左右此足明僕之不敏也乃過蒙不棄以
為可教前年領訓言示以乾乾免咎之旨蓋
讀之犁然有當於心惕然有警於中無何即
及於罪譴誠服先生之先覺矣茲僕之事譬
之盲子被髮號走以救隣火出門跬步即入
坎窞誠足恥矣過者棄去不復顧眎獨有長
者見盲子哀其以救火故不惜千金之藥大

文鈔

卷之二十一

三十

李五

賜盲子令其復明此長者之恩寧有既乎嗟
嗟僕往事念之誠可愧恥若此盲子三年來
親識舊游無復一字相問乃又過蒙長者不
棄絕猶以為可教兩度寄問今領後番周二
守所賞到誠欲僕之心復明也已視此長者
憐彼盲子恩不百倍耶三年謫宦瘴癘疾病
不啻其心苦耳乃其不肖之身亦已蔽矣然
未嘗敢以一字聞於親識舊游亦士之體當
耳非以為名高也茲則不敢自外於左右者

誠又服先生之先覺作人長厚慈義之重矣
嗟嗟僕生二十年方知學道初以苦次三年
見哀而不傷之體後復閉戶習靜久之雖未
凝寂而正念不失又三數年可自娛樂稍以
家貧故出求仕遂荏苒名妄粗狂暴害十六
年始及於禍三年中悔艾念此則魂魄動而
病亦作矣乃其初念旋以暗濁嗟嗟僕之行
履二十五年之間又若彼田舍郎之積少貲
以自殖忽出大都羨中巨麗歸以少貲往日

文鈔

卷之二十一

五

七

南朔北朝夕馳驚貲盡窮歸無所於託栖惶
在道復念少貲有如隔世又若夢中今先生
之憐僕墮盲子之困而不知由僕動狂買之
妄念始又如此乃昨讀所惠三書驚嘆奇作
入一悟之門扶百氏之髓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依此修行可以出世可以經世無復疑阻
矣僕悔艾離索之中得此如前貧田郎依載
長者寶車圖營復少貲雖爲客作嘗得沾丐
喜慶無既如此雖欲拘小諒自外于門下得

乎恭惟有道應期以解世紛吾君得忠靖之
臣公卿獲直諒之助士大夫有持論依歸之
地顧僕懷犬馬之心者其於國祚寧不戀企
他日稍得慰倚間返初服倘不即先朝露當
手寫是寶書藏之眉山中以諗千古以報知
已未由瞻接肆此緬縷惟賴庇履愆罪不以
示人萬萬

與嚴介谿閣老書

魯往庚戌之秋蒙

文鈔

卷之二十一

六

七

思南譴辭謁門下溫慰至再惠以鉅幣許之生
還薦義深慈出於望外夫去國孤踪輕於浮
葉而能使徭長蠻吏改顏相衛收道上之仄
而藏牕中之斷者徒以僕之宿昔受知門下
如此彭萊可不必誅而參立行將復用灰可
再燃而斷可再刻云耳含抱此德已歷六祀
逐臣之分泥路甚卑匪自疎外實不敢輒通
也茲者自南文選署郎轉南光祿少卿令稍
從下大夫之列雖公平之朝洗滌蒯賤因以

濫及然士衆謹然皆服和公之大度而曉然
知僕之已脫罪籍矣始敢私圖一申短記以
荅往惠懼已後時恭惟門下以問世之英應
名世之運遂學深於遠老文雅與於文貞康
寧葆真似洛陽之劉勞動密勿過南陽之李
是以聖明最所倚重爲本朝卓然之元相也
僕狂非不知所裁昔在館中諸生之間獨願
國士之目奈何初承役使輒先顛躓嘗顧影
自慙掩卷思過即錄此沒齒已矣豈期噓枯
吹朽令還聽瞻六年契闊而不以爲尤一歲
三遷而不以爲德昔人上書贖死而竟鋤當
戶之蘭忍徒待召而徒抱隕星之劍此亦百
世之痛也僕累罪實大而運途猶亨已荷生
還又列有位則分涯踰於昔人遠矣茲雖瘡
痍所傷神形漸慙固知不堪事事矣然猶日
束帶整冠以示心戀
清朝之祿以彰門下愛士而不忘遠之明誠不
敢自決於一去之小以負援拔之勤也且極

公甄陶一世之才而不立私與斟酌四時之
氣而不居成功僕何人斯敢嘵嘵於門下稱
報德之士哉所以縷縷而不休者誠有感於
今昔之故不自己也伏惟天壽保乂月盛歲
新忠勤至純而福順極備能言之流讚述不
盡僕塵土羈士何能爲佞詞喻拙陋無以達
意

再荅書

去臘附書宋御史計已塵覽旬日前陸主事
回南都復荷華札許可並年譜詩中載所臨
刻賜禁中安輿宸翰此乃我
朝曠典中外所共歡傳然皆未及親挾天妙勢
驚鸞峙鳳之姿也乃今獲觀之豈不快幸耶
至于所以許可則惕息屢日而不敢當者也
竊惟相公天人邃學人倫宗衡視鄙人皮膚
道聽之陋殆搏鵬九萬而下瞰搶榆之鳥耳
乃不惜獎借決然以三益許之雖以謬示行
輩私之長價增飾而時時愧生於中懼於名

之不稱故不敢當也嘗以自語曰與衆同一
悠悠耳相國大人也獨以益友見許豈不近
於國士之賞哉古之士重知遇之義謂以國
士遇我者當以國士報之今相公裁品庶彙
使萬物各得其所鄙人方與萬物共受惠不
暇何由烈烈狗報不愛其身如古之士耶以
此愧生于中不惟懼於名之不稱且懼于爲
倚借以成其名而終負之者矣故雖惕息不
敢當又感激不能忘也昔者衛武公爲王卿
士秉國之鈞老而在任懼其盛滿也遂下戒
曰諸國人勿謂我老耄而舍我夫武公以不
進交傲之言爲舍已則武公之側必多三益
之士而負公者少矣其視我相公取善之廣
愛士之博冲其量大其度雖如鄙人亦盍收
而教之且以旌其直諫焉固知今古人恒相
及而道之不二每如此也然則僕之所當勉
竭以仰答知遇者不當如武公之國人耶舍
進交傲之言其奚以自盡哉恭惟相公人臣

之極

聖主禮遇之隆冠于當代可謂最盛矣聞之師
曰易以明臣道也盛滿之際特致意焉獨大
有之上九最爲滿盛而其辭反最吉蓋周公
微其意俾人自思而得而大傳始闡明之其
義精矣何則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
信也天人交助則身安而福隆也固矣若夫
大業之所由以定而保有於無虞者必資於
尚賢也上九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于處盛滿
乎何有此豈非周公所嘗身試之道而睿聖
之所夙夜抑抑思及之者耶相公履信思順
天人交助而冲量大度勞謙抑抑以接天下
之士以荅我
聖上眷顧之專而申自天之福德盛禮恭而居
之不倦已無愧于魯衛之道又凡士之才可
以濟事者雖嘗惇詈反復觀望假借者皆畧
其疵而用之無幾微芥而焉往歲得侍坐承
諭及廢棄一二士今別云無幾已布于位矣

故知雖魯衛哲人所以處盛滿而保有之道亦不過此夫僕方欲進交儻之言而其說類于頌美何也蓋古之君子雖體道自信然亦必假左右誦說諷議之功居嘗述往事而稱先賢俾其心益惕惕焉所以使瞽矇說詩書也僕誠不能遠附國士之論矣獨不得比于瞽矇之益乎所以仰答門下之賞激者其技止此耳惟矜其愚而取其意焉

又答書

文鈔

卷之十一

主

頃京中友識書至脩述我翁近日拔處不肖之意誠如覆燾者之德也夫物芸芸而欲報造物者之功則亦大逕庭矣故僕于門下久不知所爲謝以此也然靜自量度已踰涯分矣若猶不知足後必狠戾何則人之才如木也爲櫨爲杙其質已定即匠氏雖巧不能易櫨杙而用之矣今僕杙之類也屢荷工師之顧若此似欲庶幾移杙而櫨之耶夫杙而櫨之必并失其可以爲杙者矣此僕之恐恐焉

欲邀後福於門下願我相公今以後勿復以不肖爲意也勿復謂僕之杙庶幾可以爲櫨也如此則始終成全之矣况木之生而不得其用者何限而杙之與櫨相去無幾又已同受梓扁之斲復何望哉此僕欲自求寡過以報大賢長者知遇之意答新惠而邀後福復不禁其言之流肆矣頃來火異非常人心慄慄惟我

文鈔

卷之十一

主

皇上心通于天必能察其異之所自來惟我相公心通于主必能弭其災之所當應天道幽遠腐儒陋識雖不敢妄議然以人事論之南北調發中厨供應歲額僅當三之一已至難區處矣又大工復作財將安出民窮則盜起誠可爲慮者不宜專以加賦提編爲第一義也大賢調燮必能三思而熟慮之有定畫矣臨風嚮邇聊復喋喋

與徐少湖閣老書

某奉違甚久而通候缺然徒以守逐臣之禁

而不敢援師資之誼也。往者去國之日，觀公
有相憐之色，已而別去。數年皆荷吹噓，枯朽
令長華常往來於心，周旋其事，必使僕迴視
返聽得齒章縫之列，而相憐之心始遂矣。夫
僕之於才，直管削耳而能得此於公，何耶？今
天下之士雲蒸響合，各以其才技求售門下，
易一顧不可驟得而迹之去，住情之親疎隨
之乃雲變響化，新新不停也。又安能保其一
顧而久不忘哉？若僕處放遠之形，持久疎之
契而能感翁最專之情，比於久而不忘之數，
誠不知其所以也。語曰：人惟求舊，抑僕乃我
公舊所陶鑄，期成一割，雖先敗缺，正爾其鍾
情者耶？不然，何其遠不棄而去，久不忘若
此也？今春唐子應德來會，白下與論本

朝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蓋經綸康濟前輩不無
而孔孟一脉之緒，知其說可舉而措之天下
者，渺矣。自宋以來，講學明道者皆在末位而
門下適當名世之運，質隣上智，體尚中行，心

文鈔

卷之十一

七

明山

鏡內朗機神，外圓莊周謂有德有才，殆近之
矣。舉其說而措之天下，其不在今乎？夫會萬
物而爲一身者，聖人之德也；散一身而爲萬
物者，聖人之才也。才與德備者，道之周也。故
周於道者，天不能害，地不能殺，而世不能亂
也。今方隅多警，而才用每空，天下囂然恐卒
然之變起而莫之救也。獨君子以爲必不然
者，非恃有道之在高位乎哉？儒者學道未及
聖人，故輕去就而薄名位。夫名位誠不可薄
也。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之
憂天地尚不得同，而況與小儒謀哉？夫天地
尚不得與同焉，則聖人之憂大矣。聖人持此
大憂而無位以託焉，則皇皇何之哉？故知天
付公以高位者，乃其畀以大憂也。僕云知學
之相自門下始者，乃以爲警而非以爲倭也。
惟冀少遜碩美，以安赤舄，以係天下之望，以
酬願治者之心。此固內朗外圓妙應之迹，宜
爾也。僕誠不足深與知此矣。僕往承師資之

文鈔

卷之十一

七

明山

益近領接拔之恩思投短記以荅宏慈而率爾有狂斐之言遂大忘其踈賤之體亦以恃盛德大度而無所愧損也

再書

昨歲幸親德容聆謦欬歸殊有喜外之喜也昔有問文潞公自視魏公如何者潞公曰魏公地位別彥博只有些粗才偶備國家用耳夫韓文二公由他人視之亦伯仲之間耳而文之服韓乃爾深至始知人之器量相去之

宋

卷之二十一

五

山

遠自有定品也當國家多事之日有人如魏公者在寧不為喜外之喜哉僕不敢佞也冬末春初漸舉黜陟之典不敢以冗雜書札奉涸政府遂踈怠至今失奉修候以謝往惠負罪負罪僕起遷八三數年而為卿寺國家待逐臣若此恩至厚矣僕本不期至此而偶得之當自量度倘進于此則有大責任何以堪之不堪則咎吝及之故恐恐焉日夕思免去而無由也惟我公知僕之切此後勿復以僕

文

卷之二十一

五

山

為意俾得充位于此或以不能而去則受翁保全腰領之賜沒世不忘之恩也僕之荅往惠而邀新福于知己之門至真至實若此遙企尊慈不以為佞為詐而棄絕之近火異非常人心懷懷又聞採木追徵之使四出此驅民為盜之具也即如此已不可支倘又加以潢池中物則將何術應之耶自壬午以來長星凡三見而郊時宗廟祠堂皆從更新此氣數也天道幽遠腐儒不能妄測但以人事論之東藩已撤虜入二次如無人矣而三衛方為之嚮導北虜牧馬射獵于垣內不知其幾矣而立福等叛人極力為之先驅關輔地震將及二年山東河竭地裂而吼妖言喧騰不可禁止此何祥也東海妖民造亂五六年生民死亡不知其數今又挺然揚帆至矣坐邀部使者往赴議事隱然如一敵國而莫能誰何漕運之渠二次見決今番之賊未及千人破縣掠州俱從清河下安東出海去而提兵

者奉頭鼠竄不知何往又聞福建之賊掠省
破州惟有送船賁賄求其解纜而已略不復
有顧藉中夜念此隕涕沾臆何由解也古人
云食人之食則死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
之虞嘗激昂思得一當以報主又自顧才智
勇力俱無一可奮發見笑耳遂悄然含意自
摧沮而止惟願在位賢聖太臣爲國爲民爲
社稷默察天地山川百靈驚戒呵護仁愛之
意而早爲之圖毋蹈往古悲憤之轍而爲奸

文鈔

卷之二十一

三

月

雄所竊笑幸甚嗟嗟僕此願寧有既哉僕之
願豈終不可遂哉僕觀時事之難則有憂中
之憂復觀我公之才真濟蹇之具也故又有
喜外之喜易曰大蹇朋來僕行當見翁之朋
雲從而奮庸蹇誠不足恤也

與李南渠閣老書

往歲幸親台範聞道論退而心醉神服且又
雅愛接引故別久不能忘也邢太常至承翰
示過蒙優納時已漸修黜陟之典不敢以冗

泛文書溷煩政府遂遷延至今失於候謝負
罪負罪僕起遷人三數年而至卿寺皆賴我
公吹噓扶植之力然過此則任稍大非僕所
堪願勿復以爲意矣懇望懇望火異非常人
心凜凜僕所憂者丘福爲虜先驅而關輔山
東之託異教者響應則河北之擾未易寧也
海賊至今又揚帆至矣淮埧復見決矣若分
一二十人坐困漕道一二十人略撼金陵海
上兵定須盡撤以北救而沿海空城任其取
而居之則江南之擾未易寧也况採木追徵
之使四出而驅中原之盜又急其隱伏突出
之禍又豈易言哉夫變未出而先言之誠似
狂誕至變已成則又無能爲力矣此古人貴
先事之防也我公通才達識後樂先憂當天
心激切警發之時而不思以承之脩之則往
古之跡可痛恨者何限僕雖疎賤然幸以往
者將從之末遇我公不棄封非之量安忍從
傍默默耶故未謝往惠而先進苦辭惟夫賢

文鈔

卷之二十一

天

月

長者亮其心而不棄絕之也

謝錦衣陸東湖書

往年南遷過蒙厚情六年飄泊未緣裁候徒
守逐臣之防恐爲門下之辱也漸復冠裳今
齒末位枯株之枿皆荷扶植思投短章以答
高誼惟門下豪傑邁倫清和利物鼎鑄之任
邦家之光僕疎賤斥逐之餘猶亟圖收錄而
薰沐之置以高風播於遐邇而志趣赴如雲
斯蒸矣以是心而輔

大鈔

卷之二十一

五

聖明定國計豈不綽有餘裕哉僕嘗謂兵食不
足非國之患人才不足則患之大也今方隅
之憂豈不謂人才不足用之過哉鑒識評騭
之未明培養籠積之無術則才不能蓄于風
昔安得于一旦耶門下有憂天下之心故僕
借以是言告雖臯陶陳謨孔明獻策恐無以
踰此前月剿賊五十至蘇殺獲殆盡由巡撫
以下官臨陣故也亦足以見僕性言之不妄
矣想以爲喜故并及之

與唐荆川書

先是有傳公居郡下甚鬱鬱者僕逸處
者旬日而張稽勲至矣聞公之無恙且意亦
安閑矣既覩來教又風調灑然殊無苦况乃
知昔者之言近澆矣不數日即得

上命唐郎中經略江南之信及南兵部抄咨慰
喜何如正想望之間聞以十一月廿三日過
家一宿已入浙去舉動快便心服心服而賊
巢已空亦省調度之勞也忽奉手教并捧讀

大鈔

卷之二十一

四

勅書抄白仰知

廟堂之於才賢試之於難之盛意又喜金陵揚
鎮皆公得察舉之地則前書所期相見亦不
徒爾而僕之得奉晤語者有日矣寧不屈指
計之哉公才名甚高易爲人忌布衣草食窮
餓蓬蓬人尚計較有言紛紛而况茲行有縣
令負弩諸侯屏息之勢哉可不加意謙下以
郭令公曹武惠之事自處非以媚世也乃以
善世也乃大乘法門也呵呵恐相見晚故先

道此又知公早自知而僕之言之聊作印證耳如何

與真定中丞吳望湖書

僕疇昔幸接于執事未信宿而別又一紀餘矣居處遼絕音問不達在他若此則交背而相忘者衆矣然而僕之思公眉宇若昨日見也數公行事若比隣居也談公之造詣若久要共學至狎也公之得此於僕其奚由耶頃緣僕行役往來皆過公之境上止則先訪公之政事費之冗者節矣吏之虛者飾矣民之勞困者汙可康矣今天下皆貪弊于征科貪殘矣而畿輔爲甚貴彈壓則取趙君思剿擊則用包尹欲休息保釐省征科而銷貪殘安元元而真

國家則舍吳公其奚宜哉然則僕雖欲捨公而不思亦奚可得耶即僕之行役于公境上也當公以防秋時居易州于是數程之地數日之間僕之首西向而不暫東目指紫關之烟

雲而不暫瞬口數問輿夫以易州之路而不暫休疑爲僕欲往也而不知僕惟思彼西山中人耳思其人矣問知其人之行事矣士卒之貳而偃戈者抵掌思奮矣將領之怯而鼓啄者礪刃待戰矣關隘之埔土掃堊豕突而跨跂者削凌遲而欺迴風矣美帛散賄盡斥以饗士而官府之積爲軍需矣夫如是奚止省征科安甸民哉將遲以歲年可拓侵疆而走匈奴矣嗟嗟然則僕疇昔之歡好者豈過

也哉夫僕之棄斥久矣猶依依不忘世也僕不能忘世安能忘公之行事然則公雖與僕居處遼絕音問久曠亦何能遂忘僕也哉自容城而東薄治寒裝明發挈舟南下去公遠矣便風能惠數言以酬予西望烟雲之思耶

與喻吳臯中丞書

昨歲之暮漕摠黃公別去時僕適有言官彈擊之惧闔戶待罪不及作奉候我公起居之狀途中未嘗不南望惆悵也今正薄遊嵩少

遂入伏牛山尋討幽人冀一遇雲將接輿之
倫從之編芟採苓以終餘生而俗氣襟人高
真隱跡竟未之見也乃壘石山麓結茅爲廬
以爲佇望之處是時家累八口候子于關中
且待携之歸置有所然後再來耳顧影自憐
老未聞道半生碌碌竟何成哉此僕之近况
想公欲知之矣

荅何太華司馬書

僕初入仕路即知慕公而竟未登謁逮公再
入朝著功赫奕而僕乃在嶺南嘗聞公曠度
若孔北海而術智有餘綜理似陶長沙而豪
邁絕倒思得振衣爲一日之談以快平生而
未能得也僕西川鄙人也睥睨功名富貴三
十餘年今俱知不可得矣惟有一桷直悟曹
溪之宗坐嘯峨嵋之月雖老矣力猶能辦之
餘則碌碌不足道也翁何以教之乞批荅數
行亦以諗翁之志意望切望切

爲姚生取父骸還塋書

封域遠隔未通姓字輒申短札殊爲失禮第
以事關痛癢敢以聞之仁人君子姚生克明
從僕遊偶登先塚詢及翁兆乃泫然泣下審
問父之乃知其親之歿於筠連之野也夫沒
而瘞下筠連之野二十七年明不知其處一
旦收涕奮發欲求之彼夫自內江視若在九
淵之下豺虎之域絕阱之所也予悲之壯之
因念人生之多艱傷姚翁之不幸痛姚生之
哀衷無以爲姚生助也姚生之貧極矣僕又
與姚生共之奈何奈何明所少者負極之人
謝主之資道里之費也所患者地主疑難攜
跡荒迷依托飄消也然僕雖悲其貧壯其謀
不能與其能徒付之長嘆因以聞于列執事
必有戚戚然者嗟乎使姚生負痛二十七年
得申一旦天地神靈必又欣佑諸執事於無
窮也况姚氏子孫當世戴盛恩愈益無窮僕
又何言哉

謝傅少岩督學書

別後未緣申賀恐以此煩賈非敢苟爲簡也
辱承尊翰垂諭拳拳不知所答然終不可虛
負往者條格到日即求讀之皆敦行務本作
成實才至意誠令人改觀易聽非諸脩故事
者比也但欲令之行又在左右逐事俛依條
格示不再易則下自不至彌文視之矣三等
簿者下往往有以爲市不可不察夫欲去惡
此宜最密事何得先號於人人中如此非欲
爲市乎物先去其敗類者則易成養才亦若
是耳然務養之又在得其要誘掖成之爲急
創艾特其一法耳繹卽碑條格中所以著講
學明道之語甚脩此正左右今日養才急務
不至落寞然非躬倡而命與之居處之久何
由察其從違耶雖然倡之可也若一一面命
而察之則勢稍難及矣昔者文翁之造蜀士
非歷家戶親訓之也選茂子弟數輩津遣長
安中從諸大儒受諸經義故蜀遂風動而士
益多古學論議述作在漢代皆有法是文翁

坐進以此重拱壁先駟馬矣此亦善于誘掖
成就往事之已效者也茲欲左右徧示提撕
恐地廣士有引領之嗟且軒車至止一二日
又將他之教法疑不應如此其速其於誘掖
務成之之法疑未盡也惟冀高明思有處此
即風易動父之俗成而人才多亦無託諸空
言之憂矣如何如何不足補益聊述區區

答大理李中溪書

會短別長不見公已三十年矣士夫與釋子
遊士談公行事不知其幾千百俱彷彿耳未
若南都遇貞所馮公見公手翰深說道妙知
遇異人又得真悟故自度度人疊疊不竭如
此其說如探物懷中不假搜索又如食密中
邊皆甜贊嘆奇特終歲不盡以遭大憂與貞
所別今二年矣忽枉手札又領所著心性圖
說可謂奇特中奇特元聖秘密大事因緣滿
口道之傾囊出之惟恐人人之未及知何其
慈悲之大也且宗門中自少林單傳以來皆

言語道斷一路不知何事六祖下南陽忠公
出一清源道者有許多圓相宗旨付與仰山
而西方神僧與小釋迦相見亦以圓相相示
故五家宗門獨爲仰一派入門便打圓相其
說至數傳遂絕矣嘗推原其自豈非伊字三
點已字輪相先佛一脉之流傳乎五代時陳
圖南不知何處傳有太極圖而蓮溪得之著
爲說以傳於世故道家者流如白玉蟾李和
清紙舟冲素輩皆畫圓相以爲器而文始
經性心情識意諸說實相符契與禪宗雖不
無線之隔而源流傳布信秘藏之未嘗絕響
也觀公所著真遇異人而得真悟無疑矣第
援孔顏樂處以爲首楞嚴定此自生諍端也
白沙云千古聖賢如過影何必援以爲重耶
得無有美名之慕乎願先生自信自悟不必
求世之知我而欲普度衆生亦非意識著述
所能辦也如何如何近日友人問僕以心性
之別僕答之曰心如水如鏡性是其涵光之

處心又如劍性是其利斷處故聖凡同居世
而不同生同沒世而不同死也似與先生之
論頗合如何去人倚馬促書不能萬一又久
荒筆墨不能自書俱希鑒亮便風乞再賜教
當竭其愚今聊發其端耳

與韓吏部郎書

昨偶於峽州獲見君子荒迷之中語無倫序
也已承鑒宥不復譙責乃又過蒙厚幣以慰
慚疚至情重義何以爲謝惟兄無意於進而
忽得此佳處非謂其有勢力爲人所趨因可
獲厚利如時俗人之見以爲佳也蓋此地所
係甚重以智知人以勇用人立功業於當年
而垂聲名於後世者莫要於此處矣夫知人
未易也即今圖之尚猶不及况悠悠而不知
圖乎聞先輩每用夾裙存袖中隨所聞見隨
即剖記問君子得君子問小人得小人以多
者爲的而又自以平心斷之且又貴其不露
也平居惟有讀書可長內智問人可長外智

二智并用可得大半然後俟其位至用之然
俟之亦未易也其要在善處同僚昔聞馬谡
田以告趙八墩者惟在衆中不見衆講事不
以氣凌人不談長官短長不說他司利病最
不可者以詩文之工聞見之博先獨取一二
輕俊合己者友之以他人皆爲推魯不堪比
肩矣羣居獨與此人翕翕訛訛過從杯酒傍
若無人他人則終歲不一過也諸如此類言
之不盡其毒甚大可一省之如何端凝簡重

文鈔

卷之十一

忠

謝李西野宗伯書

客歲雷進士回蜀領教慰并厚贖懷想終歲
未緣裁謝翹企無已惟吾丈與聞大政且柄
衡在邇以其休休之量暢朗之心果決之才
且又諳練已熟矣其于大位乎何有此鄙人
所慕愛公之美不啻在己之身者宿昔狂斐
常加贊勉要令吾榜有人以不負

聖君再臨軒盛舉俾後世可爲口實耳今猶以
爲然乎不孝放廢之後即思藏拙爲別種生
涯因無以慰老親之暮景故再遊金陵五年
之間俱藉培植幸忝已過遂罹變疫今已瞠
首力竭無意于世事亦思問舍求田而力復
不逮之所謂夜計獲什一之利而傍即有鬼
物笑之者矣小補薄粥還我三十年前面目
往在南都買置佛經公頗笑之蓋爲今日設
耳天上故人時有便風問訊以誇於山中草
木之侶且因以知動定何似惟以是爲望

文鈔

卷之十一

手

謝何宜山太守書

頃緣棄事久居山次殊失修候南塘公過時
亦羸慙未展不及作狀歉歉惟公以清明平
恕之心照覆我土雖僕衰毀之餘嘗耿耿如
對未嘗以爲漠然遠也故中心懷仰既專且
切不必以申候之頻爲親矣承翰教諄切又
重以厚賜感忭交發不知爲謝佩刻郡政三
載以約以簡凡地之所得臨事之所得自專

者可謂盡其心矣然其他土與夫新役民勞
且困矣公將如之何哉知了公家之急而生
民死亡不暇入念蜀人不幸失所恃怙矣上
有割筋之令而下亦有斬竿白拈之盜應之
矣終夕思之凜凜寒縮誠不知所止身家之
患近矣近矣柰之何安得合併吐盡此苦哉
因念往年金陵災聞至日與公等諸賢聚哭
於冶城之亭退遂有書以瀆當宁幾於取罪
兢兢二載喘息猶未定也今縱言之將何補
矣公茲亦當付委聽不必與他人言

謝黎樂溪園卿書

壬子冬盡過鄖西爲部使者東來卒卒別去
至今猶懷刻感縷縷夢想不忘自謂垂翅萬
里經越百城故舊新交義重情深無踰于公
者矣蓋公既天常素厚而于弟交緣頗深正
爾嬰情豈同外飾故雖爲謙守默徙倚不前
而名重中外隱然負長者之望以其心之真
諸如此耳嘗觀往哲自致不朽其才識不盡

同然其真則人人同也不孝孤犢傷慙閉戶
深居時時與子弟輩談說往事述論時賢至
於樂溪子則整襟道其行事而避不敢當敬
服非一日矣園卿之任不爲散秩君子居之
隨地有益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已獨
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古之有道者洗
心御世出萬有而神不傷九以有此孺柄耳
胡青岩年家豪傑宿重於公他日入登九列
當舉公以自代必矣方洲早逝得公之文爲
楊子實錄蔚然照千古矣讀之酸然下泣吞
聲哽咽然後知詞之不可已如此也時義之
作前輩典刑其欲挽士類頹風以踐中庸之
域乎意已篤至我寔知之奚止舉業法度云
耳撫院使者尚未至彼中得公夾持咨詢真
天之所假幸勿避嫌遠跡萬一有不盡于我
青岩也至懇至懇不孝幸襄大事喘息稍回
舊青毡掛之東壁持此可以坐對青山不著
書矣梗梗蹶蹶諧俗寔難即今禁足已爲遲

暮寧有他望乎想公亦欲知此懷聊復云耳

與呂沃洲光祿書

往承高文厚幣賜弔先君已祗領訖未緣附謝日切翹企不孝得交門下最深緣久遷廢離索甚矣廼爾去位得借重高人以爲之代故得掩瑕棄疵以免罪戾豈非至幸李署正人至承札教并示尚樂記讀之如身遊佳處山水映發與王支諸賢并集一堂也可謂奇作服膺服膺兩溪公高才達識流輩之冠金

文錄

卷之十一

書

金

王相宜最爲樂事舟山之下煙霏嵐翠常如畫圖草閣憑欄應有嘯詠然四方多事伋願賢哲恐亦不能久令安石惟適意山水耳不孝幸已襄事且時有病恙間嘗取閱舊書以資薰修所謂秉燭之光耳相望天涯何由咨稟如昔者之發我矇瞶也

與吳初泉侍御書

往寓金陵數領手教僕乃踈怠裁候鮮缺然心期公即吉之日當補舊銜是時始快遂平

生戀想契濶欲見而不得見之情矣天不憫弔忽罹大變海天相望萬里懸隔不知此生得再如廣川之一遇否矣嗚嗚咽咽承賜翰幣藏之匣笥珍重良朋之惠時展墨妙悅接文伯之論服膺思之曷云能已不孝家居味况蕭索瑩兆新成值苦雨盡皆崩塌慟哭無賴今冬聚糧重複修治烟雨叢薄之中是哀人思親思友之處也南畿督學勞甚難於各省多矣然惟公與明可以服之二者皆公之

文錄

卷之十一

書

金

所優想此時士論已定惟有敬服耳南畿旅卒之變計今已定往僕在光祿慮此事已久當事者皆恃援驕泰已甚尋常與之談及國計則明日相見便作厲色以示相惱代庖之意故僕雖憤憂而不能昌言之惟孜孜託之同僚兩溪萬公卑巽啓達如囑託已事然不知其九幾也已未二月終萬公送予江東驛中執手泣別忽收淚告子曰軍糧事已有處謹以慰公子謝之別去今蜀中傳聞竟不能

知作亂顛末止聞其爲報少耳若此則僕昔者之啾啾非過也今復以告兄者恐公以僕久居留都其中藏有禍機易見如此者而溥不爲慮則責僕爲不忠亦可矣故欲公知僕之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言也所謂不可謂無人吾謀適不用耳可嘆可笑舍弟願吉在真定唐縣臨轄甚多有公門生故吏乞殷勤數語照拂之此子頗孝友踈財儻慕義人也往庚戌之秋與其不肖之兄單衣隻騎出宣將士今事定後思之殊爲寒心當時若遇一虜則兄弟俱死耳兄死宜矣又累其弟以死甚無謂也然此子輕生愛兄勇於爲義之節亦略可見矣山谷云欲知子弟之不俗當觀其大節此亦吾門之不俗子弟也門戶寒落止有此弟在仕路求平生相知之深者而託之非公其誰託哉幸勿以爲相累望望荆川逝矣斯文失望吾道益孤其子與弟皆在學并與汾源之子若孫幸加意顧恤之萬萬

與楊朋石中丞書

頃自何太守處領翰教如見顏論往歲去金陵之日實動懷友之思蓋自傷蜀地僻遠而不肖日就衰老一得入山便比遠志兄乃天下士當留

廟堂中用之宦輪無至蜀之理若此則見兄之期不可卜矣寧不思哉所示詞義至到頗達來意雖然古有

社稷臣不肯輕去輕死如晏子之倫其義甚高古出於尋常所以警動儒墨之壘者不少矣今不當有如斯人之志者乎漢之技儒郎顗之倫何足願也近世劉伯溫有言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此義亦可息諍論之火塞攻投之寶也如何倏泉去荆川死一旦失東南二士可念可念有便幸密有教之勿爲我尚欲作小草也今年春夏多雨荒壠塋兆崩塌茲復聚糧鳩工煙雨叢薄之中乃不肖思親懷友之地恐欲知之餘惟自愛

謝徐存齋閣老書

某自南都聞計奔還天罰不孝俾之迷謬以貽終身之恨痛苦摧裂不敢煩舉以溷尊嚴矣本年十月內幸有先人隙地粗襄大事瑩兆松楸勉率搏植越歲歷春喘息稍定叢薄煙霏之中烏啼猿呌之夜因想

朝端元輔

天上仙郎默助化樞

布和寰宇含生之類雖受其澤而邈然孰能窺其朕兆顧以素然眇然寡陋之身與向來間里同輩相去未遠也乃能以文墨末技事之十年有餘追思往者受教之地受恩之處蓋已承乏濫竽爲元輔之隸而僊郎之役久矣生平榮遇固非同輩可得望也豈非過幸哉哉服膺雖深候省未至名姓不祥不敢輒投記室知不以爲深罪也乃五日内劉壽泉司徒送到翰教并厚賻荒廬生色存沒荷戴然後向來同輩亦知不孝疇昔得侍教於大人

君子之門牆果非虛稱而哀慟之後復生榮感矣叩戰之至非言可喻恭惟我翁以大道爲公以一世爲度收衆趨於一致合百慮爲同心以義理爲權衡期於世之人安而已無與焉調燮之勞天申人信此固末學之所不能仰贊其萬一而惟能得其彷彿者如此耳遠嶠天末叅對無由惟冀保重宣節以副隆眷

與殷白野書

不孝聞計西行之日極承慰勉殷勤路入山峽無緣裁謝茲者幸延殘喘歸見几筵卜有先人隙地裏事有吉矣追憶昔遊緬懷風素寧不依依公棄榮養道盛年勇退此同生中之上根也將來奚止了明已事結菩提之果又當作覆蔭間浮一大樹也不孝羸瘠衰甚而道業荒慵不能爲公役心期松楸有序入山養草木之年了薇蕨之債矣道無涯際敢云證入所至之處哉鍾山蒼蒼江水洋洋我

懷伊人清溪之陽道路修阻裁候誠難惟冀
遵養以慰懸企

復胡栢泉大叅書

匍匐抵家免隕墜丘壠溝畝得同塗民可謂
幸矣自顧形影在雲天萬里之外凡

朝宁方隅賢智勞瘁排捍四夷以護養元元之
道無毫末以至於耳矣惟此鬱塞之情如處
蔀屋之下固無以發其勝也奈何公新蒞西
園不遑有暇乃念及天末故友而賜之微音
西望引領無由顙謝荆川已陞尚謂海務今
歲如何有可藉手以慰

廟謨者否公之信地密邇強虜來諭先憂非過
計也趙峻谷得會晤當與籌之如何道人初
下山應有懊惱處能寧耐否易云君子安其
身而後動最至切也不孝鬢髮盡白兩足無
力頽衰矣四方之事非其任矣所謂徒有是
心耳何由一晤如昔者長干寺中龍關舟上
耶悵然悵然

再書

西涇裁復後即聞有浙臺之

命喜慰喜慰然

當宁初起公意不謂止循資序遷耳日望專閭
之報海內相知中惟予一人之獨切也荆川
早逝未盡平生効用之志可痛可痛冢嗣之
託惟公深友在近不可不加意想不待丁寧
矣不肖荼苦摧傷形骸醜老竈者爭席宜矣
而鷗鳥不下由宿昔愧壘之未盡平也聞公
稍談即復有世憂奈何謝去之說幸隱忍從
事大人以天下為度區區一身行止不自私
其美便也如何岷海相望尺書未易達惟保
愛為國為道自重

與羅念菴書

承高巴州處寄到華牘過為不孝軫念堪興
之師感戰感戰先入大事幸于去歲十月舉
訖亦以此學無專門者故聊依祖壠隙地為
之實未能盡其無已之情也奈何不孝居甚

僻六月末始聞荆川下世正爾痛傷公三十年骨肉交情悻慟可知矣嗟嗟斯人名溢千古神遊八極小年促質鳥能限之第吾輩後死者日益落莫單子耳每一念之神爽慘慙知其無益始回向本叅而倏爾之間前之感念又復萌作蓋撥之不得澄之不能不知何日能忘之也想公亦同此情耳奈何不孝疚居固自少事然謝交簡緣置在一處期以十年之間究証大事其志已定公其謂何便風

謝陸錦衣書

不孝親老遠遊而不知及故終天抱痛而叩額無從歲序不留荼傷何極遠承賜鏹設饌侑我冥漠惠同零露萬里生光泣血刻骨無以爲感惟公仁孝至性愷悌大雅念其子而因不遺其親惟知施而不望其報不孝受庇已非一時論交盡于四海南畝無執鞭之由道左隔望塵之拜臨風遙謝哀感曷勝

與劉珥江春元書

董君至承翰教如見顏色升菴公已矣其遺文可以留百代之名矣古之士上者探性命之際悟法身以上事次者風節文章炳炳烺烺使名聞於後代亦足矣此公蓋已得其次而出於尋常人百萬倍吾兄想交最切痛念已深幸以此慰遺之如何

與高大鶴書

僕後公三年始浮湘度嶺辛苦艱虞不減於公至瘴病羸白則公之所無也蒲柳真不若松栢矣昨過中江會王卓峰遙羨賢昆玉恨不得相見至家養病尚爾能瘳溥遊叅詢未及爲也領手教興思飛越而竟不能即去青城峨嵋之間以候巾櫛惆悵如何聞伯子已買有靈山可棲欲爲掃除之役託身于中不知肯見容否也去冬會廣西代巡陳東葵公曾講公事此公厚人也公可淹留白杜待恩波至不必遠冒險阻矣相見期何地幸示知

之

答胡青岩中丞書

往寓金陵已踈裁問期去春之季遣人爲求
比例省親而歸意謂有兄丈在彼可必得也
迺二月末即聞變矣不孝初心期以暮年守
親側不去蓋懲往者已丑之疹也丙辰之秋
既失機會卒令墮此痛恨柰之何哉今幸已
襄事強顏食息以齒于人然神魂之去未能
復也鬚髮盡白骨瘦柴立第時取內典照心

文鈔

卷之十一

李

以資薰練跛倚終日而不知倦他則皆如夢
中也兄耳肅之轉初聞之頗駭無謂近細求
其故卒未有異說私心度之乃候者之力也
今承來諭果不錯料傍觀當路之于兄丈蓋
中心愛敬而拔用之非出於人之贊譽今雖
遠去當亦不由人之憎毀而睽離惟誠心處
之如昔日可也地方重務向嘗略聞之惟有
安靜無事處之耳不必別有紆紆也此時財
力俱乏安能大有作爲恐生別事端耳黎樂

漢年兄忠信君子可信之倚之以爲內助與
之商確行事可以不致大過况兄天然聰明
審時撫已察言觀色臨深履薄明哲保身自
出常度耶南都兵變非常異事不孝在彼中
切憂有此不幸而中也善後之圖何處措手
此間消息甚難得悉

文鈔

卷之十一

李

朝廷處置不知何若止聞代者王南溟耳蜀士
落落凡苦處無不到安穩處則不可望也太
息太息不孝漸令家人種樹開數處碯确石
田以備養殮爲終老計于出世間法頗有宿
種之智目前了了若道力充養可不愧前覺
故世間難捨業緣亦易拋也若是則終老之
云烏得不決斯言惟以告兄他處不必說也

答黃巡撫書

往歲暮夜篝燈得聞緒論實慰平生仰服之
意別後人自東南來皆傳門下逢時有項斯
之譽也不勝愧慙而心竊其故焉蓋公觀風
遠矯而留意人倫既不得其魁壘鉅人而與

之談則雖淺俚膚末之士亦當採摘收汲而不遺庶幾成其廣與大也故匠氏之房良醫之囊兼收並畜寧有常乎乃近又奉華札令作陸宣公祠墓記夫宣公者又千載之前魁壘鉅人而僕之淺俚膚末相去不知幾千百倍矣安能述其遺事且能爲之重也乎譬之村野之人令之談都會之事布褐之機責其織錦綉之文其不至于皇惑無序而鋪張不倫者眇矣然相違往復將近萬里恐門下實欲得之則漫爲辭讓亦勞駟騎奔馳而有妨于盛舉之落成則其罪勝于不辭讓者多矣故敢據案不休以副來命亦自謂盡心也若其不工則才之不逮耳惟塗抹而改教之勿遽以爲罪焉望望

與姜鳳阿督學書

不孝出館之日遠矣故未及覲公之丰儀而聽公之博讜也往在金陵與荆川數會時公與曹太史皆家食蓋潤州有二妙心竊向焉

然不時裁候者見荆川即如見二妙固不以未嘗識謁而心自踈退也嗟嗟荆川已矣幸遇執事爲吾蜀師子倘得就正焉豈非意外之幸與蜀陋邦人文不及上國什一考校時幸稍接引之矜其不及俾企及焉可矣校事期迫東路頗遠惟倍加愛重以慰渴仰

再書

僕無似幸見知于君子昨者郵亭夜語爲珠江勝事作後來之口實矣且聞荆川公化去事殊痛快此其不朽之大者他則所謂出其緒餘耳其出處之說僕以語人人皆茫然惟門下聆之便忻然以爲確論然惟唐子可以此論若他人則劾掣矣孟子不云乎有伊尹之志則可足以此義如何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書

與趙浚谷中丞書

慕公踰二十年僅為趙州風雪道上倚馬數語既已不堪其渴思矣別後復踰一紀始得聯榻信宿於涇源之上為慰如何然而中心欲講說并其躡屨登臨之興非信宿可能盡也竟以此際別去若怱然者鄙人識淺實有顧後之防耳惟公能鑒之公以其為怯耶頃領順慶人齋到華翰并佳集書首皆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之為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詩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即如我華旦國之北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蹂踐我疆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即思以長弓大矢滅此北界虜族而後食始下咽今雖

老猶未得其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懷袂談說於海內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為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知公壯志有無濟天下之氣故願一見公如渴如饑今僕亦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陰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睿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幾也向來嘗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不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無愛天下不得志則窮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也是天地之心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今自顧其身與凡夫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於盡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奈之何故嘗自托於不省以免其喋喋惟於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

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為之志厥隨散
棄不可鞭策而損于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
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
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當與公約倘

聖主異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為
公執爰隨所用之功成便當齎巾東道視去
榮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
階下亦無懟焉此書若達羅達夫可出之以
致哄堂不必示他人以啓事端

與胡廬山少參書

僕欲以逝秋尋名山因以訪公為傾倒之談
取訂證之益而人事錯迕有乖本願今歲暮
矣徒有懷人之嘆耳私計公即當有遷轉之
報恐無晤語之期偶一生心便覺熱發毛孔
欲倚杖決去又不能遽行心期春月遇公於
霧山之中忽領教指即如面承喜慰無量兼
公所稱任道君子汲汲求能奉而行之於上
領而傳之于下者此正古之人為萬世開太

平者之量也公勉之哉非公誰與歸哉若不
肖者雖無與於當世之責然天既以使之有
知則必有以處之矣而今者徒有垂老之嗟
抱大事未明之嘆則所謂領而傳之於下者
何如哉寧無有負於天之生我之意哉眼前
與論此者未值其人故望公思公不能置也
惟懼其一旦公以陟官去則脫履之願為終
身之憾耳惟公思有以終教之也

與谷近滄中丞書

僕處偷惰固陋之甚景企賢哲而簡於裁訊
雖間欲作而屢中止然其耿耿之念未敢少
懈也恭惟撫安全蜀令享豐樂之福吾儕得
以逸老于田畝之間惠之大者敢忘所自哉
居嘗讀公約束條目御史理財控邊彌盜委
曲詳備而施為可久敬服之極惜身已老無
所用於世不能為公之隸也頃新中式諸生
回極感提訓大方之教此事吾儕日用飲食
之具而藝文任法之士視為迂闊長物無所

用之此最可嘆也諸生進身之初良心煥發之日得大賢尊達引而伸之使之躍然感動知有嚮往此事關係至大猶重於為民造一時豐樂之福者矣何則天下無善治由於人才之不具才之不具由於學之不明學之不明由於無位無人有以倡導鼓舞開發之耳昔漢文翁治蜀以蜀人未知學也乃選其子弟之秀者資其裘食授學長安學成使之歸教於鄉而蜀人遂多知學者矣終漢之世逮

文翁

卷之十三

五

七

於魏晉猶有奇環卓絕之才出焉此文翁倡導鼓舞之力也今公取蜀士中式者七十人授以河清薛公之書口講其意身證其義提耳而訓之俄頃而七十人者皆有省發即內江五人者歸來皆不復昔日阿蒙則其他達者應衆矣夫風之行也始於青萍之末聲於土囊之口亦甚微也不崇朝而徧於千百里之外振撼萬壑披靡山木勢莫能禦之又何壯也今公之教風以動之矣比之文翁尤握

其機蓋文翁之教待於他人而公身親訓之文翁教事在文義解詁之間而公指其本體文翁之化始于顯蒙之士而公於拔萃之衆宜其風之易行而教之易成也夫僕昔以安於田畝之間為幸若此風之行而改人士之弦轍則德鄰之助蓬麻有托奚啻安養之感也哉茲遣尺書以謝不敏貴於我公知不肖亦同志之侶陰附同聲之和如此也惟高明與教而不棄之是荷所欲請教不及緬縷

文翁

卷之十三

六

七

與劉三山巡撫書

奉別十載頃以得領清誨殊慰憶往別公時已為公計期躋巖廊正八座以輔蔽大業矣何期人事錯遷俾公揚歷外服之久徐收遠塞平定之績使其功名與古人媲美爭妍而又過之然後入相

聖明居其宿所當居之位而褒然為人臣之表是天之所以申公之重成公之大如此入蜀甫一年而功名殆千載矣誠非偶然者豈容

僕置諛喙於其間哉夫兵家之所貴者速也雖孫吳猶以為難也攻圍遠寨收合土崩又最難於速者黃賊釀亂已繼世矣前人受其愚弄塗抹過其地不敢正目視之不知其幾矣乃禍發熾盛始以公當之調發不擾餽挽不驚旬月之間而賊懼甚欲遁矣此固事之最難而公以為易猶可言也至於蔡田之賊竊發肘腋醞釀數十年者忽起于一旦數十州縣響應雲滄與黃賊相為聲援以犄角我師公處其中左右皆賊之黨潰蔓將不知其紀極顧此失彼兵家大忌有識者寒心欲望平寧非用師百倍不可乃公屹然不動迨然若神指顧之間如剪草管旬不再決而平定千里鐵桶烽熄支羅亦燼掃矣此蓋孫吳猶以為難者而公固易之矣公非人傑也哉夫往者何總兵破黑虎寨驚勞一省林見素平流賊兵用數年人猶以為奇也今支羅之險不減黑虎而蔡田之黨不下鄢廖合林何之

文鈔

卷之十二

十

七

劇任而公獨當之又平定於數月之間其功之偉卓當令相如子雲之流書于銅柱鐵崖之上令蜀人之思公者有所瞻望以不忘於千載宜矣惜乎僕老矣又不文力之不逮固不可強也意必有任斯責者雖然當塗之士東壁之彥握蘭錄實必不負公雖然公之業豈止於是哉

答胡廬山督學書

文鈔

卷之十二

八

七

相思甚苦不數奉書問者以公開防之地且煩於酬答耳向陳蒙山取道內江已聞公有欲去之意及接讀翰教始知二公皆為伊人所動欲錄諸生講後劄記頗近似者以奉覽久而未就故令答遲遲也頃孫淮海見教公去意已聞兩臺則志已決矣奈何奈何深恨援留苦勸之不早不力也抱歉抱歉如何來諭云道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誠然誠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充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

云已力未充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修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即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間種種色色剝剝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為沾帶難於解脫耶又渠云欲于後天中幹先天事此妄作分別語以駭人聽耳且

文鈔
卷之三

此大圓鏡智即不落有無之窠也更欲求何窠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不假人為無善無不善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發而中節謂之和也指其率性而不假人為之處也周子曰和也者中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指其已發即未發之體也老子觀竅與觀妙同出同玄之旨與此同也佛氏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與此同也豈可以中庸之言謂墮于情緣難免生死耶公所引

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即圓覺經隨順覺性之謂也於此了了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無餘矣豈可非之謂于有無中取辦耶吾觀渠書中覬望有待之多自負張皇之甚輕侮前訓以表已能墮于業罪而不自覺嗟嗟雲水瓢笠之中何為作乞墻登壘之態耶宜見笑於大方之家矣姑置勿論鄙見再為公誦之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度之當如李異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一毫端始終不離於當念云耳如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為已任又立處未充則不免於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而欲取為已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已立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順覺性也且隨順覺性之句有三焉其一函蓋乾坤句周容徧攝之謂也其二截斷衆流句獨一無侶之謂也其三隨波逐浪

文鈔
卷之三

句即隨順之謂也三句一義也一義三句也夫能周容徧攝則一體矣衆獨一無侶則一用矣能隨順覺性則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矣夫學至于體用一如則達乎大覺圓頓之門矣古人不貴踐履只貴眼明若能于此具眼歷落分明雖于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礙塞處一歸于習氣之累漸資薰修方便而徹之耳如是則青城峨眉之中即衡山廬阜之境也衣冠師表之地即御風雲遊之處也逸莫逸于與衆同知也勞莫勞于違衆徧棲也古語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世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智者當下了即當下休矣當下休即當下徹矣雖然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聞公昔學射於唐荆川矣自今觀之巧其可學乎然荆川之講射法皆巧也當其初巧不在我而在荆川之言

故曰不可學至其久而力充矣力充則巧至矣然後荆川之巧始在我雖謂荆川教我巧亦可矣聊以發公笑惟撥冗賜答望望

與譚二華巡撫書

頃承光霽足慰十年瑤華之思而畧促意長尚未遂請問之望此又別後之悵悵者也大賢入蜀地方之幸不必指天邊之福星已得領隨車之甘雨時和種入民已忘兵即日狀惟錦城瑞雲縹緲之中有旌節繽紛之樂人神胥悅氓庶瞻依而公以其翌翌臨事之心綿綿冲用之體發為正名責實之政以累濟生利物之功蓋天上人間所希有事也夫今邊隅多鋒鏑之擾中州有轉發之勞可以平政及人惟此梁岷西土故謂之希有也僕雖自知其無用於世而未敢遽有忘世之心故於世所依賴之賢每切髮膚之愛寤言弗忘于知己之門亦宜矣想公臨風之懷要亦多在採芝之侶也青芻白駒奈懷人何

謝李石麓閣老書

公入撰之初即引僕定交為同志之友中間
廿年僕之削迹迫逐無虛日然知愛不變其
初者惟公一人耳竈敢忘哉頃得隨侍者二
年又參議論之末者一年可謂幸矣僕之意
欲推躋公于臯傳之列韓范以下不論也第
志切而才疎心忠而識不足遇事即爭似不
能讓罪且不測徐察公則始終容之耳然後
服公曰古謂休休一个臣殆公之謂矣夫古
人之休休有容者容其有技者容其意聖者
若公之所容則并其捐局而無能為技者狂
率而非通明者俱容之矣是公愈處其難而
僕竊逢其幸也雖然非僕之蹶梗苦窳而難
容烏足以彰公之量之大之德之盛也哉詩
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殆僕之謂矣公以為
何如然僕居嘗亦自知其非器求去未得卒
招言逐上負

聖明任使之重有辜顧論之恩載路惶惶尚虞

他責至家聞邊賞猶荷濫及則吾君吾宰包
涵不遺真同覆載而孤臣之勉竭於往日若
亦稍稍白於中外矣何幸何幸萬里之路難
再遣使此時止具謝章似為徑率惟指教萬
萬辭不逮意不勝悵惘

與高中玄閣老書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慨然嘆曰今之世惟
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
合聚歎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僕之

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謀之未工亦
似天命之已定奈之何哉僕與公比肩出入
者十月未有一言之卻僕雖不肖然自謂惟
我為能翼助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
過於盛可以免咎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
辨哲矣夫哲人知機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
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
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又嘗語
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其欺罔

若上賄賂公行網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於散宜南宮之儔以仰觀公勲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嘗嘗而言之公亦嘗嘗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介有憾於公其拳拳一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

社稷奚賴焉故茲再述前言以獻于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為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於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韓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以不一切扶同

為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必消餘景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諛希他希望哉惟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搪突記室以自附于士君子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否

謝張太岳閣老書

僕嘗自謂早歲識公如永叔之服子瞻也晚年視公殆深源之比安石矣茲虛名沾薄自喜之於沉毅雅度者其霄壤耳抵家與邑中士人道

中朝人物謂之曰我張公者有留侯之智略具謝公之襟量他日必能彈忠竭思為我皇上成太平之美治吾儕樗散自合山林耳無不舉手遙敬公之譽望殆揭七星之芒寒矣願仰願仰僕歸檢舊書反初服仰思偃息止五柳村中人物昨者誤入九棘三槐中祇益然其若直僇堆耳公應笑而憐之必不棄也

必不罪也頃傳聞邊廐得推及去臣皆賴高明主持之力僕蝸處謏生幸有青眼故人在九天之上撫松鼓腹安枕卧矣又何患焉待公他日功成欲訪赤松小子當携隨身竿木與徜徉於南嶽山那時或做得一箇懶瓚耶未可知也一笑語不恭謹惟亮宥

與殷崇川閣老書

僕昔與公遇於潞河舟中一見恍如宿契即時默觀公初發何語乃公即首問大事因緣遂講及法界理事兩觀而別於是私心悟得宿生于公有般若緣會也即數年來行住大半同處每遇公有所詢辨據見處便傾倒吐露無敢隱瞞第密語遮覆處亦法門中所不無有俟其機緣之湊發之耳非有所吝惜也僕存此說今始語及公肯信茲言之不誣乎惟我公待僕甚厚除論學之外凡知人之方防身之要無不切切誨真可謂異性而骨肉也頃者僕思解任時未發也適公來顧即

謂公曰吾欲與公那缺矣不數日即得此命信乎數已定而幾已動乎夫僕之願忠公應信之然才不逮無若之何我公則心忠而才達十倍此老措大矣惟我

皇上得天之祐故得人之助如此可為

社稷慶也願仰願仰僕抵家尋舊業便覺入頭有路信步修行聚之一處想投明湏到惟公經世出世不作兩條四威儀中毋忘的意一日營地何快如之便風更望有以示教之

寄廣西憲長胡廬山書

昨冬桂公使者置一遠書于予卧疾室中而去亟視乃公玉音也當時似記公寓浙也故高太湖去未曾具札謝後始知二賢同居粵西為此不敏恨恨前札欲僕作東坡像詩讀之哽咽失公之念僕勤矣僕宿希往哲獨於此老若臭味近之不謂其形亦相肖如公所云也夫形生於業業緣於心僕自謂心近高賢不愧矣至形有相肖亦偶然耳大造鑪錘

出於心匠孰能究之然臨老猶為此拘拘如處暗室則可愧也奈何奈何可發一笑當時失口吟哦已成二絕今又忘去俟再補作頃遇高君稱說公心期高遠及念僕之篤甚備士大夫中如斯人亦希觀者真可定為同志也僕近得李長者華嚴合論善本擬以衰殘身命供奉法界總持不自計其根莖之大小矣凡遇同好即以此妙義告之乃性命之極談也况公乃同好之極選乎板在平湖陸五

文獻

卷之二十二

九

五

台家嗟乎今古悠悠芳言調語當如庖丁視牛方臯相馬不當刮目劇心作關雞聯句也如何何時合并以終此言

答管督學慕雲書

僕初識公甚喜然別之甚易見之甚難也久之聞入蜀則益喜而去之少近隔之尚遠也雖然有待也公今校事已畢矣方咨詢故人啓覺後學矣雖僕亦因荷披濡也辭旨引論納諸古人域中僕何敢當哉頃諸生自簡回

役間動定顏色之彷彿皆謂循循慈愛氣雅神清即周旋顧盼之間已有鑄化甄圖之妙乃知公之學造於高明簡易而使人意消斯孔子目擊而畏之者所謂之大也者將旁碑一世而奚以物為事者也寧不愈動僕之想念哉僕老衰無似水涸根枯方尋依真實古人佳處用意深處時時見之以此新知遙思舊侶停雲影裏流水聲中豈無舟車吾將安訪公欲知僕正爾法堂草長也灼艾暑中甚病初愈未敢緬縷

文獻

卷之二十二

廿

復撫臺曾確菴書

暮山邂逅分炬為別入夕撫懷餘未抽之緒陵晨屢屢停望友之雲忽奉上方示我華牘情深意奧詞簡義談直指本于孟與託夢原於莊叟證大心得少方便契淨名不二法門可謂悟本地妙明受大覺懸記者矣茲惟開府南征蠻平旋凱是役也西南方域曠代之奇勲萬曆改元

奏金之首冊即公之忠任知斷雖陽明蹴踏于
藤峽孔明擒縱于南中不能過也然而邑不
見於幾微視常況諸阿堵山中遲客燈下聆
言經世和出世而造談出機及入機而立義
琅琅玉戛朗朗星迴洒甘露以潤豺獠之冤
吹清涼而洗甲兵之氣傳云馮公倚不爭之
樹謝傳抱不伐之樁視茲醞藉誠讓風流哉
僕衰久矣然夙習未除壯心猶在覩茲達識
寧忘嘉羨今夕何夕真成秉燭之遊此生何
生重遇同參之友蓋自褒斜論心達曙於今
歲序七遷公蓋日進于高明我猶未免於蹊
徑也瞠乎其後公其謂何又謂予荒山寂寞
宜假毫褚以添輝遂令負弩之人回勒文曲
之字嗟嗟表聖守王官之谷太白酌九華之
峰雖各有文章然未成賓主豈若予與茲山
遇公之為幸哉雖然公方宣力仰答
聖皇予亦固守歲寒期存晚操豈直苟相為悅
者哉我測公意知予要有樹也欲令話言滿

十來哲高義動于群公云耳然乎其不然乎
公欲予記之其孰敢辭不佞亦將採拾韞猷
大筆摩絲城之壁鏡歌傳擊壤之夫曰篤不
忘匪以為報顧力未能心則先許矣耳

再復書

頃小疏奉答過承遣使示諭為勒文曲之石
隨惠草堂之貲感愧不勝末知所措夫昔之
修士不忍以貧累人然于相知叩缺以待駕
戛鼎而俟炊矣此又義之廣如此何敢終拘
小狹以負公哉強意拜嘉謹此申謝茲惠也
奚啻小亭可成將於環堵亦足他日掃榻焚
香於中安得暫侍君子以盡大凡得少方便
即成菩提之旨哉昔過王方平仙處作詩云
山如控鶴倚雲開水似遊龍蹴地迴山水悠
悠望靈節仙人投袂幾時來人世嘉會亦似
有私吝與主秘惜者文曲山中懷人俯仰意
寧有既哉容再啓以代面談

再復書

頃領批答詩獻之牘璀璨琳琅抑揚磊落文
構之妙前無古人矣復枉使命幣翰交輝薪
水分俸公之愛士情篤義高若此而䟽語精
緻如圓珠走盤如芙蓉出水蓋取之無窮後
出之益工也僕詩之陋再經名筆品題安知
後來天壤間無說項斯者哉難忘知己之因
潛結矜名之果乃知一稱譏為已甚泯利養
為矯刻矣渾汗不及作答聊用此言博一笑

復李生書

文鈔

卷之十一

廿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子曰可以名世否嘻
此特舉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
也以此遂取青紫則易矣欲駕於作者之門
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得此又奚足
泰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於薄青紫而不
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
而求得其所為道其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
似以虛為實得少為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
又何說也夫步象蹠者不由兔徑恢大業者

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於岐山
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
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
而求得其所為道其取材畜德當何如耶乃
若足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
陋十數冊故書操舉子活套疊疊不休之管
以雄長於目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
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汨于秋
水又哂溝澮之盈于屋簷人以為愧矣生
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主年甚少頃嘗習
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
鄰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
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糺光陰易慳
懼忽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
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學道而無師
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此耳子老矣
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

生母索高價于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而三薰于子須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寄朱錦衣筵菴書

僕跼伏草野四閱春華矣于公之門赤牘不修者非敢怠也非敢忘也事有當禁禮有所損區區小諒想高明恕之至聞長公葵翁之薨逝則五內摧傷恨不借兩翅至公前反袂拭涕以慰慈哀也嗟嗟以公友于之愛當此驚變之來雙鴻落影並鳳分丹傷如之何痛

木鈔

卷五十二

書

集

如之何僕偶一思公如聞初計便風寄冀有少意義似近聞幽惜區區之言誠不足重也幸為予焚香誦之靈翼之前無令鄙人懷宿草之憂也如何夫宇內之人誰無兄弟公家友于則雖守範敦禮之人分甘讓綺之士聞之猶有汗顏也可謂卓絕無雙之行昭代名世之臣也夫君子有此不朽之名亦足以解無端之恨矣惟冀收保精白專意

聖皇為社稷自愛僕已衰朽然耳猶得聞公佳

譽之日至也以是雖隔萬里近若咫尺不能多及

復陳督學五岳書

鄙人退居養病但思下澤之逃不修左次之刺久矣第向來偶旌節過此遙聞聲而相思忽接滕而千里念之懸企久未慰止不知此何心也俄承翰札貺以厚幣乃知門下所以念僕之切又得悉尊嚴丈人憶僕之詳僕之固陋何以得交於陳氏父子之間哉僕別尊

木鈔

卷五十二

書

集

翁久矣光輝蘊抱當略見文字間又以咳嗽伏枕不及快讀俟閱一遍有以復公也僕頃不量欲有少編摩語別具疏中奉塵覽求教暇日賜批挾之如何筆札頗多未能便造然其義例譜品家流泳別之略則常存心目之間杯帶之上矣喜聞文駕當以便過我草堂區區雖老猶能抵掌談古人佳處以此供勝友猶愈於看藥欄耳望之望之

與林象山廉憲書

迢迢曠別忽忽相逢慰此谷音假我福照那
看雪嶺之增重固知吾道之將行惟門下朴
忠純孝人世天機惛惛用力之以深迥迥回
光而宥密褰裳入蜀佩笏壯遊顧張仲蔚蓬
藿之廬飲李適之賢聖之酒先天講知來之
數河車授度世之方繾綣多情徘徊終日故
人雖老猶能誦陸君戰勝之文錦里無車安
得下杜甫草堂之榻齋居屬望無以寫心削
牘為辭徒拈涸筆虛七裏之機杼不成報章

東鈔

卷之十一

七

七

起束帛于丘園聊以將敬

復陳憲副蘇山書

別公久忽領翰札并文集近作復如再覩儀
刑也僕衰棄老醜無所事事裁松以蔭後人
其計疎矣著書以嘉後學其計又疎也每日
兀坐嗒然頽然不忘其成形云耳人謂我待
盡而我實未嘗待也方以造物者與我以無
盡也鄧使索書其急方病卧伏枕之語草率
奉謝餘容請教嗣君文宗出類之才但恨未

及而扣耳

復陳鐵菴方伯書

歸來城居恐妨諸使節移構江北草舍藝松
栢而與之友方動筆墨之思已逮沉疴之及
邇來痰嗽憤憤或旬月不出戶閤語云不學
則老而衰殆僕之謂乎是以高賢在位澤及
我民亦缺一札之候起居也忽枉使者惠以
長函捧讀深情厚義頗為之忸鼻之為酸也
又重以薪水之助感佩何若恭惟醇德美名
獲上信下海內揚歷有聲之最也茲復入侍
禁籞即分居八座之漸矣

東鈔

卷之十一

七

七

聖主建極賢哲滿朝海內雍樂夷夏平寧公之
所遇非極昌極明之會乎鄙人農圃殘喘猶
有拾穗之歌在此而不在彼也言之以見景
慰之意詩列并近作二序奉覽日暮掩嗔欲
公知僕志在揮魯陽之戈而力未之逮也一
笑

復鄧玉洲僉憲書

病居中舍姪台柱忽抱湖東公據薦家祖入
名宦祠不覺感泣沾襟也吾祖闇然日修不
求世知自今吾曹追想我祖行事不知名為
何物蓋其性然也沒後文章缺漏行實散逸
有慚痛心今因賢親表章略述其槩於後先
大父贈尚書桂窩先生幼稟異質言動岐嶷
受趨庭教以古人為師束教修名沉默寡言
行輩環處不狎不忤中其意之所存莫之可
測也初入縣庠鄉先達高公異之折節為忘
年交以成化丙午入鄒智薦書試南宮再不
弟親老矣遂署武功學事分祿養親公席有
待問之珍手握鑄士之器擁臯比之望立鳴
鳳之原日入綠野書院與諸生講性理之學
作詩詠橫渠慨然自謂古人不難到也九年
日惟一食蕭然鶴立物不能干處身勁毅教
人茲惠武功人至今傳之康太史目擊心存
為公作小傳大略見武功志矣以愛回久之
陞知雲夢縣事雲夢湖中小縣初至任學者

寡民吏擾雜公以簡嚴臨之訟牒漸息民歸
農釣猾偵收跡時有門婚張子以親迎至居
數月悉知公雲夢之政也予幼稍有知嘗就
詢之張子曰翁之衙黃蘗薄粥無異田居桁
楊不設蒿藿滿園公庭悄然惟取四書作掛
意之章耳掛意者如說學習便凡古今之書
與學習同指者條而著之書亦浩廣縣中人
語云六房無事四書掛意翁之居官若過于
方徑凡部使者過縣薪水紙燭長揖而已縣
事無可問者過即去矣故其品之高者心異
之而不肯薦也品下者心惡之而不敢毀也
往來差使相戲曰且莫早起前有雲夢失子
嘲公以學問身價自高不禮於伊輩也夫張
子之意若謂吾祖不和于俗云耳居一年政
聲漸起矣有縣民某氏兄弟相率來賀令節
中有民帽者翁怒曰輸粟例官猶可言也民
僭士貌與令抗可恕乎即時剥衣擻髮械繫
之某民聯黨友叩頭流血求哀公以新歲當

往賀太府聊薄責而釋之某氏遂傾家貲千金入京賄要官報讐蓋伊家武斷已久恐自此損重不可振也故竭死力圖之而公不知也忽直指使者至顏聲俱厲公始覺即日納牒求去直指使盡搜縣事不得便乃令兵房吏稱報接迎壽邸時多用夫四十名不知當時用夫屬大府分撥令不與也公不辯歸時年五十二歲矣歸二年晝生後遂寧大學士席元山先生巡撫湖廣時遣逐某氏席公未識吾祖第聞吾祖之名惜不及薦也稍聞不肖輩幼頗慧嘆曰趙君未及用其達者在後人乎噫此吾祖兩仕之大略也不肖輩不自修立俾前烈湮沒不孝之罪每一念之耳熱面赤無以自容乃蒙賢親忽舉高義表章於再世之後以慰其四代之人凡我親朋孰不感激而況吾輩恩其可忘令使去僕火瘡痛甚不及修儀并作道中府中二公書尚容便附以表區區感謝之意茲以先行之略奉聞

恐欲資談塵也

復林錦峰太守書

僕仕而旅退故獲交海內賢儒士未廣垂老復入偶得接足下於廣衆中心固異之然未定交也邇來廢居奚止千門有雀羅將鼠集子房伊威在床而却掃者常數越月西南陳人之最者非僕也耶舊之交識避陳人之塵者遠城數舍射而去矣避陳人之風者百里外鑿山開道取他邦背而馳矣胡我執事之獨有異也居在數百里外不惟不避之且有臨風之思望塵之想也作書慰陳人曰將如昔健爽乎分俸以周陳人曰得毋少寡乏乎殷勤至矣蓋公之地多有勝士夫泉今之鄒魯也經術文章節行俱著相尚興起公焉得不挺流俗而獨出也哉若僕者贏其形耳其心靈猶在也雖作丘集齋墓表稿為人持去聊寄近作二首竝欲編錄書內外篇序目非為文也欲令鄙言在公之側常如抱公清氣

而接公之清塵云耳

啓

啓嚴閣老

頃緣文園之攝久稽輔使之書最爾江海之情油然而牆之義恭惟門下冲和被體調變及人值此方隅之謚寔寔逢政府之豫暇論聞生申之日正當卜呂之年遙想上台從賓滿座門生故吏之中洪筆麗藻之士作為文詠以脩壺觴皆相率而來蓋不可勝數臯留都遠跡文苑舊徒雖無附鳳之羽毛亦動雕虫之技癢因思客歲此月之中奉有釣台七行之札督令吳質之輩濫敘典論之文心雖懷于懼慚功敢忘于勿琢神裁意鑄日蹙月磨腹稿常存手勒有待于茲雪夜試撥青藜援筆立成文不加點惟此占辭不煩於布置盖由心匠已熟於形容屬文倦矣兀坐久之達旦以示于鴻儒潛許可代于羔鰾雖疑中阻欲罷不能竊以自宋慶曆以至今時乃俾

彼廬陵寔生三哲文章機杼位過神情同鍾岳降之精俱負斗南之望倘茲言之不佞見我明之有人挽千載之風流播百代之口實以此為號號曰不朽以是為壽壽子無窮

謝劉東阜巡撫啓

往者過邈寵靈檄樹楔表以修家嚴薰風下邑今始春鳩工涉夏畢役委巷生色卑門耀榮當藉手悅親之晨仰推心錫類之愛寧顧雲泥之迹輒脩竿牘之忱惟門下東墀壘砌前輩風流洛中名士之才河上丈人之道昨崖東起清獻西籌吏馴雙鶴之迎家畜瓣香之祝分崇陰之暇豫剪椿樹之離披敢云義方實出望外竊以家親景暮幸辭短褐時亨遇此長風若織珠受海月之吐吞如小草領岳雲之沾渥名言莫罄感戴殊深某懷忠孝未盡之心荷尊賢知己之重谷中採育期以禦冬膝下承甘惟思愛日倘除茂陵之病再燃東觀之藁當握蘭記累石之勲受簡續乞

米之傳請益乃勿瞻依不忘

謝羅巡撫啓

鴛鴦重寄

明詔精掄惟

九重防西顧之虞乃左轄負南銓之望遂瞻開
府重借寇公惟門下湖南高士章里名家秀
鍾虎嶺之英光射龍潭之氣聲名瑣闥早器
重于王公才望雕軒類拔章于山部雲山千
丈錦水三年山歡其增重於再來水喜其同
清乎父照幸我蜀士能挽福星襄爾義夫亦
牽于薦僕今雖豹谷昔忝鴈班頃我先人落
莫有煩致語焜煌不妨投刺於張公非謂移
書於政府縑函不腆驛路馳神

啓亢方伯

頃緣際會得奉晤語谷音發然慰我索莫暮
夜之別懷想如失惟門下六館之特八斗之
才掄士參藩試經外歷握蘭密勿望切中台
偶屈文翁之來忽懸含譽之照地轉西南之

勝天開甲子之年僕曩隨鉛槧叨從鴈班會
處擁絮之廬幸適持筭之慶五風十雨已偷
安懷集之鄉一暴九寒尚恨遠叅承之列聊
陳短札冀報德音

啓韓督學

頃承華牘寵畀衡廬時有採薪之竊未展擁
茗之敬音同金玉日再卷舒書藏懷袖之中
人望薰葭之表惟門下文章巨擘經濟大家
名懸南斗之傍氣蓋甬東之右當斯訛訛沓
沓見此踈蹶惺惺况宣木舌之聲未變蠶叢
之曲墨池雲淨青春正字諸生石室光涵暇
日移書父老僕昔逢白下幸交曠代之荊州
老退青城忻遇阿家之吏部餘病指西山之
蕨壯猷看東瀝之波故摧藏而收叩角之吟
乃却掃以効祝螟之計緬惟懷續屬此鵬風
敢稱寶樹于謝家濫廁名駒于樂廐采苓企
思伏檻長懷真成兩世之知寧忘嗣音之報
爰修短札用述遙情

啓谷近滄巡撫

綸音有奕移鎮大藩塞嶠生寒去思載路牽
楚水之情無盡滅雪山之重奈何老我中林
之夫徒切上台之望惟門下魯鄒間氣海岳
英才當妙齡即冠於等倫總衆流以登於彼
岸懷柱下漆園之適握隆中羣野之機西陽
幸事際此昌平誰轉福星以照鄰楚蓋用人
譬之救火先向急家公惟曰我亦何心皆同
赤子張公求識真為代者之師寇公恩波寬
我居人之口僕倚牆老易避寔影骸閉戶而
畏四鄰歎枕以遊八極雖相慕歆同於氣味
恨相逢見隔於高深芥針投契卜何時竿木
隨身嗟已老岷山錦水為留一日之清光衡
岳瀟湘長繫他年之蒿目臨風悵企無任馳
神

啓曾巡撫確菴

車攻吉月初聞六月之師露布凱歌已報九
絲之克蓋勢恒變於物極而運常勝于道隆

夫時人事每相因

君聖臣忠都奏合言之不足詠嘆繼之惟門下
北斗以南一時之望名與衡廬秀出文同江
漢瀾迴藕中妙淨藏十萬甲兵竹裏塞淵富
三千駟牝了座上公家舊案駕江南勾當新
舟三川人士動謳吟大雅文章看制作僕官
叨

國史習近風人無韓司馬之才華慕鮑參軍之
悲壯綴句甘泉已極草玄之思揮毫文曲羞
稱洗墨之詞快以雙函用附衆作譬之樂作
多方意在供娛高會鼎收野蔬心期調助和
羹馳邇為勞光鑒是荷

啓少參沈文室

大庭品藻早識龐元三徑桑麻晚思庶叔况
藉福星之耀載沾普雨之和眉嶠騰光衣江
滌淨惟門下江南俊彥青鎮名賢省閭昔同
心家通管鮑靖忠相戒勉

國倚范韓何期賸寒發機遂令中途改軸僕輟

回於栗里公麾亦向西川往事傷神新聞動
色德音尺牘歡騰兩及衡門慰藉擬倫援躋
同工徃哲感茲高誼如何可忘惟是旬宣又
嘉山水留連高詠遙待隱侯道情與世法而
交叅外游合內觀而同照自具匡時之略常
聞報主之歌蓋樓上之人龍豈車前之義鳳
僕也力能拾穗老怯杖藜難撐訪戴之舟但
作夢周之想千里雲水開眠卯色之太白代
捲舒式觀袞章之勩敬將幣材神去形留

與王僉憲啓

久欽盛名知暫息于外服頃聞榮命忻已漸
于亨衢惟是鑿石之區又覩福星之照惟門
下著譽寒之節于

中朝收赫赫之光於內視試盤根錯節而別礪
利器知剛柔微顯而作望萬夫正色臺端光
懌吾道僕少懷固陋已及衰頽屈辱藏身停
雲恩友以好賢慕善之志值蘭簪鶴韻之同
竊在下風竄忘結好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趙文肅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銘箴

求放心齋銘

開試

乾為吾健坤為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
處為雷止處為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
為心別名為仁無內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
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無情有情合為一體未著軀殼只
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可以

文錦

卷之二十三

十一

附錄

形容藏中何有圓中何名至精至一為天地
心原此真心不分愚智魚躍鳶飛各識其職
蒙蒙我生營營自戕自斷自喪自迷自狂自
築其牆自固其防自放于憂悲愴逸鄙吝貪
妬之場而不悟其非真常也嗚呼此獨何心
往而不復夜半一聲天心呈露夢後周公廟
中西伯玄酒太羹泊然無迹辟彼淵泉今見
涓涓辟彼大莖今見萌根無象之象無形之
形根滋莖大水到渠成一時翕聚萬古常靈

嗚呼易悟者心難淨者習呼為習呼吸為習

吸習心作主須臾不離辟彼家室見奪於賊

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苦禹平水土涵

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一念不起境不觸也

一見不倚微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脫也不

絕思慮自澄寂也以我視天地萬物未有我

也以天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翼乎

如鴻毛之遇順風浩乎如巨魚之縱大壑也

然而不能無過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難淨自

末鈔

卷之二十三

二

附錄

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為真求放而不
放真悟真修前後徹朗愚非為下智非為上
回也從事參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著書太
山岩岩示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
其地庶為知耻銘于東西敢告同志

克己箴

開試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吾何以知天地萬物
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
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

我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
吾言非仁口過膏膏吾動非仁身過殷殷鳴
呼微駢昧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已
成敵執迷為真賊以代子四竅塵投一妙覺
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
蝸窟蚓穴去仁幾何焉飛魚躍于仁何若古
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己吾何
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
嗚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
不狹小己揭揭小己既克大己潑潑古之善
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迷
稱四用反一一真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亨
少有意必固我作類妙用齊滯具為癢痺此
為不仁而於極小己是故無己為克真己為
大至大為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
性此曰聖後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
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為仁由己

雜著

長樂洞仙述壽阜山楊君

予倦遊林卧二載將以是夏復避暑于峨山
撫歌臺憩問道之峰戒行未遑問與二三友
人撰履出城坐長樂洞遙瞰江流俯青林亦
既樂矣麓有麗崖楊子之別廬往就焉主人
未來諸子各續紛和歌予憑几卧聽之俄而
夢白丈人携二玉童至丈人呼予曰子非卧
遊峨山適來暫經芝房者乎來與子談俗傳
陸君歌臺即歌德之章信乎曰然丈人曰此
孟浪傳身別有陸仙歌鳳音微妙載紫虛譜
當以玉琴調之俗所傳軒后問道又妄子讀
秋水篇當自見予聽丈人說惘然莫測意指
也玉童出洞簫吹之覺予身心倏澄徹無礙
斷諸塵想童乃戲予曰是時君五經安在乎
丈人曰叱無藝士丈人又占辭奏曲似步虛
調丈人及玉童三人耳洞簫外無別携器然
奏曲衆音咸備也聲琅琅入予竅如徹珠玉
盤中晶晶冷冷身滿空碧顧予視丈人則差

有二童者卑小矣調小歌童曰此長樂洞仙之曲也語未竟楊子走赴客驚予起詢之才片晌耳音猶鳴在耳不能與諸生共也獨能數夢之狀如此楊子喜勃勃動色曰明日家君誕辰也適率子婦稱觴聞有客急停觴往候耳家君近卜築於此自號長樂洞主君所夢之其吾親壽之祥乎出越羅書其事且求補作洞仙之詞為觴祝藉手予與諸子嘆異之約明日偕詣楊子城中之宅抱琴度詞洗

竿為床下之拜皆如諾

四川練兵條約後語

予昔充史局竊聞

朝廷之末議矣皆認認然憂兵之不足於戰也財之不足於費也人才不足於用也夫

國之待是三者如人之旦夕食飲知不足則宜為速備而御事之臣泄泄自居苟為身計無及遠之慮取為已憂者又皆末位疏狃之士雖勤無補也當是時今蜀撫二華譚公為職

方郎於留都而予亦以量移同官比舍以居所謂末位疎狃之士懷天下之憂者咸於茲聚公於中深任艱事名甚著聞矣予居嘗謂人曰行吾言則兵不勝壯也財不勝裕也才不勝多也衆駭其言之易也而公獨是之謂人曰趙子之論篤矣顧諸君未及察耳夫兵能選之練之則益壯矣財能聚之節之則益裕矣人才能知之容之愛惜長養之則益多矣公于時最少而識固過人也蜀予服公之知言私自計曰此日陝中經略將在斯人也歟公徐出守天台平定閩越才術忠任矯矯莫匹而予以家食違公且一紀矣頃

朝命以蜀盜繼發亟起公撫視公至懲昔之怠

以練兵城守為第一義欲為全蜀開太平之

業而不辭其勞有不知公之忠壯任勇者非

夫也夫公受

聖主股肱之寄荷方鎮之任三事者皆得次第漸理而可獨操其權者惟兵為先今四川練

兵條約足以見公韜鈴之略行之天下則率
土皆勁兵矣雖古之智勇亦不能外是以有
為也噫公初欲為而不得為今則得為之而
勇于為矣耿耿之心十年如一日也非予知
公其誰也哉嗟呼訑訑泄泄賢智跛曳將三
十年矣士抱才術遲一世安所不老也公以
盛年乘彥賢之運起赴功名豈非天哉語云
雖有鋌基不如待時公毋易其時哉愛日競
時立峻業以報

文鈔

卷之三

七

七

聖主公優為之矣勲名之大不易度也予雖老
猶能筆公之能事此特述其一節聊為發端
云耳

為內江縣張令請賻疏

地方無福喪我賢令枯蒿閭閻蕭條林壑相
對酸涕其何能淑緬惟門下軫民憐才聞此
不諱感悼深矣初張子到任即纏病篤支病
視事僅可期月而即其冲雅之資平恕之量
惠民御下識度老練且能化及眷屬偕念民

瘼父老鰥獨聞其慈旨如寒挾重續暑御層
冰舉手加額祝其遠大吾儕服其良惠期其
異日樹立宏達豈意不吊忽爾隕越耶天命
茫昧人事錯迕變幻叵測將奈何哉嗟乎少
婦幼子鈍僕單持昔也嘻嘻相隨於有待之
來今也纍纍共携於失怙之去懷愁為跼之
處魂銷腸斷之鄉一朝鹿夢忽醒萬里鵬程
何在且聞其賸有詩書略無資蓄斂殯之際
篋藪紬素蓋放螢投筆之日走馬看花之年

文鈔

卷之三

八

八

猶哺桁下之麋未解牛衣之卧也嗟嗟新鬼
恨深徒泣白騾之國未亡計劣空尋黃犢之
岡天若有情天亦老矣恭惟門下深慈廣惠
如地如天遇此可哀必興善度乞於故官例
外破格推恩念其客化飄零亦由玉事鞅掌
分少甘露潤彼喉炎俾咸陽蓬顆終藉西川
之麥舟則隔世曼卿復遇東吳之范老生生
嘉話世世欽承

贈衣契

僧慧宗號別傳者年七十住峨山幾四十年
修銅瓦殿鑄大鐘二口造銅佛像數十他役
不具數其費甚巨所以勤勞莊嚴峨山之意
至矣頃下山訊予予問曰此回當作何事曰
欲種數千百億松栢杉楠以覆蔭此山耳予
詫曰噫嘻此謂之德林也歟因解予擁寒我
絨氈氈衣與之曰以禦子種樹風露苦寒其
毋辭乃顧謂左右弟子輩曰諺云十年之計
莫如種樹百年之計莫如種人種樹在力種
人在智種樹為利力之廣也種人為天下後
世智之廣也嗟乎充老僧之心在士大夫則
文翁郭有道王文中范希文程伯淳其人必
能種一時之人才矣在有國宰衡則菁峨棧
樸吐握愷悌之化必能種一代之人才矣又
大之則洙泗指述開種千載之人才矣惜也
嗟乎老僧今一起予哉乃老僧默耳漫不知
為何指遂語之曰破額山中栽松道者棄手
中鍾得別傳之旨汝知之乎其汝之身耶老

僧始一笑書之為贈衣契

內外二篇都序

或問曰子曷編古今書為內外篇也曰予意
在備經世之法俾頤治之主有所采擇耳經
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王即經世之主
也其位為統其臣為傳其令為制其事為誌
其道為典其德為行其才為藝其技為術譬
之於車輪輻輳輻輳軸蓋廂一不備非完車也
能知七部之書皆以贊治而固其統也則於
經世之法如探果於囊走丸於坂亦易知而
易行矣或曰若此善矣曷為贊以出世通無
乃悖乎答曰出世通西方化人之書也先秦
之代聞化人之名未睹其書也一云周史亦
後沒不傳至漢明帝世書入中國漸多漸奇英辟
哲臣譯而保之于今六千餘卷矣閎深辯奧
與儒墨之倫分光而並壘既云普拾遺文可
獨棄此而不錄乎烏得為贊且子亦聞出世
義乎化人之法以浮生鼎鼎百年勞蘊為世

也往者為過去世續者為未來世三世流轉
未有涯際而至人常住之心不與之流轉也
此謂之橫出三世也又此世者五濁混混名
為欲界升之為色界再升為無色界然升者
復墜墜者復升無已時也而至人常住之心
不與之升沉也此謂之豎出三世也界即世
也夫俾經世者得此常住真心而用之於化
理其益豈小哉烏得為悖或曰然則曷為外
之也曰內外者主客之謂也經世為主出世

文鈔

卷之三

上

為客化人之道旅泊三界身世如寄其于世
也非客議平譬之家居為主人遊為客于內
為主而外為客也此一人之喻也又譬之家
有二子為一耕而一釣則耕者名農而釣者
名漁農在鄉而漁則在疆矣其地與業固在
外也非有意於外之也

史業二門都序

客問曰經世通分史業二門何也答曰經世
通者史氏掌故之書也究世則誌史之綱而

記事之方也典行藝術業之常而記言之章
也史有綱而業有常則體有宗而宗有眼故
化理可稽而道術不裂是謂史之良也經世
之主其能含諸客曰子學道者曷以史自居
意是烏知六經之皆史乎又烏知仲尼為史
之聖乎六經群言之宗也仲尼萬世之眼也
班固陳壽以下不足與于斯言也司馬子長
自謂百代史官亦有意于尊孔氏明道術矣
惜也統典未建傳行不彰制誌辭而不明藝
術漏而不張務多而不要其宗好奇而未具
夫眼夫多而無宗者必散也奇而無眼者必
亂也烏能原化理而究道術哉予為此篇貯
以八部攝以二門求免此散亂之咎已耳是
故貯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攝以二者常求諸
一也客未達請詳示之答曰今夫經世之位
為統輔統之功為傳上所出令曰制下所建
事曰誌攝于史者其體恒異而同歸于記事
之宗命世之訓為典與典之德為行又習而

工曰藝得訣而妙曰術攝于業者其體恒異
 而同歸于記言之宗是謂貯以八者常歸諸
 二也故知苟得其宗雖愈多而不散若夫史
 所攝體雖異而眼在于統統建而天下之治
 出于一治一則外王之法行而傳制誌皆隨
 之一矣業所攝體雖異而眼在于典典建而
 天下之道出于一道一則內聖之學明而行
 藝術皆隨之一矣是謂攝以二者常求諸一
 也故知苟得其眼雖愈奇而不亂客曰何以
 明之曰子亦知用師乎善將者虎鈴數明則
 兵益多而益善此不散之喻也子又知博奕
 乎善奕者馬目冗成則碁愈劫而愈活此不
 亂之喻也客曰唯唯

內篇經世通二門八部

外篇出世通二門四部

內篇史通門四部

統部 百十卷

傳部 百十卷

制部 百十卷

誌部 百十卷

內篇業通門四部

典部 百十卷

行部 百十卷

藝部 百十卷

術部 百十卷

右總 千百十卷

外篇統通門三部

經部 百十卷

律部 百十卷

論部 百十卷

外篇宗通門壹部

單傳直指部

右總 千百十卷

答縣庠諸生致新舍字扁疏

梧鄉趙生幼耽書卷長獵百家垂老無成恐

終無聞於後世也暇日閉閣發憤深思千聖

心印斯文在茲繼往開來仁不讓師略收郡縣持世後事遺文落跡有炳丹青擬述書二篇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有八部史通 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 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皆備矣外通之門有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業通

之典上接孔氏史通之統自秦而始其取舍義意要在是當有都序有小序有凡例有答有辨所貴俾二千年未經折衷之籍勸聚一處成一家言以俟來哲總計諸部之文有三千餘卷筆劄頗廣未易速成凡我同志庶幾相予商榷教訂勿成空言幸甚

與少司馬曾確卷論統部書

頃為著錄事邂逅之間率爾以書史相晚託又承分惠庶餘對之含愧然錄書事不中止

則此助不可辭也夫僕少日已有此意矣鄰老復圖之知日已暮故走欲速耳恭惟我公進輔

聖明平寧四海使元元樂生而他山有遺老焉垂白把筆日孜孜措拭簡彙時求新義以答來學豈非粧點太平之一事乎嗟夫道之不明久矣世無正眼史失其職道術分裂紀述無辨後生不見古人之全因仍俗學老不知有向上事豈不悲哉嘗謂世無至治因無真才世無真才因昧正學世昧正學因無正眼夫具正眼者紀述擇法之人而史官之職也昔夫子之作六典也春秋其統也書詩其制行也禮樂其藝志也傳具體於統而術藏用於易此聖筆也舉其宏綱而百王之道同經世之法備此之謂正眼司馬子長史世守史官欲繼仲尼之業敘六家指要以見已制作之義卓矣惜其擇之未精也夫周衰天生三聖以勞世仲尼也伯陽也子羽也謂之天隸

生以經世者也其任判其歸合者也其徒紛
紛而道亦流靡夫刑名儒家者流也陰陽道
家者流也縱橫墨家者流也今以其業之流
靡者與其人並列而為六可乎于是班生增
為九流自後經分專門業有百師法承千訣
離而不合散而不收以至于今矣此僕謂前
人法眼未具之大略也茫茫宇內逝者如斯
誰念之哉嗚乎小子何敢讓焉欲為我

明增一斯文赤幟以摩前史之壘而奪其竈敢

對敵而稱無勇乎往者聖水寺中奉晤夜談
語之粗具今復舉略而言之已於此際掃室
落筆欲先造統部夫統者子長以為表鄭漁
仲以為譜朱仲晦書甲子于每年上以為繫
屬於天丘仲深畫圓相書代號於中而黑白
之以進退其人諸史於此注意者歟矣予以
為統者君道也天命之所在也曆數之所歸
也九州之所往也正朔之所自出也夫子書
王正月大統也統不先正何以經世故其

書先統夫統者圍而無外之義合而為一之
名也有天統焉曆數是也有地統焉九州禹
跡是也有人統焉九州共主民所歸往之一
人是也夫天統無變更也地統有分合也人
統有正劣也自今年乙亥逆推而上至秦平
齊始皇帝即位之歲皆書其每年之大餘小
餘而定氣朔之度與交食之刻于簡端焉謂
之長曆雖赤菽焚臍青衣行酒大壞極亂之
代而冲漠之運未有一息之停故曰天統無
變更也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數也
氣歸於一人焉則代天而承統而天必與之
以九圍之地是其證也故合九州而圖一圓
相以著於甲子之下每代之上○為地統焉
夫地統本無分合因人統有正劣而後有分
合也何謂人統有正劣圓圈之中著一畫焉
○即一人也一德也天命人心所歸而正朔
之所自出秦漢唐宋創業之君七制三宗守
成之主皆是正也然正不可常繼必有劣故

繼之以李●一變而為李字者太陽之戾氣
人君失度之象也李必有逼而蝕者起故繼
之以蝕蝕有四義焉●●●●上者母后之
逼也下者妃后宦官之逼也左者強臣勅狄
之逼也右者權奸柄盜之逼也逼蝕而不已
必既故繼之以既●既則書統亡矣夫亡者
人事之未定耳天道穆穆可得亡哉既而繼
以彗●以彗即李之戾氣流毒而四溢也四
海土崩群雄戰立而九州無主有雲擾草昧
之憂有掃舊布新之兆天命若定則復為一
如其未定焉則勢必分故彗後繼之以分●
自分而上至于李皆稱為劣夫均一統也正
者一而劣者五天人去留之際世運否泰之
機皆係於一人焉經世之主觀之可不畏哉
可不念哉又按有蝕未既而即復一者漢文
帝是也以有臣也周勃陳平蝕既而能復一
者東漢是也以有君也光武受赤符為主有
食既不可合者故蜀魏吳為分焉乎九國

不綱民將安仰昭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
與人以統朱仲時與之蝕既而勢大合故元
滅金取宋而定一鳴乎九有已式民將安逝
元雖外狄史臣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丘仲
深奪之所謂因人統有正劣而後地統有分
合者此也乃予作統部之大凡也此段本不
當書以擾清疑而始事之際技癢不少舟中
取而觀之以發一笑惟冀寧養愛時赴
闕遙發功成而言讓標秀而容恭乾乾夕惕為
名臣之冠以慰老叟遠道知己之思滿懷滿
望
祭古聖賢文
皇風生緣遇幸染真薰今出頭來不忘覺照
然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
之門時發出世之願如此展轉四十餘年邇
來垂白謝事形志俱衰顧影枯殘忽生勇猛
乃取架上舊書以類牖列隨文點布各就部
曲曰統曰傳曰制曰誌屬之史門中治理也

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屬之業門明學術也夫學術必助於治理治理必原於學術二門通矣世可經矣題曰內篇又取東度金經之目而觀之函部整齊出於

御製非喜錄生可得改易但於每部摘採要文以便修習曰經曰律曰論屬之說門大智二昧所自出也曰單傳直指屬之宗門大行三昧所自出也夫行智二嚴如震輪兩足闕一不可二門通矣世可出矣題曰外篇約要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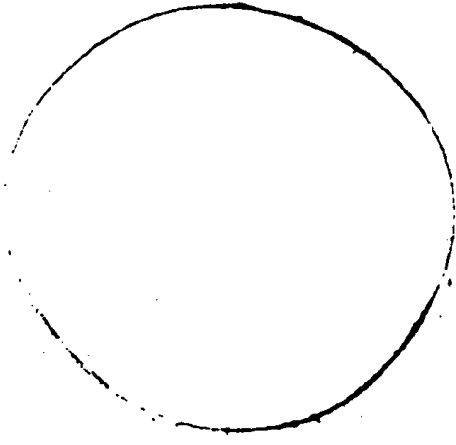
言經世者不礙于出世之體出世者不怠於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嗚呼虛空有盡此願無窮劫石可消斯言如在惟神慈監仰我愚昧得懺罪尤精白以告不勝虔仰

周南留著圖錄序

嘉靖辛酉嘉平之月貞吉以賜休還山道經周南時友人德清蔡君子木領鎮撫節鉞駐此相見甚歡頃之即示予以任君少海近日薄遊函嶠間留著四圖並贊詩予亟讀一過歎曰逸哉其老氏之流風乎蔡君曰觀子殆將從此隱矣可不為我稍著書若任君耶予即欣然諾之既而悔其嫌於掠名也遂辭避去乃蔡君使人索諸尉氏曰不得書不可空還矣予感其勤意為述七圖略加序說命兒曹錄寄蔡君如左夫子是七圖者雖有所授然徒抱空文未踐實事心知意義而口不能言聊為蔡君傾囊似與任君聞傳誠不知其為可第予意則有說矣予西極鄙人行將掩其聲光與竈兒田畯為伍愈與世落落中原有道何以知予名姓而一開度之哉萬一因此淺陋之迹附任君之拔藻藉蔡君之延聲俾具眼老作家人稍喜予之亦能窺取一斑庶飄然御風而西為予啓重關之鑰決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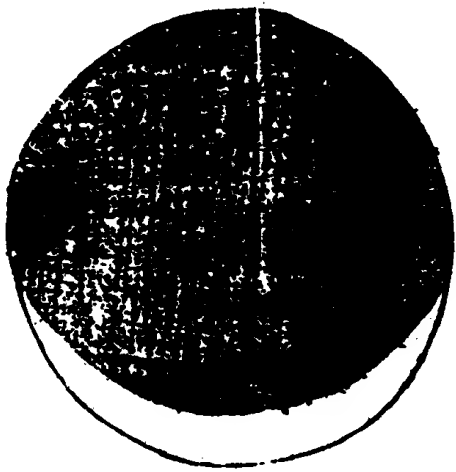
瓜之疑則予之此舉也偶因蝕木之文遂種投
針之芥矣豈非因緣幸事也哉蔡君處東溟予
還西海萬里雲山從此別矣是書也其爲予置
之笥中遇擇法之人試爲一展乎予日望之俟
之勿謂予開眼作寐語也

混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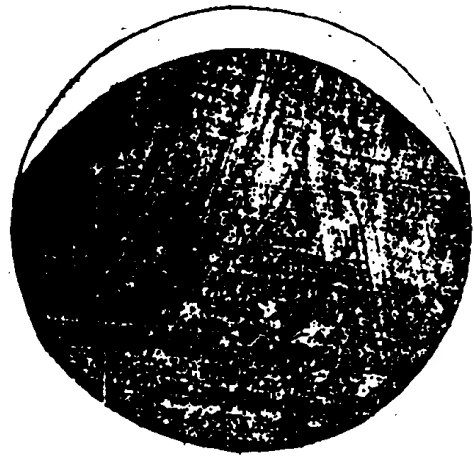


古混元一圖寔無量妙義百億三昧之所從出
也一名真空一名妙有轉多名號至於百億四
天之下兩滴之數猶可究數此之名義不可勝
究也古頌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
象主不逐四時凋昔百丈懷海問馬祖道一如
何是即此用離此用被馬祖根聲一喝百丈只
得三日耳聾若能如是承當管取瞞子不得

出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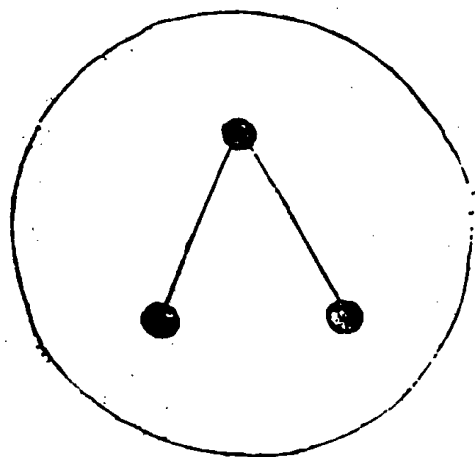


浴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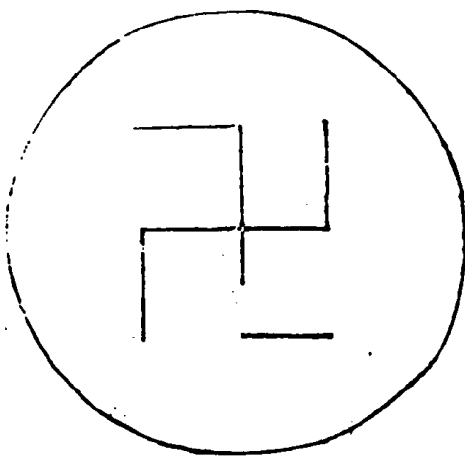


右出庚浴魄二圖玄宗之指要也其意出參同契中准太陰行度以節火候煉庚者止於丁為陰火煉甲者止於丙為陽火即謂之文武火矣頗聞有口訣焉仙書標圖無慮千百子過其最要者二寔混元圖中妙有真境咄請如是觀

伊字三點之圖



卍字輪相之圖



右伊字卅字二圖性宗之底蘊也乃金經之中
大佛親口宣授聞之耽源秘奧馮仰門風諸家
捧喝龍象爭馳密證潛符皆出於此妙悟此者
四真混一二事雙融寔混元圖中真空妙界文
殊普賢觀音圓通大人之境咄臨濟小厮兒却
具一隻眼請如是觀

文肅集二十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趙貞吉撰貞吉字孟靜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
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肅事迹具明史本傳是
集凡詩六卷文十七卷貞吉學以釋氏爲宗姜寶
爲之序曰今世論學者多陰採二氏之微妙而陽
諱其名公於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訟言之昌言之
而不小避忌蓋其所見真所論當人固莫得而訾
議也其持論可謂悍矣

駱兩溪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駱文盛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張時震刻

合刻武康四先生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駱兩溪集

十四卷附錄一卷》提要

駱兩溪集序

武康爲吾隣邑經所識封禺蓋其鎮山而餘英流
天目枝山之落英卽樂府所謂前溪也其爲勝如
是蘊含旁薄乘其奇而鐘其奧豈無足以當之者哉
齊梁間多金紫貴人人品弗叙屬賦朝野至相肩摩
然太白所謂綺麗不足珍者正謂如沈休文之屬卽
其流風誠茂如已斯何足云唐貞曜孟先生郊其庶
幾足以當之揭德振華昌黎先生爲誌之於洛東所
謂維執不猗惟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誠茲邑
所鍾之特懋者後七百余年仍有人焉兩溪駱公是
也公名文盛字質甫少岐嶷神超色夷年四十餘仕
爲翰林編修嫺文詞而勵操行自相公以至同館之
士無不由中心嚮慕之者一日乞疾還兩溪間期滿
不復赴館稍以詩文自娛亦不以取譽當世介特自
將居處蕭然一介取予真無有以累平生者館閣故
人時貽書囑之辭起公但自笑謝不能起其所存可
概見也公所爲詩冲澹爾雅辭句整秀惟其直寫情
素故得如其爲人第取舉廉葭詩不强吟吟亦不多
也不施而昌詩貞曜特懋非公後誰繼之竊謂貞曜
在唐平生畸困然嘆老閑窮甚則逼窄天地鈎章棘

句至於摘擢胃腎可謂悲且勞矣公獨於遭逢榮盛之日退處悠然歲屢空乏無不自適發櫝性靈不事雕刷詩篇率類有道者之言自有可傳貞曜乘一邑之間氣而公乃備貞曜之未有後之考乘徵詩尚論其人吾又知其必有辨也已公子鳴鑾嘆公之篇章既不苦構而又流散者多沒後數年竟類次之可占能嗣公文汝楠携公集曩宦江西守饒州王君健舊令武康最爲知公得集刻而傳之如不及嗚呼生而乞聞死而甘朽之人使人汲汲傳其緒言風岡可想傳之者其乘尚復何如哉

駱兩溪集

序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兩京兵工二部侍郎德清蔡汝楠撰

駱兩溪集序

明百家詩選集序

浙之武康有駱公文盛聞其名久矣未見其人也隆慶庚午冬姚山人以詩集七卷寄予蓋天然自得之音宜爲詮刻公字質甫號兩溪中嘉靖乙未進士選翰林吉士爲編修官時年已四十矣一時同館之士多重其文亡何乞病還溪間期滿不復赴有移書勸之起者終謝不起溪居惟詩酒自娛而已其用意深遠蓋有託而逃者友人蔡白石稱公詩冲澹爾雅摘詞整秀出唐孟貞曜之上覽者當能辨之是歲十二月既望錫山俞憲汝成甫識

駱兩溪集

序

二〇五

小叙

兩溪先生存集若干卷先生集有詩有文先是論次其詩序而傳之者為清溪蔡司馬子木不佞文自燥髮而知誦法先生也往偕計從先生曾孫象先游最知因屬草其尊大人續溪先生狀叙世系述祖德時知先生于形似間遂擬之于古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灰而已而弟子志之不倦之士已讀其狀若誌銘及小傳又數年再四窺其存集因追憶兒時所聞先生一二軼事殊自愧知先生淺也先生蓋有不為而可以有為者也而世徒見其所不為而已先生疆

駱兩溪集

叙

年登第奉大對簡庶常官史局者積五六年所時相高柄國勢醖張甚士之嗜進取者輻輳其門而先生脩然自遠不可得而親以使節還就列中堂一日相蒿目而誰之先生徐舉手以職銜姓氏應不復自通名即日上書乞疾還兩溪不佞文大父愛雲公嘗云先生得請還期滿不起日日青山碧流間繙書理咏而已而養日益粹聲望日益重同館諸公人人內遜以為不可及共為言欲即家起先生貳南雍而相嵩欲先生一謁承明門猶尚以前故也御史某來諸公耳屬御史亟先生勿失也御史亦自嚮慕先生甚欲

得一見眉宇而疆起之而先生自乞疾還溪來不復

入城府至監司御史之庭義不往見事亦中格以是終其身林下真有鳳翔千仞覽德輝而下之意非區區腐鼠可仰視而嚇者不佞文讀書少不知古人中誰比而它故老所傳公扁舟野服間往來六橋三竺間以督府物色冒雨歸賈人持千金請一言權使得蚤放卻之及里居一介不取于先生似猶其小者也然而先生生平之小者後來聞風興起之雋竭蹶而趨猶覺未逮而一二豪放不欲以甕牖語人者至汨泥揚波不怪也而先生出處之大者祇低回嗚咽于

駱兩溪集

叙

二

孝廉公之狀微于銘略于序間出一二語于小傳而語焉不詳先生既終其身不自明而後之人亦莫有能知之者象先數為某言銘墓序集竝當時名卿宗匠聲氣蓋天下又與先生最深豈其有所辟忌以掩先生無亦其知先生深窺杜德養恬微旨于吟咏中相與念于形骸之外而然與然而先生難于不自明知先生者何至便不出一言不佞文是以論其世也相臣積威之約即出一言吊先生于宿草遺篇尚不可而當其時況可以有所為乎不可為而又可以徒默默低頭就之乎善乎同館諸公之言兩溪七品十

年而我輩官階日進以是爲愧夫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是何能不先生愧也先生集古詩近體若干首中融曠澹絕無近世一忤當塗高自位置凌厲跡地嶽嶽歷落之態露幾微于顏而先生南楚語錄中所稱相德相器相才相道故自有之使先生而在日月之際志得道行卽不動聲色其有爲當何如也不爲之爲世人莫知反覆觀之上下千古真自與栗里淵明同旨其集亦當與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者並傳不朽司馬子木以爲乞閒甘朽之人未敢以爲然也不佞文僭爲一言猶恐非先生意也則猶然

駱兩溪集

叙

三

知先生淺也

萬曆癸丑魏日古禹後學吳尚文謹序

駱兩溪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古樂府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卷之三

七言古詩

卷之四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

卷之五

駱兩溪集

目錄

一

七言絕句

卷之六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卷之七

七言律詩

詩餘

卷之八

制策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序

卷之十一

碑

志

表

卷之十二

雜著

卷之十三

雜談

卷之十四

雜談

駱兩溪集

目錄

附錄一卷

駱兩溪集詩評

德清白石蔡汝楠子木撰

樂府

將進酒 有逸致

驅車復驅車 古意

有所思 四愁兼少陵同谷之調

五言古詩

歸田 冲雅逼彭澤

山行 又似昌齡

讀延生集 達者之言

駱兩溪集

詩評

七言古詩

游元符宮值雨 有意興

題画 似岑嘉州

五言絕句

紫雲洞 不落言筌

欵山亭十友吟 不減摩詰輞川

諸五言六言絕唐人所謂剪刻省靜既有之矣

第工處更近天然所以爲入室之詩也

七言絕句

有天寶諸公樂府餘音

五言律詩

郭將軍山亭 少陵愁與醉無醒句並工興則有
懸沮矣

使鄭歸游竹隱寺 便有歸來之興

送蔡白石移官南都 余告移南宮館中諸丈惠
篇非不工奇而兩翁幽遠矣

山棲卽事 自山棲後得詩玄秘如禪家不落權
乘太史本青山碧流高士繞脫宦達韜鎮詩便

本色中超凡

壽可園翁 雋永又逸興

駱兩溪集 詩評

二

響應瀑布 清

雨後西郊款步 詩中画此作近之

郊居 少陵家法

雪霽 幽人之趣

夏日過獅山草堂 自在似陶似杜

五言排律

首首有翺員外風致

七言律詩

旅中聞鴈 佳哉

邊警 似許丁卯

宿昌平劉諫議祠 七言律自奉使後少陵所謂

漸於細律

送張子居使錢塘 沉着

詩餘

有詩人之詞有詞人之詩如坐看南溪新水漲
詩人之詞也

駱兩溪集詩評

駱兩溪集 詩評

三

駱兩溪集卷之一

明 武康路文

武陵楊

賦

憐寒蠅賦

吁嗟乎寒蠅爾胡爲乎有生繫氣序之流易歟涼飆之襲溫念爾類之尚繁顧非時而營營豈弱質之能久涼寒威之莫勝爾乃僵矣其形悽矣其聲既賡于飛復蹶于行方縮縮以惟頓遂奄奄而伶仃點汚莫施其技攻鑽易見其能或沿几而莫起或觸檣而輒仆障不施以曷入塵未揮而先墮進退踈踖將焉攸措吁嗟乎寒蠅曠言爾寒能無爾憐感念疇昔忽復長嘆方夫太昊司辰祝融揮鞭赤日在地炎威赫然爾於斯時氣適志便躋足洋洋鼓翼翩翩翕兮類征歷矣群喧逐汚湛穢醉醺飽羶弗召以合祛之莫殫恣意一時貽患百端吁嗟乎寒蠅詎知物從化遷時不可常惟暑爾乘寒宜爾藏厥知止而不殆或自縮於喪亡爾乃淹留濡滯自撥其殃獨不見夫蝠游以夜梟鳴於晦妖狐乘昏尸虫伺寐蓋有所肆尚有所

避也豈趨就之憐憐能自逃於顛蹶哉吁嗟乎寒蠅

始予爾憐亦終爾患念死灰之復燃將殞枝之再蔓

矧羸豕之蹢躅惟易繇之明鑒爰命童子攘臂執紼

爾撲爾摧用殄厥類靡令予遺羗除惡之務盡弗自

黷於乘危庶幾乎庭宇虛靜惺惺寒開俟南風之景

延當時物之歲終絕擾攘於爾輩欣四體之悠哉

古樂府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無復玉堦行思君如蔓草剪去又還生

其二

駱兩溪集

卷一

二

三

自君之出矣不記別離時容華坐銷歇那復繫君思

其三

自君之出矣忽忽歲華遷迴文空自織誰寄到君前

戰城南

胡風衝塵蔽天黑曉戰城南暮城北城南披靡城北

關易將軍素號萬人敵一朝遇虜心膽慄何況疲兵

與羸卒君不見黃金鑄印空纍纍城邊白骨翻成堆

燕雀行

吁彼燕雀爰集于堂載飛載鳴其樂洋洋樂可以極

弗可以長堂罹于災巢亦摧傷人謂燕雀將同厥殃

燕雀嚙嚙以翔以翔主人有言燕雀罔聞以安厥棲
豈無東隣

將進酒

將進酒勸君一飲須數斗醉鄉風味君知否此中不
異無何有我欲從君覓杜康杜康之族森兩傍梨花
白對鵝兒黃金盤玉露何灩灩鬱金香噴琉璃光朱
繒三千酒一石牀頭金盡何足惜但令我醉無虛日
世間理亂耳不入何況升沉與得失古來賢達誰最
名唐李太白差可稱舒州之杓力士鑄直欲與之同
死生君不見規行矩步徒俚俚低眉摧顏復可憎腐
駱兩溪集 卷一 三

儒悽悽抱一經白首落魄嗟無成不如飲酒稱意氣
凌轢一代誇豪英風流至今猶在目千載何人踵芳
躅勸君莫作兒女顏我亦撫掌隨君歡勲名鍾鼎且
勿言富貴過眼如雲烟闊風玄圃路渺漫流鶯語燕
非所憐青山綠水滿目前山鳥山花依我簷我歌激
烈君舞翩跹狂呼傲睨兩不嫌劇飲只如鯨吸川幾
迴白眼問青天此時此日真何年

臨高臺

臨高臺臺高幾千尺下有洪流深不測昔人臨之車
什馬踣人壽幾何須自惜且莫凌風射黃鵠我欲言

之心怵怵吁嗟乎我欲言之心怵怵

從軍行

自小慣從軍不解從軍苦男兒貴立勲寧須戀鄉土

梧桐行

鬱鬱梧桐樹枝幹直以繁托根幸得所南岡勢巖巖
雨露日益滋穠陰滿前山詎期涼秋至西風忽摧殘
材美誰復收棄之道路間不若槭與棘翻蒙匠氏看
睹此三嘆息歸來涕汎瀾

黃頭郎

黃頭郎爾胡弗思時至天子顧時去野人嗤郎知鑄

駱兩溪集

卷一

四

銅無了時入口騰蛇郎豈知

班婕妤

秋風時颯颯秋草復離離自是容華歇非關君寵移
行路難

山可梯水可航山有大行水瞿塘舟車一旦失其利
顛覆往往溺與僵我思山水本無惡衙門棲遲安且
樂君不見風波平地起千尺轉眼峰巒增突兀子淵
拾座同門疑曾參殺人毋猶惑噫吁嚱噫噫世路憂
孔多古人扼腕今如何

驅車復驅車

驅車復驅車驅車向何方車輪未應遠無奈車塵揚

有所思

昔張平子有四愁余小子乃有四思嗟乎惟思故愁惟愁故思其情一也若夫辭有妍媸固有所不計云

我所思兮天之東泰山巖巖高入空群峰環列尤龍從道路阻絕何山通海中別有蓬萊宮雲氣日夕常濛濛跂予望之杳無蹤歸來閉門心忡忡君不見兮涕沾胸

我所思兮天之西青城我眉天與齊流沙滾滾砂塵駭兩溪集卷一

卷一

五

飛草木陰鬱氣慘悽白日不睹明星稀虎豹哮吼狐狸帝跂予望之路轉迷歸來閉門心顏摧君不見兮涕沾衣

我所思兮天之南南荒風日常炎炎黃茅瘴癘不可干長蛇巨虺紛糾纏猱獠出入戈矛攢殺人不異草與菅跂予望之道路艱歸來閉門心悲酸君不見兮涕泥瀾

我所思兮天之北黃沙白草渺無極層冰峨峨數千尺陰雲慘淡日無色胡兒中夜吹箏篴豺虎聞之亦聞易跂予望之心膽慄歸來閉門增嘆息君不見兮

涕沾臆

猛虎行

行人停車且莫前有虎有虎山之南黃鬚白額文斑斑鋒身掉尾威赫然不向深林飽鹿豕往往咆哮近城市昨宵已攫西園翁今晨復斃東隣子獵夫負弩不敢張壯士失色走且僵邇來得意勢轉劇白日亦踞居人傍虎兮虎兮胡不仁遙此荼毒寧無因城隍土木豈足賴靈應敢望山之神君不見漢家吏有循良績群虎相將渡河北從來和氣能致祥况爾一誠能感格噫吁噫斯人不作胡爲乎上帝好生真有無駭兩溪集卷一

卷一

木

俠客行

古有游俠子逸氣何翩翩雄心渺萬乘奇論傾四筵朝移楚國柄暮奪秦相權片言五城返一咲千金捐海內懷高蹤侯王思執鞭慷慨有餘烈節立名亦全却咲蓬蒿士窮年抱遺編

折楊柳

筇篻引

沙頭折楊柳楊柳絲千結忽憶閨中人淚滴寒襟澈瀾瀾河流深不測兮公行渡之須舟楫兮風波浩浩

勢滔天兮公竟渡之死無悔兮

又

河之廣兮不可以浮公行渡之惟楫與舟嗟嗟舟楫
匪具兮不可渡公不信兮死亦何故

七禽言

泥滑滑十步九却不信世間塗路惡且看此泥滑滑

右一

不如歸去江南不可住西川有大路不如歸去

右二

脫褲脫褲莫脫褲一脫更難着新褲不如故

駱兩溪集

卷一

七

右三

行不得哥哥山前山後路坎坎坷請君迴車意若何

右四

提壺蘆沽酒勸君不厭多君性不飲當奈君何

右五

播穀播穀首春力作秋望熟私貸官逋正督促

右六

姑惡姑惡姑不惡姑不汝信讒疑並作汝盡汝心姑

心自樂 右七

駱兩溪集卷之一

駱兩溪集卷之二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鶴校

五言古詩

出門

丈夫湖海志遠行何所辭出門慘不樂此情誰復知
黯黯赴長道東西竟何之封禺多白雲回首空踟躕
書蓼莪餘哀卷

妻矣孝子志傷哉蓼莪篇有親不得養抱茲長恨端

駱兩溪集

卷二

一

哀今有深感讀此涕汎瀾當時及門人掩卷無歡顏
葉君純孝徒曠世同悲酸椿萱蚤淪謝歲月忽復遷
古木號悲風蔓草荒寒烟時去嗟婉婉哀來摧肺肝
江河那能枯血淚那能乾猶與古人行卓哉與齊肩
我生亦何害父歿童稚年作詩詠孝思杖淚增長歎
維楊舟中贈別

相見嗟已晚別離更匆匆人生如路岐恍惚西復東
若行赴石城揚舲趁天風我向蒼川歸夜月明孤蓬
同心話未已對酒何忡忡羨彼韓孟侶相從若雲龍
送友人之江右大令四首

江上雨初霽西風委群芳別離當此時黯黯中自傷
之子舍我去匆匆戒舟航我有盈觴酒送之清溪傍
酒盡爲君歌歌聲一何長知音日已遠引領徒慨慷

其二

濛濛山中雲森森川上水雲水何迢迢相望忽千里
驅車清塵揚挂席長風駛豈不厭馳逐王事不遑處
行矣莫嗟跼彼民正延佇

其三

厥峰古名邑鬱鬱群峰攢民風久已漓出宰良獨難
君才自利器試此盤錯間烹鮮念彌勤食檠操自堅

駱兩溪集

卷五

二

三百一

遠圖懋芳烈高駕旋昔賢千古有遺愛希君無媿顏

其四

葛藟相糾纏鴻鴈慕儔匹緊我同袍友胡茲千里隔
君有民社寄而我困蓬蒿丈夫務遠大離別詎遑惜
但期百年內勉崇令德矢心諒不渝如彼金與石

館中書懷

涼風颯然至虛室氣蕭爽無營時掩關卧起樂閒敞
琴書森在御花木愜幽賞覽烟黃虞蹤逸爾動遐想
時變詎足論陰晴互來往

對菊小集次李杲孫太史韻

嚴霜下中庭秋杪氣逾肅瞻茲衆芳委歲蕤獨黃菊

主人丘壑姿對此良不俗佳客紛來過清標爛寒玉
慷慨披情素懽呼對醺醺耿耿夜忘寐相看共華燭
言念塵中鞅青春競馳逐策勲若不早白日去何速

送沈令之任元氏

渺渺元氏路匆匆使君輶炎暑正茲候驅馳一何勞
閒適豈不懷民病方嗷嗷我有盈觴酒餞子城東郊
別離詎足歎但恐年華銷逸矣龔黃勸古訓良亦昭
努力懋芳烈歧予心切切

駱兩溪集

卷二

三

三百十一

東溪

道人瀟灑姿愛向溪頭住溪流一何長洋洋日東注
疎煙起茆屋和風襲芳樹翩翩白鷗群下我垂綸處
煩襟一以蠲玄經獨堪註

歸田

屏軀多疾疾蒙恩賜歸田嬾向城中居別構在南
阡青山如有情對我軒牕前曉看山雲出暮看山雲
還居諸足自適何用窮躋攀

又

三徑未擬開爲園繞一畝時菊傍東籬種松當北牖

嬾讀架上書時飲牀頭酒佳客遠莫招且從咩牧偶
沉疴庶以瘳夙心幸不負

採菊

採菊復採菊西園風露繁芳葉忽盈把詎知襟袖寒
採之欲何爲聊以供晨餐主人慕藿姿澹泊恒自便
矧聞神農書餌菊堪延年何須覓靈品遠躡三神山

採杞

春雨曉來過緬焉東籬傍野芳忽榮茸杞芽亦已長
呼兒試採掇以濯復以湘妻孥相與嚼欣然一充腸
言念屠沽兒酒肉盈豆觴鮮醲豈不快厚味多自戕

卷二

四

駱兩溪集

山行

愛此山中幽短筇行自在平郊草似熨深谷雲如貯
泉探雨過時路覓僧歸處恍惚聞濤聲風吹古松樹

送程午槐明府入覲

西風動林樾征帆泝雲濤悠悠潞河駛望望燕山高
豈不憚馳驅念此川塗遙我有盈尊酒送君向東臯
別離詎足嘆予心實切切徘徊眺原野生計何蕭條
弱子離慈母旦夕聲嗷嗷君行日已遠撫字誰當勞
何因返君駕臨風首頻搔

談星

談星者誰子自言術頗精窮通與得喪一一皆可憑
我命君莫談我心本無營功名力不任富貴人所輕
矧茲禍與福倚伏由冥冥趨避良獨勞委運心自寧
從古有明訓天道遠難徵

漫興

釣魚臨清溪採薪入深林採釣有餘閒時撫松間琴
清風颯然至明月非招尋適耳已成趣何必求知音

讀延生集

適俗韵自少愛山情頗多邇來南山下卜築當巖阿

卷二

五

駱兩溪集

檻外倚修竹牆頭纏女蘿鵲鵲叢桂陰鬱鬱喬松柯
泉日夕流好鳥鳴相和展書坐磐石書中意如何
齡與養性要在澗煩苛長生豈敢慕庶以痊沉疴

駱兩溪集卷之三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七言古詩

游元符宮值雨

茆山之上何者宮元符奕奕碑隆崇樓臺隱見數十
重瓊華琪樹紛蒙茸綠甍越壑至其下清磬聲落煙
霞中青衣童子引我入恍恍路與丹青通爐烟杳靄
晦白畫檐蓋旖旎旋颺春風煩囂不聞石壇靜惟有雙
鶴鳴高松曲廊深院更窈窕羽衣僊客欣相逢山厨
不厭飽薇蕨亦有茗碗時時供天風吹雨條然至敲
砧雷電驅神工濛濛雲氣四巖合咫尺望眼迷西東
俄聞雲收雨亦散一洗萬壑埃塵空今宵許借石床
卧清夢會繞蓬萊峰

馬孝子廬墓歌

長安客舍逢溫造對我時談馬生孝親亡涕泣何所
營日夕奔走荒山道荒川宿莽多嚴霜結廬乃在松
楸傍乾坤俯仰太偏側歲序流易真茫茫白楊枝頭
風颯沓時有白鳥枝上翔含悲夜夜啼不息似與孤

駱兩溪集

卷三

二

兒增斷腸古來孝感良不偶低枉顏波世希有紫芝
白兔足珍天遣令名傳不朽吁嗟乎馬生自是儒
者英立身行道會有成看君錫類且不墮寰宇坐使
仁風行

康孺人輓歌

有母有母閨中英百年志操堅且貞哺雛寧辭拮据
苦和丸兼助水霜清猶與今子才華士萬里青雲能
自致待詔時應瑣闥趨承 恩會有金蓮賜 錫典
初蒙 聖主仁翟壹霞帔相鮮新那知樹定風不靜
條忽慘怛來哀音嗟嗟昊天胡不憖乾坤情事那能
駱兩溪集 卷三 二

山館偶題

主人愛水兼愛山水山盡日相盤桓時聞鬢與山水
隔便覺塵垢蒙心顏買園今幸近山水清景不礙軒
窓前平生心事差足慰好枕岩石聽潺湲

苦旱行 甲辰六月

夏令已過芒種日江南農務村村急連旬不雨可奈
何一望平疇土皆赤青秧稿死不得執農人空抱耜

銅泣去年種橙傷淋潦前年穰稔侵蝨賊妻孥一飽
果何期恐死嗷嗷待蠶麥詎意經春雨不休麥爛蠶
苗兩無獲蕭然一室如磬懸私負官逋仍併迫典妻
鬻子聊自寬準擬今秋禾稼實雖然未遂室家慶庶
使創痍暫蘇息吳天茫茫豈不仁降割頻年意巨淵
火雲日日當空流鑠石燔金勢逾劇倉皇闔境走童
稚偃偃連村額班白公私奔告已無路旦夕焚香乞
神力琳宮禮佛信茫昧水廟迎龍鮑何益富家猶患
桔槔苦貧民束手真無策奄奄氣絕延日望官
司散儲積高牙大纛者誰氏往往秦胡視肥瘠廩粟

駱兩溪集

卷三

三

空令鼠雀耗帑錢但使莓苔蝕散財焚粟杳不聞勸
募無從翻閉糴流離死徒姑勿論却恐兵戈起阡陌
病夫守拙寡生事一家數口猶艱食瘵痼豈不切我
身薄劣空憐濟無術但願皇天一霽威愍然下拯蒼
生厄雨師加譴風伯殢旱魃明明賜誅殛陰雲白爾
興巖巒甘露頂更徧原隰枯焦頃覺回生意坐看嘉
禾頌還粟刈穫寧辭筋力勞謳誦共喜倉廩溢此身
已分溝壑真何幸直活太平澤聖主無復東南憂
廊廟且追調元責吟之聲靜四壁我病亦堪安枕
席寸衷耿耿誰與論扼腕長歌淚沾臆

前山行

主人愛山山不遠卷簾惟見山當眼藹藹行雲日夕
間濛濛空翠軒窗滿引泉剝竹來何遙剝荇荷鋪風
蕭蕭山間麋鹿日相狎短莎細石同游遨黃金臺前
塵十丈不見前山空悵望芒鞋竹杖會有期結廬擬
共松陰傍

八僊慶壽圖引

我聞滄溟之水深復深水中島嶼何嶙峋樓臺杳靄
烟霧隔僊客隱見難招尋誰哉畫手僊之裔真境圖
中宛相似紫雲冉冉天風輕群僊縹緲來何許張耶

駱兩溪集

卷三

四

呂耶骨格奇前瞻後盼相扶携風吹白晳影離徙日
照青蛇光陸離古木翩翩翔舞鶴瑤峰燁燁生草芝
誰言虛幻竟茫昧別有天地夫何疑披圖不覺心顏
爽懸向君家壽筵上佳氣葱蔥藹藹縠如雲彩袖何
飄颻霞觴進芳春顏酡僊骨聳芳高嵯峨卽看乘風
吸沆瀣紫鸞同跨游蓬壺

秋熱遣悶

六月不雨更七月七月中旬今已浹幾希霖霖僅沾
灑萬里那能解炎熱神龍不起重淵下坐使焦枯盡
焚焚骨水千尺信有無袒走狂呼病增矻

惠山泉歌酬秦古修學博

我昔飲中漂之水金山之巖勝名自謂無虛傳南來
復飲惠山下水味迥過中濡前廼知古人評品有未
當今我更置應無嫌遂以惠山之泉爲第一中濡不
得仍爭先歸來久臥碧山麓病賜往往增紆煩良方
百試不一効要須滌以茲山泉廣文先生惠山客幾
度來訪心余憐遂令貯泉滿石瓮千里載以梁溪船
僕夫舁之入我室一見豁爾開心顏驕陽三伏正茲
候矮屋何處逃朱炎紆煩無那日加劇霜畦雪壑心
空懸茲泉何幸一朝得入口不啻層冰寒須臾齒頰

事兩溪集

卷三

五

盡森爽涼颺習習生吟肩沉疴悠悠亦去體心腎脾
肺俱冷然柴門不啓晝逾靜相簞一任攤書眠啣杯
莫漫稱聖賢列鼎徒自誇芳鮮野人從來薄滋味飲
水更覺心相便泉乎爾幸不我棄與爾共結平生緣
吁嗟乎廣文爾我氣味實相似遠道致此情何度會
應卜築依爾室飲泉淪茗白首同卧蒼山巔

有鶴篇

有鶴有鶴來從海上之三山羽儀脩脩潔且鮮乘風
飛度蘭巖前饒飴潭臯栗渴飲洛溪泉豐毛疎肉體
骨堅二雛遠志何翩翩奮翮直須凌紫烟豈與鷄鷄

同翺翺鶴兮鶴兮徘徊不異蓬壺天虞羅弗驚意自
便長生奚啻千百年薰風堂上列綺筵葵榴花開紅
欲燃洋洋僊樂雲中傳劒珮彷彿來群僊蟠桃礪礪
堆玉盤瓊花瑤草何芊芊山人日抱山雲眠捧觴未
許僊班聯赤羽箭青琅玕何因薦之壽竿邊新詞聊
寄有鶴篇

靈萱引

春暉堂前景正長歲蕤惟見萱花黃靈根天培歲月
久那遣寒沍來冰霜青陽輝映騰鮮潔採芳擷英堪
佩結熏風拂拂吹絳囊縹緲庭幃香不絕歲歲開筵

駱兩溪集

卷三

六

對此花花枝舞袖紛交加華裾雜沓鳴蒼玉文帔翩
翻艷紫霞鬱葱佳氣簾櫳曉僊馭雙雙下青鳥長生
那更覓金丹酒不盡兮花不老靈萱一闋歌未央絕
勝雲和奏瓊島

賀丘紫梅親翁得子

瞳矇曉日開簾櫳庭前佳氣何葱葱長庚昨夢光映
空奇祥奚啻占罷熊華芝燁燁迎春風綺筵開向群
葩紅衣冠雜沓珊瑚菜玉賓歡洽春杯濃百年姻誼
欣戚同好音令我心神融勝會未逢湯餅供祝辭聊
爾傳詩笥慶源自信來何窮滾滾佇看侯與公

夏日竹林漫興

道人自是山林客，蚤向江湖滯行跡。廿年覺悟方歸來，重入山林寄幽寂。小園竹樹初長成，坐見繁陰滿檐隙。炎天赤日午不知，况有清風滌煩鬱。道人無事時閉門，但向竹根施几席。兒童不用供壺觴，淪茗焚香聊永日。踈狂自乏唐晉風，漫擬七賢并六逸。

王翁画小山爲施璉川太守賦

誰人寫此一拳石，望中氣勢何龍從。神劖鬼削不可測，恍惚劈破蓮花峰。平生愛山已成癖，展卷不覺心神融。世間真山自不少，奇崛似此常難逢。主人寶此駱兩溪集 卷三 七
異瓊玖且夕懸向茅堂東，何須千里事攀躡。卧游日在空濛中。

題画

邇來画品誰最名，江夏往往推吳生。吳生已矣筆蹤絕，偶見此圖差可悅。山容黯淡雲霏霏，巖巖前老樹枝披離峰迴谷轉路欲迷，斷橋流水行人稀。中有幽人寄幽獨，閉門日與雲俱宿。永冠豈是陶家村，花竹還疑子真谷。山風隔澗吹雨來，山童門前掃綠苔。南隣有客不知姓，相與日舉花前杯。道人素抱山水癖，幾度披圖增嘆息。桃源何處可移家，好向圖中覓踪跡。

松竹梅引

君不見，見徂徠之上蒼髯翁。望中風骨何龍從，淇園之族更蕭灑。直節挺挺凌高空，亦有羅浮丈人行。皎皎獨抗水霜容，相逢共結歲寒侶。不與桃李爭春風，西園老人自奇古。氣味與爾將無同，貞姿雅操晚逾勁。締交日在巖阿中，看君壽骨已森聳。海上何必尋僊蹤，歲寒之侶自相守。閱千百世長青葱。

客至

山城車馬來應少，茆屋棲遲太枯稿。囊中不辦沽酒資，餽客盤餐殊草草。故人自是高士流，澹泊氣味何相投。爐熏茗碗坐終日，款語自足銷窮愁。人生良會苦不數，別去我心翻作惡。臨風莫惜雙鯉魚，頻寄山中慰離索。

瑤山篇

我聞白嶽東南擅形勝，瑤山吼呌相因依。芙蓉削出玉朶朶，雲日掩映流清輝。輝瑤華琪樹互虧蔽，藂桂下有幽人棲。幽人夙抱瓊瑤質，晚向山中寄踪跡。朝升絕磴餐紫霞，夜汲清泉煮白石。混世寧同碌碌群，延生那假金丹術。主人平生心好奇，丘樊孰與同襟期。披圖恍若接眉宇，杖屨何日相追隨。

三卷

駱兩溪集卷之四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鶴 校

五言絕句

旅夜二首

蕭蕭風雨夜獨坐
慘寒檠要識愁中意
空林杜宇聲

其二

風雨夜蕭蕭
燈孤倍寂寥
遠書何日到
山路迢迢

野泊

駱兩溪集

卷四

一

迢野月千里
寒城鼓二更
客懷眠未穩
欹枕聽秋聲

重九邀客

芙蓉花正繁
新釀更清冽
二仲許相過
引觴酌佳節

松下小憩

攤書松下眠
細草如茵軟
忽有天風來
濤聲在高巘

雨晴

山雨曉來過
山泉汨汨鳴
獨行芳草徑
拄杖看農耕

嶺梅初放偶出山
數日還則零落盡
矣悵悵之餘詩以遣之

餘詩以遣之

十日出城郭
還山何太遲
梅花不相待
誰與共清卮

其二

花落一何速
東風殊惱人
無須倍惆悵
貯酒候來春

華陽洞

石洞華陽古
深尋極杳冥
不須燃燭照
坐久自生明

紫雲洞

我來紫雲洞
正值紫雲凝
邀雲石牀坐
相與結平生

村園二首

竹傍多隙地
種韭欲成畦
夜雨時堪剪
無論筍蕨肥

其二

杞菊芽初長
春園手自鋤
客來堪作供
不假問屠沽

駱兩溪集

卷四

二

三

有懷

美人在何方
日暮湘水隔
我欲往從之
路難行未得

村居雜言四首

飛花郊外路
啼鳥水邊村
莫厭過從少
青山日在門

其二

小艇入迴溪
垂楊水面齊
沙鷗眠正穩
人近不驚飛

其三

一雨曉來過
園蔬忽已繁
兒童試採掇
卽此是晡飧

其四

郊原何闊野
佳自悠悠况
有花當眼無
妨屋打頭

山行

深林風颭颭，不壁石岬岬。何當凌高空，極目觀寥廓。

聞蛙

何處蛙聲急，池塘芳草深。未妨驚遠夢，且莫亂清吟。

仲夏西莊喜雨用老杜好雨知時節爲韻漫作

五絕

十載客京畿，風塵何擾擾。白首來山中，始信爲農好。

其二

種秧當此時，正值西山雨。新水漸滿畦，水風來許許。

其三

駱兩溪集

卷四

山中好藏拙，衣食苦無資。辛勤事畊稼，朋輩未應知。

其四

佳樹陰陰合，荒村雨過時。披簑去隴上，餉彼牧牛兒。

其五

葵榴花欲然，更值端陽節。門外客不來，一觴聊自撥。

新月

嶺月今初見，清光僅一痕。何時圓魄滿，徧照萬方人。

款山亭十友吟有序

款山亭十友者，侶雲道人、之所與友也。道人

自分蹇劣，無能友當世之士，又不敢尚友古

人，因自附於草木之無情者，庶幾不我拒也。

然此十友者，亦非凡卉，儔也。其清姿雅操，素

質幽芬，有未易倫擬焉者。徒區區托跡於其

間，真得其彷彿以自裨耳。不識十友肯卒與

之締盟否也。爰作十友吟，率爾投贈，冀望

之意云。

蒼髯翁

翁年一何蒼，翁性堅以朴。華采不外揚，因得老丘壑。

抱節君

萬彙多紛披，君獨抱高節。引領比山阿，孤踪許誰躡。

駱兩溪集

卷四

四

水雪丈人

丈人水雪腸，歲歲食水雪。雖乏梁肉姿，丰神自高潔。

晚香居士

居士何所爲，日向東籬卧。幸自有餘芳，不妨時已暮。

懷素子

閒尋水石居，忽與子相遇。冲襟一以投，徘徊不能去。

碧菴道人

山中有道士，桂體惟碧菴。風雨恁無恙，何須製薜蘿。

秋江逸客

客從何處來，寄跡秋江上。本無桃李顏，不與春風抗。

月露于人 梧桐

月色淡於水露花涼復滋主人中夜坐清興屬誰知

幽芳處士 蘭

自抱幽芳僻來尋處士踪清風知我意引我入林中

雲華僊 蓮

僊人何所游水國散幽躅冉冉雲華姿天然出塵俗

漫作

十載卧青山川塗思渺漫蕭條雙鬢衰懶向鏡中看

山行四絕

尋山興何長不識山中路隔水問牧兒指點清溪渡

駱兩溪集 卷四

其二

黎杖渡清溪溪深路復迷忽聞山犬吠行過竹林西

其三

竹林幽以深松下茆簷倚日午未逢人但見茶烟起

其四

茶烟戶外浮主人花下坐客到未開門山風吹雨墮

漫興

風吹夜來雨柳色深如許不見白鷺飛但見黃鸝語

六言絕句

閒居雜詠四首

雲霏竹露朝滴鬱鬱松陰晝斜閒披草徑蒔菊倦汲

山泉煮茶

其二

黃葉山蹊野徑青松閣茆簷籬下數叢青蒲盤中

一杯蓬鹽

其三

綠樹門前杳藹青山座上盤旋稚子晨炊麥飯道人

午坐蒲團

其四

池迤邐細花落簾外風清日長呼兒採藥蘿徑對客

駱兩溪集 卷四

六

攤書石牀

村居對雨二首

細雨荒村漠漠疎烟小徑深深離群野鶴清喚抱病

山翁獨吟

梅花已褪未褪柳色將勻未勻乍雨乍晴天氣半醒

半醉閒人

漫興

草閣鑪熏栢子松房紙帳梅花七碗盧翁風味一尊

陶令生涯

駱兩溪集卷之四

駱兩溪集卷之五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鶴 校

七言絕句

皇覺寺偶題

五里蒼松石逕迂乾坤此地可安居閒心不共雲來往長日清風一卷書

讀書臺

松杉前後影森森四壁圖書歲月深吟臥自懷天下

駱兩溪集 卷五

計埃塵何處覓知音

句容道中

雲盡芳郊雨乍晴風光今日是清明村村桃李花如

綺迤邐江春入 帝城

出通濟門

郊門清曉月光微佳苒東風上客衣日影漸高烟漸

歛一川楊柳色依依

午門春讌

帝城春曉列春筵珮玉珊珊鳳閣前沾醉但看同拜舞不知今日是堯年

元宵宴康礪峰太史宅次韻二首

小院春風自一家翩翩詩思入春除燈前我亦清狂甚好共芳尊遣歲華

其二

東風池館雪消遲雪色燈光映酒時夜半醉歸河上路馬頭明月正相宜

送韓二尹之官太平

小艇吳江路渺茫春風三月過錢塘知君自有哦松暇好向天台訪石梁

送客之閩中

駱兩溪集 卷五

星輶冉冉下雲霄山水閩南道路遙我病不堪仍送客一川秋色况蕭條

午門春讌遇雪醉歸口占

東風吹雪下瑤壇片片飛花撲酒寒馬首醉歸春色裏太平光景在長安

木巖

山人種木蒼巖下歲歲春風長木芽海上何須覓瑤草祇應蒸木駐年華

期赴友人觀牡丹

聞道名園勝洛陽紛紛紅紫冠群芳道人亦有看花

興擬共春風一舉觴

枯木竹石圖

片石峻峻勢亦奇幽篁古木更相宜東風莫漫憐芳草晚節貞心祗自知

出郭

青袍白馬興翩翩行盡芳原又石泉豈是陶翁棲息處數株垂柳在門前

苦熱行十首

暑氣方張六月威餘炎恐逼漢宮闈何當一瀉天潢水萬歲山前作雪飛

駱兩溪集 卷五

三

其二

太液湖波深復深鳬鷖兩兩出波心何緣乞得三千斛散作南郊一日霖

其三

農事村村何太忙鋤耒當午水如湯唐皇自有清虛殿邛笮薰風夏日長

其四

城上驕陽不可禁無端燦石與流金蓬萊自有扶桑樹不借人間六月陰

其五

一月不再堪禁當炎風熒熒塵飛揚行人不息長金駕却問前驅何處涼

其六

十年病弱兩何堪祖走狂呼太尉顛短髭青松無處覓漫從侯館說冰山

其七

滿目風沙行路難相逢往往說青山水厓雪壑真堪任又恐柔肌不奈寒

其八

火雲焰焰當空流盡日熏灼燕雲州道人讀易在深

駱兩溪集 卷五

四

洞翻惟涼生何處秋

其九

域中何處是清涼浪說神仙白玉牀爲語馮夷休自詫長河還是水如湯

其十

曄帆水山是主家纍纍沉李更浮瓜衝炎道上誰家子乞得寒漿只自誇

舟中卽事

紫裝書籤自一舟病懷秋思兩悠悠西風忽送南來鴈傳得邊聲動客愁

春暮遣懷

憐春無那春將老
况復山城泣杜鵑
獨立東風思何限
一尊強醉落花前

與蒲巷李廣文索菖蒲二首

年來抱疴無他事
高卧長於水上村
猶有俗情醫未得
願從山館乞芳蓀

其二

道人風韻何瀟灑
手向盆池剪綠蓑
肯許移根來小院
清芬應比百花多

西莊漫興

駱兩溪集

卷五

五

買園近作幽棲地
種竹栽花興不孤
莫遣隣人來問字
但令山鳥勸提壺

宿洪村普靜寺

問水尋山路欲迷
白雲携我入招提
紅塵不到跣跡處
碧樹春風鳥自啼

昭明洗眼池

洗眼池中水更清
千年遺跡說昭明
我來一洗塵中眼
絕勝滄浪幾濯纓

玉柱峰

群峰縹緲插雲霄
千古人稱玉柱高
安得凌風雙健

期往來峰上獨吹簫

食女

朱顏黯黯不勝愁
裙布釵荆幾度秋
莫向春風誇豔冶
偏身羅綺是青樓

春行

莫厭尋花及早春
淺紅深綠未全勻
陽和漸向枝頭起
一度看來一度新

曉雪

夜聽蕭蕭枕上聲
清輝早已透疎櫺
兒童不用驚相報
玉樹瓊花料滿庭

駱兩溪集

卷五

六

新茶

僊芽初焙出山城
陽羨真從末品稱
今夜西齋好風月
一甌相對碧山傾

秋日遣興

細雨高原草樹蒼
秋風時復送新涼
閒開野綠惟三徑
坐欸青山但一觴

村居戲効迴文體二首

孤寺遠當山岬岫
小亭幽傍竹青青
圖開晚徑浮雲白
酒共閒人對明月

其二

橫枝柳鎖春烟薄細蕊花歆曉雨寒萍清淨翻魚潑
潑竹牕幽弄鳥開關

贈山人

石徑岩遙生白雲溪流泉竹間分山人日卧蒼岩
下塵世喧囂總不聞

漫

小徑春深長綠苔柴門無事日慵開惟餘一種閒風
月付與山翁共酒杯

春園雜興

數聲啼鳥上花枝坐老山房睡起時紅日半簾風滿

駱兩溪集

卷五

七

座把杯聊和樂天詩

雨中雜興

池上櫻桃開乍繁雨中顏色忽摧殘無端老眼模糊
甚却與梅花一樣看

又

簷外梅花幾樹開道人時與共啣杯如何風雨偏相
妬不遣清香入酒來

登樓

春來日日多風雨興味蕭條只似秋無那桃花又零
落強携杯酒上西樓

山人

山人住近竹林西山鳥山花日自怡幾度獨行山下
路紫簫長對月明吹

桃源圖

水遠山長何處村桃花開徧竹籬門相逢莫問興亡
事且向花前倒一尊

謝馬梅巖廣文惠建蘭

九畹芳華世鮮儔移根千里自南州分栽不惜瑤瑤
價重荷風流馬少游

又

駱兩溪集

卷五

八

一種靈苗此地稀小園今日倍光輝堦前多少閒花
草敢向春風共品題

邊庭春思

夜來飛夢繞吳關楊柳枝頭雪已殘曉起却憐身是
客望雲還上賀蘭山

涼州詞

荒臺漠漠起秋雲擾擾胡兒萬馬群莫倚西風弓力
勁營中今有霍將軍

便面小景

一派飛流落遠山竹窓欹枕聽潺湲閒將甲子論今

古門外浮雲幾往還

漫興

春光冉冉莫蹉跎老去看花興若何
試數堦前紅藥盡今年較比去年多

送秦古修遷官魚臺學諭二首

輕塵漠漠擁征輪泗水沂山入望頻
桃李門牆花幾樹春風又見一迴新

其二

東廊清秋酒一杯送君千里上魚臺
山中索莫何由慰矯首雲間白鴈來

駱兩溪集

卷五

九

牧兒

東風吹雨過前溪草長平原小犢肥
短笛數聲歸去路半山明月照簑衣

駱兩溪集卷之六

明

武康路文

武陵楊

五言律詩

左順門值雨

曉漏趨朝候殿雷送雨時
殿雲低拂檻檐溜急
通池自喜沾衣濕何妨退食遲
商霖應有屬千載動遐思

郭將軍山亭和全九山太史韻四首

駱兩溪集

卷六

一

言五

曉隨天仗出還過亞夫營
並馬綠溪入雙禽隔樹
鳴喜看春意動頓遣宿愁醒
日午登樓望遙歸想旌旌

其二

幽尋還出郭散步復緣郊
雨脚朝仍斷雲光午正饒
催花杯不記促句鉢從敲
那用笙等雜新鶯在柳稍

其三

地迥羣鶯隔籬溪一徑通
柳風翻弱翠花露浥新紅
對酒情方劇臨流興未窮
題詩聊記勝飛思欲凌空

其四

佳樹連村合閭門近水開僊源無島嶼人境有蓬萊
蝶趁花香過重樓茗碗來勝游應不數醉眼更登臺

送蔡白石使荆二首

薊北離亭晚荆南逸興新數峰青入望孤月白隨人
細雨沅江棹穠花夢澤春知君懷古意投賦汨羅津

其二

驛路曉霜清蕭蕭班馬鳴芳尊聊出餞暮景獨含情
使節雲中下樓船江上行懸知星彩動遙應紀南城

送道峰張大令改教廉州

州有天涯亭

別館三秋暮孤雲萬里賒河間新禮樂單父舊聲華

路雨溪集

卷六

二

夜雨枕椰葉春風茉莉花坡翁有佳句把酒上天涯

中秋

獨夜耿不寐露華涼襲楹雲中無鴈影月下有砧聲
風景還佳節開山自遠情一廻增感慨杯盡更須傾

送張子夔

江上雨初霽涼風吹客旌酒傾燕月白夢繞楚山青
模範才非忝雲霄志未平卽看宣室召前席問蒼生

送宗浯溪南還

寒雨歸鴻盡江風落木紛倦游驚晚歲對酒惜離羣
莫訝霜侵髮應憐夢隔雲雙松舊官署還見吐奇

送鄭封君歸海南

清風開霽景遠思促征驂沙鳥迎青舫山花映錦衣
雲間春共適菊靜晚相依洛社千年勝看君嗣德輝

鏡光閣雪

高閣迴臨端西風雪正漫花凝松葉細色映鏡光寒
浪說占年瑞翻思行路難乾坤雙醉眼暮倚碧闌干

送周文昌長教萬年

渺渺江黃路悠悠悵別情講堂新歲月文苑舊才名
遠嶠晴細旆清流曉濯纓丹山有靈鳳還傍九霄鳴

聞蛙

路雨溪集

卷六

三

青蛙無意緒山館忽聞誼帶雨一何急入霄應更繁
那能破孤悶底用傍釜軒好去滄江上荒洲爾自蕃

午峰

奇峰何率律情望倚南天水雪凝寒淺鶯花得氣先
浮嵐軒外墮飛瀑鏡中懸擬着尋雲屐相携躡翠巔

冠縣道中見桃

江汎時看柳山行始見桃倚風枝自颺經雨色偏饒
望遠情方劇看春思益勞修途倦行役誰與覓村陂

彭城晚眺

怪石倚層城洪流日夜聲河山當百二龍虎幾紛爭

人去豪華盡鳥啼草樹腥茫茫荒野外孤月向誰明

石臺訪隱

塵鞅何年息幽棲今石臺路從樵牧引門隱薛蘿開
野鶴聽琴下閒雲拂袖來問奇人不至散帙自徘徊

至日蕭寺獨坐

野寺過從少蕭然坐水涯乾坤長作客時節只思家
看劍情何極彈琴興自賒莫言春未動信已到梅花

鄭王東園宴集

勝地 潘垣重名園景象新峰巒晴倚翠花木晚餘
春風送歌聲緩香分酒味醇鄒枚那可作簪筆魏詞

路雨溪集

卷六

四

臣

使鄭歸游竹隱寺

昔年曾寄跡瀟灑白雲房啜茗晝逾靜篝燈夜自長
棲遑傷短髮游宦惜流光何日尋猿鶴重來臥石牀

東山道中

雨意晚來集曉歸雲未開倚巖松色冥夾道竹枝催
衣薄寒威逼山溪石磴迴莫言行役倦風景亦奇哉

送客

我愛東溪子相親閱歲年臨岐情自劇把酒思空懸
綠樹含朝旭蒼山起暮煙不堪離索意吟斷夜燈前

送劉四山別駕遷守州

雨露若溪澤璠璵楚國才幾年淹積棘千里候旌麾
鴈影衝雲斷蘋花拂棹開病懷偏索莫登望日遲回

南山

南山有真隱結屋倚崔嵬日出陰霏歛風迴霽色開
採芝雲擁屐放鶴月臨臺不用憐冰雪梅花賸可栽

送程煙溪之任福寧

使君馳五馬迢遞下南州酒盡煙光暮帆開月影秋
郡樓當海岱村郭枕江流好種甘棠樹春陰處處稠

東巖

路雨溪集

卷六

五

東巖幽勝地下築野情宜日近簾櫳上春先草木知
尋雲惟短屐對月有清卮何日攀蘿徑相携覓紫芝

送蔡白石移官南都次韻留別之作五首

上國旌初駐龍江棹復還祖筵開綠樹逸興說青山
別浦雲俱迥晴波鷗自閒因君起遐思恍已度吳關

其二

回鷗翩翩下東風潞水濱海霞朝欲飲江月晚堪親
客夢懸芳草王程及早春從知鍾阜勝徒倚待高人

其三

石城時擁騎沙浦暫維舟梅柳迎新蓋江山識舊游

煙花歌舞地龍虎 帝王州自有飄蕭興何須羨海

其四

落落驚鴻影翻翻矯鶴羣乾坤從作客歲月敢忘君
清暑開屏幃雄心寄典墳幾迴湖上路詩思鬱春雲

其五

離索情無那琴書欲杜門雲中看過鴈江上憶芳蓀
雅奏還清廟高梧自碧垣况當虛寧日好上買山言

鴈日對雪志喜三首

愛此春前雪憂懷暫自寬占年方有慶對酒不知寒

路兩溪集

卷六

六

高詠陽春調閒供小鳳團 帝城風景異好上玉樓
看

其二

愛此春前雪憂懷暫自舒微微沾袖濕洒洒入檐虛
瑞色浮三殿氛埃淨九衢呼兒時掃徑恐有客停車

其三

愛此春前雪憂懷暫自開冰花疑遠樹風片落深杯
好着湖邊展行尋谷口梅更同詞賦客酒翰一登臺

送閔元禮歸吳

西風江上涼把酒送歸航會晤日何促分携情自長

片帆秋月白孤鳥暮煙蒼無那臨流思隨君去渺茫

送陳子之任德化

送客臨芳甸停杯思不惟未酬千里志聊守一枝安
湓浦清州映匡廬秀可餐暮雲江上路矯首望漫漫

春谷

愛爾幽棲谷乾坤春意多晴雲開石竇淑景駐煙蘿
種樹書頻閱携觴客屢過出門時縱轡到處有陽和

壽陳封君

貌古心尤古乾坤見此翁生涯無長物寄傲有孤松
而露恩方渥煙霞路可通何須問靈藥僊骨已龍從

路兩溪集

卷六

七

對菊小集次張太史頂山韻

高城木葉下采菊初黃南客淡秋思西堂此日觴
檻雲低送色檐月淨浮香好是元孫侶伊瀍典不忘

再次歐陽太史強齋韻

晚色凌秋豔芳尊對日開主非陶令隱客是謫僊才
自喜吟襟爽何須舞袖迴夜深還秉燭相對更徘徊

再次陳太史平岡韻

令節非重九花前漫舉觴未應驚暮色應是惜孤芳
對影憐宵月防寒畏早霜繁英插疎髮莫笑老夫狂

再次郭太史東野韻

時節堪提落寒花日更輝霏霏沾露重燦燦映晴暉
近席從熏盞迎人故拂衣佳賓恣歡賞不醉莫言歸

送人之官藁城

策馬山春明東風雪已晴河橋三月酒桑梓十年情
花外閒消暑雲間望玉京寄言鴻鴈羽蚤晚見飛騰

送韓子南歸

我愛韓康伯飄蕭思不羣來瞻丹陛日歸臥碧山
雲草閣松間出溪流竹外分方書閒自檢還擬續桐
君

山樓卽事四首

駱兩溪集卷六

八

日長何以遣對景有新詩竹上留題處花間得句時
疎梅含晚色老樹發春姿未暇論陶謝天然是我師
其二

日長何以遣花下有清尊喜見山當眼無勞客到門
天真時自會妙理更誰論豈是柴桑里風流彷彿存
其三

日長何以遣膝上有鳴琴未遇清溪客誰爲白雪音
小亭開霽色佳水下重陰數曲冷然罷清風拂素襟
其四

日長何以遣架上有殘書漫說三冬足時繡幾卷餘

慚非孝先簡敢擬鄰侯居浩瀚真何益忘筌在得魚

前溪夜汎

佳節中秋近涼宵霽色開遡流閒盪槩邀客共啣杯
雁影穿雲度灘聲拂棹來月華應可待洗盞更徘徊

壽可園翁

雅懷何所愛白首但園樓花氣薰人近松陰覆檻低
農書時自檢道侶日相携風致還誰似香山共品題

山郭

霽曉出西郭金風時送涼泉清穿竹駛檜老拂巖長
步壑從藜杖看雲坐石床重陽時已近好醉菊花傍

駱兩溪集

卷六

九

溪行對月

天淨涼宵永舟虛爽氣新山青遙對酒月白近隨人
露濕侵吟髯波光漾角巾乘槎興不淺誰與覓通津

響應瀑布

飛瀑懸崖下荒亭坐自看細穿雲竇遠密洒雪花寒
響欲諧金石清堪濯肺肝詩寬憑喚起逸興滿林端

最高亭

絕磴逶迤上孤亭更擁危雲間青壁立風散碧蘿垂
花檻杯仍泛松堦局屢移會逢黃鵠侶好與共襟期

竹隱寺

石磴盤旋上叢篁古寺幽水緣荒竇落雲傍曲欄浮
對酒增新感題詩憶舊游却嫌風景異松下有鳴鷗

秋日游雲岫寺二首

尋山何處好雲岫獨棲雲路遠松陰入泉從石竇分
噉花秋黯淡爐篆午氤氲不用通名姓山僧總未聞

其二

古寺何年建齊梁歲月溪荒臺餘鳥跡曲檻下藤陰
對酒空凝思看花獨賞心清歌誰與和流水自知音

送潘北橋司訓考績之京

慇懃東郭酒迢遞北行人雪意山亭暝梅花驛路春

駱兩溪集

卷六

十

風煙催画鷁劔佩上楓宸莫返陽城駕離居獨愴

神

雨後西郊款步

時節清和近郊原宿雨收青山淨於洗綠樹藹相樛
雉鳴投荒嶼花飛趁急流前村農務急新水况平疇

月

今夜新秋月披衣坐自看出雲光乍滿近水氣猶寒
繞井螢方燭依枝鵲未安有懷誰與晤矯首在樓端

郊居對雨

無管常晏起過午未梳頭病減文章價貧多旱潦憂

問奇誰載酒舒嘯獨登樓待得浮雲散晴空豁遠眸

中秋

醉歸人語靜散髮步中庭萬里秋如洗溪宵月正明
星河疑路近衣袂愴涼生不昧情何極寒蛩草際鳴

南郭晚眺

南郭雨初霽涼生白苧秋高原一以眺藹藹暮雲浮
橡葉村前路蘆花渚呼舟淹留興不極新月上林丘

閒居對酒

愛此青山麓來棲病裏身蓬門無過客草榻有閒人
鳥啼東溪曙花開北塢春一觴時自引何必喚西隣

駱兩溪集

卷六

十一

郊居

黃葉江村路高秋病客居雨荒門外草蟲蠹篋中書
籬菊開還落蠟雲卷復舒息機吾豈敢身已渾樵漁

春日載酒訪隱

羨爾幽棲地悠然隔世塵偶携清醕至况值柳條新
白鶴池邊侶青山座上賓無言情自洽來往不嫌頻

春日懷館中諸君子

曉起臨芳甸鶯花忽見春祗應山館客偏憶玉堂人
燈火元宵會壺觴上巳辰清歡何以續那病中身

天目山昭明寺

石徑蒼苔上禪關窈窕通鳥啼青嶂口人臥翠微中
恍若三天近悠然萬慮空何當稅塵鞅於此寄幽踪
宿紫陽宮望天目山諸峰

何處覓僊蹤山行路幾重迷途問樵客落日到玄宮
竹几爐煙裊松窗茗碗供夜深渾不昧興已在雲峰
哭憲副邵康山先生

海內誰知已睽離忽數年祗思良晤近那遺計音傳
舊札時空檢孤燈夜自懸副腸渾少淚於此獨潸然
秋夜款山亭獨坐

月皎懸高樹花殷近小亭道人憑曲几兀坐已溪更
路雨溪集 卷六 十三

夜鶴池邊宿寒蛩草際鳴偶吟工部句心跡喜雙清
嘲雪次空同翁韻

陰雲昏漸合凍雨忽成花着樹垂垂重迎風宛宛斜
寒欺將殞葉餒困後樓猶想見朝來散城南有日華
雪霽

旭日散晴暉西山雪意微茶初烹石鼎客已到柴扉
卓雀檐前下輕雲谷口歸村醪聞已熟莫惜典寒衣
春日有懷

迂疎人共棄意氣忽逢君自喜簪方合那知秋又分
青春懽對酒白日但看雲却羨聯翩羽沙頭野鳥羣

登樓

山郭雨初霽西園景更幽偶携花下酒獨上水邊樓
雲送清尊影風生白苧秋寄言騎馬客何日到林丘

隱居

山徑獨盤旋幽尋典復翻偶從蘿逕入忽到草堂前
挂壁惟巾屨堆牀足簡編雅懷應不拒好與共談玄

送張初泉赴試

我愛張平子才名重甬東霧深猶隱豹雲起合從龍
酒盡山亭雨帆開水國風自憐衰病客嬌首羨飛鴻

夏日過徐玉泉獅山草堂四首

路雨溪集 卷六 十三

盞漿江村路言尋孺子居幽花當小徑垂柳夾清渠
簪組心何繫琴尊樂有餘我來情更愜吟賞即吾廬

其二

座軼年方息郊居趣自幽蘆洲依淺水桑畛接平疇
聽鳥憑花檻看山坐竹樓道書時懶讀散漫在林頭

其三

陶翁何所愛白首臥柴桑園菜呼兒摘村醪勸客嘗
漁歌聞遠浦沙鳥近橫塘漫憶滄江上扁舟迴渺茫

其四

朱炎何所避來此水雲鄉竹塢煙光靜荷亭雨氣涼

濯纓君自適散髮我猶狂未暇論賓主形骸久已忘

村莊漫興

小構石林傍幽溪拙可藏病情惟樂餌生計只咍桑
舊帙從兄檢新笏與客嘗邇來渾少暇種木在南岡
春暮與客同登響應石壁過飲山家兼約游東

明寺

與客尋幽勝翺然暢我情徑溪雲作窟巖險石爲城
水檻藤花落苔階竹笋生躋攀興不極更擬碧林行

得孫季泉少宰書

青春無那暮忽得子荆書金石情何厚芝蘭臭有餘

駱雨溪集

卷六

十四

三

新 恩方念汝衰病孰憐予願展匡時畧山林慰索
居

得郭東野學士書兼致後渠士翼

故友十年別魚書今忽臨幾迴燈下讀尤勝夢中尋
慷慨憂時論丁寧衛道心瑤篇更堪美何啻獲南金

雪晴

飛雪凌晨歇猶餘雲氣浮光添雲母帳寒重鷗鷺來
小徑童先掃西隣客已投一觴還自詠風景在東樓

客至

窈窕青山下柴桑自一村花開知釀酒客到暫開門

几席琴書淨兒童笑語喧淹留何所事農圃細評論

山居

道人何所愛祇向碧山棲梅影當窻瘦松枝拂檻低
野人時問字佳客每留題長日那能遣停杯聽鳥啼
酬宋石樓寄贈韻

十載憐衰病棲遲一畝園但看山在眼無望酒盈尊

楊柳橋邊路牛羊郭外村高情幸相念重許過柴門

五言排律

春郊卽事

帝里春深候東風雨霽時未妨邀客屢翻訝出郊遲

駱雨溪集

卷六

十五

三

馬控黃金勒重驚白玉卮坐移苔雜杏行拂柳參差
野曠鶯塵淨門閒細草滋一迴翻去鳥百尺骨游絲

遠色開青嶂晴光映碧池但令鶯度曲何用鼓催詩

修禊當年事停雲此日思莫言歸路晚攬轡更踟躕

陽峰爲張學士題

陽峰擅名勝硯碑俯南州日出陰雲歛風迴宿雨收

嵐青春藹藹雲白午悠悠欲採瑤華秀言探石室幽

靈輿依谷轉爽氣出林浮瞻望心恒切躋攀力未由

何當隨杖屨絕頂縱登眸

對菊小集次嵇川南太史韻

庭菊開何晚，溪秋益自憐。密看低翠幄，圓訝綴金錢。
過雨香逾遠，含霜色更妍。孤根彭澤後，上品洛陽前。
暫下鑾坡立，時諧禁署僊。人清渾比玉，酒濁漫稱賢。
慷慨論今昔，蹉跎閱歲年。斜陽從酩酊，華燭更留連。
依檻風生袂，題詩錦映聯。景光還自愛，倉卒見華顛。
養素軒

主人何所愛，瀟灑一軒中。自得洪濛意，何須刻畫工。
露華涼草樹，月色淡簾櫳。興遠冰絃韻，談清玉麈風。
童知供茗碗，客有送詩筒。缺二句

送童內方 宮詹歸觀

路兩溪集

卷六

十六

三五五

南國文章伯，東朝鸞鵲羣。飛騰恩正渥，省覲念方殷。
天語承丹陛，鄉心赴白雲。祖筵開野甸，僊舸下江濱。
柳色煙中見，鶯聲雨後聞。迴流翻荷帶，彼岸擷蘭薰。
入里光華異，趨庭禮意勤。霞疑雙袖彩，花送百壺芬。
暫息塵中駕，閒看水上雲。五華朱草秀，三澨碧流分。
未許招黃鵠，清時待策勳。

送劉四山別駕還茗城

曉雨淨氛埃，涼風霽景開。野橋閒駐馬，蕭寺共啣杯。
自惜分携屢，偏驚節序催。悠悠鄉望遠，黯黯別顏摧。
雙鬢先秋改，孤帆帶月迴。暝煙淮浦路，晴日峴山臺。

鴻翻情空繫，棠梨手自栽。翩翩雙健羽，遲爾日南來。
假山

疊石僅踰丈，崢嶸勢在茲。巧因圖畫得，工類鬼神施。
仄徑苔初合，陰崖草已滋。浮嵐凝翠篠，危影墮清池。
潏潏魚翻藻，開開鳥轉枝。風迴吟榻畔，月上捲簾時。
藤蔓侵衣桁，花香入酒卮。平生山水興，對酒有餘思。

路兩溪集卷之六

卷六

十七

駱兩溪集卷之七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七言律詩

嚴先生祠

富春山下鬱春煙曉日樞
永古廟前遺蹟不隨陵谷
變高名常與日星懸灘聲
汨汨流偏急松色蒼蒼節
更堅慚愧十年南北路遠
心空寄白雲邊

訪友途中滯雨

駱兩溪集

卷七

長河波浪渺無津
疋馬西風日易曛
客舍况逢三日雨
故人猶隔數重雲
山容慘淡當窻見
鳥語啁啾近水聞
信有路難行未得
旅愁鄉思益紛紛

春日郭氏山亭次壁間韻二首

騎馬春郊遠興生
參差樓閣望中明
林間日暖花爭發
谷口雲閒雨乍晴
淡靄翠浮溪樹合
迴峰青落小池平
壺觴竟日淹留地
坐倚清酣聽鳥鳴

其二

亭上春雲裊裊生
亭前春日映堦明
茸茸細草塵俱淨
冉冉游絲午正晴
幽徑側穿藤蔓合
小巘閒愁石

牀平虛檐况有吟風竹時聽珊珊雜珮鳴

奉和姜貞齋 宮諭扈從謁 陵八首

嚴城候發

旌旆翻翻露未晞
千官朝擁百花園
鑾輿迴視紅雲繞
僊馭雙瞻彩鳳飛
宇宙分明唐氣象
山川掩映漢光輝
叨從幸與枚臯列
簪筆惟應日月依

行宮早朝

行宮森邃簇朱干
紫氣龍文見鬱盤
縹緲爐煙隨仗馬
繽紛供帳屬儀鑾
天顏共喜瞻依近
文從偏承禮數寬
朝罷更同僊吹發
滿身清露不知寒

駱兩溪集

卷七

永安遲 蹕

淡蕩東風歷九丘
欣欣花鳥遶宸游
從知雨露恩長渥
未信衣冠禮獨優
千里祥光隨日轉
三春和氣與雲浮
壺漿此日逢迎地
士女譁呼樂未休

諸陵陪 祀

永夜纔瞻斗柄迴
齋宮忽傍九霄開
風清黼座雲連帳
塵淨僊壇月滿臺
浩浩泉源隨地發
溪溪松檜自天培
皇心久切園陵祀
不爲三春雨露來

駕幸九龍池

羽騎翩翩歷翠微
昆明時復候清騑
迴流曉出疏龍

燈噴沫晴濡建鳳旂海脉逕通元浩浩雲光交映目
輝輝橫汾却笑當年事祗嘆秋風木葉飛

駕登十八盤嶺

雨霽靈山紫翠攢彩興西引路迴盤曲垂弱柳縈千
騎冉冉晴雲擁百官 王氣自應開福地春光長合
駐僊壇芳湖面舸還相待時見微風動碧瀾

駕還謁金山二陵

曉曉曉日初迴輦鵲鵲春風復上臺倚逕蒼松浮淡
靄侵壇碧草淨纖埃層嵐迥覩金山麗華燭雙懸玉
殿閒感事於今誇始見倚那清頌更須裁

駱兩溪集

卷七

三

駕奉 聖母泛舟西湖

森森芳湖霽景開 翠華遙自翠微來波翻紫荇迎
僊舸風送紅霞上 青杯縹緲花香浮島嶼慈龍佳
氣護蓬萊當筵擬獻嵩華祝染翰慚非沈宋才

春日邵園宴集四首

聞道東陵花木新暖風晴日剩餘春閒從冠蓋來芳
草蹙與林亭作主人笑折花枝情自劇醉軟紗帽趣
還真臨流不盡徘徊意更遣清歌送酒頻

其二

東風池館稱幽尋何啻南溪十畝陰自喜佳賓還避

近底須清景在山林坐移碁局苔階淨行傍鶯聲柳
徑溪忽向高亭生遠興滄浪聊復動長吟

其三

城外望春春可望更來林下擷羣芳青青出水蒲猶
短裊裊翻風柳已長幸有清尊當霽景直看陶意到
羲皇多情況與乘羊輩醉後狂歌亦恁狂

其四

南園更覺風光別乘輿重來散馬蹄僂僂不辭苔徑
遠扶塹還過石橋西花香拂拂時薰盞湖水溶溶近
拍堤圖畫瀟湘真在眼凌高虛擬覓丹梯

駱兩溪集

卷七

四

次胡侍講壁間韻

山亭雲影淨輝輝短屐還來躡翠微夾岸近聞黃鳥
啾掠波時見白鷗飛從知俛仰成今昔莫向登臨嘆
是非無那風光能滯客醉拚歸馬送斜暉

院中紅杏

詞壇地接瀛洲近紅杏花開麗景新初過雨痕香欲
散迥疑霞彩色俱勻憐芳曉折枝枝豔送酒時巡樹
村春忽憶故山棲息地一株高閣對嶙峋

西苑春晴

佳辰已屆中和節 內苑東風雪盡融秀色乍看山

近遠晴光初轉日
瞳龍錦芳亭上春雲合太液池邊
碧草萊已幸宸游多樂意韶華還與萬方同

陵祀

翩翩鸞輅丹霄下
鬱鬱龍岡紫氣浮
雨露三春情獨
愴園陵千載祀還修
旌旂遙邈明花柳劍珮
趨鏘護冕旒曠典已看昭
聖孝洪恩還擬徧神州

筠軒

山人自愛山中棲
簾篁手植亭東西
濕衣霏霏曉露
重侵帙冉冉秋雲低
林端已看蒼鸞鳳
澗底更喜來
駱雨溪集 卷七 五

鳬鷺平生醫俗應
賴此訪隱何時還
杖藜

午日

駕幸西海泛龍舟有述

彩絲金縷應佳辰
翠花晴開麗景新
泛泛龍舟誇角
觥離離鳳管聽韶鈞
雲光自動蒲觴影
花氣長浮綺
席春幸與枚臯
鳬蹕願歌天保答
皇仁

送徐東厓年兄之任嶺南

江上東風吹柳花
江雲靄靄覆晴沙
離筵忽漫春將
盡遠道無嗟
鬢已華
蕉綠暗含溪洞雨
荔紅遙映隔
山霞
憑君莫戀僊園勝
早泛雲霄八月槎

送沈荇川謝事歸

東風江上一帆懸
遠客歸心正渺然
豈謂雲霄無健
翮自應泉石有深緣
落花春雨鉤簾畔
紫桂秋陰掃
榻前
莫道丈人真忘世
鳳毛新彩更聯翩

送沈夷齋諫垣謫宦錢塘

江亭直馬思依依
送客那堪對夕暉
燕市炎蒸三伏
熾潞河風雨片帆飛
東西岐路從漂梗
南北高峰好
振衣
况是清時憐直道
不妨杯酒暫相違

送胡少巖引疾歸蜀

拾遺家住浣花溪
忽向秋風憶舊棲
鴻翩遠衝村雨
駱雨溪集 卷七 六

散馬頭斜拂棧雲低
心懷報國須焚草
典到看山
且杖藜青瑣同趨
定何日不勝西望思
悽迷

宮柳

城闕東風春可憐
參差弱柳弄春妍
銅池曉散霏霞
雨碧殿晴開縹緲煙
度水飛花隨御輦
繞枝啼鳥
近芳筵
無言脆質零秋易
松檜同看閱歲年

院中葵花

都城五月芳菲少
唯見葵花向日紅
枝直不妨風力
勁色鮮偏愛露華
濃名園衛足功須
記野客傷根刈
豈逢獨把一觴還
自詠南薰入在玉
堂中

夏日喜雨

隱隱雷聲何處聞城南雲氣盡氤氳
雨沾灑全消大地氛喜對新涼晴掃榻好迎佳客細
論文益福況有餘芬在不厭傳觴對夕曛

七夕邀客

七夕邀朋門自扃西風時復送新晴未應乞巧還隨
俗亦漫傳觴獨遣情良會人間元不偶佳期天上信
難憑知君亦有南樓興肯共中宵坐月明

旅中聞鴈

西風鴻鴈惜離羣露下天高彷彿聞方訝北來衝遠
路兩溪集 卷七 七

寒忽驚南去入寒雲千山落葉還秋杪一卷殘書且
夜分無那餘音更嘹唳倚樓鄉思益紛紛

九日邵園宴集次桂洲閣老韻二首

都門風景邵平園上相閒開九日尊地有樓臺元近
郭徑多榆柳却連村山頭涼颼從吹帽水面晴雲故
傍軒莫訝黃花能醉客游歌千載見 皇恩

其二

勝地曾聞金谷園况逢僊侶共携尊旌旄颺楚雲中
駕竹樹偏宜水上村自有清辭酬令節不勞繁吹動
華軒太平風景還誰識元宰長承休沐恩

邊警八首

颯颯涼颼吹野蒿雲中聞已度天驕烽煙夜逐邊雲
起殺氣秋騰塞壘高寧武三關無險隘晉陽千里散
旌旄中原猛士今何處不見臨戎控寶刀

其二

醜枝能開五石瓠崑崙山下日號呼三千詫說全軍
覆百萬驚看盡室屠列列寒風竟慘慄離離衰草血
模糊乾坤不盡生靈恨泣向秋原淚欲枯

其三

嵐縣方歸俺答旌石州仍駐吉囊兵乘驕巨剽胡兒
駢坐困真憐漢士營重鎮百年須餽餉總戎今日是
書生西風獨上高城望慷慨何當一請纓

路兩溪集 卷七 八

其四

西去誰經亂後州傷心風日氣颼颼人行萬里無煙
火鴉噪千村有燭燼古堞盡隨秋草沒長河空帶夕
陽流哀哀鬼哭何時已偏共殘更咽戍樓

其五

將軍新珮虎盤囊白馬翩翩下朔方烽火未聞清內
郡捷書先遣到長楊論功自合叨殊錫雪耻誰當策
受降借劍有人還激烈幾迴抗疏上明光

其六

矯矯忠宣思不羣安危四海望逾勤謀猷每動先皇
聽談笑能清遠微氛小范甲兵威建武老种經畧播
河汾可憐遺績今誰繼諸鎮創殘不忍聞

其七

妖祲西來黠黠浮矢心寧忘朔方營倉皇已失先時
戒閒暇誰爲後事謀飛箭可能清絕漠長城須擬壯
神州登壇曹子嗟何及肉食那紓聖主憂

其八

邊雲漠漠暗邊臺颯沓胡沙漫草萊豺虎正逢多事

駱雨溪集

卷七

九

日瘡痍須仗濟時才留田實見先零困繫頸虛傳頡
利來千載太平還坐享未應輕遣玉門開

海印寺和尹洞山太史韻

薰風初過野人廬載酒仍尋大士居水淨芳湖元倒
影雲浮高閣自憑虛楸枰偶對松陰下茗碗時供午
慈餘自信閒情堪吏隱朋從應不笑迂疎

單懷驛聞 駕還志喜

山水湖裏去路遙遙歸無乃 聖躬勞風行萬馬宵
馳道塵擁千官曉趁 朝定有壺觴迎父老豈無霖
雨下雲霄星輅未遂趨 行殿起聽晨鷄首重翹

明月寺次壁間韻

乘興來尋明月山丹梯應不礙躋攀旌幢縹緲煙雲
外臺殿參差竹樹間幽徑落花僧未掃高秋斜日鳥
初還清歌不盡徘徊意憑醉臨風更倚欄

宿昌平劉諫議祠

諫議祠堂日已頽入門蕭瑟但蒿萊英風祇自懷千
古行潦那能奠一杯人靜鼯鼯啼夜雨月明風露冷
秋槐更餘不盡徘徊意手摸殘碑思轉哀

過湯陰武穆祠

湯陰城上日朦朧武穆荒祠在眼中飛構暮雲猶宿
駱雨溪集

卷七

十

雨古牆垂柳自春風和戎已信金縢力破虜誰論鐵
馬功千載令人重悲詫不勝清淚濕枯蓬

渡河

昔聞河流廣且深今來渡河天日陰呀圻地間意自
駭源從天上踪難尋破浪分明見蛟舞乘風彷彿聞
龍吟扣舷千載懷禹蹟何日更遡龍門津

南屏山宴集

湖上風煙淨可憐一尊開傍菊花前丹梯颯沓仍隨
隱白鳥翻飛故近船踪跡乾坤元不礙襟懷山水自
相便兩峰南北尤奇勝拄杖還須躡翠顛

飛來峰洞小集

莫訝看山趣自偏
杖藜今日興悠然
尋雲不覺深無路
探壑從知別有天
佳句可能酬勝賞
芳尊聊得共高賢
斜陽不用催歸騎
擬借僧房一夕眠

宿中天竺

斜日重過湖上林
乾坤幽意愜招尋
雲依佛國三天近
路轉松陰九里深
自喜琴尊僧勝侶
况憐猿鶴有清音
燈前忽起煙霞思
兀坐中宵動遠吟

白雲堂

白雲堂上白雲凝
爽氣清秋快一登
蘿磴遠攀無俗路
兩溪集 卷七 十一

駕竹窻高臥有閒僧
詩留舊墨情多慨
節近重陽典劇增
總爲黃花能帶客
曲闌搔首暮猶憑

祈雨有感次陸東坤大令韻

秋來轉覺炎威熾
千里那堪稼穡枯
避寢不辭三日禱
登壇還擬百神孚
靈輒忽向岡頭起
甘澤遙隨鳥翼敷
矯首玄功猶未泯
晚來雲氣更模糊

花朝宴集任暉峰司諫宅

紫陌春風引興長
玉壺春泛鬱金香
鶯聲曉度龍池外
花氣晴薰瑣閣傍
唐代風流傳捲画
漢家詞賦有輝光
多情更擬溪宵醉
華月華燈况滿堂

送魏淺齋中丞撫兩河

翻翻旌旆潞河津
萬里旬宣簡命新
未訝臺端重風裁
卽看河上見陽春
榴花日映官亭酒
柳葉風清驛路塵
吉甫于今誰繼誦
驪駒聊向別筵陳

送鄧佩之福州太守

燕臺春曉雪初晴
五馬翩翩出禁城
閩海天高飛鴈遠
潞河風駛片帆輕
三山樓閣煙霞思
四野桑麻雨露情
公暇自知多雅詠
紫清還協鳳簫鳴

送許元寵之任都昌

江亭杯酒晚踟躕
執手那堪思黯如
岐路風煙千里驛
兩溪集 卷七 十一

外交情棗梓十年餘
雲松雙假琴尊適
霄漢還看羽翼舒
官署况聞堪眺望
捲簾山色到匡廬

送張子居使錢塘兼訊東橋令叔

寒雲漠漠曉垂空
野寺芳尊此日同
鄉思忽馳飛鳥外
歲華空老別愁中
星辰北闕情應戀
花柳南州典不窮
歸見東橋須問訊
關河久矣候飛鴻

送友人改官南都

江上東風吹客棹
芳尊相對首頻搔
啼鶯乍喜關關合
矯鶴翻驚颺颺高
淮浦風煙牽別夢
鍾山花鳥屬詩豪
朱紱定擬登清廟
肯向滄浪續楚騷

送客

高城木葉下蕭蕭無那涼颼日更飄
簪笏曉辭金闕下佩旌秋指碧山遥
携琴莫漫尋僊侶採藥惟應伴野樵
獨有主恩渾不忘幾迴飛夢在丹霄

送良醫龔子之官江右

青囊十載客京畿藩府新恩更有輝
野甸花香浮祖席江沱柳色上征衣
丹霞洞古蕃朱草黃鶴樓高挹翠微
鄉思不堪仍送遠三吳雲樹正依依

送童內方官詹省覲還楚

十載鳴珪近紫宸賜還今日及青春
牽風水荇迎仙

駱雨溪集

卷七

十三

三〇廿二

舸炫日山花照錦茵色養豈論金馬貴
庭趨真慰白頭人
沉湘自昔多芳草采掇還看入佩紉

送鄒東郭學士南都掌院

少從南國慕時名詎意僊曹遂識荆
晤語未溫徐孺榻挂帆俄指越王城
星辰北闕行應遠花木南州景更清
離索不堪頻悵望春風翹首劄門旌

送客歸蜀

漠漠輕塵擁画輪江山今見獨歸人
蕭條暮景驚黃葉迢遞鄉心動紫尊
三徑菊松還舊業一川風月自新隣
青城漫擬僊蹤近國病民勞恐愴神

齋居次張水南學士韻

紫霄深鑲院重重啓戶遥看月在東
裊裊爐煙浮御氣迢迢官漏滴銅龍
雲飄金井烏啼樹霜冷蛩喧鶴唳風
耿耿寸心渾不寐幾迴瞻候泐寥中

對菊小集次盧涑西太史韻

淺紅深紫信誰強晚色今看獨讓黃
客至祇應供一笑詩成不覺到斜陽
風流已占陶園景翰墨仍薰漢署香
盃飲不須愁酩酊邊庭今已奏千襄
是日候報適至

再次康礪峰太史韻

簾捲虛堂曙色蒼幽萊時見菊花黃
爲園未擬開三

駱雨溪集

卷七

十四

三〇廿三

徑勸客猶堪具一觴礪礪秋容明几席
脩脩涼颼襲冠裳憑軒不盡徘徊意自起
狂歌款夕陽

再次黃少村太史韻

小院黃花寒尚開賞花人自鳳池廻
纔看細盡娟娟動脰有清香宛宛來
瀟灑未應添水檻幽閒真訝近蓬萊
華篇况與孤芳埒山谷從知有雋才

十月菊

日華雲影映虛堂晚色猶看菊有黃
但遣清尊供勝賞豈論佳節過重陽
繁霜莫漫凌孤植寒雨空嗟落衆芳
醉插翹枝滿吟髯不妨兒女笑清狂

雪和孫季泉太史韻

冉冉瑤華淨可憐曉來風送捲簾前
侵人未覺寒威重十歲聊舒望
眼懸喜見松筠疑晚色豈論花柳待
春妍高情莫漫開題品彤管還看記
有年

送鄭封君歸海南

江閣微風試清芳尊初向別筵傾
悠悠曉騎雲中下漠漠海上行
白髮烏紗歸里第黃花綠醕稱
開情僂郎在煙霄上鴈塔峰頭好
勒銘

至日試筆

搖落彫堪暮景催東風忽向帝城來
亨時漸啓三陽泰和氣先傳六管灰
生意自憐宮外柳含芳誰寄隴頭梅
朝回况有鑾坡侶好共清吟一舉杯

駱雨溪集

卷七

十五

三

郊居

疎慵無那病中身委巷移居似野人
綠竹旋栽從風好青山相對作新隣
門無車馬寧嫌僻坐有琴尊豈是貧
况復中朝書問絕丘園應得遂沉淪

郊行

病起尋詩到水涯幽閒真愛野人家
柳陰繫舸聽啼鳥苔徑移觴數落花
縹緲煙雲開迥墅翩翩鷗鷺浴晴沙
不須更覓滄洲路吟對南山興轉賒

出郭

交游萬事何大慵携酒出郭時勿勿
夾道柳長葉初暗當門葵花開正紅
攤書不覺白日永竟何但與青山同
呼兒汲澗供茗碗坐令兩腋生清風

寄題吳氏東林山眺遠亭

聞道東林霽景開古松巖畔有層臺
悠悠去鳥天邊下漠漠飛帆渡口迴
採藥侶依雲並宿吹簫人與鶴同來
何緣坐我孤亭上笑對清尊亦爽哉

種竹

南園種竹已成蹊新竹抽梢忽復齊
風檻乍看青鳳翥雨簷翻愛綠雲低
炎天小簾時堪展野客清尊日與携
典到不須供翰墨錦聯隨意節間題

駱雨溪集

卷七

十七

三

未暇營酒故也

去年九日多風雨九日今年霽色新
擬覓勝游酬令節笑無清醕集佳賓
狂歌不盡蕭條意短髮耆嫌獲落身
好事王弘今得否黃花豈佇白衣人

夏雨彌月不止遣悶

丙午歲也

江南六月天氣涼兼旬不見白日光
溪頭濁浪數迴急牆上野蒿三尺強
臥榻喧囂足蚊蚋行塗出沒多

豺狼風雷何能一奮擊百里更視天滄浪

春日過舍弟小園看花

藜杖尋花溪上行春來聊遣病中情寒輕野渡水初
泮雲散芳郊雨乍晴華館未須誇艷冶小園差足慰
平生壺觴預擬過從屢醉與東風結好盟

西天日中峰

十載尋山力不任名山今日獨登臨到來石塢雲初
起行過松房路轉溪危磴近看青漢接孤村遙見翠
煙沉陰晴況值須臾變幻景翻令一賞心

村居

駱雨溪集 卷七

十八

野情多與世情違非屋山中獨掩扉稚子漸開松菊
徑老妻親製薜蘿衣茶煙裊裊浮書幌花雨濛濛濕
釣磯更喜年來稔稔熟療饑無藉北山薇

春日登道場山樓

絕磴躋攀力不任登樓尤覺勢嶇嶇微城郭千家
雨迤邐來麻四野陰風景自應稱勝槩壺觴聊復動
長吟乘風幾欲招黃鶴獨倚危闌望遠岑

望湖亭

山徑逶迤溪綠苔望湖亭上一徘徊轉風鵲鵲翩翩
下帶雨帆燈綉綉迴轉盼已疑塵世隔瀛胸真遺宿

醒開春寒不盡登臨興明日還須載酒來

歸雲菴詠雲

菴畔閒雲冉冉歸候雲長日坐荆扉遙看縹緲來僧
榻近愛霏微暑客衣野性自知堪作侶病情何幸得
相依徘徊更訂山中約白首同棲願不違

春日西園贈起言懷

天恩昨許故山歸別墅今開竹下扉衰病祇緣親藥
果閒身真稱著荷衣古松巖畔蒼煙合芳草池邊白
鳥飛布被幾廻春睡足起看新水上漁磯

贈九野孫山人

駱雨溪集 卷七

十九

九野山人風雅流抱琴何意到林丘瑯琊未擬才華
並水石真憐氣味投對酒屢移花下席看雲時上竹
間樓山中笋蕨還堪具草榻無妨數日留

辛亥立春試筆

簫鼓喧填西市街兒童驚報送春來未誇彩勝光華
異却喜陽和次第回老態不嫌雙鬢改吐懷偏傍一
尊開東郊況值新晴候好待扶筇探野梅

郊居用唐荆川太史登墩韻

紫蘿裊裊迎風柔主人自愛林塘幽溪頭白鳥數廻
下座上青山長日留衰病不禁文字役樂歲幸免饑

寒憂嫩花洞草更解意携酒逢我青春游

春霖逢人不至

春初元擬接清歡詎意春深尚未還簷外落花時片片水邊啼鳥復關關芳園載酒同誰往絕嶠看雲只自攀清夜不須勞夢想計程應已到吳山

送許南洲

淡雲疎雨暮秋天又向江亭敞別筵解纜忽驚楓葉下把杯翻恨菊花前余衰已分棲蒼嶽君去還看奮紫煙杖履追陪更何地三茆風景望中懸

送程千槐司馬之任南都

駱爾溪集 卷七

子

放曉樓前春水生回船簫鼓送君行翩翩碧漢飛鴻羽鬱鬱蒼嶽病叟情柳色未深溪上雨梅花先放隴頭晴佳游况憶鍾山屢芳草萋萋思不勝

元夕山居

莫道城中景物饒村居聊爾度良宵華燈自向山亭簇濁酒聊從野老招未許年華增白髮獨憐身世遇清朝更闌不寐情何極坐對西樓月影高

雲岫寺王肖溪大令宴集

雲岫藏雲雲不飛老僧長日伴雲棲參天竹樹陰陰合覆檻藤蘿泉瀑低過雨流泉穿石下啄花幽鳥向

人啼我來正值朱炎候却喜涼生白苧衣

書魏子華雲松樓二首

古藤修竹紛蒙茸童子茸客蠟屏中圻下翩翩舞獨鶴簷前鬱鬱盤孤松玄談未暇祖莊列古意直欲探鴻濛吹簫更與坐明月仰視黃鵠翔天風

其二

山人初製薜蘿衣言訪雲中道士棲芒屨不辭苔徑遠杖藜還過竹橋西花當小洞從容吐鳥入溪林自在啼清話不知淹坐久一輪明月在南溪

客有過山莊談時好者心頗厭之賦此

卷七

二十一

三百廿六

病棲山館十年餘冷淡何如釋子居利欲驅人還自笑繁華過眼即成虛清宵露濕磯頭艇白日風翻枕畔書洗耳高蹤那更得好將生計問樵漁

梅花

萬木江村搖落時老梅傲倚冰霜枝纖穠不與眾芳侶皎潔獨抱幽人姿索笑豈無杜老興傳神應有逋翁詩摘花泛酒意自得寒香冷艷誰能知

蚤春酬孫山人寄贈韻

碧山歸臥幾經年一任流光去莫淹種秫只知催釀酒焚香惟喜坐番簾文章司馬元非匹蹤跡陶翁太

自漣道氣無因見月宇山人試向坐中瞻

詩餘六首

玉樓春

風雨夜來驚枕上春寒曉入梅花帳下牀日午未梳頭
坐看南溪新水漲一尊誰與埽新釀匆匆慰我花間望
清歌時對碧山傾谷口閒雲愁無恙

南鄉子夏日游竹隱寺

古寺隱叢篁石逕逶迤碧蘿荒夾道松枝低拂懸蒼涼
清露沾衣濕不妨款步上迴廊老衲相邀入竹房旋汲山泉
供茗碗悠揚風送閒雲下石牀

路雨溪集

卷七

十三

又

古木鬱森森曲檻垂蘿歲月深猶記當年棲息處驚心
簷外依然見履痕往事且休論十載紅塵拂素襟好就遠公來
白社雲林日坐蒲團對碧岑

又

冠蓋喜追陪十里山城載酒來况有清歌兼妙舞忘懷
拍手相看笑口開醉倚碧山隈落日休教候吏催人世百年良會
少徘徊更向花前進一杯

又

燈火宿雲房不厭今宵清話長擾擾紅塵多少事奔

忙贏得蕭蕭鬢裏霜無藥駐年光漫說神僊不老方
好向尊前拚酩酊行藏付與天公自主張

又

雨洗碧山頭藹藹晴光翠欲流歸騎不妨苔徑滑
廳簾竹下涼生覺有秋緩步出林丘何日重來續勝游佳思
却憑清夢遠悠悠騎鶴還尋海上洲

路雨溪集卷之七

路雨溪集

卷七

十三

駱兩溪集卷之八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鶴 校

嘉靖乙未科

廷試策一道

駱文盛

臣對 臣聞古之帝王所以爲創守之道仁與敬而已矣仁以結斯民之心敬以承先世之志結民心則國本已固承先志則善政弗忘若是乎創守之道胥得之矣其所以垂至治之休所以

駱兩溪集 卷八

三

衍無疆之慶外此豈有他術哉 臣智識愚昧竊不自量亦嘗諗觀於天下之勢而得其先後緩急之宜矣顧披瀝無由徒懷耿耿今幸進之

大廷仰承

清問倦倦於我

祖宗之功德而欲長保弘業於無窮 臣有以知

陛下高駕遠詣之志豈不以仁厚立洪基則當爲文武禮樂興太平則當爲成康其於夏商之盛且無論矣而况於漢唐宋之有可議者乎然夏商周之所以得與夫漢唐宋之所以失典冊具陳

陛下旣已稔聞之矣今 臣復敢勦說雷同上瀆宸聽獨以其至近至切者爲

陛下陳之惟不以其庸常爲可厭不以其淺易爲可忽而試垂省覽焉欽惟我

皇祖高皇帝功德之隆前代莫及其在宋濂之序曰曆有曰功高萬古也曰得國之正也曰獨稟全智也曰敬天勤民也曰家法之嚴也曰軍政有統也而其恢弘一時者固可樂見至末其所以爲創造之基則惟仁民而已矣觀夫

論諸臣之辭有曰人民凋弊失業業者多有曰所業有限供需百出有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

駱兩溪集 卷八

二

惜其力蓋未嘗不以民命爲重至其政之所施亦無非矜恤元元之實是故刑獄以寬厚爲本宮室以綺麗爲戒定賦以節用而民力以紓徒步以憫農而未作有禁歲事有種桑之法凝寒有給鹽之惠釋費震之罪以勸良吏停開封之後以惜農時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率多類此易曰上以厚下安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可見民苟未安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我

聖祖之高見遠慮其在是哉自是

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於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於今有

由然也茲者伏遇

陛下思

祖宗創造萬難惕然悚懼訪所謂良法要道予以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臣以爲此何假

於遠求之哉惟

敬承我

祖宗仁民之心而致治之基在是矣且今天下之民

駱兩溪集

卷八

三

承平日久謂之未安則農桑以爲業室家之相

保若無他可言也謂之已安則爲民病者殆不

可勝數臣未暇舉其詳且自其最甚者言之涸

澤以漁傷根而刈此民之困於賦歛也時詘舉

羸煩勞生厭此民之困於力役也富連阡陌貧

無卓錫此民之困於兼并也巨浸滔天赤土彌

望此民之困於水旱也田廬取償妻子爲質此

民之困於逋負也一耕十食一蠶百衣此民之

困於游惰也叫囂東西旄突南北此民之困於

吏胥也供給愈難陪償無已此民之困於畜牧

也他如緇黃之蠹貪殘之政婚娶之難喪葬之

費凡民之所以不安其生者其勢若此謂之厚

下謂之固本可乎下不厚而謂之安宅本不固

而謂之邦寧可乎故臣妄謂今天下之勢譬之

人身饑餒已久疴羸已甚雖日以膏粱厭飫之

參苓補助之且不能頓復其元氣使徒被以文

繡習於聲容日從事於詠歌舞蹈之列吾見益

其患耳烏在其病之能起耶臣願

陛下審於其勢之所急專意於養民爲務選用賢良

慎擇守令凡可以憫民之窮恤民之患者日夕

駱兩溪集

卷八

四

追遑焉以爲之所如欲均賦歛則財用之當節

欲寬力役則工作之當止欲抑兼并則限田之

議可求欲濟水旱則溝洫之制可講欲甦逋負

則申倍息之禁欲止游惰則重閭閻之罰欲懲

吏胥則嚴腹剝之條欲便畜牧則擇閑廐之使

其他毀度以減緇黃遠斥以又貪殘論財有戒

以便婚娶厚殯有刑以惠喪葬若是乎病日以

去而利日以興民食將於是乎足民生將於是

乎寧國本以之固國脉以之延由是而肅軍令

以重國體可也由是而慎邊防以振國勢可也

由是而通河漕以便國用可也由是而精考課以明國憲可也由是而重師儒以興學校可也由是而正風俗以息浮薄可也由是而旌讜直以作三氣可也由是而抑奔競以敦士習可也由是而嚴祭祀以奉神靈可也由是而定禮樂以致中和可也所謂持盈慎滿之道莫大乎是而歷世之久歷年之長亦豈有外於是哉苟徒區區掇拾遺文補苴故事儀章則欲其備度數則欲其詳而托言於堯前啓後之烈是之謂有法祖之名無法祖之實渾厚之治體既未能敦而精明之治功亦何以建哉由此觀之可見愛民之仁足以盡法

祖之敬而仁敬固爲一道也與夫愛民法祖之實臣旣以陳之於前矣至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焉古之人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又曰有內聖之德則有外王之業臣嘗伏讀

陛下之敬一箴與夫五箴之訓深感夫

陛下之學得之極其精

陛下之心養之極其純

陛下之德克之極其盛蓋不必更求之古而有所增

益臣亦何所陳說而冀以裨補於萬一哉但人之恒情言之有餘而行之或未足始之克謹而終之或不繼臣固不敢以疑

陛下惟考之實事則若有未盡微之治効則若有未成如漢文帝之海內富庶黎民淳厚如唐太宗之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如宋仁宗之恭儉仁恕民物康阜今亦未之見焉又何有於成周之盛哉又何暇於經制之定禮樂之興哉此臣之所不能無疑者也臣願

陛下靜觀而反求之不以臣言爲妄於是勉其所不

足求其所未至敬勝夫忘終如其始將見日見之行而煥然百度之咸熙雖由是而成至治登太和超三帙五將無不可者尚何民生之有未遂國本之有未植天之眷命有未篤變之消弭有未盡經制之未可定禮樂之未可興也耶蓋至是而法

祖之敬至矣盡矣一毫無餘憾矣于以作百王之則于以垂萬世之休極自我建法自我始雖謂之創可也而況于守乎哉否則道非前定而易窮法以無本而多矣虛文勝而實意衰立志遠而

成功少天下後世將以爲不世山之

大聖人而治効猶止於此則隆古之化果不可以復

見也耶正之所以甚爲激切者也惟

陛下矜其愚寬其誅俯賜采納驅勉而行之則天下

幸甚萬世幸甚

兩溪集卷之八

駱兩溪集卷之九

明

武康駱文盛

武陵楊

鶴

序

率峰文稿序

文也者人之鑒也夫文華於言者也而有本焉維心之神矣乎是故其神凝者其文敷以饒其神完者其文空以閑古之善觀文者因以概人之生平榮悴短脩鮮勿驗者故曰文也者人之鑒也余用是讀率峰

各河溪集

卷九

稿而有感焉率峰先生天稟不倫少有遠志篤信慕古力探本原誠非俗儒口耳末習而已余裝在詞林往往聆先進諸公談率峰之行誼恒心異之廼今得諸其弟高湖邑侯者益詳固無俟徵之文而其賢可知矣矧於是更契其心之神矣乎蓋其氣昌而理順辭直而義昭弗僻以違弗滯以蔽如所謂敷而宏聞者寔能兼之非其神之完且凝苟克有是是故因文以知神因神以知德信大受之器也於以徵之福壽康寧若有餘地矣顧年與位廼漸斬若斯文果不足以及知人與抑驗諸古者獨戾於今與余不能不爲

率峰歎也雖然古人云不朽非區區榮壽之謂亦惟其有可傳焉耳茲率峰之德之言章章若是自足垂諸後無疑矣所謂不朽者曷加焉乃若冒祿干榮罔生倖免非不快意一時然水逝灰揚轉盼陳迹視率峰之所得何如哉然則文者人之鑒未爲不驗而率峰又未爲不幸也時高湖方輯其遺稿壽之梓人而屬序於余余非知文者顧於率峰有館誼焉而高湖之屬弗獲辭庸書此以歸之若其名氏履歷則別有傳志茲可略也

送歸溪許先生謝事南歸序

駱兩溪集

卷九

三

三

歸溪許君掌我武康之教事甫一載於茲德洽化敷上獲下信一時士類方慶夫作新之有幾也無何一旦謝其事而去脩然遐舉不少悵情客有駭而言於余曰歸溪此行毋乃無所爲而傷於矯乎余曰是未可以恒情論也夫出處之義大矣哉惟其時焉而已聖人者能知時是故時止時行無適無莫已不得而與焉世衰教漓仕不爲道榮利之趨日益昌熾始冒昧而干進終渙忍以持祿王于所謂如蟻之於羶無有弗集如飲醇酎無有弗酣如鐘鳴漏盡夜行而弗止者滔滔皆是也於是有所介之士率其念世嫉俗

之心往往遁迹丘樊漱流枕石視世之冠裳軒冕不啻若籠檻羈縻然惟恐其或累也此其絕類離羣不可爲訓於此而謂其傷於矯似也顧得以之病許子哉夫許子少有川世之志乘時奮興膺有祿位其駸駸之勢未艾也廼忽焉動興於尊鱸要於其中必有所爲時止時行固未敢輕語也然於古之所謂知幾所謂勇退者不庶幾與譬之風霾陰暄恍焉而睹日星之煥朗寧不足以快心目而醒神魂哉余衰病在告非無丹崖翠壁之想奈夙腥舊染洗滌未盡茲於許子之行方且歎賞不暇又何所容喙也耶於是客

駱兩溪集

卷九

三

三

贈蒲菴李先生謝事西歸序

夫士之居官任職也非其才力之優則往往不爲時所登用然施之百司庶品宜矣非所以稽師儒之官也夫才取其集事也力取其勝勞也是固非老疾者所能強也其在師儒固自有道焉而所謂才與力者廼其所緩矣古之時黨塾之師必取諸耆宿而三老五更之任非高年莫與焉其義定可想也然則以老

與疾而爲師儒病者過矣蒲菴李君楚之善士維嘉靖已亥來司我武康訓事迨八載于茲以其慤直之資簡率之行施之交承之際未免齟齬而難入然其衷實可諒也今歲丁未期當大計吏治而銓司者主先入求其過無所得廼以老疾免之吁李君其真老疾矣夫其視聽不眩髮不童齒不搖行履固無顛躓也矧在昔時有以逐麇捕鹿爲用枉其才之譏而崇本遺末之世亦不以重聽妨德然則老疾云云固不足爲李君累也而況未得其實也耶宜李君之未能忘情也雖然有進有退者時也可久可速者幾也惟

駱兩溪集 卷九 四

君子能知時亦能審幾是故隨所往而厥趨弗迷李君行乎哉囊爾琴篋爾書輯浣花之譜檢相鶴之經言旋故山葺先人之廬以畊以漁何所非適以觴以詠何適非天毀與不入於其耳榮辱不撓於其衷陶寫性靈留連光景吾知李君方自嘆其投簪之晚又何蝸角蠅頭之足戀戀哉然則銓司之於李君固所以全安之而非以爲病矣李君行乎哉余方擬攬結雲松之秀於匡廬之顛李君其肯荷杖挈榼迂我于古松盤石之間而與之嘯歌徘徊尚有未盡之意當爲李君記之

贈程午槐大令序

聞之古曰君子之於長民也有三善焉惠而懷之惟其仁辨而理之惟其明輯而寧之惟其簡三者德不同而同歸於治治君子有其一足以自効矣而况能兼之者耶我武康邑小而古由晉以來率多賢令茲未暇論也迨余既有知而親覲厥美則有若衡陽易公其性寬以慈其民舒以愉斯之謂仁有若羅山張公其才敏以達其民秩以肅斯之謂明有若合肥方公其德廉以靖其民恬以休斯之謂簡所謂德不同而同歸於治固若此夫至於規爲濶大弗屑故常備道

駱兩溪集 卷九 五

全美輝映後先則有若安仁桂公其盛矣乎維嘉靖丁未午槐程侯來令我邑甫一暮于茲而嘉猷偉績聿其有允余臥病丘樊時得諸士民之傳誦何若是洋洋盈耳也蓋其照榮濡潤恤患憫艱瘡痍以蘇困陪以立人咸曰有易公之仁慎法謹度祛弊剔奸胥吏震懾刑獄無頗人咸曰有張公之明去煩蠲苛守潔履素階庭閒寂邑里無譁人咸曰有方公之簡薰是三者而益殫厥心夙夜黽勉殆駸乎桂公之軌轍矣于時令聞日章上悅下信監察裴公嘉其賢愛奉褒揚之典而蓮幕林君因請贈言于余余因樂道

人善者也矧侯又心所敬愛顧可無辭以塞請乎然竊念裴公之知侯未盡也侯溫裕之資見之爲醇懿之行弗激以亢弗阿以隨其蒞下無忿厲之容無叱咤之聲其應事酬物和易而從容平實而縝密非其畀之良而養之厚曷克有是邇其所至固將長駕遠詣追踪古人其視近代諸公似未足當其意者乃重之以修豔之辭不亦未乎惟是林君之請不獲已爲之一言然不敢以侯之已能者爲侯頌而以侯之所自期與夫士民之望侯無窮者爲侯訊之侯庶幾樂聞矣乎乃若辭以誇之幣以華之疏以薦揚之譽望

駱兩溪集

卷九

六

贈太守若齋鄭公序

日顯祿位日躋直侯之餘事焉耳何足爲之重輕哉大哉君子之立政也因時焉爾矣因時也者順民之情焉爾矣夫因時順民非立政者所難爲也然古之人所以勤撫字之心効循良之績昭諸史籍垂休後來咸不出此豈其炫能矜智矯矯爲異也哉我湖爲東南名郡夙稱殷庶邇者歲凶民飢災癘頻仍邑里凋瘵而爲之司牧者又往往不由其道民重弗堪所謂蒼然喪其樂生之心於茲極矣維我若齋郡公之來適乘其敝廼入境首詢民瘼喟焉興嘆曰嘻艱哉

余知所以劑量之矣於是下令一切與民休息蠲煩苛去侈靡汰浮冗躬自檢勵以率庶僚凡所以懷來有衆以安厥居者不遺餘力真若慈母之保赤子然逮茲甫一朞而閭境之內罔不愉愉熙熙樂生興事饑者食勞者息流徙者復老有養壯有業歲更大稔家室以和君子曰仁人之利物也不啻陽春之嘘枯雨露之濡涸詎不信夫余抱疴弗能履城府時曳杖偃偃草野中得聆行道之人頌我公之德澤蓋心竊慶幸之矧序有年雅恒欲申一言於公而無其因也邇者鑒察裴公廉知我公之實爰馳檄書褒揚之而

駱兩溪集

卷九

七

邑侯程君索余言爲公頌余謂公之治可述也而公之心益未艾也方將益殫厥慮益懋厥猷而訓定程率德興行務俾人知嚮化於以變澆而還淳與古文翁次公之芳華輝映先後公庶幾其少慰矣顧茲屑屑焉爲之辭公得無非所樂聞乎旣又思之上獲則行可達也下悅則治可徵也於是乎政成而績著不可謂無裨於我公也况自今今聞日章華階薦歷優游朝堂之上以其効於一方者弼成我聖天子厚生正德之化亦於是基之矣誠不容嘿嘿已也乃若爲之歌詩以宣民情以詠時休以揄揚我公之盛美

當有風雅之士作而倡之余不敏亦且力疾追擊壤之遺風以嗣其馨云

送程午槐大令述職北行序

今天下之藩服奉三載一述職於天子之廷制也嘉靖二十有九年寔維其期我午槐程侯循例行有日矣時邑之父老相率詣余言曰侯其可遂行矣乎夫子之於父母固不容一日離矧當疾痛慘怛之時其情尤戀戀焉者侯其可遂行矣乎我武康風桐殷庶邇者歲比不登民物凋耗侯之來適罹厥艱凡所以懷來有衆持携而保抱之者弗遺餘力真若父母

駱兩溪集

卷九

八

之育其子而民之仰戴於我侯亦不啻子之在襁褓也是故二載於茲雖乘敝壞之後不盡填委溝壑孰非我侯之賜乎迨于今稍稍甦息庶幾復安其餘生夫何洪水爲沴歲更大侵衆心靡寧莫知攸措幸我賢父母在將舒困解厄之是圖因恃以無恐焉耳茲不意捨之去矣如羣情之歆望何余不覺興嘆曰若等之情可閔也顧侯之行其得已乎哉然竊有見焉比聞我聖天子更任用賢相圖維化理于其考核黜陟之餘必將訪禮賢才進之密邇之地惓惓清問以稽政體以察民情以周知四方之利害侯于斯時

因得以閭閻之疾苦懷切陳之 冕旒之下幸我

聖天子惕焉動心思所以爲補助之術將有汪濊之澤自天而下豈不爲若等之深慶矣乎於是衆唯唯而退又有言者曰君言似不我欺矣然侯之才賢若是諒已簡在帝心於是乎出入禁闥解股肱耳目之寄必矣能更返侯之轅以終惠于茲土耶茲不能不爲之憂也余又解之曰惟聖天子以民命爲重民艱若此非良牧如侯莫可與生之者故雖登庸有幾更當爲聖天子山撫元元廣惠鮮之澤吾知侯非久且得返旆以遂爾等借寇之私矣於是衆咸欣欣

駱兩溪集

卷九

九

有喜色以手加額曰祈君言之不誣我等其終慶幸矣乎適學博東溪袁君古修泰君率其弟子徐某來徵贈言因舉與民相問答之辭以爲侯告侯其念之哉余且力疾與斯民日夕望車塵于東郭之外矣

贈古峰楊君遷合浦大令序

古之人有云積之厚則其化也充蓄之深則其流也長符哉言矣固非專爲仕者評也然稽之仕者則尤爲切至焉余嘗以是舉諸當世之士殆莫之能違也何獨至我少府楊君而疑之乎楊君夙稟瓊琦復充之以問學未寇游也庠皦皦若聲鵬騫鳳翥謂可立

致乃久弗獲售於場屋歲庚寅以選貢入太學益懋厥修既而謁選天曹授今職非君意也居嘗鬱鬱弗自釋余數接見君亦未嘗不爲君歉歉云然竊思之翁受者敷施之本也壅闕者暢達之機也以君之蘊特少試厥端已克自淬礪罔敢豫怠茲固上獲而下乎矣顧卑棲窘步能久爲君困也耶居無何我

聖天子慎簡良牧君遂膺合浦之命余聞而心喜之夫合浦爲海南名邦夙稱殷庶今之秩旣重以專由是步驟可益展志意可益抒凡所爲長人之道如煦柔濡洞植善刻奸禮賢而育材化民而成俗其平生

駱兩溪集

卷九

十一

所自許與蓋至是且得盡酬之矣將見百良之山若培而峻龍門之水若濬而深與古之循良如孟如顏後先輝映然則所謂厚積而化光源深而流長者豈不益徵矣乎嗚呼君茲行矣山林病夫不能迴君之輪顧所謂望於君者實惓惓焉他日有自海南來者願以其休美之績附聲於余以驗厥識以慰厥思可乎時大令午槐程侯索言爲贈余不佞不敢爲侈大之辭矧楊君素厚余故其言多實而少華此非獨余衷也固程侯篤其寮友之義也

贈德清郝箕南大令序

夫天下之善莫大乎其倡之也倡之維何曰章之焉爾矣然非上之公與明則所以爲章者匪蔽則私而適以病之又何足爲勸也哉是故公明之道昭而才賢之路闢天下之善勃焉興矣其爲倡之之術不既大矣乎迺嘉靖歲丁未箕南郝侯奉 上命來令德清夫德清湖之望邑也疆遠人稠役繁賦重供億浩而訟獄滋前後今之者不勝其艱且勞也君至一以裕處之曾未逾年而功効章章可述矣昔嘗遵白石蔡子謂余曰子接壤余邑亦知我侯之賢矣乎夫其高志潔履矯矯弗羣大木固已厚矣以施之政寬弗

駱兩溪集

卷九

十一

爲弛嚴弗爲棘舒困憇惻惻好則蠹洞燭遐隱均一視聽庭無淹牒獄無滯囚矧能出之以從容持之以謹恪非所謂德以基之才以達之養之裕而得之全者耶余邑外被殷庶之名而內實凋瘵積有歲年今庶其蘊息矣夫余聞而心喜之獨患公明之道弗見於世雖有賢俊往往行拂志違闕而莫之章也茲者監察裴公廉知箕南之實爰馳檄書檄楊褒美不一而足徵之蔡子之言何若是詳且確也余不覺興嘆曰噫哉公明之道其在茲乎裴公於是乎得章善之實矣因欲申一言爲侯頌復念侯卓立自信固將長

駕遠詣追跡往哲瑣瑣聲華似不足爲輕重顧可以世俗之見爲之欣幸也耶然一時風聲之所樹且遂被于列邑錫類之不置而彙征之有機其善爲之倡也曷加焉苟有志世道者能不爲之津津喜也故夫誇詞侈豔之辭要不失爲諷勸之義匪徒爲佞于侯侯亦豈得終拒之哉時幕賓李君來以言請余病未能入侯之境升侯之堂躬親厥休而爲之盡辭也然侯不日且膺 寵命陟華階入贊 廟謨出宣皇化率是公明之道以往將何所不濟矣于是乎賢哲奮興而邦家獲多士之効不有可徵者乎余幸未衰且

駱兩溪集

卷九

十一

得身沐太平之澤於缺畝之中而因以詠歌我侯之
光烈固當有進于此者云

懷養堂集序

夫懷養堂者何孫翁構之以寓其孝思也堂何以有集著厥所由名而因以述翁不容已之情也余未獲登斯堂爰讀斯集而深感於翁之純孝也蓋翁之生弗及致養於二親亦既戚矣而二兄復相繼淪沒想其情事窮迫慘毒真若無所容於天地者乃不得已構堂曰懷養庶乎思有所寓可以久而不忘焉爾嗟乎其若虛其謀若迂而其志則可悲也是故君子

往往深嘉而樂道之所謂觸之以天性而動之以至誠有若此者今其集中有記有志有銘賦有詩辭記志以紀其實也銘賦以章其美也詩辭以發其蘊也是故讀斯集也而翁締造之勤懇篤之行於邑之情萬然可覲其諸所謂死事盡忠者歟余用是深感於翁之純孝也昔人有言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爲之泣下者非孝子也余於斯集亦云時翁之從子貢甫氏與余方締水石之盟偶出是集索余序之嗟乎余幼失怙伯兄亦早世老母近復傾背所以爲懷於翁酷相類故讀其辭而悵惘爲獨深因校淚爲之屬筆

駱兩溪集

卷九

十一

匪直歎息於翁而亦以自寓其哀思也世固有同是懷者能不因余言而重感矣夫乃若生而弗能養養而弗能終忽於厥初遠且忘之者吾知其不能不泚頽於斯矣

武康縣志序

夫志不易作也志也者史之流也古之作史者蓋不能無五患焉是故義例患弗明稽核患弗審去取患弗富論辯患弗確文采患弗章數者均之爲史之病也若是則蕪詞蔓說焉爾矣焉在其爲實錄耶繇是推之志可知矣甚矣志不易作也武康舊有餘英志

蓋宋舉人劉瞳作而今無復存矣弘治間嘗修於衡陽易侯紀述粗備惜不免紛而無統清而無辨晦而無章君子有遺議焉時嘉靖歲丁未午槐程侯來令我邑越二載於茲令行惠洽民物又康裕乎其有餘地矣爰詢往籍慨邑志之久敝無以爲稽治者之昭鑒也廼舉而屬筆於余余衰病懨懨鉛槧荒逸久矣矧惟庸昧何能堪此顧重違程侯之請更念斯役實余之分也敢不力疾從事於是攬摭蒐漁刪訂補竄酌古而準今剖同而合異率其心力之所至亦加勤且慎矣惜乎技止此耳古所謂五患者深恐弗能免

駱兩溪集

卷九

十四

焉後之議今不將猶今之議昔矣乎雖然藏疾匿瑕則余豈敢所望後之君子不惜正訛而補敝以爲余之砭劑焉斯幸矣庸書此以俟云

永思錄序

永思胡爲而有錄也以章德也以志思也以淑后也非徒侈於文辭而已也黃生克誠時從余游間持一帙以進曰此璉爲先人輯錄也幸賜之一言弁其端可乎余覽之嘆曰善哉生之有是錄也夫錄有狀有銘有傳有歌詩賦頌凡南屏君暨若配金生平言行之美於斯乎備故一覽之餘而其先世之可傳者昭

然具存矣不謂之章德矣乎人子于其親之傾背也莫不傍徨若有求而迫切無所容居無何鮮不忽且忘矣胡從繫其思哉觀斯錄也恍如聆聲咳而覲刑儀興感之懷自將咨嗟涕洟之不容已是故雖沒身猶一日也不謂之志思矣乎人之情孰不欲其後之人才且賢者然貽謀弗臧佑啓奚賴錄存則足以示範于無窮蓋其聞祖宗之行誼則所以觀感興起寔倍恒情因相率以光前烈自有疊疊不倦者矣不謂之淑後矣乎故曰生之有是錄也三善備焉視夫誇張炫耀文過其實者不大遠哉嗚呼生于是乎知孝本矣余嘉生之志且以諷夫世之人旦夕忘親者其將有感於斯錄也

朱氏族譜序

駱兩溪集

卷九

十五

餘杭黃湖朱鳴之氏修其族之譜成持以示兩溪子且曰此鸞先人之志也先人履德迪義與年俱懋肅其居曰心春鄉人稱之爲心春翁病且革召鸞屬之曰吾世家山陰自吾四世祖徙居黃湖數傳至於今族漸以繁顧惟譜牒未備予有志而未暇也小子其識之夫上君子之道家則厚親國則厚民然未有不先之家而裕于國者夫親者非威加而法行者也惟

敦其本焉爾本敦則潛孚默化之機寓焉是故孝德莫大乎聚族聚族莫大乎立宗立宗莫大乎明譜且譜也者補也譜立而敦本之道昭矣小子其識之鸞受命惟謹閱數載乃克成先志如此云兩溪子嘆曰善哉鳴之氏之爲譜也夫據實則不誕統一則不亂聯系則不散先善必彰先訓不忘古則備而大義昭余無疵焉矣獨嘗聞李子之言曰得勢者長得人者曰夫黃湖之居左觀霞右望月人山背峙鳳山面拱環以大溪源遠流駛地之佳勝擅於一邑不謂之得勢矣乎鳴之抱清淑之姿環璋之器其氣溫其色和

駱兩溪集

卷九

十六

三十二

言恂恂若不出諸口一接可諒其醇德也乃今司教同安殆將以其淑於已者淑於人其進蓋未可量也不謂之得人矣乎將見黃湖之族日益以衍徵祥發秀迄無休期自五世而千百禩不替也而其薰德善良才賢日著懋先烈而揚後芬且彬彬輩出矣然則得勢之長得人之昌寧不爲朱氏之深慶也邪乃若鳴之克承先志孝德用光而其錫類之無窮也先之親而加之民小之一邑而大之達乎四海抑於斯譜有徵矣

送王肖溪大令遷戶部主事序

仁和浙之巨邑也距武康僅數十里我肖溪王侯之令仁和也甫七月而化敷惠浹去繫民思揭之碑贊可徵焉既而令武康未入境民固已知爲仁者矣迨今歲纔二朞仁澤汪濊清譽昭著視諸仁和之傳播者其淺深可知也歲癸丑以觀察入覲大廷惟

聖天子嘉其績不數月拜戶部江西司主事之命兩溪子聞而心喜之曰司徒之職其克振矣乎又曰東南之民力其少舒矣乎夫司徒財賦出入之喉嚨也傾其任亦難矣裕國則侵民厚民則耗國夫孰能兼濟之然患未盡其心焉耳惟我自溪王侯恒曰爲

駱兩溪集

卷九

十七

三十三

政有要存乎利物爲治有本存乎厚下其兩爲今皆東南財賦之地顧其催科之政督責之令有不能免焉者然其月視民難不啻創殘之在身恒閔閔焉欲爲之寬假第拘於分未得其便耳乃今進領司徒之職必不忘軫念閭閻之情於是乎調停參酌所以節浮而汰冗塞漏而防潰者恒夙夜盡心焉由是聲聞益章階資荐歷荷重任而贊遠猷拳拳乎樽節愛養之道務在於君民一體公私俱濟蓋親見其源之不可涸而流之不可濫有如此者視彼聚斂之臣如楊如劉固不足論乃若浮薄之士清談迂議不屑錢穀

之務與夫士生西北去東南遠甚不能深知其疾苦徒以取盈足數爲辦事一聞蠲租緩征之令輒尼不果行俾民弗獲受一分之賜其相去不霄壤哉此予之所以聞而喜之固有以也乃若受上賞而膺顯擢直侯之餘事焉耳又何足爲之動色也耶於是其僚友縣丞徐君卿典史勞君珏相率來徵贈言余方臥病辭弗獲因以其所聞而喜者頌之于侯諒亦侯之所樂聞也至其士民縈繞之情察衆屬望之意所以網繆瞻戀而不能已者自當於言外得之

駱兩溪集卷之九

駱兩溪集卷之九

十八

駱兩溪集卷之十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序

送魯近塘守和州序

嘉靖乙未歲夏六月近塘魯子光世拜和州刺史之命同年三溪錢子淺齋魏子東橋楊子兩溪駱子相與祖餞於都門之外於時三溪子率先進口蓋聞和密邇滁泗風稱殷庶茲者凋瘵疲敝不逮昔遠甚

駱兩溪集卷之十

卷十

予是之行何以爲政近塘子曰嘻甚矣予之艱斯任也惟予弗學自念有五患焉夫思貴巧而予獨拙體貴文而予獨朴功貴速而予獨緩色貴婉而予獨直法貴密而予獨簡率是道也以往能弗獲戾鮮矣矧其能政耶顧輔立翊行尚克有賴幸諸君子圖之三溪子曰子之所謂患予之所謂善者也夫巧者用術而拙無險圖文者襲浮而朴無詭行速者淺謀而緩無誤舉婉者取媚而直無矯情密者過訐而簡無禁政信哉子之所謂患予之所謂善者也矧才之用也不惟其果惟其慎功之成也不惟其易惟其難予之

孝弟刑於家忠信孚於友學術淑於徒厥心士類久矣卽是而推之政兼之五善而操其難慎之心天下之治可坐而致也何有於一郡哉且予又聞之多事生擾孰與靜撫峻法立威孰與仁懷養望微譽孰與敦本茲固予之自有而不假增益者予是以占和之民凋瘵疲敝有不頓然蘓息矣乎近塘子躍然起曰燉哉偲偲乎斯足以開予之惑矣於是諸君子稱觴迭進誦甘棠之篇歌豈弟之章獻申伯之頌近塘子復喜曰燉哉風風乎斯足以廣余之思矣兩溪子遂從而颺言曰燉哉贈言者無弗情斯之謂信受言者

駱兩溪集

卷十

三

無弗任斯之謂勇信以成義勇以成德大哉友道庶其近之是故觀於此者不惟知政而且知學矣

送兩峰鄧少府之任寧國序

夫士之仕也外內之任異焉內則近君外則近民然而君民一體也是故正君所以安民也勤民所以忠君也君子之當其事者惟其稱之爲難豈以彼此持二心哉廼嘉靖乙未歲之秋銓曹卿奉 上命檄徵外之諸職才且賢者將登用之余同年兩峰鄧子舉自南樂教諭至則銓曹卿嘉其能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既而改授寧國府同知遵 上歷練民事肯也于

時士論若有爲兩峰子弗豫者余因訊兩峰子兩峰子曰子其以內外爲重輕乎以崇卑爲榮辱乎以得失爲欣戚乎三者皆非予所知也予所知者惟上之命懼弗稱焉爾矣往者予教武進武進之士有作新之機焉然而道未洽也予恒懼之旣而教南樂南樂之士有作新之機焉然而道未洽也予又懼之乃今授若職其治彌廣其務彌繁則所以爲懼當又有重焉者矧敢以之弗豫乎哉且職在牧民民之維康維社稷之益予患弗勤于民以負忠君者之責是故兢兢之懷視民猶近君也又奚暇知臺省之爲華牧守之爲病耶余深嘆兩峰子言之近道也夫持其懼心罔斂且弗以異遇爲盈縮殆庶幾乎所謂欽厥止者與所謂素其位者與所謂忘寵榮而恬勢利者與率是道也以往天下之治將由是興也矧施諸寧國之民有弗裕者哉于其行也遂撫其言以贈之世固有競於進而自貽譴曠之謂也聞兩峰子之言宜有以動心矣

駱兩溪集

卷十

三

金臺八景詩序

京師古幽冀之地堯舜之故都存焉其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故其

山川之在境內者孰非景也而奚止於八哉予獨感夫景之顯晦則有乎其時且存乎其人焉耳大自石晉時境淪於夷者殆三百年其腥羶之氣汗穢之俗薰蒸閉塞於是天喬流峙之物亦且蒙垢被滓雖有景孰從而知之亦孰從而詠歌之哉肆我太祖高皇帝出而戡定之元主北通乃盡復其故疆逮文皇帝遂於此建都焉於時城闕之壯麗人民之蕃阜衣冠禮樂極一時之盛凡在境內者無一物弗迴光而增煥柳子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者信有之矣是故隨所見而景耶焉卽景而詠歌形焉其感

駱兩溪集

卷十

四

慨之情稱頌之美模寫之工往往見於篇牘所以聳明德於唐虞之隆以傳諸有永蓋不啻如孟堅之賦兩京太冲之賦三都而已予來京師適得是編三復誦之不能不曠然以思油然而興也因爲序次俾重刻以傳其景之八則曰太液晴波曰瓊島春雲曰西山霽雪曰蘆溝曉月曰玉泉垂虹曰居庸疊翠曰金臺夕照曰薊門煙樹景各有詩詩各數首總之若干卷至其辭有工拙音有雅俗則惟其時與人殊焉爾余不得而知也

壽河涯李先生七袞序

河涯李公生今七十年矣余未及覲公之顏聆公之音然而知公之必壽也夫木以材伐井以甘竭是故敦樸者壽組紃易絕剛金多折是故氣和者壽鱗縱則舒翼困則摧是故志適者壽造物忌盈鬼神福謙是故履德者壽木培多茂禾灌後枯是故養備者壽余寮友質夫郭子於河涯公生同里復與其子秦業同學仕同官嘗爲余道公之素矣公生而體質凝厚儀度簡遠無炫能無矯辭無飾容夫是之謂敦朴居常愉愉煦煦不以怒詈加人卽有犯之莫或校也夫是之謂氣和生長太平承祖父之緒優游田畝誦詩

駱兩溪集

卷十

五

鼓琴性不善飲時亦寄趣杯斚間于六人訓之皆成立秦登進士第春領鄉薦蓋自幼逮老人莫見其戚容夫是之謂適志家故多貲儉約如寒士至於儲藥以濟疾厄捐地以瘞遺骸伐桑以惠貧族凡義所得爲則無少靳焉夫是之謂履德厥嗣多且賢不違厥志甘旨惟宜居處順適夫是之謂養備是故壽之道五河涯公筮兼有之余是以知公之必壽也乃今丙申春三月六日公七十初度之辰秦官于朝不克歸爲公壽因介郭子徵余言稍致遐祝余惟年家之誼思得一就弟子列捧觴稱賀而未由也矧不佞不能

以丹山之鳳崑崙之桃瀚海之鯤爲侈大之詞獨以所聞于郭子者爲公頌之庶陳之賓筵備登侑之一闕云爾詞曰溫溫令人道既昌今傳家元宗揚芬芳今荷此誕辰時之良今風清日輝鸞鶴翔今謫謁俊髦肅冠裳今以勸以酬情悅康今曷祝曷祈壽無疆今自天申之福灋灋今繫千百齡爲鄉閭光兮

賀靜菴郭翁榮封序

君子之學爲時所需上安下奠厥施斯普固心之所甚樂亦世之所甚榮也乃若一身一家之寵遇赫然侈觀其于恒情欲艷多矣寧足爲君子之重輕也邪

駱兩溪集

卷十

六

三十九

嘉靖丁酉歲同年翰林編修郭質甫氏迎其父靜菴先生就養來京師適我皇嗣誕降覃恩朝署而推及于其親先生用是遂膺寵命惟時同年同館諸君子相率捧觴稱賀下先生之門兩溪子因謂諸君子曰茲是之賀也其義維何於是有感言者曰子貴不易得君寵不易遇先生之年且未艾獲此休嘉冠裳文繡輝映里第厥儷鮮矣敢以是賀有謂先生少孤克自樹立宏中茂外曷施不可而弗獲少見于時茲屬之賢嗣丕揚厥芬蓋不幸之中有至幸焉敢以是賀有謂孝莫大于顯先慈莫大于裕後先生義

方之訓克成子名於是乎祖德益光而世澤益衍孝慈之道兩無愧焉不足爲世之砥礪矣乎敢以是賀於是兩溪子進曰俞哉言乎似矣而未盡也余之所賀先生獨于質甫徵之矣夫質甫色溫氣粹懋德懋才就其所至信未可量自是而躋華陟要大沛厥施蓋不止一身一家之慶而天下與有利焉則先生之功于是爲大顧其所謂樂所謂榮也者不有出於恒情之外矣乎於是諸君子相顧喜甚而先生亦起謝曰三君子之言近而實兩溪子之言淵而宏某不敏曷足以辱此朴也識之尚克兢兢而日閑與衛惟

駱兩溪集

卷十

七

三十九

我與爾之自力也夫

送東橋劉君還任寶慶便道歸省序

東橋劉君筮仕刺蓬五載擢貳寶慶歲今戊戌入覲大廷旣而受勅還官寶慶告行於兩溪子且曰河不類兄弟俱竊祿遐方弗獲承母氏之懽殆數載矣是行覲將假道故里得遂一升堂瞻候顏色先是我聖天子誕生皇儲推恩庶職河母氏幸獲與錫命之榮茲因捧冠裳蹕進稱觴爲壽亦人子之至情也第患冒曠職之戒於忠君之義或歎焉是不免於次且耳子其謂之何兩溪子解之曰斯君之所以

能爲忠也夫忠孝一道也是故服勞之誠以立忠也
蒞事之勤以昭孝也二者豈其相病實相成也子不
聞昔之人有仕其君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者君子
非之曰其親之不愛又安能愛君然則于是之行其
何歟於忠君之義也哉於是劉君喜曰敬受命矣請
從此辭余曰未也君之醇德施於有政洽于還方既
已簡諸當道騰諸薦剡矣是其進庸有自廊廟之登
且遂駁駁也而太夫人復得就祿養之榮於是出勤
王事績日以新入承親顏情日以洽所以爲忠孝者
莫大焉豈特一官之專守一時之歡觀矣乎劉君因

駱兩溪集

卷十

人

三

送小洛何君之任南都戶部序

君子之道本諸身一而已矣以達之用政教分焉教
也者淑之以禮也政也者勅之以法也二者興道致
治均焉然而政其教之推也是故有其政不必其開
於教也迺若善教斯其政可徵矣小洛何子闔之彥
也舉嘉靖壬辰進士出掌惠州府教祗德率物翕然

禮讓之風行焉歲甲午應聘主兩浙試維公維明厥
心多士其無施弗宜亦畧見之矣既而承曹監肆碑
厥施英髦萃止門不爭自淬礪一時士習變流還淳
穆如也蓋其根心之實發之者益光而其成之者益
懋無足異者君子謂小洛於是乎善教矣茲戊戌之
春銓曹卿上其績拜南京戶部主事夫戶部劇任也
於是其有壞地人民錢穀之寄焉當其治者弗滯則苛
克濟厥用者鮮矣以小洛之善教徵之寧不裕然有
餘地矣乎然此其末也由其譽望之隆登庸有日華
階之歷且遂駁駁矣乘時感奮盡展厥蘊以教則菁
莪棫樸之化成以政則鳧鷖既醉之業著是豈非小
洛之所許亦倚賴之望於小洛者耶其門下士洪生
瀚魏生實嘗爲予道小洛之素於其行也請贈言焉
予惟小洛之賢固無俟於揄揚之者而二子隆師慕
德之心則不可無述也於是乎書

送郭南孫先生僉憲江西序

嘉靖戊戌夏郭南孫君由刑部員外郎拜江西僉事
之命鄉之大夫士相率爲餞爲驢循故事也迺郭
南則固以辭且曰某是之行也厥惟艱哉受命于
茲夙夜靡敢寧恐弗克懋厥猷猷以曠于官箴諸君子

駱兩溪集

卷十

九

幸贈之一言輔立翊行庶克有賴所以爲餞贐某者不加歟矣乎于是有作而言者曰江西之俗惡狡吏黠胥武斷之豪徧里邑是故非峻威莫震非重法莫懲君得無嚴以督之者乎又有言者曰監司之職匪顯刑法得嚴吏治之臧否賢不肖以輔監察之不逮卽監察謬舉刺要在正言抗辭可否罔忌君得無直以行之者乎又有言者曰君之任顯屯田予聞屯田之弊疲弱不盡墾豪強擅膏腴租入多於私門逋負積而彌年是故洞隱燭微俾無遁奸滯典補弊俾無廢事君得無以察之精而爲之敏者乎於是郭南撫

駱兩溪集

卷十

十

三十七

然曰嘻有是哉言美矣備矣顧其未之能一焉且柰之何兩溪子乃進而解之曰我郭南奚歉于是嘗聞君子之道患不確不患不嚴患不信不患不直患不公不患不察患不慎不患不敏夫確則持法堅不嚴而今自肅矣信則上心乎不直而道自見矣公則羣蔽祛不察而情自昭矣慎則爲謀密不敏而功自起矣數者我郭南之自有者也則今之所謂不足又寧知其非有餘者乎君茲行矣自是功烈日懋而聲聞日流躋華步要當更有遠大之事業焉郭南尚堅其志以詣遠養其氣以任重弘其度以茹焚則惟其所

處悶不沛然達矣何有于一官之專守也哉郭南因輟然起曰俞哉斯足以擴予之思矣請爲志之于是乎書

閔雨詩序

閔雨詩胡爲而作也志憂也夫憂奚其志也憂不在已而在民憂之大者也於是乎形之言而以頌以勸以慰之義備焉故觀於此詩而我東坤陸侯憂民之情達矣維歲己亥秋七月不雨兼旬暑氣熏灼枯槁千里農人皇皇無所於訴侯詢知之曰嘻艱哉予其禱之爰求諸心昭隱慎微懲咎省愆弗以寧也爰求

駱兩溪集

卷十

十一

三十七

諸政釋滯去繁洗垢剔蠹弗以弛也爰求諸神祝幣史詞免冠徒跣弗以褻也其傍徨躑躅真若有不勝其窘迫者矣載逾旬而雨澤降焉四境沾被吏民告足侯曰嘻未也早旣太甚惟茲霖霖曷克以濟其所以爲禱者益篤匪懈嗚呼侯懇切爲民之心寧不藹然可掬矣乎於時士類感乎田野歡暢相與咨嗟詠歎之不已而閔雨諸作興焉凡以寫侯之憂思云爾廼邑博渠清魏君采而輯之哀然成帙持示兩溪子且屬之序兩溪子閱之曰歟哉言矣然恐非侯之所欲聞也旣而思之有風人之旨焉其榆揚褒美存乎

頌者也其憤激感慨存乎勸者也其歎歎惻惻存乎
慰者也是詩之在矣若無所損益顧世之長人者使
視民瘼休戚罔聞觀此亦足以動心矣矧蔡清君樂
道人善之意不容泯也因書其簡端而歸之詩凡若
千首其爲言人人殊要之發乎情宜諸聲惟其真焉
爾矣餘非所論也

賀渠清魏君膺獎序

夫師儒之官非百司庶職倫也以樹學的以植政本
以濟治源者也是故非文行兼備能弗曠厥官者鮮
矣顧世多視之爲散秩稽政者往往忽焉莫之激揚

駱兩溪集

卷十

十二

於是乎賢者弗獲自見率息以弛無惑乎教道之弗
興也夫教道弗興則才賢弗立將何望於政修而治
興也耶故曰非百司庶職倫者此也渠清魏君八閩
英達乃戊戌之春來署武康教事越一載于茲醇心
古行動無愆尤士類愜心不言而化且博學宏詞華
采炳朗信乎文行兼備無缺于師儒之任者維歲已
亥冬適監察虛川殷公駐節于湖廉知魏君之賢爰
馳檄書褒揚之余於是乎有深喜焉夫我武康邑小
地僻官於此者恒患於聲聞之不易流矧學職乎哉
惟魏君卓立自信不以人之知不知爲勤怠維虛川

公能知所重不以學職爲散秩加意采訪顯拔幽滯
余於是知教道之興事有攸賴才賢之成就其將日
新月盛矣乎矧風之列郡雖或模範弗稱倚席不講
者亦且易其怠弛之心以自樹立由是國家獲多士
之用政日以起而治日以章此固爲之一機也然則
虛川公之爲是舉獨爲魏君一人之榮已哉是故余
之喜之厥有攸望而非以私魏君也適其寮友率其
弟子來徵贈言余惟魏君之賢固不以此爲重輕而
所以喜之之意則不可不爲諸君告也于是乎書

送北橋潘先生九載考績序

駱兩溪集

卷十

十三

學校王化之本也師儒之官士之模範也是故知所
以重學校則知所以隆師儒矣於惟聖代事昭文
治學校之設遍天下洋洋絃歌遐邇相聞何其盛也
至所以遇師儒之道若有未盡焉者何者遷轉之次
以資不以賢而所以稽覈之者以功不以德故也夫
資有所限雖以豪傑之才莫克自振往往沉滯下僚
累月積歲因而衰耗消沮鮮善厥後至其奏績而稽
覈之也又惟計功効之有無以叙其勞且能於是一
切歸之幸不幸乃若身心之所得自盡於以端範模
而妙感孚者則漠然不之省也若是而欲臻學校之

實効不亦難乎北橋潘君楚之善士性醇朴不揭揭
爲華行敦而慎言和而莊貌婉而禮直氣和而守端
維嘉靖乙未來司邑庠之訓士類薰炙久而益乎其
潛移默化之機誠非可聲音笑貌爲也古所謂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者非其人與乃今癸卯歲當九載考
績之期恭遇我明天子方袞靡黜淨用敦化本銓司
諸公咸極一時之選維賢維德日厯訪禮茲北橋之
行適逢其會將見拔幽簡滯大出常格之外於是乎
蒙顯擢而躋華階當遂駸駸矣北橋其無疑於計功
循資之例而次且其行哉然余不獨爲北橋幸也一

路兩溪集

卷十

十四

三十七

時風聲所被凡守師儒之職者莫不知所自盡模範
由以端而感乎由以妙濟濟多士日益興行非徒瑣
瑣齷齪尋章摘句爲無實之虛辭以爲媒取聲利之
資而已庸非盛世作人之一機乎北橋行乎哉賢德
益懋化理益新余於是有望矣

送廖太令入 覲序

古帝王之御世也恒思通天下爲一身是故有聯屬
臣民之道其大者曰巡守述職是也匪直洽有位之
歡要於衆庶之情流通無間焉耳後世建符禮廢獨
所謂述職者代異世殊而其義猶古之遺也我國家

稽古定制述職之典三載一行而其法益備所以聯
屬臣民之道實有賴焉維歲甲辰適當其期我丹泉
廖侯行有日矣因言別於兩溪予且曰某不敏膺
上命來牧茲土夙夜罔弗欽恐弗克懋乃猷以忝于
厥職茲方入覲 龍光將何所自述可使民情之不
壅於上聞耶兩溪子曰侯之言及此有裨於時政不
小也蓋聞賢臣之事君也不矜功不炫能明主之用
賢也不誅文不採名方今一統之盛執玉帛而趨
殿陛者何可勝數然大率人人自飾以章厥勲往往
蹈於矜炫而不自覺而其稽覈之者又文與名之爲

路兩溪集

卷十

十五

狗于是乎欺蔽之弊茲而臣民之情始睽若之何通
天下爲一身耶今我侯以通練之才濟之以勤慎之
心最爾小邑爲之有餘而其治之敷於四境者固章
章若此矣乃猶以忝厥職爲患豈非所謂弗居其功
弗有其能者哉執此以往而陳列於 天子之廷必
將以政庸民勞爲已責而不敢爲矜炫之私信哉力
矯時弊得賢臣事君之義矣矧我 聖天子方厲精
求治司衡鑑者又皆精白承德務實核真恒加意焉
而崇虛者無所售茲感於侯之不自飾也寧不深嘉
而異遇之乎由是海內嚮風務敦本質臣民之情因

得以上達無阻而迷職之典不爲虛文矣故曰有裨
于時政不小也不其然哉于是丹泉公喜曰歟哉言
矣斯足以堅余之志矣請服行之于是乎善

溪集卷之十

溪集

卷十

一六

駱兩溪集卷之十一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鶴校

碑

明武康知縣程侯去思碑

皇帝臨御之二十六載新安程侯以進士來知武康
甫三朞嘉猷令聞簡在帝衷爰拜南京兵部職方主
事之命行矣迺邑之大夫士暨于鄉之耆艾童兒女
婦相與遮道謹呼挽留之不可得翹首行旌罔不欲
駱兩溪集 卷十一
歎嘆慨曰何奪我賢父母之速也迨今歲復一週而
跼望彌切於庠何我侯之得人心若此哉維武康之
賢令古邇莫詳未暇叙論近世如長樂陳公之肅衡
陽易公之仁羅山張公之敏合肥方公之廉而安仁
桂公則備道全美尤稱卓絕顧或沾溉弗徧或漸漬
未久揆之今日之人心其綢繆繫懸於我侯者何深
淺若是耶蓋侯天性醇懿後持之以敬慎本之以誠
慈不揭揭爲華不矯矯立異其施之政也寬弗爲弛
嚴弗爲棘勅法貞度胥吏奉公剔蠹剗奸狐鼠歛跡
盡心於稅歛惟均惟平富無侵擾貧有憂恤邑里之

民鮮不愉愉煦樂生與事室家以和昔日叫囂冠
突之患聞如也性不喜事端因物順應無滯無煩刑
獄惟清階庭閒寂事上以恒禮不侈爲供具重費病
民至其砥心礪行纖塵不浼無愧刈葵食弊之風且
出之從容聲色不動行之專確始終不渝尤人所難
能也是故道洽而政行信孚而惠浹邇悅遠慕頌聲
洋洋余抱病巖棲時曳杖偃僂草野間聆諸行道之
人盈耳鉢心亦已久矣固知今日之綢繆繫戀永永
弗替實其至情所不容已視夫聲音笑貌爲者可同
日語哉維壬子之春我士民復謀樹碑鐫辭用揭遺
賸兩溪集

卷十一

三

愛乃相率請于今令肖溪王侯王侯曰俞哉官之良
也民之義也且前者後之鑒人者已之律也一舉而
衆美備矣宜亟成之而縣丞徐君卿典吏勞君珏更
相從吏卽日捧幣徵言于余余不佞固樂道人善者
遂爲之備述而系之詩曰
猗與令君天稟異金玉之姿環瑋之器出宰山城
民社攸寄心存惻隱政絲簡易弗亢以激弗暴以揚
順動異施民悅以康周歌愷悌漢傳循良奕奕休風
千載同芳賢聲肆起

皇眷斯篤 寵命載臨邦政攸屬曹裴言整借冠靡

從失我估恃我心忡忡石城截業英溪洋洋侯澤在
斯山高水長儼其有瞻坐侯于堂歲月逾邁懷思曷
亡新亭翼如樹此貞石以揭芳華昭示無極

墓誌銘

明中順大夫遼東行太僕寺卿北村戴公墓誌

公諱繼先字承緒別號北村其先浙之嘉興海鹽人

洪武中祖子賢者徙家順天之香河逮今傳四世矣

大夫諱旺父諱安以公貴 贈監察御史再贈布政

司叅議性醇謹以長者稱公生有異資明慧端慤不

賸兩溪集

卷十一

三

苟言笑鬚鬣時巖然如成人稍長篤意問學甫冠綽
有文名正德丁卯領順天鄉薦丁丑舉進士授官行
人三年拜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未幾奉 命清戎
兩河剔奸祛弊一無所徇在道八年前後屢疏時政
得失權貴惴惴不敢肆旣而陞山東布政使司叅議
尋轉遼東行太僕寺卿所至律已以嚴敷政以寬不
激不隨士論攸協無何爲當道所嫉罷官蓋公平生
直躬循分不善委曲承迎之術故仕不速化位不滿
德有由然也公旣謝事歸卽杜門不出蕭然一室清
約如寒士覽諷之餘時俯仰繼玄躬閱稼圃一時交

游罕與之接公雅有德望且以誣去言者累疏起公而公絕意進取竟全晚節其見良亦審矣乃今嘉靖庚子夏六月七日忽遭疾不起年僅六十有二其生成化已亥六月十七日也配李氏廸功郎諱鑑女

封孺人進 封恭人子男一曰績孫男一女一余昔嘗卒業南太學辱公之知造績從余遊因得稔承公論誨心竊敬愛公恒以遠大期之乃竟止於斯後不享有遐齡庸非數之變歟以今十一月初九日乙巳將塋公北城大丘祖塋之次績涕泣捧狀來徵銘且曰此先人之意也余義不可辭遂爲銘之 銘曰疑駱兩溪集 卷十一 四

明故草窓駱先生墓誌銘

嗚呼維嘉靖乙酉冬十有二月廿日我伯兄草窓先生以疾卒弟文振文盛文炳貧無以爲塋也逮今且十五年餘矣方謀殯力襄事而猶弗克庀禮也傷哉顧惟墓石不可無銘文盛重患荒昧何能表揚潛德之幽光然欲屬之名賢又恐未諒其衷也乃敢披瀝執筆序而銘之先生諱文魁字天章別號草窓曾祖

諱仕隆鄉進士歷官泰州知州祖諱嘉大使父諱潤贈翰林院編修母唐氏 封太孺人先生生而眉

目秀明性度爽豁鄙亂時已更異常見甫成童不幸先太史公不祿先生卽綜家政然趨向高遠不屑爲生產計日惟親師取友篤志問學弱冠游邑庠卓犖瓌璋矯矯出群且長身飄飄冠服儼雅有識之士咸器重之而先生亦高自許與視天下事無一不可爲一時輩行復鮮當先生意者平生無詭辭無詖行不逆人許不發人隱與人交直不過訐和不踰節遇有窘難輒傾困倒廩援之無難色且無德容爲文衍裕駱兩溪集 卷十一 五

大使善書能文有士行女一適邑庠生范應龍孫男三以其年某月某日塋邑之萬齡鄉赤城里尚書村之原槨涕泣持其從兄蘇州別駕子木氏狀來徵銘余夙知子木又知槨信先生之行爲可傳也遂爲銘之銘曰猗與德人誠靜爲學深識遠請允矣先覺以端範模以啓肩鑰厥施未究其成已卓名與澤流千載輝霍

明故將仕佐郎養晦駱公墓誌銘

嗚呼文盛忍銘吾伯兄養晦公耶公之歿一期矣其子任遠時方營塋事先期涕泣來言於予曰任遠逆

駱兩溪集

卷十一

八

德我父奄忽傾背茲將舉厝歸窆於祖塋之次惟是世俗浮靡無益之具一切罷弗舉獨墓道之石不可無銘念今知我父者孰如叔父矧言足傳信亦孰如叔父惟叔父其圖之予因慨我伯兄恒與世多齟齬知之者誠鮮然則非予莫爲之述者嗚呼吾又忍弗銘吾伯兄養晦公耶公諱文明字天祥別號養晦曾大父諱仕隆守泰州大父諱嘉大使父諱亨母李氏公生有異質兒時舉止端重寡言笑甫離髫齔卽補邑庠弟子員未冠試有司聲聲著聲人咸器異之而公亦自許於瑣瑣殊軌輟適今所就顧新新若此寧

獨無歎耶然竊謂公之可述固不在是也公秉性素剛與人交直躬循分不善委曲承迎之術人有拂其意輒指摘不少隱以故多憚之然其中實坦蕩明白久亦諒其無他也伯父母俱蚤世公事我祖母盡孝家素貧布衣蔬食雖屢空乏未嘗妄有干於人人即有所施必以報務與之直平居樂簡靜凡世之所謂聲伎飲博嬉遊戲玩之具一無所好正德己卯以貢入太學公課之暇閒然獨坐一室罕與人接嘉靖丙戌選授廣西歸德州吏目逮之任公見其地鄙而俗夷居未踰年卽翩然解組歸雖資用罔給弗之恤也

駱兩溪集

卷十一

九

公既閒退更自澹泊優游封山巽渚間幾二十年乃今甲辰春三月二十日忽遘疾不起距其生成化甲午享年七十有一配徐氏子男二長任重邑庠生娶凌氏先公三年卒次卽任遠舉丁酉南畿鄉試娶姚氏女一適德清許佩孫男四濟時濟川邑庠生濟吉濟武孫女二皆幼塋之期惟卒之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一日其地則白陽山之塢也銘曰惟質之樸匪雕匪飾惟行之篤無矯無拂弗諧者世心則何數孰其儷之惟古之直爰切慨嘆位未滿德乃壽乃康子孫秩秩孰曰天道昧不可測齋前豐後允矣無忝白

陽之墟新阡鬱鬱不震不騰永奠真宅

明故南溪姚君墓誌銘

姚君南溪既沒之三年其從子良知方宦遊潯陽聞君歸窆之有期也乃爲之狀遠道走使授其弟良貴俾稽顙兩溪史氏之門丐爲之銘余夙知南溪矧二子咸余總角時友也義何可辭按狀君諱廷用字舜卿家武康南溪之上因自號南溪云曾大父富大父官父文諒咸醇謹有鄉行文諒生三子君其季也君數歲失怙卽知哀毀甫成童補邑庠弟子員後以例從事憲司旣而授官順天府庫大使君小心慎密鐵駘兩溪集卷十一十言九三

明蘇山丘先生墓誌銘

蘇山先生旣歿之二年厥嗣如山時方營塋事涕泣捧邑博臧公狀匍匐兩溪史氏之門乞爲之銘余少遭蘇山於苕城庚子歲再會於都門相與數晨夕許爲深分詎意蘇山倏其已矣嗟夫嗟夫按狀先生諱公輔字廷臣別號蘇山始祖諱爲唐散騎常侍自吳興徙奉郡逮元季光祿大夫諱康避兵復歸吳興卜塋安吉之梅溪鄉寔先生六代祖也高祖諱信曾祖諱偉祖諱英俱以先蔭補錦衣衛冠帶總旗英後以子貴贈中順大夫祖妣顧氏封太恭人考諱經號梅畦弘治庚戌進士累官山東左叅政母李氏封恭人先生生而敏慧見時輒喜談古忠孝事甫成童勵志

問學駿驟邁往梅堦喜曰是見其昌吾後矣公出守鎮江時逆瑾忿其常忤已逮下錦衣獄先生多方營救獲釋未幾梅堦公捐館舍先生克自樹立訓撫弟妹迄皆有成正德間以貢入太學司成趙陸二公深器異之今庚子歲授官邵武府經歷先生不以卑位爲歎盡心職業公勤恪慎上下孚洽時歲饑出廩粟贍民粟多腐汨先生爲之劑量民獲以濟奉檄詣諸屬邑帑積吏不敢撓以私郡幕寮多規領捕盜覲獲厚利先生獨辭弗往督輸國稅人爭取奇贏先生一無所污其操檢類若是甲辰春入 覲留京邸因得

路兩溪集

卷十一

十二

疾弗起嗟哉先生天資粹美自幼以孝聞與其弟紫梅君公佑友愛彌篤雅尚簡素服食器御取具而已好讀歷代書史覽古奇節偉行輒歛衽興歎卽遇姦慝不勝忿恚其所存可知也生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初五日卒嘉靖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僅五十有八配張氏曲靖郡守張公女子男二長卽如山太學生娶閔次如岳娶吳女二長適縣學生張時宜次適府學生丁明佐孫男三以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歸葬安吉梅溪鄉大叅公墓左 銘曰有模者質厥葩載揚有碩者德厥施未光宜迓天休以壽

命耶南塾生於弘治壬子三月十二日卒於嘉靖癸丑五月十四日享年僅六十有二配張氏子二長江娶徐氏次湮邑庠生婿於余弟女二長適邑人徐雲翰次適邑庠生施一元孫男一曰景宋乃今十二月十八日塋于石城山其弟紫山君率其子江湮來丐銘余情不容已遂力疾爲之銘 銘曰惟南山之陽鬱鬱蒼蒼以鞏爾藏以闕爾之耿光以毓厥祥以裨爾後乃熾乃昌嗚呼茲惟南塾之玄堂

明故施母弟宜人墓誌銘

宜人膠州知州南村施公配也姓弗氏其先家歸安之埭溪後徙華林四傳至 國初而族益昌祖諱孟璘父諱剛號澹菴母沈氏宜人生而淑順敏慧幼喜讀書能誦孝經小學內則篇稍長知孝敬父母或有疾旦夕侍臥起弗少怠尤工女紅精膳羞澹菴翁鍾愛之爲擇所歸得同里棲清施翁叔器諱祐字翼之卽南村公也宜人旣歸南村公婦道事修棲清翁喜曰吾兒可謂有婦矣姑陳孺人嚴善承迎之甚得其懽心教子女無煦煦容處妯娌待姻戚睦如也南村公嘗試有司不利宜人勸之篤意問學家事以身綜之弗以貳公慮得專致焉弘治甲子遂膺鄉薦旣而

路兩溪集

卷十一

十四

授池陽別駕改東昌權守平度尋調膠州宜人隨歷
四郡益日檢飭内外言不相聞更一切澹泊以成公
廉在池陽時有藏金酒甕託士人某餽公者公受之
不疑宜人驗得之從容爲公言曰妾不自其事則重
爲君累然又慮觸君怒諸人不免獲重譴君幸善處
之且先公遺訓以暴怒爲戒宜無忘焉公感其言卒
從輕典郡之人交口誦公之守且樂公之仁也歲辛
卯公在膠州時宜人乘間語公曰姑老矣夫婦日奔
走趨方違侍茲久重貽白髮倚門之悲何時已乎公
翻然曰吾行矣比入 觀遂疏 請得還時陳孺人

駱兩溪集

卷十一

十五

年幾七十宜人亦五旬餘矣服勞奉養不異厥初子
婦或請代曰此係吾事非若所得代也無何陳孺人
卒一慟幾絕目因失明宜人生平動鮮愆違雖天畀
之良亦夙閑澹菴翁之誨且讀書知大義非偶然也
嘗訓其子菴曰物積於匱取之有窮學積於身用之
不竭汝等勉之雅尚簡素至義所得爲則無少靳焉
宜人自姑之歿居嘗悒悒體日益羸困竟以疾不起
時嘉靖辛丑十一月三日也其生成化辛卯歲八月
廿五日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二長卽菴太學生次符
郡庠生女三桐鄉王榜烏程錢鑾崇德沈伯鯨其婿

也孫男二守陳守陞以嘉靖癸卯 月 日塋千步
里之原先期厥嗣菴捧南村公之狀涕泣來徵銘南
村余老友也菴又嘗游北雍數過從焉宜人之賢於
其夫子有徵矣不可以無述也遂爲之銘 銘曰凝
和今抱貞懿之全兮奚忝爾生矧惟令終以順以寧
有鬱者阡闕此幽馨歷世彌遠今弗遷以崩

墓表

明太學生蓮塘吳君墓表

蓮塘吳君既歿之二年安塋有期矣迺太僕西園翁
命其孫士讓捧宗人南丘君狀載拜于兩溪史氏乞
駱兩溪集 卷十一 十六

爲之辭用表于墓左余未及蓮蓮塘然得其行誼於
我兩山兄者稔矣兩山兄嘗謂余曰西園翁有令子
殆克亢厥宗余深有望於蓮塘蓋其瓊瑋之資宏遠
之器顧茲鬱而未光耳厥後且大震耀有揮霍人耳
目焉者余聞而心識之茲不意蓮塘條其已矣卒使
我兄言不一徵乎至讀其狀迺知蓮塘固自有可傳
也狀曰蓮塘生有異質數歲喜讀書知大義弱冠善
屬文既而游大學聲聞益流歸後大肆力於問學有
長駕遠詣之志善詩工書不屑時好嘗從施青陽先
生遊得善陽之傳善陽喜因以女妻之事父母極孝

敬與其弟午峰相友善生平樂施與視義所得爲雖
費不貲意豁如也癸卯春謁選之京師會有疾間輒
浩然言旋日親老矣卽復坐困重貽親憂微名尚足
戀戀邪歸卽構別館于其居之右疊石浚池蒔花種
竹日坐一小亭嘯歌徘徊若將超然于物外者余不
覺興嘆曰有是哉所謂壞璋之資宏遠之器于此真
可想見胡天奪之速弗獲少試于萬一然就其所詣
亦足以有聞于後矣蓮塘諱應期字文會雅愛蓮因
號蓮塘世居歸安之前丘里曾大父諱立大父諱璋
父諱龍字九淵是爲西園翁蓮塘生弘治乙丑卒嘉
靖乙巳享年僅四十有一無子以弟午峰子後之卽
士讓也卜嘉靖丁未年秋九月某日葬某山其生平
歷履詳具於墳志此述其大者云

駱兩溪集

卷十一

十七

三

駱兩溪集卷之十二

明

武康路文盛

武陵楊



說

留犢圖說

兩溪子曰余閱留犢圖而見古之廉士爲不可幾及
也夫庶者君子守身之大防也以之居官蒞民罔弗
俗者蓋百善於此萃矣否則雖有他美莫之贖也是
故觀人者視此爲臧否稽政者視此爲殿最厥有以
駱兩溪集 卷十二 一

夫由是觀之則壽春之留犢信時翁希世之行又何
容異議也耶或者則曰取非其有廼傷厥守犢本其
家物也遺而去之與棄之溝壑何異無乃好名之過
爲此矯激之行豈所以爲訓耶嗟夫君子之於道其
協於中者固難矣夫苟弗協於中寧失之過無失之
不及也蓋失之過猶足爲苦節不及則淪而入於穢
行矣是故留犢之事古今歆羨往往繪之爲圖以爲
足以厲世而襲芳於與頑立懦之餘風豈不懿哉德
清蔡生永祥先世藏此圖蓋松雪翁筆也茲捧以佩
郝侯報政之行而問其義於兩溪子兩溪子曰昔哉

子之爲鰥也昔人云使君之清如水故以杯水爲鰥
今子之以是圖也其諸杯水之遺意乎君子觀於此
而郝侯之所以令德清者其公清猶介真足追配於
古人矣又奚俟多言哉余重郝君之賢且嘉蔡生之
知古道也因爲之說系之圖末以昭厥義云

記

舒嘯樓記

樓曰舒嘯侶雲道人構之以舒嘯者也道人病卧丘
樊忽忽七閱寒暑幽懷鬱抱無所於洩恒欲覓一舒
嘯地顧荒墟窮谷無崔嵬之臺無嶧兗之崖每度枕

駱兩溪集

卷十二

二

踽踽行草莽間胡從覽眺以舒嘯也因構小樓於居
之南前池而後圃右山而左溪時一登之聊以舒嘯
焉爾客有過之者曰樓非高地非曠極目所之不過
區區數十百步之間而已豈有環琦之觀瀕洞之勢
足以爽暢心目也耶於以舒嘯不亦末乎道人曰搶
掄下上不離蓬蒿與夫扶搖不啻數萬里者巨細不
倫亦各適其適而已矧又聞之心與天游則不出戶
牖一切宇宙間者奇形異狀千變萬化可樂可怡須
臾顧盼蓋森在几席矣又奚假窮躋遠陟而後得之
哉然則斯樓也果不足以舒嘯矣乎於是客唯唯而

退道人以其說書之座隅庸俟知者更訊之

五可軒記

駱子之山居有軒扁曰五可客有過而問其義者駱
子曰予居遠城廓適山林有田數畝有桑數畦市諱
不聞賓客鮮至是故可以避勢可以養疾可以治生
可以讀書可以省費斯之謂五可蓋自以爲可者也
顧可之中有不可者存焉治生則朝夕未謀讀書則
精力已憊養疾則資補恒缺避勢則俗緣未斷省費
則應酬難免古所謂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以
今驗之記不信夫雖然又嘗奉教於前人矣造物忌

駱兩溪集

卷十二

二

三

盈人道惡滿是故至人恒甘于澹泊君子不厭乎敝
陋智士勿耗其聰明大隱不立于峻絕意願無可足
知足斯足矣營爲無可止知止斯止矣誠知乎此則
五可者真可以爲可外此真無望于可矣又何未盡
之辭云乎於是與客相對而笑復命童子執筆書之
亦可供覽者之一噓然則雖謂之六可可也

後村記

後村黃子世居古林山有龍峰之峭崿水有龍澗之
縈迴佳木森聳叢篁陰鬱其先多令人弘治間有後
圃昇山二君子以文學名於時黃子蓋紹其休而揚

其芬者也歲丙申居燬于火爰卽其故址之北更築之因以後村名其地而亦以自命焉客有過黃子之居而訊之曰子之所謂後村者其義維何黃子曰某也以其勢之前却也且不敢亢於宗也而爲之辭焉耳客曰有是哉斯足以盡後之義乎夫易曰先迷後得家語曰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古之訓蓋莫不以後爲貴矣余因思之充後之義有三精凝於一神藏於寂冲虛恬澹淵乎莫測聖也勞而能謙功而弗居自視譊然匪炫匪暴次也名有所不徼利有所不徇守拙養愚與物無競又其次也乃若備儒弗立駱兩溪集

對

虛亭對

虛亭于少游東吳學於白峰郭子郭子器其資之篤厚也將曠之以明通之學書虛亭二字遺之虛亭子

未有喻也既歸援構一亭以郭書扁其中且以自號朝夕譚思以繹厥義蓋既久而若有悟乃就玄微先生之門而質諸先生因詰之曰何哉子所謂虛者虛亭子對曰有亭翼如規制斯敞座拂留塵階剪宿莽中履挂壁琴書在御跌坐焚香却聽收視洞然呀然不知茅塞之盡去也若是何如曰虛於近矣未虛於遠也曰扁牖四闢簾櫳盡啓潏然遠覽邈爾遐睎仰決背于霄雲俯徹照於重淵控九衢攬八埏亦奚假乎挹浮丘而拍洪厓御輕焱而游太儀也若是何如曰虛於遠矣然此虛之直梗耳未探其本也請進其說曰屏區緣述市譚躔牽罔累組組未加進退倣儻往來夷猶飄乎其若翔盪乎其若浮蓋身不物繫而物無我滯也是可以已乎曰虛於外矣恐淪於放也未知其內盍反求焉曰謝爾芬華勿撓吾神湛爾澹泊以葆吾真群慮俱寂纖欲不翳鑑不枯而含光珠未剖而藏輝其玄之玄矣而鬼神莫窺若是其庶乎曰虛於靜矣未虛於動也其漆園柱下之緒餘乎動則恐泥願毋蹈其偏也曰感而通其通豁然來而受其受廓然順以達無適無莫坦乎行無將無迎無弗慮而無憂也無弗能而無能也無弗用而無用也無

弗成而無成之其謬內外合而心迹融矣若是何如先生驟然起曰微哉淵淵乎至微也哉其白峰之意乎茲惟太虛太虛也者虛而實實而虛者也惟實故虛惟虛故實在易有之曰君子以虛受人嗚呼至矣斯道也余方有事焉顧顛而未勝蹶而莫前也今與子共塋之以相後先庶幾乎匪實於實匪虛於虛日維閑於斯亭以縱轡於大畜之天衢

小序 修武康縣志作

叙邑紀

夫自都邑之制立而武康之來其遠矣歷代廢興靡

略兩溪集 卷十二

六

常其因革損益固不可得而同也迫我 國家規畫

益詳始定於一君子上參天時下驗人事而理亂盛衰之迹可視也於是乎保又作新其惟盡心焉爾矣幸毋曰壤地褊小是烏足自効云

叙星野表

夫自保章氏九州星土之說不傳後之言者率多附會惟唐一行僧視諸家爲優然考其度數與今郡縣亦未能盡合也武康古揚州之域爲斗牛分野似無可疑然亦漫焉爾矣惟古人觀文察變救政序事莫此爲重故曰聖王合一天人之道在是是又不可廢

也姑存其略以俟夫博雅君子

叙疆域表

古人畫壘分州而土壘壘埒之跡秩如也逮後規制益密區別益嚴豈其異之夫固所以爲同也守土者知所以爲異又知所以爲同於是乎以昭厥辯以弘厥施富有得之畦畛之外者矣區區度長絜短得無贅乎哉

叙秩官表

秩官何以表也章往以準今也歷晉以來蒞茲土者不知其幾矣人以類別政以人殊其遺休餘孽顧所

略兩溪集 卷十二

七

施仁暴何如耳迨今雖世有久近咸章章可指而數也蓋實之不容泯而人心之公不容昧若此吁可畏哉賢者知所畏而畏之以勸以懲而厥趨固有所準矣於懋德懋功也何有

叙人物表

古云賢哲之生其諸山川之毓靈也信哉武康山水清衍漢以來彬彬多雅秀之士其德行才藝文章勲業卓然名世者蓋相望焉迨入我 國家千今且二百年矣強人意者何若是寥寥也所謂氣化人事二者將安歸咎哉雖然君子言理不言數惟我同志相

與鼎之罔俾前人待專厥美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者不將有驗於今日乎

叙山川志

古虞衡之職掌山林川澤之禁令務在遂物之性以蕃其生用開貨源而裕國計也是故有裁成輔相之道存焉乃若毓秀鍾靈昭瑞顯德又其餘功耳山川之爲國邑重顧不巨夫他如德刑牝牡之談乘脉辨味之務斯無關於世用君子不道也

叙風俗志

夫相觀而化者風相習而成者俗然必有機焉顧所以倡率之者何如耳武康地僻人稀古稱淳朴夏忠靖公所謂拙市語而高村容者固非漫言也迨於今

卷十二

八

淳漓朴散蓋月異而歲不同矣然則謹好尚以約其趨崇教化以拯其敝不有任其責者乎雖然客遼東而民習於俎豆居晉鄙而人薰以善良此又吾徒所當知也

叙創設志

古之爲國者莫不有所建置焉匪以飾觀攸躋攸莘君子以宜利用樂生小人所藉夫固有所不容已也觀之候館弗崇子產毀垣道弗不除卑公興嘆厥有

繇矣武康雖下邑諸所創設獨可忽乎哉然竊有說焉舒其力弗以困順其時弗以違因其利弗以拂三者得而公私兼濟矣否則不免階厲而梯怨寧無乖於仁政乎

叙食貨志

先民有言食貨備而後五官之職舉長人者不可不加之意也古之時度土制貢民用弗匱而國計以舒豈有他術哉上無濬費下無橫征耳武康小邑也地不加闢民不加聚而公上之供日益煩矧夫官私剝削窠口百出奈之何民不蹙蹙然入於貧也然則舒

卷十二

九

叙學校志

學校王政之首務也三代以上家有塾黨有庠蓋地無非學人無非士於時收多士之效而興其治於熙皞之盛有以也後世制有興替儀有崇簡而治道之汙隆繫焉我國家稽古右文武康學校之設久矣然而濟濟之風未之前聞豈所謂訓誥學梗之爲病耶嗚呼惟我志士交相懋勉剷除往轍之繁無振起未習之卑陋庶於今有望矣

叙祀典志

夫祀國之大事也以崇德以報功以尚賢古聖王所不敢忽也是故匪瀆匪誣而神降之福非感應之常理與然聞之古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力不足者取乎神由是言之則長人者之責蓋必有所先務焉爾使徒區區致力於黍稷之惟馨而曰鬼神其克享矣不幾于自誣也耶亦異乎能備然後祭之義矣

叙藝文志

昔者聖人言禮有取於文獻之足徵所謂文也者豈徒言辭之華蓋敷義以昭訓述古而信今其關涉世

路商溪集

卷十二

十

三百五十三

教固若是乎重也武康之先哲多所著述弗幸皆泯而弗傳茲所錄者僅後代諸公之緒餘耳然亦非漫言爾也乃若歌詩之作以撰物紀勝以叙事志感而民風土俗因可觀焉亦君子之所不廢云

叙名宦傳

夫循良之稱弗見於三代漢以來厥有顯名大抵專尚德化弗事刑威如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而後無愧焉嘗試稽之官師於我土者曷可勝數然而以政以教克殫厥心俾民有父母士有矜式真足以媲美循良之蹟者指固不多屈也庸備列之而其庶幾于

此者亦附見焉蓋樂取人善宜無暇於求備云

叙儒林傳

夫通於三才之謂儒其道固未易言也慨自世衰教微聖學不講而儒道益寥寥寥太史公所謂儒業者流則名似而實非矣武康小邑也聲名文物視諸通方恒歎焉儒云乎哉然而游心聖訓歧官牆而懸寤寐者未嘗無人也雖其詣有淺深分有大小要不失為仲尼之徒云爾乃若口儒言身儒服而厥趨固多違戾是所謂名似而實非者槩而列之則吾豈敢

叙卓行傳

路商溪集

卷十二

十一

人道曷爲大曰孝與忠而已是故可以寒天地可以通神明可以昭日月其諸臣子之卓行矣乎武康風氣淳質人稟至性漢以前無考矣繇晉迄宋子孝臣忠後先輝映如採薪而誠格猛獸守土而死捍孤城則尤爲揮霍人耳目者雖謂其與日月爭光天壤俱敞可也豈特一葉之行一鄉之善士云乎哉余每閱此未嘗不爲之歛衽敬敬列之庸樹世表云

叙宦業傳

君子之爲世用也唯其所事務殫厥心焉耳是故有緩和衆庶之蹟有戡定禍亂之功要之以寧邦家以

衛社稷二者固並行而不悖也武康雖下邑而賢哲之生代不乏人爲民保障爲國干城庶幾乎文事武備其克兼之矣寧不足爲山川之增重矣乎庸備述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止乃所望于吾黨之士也

叙文苑傳

余昔嘗有云文人無行譬之糞穢中蒸出芝菌非無英華可觀然其本根則不離腐惡也是知文固不可徒爲矣武康之文藝自昔以休文爲稱首今觀其詞既多淫靡行復爲世所鄙棄從可知矣乃若伯審之孝廉東野之狷介庶乎知所養者雖其華彩未楊要駱兩溪集 卷十二 十二

之有本有文非徒飾詞而已君子于此當知所去取云

叙隱逸傳

夫學以用世爲貴隱非儒者之通誼也然其心跡之間不無異議焉昔富鄭公云山林之士其別有五有貧以樵釣爲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遭喪亂怖禍避地者有賢而不見用退伏巖穴著書者有以德自矜託名高尚沽聘命者然則隱可繁論乎哉武康隱逸之士余未知於斯五者奚取焉顧其孤踪遠影潔履貞操類非齷齪者所能擬也而亦豈恒

情可測識哉乃若所謂弗損益之者又未可知也

叙列女傳

女師典而內教明陰道立而匹儀正昔人有是言也是故懷貞秉義作範闡獎丈夫或有愧焉武康風氣近古士恒好修而女善復多可紀如沈后之具跡陳言蔡女之捐生赴難則尤爲卓然者近世內則不講而天性之良弗之泯所謂懷貞秉義者固亦有之矣惜夫懿行未著旌典未加法未及書庸俟夫后之秉筆者

叙寓賢傳

駱兩溪集 卷十二

十三

嘗觀昔賢之避地也往往不免君子之譏爲夫輕去父母之國不知重所生也然我夫子則云丘也東西南比之人也而漢晉名賢亦有浮海之遯去齊適越者後世無議焉矧夫達觀之士視寰宇之大咸吾廬也奚遷徙之足病耶至於流風餘韻薰被里閭所謂君子如鳳凰芝草見一方則爲一方之祥瑞者又非虛語矣謂寓賢無裨于吾土可乎

叙雜傳

天下之事行有純雜雜也者純之別也夫道一而已矣一則正正則純於是有非道之正者斯謂之雜矣

雜而傳之何也存舊也矧曰以廣見聞以備參考其諸史法之遺失雖然其甚無謂者亦從而削之

論修武康縣志作

風俗志附論

嘗竊念我武康之風俗以今準昔若其相懸然而淳朴之意則固未盡泯也視諸通都大邑其侈靡之相高狡獪之相勝豪橫之相搏訟獄之相構頑悖之相梗雖不可謂盡無其人然亦未見有太甚者故禁之而易息道之而易從一轉移之間進而之古無相遠也昔者親覲桂文襄公爲之有明徵矣惜乎爲日未

駱兩溪集

卷十二

十四

久以憂去故其良法美意頃以微而頽風敝俗亦漸以熾是可爲長太息也然則今之執化樞者奚假別出一機軸哉惟訪求我文襄公之遺矩而張弛之將見其勢順其機速風俗之在今蓋不必遲之歲月而有頃然改觀者矣若夫遐趨遠詣嗣響弦歌漢唐以下不屑措意焉此又豪傑之作爲非恒情可量度者尤鄙人之厚望也

學校志附論

夫師儒之官非百司庶職倫也以樹學的以植政本以渥治源者也其爲任顧不重且難耶乃世率視之

爲散秩而輕且易之要亦弗思爾矣是則欲興教化必知所以重學校欲重學校必知所以崇師儒崇之宜何如曰其選授之也必簡其才德其接遇之也必優其禮數其遷轉之也必越其資格若是乎賢者皆樂爲之用濟濟布列多得其入所謂模範弗端倚席弗講者自無所容其陋劣矣於此而學的弗樹政本弗植治源弗泝者有是理乎不知出此徒區區致力於觀美之具乃若人則庸衆駑散一切榮舉而濫授之僅以備厥數而已於此而望其興教化育賢才其可得耶譬之破衣冠於上木而冀其効靈昭異其不爲愚夫愚婦之所誦者幾希矣

駱兩溪集

卷十二

十五

祭文

祭康山邵公文

嗚呼我康山先生其已矣夫某無似獲交於先生逮廿年餘矣先生不以某爲陋劣每枉晤輒終日不厭而某之晉謁於先生未嘗不歛衽肅容其所以銷鄙吝平躁念而祛蔽惑者得於先生孔多然則豈可一日離左右而不幸以疾在告睽隔忽復數年故態之益滋而新得之益泯蓋夙夜冀一覲於光儀而未由也詎意先生遽爾違世也耶嗚呼哀哉夫以先生之

德之學之才咸章章表著於一時世之知先生者不
少矣然某之於先生自謂知之爲獨深信之爲獨至
誠非可以恒情論也乃今聞先生之訃其所以驚惕
震悼咨嗟涕洟者固宜十倍恒情而先生之墓且宿
草矣始得聞訃一遂展哭之私益冀緣素病淹纏力
弗能強然起居食息恒切切於衷而覲形儀聆謦欬
於夢寐間者復不知其幾也豈先生之靈未卽捐棄
而心會神契自無間於幽明也耶嗚呼哀哉瞻望松
楸不勝感悵一觴奉酌豈盡余哀惟靈有知尚克來
饗

駱兩溪集卷之十三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南楚雜談

今之士大夫動以講學爲名論心論性無所不至就
其見雖爲聖賢不難視宋儒程朱數子真若有不
屑焉者然夷考其行往往在唇吻間反之身心則
一毫無所得其聲色貨利之私比之市井之徒不
異也顧乃大言以欺人其鄙又從而附和之不免
駱兩溪集 卷十三 二九四

大驚小怖下視儔伍然亦徒自勞耳稍有識者看
破其伎倆奚啻鷄雛之于腐鼠也哉

宋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蓋造化盈虛之理有固
然者知此則不顧義理極力營辦冀可以得而無
失者真贊矣夫

靖遠伯王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
可有憂國之言斯語極善可爲好議論者之一省
王公之所謂志不在溫飽胡公之所謂不要有富貴
氣象柳公之所謂要見舊時蠶鹽風味此皆有道
之言可爲寡欲之一助也

今之縉紳或以囁托爲分內事因得厚利略無愧心
人亦不甚非之蓋循習之弊既久罔知其爲惡也
余嘗思之其變亂是非顛倒曲直往往有受害者
怒不敢言比之盜賊貽禍尤稔以此致富天必不
佑矧以衣冠名流爲富家兒之厮役亦何忍于自
賤哉

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不強人以不欲不忘舊德不記
舊怨不深責于人不厚望於人不責過誤不徼名
譽不徇已之安便不受人之束縛不恥視乎人不
小待乎已不嫉人之所長不掩已之所短

駱兩溪集

卷十三

無有癖好足以養志

耐得事忍得氣甘得貪方可與語林泉矣

宋陳同父言於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
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大讐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
謂之性命乎此同甫蓋有所指也豈其時有一種
淺薄之流自附于道學之名道聽塗說以資高談
叩其所學則淺鄙所行則汙下而軒然自足以爲
足以欺世盜名誠可惡之甚者同甫之云云寧不
爲此輩發乎

有志於道而世俗一切浮華之習未能除去此與耻
惡永惡食者何異又何足與語於道哉

晦翁云天下無如人慾險幾人從此誤平生學者能
透過人慾關其他可一掃而淨去聖賢不遠矣
張志和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必如此而後可以
言真隱若有一毫驕倨之心便爲名爵之所牽動
矣

肅愍公勲名蓋世人所共知乃若平生持身謹嚴
非分一毫不取諸人位至卿孤先世室廬盡畀其
弟已惟市屋數間而已於此見公所養之有素也

駱兩溪集

卷十三

三

士君子立身行已凡有一毫占便宜之事便不可做
心不諳義理不知古今不明理亂之原不識伯王之
略則雖有清節慎行謂之善人則可謂之豪傑則
未也然則烏可以不學哉

相之責大矣哉君德盛衰世道否泰罔不由之自伊
傳周公而後實難其人何者有相德有相器有相
才有相道四者兼備而後其任無愧焉學本誠正
行由仁義私無所撓欲不能累良金粹玉無少瑕
疵白日青天可質神鬼是之謂相德汪汪莫測休
休有容震之而不驚觸之而不怒憂喜不形于色

恩怨不樂於心有而不居商而能下是之謂相器
明於治體熟於典故識遠而慮周善謀而能斷奸
不能欺讒不能惑幾務倥偬應之有餘事變非常
鎮之以靜是之謂相才格君之非心引君於當道
求言樂善虛已用人恩威不出於已進退不違於
義植善去邪親內附外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功被
當時澤流後世是之謂相道嗚呼四者兼備由古
及今惟伊傳周公可以當之斯其相業之盛宜非
後世可得而彷彿也

梁公立武后之朝委曲周旋不失其正卒成反周爲

略兩溪集

卷十三

四

唐之功想其高智遠識視武后之伎倆不出其範
閨中而逆知後之必有濟也故曰有梁公之才則
可學者當此之時但有卷而懷之庶不至失身辱
已耳蓋魯男子可學而柳下惠不可學也

房琯每見元德秀歎息曰見紫芝得字使人名利之
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
者識元紫芝也嗚呼余生也晚又僻居孤陋俗狀
塵容可愧多矣安得如紫芝者一瞻望之以稍自
蒔滌也哉

人無實行而自處太高固是可耻但今之學者又一

切安於卑陋動輒云豈有生肉與我喫哉俗以從
祀廟廷
生肉故往往自暴自棄汨沒流俗以爲當然不知
聖賢亦人也方其進德修業亦只是見得盡人之
道無忝於所生焉爾豈逆計其沒後將必坐奠兩
楹也耶

陳文禹字佩昌閩人也爲郡學生清苦自勵一介不
取諸人後仕爲龍游學諭有憲司按其地責其非
禮奉迎文禹出咲曰某平生食鹽而已何所資於
世乃爲升斗祿爲父母辱邪卽束裝行聞諸郡守
速語通判出河清留之文禹從舟中揖之曰某行
矣不能奉命更淹滯也竟去不顧時督學萬公重
其人修書遣二生迎之家文禹重違其意因復之
任未幾

略兩溪集

卷十三

五

詔毀孔子像乃慟哭曰斯文之厄一至此乎卽復棄
官去嗚呼古有介士文禹近之矣孰謂勢利濫溢
之時而有若人也哉

端峰邵公嘗以書遺其從子曰如其時命不利便當
以溝壑爲心余夙貧得此語爲良藥服之數年於
茲受益多矣

洪忠宣公方離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而未嘗有

幾微見於言面此真所謂大丈夫也彼淺中狹量者可與之同日語哉

昨游紫雲洞遇一僧自言遠方人詢其日用曰施食耳且言近值歉歲日僅一食不免有餒色然其意氣自若也余歸至半途僧亦隨至余曰日暮矣出山將何所止宿僧笑曰我有蒲團在何愁何愁余不覺恍然曰世之人廣厦千萬間良田千萬頃尚自營營不知所止勞苦頓頓希覬萬端此僧僅一蒲團耳而遂可以無愁然則其意趣相遠奚啻霄壤哉噫嘻人能知此味而其胸襟不透脫者未之

駱兩溪集

卷十三

六

有也

古今以來文章精麗爲世膾炙者多矣然能言之士往往自放於禮法之外乖戾恣肆無所不爲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余每讀之初未嘗不喜卒亦未嘗不惡譬之糞穢中蒸出芝蘭非無英華可觀然其根蒂終不離臭惡也學者寧忍以清淨牙頰咀嚼此不潔之物也耶由此言之文人無行要皆糞穢中之芝蘭也吾不欲觀之矣

君子如鳳凰芝草見一方則爲一方之祥瑞小人如鴟梟鬼魅見一方則爲一方之災異

賈山有云士修之于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古今以爲至論然亦自山之時所見焉爾世道交喪日與古殊自唐以來士不知學父師之所教子弟之所習不遜爲媒取科第之資而於身心倫理忠孝節義之道則漫不之省也然則自其幼穉時既已壞之久矣夫豈待至于天子之廷乎故人才之不古若無足惟也嗚呼安得能修之家者交勗於庶職無使賈山之言獨不驗於今日哉

立齋子曰人臣有分職無分心心在人主而已矣然則以身非諫官職非有司遂委國家事若不相干

駱兩溪集

卷十三

七

涉者吾知其甚謬矣

昌黎公作釋言明已之無可懼然實因懼而爲此也今讀其辭殊覺恐然患不得安其位故不免于費辭耳若果無懼則毀譽之來一任之而已何必爲之歟歟以自解哉

一拙足以勝百巧一嘿足以窮百辨一誠足以消百僞一正足以警百邪

不忽細行不欺暗室此之謂真君子不爲欲動不爲情溺此之謂大丈夫

惠施死而莊生絕談子期歿而伯牙毀琴知音者之

難其人也然則論貞行於倡門談好生於屠肆祇足取其笑侮耳烏能入其耳哉

退之晚年進德蓋與三上書之時迥有不同觀其上佛骨表貶潮陽監開之作有好收吾骨瘴江邊之句真若有結纓易箆意思至其使王庭湊直辭勁氣凜不可奪真能置死生於度外者也就其所至可謂深且遠矣雖曰未聞道吾不信也豈徒文章政事超越諸子而已哉

處世之道難矣哉事無兩可勢無兩足舉足左右便有拂戾難乎免于怨謗矣雖然君子盡其在我焉

駱兩溪集

卷十三

八

三十五九

耳

嘉禾不與稂莠同秀良禽不與梟獍並棲然則君子小人豈能群居而共事哉嗚呼小人固無足論也爲君子者要當精鑒而審處之慎勿自投其患可矣

孔明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又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夫以孔明之才識似足以自裕矣而其虛懷採納衆善不遺其所詣之高明光大良有以也彼以小得自滿者

又烏足以語此謂孔明非百世之師可乎

蘇長公自言不輕爲人作墓銘平生所爲僅數篇歲心所敬慕無愧辭者其他雖君命亦不敢執筆此可謂不以言語阿世矣後之人乃有以貧不能堪尋墓誌相救者視長公之風能無泚額矣乎

陶穀之無行檢人皆非之無足言者若竇儀甚有時望然其失節事宋已無可取至于括民田增賦調以期恩寵寅緣相位按獄釣州鍛鍊成罪以希世宗旨尤小人之甚者耳與穀何異哉但其清儉一節差足勝穀之淫靡耳

駱兩溪集

卷十三

九

三十五九

今之士大夫其不知學者固不足論至於才識明達高文博學之士往往以談禪爲務夫聖人之道未嘗欠闕但患昧而弗能知知而弗能真行之而弗能至用之而弗能盡耳又何暇外此而更求遠人之道以爲珍奇詭異徒以驚動愚者之耳目哉此無他以其好勝之心唯欲知人之所不能知言人之所不能言爲足以超出流輩焉爾不知此心一萌正所以自病也其末流之弊殆有不可救藥者矣

神龍靈變不測然未免可制者有欲故也唯至人無

欲故世間一切可喜可愛之物莫能爲之牽引莫能爲之籠絡要之造化亦不得而範圍之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

此心虛明本自無物所以優優不寧者多欲累之也夫欲者豈獨聲色貨利云乎哉凡意有所偏好如花木禽魚書畫之類一或溺之皆足以損神而喪志而虛明者不免擾擾矣吁非真有見者曷足以語於此

宋之高宗當時勢捨攘正卧薪嘗膽之日而乃留意翰墨觀其所著翰墨志有曰凡五十年間非大利

駱兩溪集

卷十三

十一

三百六十四

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隨意所適肆筆皆成吁亦繆矣二帝之在龍沙其所以日夜望我者何如而乃游心末務優閒若此是何足以有爲哉故當時雖無檜賊亦必不能自強也

陸平原云松茂而相悅芝焚而蕙歎蓋物有氣味之相似其欣戚且同之而況於人乎是故碩人凋喪醜類翔翔乃不一動心者斯其人品可睹也已

張魏公一代人物然嘗爲潛善客因奏胡理筆削陳東之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嗚呼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乃天下大計魏

公不能伸其說反從而排之卒使東獲重罪千載而下令人痛心其患蓋在於附潛善耳此小人無忌憚之爲而魏公乃甘心焉後來雖有微功不足贖也

或問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於安定胡先生先生舉康節之詩荅之云門前路徑無今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此卽洞然八荒皆在我闔之意而呂與叔之詩所謂剖破籬籬卽大家亦此意也至朱夫子解經乃不取此說而曰歸猶與也何耶蓋由前之論本覺明爽但似

駱兩溪集

卷十三

十一

淪於虛曠與之爲言若平實蓋所謂人心之同然而無有異議如達孝達尊之類是也

士君子立身行己大節俱可觀雖一二細行不無可議然亦當爲之解救春秋爲賢者諱此意須要識得我朝先輩如胡康齋陳白沙諸公豈非卓然一代人物而尹直瑣綴錄乃肆其詆毀何邪就使諸公真有所短要之亦白璧微瑕何足傷其至寶學者於此爲之掩覆可也反更捏爲之辭所謂醜正惡直誠小人無忌憚之爲耳雖然彼尹直何足責乃若宋之梅聖俞亦修謹之士也徒以私憾遂作

碧雲駁以毀文正公後人觀之祇見聖俞之陋果何傷於此公哉

神龍其神矣夫方其起重淵上空冥騰百川雨天下功非不溥澤非不深然神龍未嘗有知也及其返乎重淵之下蜿蜒夭矯亦任其自然之性而已未見其爲樂也是故人之時止時行誠若神龍之無心斯善矣嗚呼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人於壯歲多所自立逮其晚年鮮克有終何也失在於不學無義理以養其心也古人當衰暮之年而不敢廢學良以此耳所以年彌高而德彌邵豈偶

駱兩溪集

卷十三

十一

然哉不爾其不至頽鰓頽也者幾希矣

夫燈之焰也滅之候也月之滿也蝕之幾也是故福者禍之萌也盛者衰之漸也君子見微而知著其必有以處此矣

駱兩溪集卷之十三

駱兩溪集卷之十四

明 武康駱文盛 著

武陵楊 鶴 校

南塾雜談

嘗讀歐陽公內制集序有云予且老矣方買田淮穎之間涼竹簟之暑風煦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追念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咲談者之一噓也美

駱兩溪集

卷十四

一

哉斯言余三復誦之不覺神怡而氣爽奚啻暑風冬日之暄涼也耶

西涯李公有樂府云呂丞相眼欲穿錢樞密興已翻君有輕士心臣有制命權命在我不在天明日拂衣遊華山斯言也庶幾能道錢公心事然公之自處乃不免於耽榮固祿至於晚節多可疵議豈議論則易而踐履則難固若是耶吁余於此不能不爲之深歎

人多患不足不知不足者乃長善之基人多務有餘不知有餘者實延禍之具此可以爲知者道也

宋之高宗人皆言其有中興之功夫以播亡之餘克
自建立復延祖宗百餘年之宗祀雖謂之有功可
也然而僅保一隅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地不能返
龍沙二帝之轅皆其志氣黯弱忍耻偷安信用非
人動失機會遂使國勢日卑人心日懈卒至奄奄
如病瘵人更無可治療之日實有罪之大者爾由
是言之功固不足以贖罪也而謂之曰中興不亦
可愧也哉

富鄭公云宅居山水之人其別有五有貪以樵釣爲
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德自矜托

駱兩溪集

卷十四

二

名高尚沽聘命者有遭喪亂怖禍以避世者有賢
而不能用退伏著書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其所
趨則異也余謂五者之外又有羸軀多疾不耐繁
絮而自耽閑逸者有性介寡合與時齟齬而甘于
遯棄者有志向清雅膏肓泉石而遠迹塵埃者有
厭世混濁不能泥淖楊波而甘於自廢棄者有自
知蹇劣不堪世用而取足於稼圃者是五者處山
林則一而其趨亦異矣

或問許平仲仕元可乎曰昔人之論多矣然其是非
未定也近世丘瓊臺則深斥其非而王浚川乃不

然其說以余思之丘之所責者重也王之所待者

輕也夫平仲仕元之時在元之地於宋誠無瓜葛
也其不知有宋固矣然則其仕也非元則將何適
從邪王之不然丘說者此也然則王固以衆人待
之耳蓋當其時仕元者往往而是均無責焉胡獨
於平仲斧鉞之哉故曰王之所待者輕也如丘之
云云蓋以平仲之所許者固以中國千古聖賢之
統攸繫則其出處之際自當與衆迥絕矣顧可以
例論之哉夫內夏外夷之防實聖賢之所謹不以
毫髮假借者平仲所讀者中國聖賢之書所傳者

駱兩溪集

卷十四

二

中國聖賢之道不知其以元爲中國邪爲外夷邪
以爲中國耶則其衣冠禮樂胡爲不沿中國之舊
以爲外夷邪則吾乃中國之裔也吾祖吾父固中
國之遺黎也元恃其強一時冒有中國之土地而
吾實非異類之所產也顧何所見而乃甘心爲之
臣妾也邪想當其時立胡人之朝冠胡人之冠服
胡人之服習胡人之行誦胡人之言所見所聞所
親所與蓋莫非胡也而身亦忘其爲中國之裔矣
故安心爲之至歷年之久而不知悔使其心知有
夷夏之辨則將愧赧之不暇譬之與犬豕同群遯

避伏匿惟恐不遠更何顏面俯仰于其廊廟間邪然則雖謂平仲爲非夷吾不信也或者曰平仲之賢非漫於仕者其心蓋欲用夏變夷革大羊之陋習而進之禮義之華風耳然嘗聞之身在堂上可判堂下人之曲直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則將胥而溺矣豈能救井中之人哉故考之當時腥羶之氣漏滿六合未見平仲能少殺之也豈非其明驗耶爲平仲者不得已惟當身處賓師之位弗受其爵祿弗任其職事一切舉動惟已之爲狗彼能委委而聽從之則庶乎其可矣稍弗如志則飄然而逝

駱兩溪集

卷十四

四

三〇八八

也乃至失身於犬豕如平仲自擬其咎也哉宋之理宗史言其能崇尚理學故廟號曰理然亦繆矣當時真魏二公豈非所謂理學之儒乃往往不能信用反見貶逐顧區區褒表先哲隆虛名而無實用豈非所謂貴耳而賤目於几案之膳羞不食而欲窮山海之珍錯以爲奇異邪烏在其爲理也夫晉人尚浮誕道晦而理蝕其不知有性命固矣乃若顏含者又何其見之卓也觀其却郭璞之筮有云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苦絕是非其所得

駱兩溪集

卷十四

五

之深曷克有此議論也哉然則謂理學至宋而後明者亦過論也已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甚矣仁之難能也夫仁譬則一水壺然必其表裏瑩澈無纖毫查滓方見其渾融之全體惟聖人至誠無息足以當之顏子三月不違固具體聖人矣而不能不違於三月蓋其查滓或不免一時之有累而全體之渾融者於斯而少間斷也彼日月至焉者方其至時亦與顏子無異但其間斷處多而不能久耳世之人有言仁之易者乃曰一念之

天卽一念之仁也一事之天卽一事之仁也若是則世之愚不肖之類豈無一念一事之天而皆可以仁名之耶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知此則仁之爲仁可以識其體矣

宋家祠官之設蓋以優禮士大夫之去國者但其名旣不正義亦匪當于時名流往往有乞之者有予之而不辭者余不知其何說也大抵道旣不合而去位惟山林而已矣豈有受此非分之祿以爲泰養之資哉雖謂之不貪吾不信也

孟子云其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又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嗚呼三復此言未嘗不爲之深歎

駱兩溪集

卷十四

六

嘗讀困知記忽夜夢登一樓見一翁冠服儼雅鬚眉皓然心知其爲整菴公也卽肅容禮拜翁引手接之予因曰讀公之書見所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及論理氣有理一分殊之語此真我公高明獨得之見精純的確足定千古之是非矣翁雖無言然觀其顏色欣欣似以余言爲能解其旨者因命之坐忽驚覺恍然如親有所遺吁亦異矣但起而識之

古云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短以促夫日之行有常度豈以國之理亂而有舒疾哉自夫人人事之繁與簡情之逸與困而然耳余因爲之說曰閑處之日舒以長忙處之日短以促

松柏不棲蟬熊豹之皮不止蟻物固有剛勁之氣陰柔之類所不能比附者然則世界有真君子豈惟小人所得而汗蠟之哉

不患不華但患不朴不患不敷但患不約

慧劍可以斷諸慾心藥可以療諸病

學者先須分別君子小人之界限其界限旣明於立

駱兩溪集

卷十四

七

三三五

身行已應事酬物上驗之要當從那一邊去兢兢焉惟恐墮入小人路徑庶幾不至失足而君子可爲也然欲分別其界限豈億度料想而茫無所據哉惟將聖賢論君子小人說話書之座隅朝夕省覽久久當自得之矣

白沙撰一峰傳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此可謂一峰傳神也其後立齋鄒子言論風旨才猷節操真無愧於一峰也哉

立齋鄒公心事器度光明磊落勇往直前無少顧慮死生禍福一切置之度外而況功名富貴豈足掛

之齒牙也邪真與一峰公先後一轍不可以優劣論也

克菴之純心篤行一峰之高志勁氣立齋之直辭峻節楓山之弘度厚德皆所謂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一念之善正神之所以會其真也一念之妄邪鬼之所以伺其隙也然則爲君子者可以一念之微而不知所以謹之耶

錢徽爲禮部段文昌李紳以書托徽徽不從二人奏徽取士以私坐貶江州或勸出文昌私書自直徽

駱兩溪集

卷十四

八

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証勸子弟焚其書嗚呼錢公之所爲人情之所甚難也雖甚盛德篤以加矣錄此以爲淺中狹量之戒

坡翁云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嗽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其樂豈勝言哉嗟夫斯言也非熟究人情物理豈能說得如此痛快時一誦之真可以祛鄙而釋吝矣漢宣時公卿朝會丞相次曰聞臯生子長且食其母

寧然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慙君子之於鳥獸尚爲之諱况人乎觀此亦可爲好言人惡者之一戒

熟讀太極圖說可達性命之源熟讀西銘可忘吝嗇封閉之私熟讀漁樵問答可會天人合一之妙

張說非唐之賢相也然其才識則過於嘉貞遠矣時廣州刺史裴仙先下獄玄宗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比邊聞姜皎杖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

駱兩溪集

卷十四

九

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獨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嗚呼說之議論其有功於世道不旣多乎而玄宗又能從其言可謂盛德之主矣余讀史至此感今思昔不能不爲之涕淚云

幼而不學老而無聞空空鄙夫良可嘆也然余年方逾艾比之衛武公則未爲遲暮也及今勉之或亦可少進焉爾因詩以自警詩曰白髮已盈簪童心

猶未替俛仰天地間齷齪真自棄讀書果何爲內
顧良可鄙徒令慕古人步趨實無地歲月不我與
老大祇增悔及今猶可勉所貴在勤勵毋以衰病
諉志至氣亦至慎勿更悠悠庶幾有深詣

昔張橫渠過郢涉沔童子挾琴而隨遇一僧以手捫
其琴橫渠曰琴不祥矣遂棄於水嗚呼僧以手捫
琴未爲大穢也而橫渠以不祥棄之蓋以其從夷
狄之學悖聖人之道反天地之常滅性毀形之徒
誠天地間一怪物也豈可使之近聖人之器乎橫
渠之斥異端者可謂嚴也已矣後之君子乃有與

駱兩溪集

卷十四

十

三

僧人結方外之交或從之談禪者何其褻我聖人
之教而得罪於張夫子耶近有釋氏竊取陽明翁
之學高談濶論小視吾儒之教其妄誕乖謬不可
謂不甚矣爲吾儒者不能深惡而痛絕之往往溺
心於其說視爲珍奇至寶與之親昵聯床共榻結
契金蘭余不知其何所取也豈余愚不解悟故違
衆而獨立乎不然當有不以余言爲非者矣

人之重其身不若重其物之爲至也何者衣服之垢
莫不知所以滌之官室之陋莫不知所以飾之器
具之敝莫不知所以葺之奈何身之垢而忘其然

也身之陋而忘其飾也身之敝而忘其葺也然則
謂重身不如重物詎不信夫

宋朱壽昌棄官尋母天下咸高其孝行李定不服母
喪衆方攻之王安石乃是李定而薄朱壽昌此所
謂非孝無親淪人道於禽獸者也此之新法之行
尤爲罪大惡極後之人顧獨以其文學重之不敢
非議是誠何心哉

夫五達道也者學之的也心也者學之主也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篤行學之功也夫學不的於五達道
者悖也不主之以心則道不虛行也然非五者之

駱兩溪集

卷十四

十一

三

功則心荒而道亦蕪矣故道譬則佳穀也心良田
也五者之功則畊治之方也非良田雖有佳種何
所於藝非畊治之力佳穀何從而成然田良矣力
至矣而其種乃蕪稗也不失之益遠乎故學也者
審其的立其主勤其功三者不可闕一也

夫士有特立獨行矯矯自好者世多訾之曰是非中
道也夫中道唯聖者能之何今之世多聖者與不
然吾見其大言以罔人也古云知者過之愚者不
及也賢者過之不肯者不及也故夫特立獨行雖
非中道蓋亦賢知之過者也若愚不肯之不及則

不免隨流逐波其歸爲市井叱隸之徒焉耳其視
賢知之過又豈可同日語哉故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狂狷乎嗚呼聖人之嘆其亦可見也已
白沙先生云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
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
種應酬隨吾所欲又云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
不測之神斯言也皆禪家之緒餘也整菴公曰白
沙固是禪學真有見於此矣

後渠翁曰晉清談宋禪學孰害曰禪學爲甚清談者
遺落世故恣睢保生禮法之士疾之禪則直指心

路兩溪集

卷十四

十二

三

性上超有無高明之士歸之以實行爲粗以古訓
爲贅要其極則孟子所謂相率而爲僞也吁至哉
言乎然自今觀之在宋猶有可取今則愈趨愈下
益不足言矣

羅峰公定孔子之稱曰先師最爲有見蓋吾夫子之
立教於天下萬世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以師禮
事之其尊崇已極正不必加之爵謚以爲榮也乃
若廟制則當因其舊爵而祀典則隨其承奉之人
爲隆殺焉中庸曰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
據此行之可以不悖矣

傳曰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是故汜機
年七十而不敢釋恭成回年七十而常恐虧節其
慎以終身也若此君子其無以高年自肆也哉
魯哀侯曰秋蓬惡於本根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
且拔矣世之薄於道義而美於才能其諸秋蓬之
類矣乎鮮有能善其後者也

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
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予嘗多
惡夢往往因而自警恒得無恙然則惡夢非吾之
敵國外患也邪足徵斯言之不誣矣

路兩溪集

卷十四

十三

百

路兩溪集卷之十四

附錄

墓誌銘

吾友兩溪駱公蓋今之篤行君子云公諱文盛字質甫別號兩溪其先義烏人也宋烏程尉諱免者徙家武康遂世爲武康人至我朝有處士諱瑤者居鄉恂謹生子仕隆以科第起家歷官泰州知州仕隆生嘉仕爲大使嘉之仲子諱潤公父也個儻好義鄉人重之以公貴贈翰林院編修配唐太孺人於弘治丙辰八月五日生公自幼質厚才穎不類凡兒年十三喪父哀毀如成人弱冠補邑

駱兩溪集

附錄

庠生善屬文蚤擅時譽正德己卯領浙江鄉薦試南宮下第卒業太學志益堅定嘉靖乙未舉進士閣大臣以所對策高等十二篇呈宸覽并梓其文公與焉已又

天子躬御文華殿命題授簡校選進士三十人爲庶吉士公名在選中皆異數也丁酉授翰林院編修已亥使魯鄭諸藩饋貽秋毫弗受辛丑爲會試同考官所取稱得人當是時四海靖謐明王右文吾同榜官詞林者公年最長乃公與諸君子約歲時讌集賦詩猶記菊月讌公之堂分韻詠菊公各

爲屬和詞采爛然盈卷稱一時勝事焉公又與諸

君子砥礪名行有過輒規雖海內以高才自負者聞公言罔弗訕服其素行誠意感人如此公性溫醇接人和孫其中則矻矻莫撓憤世嫉邪殷憂過計嘗有浩然歸休之志不語諸妻子而以語余及同館二三知厚者壬寅稱病得請還鄉果絕意仕進構小墅於城南棲息其中賦歸田諸詩更號侶雲道人監司郡縣勸駕敦趣再三高卧不起矣事母唐太孺人甚孝母亡哀毀如禮乃後遇考妣忌辰素服戚容却事嘿坐以爲常處兄弟友愛彌

駱兩溪集

附錄

篤聯絡宗族鄉鄰意誼藹然片楮不入公門時與山人林叟遊覽川壑間過從啜茗酌村醪徜徉終日而已值連歲荒歉鬻產典衣以給朝夕晏如也自歸田後未嘗寓書京國舊遊顧於余通問弗絕詞皆勗德獎善不爲世俗寒暄語癸丑余奉先夫人喪歸餘姚公已抱病猶緘詞遣弔余啣戚山廬一切弗理戶外事然於公寔亦通問弗絕甲寅冬族姪遊武康者歸云駱公九月十六日長逝矣余聞之泣下承睫及詢其詳云前二日接余手書病劇弗能誦命子鳴鑾代誦之嘆曰吾負李泉吾

負季泉嗟乎蓋棺事定駱公冰清璧苦完德全名
足副當時握手相許之意何嘗負余哉但天負駱
公耳公享年僅五十有九而世之儉壬貪暴濟惡
不才者或致荷延老壽悠悠彼蒼詎可問耶公與
子鳴鑾訣令道義淑躬勿區區希慕榮顯垂絕整
衣衾誠勿焚楮受賻可謂至死不亂者矣遠近交
游聞公訃無弗悲悼閭井俚夫卽素弗識公面者
亦爲之撫膺酸鼻卒未踰月而邑諸生鄉父老相
率請諸令長開白督學使者祀公鄉賢祠天道福
善不泯其在是哉公美髯貌癯而骨清爲文簡

駱兩溪集

附錄

三

古多思尤深於詩婉切冲雅似唐人聲調有遺稿
十二卷雜談二卷藏千家配費氏封孺人子男三
人鳴珂鳴球蚤世今惟幼男鳴鑾在爲邑庠生文
行不失世守娶丘氏女二德清庠生沈師正仁和
庠生徐應驊其壻也孫男一繩史鳴鑾將以丙辰
二月十三日壬寅葬公石城山之東麓前期具狀
過余泣述公遺言云墓銘必以托季泉孫子嗟乎
忍虛余友托哉余三年廢翰墨今雖終制意緒猶
耿耿而塋期甚迫也勉爲之銘銘曰

於昭駱公壻人詞垣旋歸丘壑其仕而寔隱者耶

家匱資產心蘊道真其貧而實富者耶形容泉臺
名留天壤其死而實生者耶峨峨石城鬱鬱封塋
千祺靡窮必以余言爲足徵矣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餘姚孫陞撰

漢集附錄

附錄

附錄

四

書事

文不自量序兩溪先生集也已序而文婦兄文學志仁至出而讀之讀已亦爲言先生自乞疾還溪來清苦甚家四壁立疾且革喪事無一有家人頗苦之兩從子侍曰無苦千金且至門先生瞿然曰至門吾閉門耳因問云何兩從子具道所以某所大辟某獄而疑獄疑獄使者且至則公門下比部郎某也乞公片言出之奉千金爲公壽先生曰嘻溷乃公此乃公啓手足時兩從子因不敢復言及請乞者亦歎息察其金去不佞文疑此卽姚博士順之小傳中所述公事

駱兩溪集

書事

一

但時及語先後詳略小異而侍疾兩從子爲某某其則文學志仁外大父也所聞當自口受耳然有據不妄又至門閉門語近調笑至云啓手足何嚴也此先生守死善道之大者不如是當不辦作應相嵩時高簡不佞異日所舉似先生以古空室疏裯不厭死而已者也世有貪病不及死亦復何苦置禮義都不復辨遇意所欲得昧平生輒哆口禮義固然無害也禮義之寃賒生活人乃至是真不知諸頑懦所爲此不可不使聞先生之風恐後日月愈遠後死者能記述漸少遂零落不復在人牙頰間發人深省而序草已

定敬書之綴先生存集末簡比一瓣香已又自笑何不知量也

萬曆癸丑槐日古揭通家晚學吳尚文書

駱兩溪集

書事

二

學志小傳

駱先生文盛字質甫號兩溪少孤事母至孝友于兄弟家貧力學以經濟自期嘉靖乙未登韓應龍榜

御批梓其文以傳簡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權相當路心切憤之因請告歸養尋丁內艱服闋不起去家三里許有小墅棲息其中足跡不履城府片楮不入公門非其義一介不取歲屢空乏澹如也於時有輿刑使者爲所取士訪之山中適外郡富室惟重辟挾厚貴爲脫罪計伏隣家數日無敢爲公駱兩溪集 小傳

言者歎服而去友人邀遊西湖公微服往督府聞之將出候公卽駕小舟冒雨歸督府至而公已不可追矣其狷介類如此靜觀自得造詣益深心事磊磊落落青天白日丰神蒼古修潔望之如神僊中人詩文清雅典實率皆有道之言迨卒遠近士民無不悲悼

國朝邑人未有俎豆鄉賢祠者首舉公又貧不能塋郡縣捐俸以助清風高節真足磨鈍礪頑矣

鄉貢進士邑人姚坤撰

跋語

是集也爲武原梁沈隱侯唐孟協律及我

明沈比部駱太史四先生遺文直指武陵楊公屬邑令袁輯而今梓之矣四先生而各

跋

爲一家言也分之而自成四美也武原而有四先生也今之而乃稱全集也蓋山川菁英之萃扶輿磅礴毓爲人物播爲文章一陰一陽有醇有敦良迥細故吳興風雅

故其雅健文休久治四聲謀
精而史稱其高才博洽名亞
遷善今其集中如郊居賦
玄暢縹緲詠詩什千古膾炙
人口東野詩思黎絕愛重
之多師模其句李觀尔謂

跋

二

為要在古無上于是乎詞人韻
士之業如兩以綦然多然未
享上訴梁祖震怒萊蹈不河
河涉謀至文治且以小人目
之東野云十舉進士曲以
賦詩輕薄頗為時輩所哂是

可其所持在指猗而尺幅令
人易觀也乃若比部太史兩公
恂恂寬博長古一起象曹郎
一讀中秘書什如浮沉里居
閑閑却掃著述是娛世世
雅音自鳴天籟尔未嘗聞

跋

三

以手學主壇坫豈就邑之著
紳遠振旌倪牧豎迄今百
餘年也如清風嘉節靡不
津之兩公以為天半朱霞雲
中白鶴也者則兩公不朽豈
獨以其文即以文為必出佳

文東野下來去武原山川麗
洲之奇所稱光輶前史如蒼
頭公纖毫先生筆偉績高
執煥之具在原不徒屬一二修
詞家跡修詞之聲表而廉
考之按古梁唐間之宏知必

跋

四

志今代操觚之士家秉白旌
簪紳希希所在麻列其取揚
摧風雅規畫甚密寧渠順
首以讓獨步無已或病在先
正咀醇吮朴之類日漸以濡而
藻靡之極其地為哀有淺在

且惘乎進胸手懼已矣必有沈
駘兩公之類以推究隱侯協律
之文之用其用乃實而武原之
以人文表吳越者至哉

明而如天備故曰武原而有四
先生也今之而乃稱金華也

跋

五

楊公一代作者適以離政省方
嶽博採所邦風謠報命

天子而興文厲行嘉惠人士
無窮則所為榮刻四家以一
邑村諷諭全浙意乎不佞
承乏為士欣遘表章盛事

遂湯微如語以附之吳興掌
事云

萬曆癸丑夏六月之望分守
杭嘉湖道右叅政古相何如
申謹跋

跋

六

合刻武陵四先生集後叙

昔人有云文章者經國之大
業不朽之盛事願人以文重
文亦以人重其人誰矣百千
季而後舉所結撰揭之若
鮮良有以也

後叙

一

直指武陵楊公檄武陵令張
君鐫其邑之四先生集四先
生者為梁沈僕射約唐孟
協律郊

國朝沈比部彬駱太史文盛刻
成不佞受讀卒業竊嘆曰

懿哉茲刻也蓋有厲世磨鈍
之思焉匪徒索幽搜隱表章
執文而已也僕射高才博洽
撰述甚富為齊梁間冠冕獨
于齊和梁高禪受之際後
世有遺業焉然才兼任謝名

藏叙

二

亞遷董其郊居賦玄暢樓八詠
及懷舊詩篇膾炙千古即子
美且型摹之武康代有文人恐
莫能為之先者此所謂人以文
重者也協律以詩鳴于中唐
其為詩矚目鉅心拙擢胃腎奇

致疊出大為昌黎所稱然骨寒
語澁說者謂不及徐庾安得遂
望休文第東野五十成進士泊
無宦情尉金沙日于林薄蒙
翳間裴回賦詩即奪俸不
愠沒而張文昌謚之曰貞曜

法叙

三

先生視休文奪文謚隱者亦有
間矣比部文若詩簡質清爽
無鈎棘抑塞之態

國初沿宋元之習無復齊梁及唐
音之遠然用抒性靈自成格
韻至考其宦蹟稱司寇矣大夫

及以病乞骸歸囊無餘資泊如也雖有司歲時饋遺輒謝不受此其清苦自甘視貞曜不方駕哉太史之詩冲雅婉切文清夷爽曷體以代殊然自是館閣正裁當代詞林共相推重且脫清

後敘

四

華如敝屣比部院于疴協律寒于吏事太史優游金馬著作佐之亟何難陟華膳如僕射乃勇退潛居朝野爭為勸駕輒車不復出以其操趣當近與比部遠與協律並駕前驅矣之三

先生者所謂文又以人重者也操之論文前者稱首論于文之外後者居上僕射仕齊梁間至封侯食邑尊顯矣無論諸所撰紀即自四聲奉為功令操觚之士亡不知梁有沈休文者東野終

後敘

五

于參謀原質終于比部郎質甫官止國史編脩官途俱不達孟訪即當世與居參焉沈駱兩先生不以文釣名世亦鮮知其文乎遇其名視休文若不逮然于風世範俗將奚居焉茲

直指公合而刻之今後之人讀
四先生之集而并論其世人以
文重孰與夫人重者知不
舍以取彼也

直指公屬世磨鈍之素微矣
盖于世風大有補云刻成不

後叙

六

位為叙之末簡

萬曆癸丑秋八月之望分巡嘉湖
道右叅政兼僉事溫陵潘洙
謹叙

四先生文集跋

武康山水澄冽環鬱鳳味石桂之所
鍾英阜旁渚之所洩代不乏人而精
真苞苴尤炳烺而為文章于梁稱
沈隱侯于唐稱孟貞曜而我

明則沈比部駱太史最著蓋四先生
後先齊名也走新安之鄙人也自己

跋

一

酉秋待臯茲邑詠諧遺獻津之嚮慕
四先生之名非一日矣逮至癸丑

直指楊臺憑弔終古慨然懷四先
生之賢而擷千秋之業欲垂諸後
青以圖不朽命下吏董其事遵
令校讐鏤鐫累帙人各一解搃之
馳驅屈宋鞭撻楊馬博古而嫻于

詞吁嗟乎流水高山孰有千載之知音乎語有之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四先生之致身青雲立名砥行聲施無窮得

揚臺而益彰者抑亦宣尼之夷淵也與走不獲炙四先生之面而獲睹四先生之文因以想見四先生之人

跋

二

隱侯宏博綺麗如武庫琳琅目不暇接貞曜清曠牢騷如孤鶴唳空淒婉幽寂至若我

明比部公渾樸醇古而聲希味淡之中饒有直氣太史公雅正瑋碩而水清玉瑩之致復有遠神芳規懿躅靡不以型俗表世寧第以其文挾華振

藻流聲金石也者雖然人文崛起漢古稱難而梁而唐間有其一而我明獨擅有二且也太史公倜儻風流儻然物外其所以興起後人者更繩々未有艾也覽是集者能不憬然慕趯然奮乎集成敢次數語于末簡以志人文之盛并以志授梓者廣

跋

三

厲無涯之意云

萬曆癸丑夏六月之望武康縣知縣張時震頓首謹跋

駱兩溪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明駱文盛撰文盛字質甫武康人嘉靖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初蔡汝楠刻其詩集七卷并爲之評點卷首汝楠序卽爲詩集而作此集益以雜文筆記七卷蓋楊鶴所續增也其詩文皆於淺弱之中時有清遠之致蓋文盛官翰林時以不附嚴嵩遂移疾不出後貧病垂死有以千金求居間者尚力揮之至歿無以葬事具吳尚文序及卷末尚文書事中是其胷次本高故吐言不俗特編次者欲取卷帙之富未能盡翦其榛櫟耳